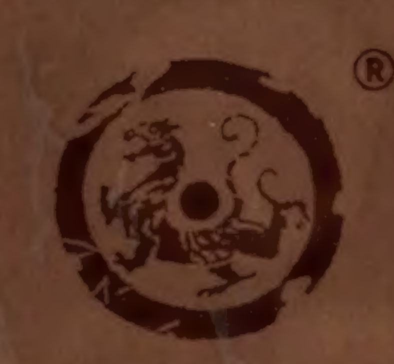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史部 第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仲志

明刻清修本

明・劉天和 撰 周鼎 重訂

《仲志》四卷，明劉天和撰，周鼎重訂，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修本。

天和字養和，麻城（今屬湖北）人。正德三年戊辰進士，出按陝西。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官至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謚莊襄，事蹟具《明史》本傳。

仲子即孔門高弟仲由（前五四二——前四八〇），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時魯國卞（今山東泗水東）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後死於衛亂。孔子嘗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言自有子路，惡言不入於耳。在孔門以政事著名。劉天和自序云孔門之士半産於魯，但因世事遞改，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至今襲官博士者，唯顔、曾二家，享有專祠者則僅仲、冉、閔三家而已。

是編乃天和官總督河道都御史時，以濟寧仲家淺有先賢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並及其生平行事大略，名之曰《令名志》。崇禎中，仲子裔孫于陛等復增損舊本，易以今名。又繪像列圖於卷首。清初，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書前有明崇禎間張有譽、張獻廷、王三德、李恪伯、陳伯友序跋，以及萬曆中胡瓚序、嘉靖中劉天和自序。正文共分四卷：卷一前有崇祀像及仲子小像，後將子路生平重要事蹟繪像列圖多幅，圖後附明人贊語，或一二篇，或三四篇，多用四言韵語。卷二首列子路年表，後爲姓譜、史記列傳、林墓、廟宇、欽定章服、禮儀、樂曲、歷代謚號、歷代祀典、仲氏子孫流寓、古蹟、子路實蹟、封贈奏疏及朝廷公文，以及宗子世紀。卷三收録從元至明有關子路之廟記、祠堂記、墓記、書堂記、書院記、祭田記、碑記等。卷四雜録宋至清初祭文以及贊、頌、論、詩、賦、謁文、對聯、墓志銘等。

是書匯集子路資料較爲全面，尤以歷代崇祀記述較詳。《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存目。

復避亂南陽。後元世祖詔求其後、乃還居橫水村、今名仲家淺、即延就亭故里也。仲子有祠二、一在此、一在泗水之東關。此環祠而居者、皆大宗。泗水者、朔自神廟朝、析十七代小宗之支主祀焉。舟車往來濟上、人知有仲家淺、而不知淺以子重。余自操公車以迄於今、問水者數矣、而瞻拜祠下、則自丙子督儲始。頃銜命載來、仲氏諸生于陛等以祖誌之序見屬。予辭曰、仲子道行卓然、表表傳

記、何另誌爲。諸生群而傴僂進曰、先子仕遊不一、封謚屢膺、塋祀異方、子姓遷處、不敢斁也。余領之、漕程奄迫、弗遑。及竣役回、始得倚舷炙硯、九頓而序曰、夫道之在人也、猶水之在地。孔子大海也、及門諸賢百川也、仲子則百川中之河、濟、湍悍勁疾、百折必東、不至於海不休者也。孔門師弟、水乳合而針芥投者、莫顏子若、後世群然尊之。至夫子於仲子、不以爲野、則以爲喭、問答之見於載記者、往往深哉而痛抑。於是龍門氏之傳仲子曰鬬於道也、蘇右丞之論仲子曰志厲而識闇也。嗚呼。是烏足與論仲子哉。百世以下、

聞大聖之風者莫不興起、親炙其議論風采、何啻日月之照臨、雷霆之震悚。一時群弟子於其衣服飲食、言語舉動、一一目擊心識、是訓是行、罔敢有所異同。春秋列侯驕蹇成習、立談之頃、莫不虛懷折節、以國事就正。何者。其氣已爲所奪也。仲子以冠雄佩豭之

夫、一旦與大聖人上下其議論、見南子則不悅、之公山則不悅、往佛肸則不悅、其論不爲少挫、而其氣不爲少屈、此必非徒然者矣。心所謂然、雖塗之人告以有過則喜。心所謂否、雖舉動出於大聖、而不敢依違隱忍於其間。蓋從心之誠然者以求聖、決不彷佛其

近似者以爲聖也。愚謂聖門能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獨深、故鑪錘之也獨至。其餘二三子、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諉之曰、非不悅子之道而已矣。噫。是豈真能悅子者耶。以言詞見聖者、沿而爲訓詁。以威儀見聖者、襲而爲鄉愿。仲子剛心勁氣、迄今數千餘歲、浩然獨行於宇宙之間、無畦逕可沿、無肖貌可襲。後世聞風而起者、皆足以爭光日月、不隨天壤俱敝。故孔門善學、自顏子而下、惟仲子爲無弊。曾子之弘毅、孟氏之剛大、皆仲子有以起之也。予讀其書而服侃侃之論、謁其

廟而仰行行之容、入其里而歷河涉濟、恍然見浩浩之氣、因序生平之仰止者若此。至姓源爵謚、丘廟饗田以及讀書問津游歷之處、記讚祭誄歌咏諸篇、有倫有脊、犂然一家言已、不啻明備矣、予復何言。

旹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

欽差專管漕務、督理糧儲

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後學張有譽拜手謹撰。

仲志序

夫志者、志也、所謂千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余觀仲子之在聖門、當其語志、則曰車裘與共、是與老安少懷同一局量、不即可以志仲氏乎。然而匪直此也、彼夫始見孔子、雄冠猳服、拔劍而舞者、其初志也。及聞聖言、即攝齊而受教焉、因使忠以爲質、仁以爲衛、襜襜者而幾幾習之、其即就南山之竹而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者乎。故於仲氏成一大勇、而於聖門竟成一大儒。於稽從孔子遊者、輒迹遍域中、然而見南子則不悅、徃公山佛肸則不悅、其防衛聖道何嚴。因知跡之削也、木之伐也、非得箭

然歌、扢然舞者護持之、則
聖道亦岌岌矣。說者曰、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
仲子衛道之功不在四子
下。至末後治蒲、而吏憚其
威、民服其化、亦具見有功
於聖道。惟結纓一事、後世
惜之。余以爲不結纓不足
見仲子之忠、并不足以成
仲子之勇、則仲氏所爲千

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今天
下亦多故矣、室中之冦、戶
外之戈、舉無寧日、誰能使
有勇知方之士一起而彈
壓之。倘令今之司馬者
觀射於矍相之圃、俾仲子
其人者執弓矢出延曰、奔
軍之將、辱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不得入、吾恐咋舌
去者半天下、寧復有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相與揚觶而語乎。噫嘻。銅鞮伯華、不可再見。無有仲氏子者若而人、安見王道之易易也。余因有感於世、特表而出之、以序仲氏志。

崇禎丁丑暘月長至前五日、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泉閘、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宛陵後學張獻廷頓首拜撰。

仲志序

聖門得顏子而門人則日益親，得仲子而使惡言不入于耳。嗟乎。惡言與聖門何病。聖門而得惡言、且未必皆惡言之過也。子夏居西河、使西河之人并疑夫子。然則仲子能使惡言不入于耳也、則豈徒果而已乎。語云、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仲子之果、固不獨可使治其賦也。今之遊于聖門者能使門人日益親而不能使惡言不入于耳、則何顏子之多而仲子之少也。試取吾仲子之圖若贊而仰止之、則仲子之爲仲子、當不在顏子下矣。因讀仲子志、書于任城之屋漏處。時

崇禎壬申季夏日也。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兼濟寧等處兵巡道、右叅政太丘後學王三德題。

仲志跋

今人尚論子路者、只以其一生質品得力於勇、余不信其得力於勇、但其勇之托脈處、初未嘗拈出以示人也。人謂念存於從然者、乎志為依據訝章、身者懷為人於訝中、二帙中人齊有隆焉自標之來、知何足云 識雖 歎人

子。及其勉強意盡，利
害則怵然先己難居之
影影然擺措就之之激昂
意氣，欲強不度勢而事
矣。今試觀空談德氣
之者次之有至乎以甚之
神情，當僅有堅待強
名於鄉不定乎乎。生死大
事，當否至此，何不及語
及制難難制佩服於

難匡今之圖難乳惶之
難也。正伊子之至，瞻仲
子之不及處，伊子之上當
先覺，待強名於內付
生死地，先覺此乃足以
堅之而有事，撓攪而當
治者也。周志以為經
名。仲志刻集其稽尚
德生名于陛朱以咨之
於以名之。

崇禎庚辰年季春之吉，

安邑李時伯盥甫書。

仲志序

善觀聖賢者，不于跡也，而未始不于跡也。以跡，或尋外貌而遺中局。不以跡，則中藏淵涵，又茫乎不得其畔。我孔子之聖極矣，而其及門弟子若子淵、若子路，皆爲杏壇高足，則其學業，恐未易以形跡盡也。濟之仲家淺仲氏，則子路後裔也。其子孫緣避兵而世家于斯，仲子因子孫而廟食于斯，已閱幾十世矣。先今治

水諸公曾繼闕里而志之、畧而未詳也。其裔孫九卿者與族人聚而謀曰、吾祖爲聖門高弟、今斯志荒蕪、實跡不少概見、亦缺事也。遂增刻圖像、補其未備、將復壽之梓、而請余跋之。余因思其比肩事孔子、善模擬子路者曰行行、其所取正在乎此。蓋吾人生平最忌有回互陰伏之氣、子路秉天德之剛以進道、其力量最爲切實、故孔子曰、由也升

堂矣。又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至于燔臺結纓之際、終不失行行本色、千古而下、凜凜生氣、此子路終身英標、卓絕萬世者也。世人以管窺之識、拘而泥之曰勇、則勇豈易言哉。吾人忍濡之氣足以挫銳、懦却之衷足以銷剛、試以仲子所爲勇反而質我隱衷、則其行行恐未易符也。善行行者不濡不懦、見利能脫、見害不避、卻千金而若屣、其

九死以不廻。此等貞心勁節、無論流俗人不足語此，即薦紳大夫自古來亦難數數屈指也。夫五尺童子，稍知伊吾者，率輕言行行，謂行行似徒勇。嗚呼。總未窺仲子之深者也。窺其深，而所以爲仲子者，一展卷而神遇之已。

旹

崇禎改元秋八月吉，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少卿、刑科給事中、河南陝西副使、參政、濟上中怡陳伯友撰。

舊序

去任城南四十里漕渠爲仲家淺、蓋有仲子祠云。仲子故卞人、其後自漢避難至此、至今土無他姓、故以名其里。祠則所爲聚族而歌哭焉者也。余以行水至謁祠下、索譜牒觀之、而嗣孫蒿輩因出令名志若干卷、語多蕪雜不足觀。余喟然歎曰、仲尼之徒三千、今衣冠俎豆相望寓內者、靡靡四家。余幸以職事得備論其世、若仲子路、語志則顏之所共、語學則曾之所畏、語勇則思孟之所亟稱、而志固闕如、是待余而五矣。他日之泗水、泗爲古卞邑、有祠巋然、余復入謁、詢所繇建、則　今上十九年泗令譚君好善新建以祀仲子者也。余爲之慨然。仲子産于卞、其後人遷于任、今二千餘年、復建祠于卞、又得儒其繇于泗、是無卞固無任、無任又安得有泗二處祀典并隆。洵乎盛德之後、必有百世祀。余非徊者、久之既而復語其曾孫蒿曰、若故魯人、余與若言魯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毋亦神無常依、子孫是依乎。若第守蒸嘗之田、歲時蠲享祀。禮記曰、聿脩厥德、勿忝爾祖。斯之謂世家、斯之謂大孝。因易其名曰泗源志、本始也。遂捐貲十餘金、付羅倅一夔鐫之木、并識前言于首簡。

旹

萬曆二十有五年丁酉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泉閘、後學皖人

胡瓚頓首拜撰。

舊序

嗟乎。孔門之士一時蔚起者，半產之我魯，今何其苗裔不可概見也。或者世事遞改，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耳。仰而論之，顏之仁、曾之一、仲之勇、端木之辯，均爲杏壇高士，迄今襲官博士者，惟顏與曾。享有專祀者，惟仲、冉、閔三家而已。凡讀孔氏書者，均有悲焉。予以治河托濟，幸睹仲子廟貌，弔其遺像，惜其湫隘，不稱報享，爲之慨復其殿宇，而優恤其宗人，平生景仰之懷，已足稍慰。乃叩其志，曰尚未有專製者，復爲之慨然。賢如仲子，最爲有功于孔子，其行事不全載論語，散之諸子百家，令景仰者安所論其世代，溯其源流、與夫賢君哲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也哉。遂爲之遍搜尋集，採其家乘，集爲全帙，歷歷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脈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此最其喫緊處也。書成，僭題其名曰令名志，蓋以賢人令名千古不朽也，未必于希聖希賢無小補云。爰付諸剞劂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吉，

賜進士出身、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撰。

崇祀像



宋真宗皇帝御製讚

猗歟從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勑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宋高宗皇帝御製讚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陳道亨 總督河道、歷南京兵部尚書

孔門諸賢、仲子爲盛。學造升堂、德侔宣聖。忠孝克全、顏曾畏敬。名著遺編、萬代景行。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師門四闢、穆穆皇皇。讀鄒洙泗、蹌蹌蹡蹡。奔走禦侮、[1]仲也升堂。封公於衛、崇祀於魯。子孫保之、祚有世土。俎豆輝煌、永妥千古。

楊鳳振 文登知縣、郡人

教興闕里、道在陬鄉。强禦就列、學優升堂。治賦折獄、何用不臧。祀哲封衛、俎豆琳瑯。夫子之德、山高水長。

臧法舜 濟寧庠廪

既斂委質、大勇斯在。過則喜聞、善則恐懈。不易片言、實亦吾愛。果毅而嚴、禦侮依賴。奕奕宗風、千古所載。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恃劍好勇，是其質；投劍請學，願乃畢。知所裁之身爲律，得正而終，未爲失。篤於孝，與曾閔同稱；喜聞過，與舜禹並軼。浩然正氣，配時中，充塞天壤，無窮極。

談堯天 邑陽知州郡人

余何其弱，而居洪範之六極。夫子何其剛，而爲諸弟子之强有力。夫子若見余乎，應爲之熱咽而㞟打。余若得見夫子乎，願爲之靴鞭而秣馬㞟。

戴洗 兖州府廩生

夫夫何人斯，敢浪賛一章哉。夫子之成蹟具在，指而數之，奚啻指岳說高，指海說蒼茫。夫子之嗣絕欲采詹詹之言，著之縹湘，義不容以無言，則爲之撮片語于卷末，以億一彷彿其景光。曰，仲尼一大世尊，而夫子之氣之力之神，爲一壇護法之韋馱金剛。

黄道濟 曲阜廩生

强禦不畏，矜寡不侮。端木之言，仲子之譜。敷奏其勇，武哉强乎。夫子之誄，仲子之尊。



陳伯友 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卿濟寧人

戎服舞劍，慷慨丰標。一朝委質，征烈頓消。升堂入室，德音孔昭。聖門所畏，勇胡可料。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渦而傾，志猛而伸。遽伭皈也，見其果、無回護也，見其真。將仲子之善用其勇，抑夫子之潛攝其神。斯日也，爲之師者必喜得所師者必驩。喜者，喜得載道之器；驩者，驩致華故而鼎新。吾於是有感於賢人之能自振拔，而更有感於師友相成之有因。

百里負米圖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有米無負，有負無米。嗟嗟仲子，惟民之底。

張 堪 兗州府知府

負米百里，鄉人是稱。得仁之本，植性之恒。孝哉仲子，大舜齊名。

趙時雍 濟寧州儒學訓導、臨清人

生事盡力，力可勉也。死事盡思，思所同也。子與載而下，成其身爲仲子，成其親爲仲子之親，是難能也，此之謂至孝。

前負米、厥色喜。後累絪、厥衰哳。薄養充、豊祭菲。對鼎烹、懷菽水。欲求臣、先求子。孝之極、忠之止。

崔炯岱 濟寧儒學訓導禹城人

宋光黼 濟寧儒學學正

粤瞻仲子、克孝其人。間關負米、爲奉雙親。親今可養、子意津津。百年易假、一日難真。顔摧堂冷、觸憶傷神。思行百里、孰爲萱椿。弟云欲覩、師聽亦聾。生我父母、恩等蒼旻。聆依無處、空有我身。賢矣仲子、獨蔡成仁。天經地義、曾閔齊珍。我思維惻、我口莫陳。披圖仰止、濟水之濱。

南遊於楚圖

朱光祚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南遊楚國、累茵列鼎。養不逮親、感懷對景。包集非粟、米負何幸。卓哉哲賢、孝思惟永。

張應完 丁丑浙江解元任濟寧學正鄞縣人

南遊懷痛、北向興悲。事生事死、二子垂儀。聖裔世爵、仲衍奉祠。國典未備、誰叩丹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湘水津津、湘騆轔轔。身坐千車、神依吾親。味廿一藿、淚灑千春。罔極之恤、雲蒸熱涅。



縕袍不恥圖

王道明 鄒人天啟丁卯舉人

大道既闢、獨詣升堂。炎冷世局、一瞬相忘。恥彼狐貉、稊粟太倉。縕袍咏詩、金石琳琅。豈徒終誦、進道于臧。

田嶠 鄒野人貢士

敝裘無憾、縕袍不恥。升堂入室、師門倚比。

張光裕 濟寧訓導

奚枝與求、總根不恥。終誦恐忘、用臧即是。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共敝有懷、孔顏可擬。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淄人

不恥縕袍、入境匪遥。厥識入微、厥學近庶。可權一介而不輕、可有天下而不與。嗚呼仲子、伊尹之流與、舜禹之亞與。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不臧之恥、惟求與忮。聚來斯人、未可與識。三復縕袍、捫心自愧。

習射於矍相圃

項夢原 提督山東學政叅議兼僉事

賁將亡臣、危不授命。勇哉仲子、劒舞維勁。與爲人後、利不思義。旍哉仲子、共儆爲志。夫惟斯人、而有斯言。司馬延射、大畏式奔。吾觀於鄉、王道易易。厥佐其誰、諸賢遜避。

趙胙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鄉射聿修、矍相之圃。司馬伊誰、緊推仲甫。仲也登壇、克勝厥任。絶詣足前、戢疵黙禁。三代之英、夫子有志。今觀於鄉、王道易易。

李　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尚氣致柔、觀德干、蓬矢。既正且直、有似乎君子。



董則騐 天中人 濟寧知州 陞北京戸部員外

侍側農山、各言其志。勇哉仲子、强禦不懾。雄韻猶存、遺風攸企。烽燧縱横、干城倚寄。

陳義錫 姑蘇廪生

今日治賦、亦云孔棘。無勇誰作、無義誰則。抗志農巖、浩氣充塞。如可作兮、肩錣魂魄。

張應鴻 寧波府庠生

赤羽日、白羽月。厥志雄、伊人物。二曜明、孤峯屹。藉英靈、佐撻伐。倘令死者之可生、寧慮虜訌與寇突。

趙垬雍 濟寧訓導 臨清人

陟彼農山、烟塵四見。回賜崇文、仲也欲戰。槊頂駢胝、急則治標。肇造區夏、憤憤爲起。

聖賢之生、本天持世。緯武經文、秉頤互劑。仙仙逃姚、仲也憤憤。儒畧英標、農山共躋。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十則圍之、彼匡肆與。仲也奮戟、寡能敵衆。子曰、否、爾歌。援琴而歌、歌音繞梁。琴韻歌聲、嫋嫋一堂。起而視之、圍解矣。致辭乃退、知音哉。

劉禎慶 崇禎甲戌進士濟寧人

孔子絃歌、仲子舞戚。絃歌自愉、舞戚不擊。備武於文、寓德於力。旋免厄於厥明、實屈人於無敵。

韓洪愈 濟寧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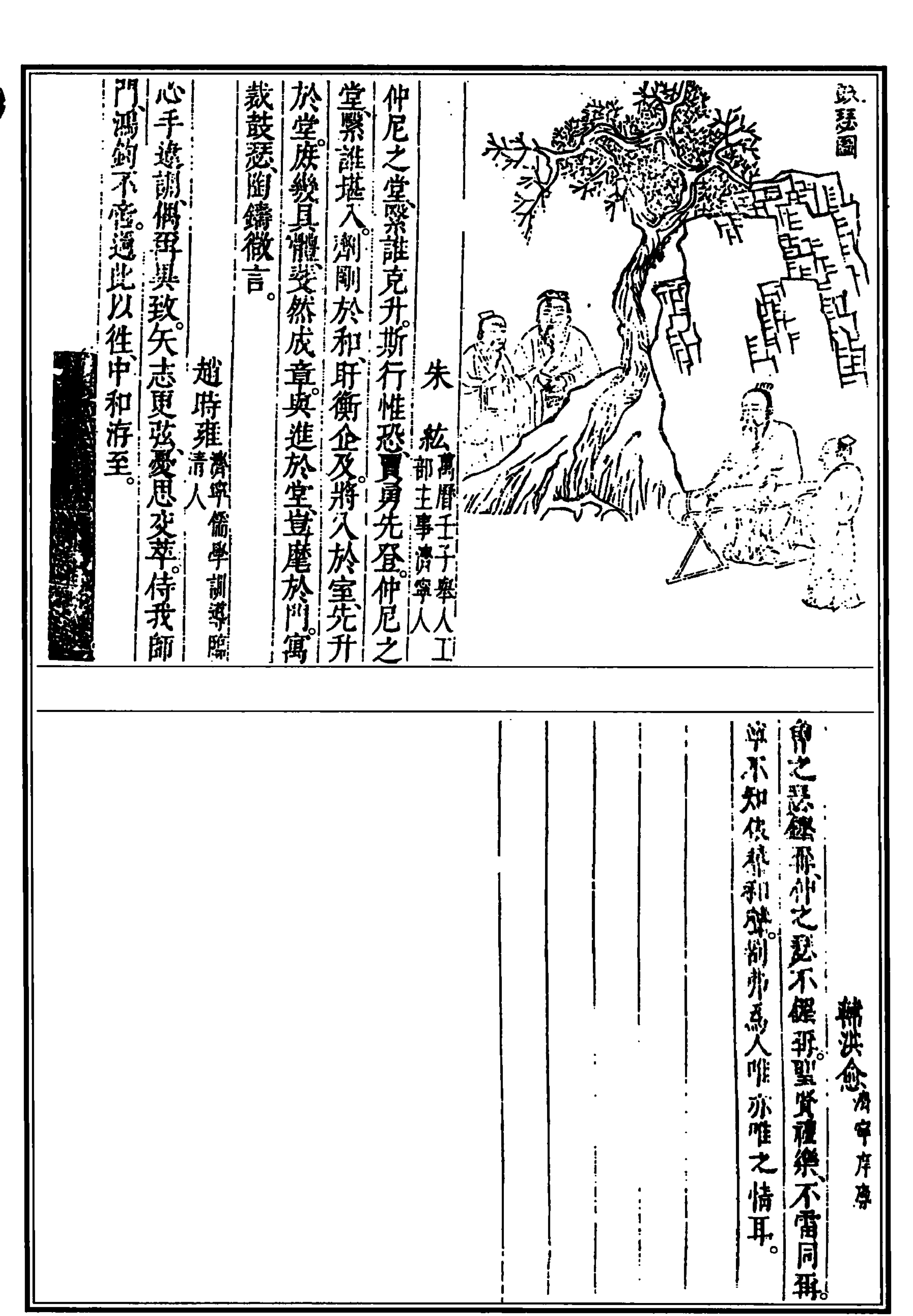
鼗乎鼓之、軒乎舞之。舜禹載作、四凶去之。

李恪 兗州府推官安邱人

援戚而舞、宮墻之側。稽稽憤憤、義形于色。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絕糧之厄、先召仲子。道之不行、何爲于此。仲非疑聖、不無疑天。服膺聖訓、窮且彌堅。其於予何、聖有微意。不憂惟仁、不惑惟智。無驕無懾、解疑能壘。援戚而舞、目紫四海。



朱　紘 萬曆壬子舉人，工部主事，濟寧人

仲尼之堂，緊誰克升。斯行惟恐，賈勇先登。仲尼之堂，緊誰揖入。渕剛於和，玕衡企及。將入於室，先升於堂。庶幾具體，斐然成章。與進於堂，豈麾於門。寓哉鼓瑟，陶鑄微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手遊詢，偶爾異致。矢志更弦，憂思交萃。侍我師門，鴻鈞不宰。遄此以往，中和洊至。

韓洪愈 濟寧庠生

由之瑟歟，仲之瑟不謬耶。聖賢禮樂，不需同耶。寧不知依永和聲。渕亦為人，唯亦唯之情耳。

問津圖

任大仰 兗州府運河同知 關中人

儀我仲夫子，外剛而內方。闞我仲夫子，與世違而不與世忘。知滔滔之莫易，猶問津而靡遑。其周流以啟萬古之與王，濟世覺民，道至今而地久天長。

趙將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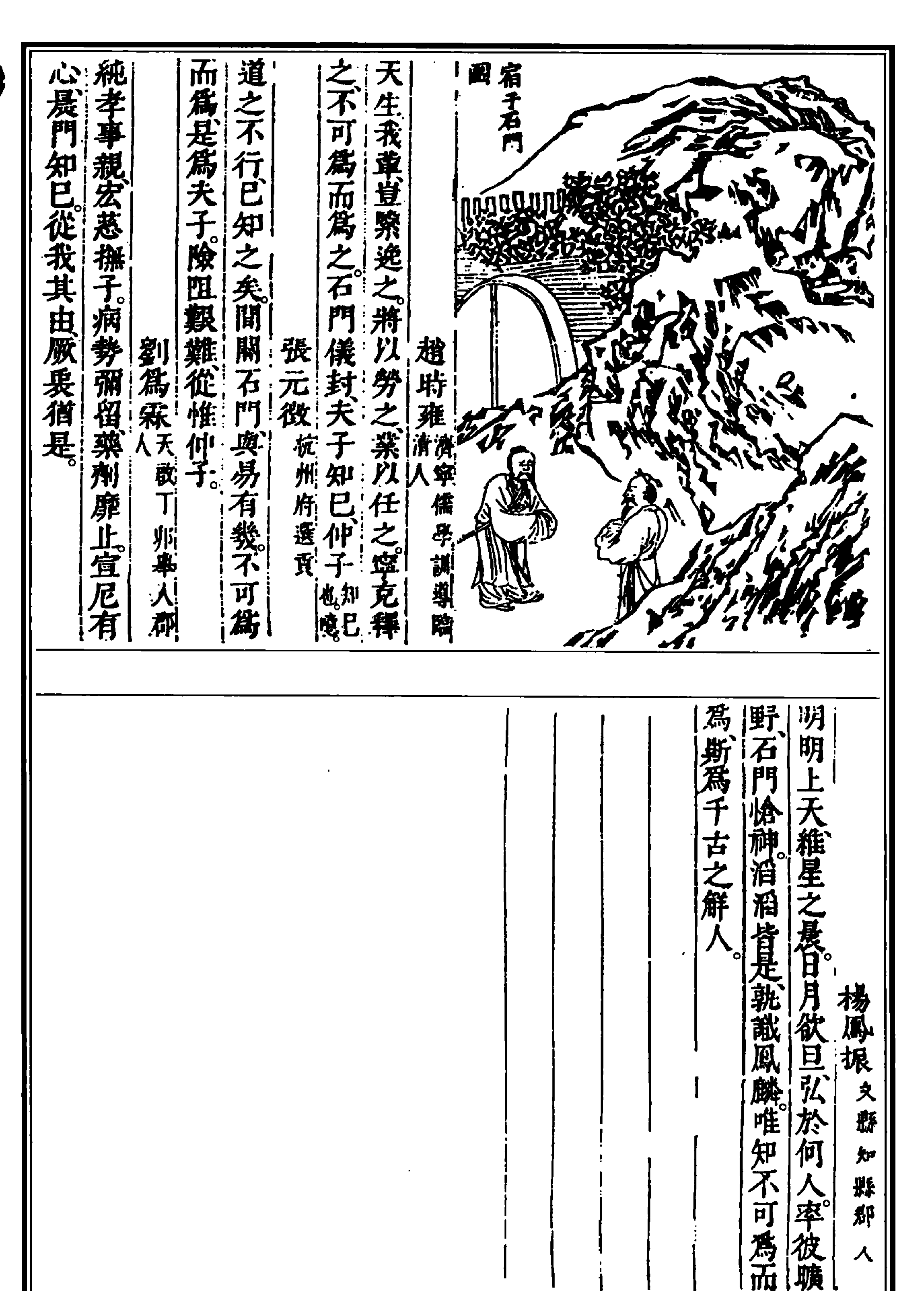
援此陸沉，亟須我輩。遇有心人，正堪引誨。渡彼迷津，用我津梁，普濟羣隱，綱紀四方。

陳之芬

四海且無家，斯人豈堪與。惟有問津人，相造利濟。

韓洪愈 濟寧庠序

西不渡秦，南欲渡楚。欲渡不渡，與野人語。天曠水深，瞻周望魯。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生我輩，豈槩逸之。將以勞之，業以任之。空克釋之，不可爲而爲之。石門儀封，夫子知已，仲子知已也。噫。

張元徵 杭州府選貢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間關石門，與易有幾。不可爲而爲，是爲夫子。險阻艱難，從惟仲子。

劉爲霖 天啟丁卯舉人，鄒人

純孝事親，宏慈撫子。病勢彌留，藥劑靡止。宣尼有心，晨門知已。從我其由，厥衰猶是。

楊鳳振 文縣知縣，鄒人

明明上天，維星之晨。日月欲旦，弘於何人。率彼曠野，石門愴神。滔滔皆是，孰識鳳麟。唯知不可爲而爲，斯爲千古之解人。



胡瓚 工部泉閘主事

嗟世滔滔，誰肯與易。惟我仲子，不忍避世。從師遠遊，同心共濟。孔子轍環，實式賴之。不知其功，試瞻拱立。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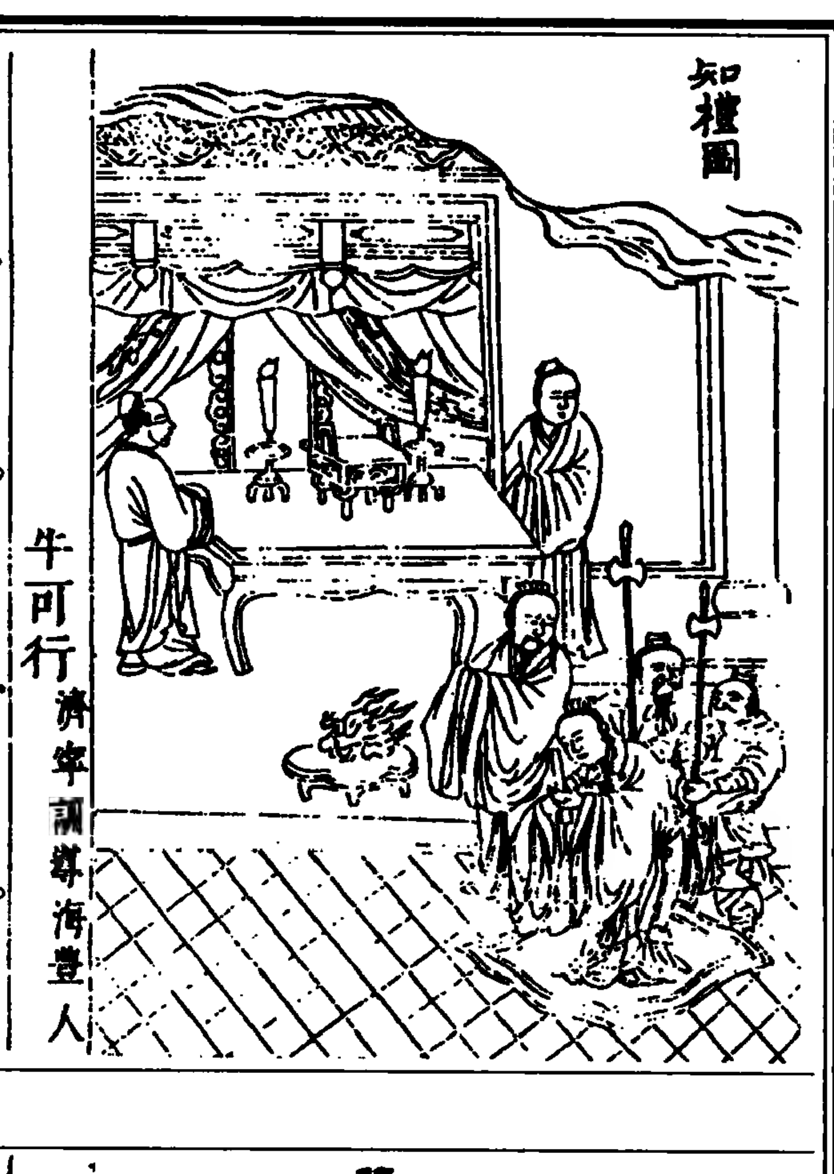
從子傲遊，惟禮是履。怪爾丈人，倨誕乃爾。端拱致恭，輒彼傲鄙。以化寰中，亦復如是。

侯執蒲 監察御史

我江河在地，聽彼自沉湮。誰持舟楫者，賴有拱立。

楊蘇森 濟寧庠生

日已夕兮予心憂迫。月已馳兮不宿何爲。一堂雞黍，牛栖軒羲。言念夫子，何處稅轍。義在君臣，憂在蒼黎。恭正以靜，所遇恒奇。仰止高賢，千古是儀。



牛可行 濟寧訓導海豐人

三家僭棄禮幾不振。子曰無違、胡不再問。臨事跛倚吾何以觀。卓哉高賢、起而維焉。質明而興、晏朝而徹。祭之以禮、允哉明夬。故曰仲子、是知禮者。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淸人

誠敬之至、通于神明。不數不瀆、禮乃可行。仲子與禮、煩簡互劑。夫子許之、以規百世。

張元徵 杭州貢士

祭不以時、跛倚以立。質明始行、禮儀是習。誰謂升堂、不入于室。



文彩孟 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

巋然三都、俯睨公室。孔子過之、愁焉隱惻。使仲仕季、收其甲士。果哉仲子、鋤強有力。

晏春鳴 延平御史

夫子宣震令、仲子振炎威。強公弱私門、誰言仕季非。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淸人

道仕季孫、乃墮其費。今始恍然、聖有深意。忠於所事、蹇蹇匪躬。引之於道、功在周公。



董其昌 禮部尚書

信何其重，國君不如。不盟小邾，愛鼎自彊。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淯人

納敵之叛，古今之忒。邾射要盟，康子之惑。士愛其鼎，執志不替。仲也嚴嚴，雄峙百世。

楊　佩 天啓丁卯舉人，濟寧人

盟以信成，信以義貞。盟不以信，雖盟不成。信不以義，雖信不貞。邾重仲子之信，不信魯而信仲。吾信仲子之義，不盟邾而自盟。

山梁雌雉圖

張耀采 朔州道，祭政，濟寧人

兩間正氣，取義舍生。惟天爲健，而以時行。行行先賢，慕雉之勇。分剛死節，是心所拱。聖人之道，知雄守雌。時哉時哉，穆然深思。相時知機，則大而化。臨難不避，亦聖之亞。斷纓結纓，大節孔彰。不得其死，雖死不亡。凛凛此義，乃克升堂。千載誰識，請問山梁。

陳義錫

處亂世，貴知機。山梁雉，與聖希。欽哉心，靜中依。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秉爺，以息相吹。靈蠢並育，各囿于斯。山梁之嘆，亦平亦奇。仲子之共，不識不知。將同適廣漠之鄉，而豈止登揖讓之廷、入杏壇之室已哉。

拯溺不圖報圖

來斯行 福建布政使蕭山人

賢哉仲子，天地爲心。拯人之溺，不以爲恩。人自酬報，我詎自諒。高厚頌德，好生稱仁。正大高明，生色孔門。焉得仲子，拯我蒸民。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仲子服膺，持論甚正。好生希天，拯民希禹。老安少懷，同符尼父。

王元龍

見溺則拯，報牛則絕。仲子之德，禹湯爭烈。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讎也孝親，質非其累。恩固不居，嫌何足避。或人見金，仲子見義。詩云可贖，人百其身。哀彼孝子，繇此仁人。熱腸契聖，千古如新。

崔如侒　濟寧儒學訓導

力既思殫，永言不匱。亦越顏讎，雖罹縲累。醵金贖之，贍依懽萃。君子曰，親以及親，孝以成孝，此之謂永錫爾類。

三善圖

李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蒲稱難治，三善誰揚。入境地闢，入邑民良。入庭清閑，美政彰彰。敬信明察，收政垂芳。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田疇荒蕪，草萊未闢。樹木蒙茸，墻垣不飭。庭清政煩，下玩而易。仰我仲子，徒憐今昔。

任大仰　兗州府管理運河同知關中人

問蒲之民若忘，問蒲之治日彰。始大刀以小試，抑隨地而傳芳。豈曰塗民以飾治，自難紊德而比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蒲人

良吏製錦化如神，不知其政視其民。入境三見三歎，觀夫子觀風神彌歎。君不見仲子治蒲蒲大治，吏畏民安庭無事。問仲何術致如此，不外清慎勤而已。安得海内長吏如仲政，澤有歸鴻萑苻靖。誰云催科蔽朴黎民苦，吾蒲乳哺有慈父。



劉三英 戶部主事 濟寧人

蒲城舊址，長垣新治。三善褒嘉，古今卓異。溝洫亟營，聿防水潦。民亦勞止，簞壺周匱。孔曰已旃，盍請君賜。仲曰緊爾，索枯於賜。聖謨尚矣，賢政其次。王道久湮，各行厥意。

王孫蕃 濟寧知州 雄縣人

治蒲賢宰，三善津津。備水則智，賑匱則仁。樂只父母，懿徽嶙峋。如燈孔邇，寒谷生春。際崗周之末造，聊附詛於美人。

李　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水隄一潰，猶見厥底。心隄一潰，莫窮其止。所稱明德，爲民盡力。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良吏摩頂，墨吏吸髓。呴呴壺飧，慈母育子。夫子經也，仲哀其窮。安得循牧，集我驚鴻。



棊以蕃 工部主事

人情番覆，有如雲霓。盈庭之訟，片言折之。惟無宿諾，大畏黔黎。忠信明決，政事在茲。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江河滔滔，無情藉藉。兩造三叉，而不可摘。片言折之，令人嘆惜。

陳義錫 廩生

折獄以明，不如以信。信能化情，無訟之遊。千載而下，士師攸印。仰我仲子，令名垂今。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化國舒緐絃感。民多故、元氣縮。片言折獄庭斯肅。誰其推心而置腹、危令吾民向隅哭。嗚呼。公生明、政自平、安得天下有寃獄。

湯來召 吳縣廣南府同知 進階奉議大夫

庶獄慎、咸中愆惟仁迺勝。噬乾胏、得金矢、大綱而已。職思其則。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不爾斷斯傷還斯惑。猗維疇、不畏如火慎如山、能馴猛獸烹小鮮。烏乎仲子。筆止折獄片言。

結纓圖

張齊儒 工部泉閘郎中

生固正氣生、死亦正氣死。自今度昔日、春秋至于此。凛凛貞烈氣、沛乎塞天地。殺身以成仁、千古仰仲子。

譚好善 泗水知縣下邳人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國家有難、焉可偷生。烈哉仲子、取義舍生。浩然正氣常留結纓。

田嶠 貢士巨野人

禮樂攺佩、義氣結纓。廣桑不死、俎豆如生。

世非雍

生死亦大矣、是非爭綫。易簀惟常，結纓曰變。變不失常、得力乃見。龍逢比干、較啓手啓足者、異乎、不異乎。賢者不賅。嗚呼。此仲子之所以爲仲子也歟。

校記

①世土：當作「世士」。按，此首爲韻文，「士」、與「魯」「古」通押，作「土」失韻。

仲志卷之二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　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趙時雍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陛較梓

仲子之父名鳧，娶宋氏，三十無子，祓于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腓兕腓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鳧曰：能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時魯襄公三十一年，周景王之三年也。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赳赳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生子崔，敢。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勇。然而天將興素王，故篤生此賢人爲之輔也。卒于魯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即周敬王之四十年也。

年表

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生。

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

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

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與鄉兒戲，即英强異常，鄉人奇之。

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

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

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

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

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

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知詩書，達禮，見義勇爲。

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二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

二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從孔子之郯。

二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與彌子之妻兄弟也。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從孔子適齊。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從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從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

二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從孔子訪樂於萇弘。

二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二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魯亂、從孔子適齊。

二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從孔子自齊歸魯。

三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家貧親老、嘗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三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父皂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三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迎母養于魯。

三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母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是歲歸窆魯卞城南、與父合葬。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從孔子在陳。

三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因陽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三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

三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

三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從孔
子觀魯桓公廟欹器、有問持盈等語。
三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①
爲中都宰、從之。
四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孔子爲
魯司空、從之。
四十一歲、巳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生子
子崔。
四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
爲大司寇、誅少正卯。
四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是年
公山召孔子、欲往、有何必公山氏之之語。
四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
四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
從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妻兄顔讐由家。
四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
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
四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從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終、匡人
解甲而去。
四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四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
五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從孔
子適衛、有不悦見南子等語。
五十一歲、巳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生
子啟。
五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從
孔子自宋適鄭、遂至陳。
五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從孔
子自陳適蔡、有問津、拱立等事。
五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從
孔子在衛。佛肸召、孔子欲往、有不善不入等語。
五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從
孔子自衛之陳、復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有不對
葉公之問。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厄於

陳蔡。

五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五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

五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五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六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治蒲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六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

六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

六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卒于衛難、塟于澶淵、即今之大名府開州、有墓在。

姓譜

仲子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正、奚仲之子虺爲湯左相。其後不可考。逮周中世有曰洛者、子路七世祖。爲卞邑大夫、遂家于卞。洛生奐、奐生式、式生虔、虔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鳧、即仲子之父也。

史記列傳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孟武伯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遊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也可謂至矣。然與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矣。使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黨蜀黨之紛紛耶。

林墓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聵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石羊虎、有石門、石表、饗堂一、東西廂二、歷代修築不一。至嘉靖中、知州丘東昌置守墳人戶十餘家、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嘉靖三十七年、知縣李汝寬封土植樹、建祠立石以表之。有饗堂、廂房、外有門、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墓前有饗堂、西廂房一、東筒樓一、有瞻廟地。

按仲子墳墓傳聞不同、考之一統等志、質之仲氏家乘、其子孫祭墓歲一赴開、則在開者其遺骸矣。蓋開州古爲澶淵、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徙于帝丘。帝丘爲今濮陽之墟、在開州治西南、則開州固衛之都會地。今考開州地里、墓在州北七里、西南二里許爲戚城、蒯聵所由以入衛者。東北三里許爲蒯聵臺、其即蒯聵劫孔悝而登者乎。然則臺下正其死所、而長垣固古蒲邑、三善之惠在人、結纓之後、衣冠在焉、人不忍見封土志思、世傳爲衣冠之塋。清豐卽古頓丘地、于澶爲近、當日亦蒲境、先賢德化所及、結纓之後、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則然耳。世傳爲招魂之塋。

仲子父母墓在卞橋仲村、二代祖自澶淵歸塟、返卞家于墓側故地、以仲村名焉。

中興祖墓在横坊村西、相距二里許。自漢十七代避兵、卽塟此地、相傳至今。周圍濶有三百畝、亦有離祖塋半里許分塟者。五十九代遷泗後、又相繼遷塋于泗。

廟宇

仲子廟在泗水縣城東關。泗故古卞邑、仲子所産之地、卞橋仲村遺址在焉。自十七代避莽亂遷居于任、至唐返卞、遇五季之亂、故廬丘墟、斷碑猶存。縣教白煥祀于鄉賢祠内、謂公好善、來守是邑、喟然嘆曰、顔子配享先聖、復祀之兖。孟子配享先聖、復祀之鄒、皆特祭也。仲子不特祀故里、久安流寓、

仲子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遂卜地濟濱、東接龜
蒙、西聯鳧嶧、南望尼山、北拱泰岱、創建新廟、移檄
濟寧、悉令仲氏歸復泗水、列於儒籍、捐置祭田、春
秋特祀。萬曆四十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公
懋康巡歷過泗、入謁、嫌其廟貌窄隘、不足以稱報
享、捐贖銀一千兩、倣顏廟制度修建。又奏
請發帑金大修。

舊廟在濟寧城南四十里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閘、漢世遷徙之地、創始於唐任城令賀公知章。五
季之亂、毀於兵火。金元之間、代有修葺。
國初永樂、嘉隆間、總河各重修。天啓二年、蓮妖之
變、賊自鄆來、向仲家淺渡河、奔鄒。仲氏子孫恐其
踐踏祖廟、禦之於西十里小黄河岸、統領廣兵陳
都司敗績、我兵亦潰、賊乘勢追逐、被殺傷者官民
兵三百餘人、縱火焚燒、廬舍蕩然。後督撫以賢裔
盡忠禦賊事上
聞、特加優恤。後州侯王公孫蕃目覩殘毀、遂申請
上臺、捐發木石大修。緣王公丁内艱、未竟厥工。

一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地方、父老相傳爲
先賢遊歷之處、俗傳當日先賢孩虎尾於此山、前
固未有廟也。天啓年間、北河工部項公希憲治水
經過此地、採訪名山大川、詢及父老、即述以告。項
公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賢勝跡、可任
其泯沒乎。遂捐俸銀一百兩、命工創建廟宇一座、
以垂不朽。置贍廟地三項、每歲逢春秋祭期、聽宗
子遺族衿一人往祀焉。收納其租、備辦祭品盤費
之用。

仲氏書堂在魯橋洲上、仲氏自建、初名社學、更名
仲氏學。嘉靖中、知府程公尚寧又名仲氏書堂、有
記。

欽定章服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九章、弟
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河内公合冕服七旒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依五禮新儀、衛公合用九旒九章。

禮儀

通贊二、引贊二、執事者八。子孫公服以齒爲序。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主祭官就位。瘞毛血迎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詣盥洗所搢笏勺水盥洗。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搢笏、獻帛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陪祭皆跪讀祝。俯伏、興、平身復位。行亞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搢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行終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搢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飲福受胙。詣飲福位跪、搢笏受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伏、興、伏、興、平身、撤饌送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望瘞。執帛者捧帛、讀祝者捧祝詣望瘞所焚祝帛。揖、平身、復位、禮畢。

元武宗頒降十哲樂章

奏姑洗成安之曲

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輔世安仁。椒漿斯有蘭殽既陳。于酌于獻、福祉皆臻。

歷代謚號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内公。

度宗咸淳三年、進封衛公。

國朝

太祖洪武二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追稱先賢仲子。

歷代誥勅

唐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衆美、實超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子淵兖公、子路贈衛侯。

宋

仁宗慶曆八年、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般書籍、乞賜全籍、背并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

數未備、併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詔曰：朕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宣于闕里、遂躬謁于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繇是推恩世冑、併錫其寵章。祗是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輿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贒、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仲子特進封河內公。

歷代祀典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贒、作六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此仲子享祀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贒像。

晋

武帝太始二年、詔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北齊

文宣帝天保二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先贒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遣尚書左丞陳堯叟祭河內公仲子墓。

仁宗初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贒觀東序及禮器。

元

太宗九年、詔免聖贒子孫差撥。

國朝

宣德元年、命太常寺寺丞孔克堅詣闕里祭告孔子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景泰二年、皇帝詔凡先聖先贒子孫流寓他處者、

悉遵差徭。

崇禎十六年欽奉

聖旨，授仲子嫡孫奉祀世襲生員仲于陛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恭奉先賢廟祀，從太子太傅衍聖公孔衍植之請也。衍聖公奏：

先聖先賢輔衛行道，隆前及後，歷朝俱有明例。仲子衛道功大，宜優其嫡長子孫，與孔、顏、曾、孟子孫一體襲廕。疏下吏部，該本部尚書李遇知等覆議，仲于陛仲子嫡派，世廪食報。在昔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衍植代乞五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陛照顏子、曾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説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爲泰，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知也。詳議覆

請，

皇上准其奏。

子孫流寓

周

二代祖啟自澶淵奉母合葬畢，還汴。至八代羨墻。

秦

始皇肆坑焚之禍，九代隆惧以賢裔不免，遂潛隱嶧山之下，踰年還汴。

漢

更始元年，赤眉擾亂山東，劫殺良民。十七代世德率妻孥悉避難于延就亭，後改名横坊村，在任城南四十里，即今之仲家淺。仲氏迁任之始。

三國　晉　南北朝　隋

寓横坊村

唐

玄宗皇帝崇尚文學，造封　孔子文宣公、仲子衛侯。三十六代祖文應制達于上，建廟于横坊村奉祀。此仲子特祀之始。

五季

寓横坊村

宋 附遼金

寓横坊村，至度宗淳熙二年，奉詔追封衛公，改爲衛公廟。

元

北兵初入宋，皇南渡，人心驚怖，又不忍遠離祖廟，悉舟居，避難于南陽湖。及世祖有詔，求聖賢子孫，悉復故廬，因聚居皆仲氏，遂改爲仲家淺。

明

洪武初，濬河，更名仲家淺閘。至神宗萬曆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謂泗水爲先賢發祥之區，於東關創建廟宇，圖族悉隸儒籍于泗，宗子及族人仍家于濟焉。至崇禎十六年，宗子襲官定禮之後，祭田悉歸大宗掌管，大祭入賀，公用之費，皆于祭田取辦。

祀田

唐任城令賀知章撥邢家灘地三頃，以供祭祀。

元至元十九年，濟寧路總管劉用撥祭田五頃，以供祭祀。撥佃户六户耕種。

明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存義撥附近中等人户五户，充仲廟灑掃。

開州知州丘東昌、本州縉紳共置祭田三頃，供先賢墓祀。蠲墓側十户，以供灑掃。

長垣縣官紳捐置墓祀田五頃。

萬曆四十二年，總河都御史王佐捐置黑土店柳溝官地二頃，收穀以供祭祀。

萬曆四十三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請撥祭田三十頃，佃户十户佃種祭田，供奉祀典。

濟寧知州唐世桂捐置祭田三十五畝。

天啓二年，兗東道曹文衡將泗水縣院司道續捐祭田十六頃五十畝，租稅盡行除豁。

崇禎十五年，總河兵工侍郎張國維、學道錢啓忠、濟寧道葉重華合捐祭田十頃，撥佃户五户。

清豐縣墓祀田五頃二十畝。

濟寧州管河判官穐芳申請

總河兵工部院黄公希憲，撥給曾橋等處河灘

地二頃，除免錢糧，供奉祭祀。

祭期

春秋上丁日，州官主祭，委學傳代之。萬曆前，祭品出于祭田，歲有凶歉，二丁、冬至、生辰之祀，間有不足。

欽差濟寧道副使王公國楨詢及祀典，六十代嫡孫九卿以爲言。王公慨然申詳

總河都御史劉公，批行本州，每歲動支本州銀六兩，以助祀辦，著爲定規。祭品等項，俱官差委置辦。酒筵等項辦之祭田，祭完胙呈送　院、司、道、府、州衙門，餘者頒之族人。

免役

萬曆二十年，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東兖道左參政劉

劄付，蒙

總撫按三院并各道劄行濟寧州，將仲氏族人比照孔顔事例，闔族悉除丁役差徭，歸復身家。有他族仲姓混冒賢派，希圖優免者，有司查治。

古蹟

子路讀書臺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下閔子祠旁。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閔子祠并祀仲子、改名二賢祠。

子路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即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舖。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也。

傾盖亭在兖州府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盖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也。後人因建廟焉、題曰四子言志處。孔子南向、配享子路第一、餘則曾晳冉有、公西華也。

直隸河間府任丘縣南三十里爲石門橋、將右豎立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基址荒蕪、瓦礫堆積。詢之父老、相傳此即先賢止宿、與晨門問答之地。舊有廟宇、年久傾圮、止石碣與基址猶存于陛。每歲入京

朝賀、經過目擊、心惻。古昔名儒于先聖先賢遺迹心竊向慕、况余祖先芳跡湮没乎。順治十五年至任、遂以告之任令翁公年奕。公慨然曰、先賢芳址在吾邑、廢而不脩、有司之責也。毅然以脩復爲已任、與本鎮貢生王典、諸生曾暉、邢萬鎰等數人合力捐貲、重脩廟宇、塑先賢像以祀。又請之督學熊公伯龍、循舊例設奉祀人員、以供祀典。其門墻等工尚缺而未舉、任丘新令吳公琮仰止先聖先賢有素、到任未周旬、肅謁、鋭意脩補。千百年廢典、一旦更新、雖二公景仰先賢木源之盛心、二公之德政、將與先賢之廟並壽不朽矣。

實蹟

濟寧州儒學訓導趙府雍爽補

子路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猳服、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貢、顏淵侍。請言志。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憤憤者乎。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子曰、由是禓禓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

下誰肯加若者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古者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内、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劍乎。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内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之君子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

而强氣、則刑戮洊臻。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如何。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夫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傅，其蹝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子路問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外，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魯③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則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謂[4]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顏讎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尼。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之郯、遭程本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6]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

安得爲仁。君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猶以挺撞乎。

子路問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

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齊田常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陽虎以惑靈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諾、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返。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知弟子有慍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自蔡如葉、沈諸梁、沈尹戍之子也、是爲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夏問曰、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

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宰予從孔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孔子先行、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子路從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子至衛、靈公喜而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嬖臣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欲致孔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終不主彌子。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人田卑不肯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

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圍之不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齊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

季氏將墮費、弗擾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坐武子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弗擾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初、弗擾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朝、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衛將軍文子問弟子孰爲賢、子貢曰、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敬、回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仲由之行也。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

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孔悝文子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因悝母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悝之外圃、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而聵入、立是為莊公。

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

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司訓氏曰、吾考世本、仲子蓋帝高辛氏之苗裔云。余論次其行事、自委質迄於結纓、采之群籍、不啻詳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文或不雅馴、難言之、故不載。好勇、其天性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仲子喜聞過、豈復行者哉。並袂入室矣。論者不察、往往執跡者鑄仲之言槩仲子、豈知仲子者與。先儒曰爲百世師、又曰當學子路、寬其深哉。困難爲世俗淺見道也。假令弗遇、蹇難、其優入豈可勝道哉。庶幾哉與虞舜夏禹爭烈矣。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

奏、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照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廟

生員仲于陛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陛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陛祖才優治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陛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
乞文宗代為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祭，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鈐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況邇者
土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矢節者固多，
其偷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
義，激礪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
里志，自弘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宋程周三裔程克仁等與
做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陛比例呈
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瀆，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陛照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禋祀。然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必也。臣臨
奏曷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為此謹具
奏
聞。于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具
奏，于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太子少保、加[illegible]吏部尚書臣李遇知等謹
題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照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吏科抄出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
植奏內稱、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于陛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陛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陛祖才
優治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陛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
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案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祭、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鈐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況適者土
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伏義矢節者固多、其偷
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義、激礪
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里誌、自弘
治、昇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顔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裔程克仁等與做
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陛比例呈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瀆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陛炤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禋祀等因。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六
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察得本
部職掌內開正德元年、該本部覆
准孔彥繩與做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
該本部題奉
欽依、顔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
經博士、以奉祭祀。景泰六年、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來
京。欽此。行取嫡長子孫周冕前來、奉

欽依、炤例襲五經博士。又奉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
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
取到伊川嫡孫程克仁前來、奉
欽依、與做世襲五經博士。七年、奉
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五經
博士、欽此。欽遵各在案。今該前因、遵察案呈
到部、看得仲于陛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昔
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
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陛炤顔子、曾
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
爲榮、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
知也。餘係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及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仲于陛准洊襲五經博士。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　爲敬遵
明旨、懇祈速覆以隆
聖恩以優先賢事。竊炤本府于崇禎十六年六月
間具有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長孫奉祀世
廩生員仲于陛呈稱前事、該本府奏
請、炤顔曾思孟幷朱程周三子事例、請乞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專奉廟祀。恭閱京報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本府不勝慶幸、遣設香
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原係虛銜、惟主
廟祀、無非隆賢及後、實謂蒸嘗禋祀起見、非
與民社有司干政食祿之職官可比。察得我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該部奏
准、設立衍聖公官屬人員、宜從襲封衍聖公自行
保舉、欽遵已久。今該本府將仲于陛乞

恩代
請雖係陳顏實亦有
欽例而可遵非敢突爲創擅旣奉有該部酌議具
覆之
旨伏祈
貴部俯念先賢躬隨
聖祖護衛其道將仲于陞准其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專奉廟祀速賜題覆雖爲
盛朝特昇之曠典亦見
貴部木本水源之德意非本府有所私也合
用移咨
右　　咨
貴部煩爲察照速覆施行須至咨者
太子少保加俸二級吏部尚書李
崇禎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吏部署尚書事侍郎馬光輝等謹
題爲懇恩移咨以便題授事驗封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咨同前事內稱
據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陛呈前
事開稱職係崇禎十六年比照顏曾思孟及
程朱周後裔事例
題授今職蹇遭冦氛幸逢
清朝開濟特尚禮賢文宗并四博士等官俱經咨
部題授原職訖緣于陛伊時患病不及具呈
列名咨部未及題授今已病痊理合具呈伏
乞咨部以便題授施行等情到府據此爲照
該本府看得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
于陛係先賢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已經本府
代爲陳訖咨部題授今職據稱患病已痊相
應咨部照例題授爲此合行
貴部煩爲照例速爲題授原職仍與世襲施
行等因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原任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陛呈訖⑦題授原職一節、比照本部先題顔曾思孟各博士俱奉
欽依等事例既經衍聖公孔毓埴咨送前來相應仍照本部先題顔曾思孟各博士事例題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先賢祀事、以彰
清朝開國之初崇儒重道至意。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奉
聖旨是。

仲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仲于陛謹
奏爲懇恩照例請給勘合以廣
皇仁以優先賢事。竊惟道統至先聖而大成、聖道賴羣賢而翊贊。是以歷代尊崇褒封無已、優禮先賢爰及後裔蓋重斯文之根本也。幸際
清朝鼎建維新、大興文教、臣叨賢裔沐荷
殊恩、重道之誠、眞超軼往代而今臣感激之無地矣。憶臣祖仲子在聖門衛道之功最著、臣自
先朝承襲之後惟恐有玷臣祖、是用夙夜冰兢、恪守祖訓。兹遇
皇上龍飛、普天共慶、臣即束裝同博士孔毓鈺隨
衍聖公首來稱
賀瞻拜
天顔、得沾
聖澤。臣查往例、孔顔曾孟博士與臣進京朝賀者、俱照七品官勘合應付回籍。今孔博士七勘合已蒙頒發、而臣官職相等、事例相同、未蒙給與、臣是以不得不籲請

皇上、以邀一視之仁者也。況臣職在奉祀祖廟、原無俸祿、雖有祭田五十頃歲遭兵荒、所收不足供大祭之費。故臣馳帶資斧有限、若非勘合應付、將何式遄其歸。臣今
正旦、
聖壽貳大
典禮告竣、例應回籍守祀。伏望
聖明垂念先賢、普施一視、
俯照博士孔毓鉦之例、
敕部一體頒給勘合、則
皇仁益溥、優賢益隆、而臣祇領靡涯矣。臣曷勝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夏　咨稱、順治八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應具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并五經博士及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等因到府。准此、擬合行取。爲此劄付本官、照依　禮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務選老成學行族人二人、仍將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屆期聽候本府率領迎
駕行禮陪祀。作速起行、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兖州府爲懇恩清⑧擬戶人照例優免以光
先賢事。奉
布政司劄付
守巡各道案驗、俱蒙
欽命督撫山東部院夏、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案驗、准
戶部咨、爲懇乞仁恩、垂念先賢、俯全祀典事。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夏　咨前事內開、該本部院會同
總督直省部院張　看得顏、曾、孟、復宗亞三聖、
仲子先賢、乃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戶佃
戶、優免雜差、以供灑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相繼具呈赴部、請
討優免廟佃二戶雜泛差徭、據查、既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以示隆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既經
該司呈詳前來、擬合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
請查照裁酌、明白咨示施行等因到部、奉批：司
查例送司。奉此、查得仲于陛等具呈請討優免
廟佃等戶雜差、本部題于順治七年四月內、移
咨　直省總督、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
覆、第四氏廟佃人戶既經督撫確查、咨據有往
例可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既有定例、准
行照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備行到府。爲此帖
仰該州縣官吏、即便遵照　部文劄帖內事理、
將仲廟廟佃人戶優免雜差、毋得違錯、須至帖
者。
順治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禮部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
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內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
公并孔、顏、曾、孟等氏博士及老成族人馳驛
赴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着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准行人司
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
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
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曾、孟
仲族人各貳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
祀。其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二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准此。
順治八年八月初七日。

禮部爲遵

旨舉行臨雍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具

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經行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

彼時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另

期行取等因。順治玖年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行欽天

監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張九徵職

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

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

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

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内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柒月拾壹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貳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准此。

順治玖年柒月十二日。

禮部爲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監，以光聖裔事。該本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奏前事等因。順治玖年玖月貳拾捌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查順治捌年，該衍聖公孔興燮

奏

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部先題，查得天啓四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入監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看得臨雍盛典，凡孔氏族人生員，顔、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准入監，此舊例也。惟仲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衍聖公回稱：仲氏子孫在幸學之後，崇禎十六年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將生員孔尚燃、孔胤洪、孔尚璃、孔胤劭、孔貞言、孔興義、孔尚經、顔伯潤、顔光秀、曾聞道、曾弘任、孟聞貞、孟聞芳應照舊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咨明在案，相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依議行。

兖州府爲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　隆恩事。

順治十三年五月内蒙

布政司劄付、蒙

欽差廵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耿　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内

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顔紹緒、曾聞達、孟

貞仁、仲于陛呈前事内稱、切職等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其例已久。自我

朝定鼎、綸恩倍渥、具呈大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

例蠲免在案。詎料該州縣書役違憲、挨案不行、

將職等宗子族人、戶人、廟内禮生一槩泒擾。伏

乞准給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啣結、即先祖在天之靈亦冥

感于默默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東撫查送司。

奉此、案查顔曾孟仲四氏

先賢後裔、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業經移咨

督撫轉行在案。今據世襲博士顔紹緒等呈該

州縣書役挨案不行、仍復泒擾等因、具呈到部。

相應移咨東撫嚴行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

照行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合咨貴撫

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劄行到

府。蒙此、合照

部文再行申飭。爲此帖仰本州官吏查照先今

咨案劄帖内事理查照、嚴飭施行、速具遵依報

府查考、毋得遲違未便、須至帖者。

順治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欽封衍聖公府爲知會事。切照

國學鳩工告竣，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恭

遇

皇上臨雍，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淸晨有

儀部理事官親傳太常寺博士到部面說

臨雍大典，只擬差官敦請衍聖公暨各翰博，緣時

日迫切，不及咨具，其觀禮族人各照順治八年

間衍聖公帶五人，翰博各二人，俱用老成儒雅、

身家無過者，方准觀禮，的於次年正月十七日

齊赴公府

賜策，毋得遲悞等情到府。爲此劄付五經博士仲

于陛，遵照遴選儒雅老成、身家無過族人二人，

於次年正月十七日速赴

賜第取齊，以憑咨送禮部，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恩典

順治九年、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應斂、仲應甲，俱准入

監肄業。

順治十七年、

文廟告成、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秉敬、仲承謨。

宗子世紀

二代子崔、因狐黯詐墮、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殺狐黯、告于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黯戰、而死。無嗣。

敢、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汴。後八年、母顔氏卒、奉柩詣澶淵、開壟合葬、復歸汴。生子庤。

三代庤、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發意。

五代發志、生子承祖。

六代承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羨墻。

八代羨墻、生子隆。

九代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制作紛紛、肆坑焚之禍、隆懼、遂隱于嶧山下。踰年還汴。生子勃、動、續。

勃、動皆無嗣。

十代續、生子光、述。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遁光⑨等拏之。生子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生子伸醴。

十四代伸醴、生子玄、閈。

十五代玄、生子諆。諆母金氏守節、朝廷旌表其門。

十六代諆、生子世德、世昌。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卿琊樊崇等亂山東、刼殺良民、以從弟世昌暨子胥及于難。世德與妻黄氏逃于延就亭、後隨家焉。生子馳、郎令仲家淺。秦時名延就亭、後改爲横坊村、至元改仲家淺。此仲氏始遷之祖。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不求聞樂。有田二頃、修藥圃、有瑟亭、養雙鶴自適、號雙鶴。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譽、時鳴、時譽無嗣。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强。

二十二代强、生子洪梟、淇、淇無嗣。

二十三代梟、仕東晋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生子鎧、釗。
二十六代鎧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晋昭。
二十八代晋昭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愚恩、愚無嗣。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游、孝俊。孝游無嗣。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有。
三十四代在生子倬、陵。倬無嗣。
三十五代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業儒自守。開元七年、賀公知章令任城見文而異之詢其家世之詳。文具避兵迁任之始末以對、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爲建廟于橫坊村祀⑽奉祀事、悉復其家爲。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爲中興祖。生子闕。
三十七代闕奉祀事。生子篤。
三十八代篤生子侯、候。
三十九代侯生子膹。
四十代膹生子免久。
四十一代免久、遇眞宗進封仲子爲河内公、重修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生子國使、國聘。國使無嗣。
四十三代國聘生子末宗。
四十四代末宗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生子爽、潔。爽無嗣。
四十八代潔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人心驚怖虔與家族悉外居、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詔、求至聖後、虔歸守廟宇。生子衍。
五十代衍、生子惕。

五十一代愓生子集鹿。
五十二代集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生子珏、義、禮、德、七兒、九兒。珏無嗣。
五十四代義于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多所幹濟。生
子伯安、伯能、伯敬、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生子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生子俊、爽、孜。
五十七代俊生子貫、倣、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徵之，生子蘭、萍、蒿、莽。蘭、萍無嗣，蒿
奉祀事。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于萬曆十九年泗水譚公創
建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衢、無嗣。九卿襲奉
祀事。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圃。值廟宇傾頹，自總河
劉公、稚侯、唐公新建門坊，整復祭典。壬戌，蓮妖
渡河，親率堵禦，官兵敗績，我族多被殺傷。蒙院
道　題敘孟裔錦衣子族力微，止叨欽賞。又遇
三王之籍，優禮甚厚。平生好施予族中貧乏者、
歲有周濟。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生子于陛、
于廷。
六十一代于陛，字玉鉉，崇禎拾六年，蒙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公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
公遇知縣世廪奉祀奏請、
朝
欽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元年，隨衍聖公
賀京師，奉
旨世襲仍舊、
賜宴禮部。事竣，命回守祖庭，照舊例
萬壽躬賀，馳驛往返。順治三年，又奉
聖旨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八
年、
皇上幸學，遣行人王天眷行取，馳驛赴京陪祀。生
子秉貞、秉敬……

校記

①「是年」下當脱「孔子」二字。

②焉：當作「焉」。

③曾人：當作「魯人」，見《儀禮集編》卷三三。

④謂：當作「諸」。

⑤意：當作「抑」。

⑥疆：當作「彊」。

⑦訖：當作「乞」。

⑧清：當作「請」。

⑨遣：當作「遣」。

⑩禅：當作「俾」。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　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陛較梓

元

記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歲在壬申。劉用奉簡命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以公務南行。河側有廟。榜曰衛公廟。問諸從者。荅曰。是仲由廟也。遂停車入謁。展拜既畢。會其裔人詢所繇建。則曰自漢避兵至此創建自唐。子孫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周覽者久之。則見其棟宇傾頹。風雨不蔽。何以稱觀瞻而妥前賢之英靈。不覺為之悚息。竊惟子路學道孔門。號稱高第。孔子許其治賦。子貢稱其禦侮。子輿謂其聞過則喜。班諸舜禹。皆曰嘉言懿行。表表人耳。固宜血食千秋。與享百世。不為過也。雖已配食于孔子之庭。而專祀在一方者。尤當為人所欽崇奉。何一祠在吾邑而聽其摧殘如此。是有土者之羞也。郎欲鼎新之。而農事方殷。未果。爰擇于是歲之九月。田工甫竣。始議興作。乃下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而濟之人莫不懽欣踴躍。以赴也。不兩越月而功告成。此必子路之德有以深入乎人者。故濟之人樂祠而祀之如此。是役也。有涉乎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擅為。以賢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惟是夫減他調而廟之材出。已俸而置之。急公好義之人兼收之。斯廟之作固有益于神。而予且無勞于民。惟願濟之民睹公之廟而想公之行。則人心自有一真子路矣。甚毋以土木興作者視廟。而以談論往哲者視子路。其有愧于斯廟之建也大矣。則子路必有不懌然于爾百姓者。

至元十九年冬吉。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用謹記。

至正九年濟寧侯呂魯重修廟記

濟于古為任城。其地下而近黃。累年多水災。民用弗康。皇上維其人。有呂公魯者。才稱三興。學崇濂

海宇當代之名世也。群下交薦之，皇上曰可。吾濟之民，其賴汝以治，爾往欽哉，勿怠朕命。呂公遂不獲辭，奉命來濟，到濟之日，視濟民之溺由己溺，視濟民之饑由己饑，夙夜祗懼，惟以剔弊、蠧奸、興利除害爲己任。甫一載，而百姓安堵，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咏矣。公樂之，恒謂僚佐曰：孟子有言，百姓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濟之人民沉没于饑寒者久，將無有失教哉。然命之師儒，設之學宫，教之端也，未若感發其良心，激動其義氣，其教莫大焉。凡境内之忠烈祠宇，靡不務興復之以厚其風俗。而濟之南有子路廟，公曰：是最有關于風教者。粵自國朝，雖屢加崇飾，而歷年多，傾頹者有。公已寓修復之意，又命其五十代奉祀孫衛以修理請，公遂慨然捐俸金萬緡，經始于二月，告成于四月，享有殿，祀有廡，衛有垣，出入有門，皆奐然其壯麗矣。令瞻拜者無復有凄凉之悲，宛然如見行行之象。濟之民于是咸知以子路爲法矣。是舉也，固可以作範一時，且可以傳芳萬古。想春秋之時，魯有三家，齊有陳氏，氣勢烜烜，何其盛也。及其没也，墳土未乾而丘墟已平，子孫繼存而蒸嘗悉改。子路止於一仕季，再仕蒲，無尺寸之地，一旅之衆，生從孔子棲遲于道途，死從孔子配食于廟庭，至今千有餘年，而生氣如在，廟貌常存，可見人之存亡在德不在力也。呂公處而治家，出而治民，固純以德政爲先，其令名將與子路俱不朽也。公之事業著于朝廷，君廊自有記之者，予不必贅。特因子路後人之請，即其事而爲之書。

至正九年、

通奉大夫、淛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胡祖廣撰。

河内公祠堂記

在昔春秋時，衛于周爲爾國，蒲于衛爲緊縣，故衛之君臣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于政事者不能宰是邑，以吾先師季路來涖之。不期歲，吏懾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晋而下，六朝[1]惰、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幾版蕩，夫蒲固

舊蒲、今代何代、而民誰民哉。蓋祠之廢興、亦係乎世之治否而已。況壬辰之禍、古今無是慘、河朔蕭然者蓋五十年于兹矣。我國朝開創以來、至聖上甫五業、②始以文教作治具、是以前賢祠塚、好事者往往葺而守之、從上所好而然也。喪亂後、獨此祠僅存、然上雨旁風、丹青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旁之民稍稍挐集成市、雖有香火巫覡等立、以禳祓疾癘、祈禱孫息、爲市。③嗚呼。祠崩樂壞、至此亦極矣、良可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隸黄籍、晚慕黄老、爲道士、能舍己之術、樂我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己任。于是歲初月除、朝經暮構、至于一草一芥、一瓦一礫、皆手所自撥。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以杜浸④月、雖尺寸之地不得墮。若夫門三、其首、棟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陛庭除、駸駸已見落成之漸。予適道出于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以記祝甚懇、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于孔子、其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之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於禮甚爲。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于郡縣、二丁之祭、雖萬世不能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在彼而猶在此也。且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則爲日星、在地則爲川瀆、則爲喬嶽、散之於氣、則爲雷霆、爲風雨、棲之于物、爲金、爲錫、爲器車、鍾之于人、則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于蒲若是其專哉。或曰、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游之于武城、宓子賤之于單父、魯恭之于中牟、元德秀之于魯山、斯皆有惠政、遺愛于民、美則美矣、此特去晉之暫耳。未若公仕于衛、卒于衛、祠于蒲、墓于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于後世者、蓋如是其厚夫。孺子亦知公之不屑于去蒲也審矣。予聞之、不能歛袵。退而言曰、予昏不能盡是、請書或人之言爲記足矣。乃係以詩、俾歌以祀公。詩曰、公乎、公無今古、而蒲于民、而其惠有乎。死于衛、而其節不渝。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無替乎、其無替乎。

濟南杜仁傑撰。

國朝

正德二年巡按御史楊儀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
祠記
春秋蒲與澶淵皆衛邑、仲子以大賢治蒲、惠愛旁
洽而遐鬻殆非蒲人所得專也。故結縷之日、澶淵
之人爭拳遺骸葬焉。此載諸圖誌而相傳于父老
者如此、按事稽史、當不誣也。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爲正德丁卯監察御史永壽
楊公承
簡命持節畿輔。迺秋之八月、將澶淵未至五里而
近、有古丘旁立道左叢林森鬱、心異之。詢得其故、
下馬展拜盡恭徘徊瞻眺、慨然以爲觀河流則思
禹稷見丘冢如見卻伯。古人于遐蹤渺渺尤不能
忘情、而況丘塚之重、骨肉之所藏、精爽之所粹乎。
且式閭表墓、獨行一節之士猶足持以不朽、而況
賢如仲子也。顧[5]委之樵牧而不一引手焉、非吾憲
度所宜急者耶。時郡首滁陽以禮教爲治、聞而贊
曰盛舉也、不可以後。敢請成命、以屬所司。遂進知
州譚君綬授以規制。譚素練敏、踴躍而前。甫浹[6]旬、
工以成告。于是饗有堂、衛有垣、庖廡門戟、突兀壯
偉、而衛公之神且凜然有生氣矣。君子謂是役也、
可以敦化而觀政、不可無紀。錦竊以非人謂規。於
戲。御史自周以來代稱雄俊、風聲所加、攖之者靡
溴、復歲遣巡郡國、寄莳愈益隆重、省風察俗、王化
攸繫、非直用以專繩糾、聽訟獄而已。後世乃視爲
法家之顓門、屑以刑名之學、望之而居之者亦或
以爲吾職固然也。論中按乙外、溴然無所寓其心
焉。噫。周官漢典、固若是乎。我公夙抱絕識、而濟之
以該洽之學、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設施舉措、憂
逸不群、不以世之所望者自處、而于古之所謂職
者思摘其光而揭其耀焉、所至崇名教、禮文士、摘
奸隱、平寃滯、表節義、舉逸賢、凡古人綱維教化之
盛美固已振而發之無遺矣。矧茲舉也、延輝于孔
門、樹勳于吾道、行當筆之史氏、遲竹帛之光、磨貞
鏤爵、媿與事未稱也。雖然、 國史、
朝廷公萬世之文也、詞[7]記、郡邑傳信之文也。由郡
邑以達

朝廷，由一時而傳萬世，固紀功述德之序也，又何疑乎。遂書之以復禪君，俾鐫諸麗牲之石，爲　國史立券焉。公名儀，字宗德，進士起家，再轉而爲今官。正色立朝，豪貴斂手，人比之桓君雅、包孝肅云。

正德二年歲舍丁卯冬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東明縣事海上唐錦撰。

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吉棠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記

嘉靖丁亥十一月，監察御史吉公代天子巡狩，過開而見戚城，曰：此其衛地也乎？吾及今得創見已，⑧矚瞻路左，見子路之遺墓在焉，曰：其斯衛人爲之者乎？吾今乃知衛政之得人深矣。既謁而出，曰：嗟乎！吾聞故老創造曾幾，乃今剝屋壞、塚墓頹乎，而何以妥先賢爲也？是時昆山張子寶守開之五月，則遍先牧，謂子授⑧故事，從而用命惟謹，遂以前事請。公曰：俞哉，吾事濟矣。未幾，移文修其規，廣其地，新其臺，封其墓。費不及民而功告完焉。嘗戊子春正月十二日也。君子曰：善哉，村史知觀風矣，宜有司之遂其良也。已而謁扎慶爲記，記曰：夫修墓非古也，自孔子防墓始也。是故墓子路于戚，其諸識遺愛也歟？民之良心其未亡歟。今夫物莫大乎道，道莫大乎中，中莫大乎時，由學道于孔，稱高弟焉，而竟死衛，未化也，非夫道之罪也。是故中庭之哭，哀道也。嗚呼！是可以觀聖人之情矣。然則結纓非歟？曰：忠矣，然而過於忠也。其斯以爲未化者乎？今夫事有時而乖，道斯詭焉已矣。而謂由也遽正於斯焉也乎？吾乃今知吉公重孔也。重孔，重道也。黎陽有子貢墓，公則以命郡判交城解子一貫新焉，犹夫開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若夫登車攬轡，徒吏事之爲而遂已焉，視公何如也？公名棠，字思召，甲戌進士，先尹金華，今爲御史，鎮江丹陽人，練溪其别號云。

嘉靖七年，

後學王崇慶撰。

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天和重修先賢仲子

廟記

稽古聖賢厥生在上則爲飛龍之在天而萬國咸寧在下則爲見龍之在田而垂教萬世蓋有不因位而尊不依形而存者如我

先師孔子是已昔在春秋有其德無其位去今千有餘載有土之君莫不北面拜之事之如親弟子嗚呼休哉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但孔子雖聖遐需輔佐而成功當日好學則思顏子起予則有商也禦侮則推仲子焉是故堯舜神矣非禹稷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非仲子斯道何由行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稷佐孔子以廣大道之行者仲子其行事載諸論語諸子百家是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孔子之教天下共尊仲子處十哲之列血食遍天下而濟寧州之南仲家淺舊有仲子廟又與孔廟并極尊崇蓋以崇德報功于祀猶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

皇上臨御以來隆其尊崇改稱先賢仲子優禮尤加焉是年春都御史劉公以奉命治水拜謁祠下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凡忠臣烈士祠宇

皇上尤責成有司矧仲子大賢棲靈之廟乎遂役文于守土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于河道公費內節省銀四百有奇役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瓦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執物鳩役祭材于來如雲不半載而工竟公走使長安願言一言紀厥歲月言初辭不敏既而翻然改曰司馬子有言非附青雲無以聲施后世况予職司紀言專掌邦教表揚聖賢是吾責也予小子敢不勉焉乃爰筆爲之紀劉公所以畢力經營以有事于仲子之廟者非遐思仲子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治之爲德昔人睹河流則思大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凡吾人今日得安于衣冠文物之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又誰不思我

先師孔子哉思孔子則當思孔子在日及門之賢多矣孰與絕糧于陳孰與遭伐木于宋孰與被圍

于匡、孰與墮三都而救彘、孰與閒郈樂而去齊、則
惟我仲子是賴。故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
于耳。方今　明天子在上、東南巨浸滔天恃有劉
公疏瀹之、
皇上可無東顧之憂。西北[illegible]縱横、數入邊境、安
得治賦如仲子者爲之將帥、爲迤北之萬里長城、
爲師中之三軍奪帥乎。公是廟之修非但用以崇
祀先賢、且因以鼓中原忠義之氣、不至于減胡虜
不朝食者、豈有補于　國家大矣哉。公名天和、字
養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駐節濟寧、奉
璽書總理河道也。
嘉靖十二年、
賜進士、資善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撰。

仲氏書堂記

先儒有言、今世之士往往以游夏爲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至哉言也、末學小子、豈敢
妄加稱說。高山景行、秉彝恒性、若稽古、衛公子路、
子與稱聞過則喜、班諸舜禹。子思載論三德、以繼
舜顏。升堂之許、出自仲尼。真古大賢人也。吴容埃
贊。傳稱家卞城鄉、今泗水有遺墟焉。西六十里許
仲家淺、環居皆仲氏、世傳爲公後裔。此外中國罕
有仲氏者。先此、郡河大夫楠祀學其旁、以訓仲氏
族人。㠯者郡泉大夫惇泉劉君治河、謁其中、作曰、
此仲氏家學也、非有他姓弟子、學以祀名、恐于名
號不稱。有請易以仲氏學者、劉君曰、嫌于三氏學、
自他日我　上稽古彰賢、演頒可也。其扁仲氏書
堂、使公之族人咸知公之學。知公之學、即所以達
于仲尼之學也。乃授簡于小子尚寧紀其事。郡庠
生尞申請曰、子大夫希賢二十年矣、願一言、以垂
不鄙族人。且先公與子大夫心盭曠百世而相感
者、于小子不佞、不敢辭、用彰仲生惟則之孝思與
劉君篇絲千古之高懷。仲生質美學裕、青雲器也。
仲氏之子耀祖德而裕後昆者、其在斯歟、其在斯
歟、他日驗之。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兗州府知府程尚寧撰。

重修先賢仲子開州墓祠記

開治北十里戚城、其麓有先賢仲夫子塚、塚有祠、興廢不常。往歲秋七月、余巡歷天雄、道經祠下、環視亭宇、已就頹矣。乃進州守周子道光、循舊治、命工葺之。今春三月告成、新守鄭子源彬走學正李子棟、請志于余。余惟珠藏淵而光浮、玉蘊石而色動、在物有然者矣、矧大賢精爽所歸之地乎。夫自春秋至今、千有餘年、豪傑英雄作於是土者不知其幾、而茲塚獨存、抑以不朽者在也。若是、則雖混於荆棘草萊、而見者將自別之、又何志之足云。噫、亦識其所感而已矣。孟氏謂聖人百世之師、而奮乎百世之下者莫不興起、感之者勝也。仲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夷考其結纓之義、負米之行、塞于天地、炳如日星、百世之下思之、凛凛尤有生氣、則雖野老猶能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詞法孔氏者、論其世、不想見其爲人耶。開、古衛地、實吾夫子轍跡所及之區。昔年庶富教之嘆、有遺感焉。至若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乃仲子服膺夫子之教而肆于蒲者、固不俟于入邑入境至庭之時而後知矣。惟茲城郭改觀、廟貌猶舊、聞風之士入其境、至其庭、躑躅于松楸雨露之下、慷慨激烈、以求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以上繹吾夫子庶富教之心、則茲志也、亦觀風者之所必錄也。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朔日、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廬陵毅齋楊儲撰。

移置先賢仲子塑像于求仁書院記

長垣古蒲城、其西北隅舊有河內公書院、以斯地爲先賢仲子過化之邦、孔子嘗以三善稱之、以之名爲院者、寄思也。而塑像則未之前。設像以專祀、自我侯鍾公始之也。邑舊有二賢祠、祠內黃侯蘧伯玉、河內公仲子之像于其中、同坐一堂、歲時同一享祀。相延既久、守爲常典。今丙辰秋、侯以歲典入謁、即慨然嘆曰、是豈可以安先哲之靈乎。夫蘧伯玉衞人也、仲子蒲宰也、蘧伯玉、孔子友也、仲子、孔子弟子也。以分言、則蒲民不可與蒲宰並。以禮

言則弟子不可以與師之友並。使二公有知，其心殆必有憾憾爾矣，是豈可以妥先哲之靈矣乎。乃移仲子之塑像于河内公書院之正堂東偏地一區爲堂三楹，飾以金碧，繚以墻垣。參今時制，革去河内舊扁，以求仁書院祠門，扁以先賢仲子。于是仲之像巍然以獨尊，而仲之神將不帖然以自安乎。禮以義起，神以心契，侯其達觀乎幽冥之深矣。事竣，屬予以記。予曰：我侯是舉，豈止正二公之位次，用妥其靈矣乎，其有功風教大且遠也。何也？仲子之在聖門，善勇于必爲，學造于升堂，其道一孔子之道也。其見于治蒲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曰明察以斷，其治一帝王之治也。士之郡于此者，苟能覩遺象而思其學焉，則孔門之心法庶幾其可得矣。士之觀于此者，苟能覩遺象而思其政焉，則帝王之緒餘庶幾其可得矣。入焉求是仁以修諸已，出焉求是仁以治諸人。故曰子路百世之師也，其有功于風教不亦大且遠哉。雖然仲以正學惠政，垣之士民德之，祠而祀之者閲千載如一日。我侯以純正之學、公平之政，下車未幾，而士悦民服，無異于仲。又焉知後人之祀我侯，不如祠祀仲子也哉。侯諱崇武，字季烈，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郭溪其别號云。

嘉靖辛亥、

户部郎中邑人張愉撰。

嘉靖三十七年清豐侯李汝寬重修仲子墓記

聞喜戒菴李侯涖清豐之，既踰年，政修事治，廼以其暇務興華崇文教。凡奇蹤勝蹟、廢塜遺祠湮没于荒烟斷靄之墟者，靡不極力蒐訪，勵志表章。旬月之間，百廢俱舉。先是，距邑西南三十里荒僻處有丘曰仲由之墓，墳而不廟。有司憚于遠涉，秩祀弗及，殆若干年矣。侯乃按圖經，詢故老，又遍訪賢序之英，始得其地。乃慨然曰：賢如仲子而弗廟食，其何以和洽神人、崇勵風化耶。于是恭履其地，正疆界于侵蝕之餘，加封土于丘壠之上，而又繚以垣墉，樹之祠宇，定其祭品，俾春秋繼孔廟修其嘗祀。仍委僧官仁利守[1]獲之，而復以祠旁隙地十五

祀仗守獲者樹植以爲永利。已復請之兩院，下均徭中，每年加銀四兩，以爲祀辨、庶義公而行遠。祠成，又自爲文以奠，蓋千年曠典，一旦更新，凡繫籍孔庭者，孰不歡忻鼓舞，慶兹嘉會。惟侯復慮典禮無徵，久或淪廢，迺介邑庠子員劉生從一、李生國玉、劉生永禎寓書于瀘，請勒石以垂不朽。予考公在聖門，其初見夫子也，冠雄雞，佩豭豚，戎服而舞。此其驁悍決裂之氣，發揚蹈厲之風，凛然可畏。使其溺故習而不變，殆亦糾糾之武夫矣。既而鼓瑟之刺，暴虎之戒，取裁之譏，所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者，蓋懇懇焉，相期于道，而要之于中，誠不欲使陷于偏才之陋。且亦計公喜聞過，其力故足以進乎此也。厥後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則其氣質蓋以漸而變，其學問蓋以漸而充，無復向日飛揚之態。吾夫子成德達材之教，于是乎亦稍稍著矣。未几稱其三善，與其折獄，嘉其知禮，及武伯之問、又以千乘之才許。蓋至是則由非昔之由，而吾夫子之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又大有成效之可覩，不但自慶耳不聞[13]惡言已也。顧其仕衛也，豈欲黨孔氏以助成父子爭國之亂。究其衷，亦不過欲得時弘道，庶幾夫子佛肸之意。且當是時，宰我仕齊、冉有仕魯、子夏任魏，聖門高弟，跡異而道則同，豈專殉于利祿者乎。公之平日，雖純粹謙抑，頗悟遜賜，至其堂堂正氣，不少屈于聲利之中，即賜之賢，亦或不逮。結纓之禍，雖視子羔毀形以逃者，屬有間，然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固臬之道而不妍者。校之臨利害，僅如毫髮，卽舉平生所學而盡棄者，不大相逕庭耶。故夫子品列門人，既列仲子于政事之科，而他日升堂入室之論，又深嘉而樂與，則公之所造，固已介在回、賜之間，未可以一死而遽少之也。且夫子嘗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觀斯言也，固以諒公之必忠所事，而豈以弗及不賤爲公病耶。是故中庭之哭，覆醢之嘆，雖師生之義不可解于其心，要亦嘉公之烈，而悲道之不幸也。使公變節易至[14]、隱忍須臾，如齊之管仲、唐之王魏，以爲與日富貴圖，夫豈不可。然而含獸之行，公固不爲

也。禮曰、見利不虧其義、刦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仲子有焉。故曰、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槩之道而不易者也。李侯以名進士涖清豊、直已守道、威不能怵、利不能移。宿弊遺奸、剪除殆盡。胸中所具、蓋已默契夫仲子之素、而下車講道、在泮右文、雍容揖遜、其視升堂入室、亦何讓焉。夫歷百聖而相傳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道同心契、固自有通古今于一息、會志氣于一堂者矣。則夫穷搜于荒烟斷霧之墟、垂情于人跡罕至之地、而特崇重于賢祠者、抑非志氣之相孚而理勢之不容已者耶。世有夫子、則李侯固當首政事之科、而與賜、回諸賢媲美也。侯名汝寬、字巖夫、别號戒菴、丙辰進士。其治行方嚮然有聞、行將柱石巖廊、斡旋氣運、以成昭代禮樂之化、表章先哲、特其所造端者耳。嘉其舉、故不辭而爲之記。

嘉靖三十七年、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邑人晁栗撰。

重修先賢仲子廟記

余讀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自顔閔而下、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一時之英也。又皆出于齊、魯、鄭、衛之國、而得聖人爲之依歸、相與考德問藝、談說先王文物、彬彬然盛矣。吾意孔子聖人也、其所爲教、必有幽深要妙、絶人駭世之談、諸子賢人也、亦必驚奇炫慱、出乎人倫物理之外者、及觀魯論中稱說孔子之教、不過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近、斐然成章而已。吾乃今知聖人之道無甚高遠、而其教易行也。昔者子路號稱高弟子、孔子不稱其仁、而稱其可治千乘之賦、雖子路之志亦在于使民有勇而知方。此皆今之白面書生、操觚搦管、指爲武人之長材、俗吏之能事、而不甚難之者、乃孔門師弟子方且從容問難、謂經世之務不出此。譬諸太羹玄酒、各爲至味、非所以適口、而利用養生、舍菽粟無由也。然則政事之學、豈可以不講歟。今天下日多事矣。歲惡民流、盜賊蠭起、賦役繁重、杼軸其空。適者徐沛之間、黃河變迁、以郡邑爲鼈魚

嘸入市、鷄犬上屋、浮骨載道、蔓草滿目。又潰渠隄絶、百十餘里。此猶搤人咽喉、絶其飲食、其勢誠急而不可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安得子路之才而治之。吾聞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野無蒿萊、民多彊毅。入其邑、高城深池、外寇不侵。登其堂、問其政、紀綱秩秩如也。孔子曰、善哉由也、可與治民矣。夫子路治蒲之政、即孔子前日與之從容問難者、初非有務奇炫傳、絶人駭世之談也。然則學聖人者、豈以立異爲哉。濟寧南四十里許、有仲家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乃治水諸都御史大夫與諸工部郎之葺治、付其後人守之、以奉蒸嘗者。顧繫牲之碑闕焉無文、于是工部主事龔君以蕃謁余爲記。余惟春秋之世、若三桓在魯、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擅人主之權、奪公家之利、氣勢赫然盛矣。乃胄裔銷沉、譜系放失、即三尺之墓、半畝之宮、亦蕩爲游塵、莫可蹤跡、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篤其祐、今其雲孫、若煦若曰、可皆補學官弟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宇、歲時伏臘、牲酒馨香、歌詩習禮、享獻不忒。是雖朝廷崇祀之典、已配食于先師之廟、其在桑梓之鄉、觀望尤重、豈不大有光耀歟。余有感于孔門人才、隨試輒效、視今之縱談心性、漫無實際者何如也。遂書之爲記。

嘉靖乙丑秋八月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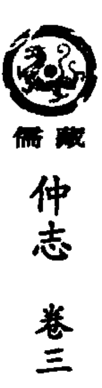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勑總理河道維揚後學陳堯書。

重修河内公書院記

吾邑治西北、舊有河内公季路書院、左有祠、祠前係居民堵塞、兼以歲久傾圮、神罔攸庇、士罔攸棲、積敝相沿、莫與整飭。歲之丁卯、午溪鄭公以戶科給事謫承吾邑、顧瞻書院、慨焉興嗟、命典史勞君銘鍾督理。仍捐貲易居民地若干間、前通大街、建仲子祠門一座、與書院并列。大都撤舊爲新、易地以整、百年之廢、一旦遽舉。斯役也、君子謂其崇儒造士、厥功匪細云。或有問于予曰、夫子路、聖門之

高第子也。爲人之賢、不言可知也。然廟祀崇于闕里、配食遍于天下、茲邑廼專祀之者、何居。曰、吾邑蒲邑也、子路曾大夫蒲邑者也。既云三善治蒲、夫子稱之、蒲人德之矣。今去其人千百載、而所謂入其境恭敬以信、入其邑忠信以寬、至其庭明察以斷者、固可以想而見也。而民之飲食而尸祝之、歲時而香火之、疾苦而號呼之、亦千百載如一日也。夫祀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蒲豈善忘人功者乎、惡得而不祀也。曰、聖門高弟、如顔如閔、如曾如冉者、尚彬彬蔚蔚也、而未聞有專祀之者、何也。曰、祀起于有功、功原于有所試。有所試、故子路之祀至今不廢。無所試、故顔閔之賢、而亦未有專祀之者。易所謂潛龍勿用是也。曰、求之藝、由之果、夫子均與之從政矣。而求之仕季氏、不免爲聚斂之臣、何也。曰、此則剛與柔之別也。藝近于柔、柔皆不能自植、果近于剛、剛皆至于過激、而易以立功。故夫子評曰、由也兼人、求也退。即此繹之、二子之優劣自見矣。而今未有專祀聚斂之冉求者、孰謂人心可誣也。曰、由之死、豈可以無死者耶。曰、子路仕于悝、悝執政于輒、悝之難、輒之難也。悝可不死、輒亦可以不死乎。子路亦自靖自獻焉爾矣、庸恤其他。然其所可惜者、吾不謂其死、而在于仕衛也。衛在于春秋、抑何如國乎。父不父、子不子、其政散、其民流。當是時也、即使康叔復出、周召爲輔、尚無所挽其勢、由果何爲、而欲自試于危弱不可救藥之敝國乎。夫既仕其國、則食焉避難、吾知其不爲矣。故一死自表也。夫子路之有功于吾人及吾人之德子路、雖使至今存可也。而卒死于衛、謂之何哉。此所以鼻酸涕痍而不能自已也。今書院新矣、嗣是學士大夫凡游息于斯者、既知子路之爲可法、又知其所以當惜、則于出處死生之義、思過半矣。鄭公修是祠既完、即轉覲縣、于其別也、余心諾以爲記、未遑也。越三載、始克成之。公慷慨有氣節、其謫承吾邑也、始終僅一期、爲政多惠愛民、有去思、書院特其一事。公諱欽、字堯卿、號午溪、寧國涇陽縣人、予壬戌同年進士。記之歲、巳巳也。



隆慶三年、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鄧永春撰。

先賢仲子廟記

子路在聖門以勇鳴、夫子路之勇、豈世之忿于格鬭、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謂勇、血氣之勇也。子路之勇、乃義理之勇也。負米養親、是勇于孝。結纓于衛、是勇于忠。周旋夫子、雖患難而不忍離、是勇于師生之敬。唯恐有聞、勇于進道。使民知方、勇于治賦。車裘與友共、勇于求仁。治蒲之善、又勇于仁民。雖曾子傳道、尤深所畏、則曾子所謂大勇者、子路先得之矣。然有功于聖門、不徒勇之一也。諸弟子問于夫子、雖有未參。子路之問、較諸賢爲多。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先勞無倦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政之問、胡自發之也。中立不倚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强之問、胡自發之也。君子義以爲上、由有勇之問。惧事成謀、由三軍之問。東周之治、匏瓜之繫、微子路疑而扣之、胡爲發其蘊與若是也。雖慍見于陳蔡、亦欲得夫子固窮之訓。此猶其迹、而非精蘊所在。修已以敬、因君子而發。堯舜兢業、禹祗台、湯聖敬、文敬止、武敬勝、周待且、卒是道也。夫子道統之傳、又自子路發之。然則子路、顏、曾之亞歟。如以爲子路之勇者、憾世之勇者、肯有君子之問哉。吾于是而知子路之勇、人之不可及也。夫子路卒于衛、其裔在濟之南、廟在運河之右。因其後裔之請、余敬文之。

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涇陽許守恩撰。

萬曆十九年泗水侯譚好善創建仲子祠記

聖人之道、以尊而明、以疑而信。世謂孔子爲性生、視若天之自高、然而聖人未嘗自高也。豈惟不自高、即其徒亦不盡高之也。豈惟不高之、抑且疑之。子路之疑聖人屢矣、之公山則疑、往中牟則疑、見南子則疑。甚也絶糧慍之、正名迂之。子路之不信聖人、一若此乎。吁。此其所以爲信也。彼其視聖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

虞其有纖隙罅之漏之蕩之推之、若對嚴敵、若履春冰、凛凛乎其不敢以一息安也。夫惟其不自安、故卒能成其信。蓋至于聖人、爲之辨其惑、通其蔽、不得已而指上天以爲誓、偕匏瓜以自解、而後聖人之心若空中樓閣、人皆見之、若行天日月、人皆仰之。故聖人曰、自吾有由也、而後惡言不入于耳。彼其自爲攻伐者至矣、又誰侮之。則豈非疑以成信之力哉。嗚呼。道至聖人止矣、然猶攻擊辨難、無遺力焉。彼所自覩、與聖人之道奚翅不如、則所爲砥礪琢磨與所爲從聖人、豈翅百倍。故吾嘗以爲七十子之徒、皆以真志專功、日積月累、自成大賢、非直以及門爲幸、若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也。後世之學聖人者多矣、未少有得、輒自信焉、曰吾之學至矣。爲其徒者亦曰、吾師之學至矣。一以爲尼父、一以爲顔回、沉溺不止、曰吾疾賢人之固、游移而不定、曰吾得聖人之時。左覆右蓋、惟恐人之攻之也。有攻之者、不以爲愚、則以爲讐。然而信之者卒不勝其攻之者、而後聖人之學始晦。故曰吾人嘗學子路。又曰、子路百世之師。而世猶以仕衛爲疑、吁、聖人固言之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魯之君臣、衛之父子、聖人蓋未始一日忘焉、惜乎不能以其身並相兩國也。由也從之久、信之深、殆欲步趨追之乎。然惟聖人則可、由也自信而過者耶。故斯之未信、聖人悅[15]。吁、學聖人之道者、斷可識矣。

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久之成聚、因名仲家淺、泗之仲無聞。縣令邢州譚君好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爲寄旅。乃捐俸鳩工、于縣東爲祠、俎豆仲子其間。移文濟寧、盡族人而還之卞、爲置田百畝、俾主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思勤、其有功于仲子甚大、不可無紀。余既嘉譚君之高誼、會其以碑文[16]請、未及爲、以迁秩行。至鄒、而仲子後裔復申前請、乃卧莅命筆、爲紀其事。復爲詞三闋、使歌以祀神。其祠[17]曰、

若何右乎相羊、望汶泗兮湯湯。欸嶽雲兮四起、紛綵旗兮遠揚。乘文豹兮駕赤虬、亂倚東兮翩來遊。望舊丘而戾止、聊卒歲兮夷猶。右迎神。

鼓坎坎兮擊鐘、鉦齊鳴兮

飃風、靈洋洋兮左右、忻指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嘐斷、振冠緌兮切雲。世湑湑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炳蕭兮鼓精、式歌兮且舞。神既醉兮顏酡、恍申申兮笑語。　右降神。　天門兮四通、服兩驂兮戒雙龍。揚旌兮于邁、高攬兮故宮。居上帝兮左右、悼行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綿本支兮禰舊國、億萬年兮靡終窮。　右送神。

萬曆二十一年、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長垣⑱後學李化龍書。

濟寧侯唐世柱重修仲子廟記

濟城南四十里、漕河之隈有仲子祠、乃仲氏裔避兵而聚族于斯、以建之、而寄其霜露水木之思者。其傳頗久、其遞爲興廢、亦不知幾更、至是而又就圮。裔雖頗聚、而頻年水旱饑窘、不堪任築葺。唐侯來守是邦、凡學宫祠祉、百廢俱興。一日、以公役經仲子祠、愀然曰：先賢之所棲靈、而胡以湮墜至是、柰何起人欽崇而重蒸嘗大典。是吾責也夫。乃捐俸贖若干鍰爲復修計。則又曰：春秋牲牷安所取給。守者曰：乃族衆斂金而設之者。侯嫌其爽、復核二祭費銀六兩、並于州取辦、不復科之族衆矣。至甲寅、祠告成、棟宇垣砌、煥然改觀、而又于門之外竪大坊一座、書以金額、而仲子之祠不復湫隘舊制矣。其六十代奉祀生員九卿氏與族人德郡守之功、而且慶先靈之有依、相與請記于余。余惟仲子之賢、孔子稱爲升堂、曾子矜爲畏友、歷春秋以迄于今、昭昭在人耳目間、固不以祠爲重輕、而考之仲氏家乘、仲子路之先爲卞大夫、世爲卞人、則卞之人祠之宜也。仲氏之居濟者、不過以兵火倉攘、暫爲流寓、安所取于祠而祀之爲。是大不然。神不享非類、其子孫居于河側、已歷幾十世、因以仲名其地、則其來遠也。孫與祖一氣相通、群一氣而聚于斯焉、知仲子之靈不隨之而聚也。不獨此也、仲子居卞爲卞人、仕衛爲衛人、治蒲又爲蒲人、其名跡所至、皆令人景慕而不能忘、生時固已不拘于卞矣、而烏在其祠之專于卞也。且仲子孔門高

象、而後人推之十哲、至今仍之。凡學宮配享、必首刻焉、則其祠又紛而多歷矣。况吾儒之尊聖賢、稚以道尊。仲子升堂之學、真足爲百世師。而論法孔子者、即童至五尺、罔不知其生平之爲大賢、則又人人有仲子矣。玆濟運河之祠所繇設也。匪濫也。玆唐侯之拠祀典新廟宇、所繇大有造于仲氏也歟。堂以楹計、配舍以閒計、基以畝計、籩豆諸器以數計、俱別有冊。唐侯諱世柱、湖廣巴陵人、得並記之晳。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冬十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郡人陳伯友撰。

重修仲廟記

兗州之域多名祠、以余所見、于魯則姬公、尼父、子淵、于鄆則伯牛、于武城則子輿、于任則仲子、余鄒則思、孟祠、數百里閒、輝煌映發。賢令守之涖其土者、汲汲修崇、惟恐後。居者詫、聞者慕、行役之君子過其土者、迂道緩程、以冀一謁、登其堂者、如見顏色焉。嗚呼盛矣。任城之南、濱河而建者、故爲仲子祠。仲子卞人也、而祠于此、卞産而任居矣。今子孫環祠而處、遂以各地。余母家世居河上、去祠僅數里、得時拜祠下、殊傾頽、不足稱鉅觀、爲之黯然。萬曆壬子、楚人唐侯以高材選守任城、既勵精百務、尤加意於興學正俗之事、慨然太息曰、是不足與曾、孟諸祠並耀乎。於是庀工鳩材、撤而恢之、州端聞君董其事。不逾時、肇舉祀典、與宣廟兩祭並崇、豊麗赫奕、望之如霞。仲氏子孫感焉、其奉祀生員九卿介表侄尚生思恩走鄒、要伊子紀其事。余聞之、跳然曰、懿哉唐侯、厥功遠矣。夫循良之吏所爲表揚前哲者、豈徒不令湮沒而已、將維風作民於是焉賴。故冥於識者、過廟必咨。習於玩者、入祠則肅。一節之士、足感千秋、而况大賢乎。且仲子何如者也。嘗論之諸弟子畧矣、而稱述仲子者居其半焉。嘗合而按之、其氣剛毅、其學精實、其心卓朗而公溥、敬夫子也似君、愛夫子也似父、守義衛而不恐少汙也、至死不易。是以存致禦侮之稱、没來祝予之泣、蓋屬意至矣。且夫子之教諸子、多協以行、

而於子獨戚其知、六言是知之、諄呼而悟之不倦問也、顏子、曾子而外、有幾人者乎。蓋其躬行之純確、利欲之斬絕、已粹乎無可指摘、故獨以悟化耳。其承命而仕、則功尤可尚。何則。三都之墮、子爲首難。伯寮之愬不及冉求。他日康子召求、而竟舍子。非其堅正之節、惕奸謀而寒邪黨、焉致此乎。其臣之鄙爲然折也。顓臾之責、因求逮也。且政莫大於行軍、斷獄、禮神、信民。四者非勇弗張、非智奚斷、非敬無禮、非誠何信。子皆優之。雖古大臣、道何加焉。可執權語爲定評耶。吾國子車尚論往哲、孔顏而外、子獨見重、聞過之喜、未同之恥、直與禹曾並烈、信曾西之言、以爲高於管仲、豈非方嚴之槩與。嚴嚴氣象有宜契者、故嘆慕不置歟。今世久承平、學多門戶、言理之士喜頓悟而薄躬修、風俗之趨、漸以柔靡。余謂有意世道者宜表章仲子之學、使與顏曾並著、以爲其行而振其氣。斯祠在漕之濱、行旅之經過、賢士大夫之往來、舟無停挽、陸不輟跡、遥望而恭生、入謁而敬溢、低回瞻視、因祠而思其人、因人而思其學、所關其渺小哉。或謂仲生在卞而廟在任、何也。余曰、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亦因其子孫所寓而已。仲子雖卞產、而子孫世居任土矣。欲尊崇仲子者、非斯祠不可。唐侯所爲汲汲尊崇而惟恐後者、其有古循良吏之心也夫。

萬曆癸丑孟冬之吉、

鄉貢進士古鄒後學周希孔頓首拜撰。

總河都御史王佐置祭田記

歲萬曆丁巳、淛東　大中丞王公視河濟上、甫下車、即釐敝舉墜、罔不悉飭。至先聖賢遺跡、尤惓惓加意。一日、駐舟仲家淺、展謁仲子祠、顧瞻徘徊而言曰、廟貌新矣、仲子可妥靈矣。春秋禋祀不可缺也、犧牲粢盛安所從出。仲氏之裔有衣冠數人趨蹌而前曰、是吾祖也。族人劇金而辦之、固其分也。夫安敢妄覬。公曰、否否。是臨茲土者之責也。乃捐俸金買地、永爲祭田、其裔奉祀生員九卿等德之、俾余勒文以記。余竊公之爲若舉也、非令仲氏德也、亦非令仲子德也、夫固與仲子之神兩相聯發

而不容自已者。且仲子當年未遇、則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及遇於楚、則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不言倦也。况淵氷沼芷、可薦明信、而牲牷肥腯、亦昭普存。以仲子之靈千載如在、又奚計夫享祀之豐約哉。而獨人有所契慕於仲子、精神肝膈默爲映發、則其致虔竭慮而不容自已者、乃其根於秉彝而無所爲也。故曰、王公之置祭田也、非令仲子德也、學士家之推仲子者、大槩在見義必爲。凡人之所以有義而不必爲者、見未真耳。仲子見義一真、意不旋踵、結纓之死、凜凜生氣。何者、見之真也。想其遺風者、頓起憤迅之氣、非得於有所映發而然乎。王公負海内重望、爲　國家名臣、節南北之咽喉、行且調鼎鼐之重任、其擔荷大而其運旋偉、則其於仲子必有神契而精感者。寧獨一祭田之爲映發也與哉。姑因其裔人之請而爲之記。

萬曆已未年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刑科給事中、行人、郡人陳伯友撰。

謁仲廟記

余以甲戌秋杪、自中州來東、有開鑿鉅議、馳詣治河撫公。征雲北望、離濟四十里、地名仲家淺。時河議憤中、啓閉有節、法不敢干。亦惟窻紗映月、舷夜聽瀾、醉不憮懷、就枕而嗒焉。俄聞人馬喧豗、云魏國見訪、急起延款、見旌纛耀晃。須臾、騶擁一人、狀偉且奇。曾識魏國、覘今則非、且衣纓冠珮、威神卓犖。既與交拜、覺其鬚髯拂吾口鼻。坐語、余曰、我去長垣濬壚猶公、無奈琢堅剌鏗。公前已生必死之生、今將欲生未死之生、明日先生知死之生。十年還來、生彼廼北百萬之生、而吾與公共證千秋之生。語訖便去、問其鄉、士曰、寄家于此。忽焉驚汗而覺、急詢此地有何祠廟。閘吏告言、有仲子廟。余詣祠瞻禮、則陳設牲醴、子姓序列、笙瑟錚鳴、云今晨我祖弧誕。余益駭怪、着緋四拜而還。詳繹夢、云魏國、是宋封仲子衛國、夢誤以衛作魏耳。長垣濬壚者、今長垣、古衛蒲邑、壚爲豫州土。公曾宰蒲、爲水備修溝洫、與我同治水之職也。寄家云云者、子路卞

人于斯聚居于此，且數百年，故　國初即名仲家淺閘。第所謂生必死、生未死、生知死，避用三死三生，直用必、未、知，別爲三意，神語亦善用巧哉。然所謂生必死者，蓋指余衆塞徐邳隄九千丈，决口十三瀨，奪千百里之民于魚而生氣逾壯也。若云未死之生，仲語與余心正合。必生東民我計先决，但當事之稔我此宦，拔我此艱，責我此功之完，使必副其意中一大猷，創而敷績無前耳。何知葛墟礓砂，膠瘠阜嶺，兩地燥剛堅與鐵並，匪鑿與鏟裂民踵頂，匪鍤與鍬斷民首領，安能若此之繹嶧六郡，象指三公上歟　九重也乎。即捐我有生之生，拯其未死之死，所甘心焉。又敢望十年還來，一證千秋之生也哉。嗟乎！奥說有官之責，力持一去留，爲他日之人併置不虞之函，庶幾二吏到此枕中之境，仲子知我，我奘先賢憂，憂及看得真，勢偏看得假，以憂還我，有勢憑他。仲子猶是憂中人，況余之在憂憂者邪。苟此留之仲祠，爲他時一憂覺契券。

萬曆甲戌九月七日，叅政山東平湖馮敏功撰。

仲子廟記

余觀從來作記者，不過記年月、廟之修建于何時、肇造于何人而已。茲廟之興，固開先于前令譚公，創二千年之持與並異人任。後雖有作者，皆托始于公也。其詳載之屢矣，余不復贅。獨述子路之義氣可法可傳者，以告吾同志，請述其畧，幸勿爲迂。古今稱子路爲百世師，而其說則在于喜聞過。孟氏論子路之聞過則喜，至比于禹之拜善言、舜之樂取善，其故可知已。蓋惟聞過則可改，改過則可賢，而惟聞過則喜，然後人方樂告之以過。夫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爲入于犀革益甚，此子路所受教于夫子之第一義也。人非大聖人，孰能自免于過，而惟其有喜聞過之心，則其過當可寡。微獨禹舜，即以夫子大聖，亦曰自吾得由，而惡言不至于耳。豈非以過惡常聞，則拒而遠之，拒之益深，遠之益熟，所謂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也。不加于身，即不至于耳之説也。由此觀之，聞過之益可知已。自非心誠喜之，而又爲所

稱聞過者乎。夫子路之過、亦多聞矣。雄冠假服則過、舉兵據地則過、鼓瑟則過、爲國不讓則過、在陳之慍焉而過、浮海之喜焉而過、畏匡之怒焉而過、正名之迂焉而過、南子公山肸佛之不悅焉而過。吁、亦何其過之多也乎。蓋惟人有所畏忌也、則直言遠於千里、而讒諂面諛、日與爲徒、方自以爲聖智莫若、而烏見有所謂過。惟其喜之、是以聞之。惟其聞多、是以其過亦多。人徒見子路聞過之多、而不知其喜過之心來之也。人徒見子路之喜聞其過、而不知其聞過之後、即惱然改、而又恐其過之聞也。記稱子路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嗚呼、此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也。喜之一言、是孟氏闡明子路聞過之心以示後世。入聖真訣、在當時鮮有能識之者、則徒以子路爲一好勇之夫而率爾妄作、無所取裁。雖有夫子日爲攻擊、而默焉以退、將以爲詞遁、將以爲面從、則又何以能學至升堂、畏於聖門而躋美於禹舜也與哉。自余束髮授書、讀其行事而想見其爲人、未嘗不願爲執鞭也。乃今得身遊卞里、謁遺像於廟中、而親挹其行行之容、備聞治蒲三善之政、吁、亦有餘幸矣。夫其恭敬而信、忠信而寬、明察而斷、雖云出於性哉、而要亦自學問中來。余也學師子路、萬之乎不能彷彿。願惟一念聞過之心、競競朝夕、以自期寡過於今日、此則所謂願學而未能耳。因述子路之所以師百世者以質正同志、然乎哉、然乎哉。

萬曆丙申仲春望日、

泗水縣知縣晉江尤應魯撰。

仲子廟碑記

記有之、禮爲其可傳也、其可繼也、則久近廢興之故、有慈孝亢宗所不能得諸祖考、而秉懿好德者公其報而弗忍忘、此非一守令私心也。尼山泒衍而下於都哉、濟濟賢哲、享祀無遺。泗上固仲子路生托之鄉、其間烝嘗俎豆、興而廢、廢而復興、不啻數數。余自通籍來、仕蜀越、走四方、遭聖蹟賢匯、停車吊問、低回不能去。來令斯邑、釋奠而幸

遊先賢之里聊爲數語以志生平願學之懷云爾。

泗水縣知縣尖陸珂　文淵。

欽賜仲子祭田碑記

嘗謂祭之云者世祝明禋崇德報功匪細事也田之名者助耕輸粟犧牲粢盛皆賴此也否則一或無自粢嘗奚出何以報

聖賢紉孔門語王佐之才者首顏子稱一貫之傳者曰曾子殊知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頡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簀相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恥浮雲富貴甘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衆心難以一者仲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艱才何鉅也誠哉四科之媲允矣百世師也足故之曲而孔之宄而顏之祥而曾之賜而孟之皆享祀豈潔食土之毛春秋血食俎豆輝煌獨泗之仲疏附

宣聖衛衍道脉才優政事學造升堂可無祭田乎。余奉

倘命巡歷過泗瞻謁廟貌規模卑陋不足以稱報享。余已捐發贖鍰一千兩仍

請發帑銀以竟厥工矣問其祭田則惟有謳令好善及各院司捐俸置買不滿五項余爲之戚然顏孟之家各有田五十餘項何獨仲子祭田寥寥胡以供享祀而妥先賢之靈乎遂行文本縣查出官地二十五頃並前地五頃足三十頃之額其租税盡于錫免永爲俎豆之奉有司不許起征奏聞于

朝我

皇上崇德重道遂可余之議信乎明德之祠百世彌彰政水不忘源木不忘本其于

國家文教不大有光歟後之來歷東土者豈止以三十頃爲定額哉將子陋巷三遷並隆矣謹述其始末以爲記

萬曆己未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頓首拜撰。

仲子祭田豁租碑記

余讀太史公記至楚大夫孫叔敖斬其後窺丘之

封、至假優孟衣冠、以感悟人主、未嘗不訝其術之
奇而用情之摯也。夫以伯國之臣有功于楚而舉
國懷愴、恐其後之弗傳、况聖賢道德之裔乎。丈夫
慷慨好修、偃佪迮往、當使遺芳媲躅、食報千秋、而
後賢者之蓍靈與我輩之意緒奕世托以不朽。
國朝興崇文教、如日中天、騶魯之區、輝煌爼豆。食
邑於魯、則孔廟盛焉。於騶、則孟廟嗣焉。下此則顏、
曾、冉皆得祠故土、置田立後、以世其祀。獨季路仕
衛、蒲城之役、結纓就刃、身殉衛難、故軒口燔臺之
烈凛凛不磨、而長垣清豊特隆墓祀。考其故里、則
魯卞邑、今泗水也。泗爲先賢敬止之墟、舊闕祀典。
及典存矣、而廟貌不飾。廟新矣、而爼豆無供、寘如
中丞李公所稱孤裔避隔、不無故宮禾黍之思者。
萬曆辛卯、始創祠事、置祭田、偵取任城仲裔、令回
卞奉祀、代錫廩餼、代巡畢公請益祭田三十頃。余
濫竽保障、丁蓮妖之變、单騎入山、犯危蹈虎、燕痒
騶泗者再閱月、始消彌撫定。因從戎馬之暇、仰瞻
廟貌、如親百世師儀刑。詢及祀事、仲氏復以續踏
祭田豁租請、余可之。舉一十六頃五十八畝五分
賦稅、盡與山處豁除、爰勒石紀其事。夫季路配饗
春秋、血食今古、其靈爽寧以泗上一祠增重。然在
天之神、樛流無不發越、而人心之神、繇往固有獨
鍾也。祠泗上者、康人心之神、以康在天之神、祇見
祠可建、後可立、田可置、而租更不可不豁。神固靈
於人乎、人固靈於神乎。冥明嘿孀、自鬱勃不容已
乎。仲嗣其勉旃。先賢有德則聲、脊後人緊德是崇、食
土之毛而克修饋祀、惟在象賢一念。季路浩氣懿
行、許載簡編、不具述。即治蒲三善、特其一班。獨聞
過而憮、靜思忘食、至於骨立、豈令人所可髣髴。故
曰、自有季路、而惡言不入、孔子悲之。此余所瞀策
於高山、腃懷于景行也。仲嗣其勉旃。統之不墜者、
文耳。文之在茲者、心耳。傳心窾妙、人人具足、勇往
力行、則千百載常存之緒已、豈建祠立後、置田豁
租所能存存哉。
天啓乙丑中秋日、
山東東兖道右參政唐縣暨文衡撰。

桂王祀仲廟記

皇上御宇之七年，歲在丁卯，詔命　桂王之國。凡道經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廟宇，率以牲帛祭告。夏四月過濟，次於仲家閘，乃停龍舟，展謁仲夫子廟。籩豆有實，犧牲惟潔，享獻有度，肅用告成。復召會仲氏子孫衣冠者數人，優禮倍加。命近侍取白璧四十金，為修葺之資，又賜十二金于仲氏族人。仲氏俱稽首稱謝。從心以奉命總治河道，護駕南行，得與此舉，目擊而嘆曰：懿哉！賢人之動人欽崇也如此。雖王公見之，亦忘其貴也。既而先賢六十代嫡孫奉祀生員仲允卿趨予而言曰：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二祖列宗聖聖相承，凡嗣大寶之初，必親行釋奠先聖先賢，仍　詔諭優恤其子孫，其崇儒重道，可謂至矣。今　親王撫藩南土，鑾御攸經，必肅恭致祀，其敬禮先賢為何如也。是固千古盛典，宜有所記，以垂不朽。不佞方樂為之書，而行期告迫，未盡所云。抵歸，仲生復申前請，予遂援筆而述厥始末。

夫仲子自委質聖門，去今二千餘載，歷秦火、五季之變，宋末金元之禍，世事不知幾陵遲而幾版蕩，其間君王將相身死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仲子處十哲之班，血食遍天下，而專祠在濟域者，蓋嘗猶歷世無改焉。使賢王見其廟如見其人，虔誠拜謁，低回留之，不忍去者，是彝秉懿好德，心有同然，良繇仲子負米之孝，結纓之忠，凜烈存千萬古，三善之政，升堂之學，昭然炳如星日，生為彝倫之功臣，死為倫物之軌則。凡誦法孔子者，誰不仰其氣之剛方而慕其節義之卓絕哉！況吾王好賢樂道，重文學而輕勢焰，惡塵流而尚清淨，經過之區，專以施與為美者，其正大之志，豈必有與仲子相感寧直過廟則謁而已乎。蓋王之盛德與仲之功業，皇上自有親親之殊典，崇賢之具然，在予不必悉，特因其事而為之記。

天啓七年丁卯七月既望，

賜飛魚、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奉

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李從心頓首書。

謁仲子廟碑記

吾儒未有言死生之說，夫子贊易，始言原始反終，故可以知死生之說。而當時聖門弟子，能究心此事者，唯仲子一人。夫子以一言道破，全在知生二字。它日又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蓋知有真妄，知之則吾之照心，吾人之昭昭靈靈，逐事應物者是也。不知則吾之寂心，聖人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是也。知極於是，則生死之理至矣盡矣。當時如顏之卓爾，曾之一貫，實未必有加于是。而夫子亦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異日患難周旋，若晨門荷蓧、傑溺長沮，矢死不移，非有得于真知者而能若是。故知祝予之嘆，非偶然而已也。去濟寧四十里，有鄉名仲家，爲濟河孔道。闕傍有仲子廟，行入而拜瞻，見其爽風行行，宛然侍側時氣象。傍立豐碑，多稱其勇行喜過，諸說而未有及其深得聖門死生之說。故特表而出之，爲立石貽文，以告同志者，使知聖門宗旨所自云。時

崇禎三年三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正治尹、資善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兵刑工三部主事、奉

命典粵西試事、天津監軍、以平妖功加陞三級，後學蕭山來斯行撰。

校記

①惰：當作「隋」。

②業：疑當作「葉」。

③市：當作「事」。

④浸：當作「侵」。

⑤願：當作「顧」。

⑥夾：當作「浹」。

⑦詞：當作「祠」。

⑧願：當作「顧」。

⑨授：當作「綬」，見前篇。

⑩馬：當作「焉」。

⑪爰：當作「援」。

⑫獲：當作「護」。下頁首行「守獲」同。

⑬開：當作「聞」。

⑭至：當作「志」。

⑮開：當作「聞」。

⑯丈：當作「文」。

⑰祠：當作「詞」。

⑱坦：當作「垣」。

⑲邊：當作「籩」。

⑳「衛」下當脱「道」字。

㉑子：疑當作「與」。

㉒邊：當作「籩」。

㉓海：當作「誨」。

仲志卷之四

總督河道二部尚書宜興周　鼎丞訂

濟寧儒學學政王家楨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陛較梓

祭文

宋宣和七年，後學陳誼敢昭告于

河内公曰：惟公政事之才，列于四科。進道之勇，累代瞻仰。誼素仰高風，幸過梓里，敬陳薄奠，以伸哀腸。伏惟昭格，尚　饗。

維開禧二年丙寅月日，權山東京東招撫司畢再遇敢昭告于

河内公曰：惟公聖門高弟，舜禹其徒，曰忠曰孝，志與衆殊。天隆厥報，享祀勿替。子孫振振，先民是式。具兹微禮，享祀攸宜。伏惟尚　饗。

元泰定元年月日，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謹以牲帛之儀，致祭于

衛公仲子曰：惟公委質孔門，號稱高弟，功德表著于詩書，學業垂範于萬世。凡讀其書而學其道者，誰不勤高山之仰止。尚　饗。

維

至正九年，濟寧路總管吕孚謹以羊豕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河内公仲子曰：惟公見義必爲，聞過則喜，才能治千乘之國，學已造升堂之地。可繼可傳，令名既垂于無窮，報德報功，血食當隆于勿替。魯也不敏，忝守是土，鼎新夫子之廟，貌以寄景仰之幽思。神其有知，必來格乎。謹告。

國朝洪武七年月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謹以牲帛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下不知其高，地不知其厚。有聖人無賢人，可乎？無賢人則聖人誰與行其道而垂其教也。嗟乎！仲子非師孔子，固無以成其賢。我孔子非得仲子，又何能使惡言不入于耳歟？勤守兹邦，得仰廟宇，敢忘祼將之誠，用竭本源之思。仲子有靈，其不以予言爲妄矣。尚　饗。

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鄒縣知縣朱敬敢昭

告于

先賢衛公曰：夫子之在聖門，其猶父之諍子、君之諍臣也哉。父有諍子則闕範肅，君有諍臣則理道明。自孔門而有夫子，則精義妙道因疑難發明而無遺，故嘗謂顔、曾善發聖人之蘊，是士之良者；夫子直言無隱，委曲以闡其與，是士之忠者。忠良一道，孰謂夫子不與顔、曾同功邪。而廟傾百年不振，凡孔氏之徒均有悲焉。敬不肖，令兹鄒邑，得過梓里，見其子孫，輒與仰止之思，陳牲爲文，卽其家祭之，用見悃誠。謹告。

維

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六日甲子，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嗟乎仲子，其聖門之功臣、百世之師表也乎。負米之孝常存，結纓之忠不泯，故闡仲子之風者，不獨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且令逆子愧死，奸臣伏地矣。榮奉

簡書按部，過此瞻拜廟貌，感慕夫子之高誼，于小子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祭開州墓文一章

正德丁卯五月丙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率開州知州劉東及僚屬師生人等，謹以剛鬣柔毛、酌清辨[1]香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之墓曰：昔孔門言志，惟公以千乘之國而自爲，不知者訝其揚已之或過，而知之者則謂其才與治而相宜。乃若出宰于蒲，試三善以輒效，而仲尼亟許之，固不待入其境而後知也。蓋公之爲學，已具高明正大之體，而發于政事，必有忠信明察之施，卽人得其一，亦足以稱賢于天下，而況公之克備乎。誠哉百世之師表儀範，兹名邪實。公遇化之地而廟貌儼若，寧不繫我人之遐思。沂流澤兮

日遠悵繼邇兮爲誰。伸仰止于一奠，颯靈風以慎其尚　饗。

維

嘉靖乙酉三月朔越四日，

先賢衛公之廟告成，知濟寧州事張允清以牲醴之儀往奠之曰：惟公貴必思親，家之孝子也；食不避難，國之忠臣也；聞善斯行，聖門之高弟也。茲在百世之上，將尚友焉。矧厥子孫，係籍敝郡，孰敢斁之。敬奠一觴，用伸五内，神其鑒焉。尚　饗。

欽差工部主事張克文致告于

先賢仲子曰：余自少時從塾師讀論語，即耳仲夫子之名，想見其人，毅乎人傑哉。已而提南宫牌，

簡命，視河濟上，得偕其子孫入其廟宇，瞻拜遺容，與所想像若合符節。使人爽氣頓發，視天下事皆若其力量所能爲者。而生平之向慕，不覺其慰一半矣。可不謂幸歟。但其廟狹陋，不稱報享，志欲擴而大焉，未逮也。爰具牲醴奠之，更以俸金八兩付厥後人，俟他日掄材鳩工，以助一磚一瓦之費，聊伸悃誠，用昭雅素。謹告。

監察御史田子堅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賢哉仲子，其聖門之傑出者乎。秉性剛强，有敢爲不屈之操；守已端確，有百折不回之志。胸襟闊大，有物與人同之量。外若任性而行，内實養素而彰彰。庶幾乎入室之望，而不能脱乎悝之劍鋒。夫豈不知危不入邦，然天下滔滔，舉無可往，與其抵晦終身，豈若應世以扶綱。又豈不知冒難有傷，然身既許國，志定不偏，與其營營苟生，孰若舍命不渝之爲愈。況結纓一念，尚不忍于顛沛之忙，則委質捐軀，未必無所裁而不落乎高卑。觀其慷慨之節，益信夫生平志氣之軒昂，正大自靖，光明不爽，誕登聖人之堂，益信夫食焉而避難者之敗常。謹告。

長垣縣分祀先賢伯玉仲子文 一章

維

嘉靖辛亥二月十有二日知長垣縣事鍾崇武敢昭告于

内黄侯伯玉、

河内公子路曰、於惟二公、樂行憂違、道合聖人。升堂入室、學超諸子。寔寔正行、知非于未暮之齡、三善治蒲、折獄于片言之決。一則吾夫子之執友、一則吾夫子之高弟。垣爲桑梓之里、過化之鄉、永世祀之宜也。但于位次之間、不無左右之議。其以爲彼君子者、吾師之友也、則左蘧爲是。其以爲業既治蒲、蒲遂產也、則右仲爲非。其以爲二公生同其時、其精神意氣宜歡聚于一堂、則二公合祀之辨、又在于是非之閒。崇武揆之祀典、質以人情。仲子少吾夫子六歲、則于蘧公未必有先後之嫌。君子居是邦、不宜以齒先其邑之大夫、則蘧公宜有安于仲之心。而二公之神在宇宙閒。猶水行地中、無往不至。若以爲必合于一堂而後爲宜、則二公于吾夫子、賓主師友之簡[2]最聯屬無閒者、將必得夫子以主其祀而後歡聚也。是皆不能無泥焉。崇武即以舊祠特祀蘧公、而垣故有河内公書院、即以來之靜室、高其垣墉、絜其院宇、釃酒一觴、陳樂滿堂、迎各就位、以各全其尊意。二公之靈必安、而志亦必安也。武司邑篆、神人是主、其必不以武爲妄且不經也。尚 饗。

清豐縣文 一章

嘉靖三十七年月日、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知縣李汝寬率官屬人等、謹以剛鬣柔毛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墓曰、於戲夫子、聖門之高弟也。寵勁讀孔氏之書、竊聞夫子升堂可敬、浮海可賞、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師旅饑饉[3]、雖小國可治。說過羞管晏之功烈、樂善同舜禹之襟期。片言折獄、千乘不疑。三善鳴治、一敬之推。遊

楚。而厚享乎餼養。忍負米有餘悲也。任衛而
自信其堅白甘結纓以酬知也。於戲。市道多
矣。誰秉夫子之信義。小康可矣。誰抱夫子之
經濟。寬也無識。皆謂自古賢人君子身所經
歷之地。皆足以繫人愛慕之情。況茲高蹤。精
爽之所麗。而可任彼樵夫牧豎之縱横。特爲
封土。繼以般成修常祀于春秋。儼先賢之儀
刑。走村翁于伏臘。庶禮俗之可興。或疑夫子
之墓在澶州。垦垣此恐未真也。殊不知魂氣
無所不之。掘井可以得泉。況茲遺趾尚在。而
又考之一統等志。實以故老相傳。既云三處
皆有。何獨于彼則崇。于此則不然。必如是斯
無遺憾。茲後學之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維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沂水縣知縣詡好
文謹以牲帛醴粢。致奠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惟賢毓生泗鄉。蚤遊孔域。才
優從政。學造升堂。賢列四科。師隆百世。崇祀
有儀。守土無替。今茲仲秋。用伸報祭。尚　饗。

萬曆甲寅春二月朔越四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崑山後學李同芳謹以
羊豕酌清之具。致祭于

先賢仲子曰。芳讀孔子世家。太史公適魯。縱觀
尼父廟貌。低回留之不忍去。嗟嗟。躡聖賢故
墟而慨慕神留。獨太史公然乎哉。芳不佞。少
負四方之志。素懷鄒魯風教。通籍以來。跋履
兩浙三楚。粤嶺貴竹之地。盡屬南方。于先聖
賢遺蹟。猶寄夢懷。乙巳叨轉東藩轄左。有七
年壬子四月。

皇上以芳久于東。即　命撫其地。夙夜蒿目。以斬
報稱。無何。而含沙者及矣。隨趣僑托濟州。疏
請歸田。凡七上。得

旨以候代暫留仲家閘。得謁夫子之専祠。瞻拜夫
子之遺容。凛凛生氣。千古如存。固足以慰生
平之志願。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已。聊具一

觴爲文以奠夫子有靈其默鑒焉謹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八月辛亥⑤初七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唐世桂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吾道主盟聖門高弟學造升
堂義高振世朋友情真車裘共敝使民知方、
經國至計千古貞心九死不替道以節高勇
以埋劍御虜宮墻虔修籥祭用昭歸依敢不
祗礪尚 饗

維
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王佐謹以羊豕香燭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夫子從遊聖門親炙道統垂
範百世令名無窮自古及今日月同明載陳
薄奠瞻拜于庭用伸寸忱格此幽明謹告⑥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己卯初九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胡休謹以羊豕香帛庶
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嗚呼嶧山巍巍泗水湯湯鍾
英毓粹仲子生焉學宗至聖名列先賢顏曾
伯仲冉閔比肩升堂入室杏壇嚮先春秋俎
豆十哲在前緊惟梓里洄曲一壓本支蕃衍
堂構綿延景行仰止共切寅虔建廟特祀萬
世不迁陳牲設醴明信以覯孔特孔思既式
匪忒休臨茲土崇奉有緣羹墻寤寐寸衷炯
然摛詞攄悃奠斝敷宣伏乞昭格降此几筵

崇禎五年壬申二月己巳朔越初九日丁丑、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果哉先師欽聖好善惟聞惟
行政敢黽勉從政優爲千乘克展堂奧爰登
造詣詎淺節裘馬之可共豈褞袍之足恥浮
海是喜兮傷懷何演南遊泫然兮鼎食奚戡
蒞爾蒲城兮匪躬其褰欣欣夫子兮諦稱治
辨迺竟致身于結纓兮而終吾邑于實踐封

樹在衢、廟貌在兖。惟不愧兮聖門、斯千秋兮僉覩。謹申春中牲牷精洗、拜瞻肅雍、敬共祀典。果哉先師、德輝難闡。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十月戊申朔越十三日庚申、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之供、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於維仲夫子、允矣是吾師。毓靈古卞邑、爰神今于茲。面對東山麓、門環濟水奇。廢興幾千載、湫隘不堪居。我來爲任守、愴焉欲新之。奈逢多事日、兼值告匱時。蕭條靡所厝、目擊空縈思。權宜庀材木、敬作大厦支。廟基拓五盈、宇階厰且宏。宫墻巋然望、榱桷參雲横。期入尚義室、可娩政事庭。升堂動仰止、敢不切景行。今茲小春吉、始開經之營。羣工子來趨、賢胄騰懽聲。我師神有在、寧無聞喜情。願借靈我佑、樂覩不日成。尚　饗。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兖州府濟寧州州判今陞青州府高苑縣知縣蘇芳謹以香帛羊豕之儀、致祭於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惟茲

先賢、聖門所欽。學造升堂、道妙兼人。負米承歡、孝行著聞。公以忘物、忠以致身。治賦才高、果敢性成。有勇知方、爰及後昆。值茲時艱、愈顯精英。巋然廟貌、長峙河濱。來涖此土、仰止更親。道脉不磨、祭典常新。尚　饗。

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濟寧等處兵巡道、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楊毓楫謹以羊豕香帛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夫子神位前曰：吾仲夫子、萬世之師。平居衾影、内省不欺。善遷過改、終日孜孜。爲親負米、百里如飴。迨乎親殁、日沸漣洏。車馬可共、何等襟期。緼袍不耻、胷臆匪夷。從祀孔庭、一廢見知。聞當初謁、便已不羈。横腰神劍、衞道有思。三鄙之墮、忠勇白眉。南子不說、與之四維。公山費佛、畔勢棊棋。欲用吾道、已卜

犒脯。問之
尼父恐磔恐淄丁今之俗。世道莫支。金光是逐、
玉餼用追。風鶴遍震、卻萊其誰。
夫子可起。赤白旌旗。仁聲義問、五色之恭。小子
居此、敢言保釐。乾樞坤軸、龍戰有疑。遑遑盡
夜、前席匡時。報
國頂踵、祗恃親遺。盱衡濟水、
夫子之祠。虛來實往、人人山戶。留題姓字、爭光
鼎彝。於是小子、摳衣披帷。何以備物、溪澗採
芝。何以致祝、瑞世叱詞。森森俎豆、濟上一絲。
我
夫子不昧、鑒茲歆茲。
明帶礪、萬世緍綿。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二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分巡濟寧等處、整飭兵備、督理糧餉鹽法河
道水利、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談天祐謹以
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
噫嘛。少習魯論、戴稽列傳。夫子言行大畧獲
見。義勇出于天篤、忠孝彌于性善。振古為章、
奕世景美。過梓里而恭謁遺型、修沼芷而恪
申微薦。洋洋如在、來格來鑒。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正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巡按直隸、督理漕儲、儧運⑦稽察兼管河道、巡
歷各省漕運衛所等處監察御史朱　紱謹
以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讀負米之傳、千秋之孝義
如生。誦結纓之章、萬古之忠貞不死。大德克
敦、餘節奚訾。衛道之功既高、求世之烈何已。
罔有人而不恪、抑胡代而弗祀。緊余小子、夙
切仰止。廟貌獲瞻、載欽載喜。陳牲東以告虔、
惟夫子其鑒只。謹告。

讚

崇禎元年十又一月上浣，過仲子祠，偶與友人說惟恐有聞句，識數語。

荆溪後學周鼎拜書。時皆潛協

嘻，卓哉仲子，不勇於氣而勇于道也。有所不耻，有所甚耻矣。耻惡在？其惟聞而有弗行乎。轉所甚喜，為所甚恐矣。是故行所聞者，特仲子之迹；而恐有聞者，乃仲子之神。當年之仲子，多其能行，而千秋之仲子，留于能恐。嘻，卓哉，其勇于道也夫。

潘季馴 工部尚書

偉我仲子，委質尼宣。學造升堂，政稱三善。才雄大國，負米百里。洪名有赫，作師百世。

朱國禎 大學士

昔周之衰，厥生仲尼。道之不行，去魯適齊。從者三千，七十達士。好學者顏，一貫曾子。誰為禦侮，壯哉仲子。鮮鬪于臣，執轡為使。較其大功，誰堪比擬。先子所畏，言自曾西。聞過則喜，見推子輿。聖人之門，一人而已。

昔

唐世桂 濟寧知州

先師之莫容，率曠野如虎兕。賴有顏而門人日益以親，更得仲而惡言不入於耳。孔以仲為干城，仲以孔而自砥。秉一念以常伸，無離趾或繞指。已有聞斯必行，人告過則心喜。思體全為成人，願敬修如君子。細萬物而不矜，遺寵辱而弗耻。雖小用於當時，寔克效乎治理。亦既知其末之猶避，人而莫已。無處榮而意移，無臨難而節毀。其氣令堅強過之，而推其風俾懦弱聞之而起。邈矣孤標，巍然仰止。枉幸以荆楚之裔，得游賢者之里，謁廟貌於河干，披芳踪於圖史。儼陟降以羨牆，潔粉藻以簋簠。嘗聞學山有丘，學海有水，豈先子之所畏，竟絕塵於後轍。敬晉以貞之期，來茲其濟美。

胡林 濟寧知州

洙泗之秀，鍾于魯堂。學徒三千，七十稱揚。惟我仲子，忠孝流芳。名列十哲，道尊帝王。奕世褒增，不代生光。

黄克纘山東巡撫

猗與夫子、升堂是造。千乘治賦、負米稱孝。朋友與共、志在緼袍。三善成治、庶幾先勞。惡言不耳、捍禦聖道。聽茲宮墻、是則是効。私心仰止、德音孔昭。

董則聆濟寧知州

先賢仲子、孝以承親、忠不避難、食不訐貧。先子所畏、顔曾其倫。廟貌歸然、濟河之瀕。魯國真儒、天下能臣。知方有勇、黙護斯民。天篤忠孝、子孫振振。升堂入室、以祀以禋。聆忝守茲土、仰止更真。爰陳蘋藻、萬世常新。

汪邦柱工部郎中

魯仲子、鍾靈祉。爲能羆、非虎兕。骨不凡、性特駛。挾剛腸、斷柔指。得歸依、自孔氏。蔚之學、奮然起。劍何舞、近俚。服先王、佩義理。敦詩書、覩圖史。言雍容、行透邐。遊泮宮、問泰時。射徐升、飲綴跱。坐春風、侍蔬水。一堂席、四方趾。世滔滔、俗靡靡。拯者誰、吾師是。講習餘、轍環始。羽執輿、問津使。沮溺耕、荷蓧耜。隱者招、非相訾。晨門譏、伯寮毀。力猶能、肆諸市。有命焉、其如彼。絶陳糧、飛匡矢。調宫商、悫角徵。彈琴歌、釋鞭弭。爲栖栖、無暇晷。久道塗、困行李。浮海從、公山止。中牟叛、南子否。禱有諸、對曰誄。所不知、闕未俟。種種疑、報欲泚。頂門鍼、當下捶。磨不磷、涅豈滓。抱經綸、擒底裏。各盡言、毋吾以。爲國忙、遂率爾。救餓饉、壯甲胄。勇知方、氣非鄙。問成人、戒偏倚。忠爲船、信作壘。集諸長、祇剩技。文禮樂、潤糠粃。邇義皇、暨姚姒。説夏商、慨宋杞。紊亂苗、朱惡紫。意朊朊、言纚纚。一敵存、全體痏。玉石磋、骨角剚。彦潛銷、野奚累。羽既括、鏃益砥。去末學、相倍蓰。舍雄雞、共雝雉。猳無衣、鳳有枳。和不流、中不倚。而強與、升堂矣。權門張、公室圮。畏行行、凝不柅。小邾奔、挾要倭。千乘盟、無足恃。獄訟繁、多利觜。折片言、噬乾胏。爾子瑕、人中傀。媚是狐、柔則婢。食珍羞、衣絺綺。竊君靈、弄國璽。方之吳、幾伯鄙。進婘桃、矯上軹。寵一衰、終朝褫。欲攀援、甘言訑。正士妻、佞婦姊。托婣婭、侯蔦蘿。清濁分、界淇洧。却衛卿、遠舐痔。聖後先、道一揆。愛周公、見几几。攝魯相、權不骫。亂政誅、盗賊救。和

萊兵偁奸宄。文馬驕、女樂媱。趣束裝、如脫屣。重友朋、樂禖祓。敝馬裘、盆務臬。無忮求、何慊址。賦白華、思修灋。事二親、少脯醢。不擇地、爲祿仕。蒲三年、民樂只。治田疇、廣備庤。樂蠶桑、絕賡癸。風還淳、俗化詭。庭無人、戶有卮。淪肌膚、洽骨髓。迫其去、喪考妣。數稱善、庸盡美。跡湘江、度鄂渙。印峨峨、綬纍纍。摧旌旄乘、騄駬哀。劬勞嘆、岵屺。昔者貧、不我俾。实無煙、釜末庇。今食前、列鼎簋。難下咽、爲井肯。安得長承歡、跪負升斗、展肩頻。壽千齡、日百里。仰白雲、頻顧。謖、慈聳悲、痛沒齒。孝竭力、忠忘己。無貳心、質既委。通鬼神、了生死。臨大難、整冠履。中庭哭、惡容已。謂惡言、不入耳。傷聖心、不在此。性命交、存亡視。道脈孤、擔荷弛。何人斯、忍舉七。槩生平、難備紀。善述遷、義忌徙。聞斯行、告則喜。豁賜知、聆曾唯。左冉牛、右孔鯉。辯魯魚、別亥豕。三千徒、七十士。及門者、何比比。若而賢、誰堪擬。大聖廡、亞聖第。儼步趨、相拱峙。惟其有、所以似。岱蒼蒼、泗瀰瀰。星郵停、鄉縵艤。望郊原、問桑梓。卞有沱、濟有汜。來無垠、去莫抵。走賢愚、驅遐邇。采汀蘭、摘沼芷。潔蘋藻、薦筐筥。拜遺像、瞻故址。百世師、千秋祀。云誰思、衆仲子。

黃道濬　闕里稟生

恭讚

先賢子路子五言古風十有四韻并叙

蓋聞子路子者、魯國名賢、孔門高弟、祥鍾於卞、近分洙泗之靈。諱取乎由、遠合丈夫之志。享後世者八座、特參十哲之班。少先師者九年、僅亞一月之長。冠雄雞而進見、伉直可徵。共雌雉以覩時、豪傑欲奮。瑟聲入室、行將悔過於終。劍氣升堂、方且雄心伊始。好勇過我、誠哉見義必爲。斯行兼人、允矣當仁不讓。尚義始能尚勇、好學乃可好剛。徵養恰恰、全領切切偲偲之訓。動容行行、半映誾誾侃侃之輝。既而禮樂之文、竟進成人之列。所以政事之選、致與從我之思。化滿蒲城、三善稱之而未盡。禮行季廟、一朝舉焉而不煩。乃若才所特優、可使治賦。舍其畧之夙諳、與行軍勝於辯才。頗自當乎一隊。擬乎大國、酬爾知於三年。挼厥繇來、從政止

獄一果。推茲以往、折獄何待片言。無倦乃王政之純、先勞足以盡矣。以敬爲聖學之要、修安豈有他哉。知死知生、攄是期於知命。事人事鬼、無非所以事天。車裘共於友朋、敝而無憾。忮求化于與立、何用不臧。迨至東西南北之交、殊多左右後先之力。述津欲問、豈同鳥獸之群。岐路相遭、誰來鷄黍之食。石門止宿、知其不可爲而爲。去魯趨行、明乎可以速則速。援戚而舞、在陳拔仁智之風。彈琴以歌、于匡發詩書之韻。乃若在三之節、尤爲不再之奇。忠篤結纓、用作貳心之愧。孝純負米、敢辭百里之勞。郤小邾之要盟、春秋義重。謝魯人之報德、天地恩深。凡此稱述、不過萬分之一。惟彼師範、實則百世有餘。唐贈衛公、宋封河內。以吾徒之後學、文安衆妄、與爲評。敬效古風、勉從爾雅。賦五言以見志、重七韻而成聲。

維我仲夫子、春秋至於此。自今應幷日、且將何所指。千載誰相知、知弟莫如師。宣尼言已詳、無能贊一辭。多述亦覺贅。緊惟居要貴。惡言不入耳、此語眞堪繪。乃若旁觀人、思欲傳其神。有聞未之行、形容刻且深。迨及身往矣、九原不可起。猶有子輿氏、謂其聞過喜。况復係清評、隔世有餘榮。先子推畏友、曾西以爲稱。品留空谷響、今古原無兩。遺蹟題難盡、伊人殊可想。

施于政 濟寧州判

猗與先賢、疇儷仲子。感雷精以生、冠雄雞以遷。抑而強與、適種北鄙。緊委質于人鑄、爰禮寵而樂砥。剛而好學、勇則如此。故夫升泗堂聞其瑟、寧異撰於鏗爾。入蒲郊問其政、信乎由也果、豈曰末之難矣。意嘻雞豚逮親、猶志悲于不往。與易從師、惟與易于旨是。蓋一代素王、爰有犇走禦侮之臣。群蒙罔溺、長夜其旦。教萬世而無已。然則結纓之際、誰謂由彥而柴愚。乃喪予祝予、猶之乎子在而回死。且死政其未死、故讀封魯禮嶧、高淇泚於萬斯年、伊於胡底耶。

恭贊

石麟濟寧庠

先賢子路千七言古詩

鶺維仲氏夫子贊、師範千秋仰卓越。小子何能贊一辭、謬賦俚言見愧鈇。歷攷生平不可指、約畧揄揚聊譜綴。卞邑近分尼山靈、篤生英爽才藝絕。進見劍佩冠雄雞、武哉彊乎徵伉烈。委質聖門除戎服、從此魯國著名傑。少先師者有九年、好勇過我豈容說。學高七十與三千、升堂詣已殊十哲。未之能行恐有聞、斯行兼人無作輟。允矣當仁不讓師、洵哉見義爲必決。不畏疆禦侮矜寡、其言循性剛果子。請君試看侍側時、率爾行行動容別。車裘公友愧世情、世情薄劣不堪閱。緼袍端不耻與立、誦詩惟欲忮求滅。績奏三年酎大國、願皆一除赤白設。才優治賦期行軍、重諾片言獄已折。泚政致興泚我思、禮樂竟進成人列。無倦足以益先勞、以薇允爲脩安訣。季廟與祭知禮稱、宰蒲化洽三善悅。邇公朝私墮三都、不入不奢恐爲涅。于衛不悅見南子、公山欲往非所屑。御⑧侮邦非從子遊、兕虎與歌伴車轍。萍逢曾下石門楊、問津沮溺謝咲排。岐路相遭有丈人、君臣大義一爲揭。援戚起舞陳蔡間、彈琴歌和匡闈掣。負米百里不憚勞、累裀列鼎思尤切。臨難瀕然誓結纓、惟餘忠盡一腔熱。後有于與稱知己、謂聞過喜心事雪。依俙曾憶曾西言、先子畏友莫敢埒。唐贈衛公具高風、宋封河內昭大節。凡此形容萬分一、聊著微誠一念結。一念默達在天靈、仰企情深竊緌接。

謝知已濟寧庠

勇哉仲子、生感雷精。孝哉仲子、立愛朏誠。負米百里、竭力于情。爲親而仕、蒲政攸成。德稱三善、鄰震威名。時艱勢危、自任益宏。知方有勇、才優治兵。必信必果、片言獄平。千金一諾、宿夜不更。義高公物、裘爲爲輕。強哉矯矯、貧富不攖。緼袍狐貉、曷耻曷榮。心懷君子、脩己念貞。告過則喜、聞善即行。孜孜黽黽、百世師程。賢有仲子、耳無惡聲。允升堂矣、入室權衡。依依闕弟、轍跡長征。忠哉仲子、臨難結纓。

以身徇節，烈烈琤琤。公也侯也，顯被褒旌。位尊十哲，血食無窮。巍巍廟貌，凜凜如生。仁者昌後，慶衍羣英。衣冠濟濟，禮樂從横。天地同紀，日月同明。迴流洙泗，濟水同清。

濟上陳衮銘 禮科左給事中

於乎。精靈懋鍾，英哲冠先。聖門材茂，仲子稱賢。四配踵羨，十哲比肩。聊爲較擬，何一未全。聞過則喜，不貳如淵。孝哉閔氏，負米齊姸。曾得一貫，所長攸傳。雍優南面，蒲績亦宣。與求同科，予豈能前。明决類賜，忠信更專。文學游夏，彼浮我堅。羽翼聖道，禦侮有年。結纓殉節，非關意偏。去茲千載，義烈猶鮮。封塋在衞，家世則遷。河濱立廟，瞻拜依然。陳詞抒衷，不勝流連。

其二

五言古詩

卓哉

仲氏子，激烈何轟轟。儲材都以冨，誕毓感雷精。閟逌恐居後，宮墻奉法程。懿行揚扢盡，安從贅品評。

感懷勤仰止，追迹有餘榮。聖門稱禦侮，吾黨賴干城。學堪師百世，興起非虛聲。任俗饒禮教，遺風誰所成。廟祠遷自卞，草木亦含英。闕里隔衣帶，琴瑟應相賡。生孔復生仲，在幽猶在明。繇唐迄趙宋，封號頻來旌。道德本崇高，寵需爵位亨。

聖朝崇典秩，十哲仍前名。三姓得尊祀，且與閔冉京。血食徧黌序，家乘倍繁盛。濟水瀰瀰遠，流澤若同清。史書不勝烈，贊嘆在輿情。歌咏幾充棟，鼓吹效簧笙。幸託枌榆末，何容無一鳴。濡毫得數咏，酌酒表微誠。

仲子論

後學賀逢吉

古今語孔門高第、靡不曰顔子、曾子。至於顔曾而下、惟仲子一人、則未必知也。自今觀之、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爲頡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簀相爲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耻、浮雲富貴、甘俯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人才所難、當者、仲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艱、才何鉅也。片言折獄、夫子與之、宿諾不留、門人稱之。要我無盟、隣國信之。師友定評、家邦公議。百世之下、有令名焉。侍側行行、夫子樂之。由也升堂、夫子許之。惡言不入、夫子壯之。志隘乾坤、氣凌今古、千載之後、有遐思焉。他如六言六蔽、發聖人之精蘊、是天德也。三善治蒲、爲生民之楨榦、是王道也。聞過則喜、商王之改過不吝也。聞言即行、夏后之善言則拜也。修己以敬、與安人安百姓通爲一理、唐虞之事業也。勿欺而犯、與面從後言合爲一義、稷卨之忠悃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其心其行、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足以追邁時流、而聲施後世。故朱子曰、子路百世師。曾晳曰、吾先子之所畏也。[illegible]曰、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余謂顔曾而下、惟仲子一人、不爲過也。或曰、如子所云、仲子聖矣乎。然夫子之聖、七十子心悅而誠服者、仲子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公山之往則不悅、烏在其心悅而誠服哉。不知夫子所行、聖人體道之大權。子路所言、君子守身之常法。魯男子不云乎、在柳下惠則可、在吾人則不可。故朱子論楊氏推轂蔡京、而曰龜山自處地位太高、吾人當學子路眞確論也。或者又曰、是固然矣。然窮通有命、喪祭以禮。仲子於絶糧則慍見、且曰君子有窮。於疾病則請禱、且使門人爲臣。無乃於知命守禮者戾與。不知元聖如周公、且有愛兄之過。至聖如孔子、且有愛君之過。然則仲子之慍見也、請禱也、使爲臣也、其亦愛師之過也。觀過知仁、烏足病仲子哉。或者又曰、是亦然矣。然季氏無君、出公無父、仲子仕之、子雖百喙、烏能爲辭哉。

曰斯正有得於夫子之教也。蓋魯之君臣、衛之父子，夫子所深痛心者。女樂受而燔肉行，次乘招而問陳去。夫子之道既不行矣，而果斷如仲子政事如仲子，又不使之匡正維持於其間，則魯衛之事日去，而夫子之心益悲矣。使仲子而仕季氏，匡正於君臣之際，庶公室以張，私門以杜，而東周其可興乎。故季氏旅泰山，而曰「求、女弗能救與」。季氏伐顓臾，而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皆仕季氏也。夫子獨責求而不責由者，必泰山之旅季氏雖不聽，而仲子曾救正也。顓臾之不伐，仲子曾力諫而季氏遂中止也。仲子而仕衛，維持於父子之間，庶禰其父不禰其祖，而各分其可正乎。至誠以感動之，知天下無無父之人，委曲以斡旋之，知天下無無父之國。或如宋儒所言，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是一道也。或如陽明所論，衛輒爲公，蒯聵爲太公，如後世太上皇例，又一道也。惜乎天不祚魯而伯寮之愬行，天不祚衛而孔悝之難作。周公之聖，康叔之賢，日以傾頽陵夷，不可救藥，而夫子之志窮矣。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於仲子乎何尤。

仲子廟頌

監察御史歙縣畢懋康撰

粵自玄黃肇啟，雕肝漸剖，五勝遞于神馭，三英纂以天衡。然靈鏡成握，而前耀更著。雍軫迭適，而昌略靡統。於是帝眷尼丘，縱我素王，中運以時成，集必大天闡地垠，總隨于步輦，堯尊舜紘，畢繞于行麾。維時素臣，顏曾騫七十子高蹤，商賜軼三千子茂軌。人演緒乎教四，家羨勛乎籍六。若夫惟果毅臬然，政事之良，媲臣隣壯哉，禦侮之選，則仲子其人，非可及矣。胥披蹟遡之，雞冠猳佩之雄，括竹箭于南山。赤羽白羽之士，滙江流于下瀨。以故聵鋑可紉，義以昵成。溺謝循麾，愛緣公晢。射延擧圖，幾玉道之易成。瑟領虞彈，曷中聲之尚遠。不恥緼而用臧，執慽袞而莫共。爾迺邾射要盟，陳瓘受命，出終卯鮮，何簡子之足畏。庭下非嬌，同田單之不與。

治蒲而政聚著于先勞、堕費而誅好成于臨事。夫且恭準可問、楚篠亦拱。彼避世子、胡從我斯。人其同與。此其聞志、已在安懷。固將修已、必同猶病也。悲哉。事起登臺、雖貽下石。既異回何敢效之嗟嘆、孤柴也。其來之望。蓋想結纓而知生氣之猶存、覩覆醢而徵處死之非過矣。生爲百世之師、殁享千秋之祀。專祠翼翼、梓里洋洋。熙朝之文教於焉特隆。仲子之天靈茲其逾赫耳。作仲子廟頌。

頌曰、有仲日堪、黃帝之裔。商嗣虺傳、卞宗咨系。仲子挺生、周德將替。雷精兆異、陪尾鍾靈。負志憤憒、鉥扶青突。擩齊委質、宜父之庭。不忮不求、從吾所好。聞恐未行、過喜人告。富美宮墻、堂皇頓造。辟彼率曠、栖栖者誰。慨慷援戚、不過胡爲。麼歟命也、我心傷悲。曾氏畏焉、疇堪軒輊。宣父賴焉、惡言不至。英爽在天、儼然瞻視。顧瞻祠宇、泗水悠悠。相望森林、孔兗孟鄒。高山景行、虎拜如流。余奉簡書望廬必式。因彼雲仍、選拜以特。頌媿形如[illegible]咽寒潭。

仲子三善頌

太僕少卿鹽官呂濬撰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而三稱其善。呂子方不利于口、不覺轉帙見此、呀然嘆曰、居今即有生子路之真政治、亦必有活夫子之真讚歎。或可向爲政規模、寬其一欵、罪過姑令處中下列平常云爾。不然所稱居卓異、擢銓曹、躐臺省者、從天而墜邪。不知彼之政事不必子路、自有別路。彼之薦奏不必孔子、自有孔方。遂生出百千萬善、壓到三善、一日州縣、勝蒲三年。豈不孤負聖門師弟、留下此一段真實光景乎、余故憤人不能已已、輒爲作頌。

昔者仲子、爲蒲大夫。以治得名、作後楷模。四科定出、信手操觚。今也飛鳥、及至疑狐。人誰不路、天下皆蒲。何必三善、乃爲貴乎。比來臨民、益大詭[illegible]乎。枯作腴、養棘備刺。開鑿徑竇、人未曾至。安用如蒲、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始得謂恭敬以信、其民盡力也乎。外拓門屏、如市之閙、內深城府、如家之奧。桃李成谿、尤食其妙。安用如蒲、豐墻用繚、

室居甚固，樹木甚茂，始得謂忠信以寬其民不偸也乎。清曉排衙，一呼百應，筆點成金，字如律令。米必此官專爲百姓，安用如斯？訟堂澄靜，庭甚清閑，諸下用命，始得謂明察以斷其政不擾也乎。其政不擾，實擾里閈以成其巧；其民不偸，實偸篋箱以副其求。其民盡力，盡其精髓以快其衙。仲子有靈，願蒲鞭鋤，扶其擾民之心；瞑廟其偸民之手，假劉其盡民力之胸次。善劍莫善于公，只在三尺背練。既續其三，遐稱四善，可不稱千古之大快乎。

負米頌

鹽官呂逢時撰

子路孔門高弟，三十猶貧，百里負米，孝養其親。仲之家世，實爲下人，下亦壯士，生殖茂殷，得米胡遥？或貸與貸，誰沾困廩？分斗也否？仲子生勁，稟有異力，斗囤怒撼，否豈見劇？爲多爲少，雖不可知，云百且負，篤其孝思。親命所寄，力爲神驅，以此思勇，勇亦何辭。先聖及門，一一論可數，閔騫匪慈，赤不逆父。百人不聞，半與之釜。若仲兩堂，粒米當舞，况復此來孝一家到今。凡有父母，推仲子心，普天百里，欲負肯任。無余饒勝，但□□勞養。

賦

崇禎七年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仲家莊謁先賢仲夫子廟敬賦。

山東左布政使吳郡張彝唯書。

仲子秉剛德，雄名四海聞。一朝自得師，步趨艮已勤。如彼渥洼姿，頓就天閑群。鬼神生死間，豁悟亦復久。結纓同易簣，二子真畏友。不逐蕭艾榮，肯隨草木朽。我來拜遺像，興感及今時。薊北方鋒虎，淮南又苦饑。安得率爾人，奮袂報所知。嘆息一灑淚，濟水空瀰瀰。

詩

題仲子像　　李謙 翰林院學士

伯俞薦像悟焦通，仲子莊嚴應有功。行行手姿激士氣，軒軒節範厲臣忠。源流江漢分中[illegible]，[illegible]譽星洞高懸空。土木詎能全物色，直須像外想餘風。

適仲家閘謁廟　　于化 庠生郡人

南遊列邦非爲過，陳蔡其藜豈是貧。天倚名賢風世教，萬年廟貌自嶙峋。

楊桓 教授

先賢廟貌幾何年，此日經過得拜瞻。東向濟水映綠柳，北來泗水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年衣冠至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王國楨 濟寧道副使

孔門禦侮只此人，行行靈氣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編細討論。

楊洞 揚州二府

琳宮在在飫馨香，仲子祠中野草芳。惟有兒孫思祖德，歲時雞黍自稱觴。

孟時雍　庠生郡人

盛世崇賢喆、片善悉褒揚。況乃兼人資、優升聖道堂。風歆足厲鈍、信義豈尋常。千姓殊編隸、春秋頌爵羊。遺容自凜烈、古宇尚荒凉。結廨封斜徑、[illegible][illegible]喋短牆。學士揮毫吊、行客擊節傷。何年逢有力、疏事請巖廊。

王用霖　舉人郡人

仲子祠堂枕濟河、樓船貴介日相過。瞻容若起公物想、三善澤流在此波。

曹　瑨　工部郎中郡人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焰焰季孟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爲一龍　司業

丁巳年九月過仲家關謁

仲子祠逢王近山年兄一首

仲子祠前秋舸新、相逢俱是客中身。古來此地多君子、今在他鄉少故人。紅日有天三引領、白雲無

之一傷神。虛舟任自乘流去、莫遣迷途再問津。

陳公賛

少年仗長劍、欲伐南山竹。豈愛藜與藿、親老不辭祿。楚車累百乘、猶爲負米哭。行善懼招尤、許人不諾宿。壯志行三軍、片言惟折獄。道海淵聖門、升堂孔[illegible]殺。國難命既臨、結纓志非促。忠孝邁諸賢、千秋廟貌肅。

趙應賢

風雨扁舟渡棗林、仲賢祠古得登臨。綠槐翠柏無冬夏、孤嶼湍流自古今。諸子那如從善勇、一忠誰及結纓心。莫怜生不逢堯日、振懦千秋起陸沉。

鄭　道　大名知

敝緼儒林永榻旌、狐裘人謝澌無聲。將來點破情塵陷、榮利場頭掉臂行。

謁閘州墓　四首

翁慶鯉

曠野孤墩起、白楊夾墓悲。古人久不見、遺跡僅在茲。憶昔負道氣、好勇過仲尼。胡能希鼓瑟、浮海樂

從之。車馬公朋董、縕袍敝誦詩。相規心則喜、聞誼一朝爲。鄙哉公山徒、爾肯試磷緇。四科值政理、三善見敷施。孝追列昇食、信重小邾期。功應羞管氏、賢孰與曾西。揮戈忠所奉、結纓死生齊。升堂乔十哲、遺廟蒲人思。余尋北燕路、颯颯寒風吹。顧瞻崩塚色、精爽儼來斯。酹酒當夕陽、永懷百世師。

楊 儀 巡按直隷御史

衛北雲烟合、城荒草木深。女墻不可見、山鳥自空音。蒲政居人訟、高臺古栢陰。結纓當日事、悲愴一沾襟。

丘東昌 開州知州

小徑迷沙際、悲風更莫多。春祠開俎豆、血淚酒烟蘿。璧落龍蛇去、林深鳥雀過。高山空仰止、無禁發長歌。

劉 東 開州知州

歷世歲千祀、雲陰晴未開。衛風酹桂酒、帶雨上高臺。古木依殘壘、長松霽綠苔。對時且登降、感慨有餘哀。

滿長垣縣墓 五首

胡 儼

結纓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人生皆有死、一抔黄壤令名垂。

呂 端

寸草春暉遊楚日、千尋浩氣結纓時。我來莫罷情何極、旋掃塵埃讀斷碑。

劉超遠 州縣

作邑于斯遺政在、黎民難忘纓結時。一坏殼是衣冠葬、千古猶會節義悲。疎雨淡煙穿狡兎、落花啼鳥臥殘碑。嗟予承乏渾無似、薄薦蘋蘩慰所思。

胡 宥 知縣

祟陰由來歌蔽芾、于今蒲隴更芊綿。頻聞故里傳三善、長見遺黎戴二天。北望孔壇紅杏月、南瞻蘇里綠雲烟。欲迎芳躅無由覓、回首東風一惘然。

周 [illegible]

古木寒鴉咽夕陽、先賢祠廟委榛荒。蒲城不改千年舊、衛國空餘一水長。珠泗聲華原奕奕、乾坤英

氣自行行。哲人已去遺風在、仰止思升三善堂。

謁清豐縣墓十一首

史褒善 大理寺卿開人

結纓明信義、英魂轉堪哀。霖落一抔土、凄凉千乘才。賢祠陳俎豆、麟塚卧蒿萊。用道豐碑石、寒烟籠夜臺。

呂時中 山東布政使

觸目結纓地、傷心徹醢年。昔賢已如此、吾道重潸然。野曠低秋月、林空澹野烟。村翁高伏臘、人代益堪憐。

晁瑮 翰林院檢討

層冢連曠野、高塚枕寒沙。詎意乘桴勇、翻令殞醢嗟。荒祠凝斷霧、古樹影殘霞。回首結纓地、北風起暮笳。

程萬殊 原武知縣

結纓誰不仰高風、生死從容道義中。想是治蒲曾餉薦、故收遺骨在清豐。春秋吉月懷椒糈、荊榛烟鎖屋封。覆醢師生無限意、至今流報滿蒼穹。

李朝綱 知縣

聞道北州遣使來、當年覆醢不勝哀。九原未泯結纓志、千古空憐治賦才。高塚著名何日泯、長州縈恨幾時開。參乎一簣同歸土、一自升堂善取材。

侯鎮邦 知縣

重義輕生實可嗟、先賢遺塚恨無涯。秋來蕪草寒烟地、時有空林噪晚鴉。

李汝笵 清豐知縣

不見負米人、空傳結纓墓。聲光千載新、烟雲一丘故。豈伊爭國食、而足升堂汚。遺恨宣尼翁、正名與覺悟。

王志顯 清豐教諭

昔賢就義從容地、竿木蕭條斷靄中。今日賢侯崇景迎、千年血食應無窮。

李儒 清豐訓導

慷慨結纓耶、徘徊幾痛酸。逆兵何酷烈、野塚至今寒。

周令 清豐訓導

昔人不可作，封樹自千年。便是成仁者、寧非得死然。夕陽偏有色、野草更含烟。好鳥春林外、哀鳴亦可憐。

李奇尊　庠生

北州道信偶然來、臨難結纓信可哀。方奮兩端無倦志，獨憐千乘有爲才。猶含孤墓情何厚、空鎖寒林怨未開。渺渺暗香浮境上，花封塵掩杏壇材。

余懋孳　禮科給事中

仲家閘詞

仲子祠一首

知津當日誰爲鄰、廟貌清閑此一新。執轡豈緣沮溺廢，剛腸還向結纓眞。至今淛邑長留蔭，何處宮墻不薦蘋。知憐道上迷生者，求解因君問鬼神。

樊良樞　知府

大聖門墻仲子賢、撰居言志得眞詮。同人足訪羲皇世，公物可遊堯舜天。印證一堂經濟蘊，披陳數語仔肩全。當時未遂車裘願、圖史堪風千萬年。

浙江嘉興府督糧催科通判祝　蘆道元背

縣王士龍將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官以　漕院糧道委赶漕運，至濟上偶過仲家淺，瞻拜先賢仲夫子廟，讀碑文，有總河王公捐俸置祭田二十六畝，私心甚嘉之。柰薄宦空囊，量出微俸四兩，祝其后裔，續置祭田，容日再盡微誠，非親至，則遣書賫資以至書院，退堂，可將者多，即祭田亦未止此也。韓陵一片，姑俟異日耳。

小絶一首

停舟瞻拜仲子祠、洙泗干城萬竭思。長嘯一聲歸去也、同心留贈七言詩。

古人心不二，天言不二志，大都以忠孝爲本，隨其展布，必有成効。蓋其根培枝茂、源遠流長，自然之理也。仲子之心，豈有分毫欺蔽。有勇知方，固其所必至之才力也。頻年戎馬縱橫，疆場破損，百萬生靈，干員將佐悉就屠戮。假使制臺都府有一人如公者，何至于此。余感嘆悲傷，勢欲泣下，草草賦二十八字，以見志云。

當湖馮伯禮

潦倒北行舟過仲子廟下忽見先太僕手墨涕淚染毫爲賦十韻

舟繋水市寒遠見任城暮兩岸積人煙一笑欣余步。無門不仲家有祠祀子路。前崗垂冊青後篋開鉛素。驚看父手題悲使兒窺什。錚錚言可聞歎歎淚如注。力定心先備感極憂來副。只今蒲綠深何似淮黃怒。事嗟往境馳政覺留神顧憐吾負笈趨此去將誰遇。

廣川徐九章 濟寧道副使

甲戌初夏謁

仲子廟一首

裘馬翩翩志友生千年意氣恍班荊。拜瞻遺像趨共藻仰止高山肅見羨。遠浦蒼茫雲樹合晴波款乃櫓帆輕。應知治賦才何限神逝輓輸速

帝京。

古吳汪邦柱 工部泉閘郎中

余于甲戌春奉

命來治水適仲家淺始得謁

夫子之專祠。又會先賢六十代嫡孫九卿率其子于陛問業于余雅有前人風度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時與接談如見先賢焉。勉爲製贊附諸世史之末已恐見笑大方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已復爲俚語以識所感。

橫坊村頭濟水邊林木蒼蒼尚巋然衣冠傳家六十代蘋藻薦祀幾千年。遶淺家家皆宗系琴書音韻滿野田。今日丹青重繪畫南北爭頌後昆賢。

宋元明

浩渺春流送脉長廟門丹彩漾波光。明湮何必嬈沉水仲子從來姓字香。

繡水吳永光

謁

仲夫子廟一首

余覽魯論所記仲夫子車馬縕袍折獄諸篇未嘗不景仰其識之高而養之素也及讀史記家語檀弓諸書則於負米知孝於姊服弗除知弟於拯溺

知仁、於治蒲知化於與、魯祭知禮於小邾子取重一言知信、於焚臺赴難、結纓而死知節。聞過輒喜、見善必行、心有未慊、不難與師印証、絕無固互因循態。說者謂其同符舜禹、媲美顏子、不虛耳。此尼父有視予之戚、曾氏切畏友之思也。余偃蹇於世、來游茲土、睹先哲遺風、深有愧焉。敬附俚言、以志生平忻慕之願云。

誰創千秋祀、巋然跱水濱。地連洙泗勝、脉接孔顏真。瓜瓞垂休遠、松楸覩宇新。令名光簡冊、畏壘有同親。

鼓瑟　楊蘇霖 濟寧庠生

瀛萊海水怒拍天、非指非絃悟自然。何況聖門有至教、瑟兮瑟兮音自玄。剩調剛柔歸中和、片語抑揚堂室遥。他日用臧亦復爾、道機何妨作禪觀。

劉湜 濟寧庠生

濟寧王州尊申請魯橋廢驛重建　仲廟敬頌

五馬南臨手露溥、誼高崇德薄雲端。移來柱礎[illegible]新址、架就宮墻拗偉觀。追遡隆基千禩獻、轉恢弘[illegible]萬齡盤。象賢遠裔懷明賜、袞繡榮旋壯國幹。

題泗水新廟詩

黃朝選 泗水縣教諭

挺哲原從古卞丘、計埋芳蹟二千秋。爰興祠宇崇先像、發輓英精妥舊塋。百世衣冠陳俎豆、一門子姓籍儒流。譚侯不作天荒事、盛典誰人肯特修。

管應鳳

萬古孔門論俊英、共稱仲子有高行。承歡負米心偏永、登對批鱗目自明。千乘才猷真實事、百年師範豈虛名。神君此日多三善、喜見蒲城轉泗城。

譚好善 泗水知縣

洙泗淵源濊衆英、從陳浮海壯哉行。梗桃百里井蕃久、孟照片言觀火明。爲行先勞蒲格化、雅懷忠信斗山名。我來守土一尋古、願藉餘波潤此城。

賀逢吉 知縣

孔門弟子數群英、屈指誰如仲氏行。負米常懷百里恨、折辭只用片言明。仁民三善流芳譽、報主一心仰盛名。浸道昔賢人不及、于今明府邇尊城。

幹弘化 知縣

[illegible]侯建祠、東廡外垣之左聳起似文峯其下活水汪洋象文脉且松檜翠遶公所卜天造地設景地也有感漫賦

盧繼科

憶昔英賢卜舊基、喜逢名宰壯新奇。風掀濟水翻霊浪、雲映喬松挺秀枝。騷客碧琰蓄烏跡、名卿駐節摘乱詞。文峯聳起奎光象、處處聲聞動仰思。

劉性

古卜丘墟莽亂時、千年埋沒實堪悲。問誰守令敦先哲、俾爾儒宗復舊基。燁燁高蹤昭版籍、巍巍英範豎衆碑。從今不是任城寓、海宇咸知百世師。

張羽翔 貢生

仲祠矗起泗城東、輿誦譚侯建此功。歲祀膏田傳奕世、釋行俎豆奏絲竺。山川人物清光逈、雨露松杉翠色叢。自愧浪遊過卜里、忽瞻遺像慥高風。

千載賢廬土一丘、喜今桑梓又生秋。祠中晻映當年檜、野外依稀舊日壟。聳翠岐山連左里、漱芳濟水抱東流。口碑爭見相傳久、勝有特書國史修。

輓

程應魁 邵人

先賢六十代嫡孫仲公西圃詩四章

苗裔先賢沐寵榮、村前水淺哭耆英。圖書未遂生前事、廟石誰留身後名。夜雨一畨蝴蝶夢、春風三月杜鵑聲。平生交愛情難見、欲賦招䰟竟不成。

愁雲忽掩少微星、薤露歌來不忍聽。無復沈郎雙白鬢、空思阮藉兩眸青。秋風園苑傷鶗鴂、暮雨池塘怨鶺鴒。國器思親心最切、載書遺德爲永銘。

神方難解目婆娑、蔽月輕雲致輓歌。聖裔世家能有幾、先賢人物已無多。黃花雨後凋籬下、紅葉霜餘老澗阿。洙泗空流祠廟在、東歸那得有回波。

悲風一夕起汀洲、隣杵無聲巷不謳。雲漫河山傷永別、霧迷祠宇悵重遊。星寒月冷蘭楠夜、鶴怨猿驚蕙帳秋。我有思君無限淚、盡隨濟水向東流。

王仲男 魯庠生

祠堂東望仙源近、洙泗分來水一灣。負米遙傳青史內、結纓常在白雲間。虛懷樂善邁虞夏、雅量同

人并孔顔。易緼乾坤袍緼易、風聞千古振寘頑。

談天祐 濟寧副使兼河

緣督挑濬親詣仲泌肅潔祭品趨謁

先賢仰觀道範其蹟宛然隨成俚言二首、以誌讚

咏

尼父時巡代帝行、特教仲路護車旌。石門尚怨勞人慹、荷篠猶聞稱子迎。既有素王持正印、可無英士翼宗盟。升堂入室如親見、蘋藻虔將仰止情。

祠建河干漲碧洄、其靈有若問津來。治稱三善蒲人訟獄折片言冠世才。列鼎孝思興仰止、升堂文運際重開。巡方疏濬宮墻畔、瞻拜洋洋灌王酷。

呂　宮 內翰林秘書院

舟行過仲里、仰止覲先賢。廟古松杉色、庭虛鐘鼓懸。英風師百世、遺澤溥千年。已見滄桑變、猶聞薪火傳。功名易銷歇、道德獨長綿。裕後多名俊、其裘信續前。

泰州陸　舜 內翰林中書

謁

仲夫子廟

夫子祠堂逐水開、當年吾道未蒿萊。幾家無恙兒孫在、百世聞風後學來。湖曲抱山山抱樹、稻田詞水水通堤。森森松栢晉煙火、惆悵宮墻數尺頹。

清豐李　榆 館陶縣知縣

梓雲深處拜賢丘、古栢婆娑不計秋。牛馬風壓餘響憶、堂簾光霽慰新遊。逢君渾可忘先子、愧我無能續遺修。兩地瞻依千載勝、而今得復見芳衷。

華亭沈　荃 內翰林編修

癸巳初冬恭謁

仲夫子祠漫賦

野廟杉松老、巍祠丹䕶新。泗流無日夜、岱色自嶙峋。劒珮千秋肅、蒸嘗此地親。停撓一瞻拜、懷古渺逡巡。

癸巳初冬奉訪王鉉仲老先生晉飲而別今

以假浦北上便道來謁遂錄前詩以贈之時

乙未季夏中伏日也

仰止

先賢世澤長、多君慷慨擅文章。横經講座師儒貴、執贄雕宮禴祀光。舊族衣冠如太古、天家恩寵自輝煌。却憐盃酒慇懃話、風雪扁舟意不忘。

三韓朱國治 歷升太里寺卿

順治壬辰余承乏澶淵五月五日仝楊高監

墓謁

先賢墓見祠宇荒涼滿目凄其有感於懷遂唱和三律以志感

先賢祠宇半凋零、兵火曾經幾度經。斷篆常眠荒店月、空梁時墜曉天星。雨淋穴塚隱狐兔、風過巢林危鸛鶚。道義乎傳千古重、陰雲五月落松冷。

關西楊 采

老樹如龍冷露零、長纓斷處耐霜經。荒天白劍心揮日、野草朱殷血染星。自是孔門歆嘯虎、誰言衛國逐飛鴞。忠肝千古唯君重、拂拭殘碑共淚泠。

三秦高光龍

惟栢蒼松風雨零、荒烟茂草世頹經。當年義氣凌霄漢、此日精誠貫斗星。夜籟蕭條泣鬼蜮、朝雲慘淡落仙鶴。尼山片席皆千古、何用潸潸血淚泠。

古越朱昊贈

戊戌冬過仲淺憶昔庚寅暮月既吉儀舟謁先賢廟時口占三律不覺風塵數載因述前句

其一

長劍歸來日、旋升闕里堂。論才稱治賦、有勇更知方。高風長先子、直心是素王。枌榆崇廟食、泗水並流香。

其二

聖門排闥讓先登、吾道原來貴勇行。虎已直堪追舜禹、勝情每欲軼顏曾。迄今俎豆三千載、嗣有衣冠數百朋。環水象廬當不朽、賢範祖德兩宜膺。

其三

巍然仲廟仲家汾、扶病登臨志所欣。古貌欽瞻增壯慨、殘碑捫讀辨奇文。當年意氣并從海、今日聲施欲附雲。爲問尼山知不遠、榜人擊楫戒前曛。

燕南後學趙　漁 提督湖廣學政

從讀君書向往奢、而今始見古人家。門環泗水蒼清澤、祠引危山供紫霞。爲識高孫欽彷彿、因瞻遺像肅咨嗟。當年胡未從浮海、應待相隨小子槎。

固安卜兆麟 前太僕寺少卿

己亥十有一月赴粤東任拜

仲夫子祠堂

寒流環仲里、過廟欲潸然。古屋漁人識、荒庭埜草連。依稀尋[illegible]、慷慨憶當年。誰念孤帆客、乘桴瘴海邊。

姑蘇陳　謨 泗水縣知縣

古卞城南泗引流、廟尊仲子始譚侯。拜瞻吾道平生幸、延訪民情經歲憂。空羨治蒲未有及、求懷負米亮無繇。松杉翠映勤仰止、子力臣心千載留。

雲間張有光 提督梁關工部

千古雄風一仲家、從游聖轍老年華。衣冠世廟生青樹、禋祠秋嘗起赤霞。薄海升平鳴劍靜、長河寂莫暮笳賒。偏來俎豆親賢裔、賜胙芬芳早拜嘉。

古楚州後學汪　灝

辛丑初秋比旋謁　廟題壁

古廟雲林峙、先賢姓字香。榱題瞻仰重、俎豆薦煙長。流水如絃響、高風引劍光。英靈依闕里、吾道萬年強。

姚江邵洪庚 兗州府同知

昔仲夫子見頑然一丈夫、與之戰、不勝。孔子曰、何不批其腮。刺之、乃一大鯷魚也。仲夫子曰、此物胡爲至哉。孔子曰、是名五酉。酉者、老也。凡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庚作偶句曰、世變堪嗟鱗介易、提戈猶是開纓冠。若非賢聖道玄理、決戰誰能判惡淵。

邵人後學袁州佐 工部郎中

讀仲志敬賦以寫仰止之懷殊不知其陋也

雷奮自剛氣、夫子感其精。進道必大勇、允矣兼人英。聞過輒心喜、束躬何昭瑩。烈色不可犯、禦侮斯見爾。升堂毅波富吾道、爲嗚呼。念祖有令徽、前撤志墻羨。盥手玩圖紀、音貌凜若生。賢蹤非杳邈、步趨在景行。

對聯

董朱桂 濟寧庠生

環睞榭以映宫墻、對孔里千松之色。
取清濟而絜俎豆、生禹川一水之香。

唐世柱 濟寧知州

入道有階、存無宿諾心、自風雷日益。
治心以漸、從忘緼袍始、乃濃淡不驚。

神依而地爲靈、赫赫如臨、穆穆棉几筵無可射。
族聚而宗有亢、繩繩不息、在父兄子弟自桃師。

塗其既次、搆其肯堂、式新廟貌妥靈爽、以古以今。
礪作杏壇、帶作泗水、爰及苗裔、衍人文於家於國。

虎林張元徵 選貢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敏敏皇皇、死乎如不及、猶恐失之念。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錚錚皎皎、居然和不流中不倚之强。

董其昌 禮部尚書

覇氣久湮、奕世仍來畢管晏。
師模如在、一家俎豆對顏曾。

施于政 濟寧州判

嶧山連綿峻、登而小魯、從我者許有兼人、聞過聞言明行、便窺絕頂。
濟水迴洙泗、清斯濯纓、到結時殊非卒爾、知津知生知死、直了源頭。

長洲文祿光

君王萬世師、
孫子千秋祀。

黄郡王一璧

隳三都、收甲卒、糾糾雄材、豈是儒生章句末。
衣緼袍、無宿諾、彬彬大雅、真是尼山一泒流。

墓誌銘

皇清勑贈徵仕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
西圃仲公暨
勑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勑贈徵仕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西圃仲公暨勑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于仲家淺祖塋之次、祔先兆也。既卜日矣、其子徵仕公下陞持公行狀來、丐銘于余。念余與公家蓋姻婭世好也、猶憶先封君與公爲莫逆、旦夕聚首、獻酢賦詩、無日不飲、無飲不醉。予嘗髫齡隨侍公左右、見其瑰琦磊落、不與俗伴、竊心折之。今雖繇詞不足爲貞珉光、而誼不敢辭、謹援筆誌之。按狀、公諱九卿、字一相、別號西圃、先賢仲子六十代孫也。上世居卞里漢更始間、公十七世祖名世德者因赤眉之亂、始遷任之横坊村、即今之仲家淺也。至元、始建仲子廟于河壖、春秋俎豆、繼褒澍。代相沿、未之或易。公之先世有隱德、皆不仕。至公生而篤于孝友、倜儻有氣節。每言及古人忠孝事、輒義形于色、識者器之。長娶趙孺人、未幾公父捐舘、伯叔亦相繼棄世。公煢煢子立、孝養太母、無不備至。萬曆乙卯歲荒歉、流移載道。公與趙孺人竭力供甘旨、無少缺焉。至諸孤侄靡依、公曲爲撫嫗、俾之成立、里人化之。祖廟圮頽、公捐貲脩葺。力未贍、更求直指畢公奏請重脩。迄今輪奐榱桷、巋然改觀、皆公力也。至于序家牒而世次不紊、舉祀典而大禮克彰、凡可以昭祖德、貽孫謀者、不留餘力。其最著者、壬戌之歲、妖黨徐洪儒等大肆剽掠、假道河干、官軍敗績、居民逃散。公曰、祖廟在此、吾何往。乃率族衆堵禦之、護衛祖廟、賊莫敢犯。其英毅有如此者。庚申、公宴客中堂、適有盜數十人突入、執客撻之。公急曰、我仲某也、恐用擊客爲。盜乃釋客。公命盜就坐、酌酒飲之、更婉諭以善言。盜共義之、乃散去。昔唐李涉遇盜、以詩援之得免。今公飲之以酒、何千古一轍也。他若賙族黨、賑貧乏、一凡

婚葬無力者莫不取給焉。公無吝色，亦無德色。其豪邁有如此者。中年艱于嗣，趙孺人曰，胤子未立，其如宗祧何，爰娶夏孺人共主中饋，襄理家政。夏孺人善事公，亦善事趙孺人，自戚里及僕婢，咸頌賢淑焉。未幾舉丈夫子二，公怡然曰，吾事足矣。然遲暮得子，或失則驕，是猶無子也。督責嚴，偶暇則述古今得失及前言往行之可法可戒者訓之，殷殷以不克繼述爲憂。丙子，公病目，日事靜攝，後寢疾，疾且劇，遂呼二子，囑其勉紹祖業，而目遂瞑矣。未幾，冢胤于陛念祖德之未報也，關白衍聖公代爲陳乞，得邀

恩，如顏曾孟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此皆仰承公訓而事業光昭，流於無窮者也。公之食報弘矣。歲甲申，趙孺人避亂於鄒之白土峒，及旋卒於正寢。時夏孺人亦驚憂成疾，順治癸巳，治酒與家人訣，尋卒。辛卯，遇

覃恩，贈公徵仕郎，如子官，趙母、夏母俱贈孺人，而公未竟之志，乃得含笑于九原矣。公生于隆慶己巳五月十八日，卒于崇禎丙子五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八。趙孺人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十七日，卒于順治甲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夏孺人生于萬曆辛卯三月初六日，卒于順治癸巳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于陛，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娶濟諸生高應第女，次于廷，奉祀生員，娶濟諸生李燦女，繼娶潁州府推官侯應魁女，夏孺人出。女一，適鄒諸生盛從化，男時振，趙孺人出。孫男三，秉貞，充庠生，應襲，娶大理寺寺正、前禮科左給事中陳飛銘女。秉敬，奉祀生員，順治庚子

皇上臨雍，欽取陪祀，娶世襲太常寺博士孔胤鉦女，俱于陛出。秉恭，幼未娶。孫女二人，長適甲午科舉人男弘功，次字霸州兵備道參政張耀彩子諸生世昌，男溍。孫，于廷出。曾孫承纘，聘分巡臨清兵備道副使楊陞女。曾孫女許聘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任孔當子諸生之濂，男斌。既葬，具事爰爲之銘。銘曰，

孰開之先、來者源、彌遠而。繼其後、綿綿者
流匪淺而。濟河之濟、黙如者坎而。合璧而瘞盛
如者砥而。千秋萬年、景斯行斯、有青其簡而。
暘進士第、
欽授監察御史、前刑部山西司主事、大理寺評
事、貴州正主考、江南安慶府推官黃敬璣撰。

校記

①辨香：當作「瓣香」。
②簡：當作「間」。
③鏟：當作「鏟」。
④趾：當作「址」。
⑤「辛亥」下當脱「朔」字。
⑥「己卯」下當脱「朔」字。
⑦嵇：當作「稽」。
⑧御：當作「禦」。
⑨斡旋：當作「斡旋」。

陋巷志

明刻清修本

明·吕兆祥 撰

《陋巷志》八卷，明吕兆祥撰，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明末清康熙間增修本。兆祥，海鹽人，元善子。該書收録歷代崇奉顔回有關資料。顔回字子淵，春秋魯國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孔門第一高弟，最爲孔子所賞識。孔子許其好學，又贊其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記：「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顔子陋巷，相傳在曲阜孔廟東北六百步，舊無記載。正德中，提學副使陳鎬始爲作志。萬曆中，御史楊光訓又續編輯之。而兆祥是編蓋因二家之本，重爲訂定。

是書所載皆歷代崇祀典禮，而冠以《退省》、《從行》諸圖。分爲八卷。卷一爲《像圖志》，列先師衮冕像、退省小像、從行小像、杞國公衮冕像、魯國圖、陋巷圖、復聖林圖、侍郎林圖、元陋巷廟圖、元杞國公廟圖、國朝復聖廟圖、嶧陽文廟圖、禮器圖共十三圖。皆有説明。卷二、卷三爲《世家志》，有先師世家、先師集紀、宗子世家、支子世表、聞達列傳，爲顔回及後人的傳記資料。卷四爲《恩典志》，蒐集歷代號謚、祀典、章服、授官、給賜、優祀等。卷五、卷六、卷七爲《藝文志》，搜集歷代誥敕、御製碑文、御製祭文、御製贊、詔旨榜文、碑記、贊、頌、銘、論、説、祭文、奏疏、詩歌等。卷八爲《藝文志附》，附録顔氏先賢志銘、墓表。

其書規制嚴整，眉目清晰，頗爲得法，搜集資料亦稱完備。覽此一編，歷代對顔回之崇祀褒贈，可一目了然。

陋巷誌序

誌以陋巷名，誌先師亞聖所居之地也。昔武王過商容之閭，必式而致敬之，于善人表厥宅里，況先師上古大賢，發吾聖人之蘊，以啟萬世無窮者哉。此誌之所由作也。誌初附呂氏誌中，正德紀元，侍御鄭州曹公奉命按視山東，祗謁先聖闕里，遂謁先師廟，訪遺址，而閱誌焉。大懼其缺，以告有壽誌對，公曰：誠缺典也，宜亟成之。而以陋巷名書，既而大肆搜事蹟，謄文于公，猥以屬稿，俾為參次，原以卷，其義例多取諸闕里誌，明吾先師與先聖一道，不容差殊。至於卷帙多寡，則援所見聞，非敢[illegible]署也。刻成，以復屬稿序諸首簡。[illegible]惟周之武闕表宅，蓋皆一時之人物，所以風勵乎一時者耳。若吾先聖之道在萬世，則先師之功亦在萬世。表章登載，固將以風化乎千萬世之有志于斯道者也，豈細故哉。抑陋巷云者，先師簞瓢棲息之所，一經聖言，至於今有耿光焉。其當時慈三家氣燄，蓋可想見。而其敗垣故跡，莽焉莫尋，此殆有不足論者，而

亦可見君子所以裕身垂世、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此則以名誌之深意也。

正德丁卯孟夏初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秦

勅提督學政江東陳鎬謹書。

陋巷志敘

學宮舍采之禮、奉孔子為先聖而視之王、奉顔子為先師而爵之公、則唐以後相沿而進者也。

世祖獨出聖斷、以為王公之位不貴於聖師而淆其名實、於是孔子釋王而尊以師、顔子避師而加以聖、則褒崇之典不一、而顔之配孔而繼其號無因華矣。先儒曰、孔子元氣也、顔子春生也。聖人之道、包絡羣品、非一士之略也。有配之堂上、以為之四時。有列之

兩序以爲之七十二候。有及門受業三千餘人以爲之日輿辰之數。而後一元之氣備然而有四時之長以運其元氣而歲功成。故曰春也。夫元長四德而繫之乾。春長四時而繫之歲。故春即元氣也。以元氣而得春。以春而繼元氣。因而象之。配聖而稱師。避師而又稱聖。諸子不得參焉。此豈非天壤之內。亘萬古而不可易者邪。嘗考素王闕里。車服禮器。瞻眺如存。炳琅川嶽。榮施函夏矣。顏氏世爵於魯。

聖門高第達者八人。春秋以來。沿泝宗流。咸可指數。廉有丘蓋之疑。而文雅忠貞。增修奕葉。雲輿飆起。輝映繡青。與孔氏比隆焉。豈其百世之祀而文獻有不足乎。不佞奉命按魯。展謁廟庭。覽陋巷舊志。事辭樸略。體裁未備。私竊少之。謀諸其宗子博士君胤祚。博士曰。固所恩也。使總有意纂成。[illegible]式靈吾祖。敢奉筆牘以從。[illegible]盡取家乘。大加釐正。彙爲八卷。條貫秩然。文質可諷也。不佞敬受其書。以示竟

守豫章陳君使、正於宗伯子公。公又即其新草，芟繁補闕，裁成而潤色之。司理長沙周君重加校而梓焉，聖真道統昭昭乎可徵矣。慨夫魯之爲故國也，大庭之庫、軒轅小皞之丘、禽父之井與臺僖之閟宮、共王之殿，當其盛時，罔無不煒煌晃繹，流帶泗沂。今皆越在陵谷，鞠爲榛莽，而所謂陋巷者，絳闕璇題，巋然輪奐，與素王之宮左右相峙，海内望之，若神霄紫都，矗立太清而不可嚮邇。於是因其遺迹、

勒成圖籍，以比於郡國之史，而布諸四方，則茲編也，豈亦非天壤之内，亘萬古而不易者耶。蓋古者省方之使巡行郡國，必陳訓誦之書，以喻民志。矧觀樂問禮之邦，吾道淵源所在，不佞何敢讓焉。而二大夫紬繹舊聞，表章聖迹，因以質成史氏，載之策書，豈惟郡使者之光，抑博士紹隆祖武，昭夷齊之讓，是克世其家者。尚守爲赤刀大訓，以覲後昆，毋遏佚哉。

萬曆辛丑孟夏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關西楊

光訓汝若甫書於歷下署中。

題陋巷誌跋語

庚子歲春、余以鹺命行歷阜邑、晤博士顏先生於故里、見其言貌朴雅、充然儒者矩矱、心竊豔之、因扁其堂曰卓有祖風。越月、走書京國、以所重輯陋巷誌問敘于余。余惟孔顏道脈、世系宗支與凡歷代表章、備載誌籍中、夫何庸贅哉。惟是先聖當年所稱陋巷貧室、今在後裔、則爲世閥華門。夫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自古記之。以富貴移人、驕侈滅悳、勢所趨也。以余耳目睹記、世守先代之訓者、竟何人哉。乃屈

指顔宗復聖以後，名卿碩彦，節士才賢，代不乏人。延至于今，而博士君猶恂恂敢守先訓如故也，可不謂度越恒情乎。蓋衰周和氣有限，故顔聖不獲與聖師齊壽，而貞淑之氣，以其躬所不能盡洩者，衍餘慶于後人，故支流之賢秀獨多與。余讀誌有感，聯綴數言，附之簡末。願博士君無忘先德，常存陋巷之風，以啓後賢，則斯誌不徒以文傳云爾。荆谿後學吳達可書于長安公署中。旹萬曆辛丑穐仲望後五日也。

陋巷志叙

蓋宣聖有志三代之英，而嘆杞宋之無徵也。自家有國，欲以圖芳傳遠，匪文獻何繇焉。闕里肇域，素王素臣之神靈之統也。孔氏配乾象坤，萬世爲主，莫之與京矣。曾之在鄒，至漢而猶顯。孟之居鄒，亦宗而始著。綿綿似續，其詳蓋雖言之，文獻不足故也。赫乎。邾顔之裔，係爲兗國，是繼聖師之嗣，慶流奕葉，世濟其美，以至于今，譜其本支如列眉也，可謂盛矣。夫文獻足徵如縷

而國籍不陳，無以昭示來遠，不滋慨哉。陋巷舊志，自正統初年改程學使陳公，採摭草創，爲有闕遺。歷載相沿，莫之損益，讀覽者惜焉。萬曆庚子，侍御關西楊公行部至魯，展禮於庭，激諸翰博顔君胤祚，博采舊聞，列爲條目，不託於伯貂。章陳侯質之舊史，因其詞事，稍加修飾。司理長洲周侯攝篆後，加綜覈，以付梓人，有成書矣。嘗謂道統之源，自堯、舜、湯、文至於宣聖，用集厥成，而顔子發其精蘊，以啓萬

世，蓋所謂見而知之者焉。奈之韜家，則口之有眼目。援之坤儀，則爲之有山靈。天壤並激，震耀無窮，豈直一國一邑之故。而二子餘祀之文，以賢部使君公之誼，一旦表章而光大之，所謂待人而興者與。詩御公彰紀文獻，肅清東夏，二程得膺常爵，亞後奠封坼，遂躋大賢，遠踰魯。而文彌陳聖，近以承無垠，豈不紹繼萬世之學哉。竊惟其克念厥紹，無忘述作，顔氏之澤益新矣。周侯又嘗有意重修闕里之籍，

並及曾孟，勤為一書，甚盛心也。顔志先後除書區矣。後有讀其緒業、以垂鴻獻、為其永有攷於世哉。

萬曆辛丑孟夏八日，魯國史學于慎行頓首謹題。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 經筵日講官國史副總裁官

陋巷誌序

志名以陋巷，承以為陋者，蓋欲尋顔氏處而不可得，乃述其所樂處，尋向上去，以寄顔學也。志后有作者，或不可忽也已。予幸游顔夫子故里，乃仍舊名以附志于前人首。至於按名覈實，緣有證兼、補缺訂謬，去冗刪煩，尚有賴君子，予不敢掠其美也。是為序。

明嘉靖庚戌龝十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奉

敕整飭沂州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

蜀後學鼎山史鶚謹識。

目錄

卷之八

藝文志附

誌銘　墓表

陋巷志卷之一

海鹽呂兆祥重修
裔孫 顏光魯叅考
顏紹統訂閱

像圖志

敘曰：天生賢聖，負繼往開來之統，爲世作程，固後人所崇仰而繹思者也。邈哉靈響，不可追矣。假肖像以代羮牆，摭繪圖以徵宅里，於儀刑所寄，良有關焉，曷可少哉。復聖先師舊有退省、從行二像，皆古人名筆，流傳已久。今益以封爵袞冕，而推及杞國，以志隆也。魯國舊域，固鍾靈毓秀之區，而陋巷林亭，又天下所景慕者。先今廟制，所以妥神棲靈，英王名賢咸駐蹕弭節而祼獻焉，各列之圖，以示久遠。而禮器樂章，出歷代烝嘗之典，亦不敢散逸，而並圖之。嗟嗟！士君子生復聖之鄉，既莫不瞻依桑梓，以親炙其盛；而輶軒干旄，問俗按部其地者，亦得遊其庭而禮矣。至若殊方異域，則宮牆廟貌之美，而無由祗謁，則像與圖庶有稽也。作像圖志。

先師章服像

贊曰：簞瓢陋巷，心齋坐忘。竭才博約，勞善無張。爲邦有志，首配素王。萬年黻冕，俎豆宮牆。

明御史關中楊光訓著

先師退省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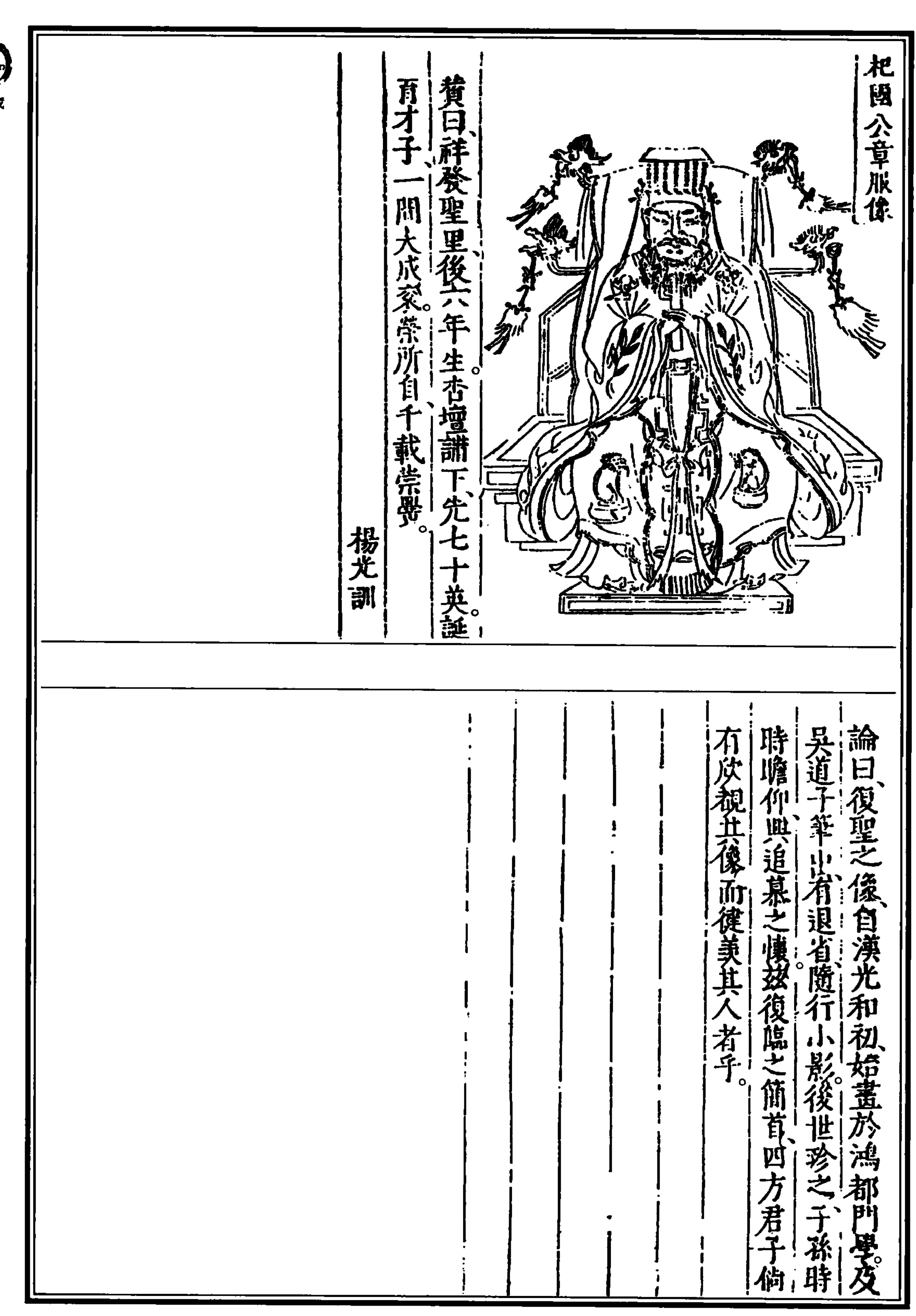
贊曰、孔門多士、才辯明慧、沉潛惟子、不違日終。無言弗悅、足發聖蒙。若愚大智、德行獨隆。

楊光訓

先師從行小像

贊曰、維聖塵絶、瞠乎大賢。亦趨亦步、視猶父然。如立卓爾、瞻之在前。未見其止、遂假於年。

楊光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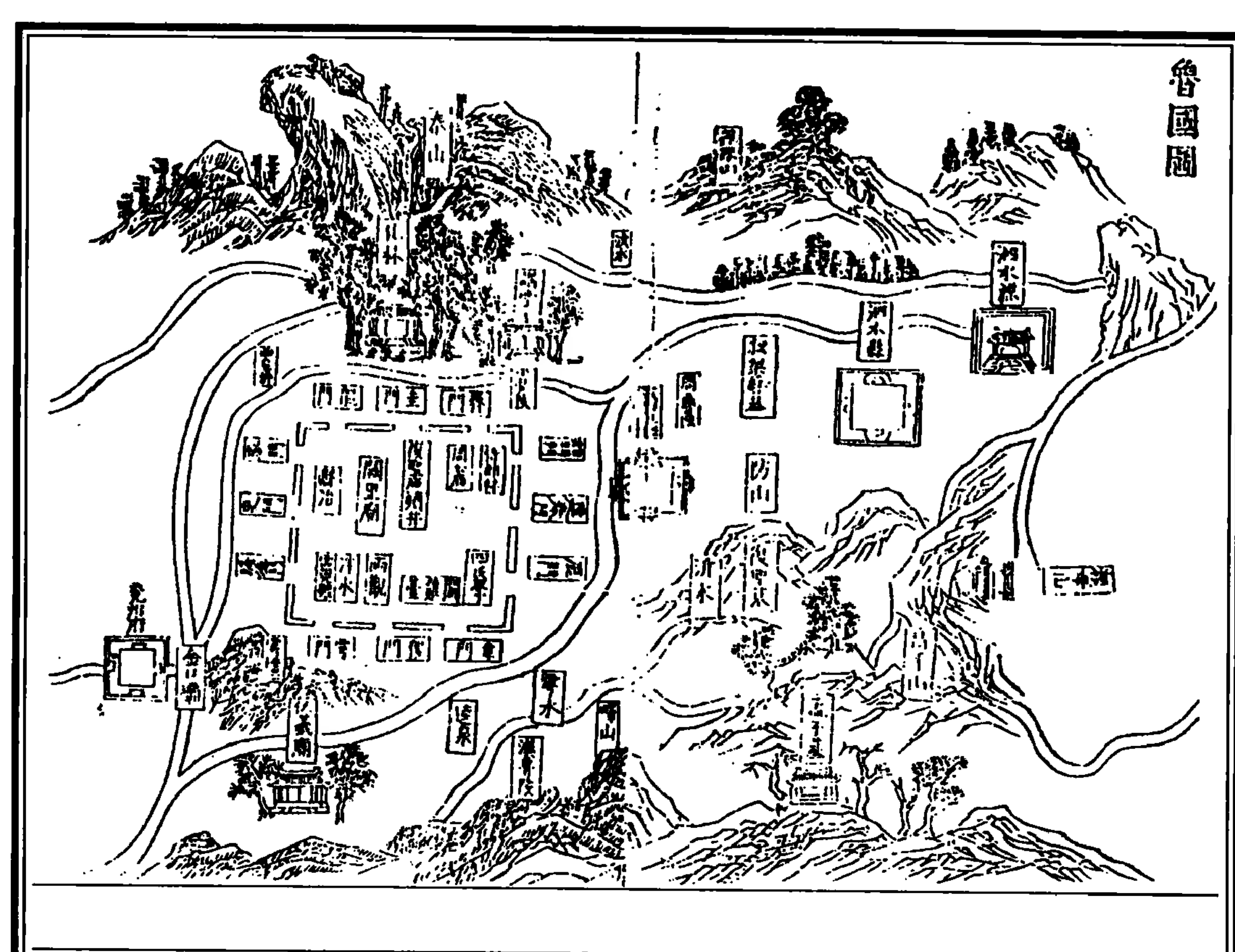


杞國公章服像

贊曰、祥發聖里、後六年生。杏壇講下、先七十英。誕育才子、一門大成。衮榮所自、千載崇贊。

楊光訓

論曰、復聖之像、自漢光和初、始畫於鴻都門學。及吳道子筆出、有退省隨行小影、後世珍之。子孫時時瞻仰、興追慕之懷。茲復臨之簡首、四方君子儻有欣覩其像、而徤羨其人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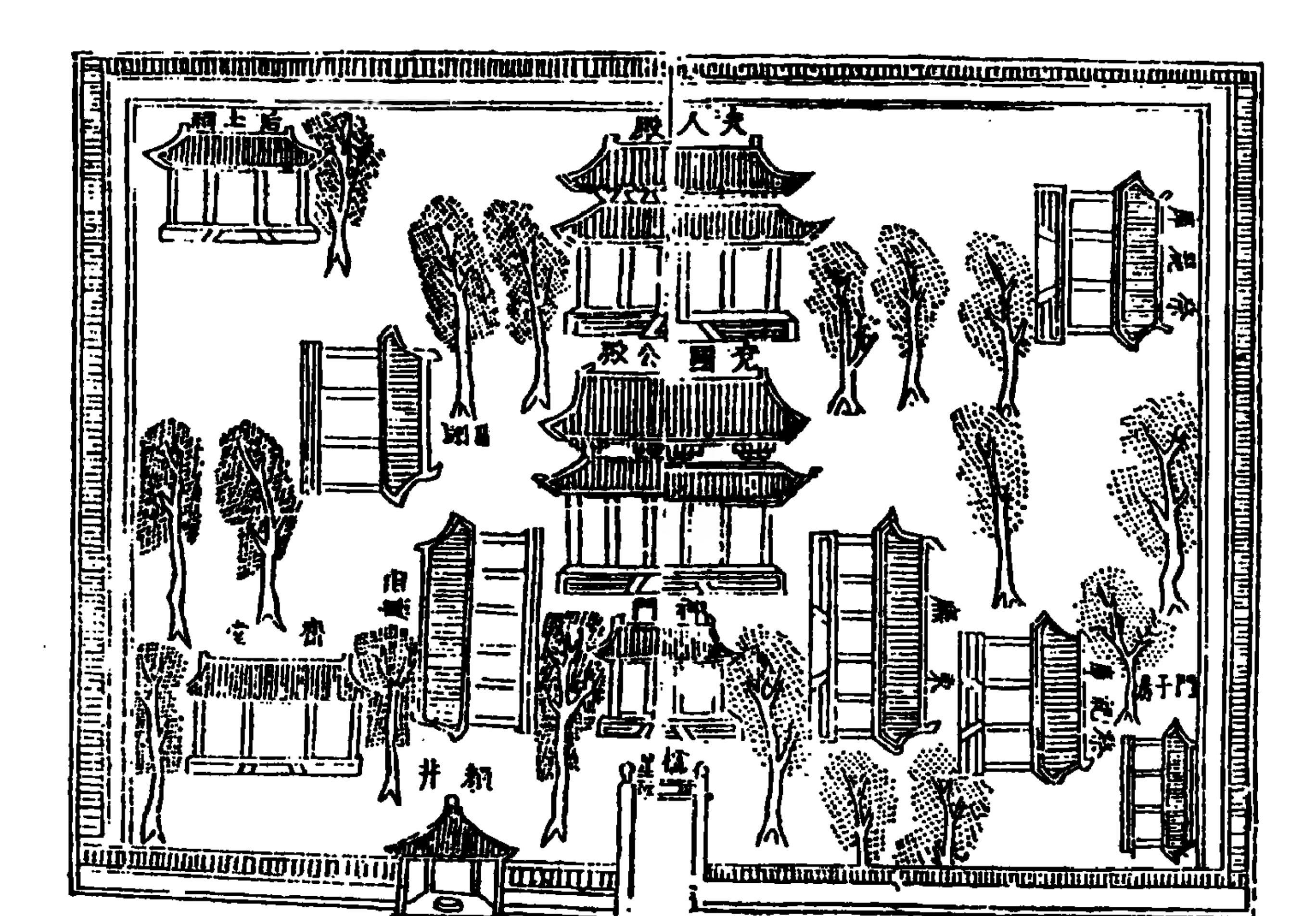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南曰稷門、曰章門、曰雩門、北曰圭門、曰齊門、曰龍門、東曰建春門。曰始明門、曰鹿門、西曰史門、曰歸德門、曰麥門。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爲孔廟、其東北爲顏廟、城北爲孔林、其東南爲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郡城在其右。

顏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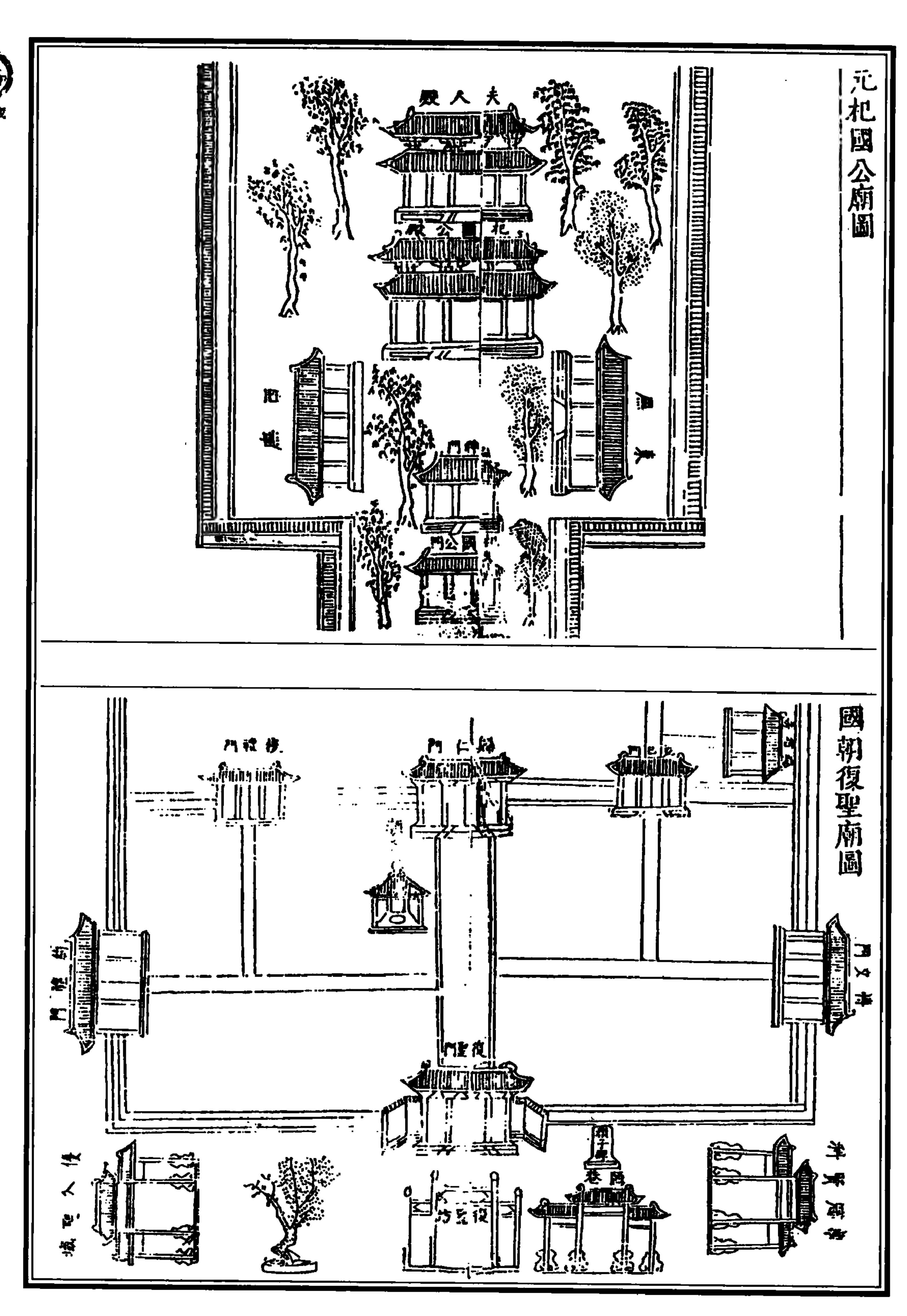
元陋巷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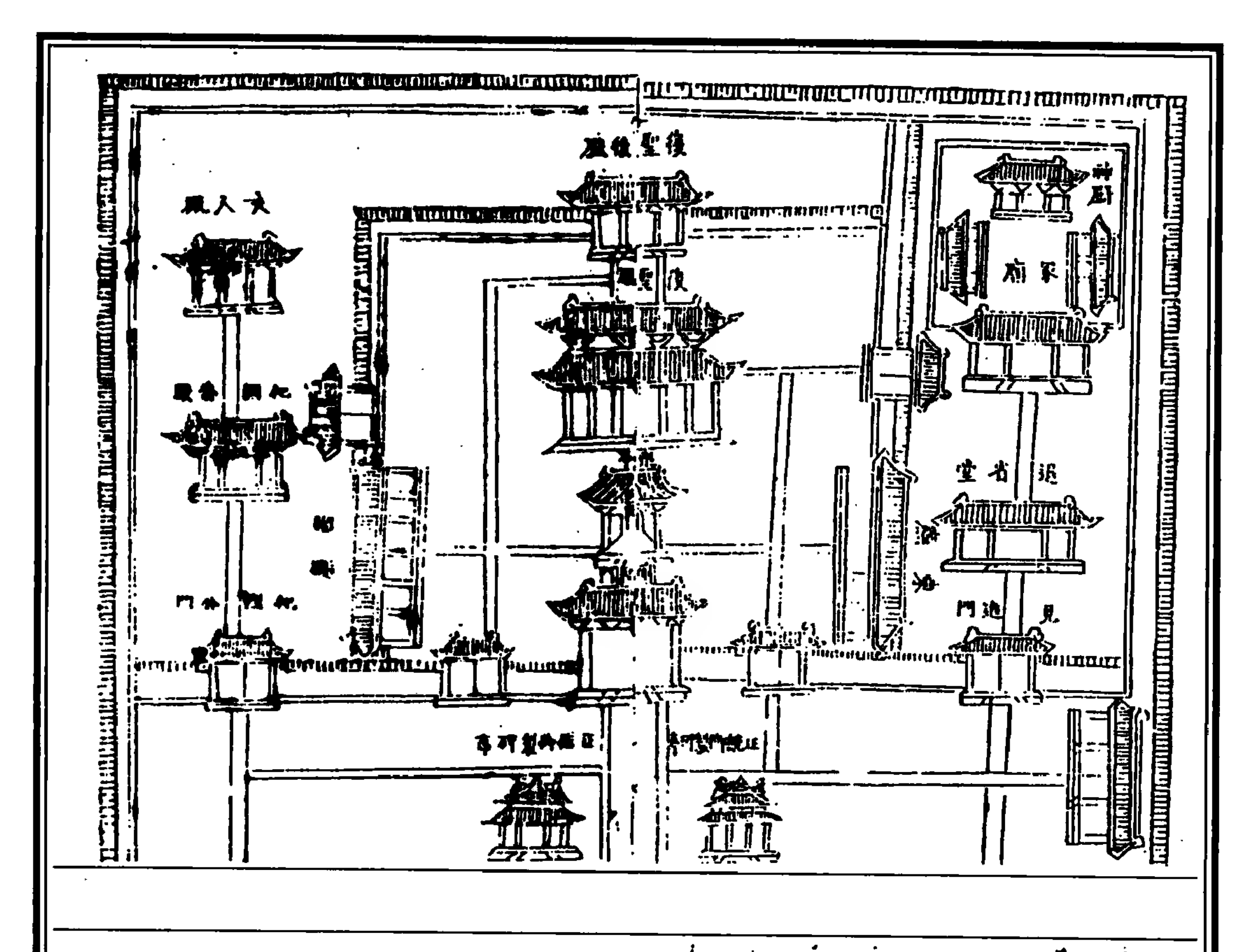


孔廟東北六百餘武有園有井，即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搆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搆於故基，繚以崇垣，環植花李。教授張頦將先師兗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圍亭古檜十有四株，所出之物以供祭祀。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請修兗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畝於園之北，奉勑剏建新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天曆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於新廟，是日兗國公誕辰也。

皇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貌。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弘治十五年，仍復傾頹，公鉉復聞於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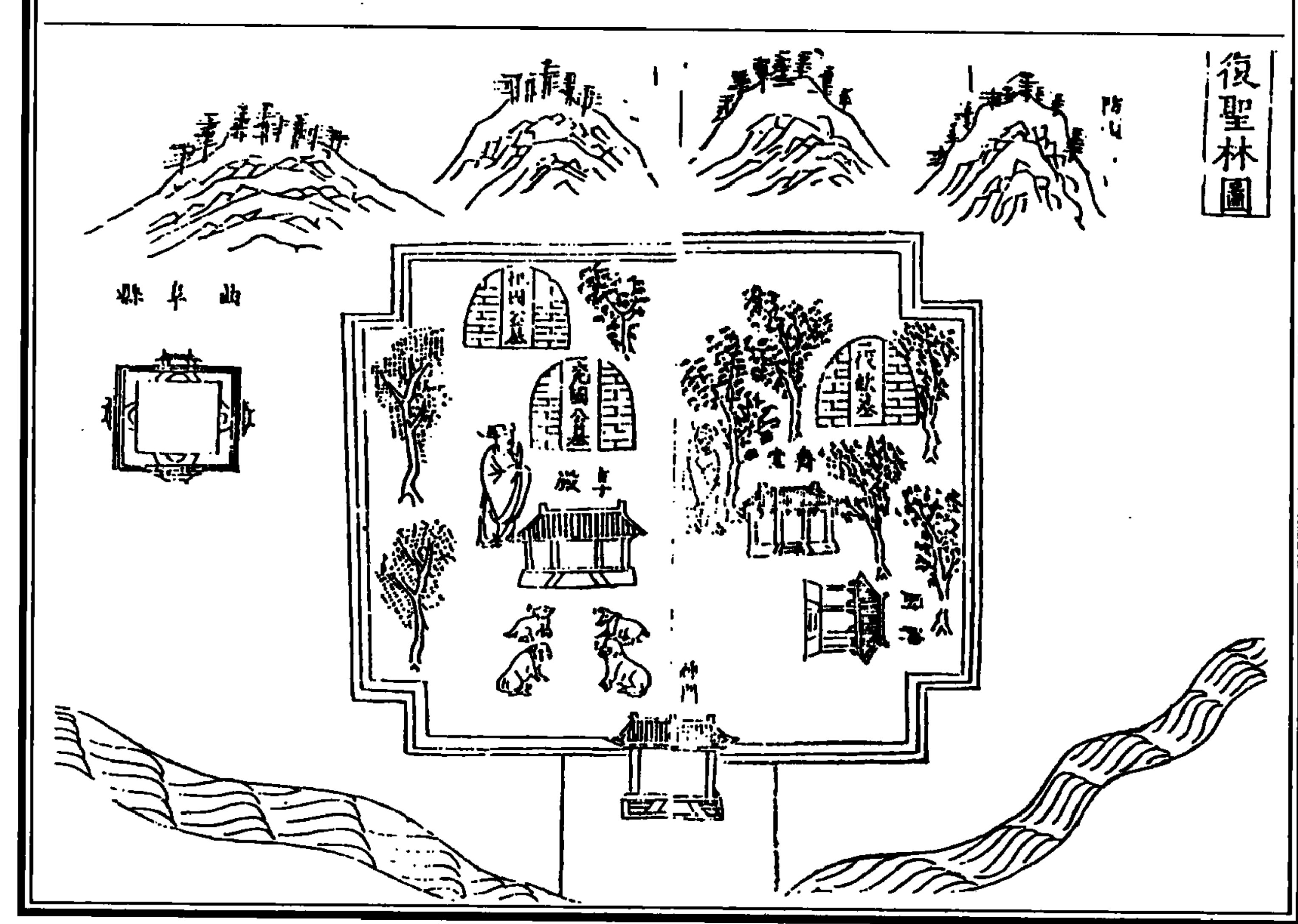
上命有司會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告新修建，規模宏敞，視昔有加，詳具後幅。


元杞國公廟圖
夫人殿
國公門
國朝復聖廟圖
歸仁門
約禮門
博文門
復聖門
陋巷
復聖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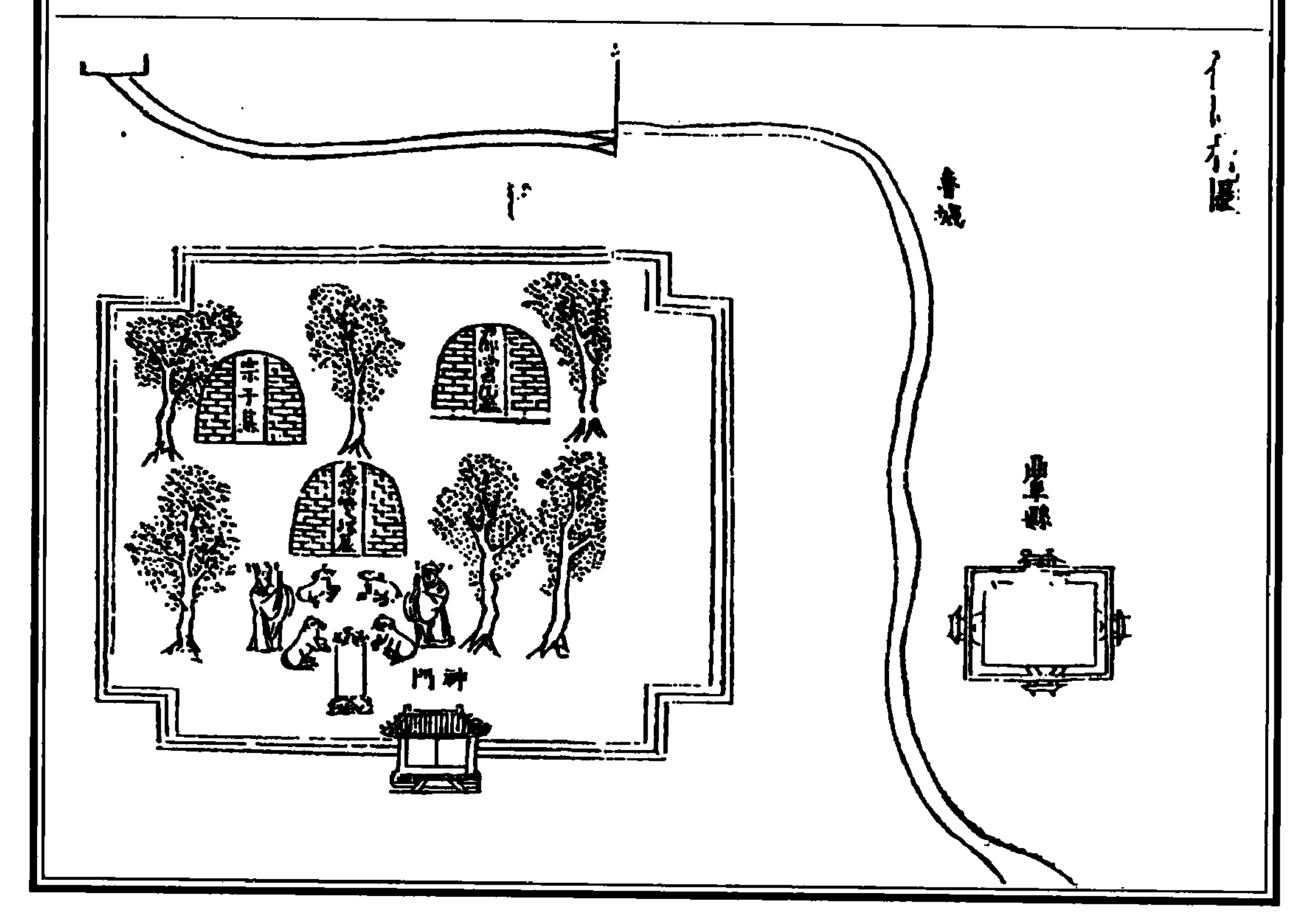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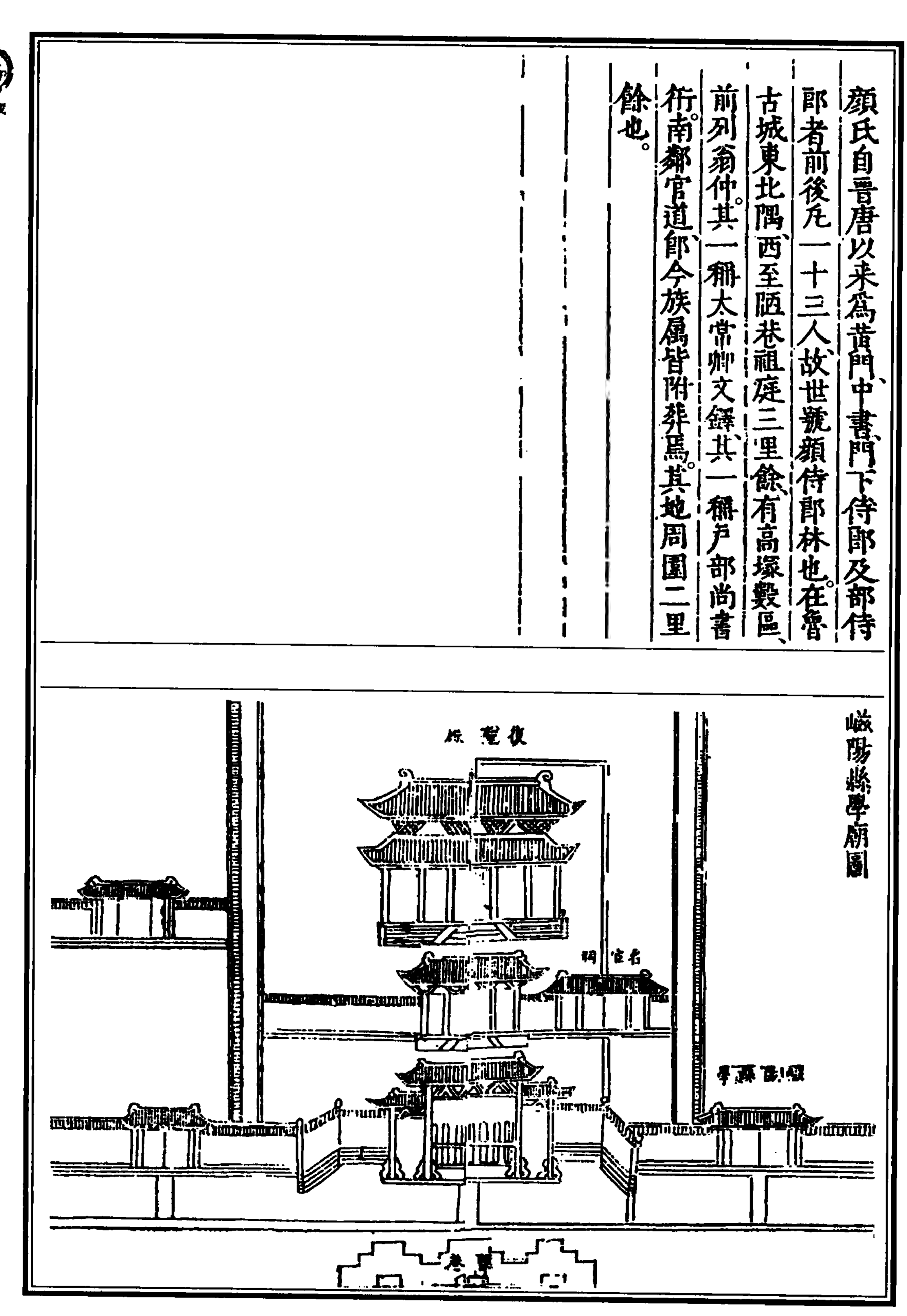
廟制：正殿七間，重簷，高四丈九尺，闊十一丈一尺，深六丈七尺。面前石盤龍柱四，兩傍及後簷俱鐫花石柱，十八，楠木擎柱，圍七尺，梁枋嵌俱楠木，蓋頂天花板四百四十二片，菱花隔扇俱風板，承柱俱銀硃。神龕一座，供卓一張，香几，俱水花硃油漆。內外枋椽斗拱俱用青綠，金龕座蓋用青綠色琉璃鋪地，御碑俱方磚。露臺井臺基俱用石石頭刻座石。寢殿五間，一簷，高二丈七尺，闊七丈闌干俱磨光。七尺，深四丈四，簷俱木柱，梁枋標柱俱楠木，菱花隔扇，供卓、香几各一張，俱水花硃漆。天花板二百一十八片，枋椽斗拱俱用青綠，金龕座，酒頭條磨石，蓋用綠。兩廡各七間，左祀二代歆及三十四代附黃門侍郎之推，四十代唐平原太守真卿、常山太守杲卿。右祀三代偉及三十

三代北齊御史中丞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師古。中爲顔樂亭、（高二丈、闊一丈四尺、石闌石柱。）亭前爲仰聖門、（高二丈七尺、闊四丈五尺、深三丈五尺。前後檐俱木柱、門六扇、門扎俱紅油漆、蓋瓦用綠色。）兩旁各一門一座。門前東西御製碑亭二座。（高三丈一尺、蓋瓦用綠。）又前爲歸仁門三間、（高二丈九尺、闊五丈一尺、深四丈。）左掖爲步巳門三間、右掖爲復禮門三間。歸仁門稍西舊井在焉、覆之以亭。前爲復聖門三間、（高三丈五尺、闊七丈二尺、深五丈一尺、石柱八根。）復聖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東西二坊、左曰卓冠賢科、右曰優入聖域。又外里門、有坊牓曰陋巷。萬曆二十二年、巡按御史連標建、從博士衎祚請也。復聖門之內東爲博文門三間、西爲約禮門三間、相射而立。由左掖而入、有齋宿房七楹、稍北有祭器庫五楹、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門內爲退省堂三間。堂後爲家廟、復聖二世三世神檟藏焉。廟後爲神廚。由右掖而入、爲杞國門。門內爲杞國公殿、殿後爲寢、以祀端獻夫人。其後爲焚帛所。廟左爲賜第、宗子世居焉。


復聖林圖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兖國公之墓。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碑湮沒不存、惟坐趺在。墓高丈餘。杞國公墓在兖國西北。林木森蔚。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云、顔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木也。





顏氏自晉唐以来爲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凢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在魯古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稱太常卿文鐸、其一稱户部尚書衍。南鄉官道郎、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餘也。

嶧陽縣學廟圖

廟在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爲兖國公，創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洪武十八年重修，因塞滋陽儒學。永樂七年，成祖巡狩北京，遣禮部員外郎饒將致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爲明倫堂，殿前有御製碑，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

論曰：古帝王之於賢者，莫不表厥宅里，以樹風聲，立之祠宇，以祭報饗，蓋以發幽闡微，昭示區宇，炳哉烈矣。况乃羽翼聖真，師表萬世者哉。是故廟廷瓌麗，天藻昭垂，墟墓鬱葱，山川映秀，而兖郡舊創廟立庠，此又特達之典，海內所僅見者。我祖宗朝所以褒揚聖哲，風勸人流，一何盛哉。併列之圖，俾觀者有遐想焉。

祭器圖

簠

通足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

簋

通足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犧尊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象尊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二分、耳濶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大尊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

[illegible]

重二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

洗

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

爵

重一斤八兩、通足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二柱通足、有流有鋬。

坫

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

龍勺

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籩

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幷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登

高一尺四寸。

尊冪

用布為之，縱橫二尺二寸。

雲雷尊

盛酒器也。範金為之，紐以螭首，畫雲雷於腹。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用貯初獻酒。

鉶

範金為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旋三紐，用鷰和羹。

豆登祭

以木為之，繪以彩，髹以漆。

俎

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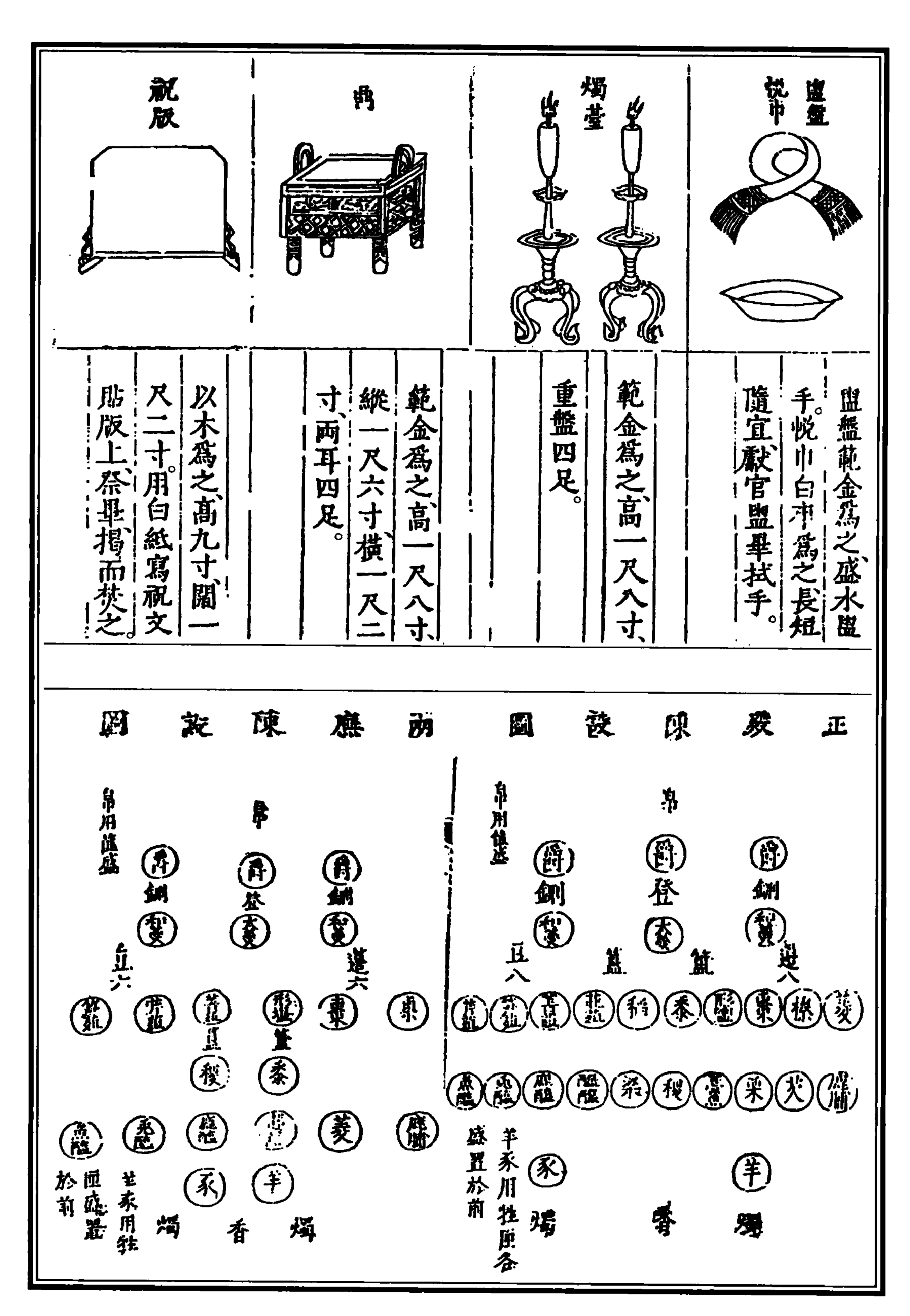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遵巾

以絺為之，圓幅，玄被纁裏。

龍冪

以絳帛方幅為之。中画雲龍，兩旁画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画雲龍，止用青。


盥盤
悅巾
盥盤範金爲之、盛水盥手。悅巾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畢拭手。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横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正殿陳設圖
兩廡陳設圖
帛
香
羊
豕

祭器說

簠簋皆盛黍稷器。簠方簋圓。兩旁有紐。上覆以盖。簠盛黍稷、簋盛稻粱。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爲之。

犧尊。犧牛形。取其犧牲享食之意。範金爲之。穴背受酒於腹。上覆以盖。用貯終獻酒。

象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盖。用貯亞獻酒。

罍。其器乃佐尊者也。

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盖致肅恭之義。洗受棄水、惡汚地也。

爵。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其義取小者爲貴。

坫。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是已。

勺。刻首爲龍。夏制也。古以匏。後世範金爲之。

籩豆。籩古今皆竹制。惟豆制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以木爲之。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足下柎也。

篚。竹爲之。古用篚不一、以其尊、以承食膳、以盛幣。今单以承幣。

祭品

香燭酒　羊　豕　鹿

兎　帛正殿用綾、餘用絹。練白色、長一丈八尺。

太羹實于登　和羹實于鉶　黍　稷以上實於簋

稻　粱以上實於簠　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㬵餅　白餅以上實於籩

韭菹　菁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鹿醢　兎醢　魚醢以上實於豆

製祭品法

太羹用淡牛肉汁。如無、以羊肉汁代之。

和羹用猪脊膂肉切薄片、滾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醋拌匀。腰子切荔枝形盖面。臨祭用淡牛肉熱汁澆上。

黍用黍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造。

稷用稷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造。

稻用白粳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如常飯法。

粢用粟米、揀過完潔、滌湯撈起，亦如常飯法。

形鹽用篩過潔淨白鹽。

薧魚用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少許醃過，晒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片時。

棗用膠棗或紅鮮棗皆可，用須揀過潔淨者。

栗用大栗揀過好者，如無，以核桃、荔枝、龍眼代之。

榛用榛子揀過潔淨，如無，以核桃、荔枝、龍眼代之。

菱用菱米或鮮菱，須揀過潔淨者。

芡用雞頭實、揀過潔淨。

鹿脯用活鹿一隻，宰取肉一塊。如無，麞、獐代之。

黑餅用蕎麥麪造，內用砂糖爲餡，印作員龍餅子。

白餅用小麥麪造，亦如前法。

韭菹用揀過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淡用。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醓醢用豬脊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蒔蘿、茴香拌作醢。

菁菹用揀過菁菜，略綽沸湯，切作長片，淡用。

鹿醢用鹿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芹菹用潔淨生芹菜，切作長段。如無，用其根亦可。

兔醢用活兔宰取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筍菹用潔淨乾筍，煮過，以水洗淨，切作長片，淡用。

魚醢用活魚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花椒、蒔蘿、茴香拌醢。

樂章

宋 哲宗釋奠兗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存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徽宗釋奠兗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莊而坐，時颺以歌。旅陳[illegible]嘉，祗薦無頗。宣尼之侍，爾其誰過。

金 熙宗釋奠兗國公樂章 奏輯寧之曲

聖師之門，推顏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章宗釋奠兗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

元 釋奠兗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潛心好學，不遷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與弗渝。

武宗釋奠兗國公樂章奏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朝陳樽簋。旨酒欣欣，神其來至。

欽定禮生數

曲阜縣原額設禮生六十名。

論曰：我國家稽古定制，於復聖發迹之地，特建廟宇，專設祭祀，其典隆矣。先今所創祭器，藏之既久，制可陳而數可辨也。廟庭樂章，須自前代，子孫世守而諷詠之。有如廣褒崇之典，折衷而舉行焉，豈非昭代之盛美哉。

陋巷志卷之一終

陋巷志卷之二

世家志上

敘曰、魯地上應奎婁、是為圖書之府、鍾靈毓秀、宣父挺然篤生、為萬世教主。復聖接迹而起、授受道統、真傳羽儀、聖作揚詡、地靈豈偶然哉。太史公表顏氏之先、始于黃帝、雖人代綿邈、而嗣續有徵。聖神之僾炳矣。自周封顏公為魯附庸、子孫遂以為姓、世有顯裔、而復聖以布衣興之。由是而後、世運遷流、崇仰不異、幾與孔氏比隆焉。然而宗支之派、淵源無竭、聞達之興、肩踵相藉、皆由復聖而作者也。嗚呼。道脉之無窮、天象之有赫、詎不信夫。作世家志。

先師世家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為諸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苗孫俠為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子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于魯、故世世事魯、為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為蕃衍。友生奭、為下大夫。奭生連、連生嗷、嗷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鹿、鹿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鹿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學、修博約之訓、聞克復之旨。及問為邦、孔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稱其能守中庸、又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持祿、慎于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顔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魯哀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生于昭公二十一年辛巳、哀公五年卒、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以下詳具世表。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顔子生、少孔子三十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十年戊申。是年顔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顔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先師集紀

經書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中庸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以上論語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以上孟子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周易繫辭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子路去衛、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以上禮記檀弓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愼諸焉。

叔孫武叔見於顔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顔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七日、無道可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告亦如之。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焉。夫子何病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顔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以上孔子家語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顏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以上孔子大訓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行必形諸外也。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形①、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以上孔子集語

子史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尾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

不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與汝②。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以上列子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之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偕之偕之謂也。為人臣者

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吉、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回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3]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衎[4]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上莊子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荀子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馬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迣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
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或
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或
曰、顔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顔常睎夫子矣、正考
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
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
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内、紆朱懷
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内。曰、顔不孔、雖得
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顔苦孔之卓也。
或人瞿然曰、兹苦也、祗其所以爲樂也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顔淵。或曰
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顔淵不可爲力矣。曰、
未之思也、孰禦焉。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顔其餒矣。曰、彼
以其粗、顔以其精。彼以其回、顔以其貞。顔其劣乎。
顔其劣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
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
樂、顔氏德也。
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顔
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
矣。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
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
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
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
孳而不知勸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
曰、昔者顔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問、若此則
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
禮、退以義、難儷也。以上揚子法言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

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回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將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

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以上韓詩外傳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上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回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以上王充論衡

伯夷傳曰、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名益顯。史記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

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劉氏新序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以上劉氏說苑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⑥也、顏子不愛⑦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橫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也。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之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于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以上性理

雜說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⑧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子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所居積石千里，天又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二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太平御覽

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論語摘輔象

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

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以上衡波論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鮮、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路史

孔子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曰、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昔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夫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韓詩外傳

論曰、夫復聖之生、豈不關世運哉。由堯、舜、湯、文至於孔子、乘五百之期、以開道統、見而知之者誰也。馬遷氏傳仲尼弟子、列之首簡、傳諸永永、炳如日星矣。然止援魯論數語、他無考證、不太略乎。故今稽諸傳記、概其始卒、纂爲世家、昭示來遠、而不敢氾引曲說、以紊大體、誠嚴之也。至乃嘉言懿行、散見羣書、則別加搜采、臚列於後、故雖經訓之明著、人所習聞、子史之寓言、經所不載、下逮雜家小說、事涉傳疑者、巨細兼收、不敢佚墜焉。誠欲使賢聖之迹布在天壤、以翊道統云爾。若夫內典仙經、假托名號、吾教所斥、不敢參也。然而掛漏之弊、猶或未免、不有世之博物君子在乎。

陋巷志卷之二終

校記

①形：當作「行」，見上下文。

②與：當作「語」，見《列子》卷四。

③稀：當作「豨」，見《莊子》卷七。

④「將」上當有「曰」字，見《莊子》卷二。

⑤室：當作「臭」，見《吕氏春秋・任數》。

⑥憂：當作「愛」，見《性理大全書》卷三。

⑦同⑥。

⑧一：當作「對」，見《太平御覽》卷九一五。

陋巷志卷之三

世家志下

宗子世表

二代歆 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儉 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四代威 魯下大夫，生子芃。

五代芃 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億 魯下大夫，生子岵。

七代岵 魯下大夫，生子卲。

八代卲 字伯伷，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譽 舍人，生子產。

十代產 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異 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愚 漢卿士，生子逵。

十三代逵 漢大夫，生子肆。

十四代肆 一作肄，字季逵，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書傳》作駟。生子衷。

十五代衷 一作忠，郡工曹從事，舉令，生子凱。

十六代凱 字季[illegible]，張禹薦于朝，為安成太守。生子遂。

十七代遂 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倫。

十八代倫 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脩。

十九代綽 字參道，為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準 始仕為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阮 字[illegible]琛，舉有道，為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亮 字世明，為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毓辟。生子敦。

二十三代敦 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二子：斐、勵。

二十四代斐 尹京兆，有善政。二子，曾獻無後，而盛

盛 字叔臺，一字叔宗，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有傳。生子欽。

二十五代欽 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舉賢良，太守，有傳。子默。

二十六代默 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爵[illegible]子。三子：畿、含、[illegible]。

二十七代含 字弘都，晉光祿大夫，有傳。子髦。

二十八代髦 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綝。

二十九代綝 字文和，州西散①、驍騎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 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 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西曹主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陵太守。五子：興之、炳之。

三十二代興之 安[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登。炳之 字叔豹，以能書稱，歷韓國、江夏王參軍②，奉

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無後，而炳之子見遠爲宗。

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③，有傳。四子：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有傳。二子：涊、和，無後，之推爲宗。

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有傳。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祕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鄭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邽令。子昂。

四十代昂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旻。

四十三代旻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於世。子承祐。文蘊鄉貢進士。子涉。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閑據神道碑。子衎。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後。次仲昌。涉鄉貢進士。四子，匡朗、匡咨、匡美、匡贊，俱無後。衎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樞。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樞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說書，有傳。子復。端祥符元年帝幸曲阜，以交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曉、岐、輸、嵘、郯、樵。岐爲執政，自曉以下，子孫南徙，不知其傳，而端之子繼爲宗。

繼進士，世居西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擎。

五十一代擎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箚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教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尹。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兼泉祀事。子泰。

五十八代拳 字克肖、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 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欽定主奉祀事。景泰二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三、議、讚、論。

希惠 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奉 旨黜罷、仍以希仁長子議爲宗。

六十代議 字定伯。因正統以後宗系紊亂、天順六年辨正、仍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於時朝賀未有宅第、議入奏、可之、賜第於東安門外。入覲馳驛定爲常例。子三、公鉉、公銅、公鈹。

六十一代公鉉 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弘治元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正德元年、 駕幸太學、又取陪祀。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重德 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靖元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 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十二年三月、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爲宗。

肇先 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隆慶元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 字用修、號敬亭。萬曆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胤宗 字永肖、號養蒙、未襲而卒。子二、伯貞、伯廣。

胤祚 字永錫、號新吾。以兄宗蚤卒、萬曆十七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子四、伯華、伯偉、伯溫、伯潤。

六十六代伯貞 字叔節、號建中。萬曆二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二、光魯、光晉。

伯廉 字叔清、號執中。以兄卒任幼、萬曆三十四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子二、光啓、光祚。

六十七代光魯 字宗旦、號魯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三、紹統、紹業、紹徽 [illegible]

六十八代紹統 字景宗、號世喬。因父魯手痣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內染疾、至十四年不愈、情愿具題襲替長子、於本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五月十六日病故、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 字振宗、號砫世、諱原業。崇禎十四年八月、因兄統病故無後、具題炤兄終弟及之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本月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至我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至九年九月、 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子六、懋衡、懋行、懋修、懋健、懋徵、懋德。

六十九代懋衡 字以平、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弘文院五經博士。子崇文。

論曰、嗚呼。運會推移、陵谷遷改、卽皇王之胤、或夷爲編氓、名謚無稽。而復聖之裔、迄今二千餘祀、淵

源悠遠、濟美流光、固皆歷代所恤録、要亦雲仍之繁衍、稱神明胄矣。我列聖崇儒重道、念及宗裔、授以清華之品、崇以主鬯之儀、組綬蟬聯、與孔氏比隆、道德之覆庇者無窮矣。凡厥子孫、當飲芳泉知源哉。

支子世表

二十六代閔 一作敏、字叔明、欽季子、散騎常侍。

二十八代讜 字子讓、合次子、安城太守。 約 合季子、零陵太守。

二十九代綸 髦次子、廷尉正。 暢 髦第五子、揚州西曹。 熙 散騎常侍。 顯 約次子、護軍司馬。 以上晉

三十代秉之 字敬宗、綝次子、散騎常侍。 邵之 暢子、領軍司馬、竟陵太守。 根 字道熙、熙長子、治書御史、晉安太守。 實 字道安、熙次子、御史大夫、永安太守。 系之 顯長子、益州刺史。 延之 字延年、顯次子、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湘東王師。贈特進、謚曰憲。有傳。 坦之 顯季子、東陽太守。

三十一代邈之 靖之次子、散騎常侍。 恭之 靖之季子、司徒、譙王主簿。 希之 秉之次子、新安太守。 師伯 字長淵、左右僕射、丹陽尹、平都子。 師仲 中書侍郎。 僧超 徐州刺史。 徽之 散騎常侍。 竣 字子遜、延之長子、丹陽尹、吏部尚書、右將軍、東陽州刺史、有傳。 測 延之次子、臨淮太守。 奐 延之第三子、兵部尚書。 躍 延之第四子、東湘太守。

三十二代斡 師伯子、襲父爵。

三十三代宣仁 綝之次子、巴陵王參軍。 幼明 駕部郎中、征虜記室、[illegible][illegible]祺經。 翽 楚次子、廣州刺史。 積 中書郎。

三十四代挺 山陽太守。 晢 交州刺史。 以上宋齊梁陳

三十五代之善 協第四子、葉縣令。

三十六代昶 儀次子、寧仁令。 愍楚 之推次子、典內史省。 游秦 典校秘閣、有傳。 順隋 之善長子、汝南侯侍讀。 以上隋

三十七代相時 字慶、思魯次子也。天策府學士、禮部侍郎、有傳。 勤禮 字敬之、思魯季子。朝散大夫、校書郎、有傳。 育德 一作敏德、思魯第四子也。太子通事舍人、司經校定書史。 利仁 秘書郎。 有意 沔州刺史。 懷古 延陵丞。

三十八代揚庭 符璽郎、蔣王侍讀、太子通事舍人。 光庭 職方郎、沛縣令、注後漢書。 欣期 著作郎。 益期 詳正學士。 昭甫 字用晦、勤禮長子、歷晉王侍讀、有傳。 敬仲 勤禮次子、吏部郎中、平昌縣男、劉玹子撰神道碑。 康成 育德長子、求徵二年狀元、翰制科、太子舍人、崇文學士。 強學 育德次子、進士、制舉、校書郎。 希莊 育德季子、進士、舉青光祿大夫、和州刺史。 中和 渝州刺史。 日損 太恭丞。

三十九代隱朝 進士、拔萃、河北尉。 匡朝 朐山令。 元叔 校書郎。 志正 下邽令。 志恭 右衛翊衛。 志廉 右衛翊衛。 志謙 贊善大夫。 志宣 殿中侍御史。 景靈 校書郎。 元孫 字聿修、昭甫長子。朝散大夫、豪州刺史、上柱國、有傳。 惟貞



字永熙、昭甫次子。太子文學、加勳上柱國、有傳。會宗襄陽參軍。孝友楚州司馬。澄石衛州衛。潤涪城尉。恭敏希莊第七子、明漢書、武功尉。知微希莊第九子、制舉、伊闕丞。

大智并州錄事參軍。隣幾傳書郎。

四十代晃有清節、饒陽司士。允濟好屬文、翰林大尉。挺萬年尉。廣成將軍。

春卿元孫長子、以明經擢第、終偃師丞、有傳。杲卿字昕、元孫次子。爲常山太守、死節、有傳。

曜卿元孫第三子。工詩、善草隸。年十六、詞學直崇文館、歷城丞、終朝散大夫、淄川司馬。

旭卿元孫第四子。美姿儀、善草隸、僊山令。茂曾元孫第五子。訥言敏行、頗工篆籀。嘉陵司馬。

闕疑惟貞長子。孝友仁讓、壽精詩傳、春秋。杭州參軍。允南字去惑。惟貞次子。累官正議大夫、金鄉縣男、有傳。喬卿惟貞第三子。仁友、精晉史、有吏才、富平尉。真長惟貞第四子、清直、舉明經進士。幼輿字令親、惟貞第五子。仁和有蘊藉、精班漢書。進士、齋郎、歷新息簿、左衛帥府兵曹、賜緋魚袋。真卿字清臣、惟貞第六子、太子太師、有傳。允臧字季寔。惟貞第七子、累官朝請大夫、上柱國、有傳。舒制舉、長安尉。說明經、渭南丞。勝進士、左補闕。

振高陵丞。溫之有志行。舉方正。抱范陽尉。式宣進士、殿中侍御史。渾太子通事舍人。方僑進士、宮門丞。茂齊漢中司法。順進士、評事。

四十一代觀歷義清、修武、元和三縣令。丞構瀘州丞。逸好文、武庫令。邈金水令。鑄長安尉。紘方義主簿、劍南州官、歿於蠻。韶有才氣、工詩篆、進士。泉明杲卿長子、孝義、安平尉、佐父開土門、受左金吾兵曹、遷郿縣令、終彭城司馬。威明杲卿次子、以父死事、受太僕丞、郢州司馬、東陽縣令。季明杲卿季子、爲祿山所害、時年十八。贈贊善大夫。

迴明曜卿次子、郟城、獲嘉二縣尉、郫縣丞。沛明曜卿第三子、爲祿山所害、贈尚食奉御。襃明曜卿第四子、壽昌尉。微明曜卿第五子。秘書太監。德明曜卿第六子、右衛兵曹參軍。將明綿州④昌縣尉。慈明曜卿次子、撚术使我。詡祿山所害、贈右贊善大夫。翮旭卿長子、漢州戶曹、華原簿、溫縣丞、通議令。仙期旭卿次子。右金吾大將軍、贈鄭州刺史。

靚茂曾長子、監尉。副昌左武衛曹、上柱國、河東行軍兵馬使。峴茂曾第三子。銜州郘言監察御史、京贊善大夫。覲弘文進士。顥闕疑長子。仁和有政理、遙州長史、遂安令、常熟令、封金鄉縣男。啓溫江尉。頼允南次子。秘書郎、京兆功曹、襲封金鄉縣男、終楚州刺史。頵允南長子。叔父真卿達奏爭上文章、受校書郎。頻都水使者。頊喬卿長子。大理寺少卿、肅曹四判官。頍喬卿次子。奉禮郎、常熟簿、安南太守、任城男。碩喬卿第三子。江陵參軍、度儀尉、越州長史、熙斜男。

頡喬卿第四子、河南尉。頌幼輿長子。河東參軍、清河尉、費縣男。頏季泮穰。頂幼輿次子。武功丞、丹徒令、斜餅揚府寺丞、峰縣男。顗鳳翔參軍。願幼輿季子。朝邑尉、萬年令。頡工隸書。魯公守平原、質于劉正臣。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額真卿長子。右李倉帥、襍陽澗、河東士曹、沂水男。碩真卿次子。秘書正字、涇陽尉、殿中侍御史、湖州都團練判官、新泰男。頗允臧長子、祿山所害、贈太子洗馬。頲允臧次子。京兆參軍、叙州錄事、曲阜男。頊允臧第三子。富陽尉、吳縣簿、監察御史、埇橋院官。顥常州參軍、撫州刺史。頴河南府工曹、校書郎。準旭卿第三子、宣州溧水縣尉。頲明經、大理司直。克明崇文主、長林尉。

四十二代傳興慈明子、和州刺史。适都水使者。誕泉明長子、爲祿山所害、官戎王諮議、左庶子。証泉明次子。以祖死事、授左內倉曹、歷大理少卿、員外、桂州觀察使、御史中

丞。
諒泉明第三子、廣德尉。開元六年注録宋狀評事。平泉明第四子、以祖死事、授兵曹。歷新都丞。
誼泉明第五子、金曹尉。謨左府兵曹參軍。註威明長子、睦州建德縣丞。詒威明次子、順上
府録事參軍。諗河南參軍。讀德明次子、臨州判史、防禦使、[illegible]、御史大夫。詢準次
子、乾符四年登第。遊[illegible]次子、於滑濮。碣昌州令。琮碩長子、同州韓城二縣令。瑋次
子、海陵縣尉。湘頊季子、恭州司馬、參軍、郎山尉。
四十三代[illegible]會昌六年登第、鄭縣令。撰大[illegible]招、文集傳於世。述少通咸
六年登科第、紹議子、滁州
二人應舉、滁州清流縣尉。以上唐
四十九代公[illegible]太初長子。熙寧二年進士第、[illegible]縣令。隨太初季子、進士、三原縣丞。
五十代岐隨長子、字伯仲、部察孝弟詞學、賜出身、官至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魯郡[illegible]建炎[illegible]南伐。
五十五代[illegible]第四子、中書工部劄付監修提領。
五十六代之克昇次子、東阿縣教諭。之才楷子、衢輝學正。
五十七代璘之輔子、寧陽縣教諭。瑜字德潤、陽曲教諭、有傳。以上宋　以上元

闕達列傳

[illegible]關内侯盛字叔盛、父數、桓帝時爲御史大夫。兄宗、京兆尹。盛爲漢尚書郎、魏歷青徐
二州刺史、關内侯。始自魯國徙居琅邪臨沂、代傳
孝弟、因號其居爲孝弟里。其臨沂縣西七里、今屬
費縣。宋元祐十年詔禁樵採。

晉　太中大夫欽字公若、盛之子也。明詩、禮、易、尚書、多所通涉。歷東平郎將、司馬、大中
大夫、東莞廣陵太守、給事中、引直集賢、封葛繹縣
子。

光祿大夫含字弘都、欽之孫也。少有操行、以孝弟聞本州、辟不就。元帝初、鎮下邳、命爲
參軍。過江、以爲上虞令、轉王導從事中郎、丞相東閣祭
酒。出爲東陽太守。中宮初建、以儒素篤行補太
子中庶子、黄門侍郎、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討蘇
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尋爲國子祭酒、加散騎
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
右光祿大夫、[illegible]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
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
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
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
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
爲之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
含以其門寒、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
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
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
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三
子、髦、謙、約。

黄門侍郎髦字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父喪在
殯、鄰家失火、髦與弟謙約抱柩呼號、
煙焰頓止。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儀狀嚴整、風貌端
美。桓公見而嘆曰、頗侍中廟廊之望也。歷太尉西
陽王散騎將軍、尚書都官郎中、國大中正、給事黄
門侍郎。父老不就、襲爵西平縣侯、加給事中、晉陵
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
勳。三子、綝、綸、暢。

宋　光祿大夫延之字延年、含之曾孫也。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
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
十、猶未婚。劉穆之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
先欲相見、延之不往。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時鴈
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



師。高祖幸其館，朔方舉至延之官，列循果，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從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出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昧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屏居里巷，不豫人閒者七載。劉湛誅，起爲御史中丞，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貴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辭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顔、謝焉。所著並傳于世。

吏部尚書竣 字士遜，延之子也。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安遇。竣亦盡心輔贊。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明效。夷狄不求，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輕其誅，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嘅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豫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內修德化，外經邊事，於事爲長。」世祖鎮尋陽，還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因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並造檄書。世祖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惟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世祖踐阼，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尋兼領軍、丹陽尹，加散騎常侍。竣自謂才幹時望，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陽州刺史。

南齊 御史見遠 含之世孫。爲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乃以疾辭。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當世嘉其忠烈，咸稱歎之。

梁 記室參軍協 字子利，見遠子也。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記室參軍。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二卷、文集二十卷。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稱贊其美。

周 御正中大夫之儀 字子升，協之長子也。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褒之。江陵平，隨還長安。周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郎，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座，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北齊】**黃門侍郎之推** 字介，協之第三子也。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湘東王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既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常侍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梁元帝平，以爲散騎侍郎。後爲周軍所破，値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之推聰穎機悟，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曾著觀我生賦，文致清遠。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

【陳】**散騎常侍晃** 字元明，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記室參軍。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勑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閒，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陳，爲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詔贈⑤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書⑥集三⑦十卷。

【唐】**記室參軍思魯** 字孔歸，之推子也。博學善屬文，尤工訓詁。歷北齊衞府參軍、隋校書郎。唐武德初，拜秦王府記室參軍。四子師古、相時、勤禮、育德，皆歷顯官，知名於時。

鄆州刺史遊秦 思魯弟也。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卹境內，敬讓大行。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卒於官。

弘文館學士籀 字師古，思魯長子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隋仁壽中，授安陽尉。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陽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高祖起義師，古從父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後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諸儒重加詳議，莫不嘆服。頒行天下，令學者誦習。尋拜秘書少監。奉詔撰定五禮。禮成，進爵爲子。復命註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有詔編之秘閣。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註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

禮部侍郎相時 思魯次子也。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

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詩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虢州刺史勤禮 思魯第三子也，字敬之。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⑧。太宗平京城，授朝散大夫、校書郎，俄為夔州都府長史，加上護軍，賜虢州刺史。太宗嘗命蕭鈞贊其行，有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興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稱，龍樓委質。當代榮之。

汝南太守昭甫 字周卿，勤禮長子也。少聰穎，尤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力過之，特為伯父師古所賞。凡所註釋，必令參定。嘗歷汝南太守，曹王、晉王侍讀。時獻王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識，昭甫能盡讀之。至德三載，贈華州刺史。

濠州刺史元孫 字聿修，昭甫長子也。少孤，養於舅氏殷仲容家，聰銳絕倫。年十歲，李逸聞其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榴賦，援翰立就，不加點竄，李逸大驚。嗣聖元年舉進士，素未習尚書，六日燕註畢究。省試銘賦二道，既麗且新，名動天下。解褐彭城簿，歷登封、長安二尉，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詔當時以為論言之最。玄宗嘗出諸家書跡數十卷，令定其真偽，元孫分別以進，玄宗大悅，因賜藤箋墨衣服等物。嘗和遊苑詩，御札八分批答曰：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玄提，莫之與先。出為潤州長史，遷滁、沂二州刺史，終朝散大夫、濠州刺史、上柱國。五子：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文集三十卷，干祿字書一卷，並行于世。

太子文學惟貞 字叔堅，昭甫次子也。少孤，育舅殷仲容家，蒙教筆法。貧無紙，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判入高第，授衢州參軍、溫縣、永昌二尉，遂代兄元孫長安尉，遷太子文學，拜薛王友，加勳上柱國。七子：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累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

偃師丞春卿 元孫長子也。倜儻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譖繫獄，為閭讞自訟，頲遽出之。歎微遠孫驕罪抵死，春卿為講三寘，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

常山太守杲卿 字昕與，元孫次子也。以蔭授官，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為魏州錄事參軍，振綱目，政稱第一。尋攝常山太守。時安祿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內。祿山既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窺潼關，即危宗社。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等謀開土門，以背祿山，斬其將蔣欽湊等三人，送於京師。乃檄告河北郡縣，倡義討賊，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祿山聞河北有變，命史思明渡河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城陷，杲卿為賊所執，送於東都。祿山見杲卿而責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署官，便擢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邪？杲卿瞋目報曰：我世為唐臣，當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幽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節解之，比至氣絕，大罵不息。乾元宗明詔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貞年六十五。子三：泉明、咸明、季明。

正議大夫允南 字去惑，惟貞次子也。孝弟聰敏，工為詩判，家書有折脛鶴，真響少露其時。戢書其背，即責曰：此雖不能奮飛，豈不惜其羽毛？奚不仁之甚耶！其惻隱如此。開元間以文入高第，授鶡尉，累官吏部侍郎中、侍御史。遷弟三人同時臺省，時人美焉。以忤楊國忠，貶□□丞。尋歷司封、司膳郎中，國子司業，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金鄉縣男。

太子太師真卿字清臣，惟貞第六子也。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法。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乃如此。祿山既陷洛陽，遣其將蔣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爲常山太守杲卿所禽，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乃遣將進兵於清河，合勢屯於博平，與賊戰，大勝，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相次陷，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乃棄郡渡河，歷江淮、荊襄，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使陳告宗廟，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答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公。將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爭之，辭甚激切，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爲元載所陷，貶峽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又爲楊炎、盧杞所忌，改太子太師。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刀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希烈大宴逆黨，仍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卿否？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勅耶？遂縊殺之。及淮泗平，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謚曰文忠，詔贈司徒。公在吉州，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使，有禮儀集十卷，並逸不傳。文集十五卷見行于世。至元三年，于費縣東魯公祠創立書院，設山長一員。

太子中允允臧字季魯，惟貞第七子也。歷太康尉，舉延昌令，與監察御史真卿各樹才名。出爲櫟陽令，時錄事有奸犯者，允臧立榜殺之，豪強惴恐。遷侍御史，兼太子中允，累官至朝請大夫、上柱國。

五代

工部尚書衎字祖德，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

以治狀聞。歷臨濟、鄒平令、天平觀察推官。房知溫鎮青州、辟置幕下。知溫險侈厚斂、多不法、衍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溫以兵力偃蹇、衍勸其入貢。知溫諸子不悉、衍勸令以家財十餘萬上進。晉祖嘉之、歸功於衍、拜殿中。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河陽三城節度副使。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扶持、未嘗少倦。晉祖聞之、召爲工部郎中。偃蓄自學士遣使促召至闕。踰年、上表請罷行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復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衍執憲頗有風采。復抗表求侍養、詔書褒許、即與其母東歸。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以衍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乾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書、放還鄉里。卒、年七十四。

宋　國子監說書太初　字醇之。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嘗爲詩、多譏切時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太初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進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嘗爲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捃摭其子以罪、罷、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舁武父子、蘇順[9]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所居在息縣兩山之間、號息縣處士。有集十卷。

天章閣待制復　字長道、太初長子。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一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來學[11]。熙寧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攷正祀典、凡令讖緯興學、汚條陋制、道派與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遵奉孔子祠、復四上五讓、欲專其祠、褒優其田祿、謹其斷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10]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請擇經行之儒、補縣教官、凡學者致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

元　陽曲教諭瑜　字德明、以行誼所舉者、爲鄒及陽曲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判城、道遇賊、以刀來脅曰、爾何人。瑜曰、我衆爵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爲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爲兵、而反爲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爲爾爲旗、從逆乎。賊以鎗刺瑜至死、罵不絶口。其妻子皆爲所害。

國朝　孝子嗣振　青城教諭從弟子也。篤實好學、番髮受廩餼。天性孝友。父歿、廬墓封土、哭奠。貧不能日給、一粥枵腹、毀形三年如一日。鄉評甚重之、屢經旌獎。

晉　烈女文姜　復聖裔之女也。幼許聘青州李氏、未醮、夫亡、憫翁姑失養、往事焉。嘗遠汲新泉以奉姑、皆誠感神明、泉湧室內、潛以績籠覆之。家人伺其出而發其籠、泉湧成河、故名籠水河、一名孝女河。事見述征記并靈泉廟碑。

國朝　烈婦賈氏　六十三代孫從道妻也。家貧、寄居滋陽縣、艱事舅姑、人以孝婦稱。年二十七、夫疾危、籲天乞代。知不可愈、遂矢志同逝。及夫歿、命工斷棺闊大、期必合歛。家人覺之、嚴爲防護。至夜、潛以衣帶自縊、遂合棺而葬。闔邑嘆異。萬曆十六年、題奏旌表、立坊于墓。

論曰：復聖子孫可謂繁衍矣。肇自漢晉，迄於宋元，名卿碩彥，駢肩接踵，忠貞文雅，冠冕人流，何其盛也。宗支之派，既有表述，又嘗稽諸簡編，采聞達兼備者，綜其制行爵列而爲之傳。至有孝子貞姬，爲時旌録，亦附載於後焉。六十餘葉，後先輝映，承藉不乏，非明德之後能然哉。而近代以來，才賢寥落，通顯無聞，又何氣運之否塞也。抑宴安是習而罔知淬礪乎。此豈惟有愧前修，抑亦負

朝廷崇奬之恩矣。於乎，可不念哉。

陋巷志卷之三終

校記

①州西散：據顔真卿《顔君（惟貞）廟碑銘》（《顔魯公集》卷一六），當作「州西曹」，即州之西曹掾。

②韓國：據右引，當作「輔國」，即輔國將軍。

③領西：據右引，當作「鎮西」，即鎮西將軍。

④昌縣尉：據右引，當作「昌明縣尉」。

⑤授：據《陳書》卷三四《顔晃傳》，當作「援」。

⑥書：當作「有」，見右引書。

⑦三：當作「二」，見右引書。

⑧誥：據顔真卿《顔君廟碑銘》，當作「詁」。

⑨順：當作「舜」，見《宋史》卷四四二。

⑩「寧」下當有「縣」字，見《宋史》卷三四七。

⑪典：當作「曲」，見右引書。

⑫正：當作「政」，見右引書。

陋巷志卷之四

恩典志

敘曰、孔子紹二帝三王之統、以詔萬世、而復聖實羽翼之。是二帝三王之道、衍之復聖也、豈非萬世君天下者所宜尊禮哉。自春秋以降、歷漢至元、千有六百餘歲、不爲不久矣。而英主誼辟、所爲恢崇褒顯、先後相望、如一日焉。故或廓其祠宇、或表其閭里、或爵以維五之長、或奉以九章之服、或錫之土田、以供禴祀、或給之丁戶、以備洒掃。而又重宗支之爵、復子孫之役、旣可謂有隆無已矣。迨我聖朝稽古建極、崇儒重道、殊榮渥典、超軼在昔。乃至正復聖名號之隆、晉宗子清華之秩、而朝請之典、辟雍之幸、又加隆禮而頒之。於乎、是不以道統所在、而治之所由出與。國有徽章、士有表式、凡厥哲裔、可無繹思。作恩典志。

號諡

唐 太宗貞觀二年、詔尊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顏子太子少師。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贈顏子太子太師。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先師爲兗公。

追贈顏無繇爲杞伯、顏辛爲蕭伯、顏高爲琅琊伯、顏噲爲朱虛伯、顏之僕爲東武伯。（顏何爲開陽伯、顏祖爲臨沂伯。）

宋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進封顏子兗國公。

進封杞伯顏無繇爲曲阜侯、蕭伯顏辛爲陽穀侯、琅琊伯顏高爲雷澤侯、朱虛伯顏噲爲濟陰侯、東武伯顏之僕爲宛句侯、開陽伯顏何爲堂邑侯、臨邑伯顏祖爲富陽侯。

度宗咸淳三年正月、以顏子配享孔子、位在曾參、孔伋、孟軻之右。

元 文宗至順元年七月、進封顏子兗國復聖公。

順帝元統三年五月三日、進封曲阜侯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進封杞國夫人、諡端獻、加封兗國復聖公夫人、諡貞素。

祀典

漢 高祖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幸孔子宅、祠及顏子。

章帝元和二年、幸魯、以太牢祀孔子及顏子等、作六代之樂、大會孔顏子孫六十餘人。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顏子等。

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孔子及顏子像。

魏文帝黃初元年二月、初講論語通、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享。

五年、講尚書通、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享。

七年、講禮記通、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齊王正始二年、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先聖、以顏子配享。

東晉寧康二年十二月癸巳、釋奠於中堂、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後魏太武帝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後魏太平眞君十一年、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坊内、立孔顏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朱子奢建言、武德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竊謂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致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尊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享。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幸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以太牢祀先聖先師。

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幸魯、致祭先聖先師。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在京

國子監宣聖廟堂先師顏子配享，今其像立侍。兼禮拔生不立，拔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制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太牢祀先師兗國公。

真宗祥符元年、遣官以太牢祀先聖先師。

仁宗嘉祐六年、遣兗州通判田詢以太牢致祭文宣王、以兗國公配享。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御製祝文、致祭兗國公。

理宗咸淳二年、致祭兗國公。

宋崇寧四年、致祭先師兗國公。

金章宗明昌五年、致祭先師兗國公。

元世祖至元二年七月、遣集賢學士王德淵以牲牢蒸羞致祭亞聖兗國公。

成宗大德二年九月初二日、致祭先師兗國公。

仁宗至太四年十月初四日、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致祭先師兗國公。

順帝元統二年六月丁巳朔、遣中書省掾鄧呂世以太牢致祭先師兗國復聖公。

明永樂七年、遣禮部員外郎饒希致祭兗國復聖公。

景泰二年、

詔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陳想分獻顏子。取五十九代主奉祀事嫡孫顏希仁等二人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胡濙題本月二十九日、該太監舒良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遵外、欲行翰林院撰祭文、每設禮生、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戶、常川看守、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祭祀品物開坐、上請。奉

聖旨、是。欽此。該禮部格字四百九十一號勘合、行在

有司每遇春秋上丁日，先期備納，送赴主祭官，就差合用執事人等，於神廚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褻瀆。

成化元年、

駕幸太學，命禮部主事張謐行取六十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幷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仍賜宴於禮部。族人各紵絲衣一套。

弘治元年、

駕幸太學，以吏部左侍郎劉宣分献顏子。命禮部主事李雲行取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族人二名顏希仮、顏謐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正德元年、

駕幸太學，以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張潛行取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族人二名顏公鈛、顏公琨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元年、

駕幸太學，命大理寺評事呂柟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重德、族人二名顏公鈛、顏公去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十二年三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李時分奠顏子。命行人陳塏行取六十三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族人二名顏朋、顏重宜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隆慶元年、

駕幸太學，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劉繼文行取六十三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肇先、族人二名顏重卿、顏從麟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鸞胸背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萬曆四年、

駕幸太學、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分奠顏子。命禮部主事張程行取六十四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嗣慎、族人二名顏弘紳、顏弘乾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鶴胸背、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天啓五年、

駕幸太學、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魏廣微分奠顏子。命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族人二名顏胤禧、顏胤學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鶴六雲段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

駕幸太學、以內閣大學士李日宣分獻顏子。命中書舍人梁招遠行取六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族人二名顏伯忠、顏伯偉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冠帶、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章服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看詳亞聖兗國公所服。五禮新儀、公合服九旒冕。所有逐等名件、彩色章數、乞從本寺報國子監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啓請大成殿聖像以兗國公像九章九旒、曲阜侯冕七旒、服七章。

元元統三年五月三日、改曲阜侯冕九旒、服九章、用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

論曰、先師崇祀之典、自漢以來代有因革、而其禮無少易也。至於爵謚章服、徽稱備物、儼然列辟之儀、尊臨俎豆。且上遡杞國、下逮諸顏、秩在廟廷、咸膺嘉號、幾與孔氏埒矣。我朝重道右文、敦典庸禮、

褒正位號，定復聖之稱，真足以妥靈彖德，昭示萬古矣。至於臨幸太學，賢裔在列，法服載錫，御宴頻頒，所以寵其後人光其先世者，特恩異數，超軼尋常萬萬焉，豈非一代之懿典、我曾之榮觀哉。

授官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帝如魯城，詔拜顔氏二人爲官。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四十一代孫頵五品正員官。

文宗以四十三代孫從覺爲殿中侍御史、弘式爲同州參軍。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駕幸曲阜，詔顔子之後以四十六代孫涉特授曲阜縣主簿。

【宋】真宗祥符元年，駕幸曲阜，以兗國公四十八代孫端特授郊社齋郎。

仁宗皇祐二年十一月，特授顔惟政將仕郎、處州司士參軍，顔似賢守台州司士參軍。

高宗紹興五年，以顔邠爲右修職郎，顔阜補右迪功郎，顔彦補下州文學。

六年，特授顔師禹右迪功郎。

【元】中統建元之初，制以舊典立曲阜廟學，遴選師儒充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正、録各一員，訓其子弟比之常例優加擢用。其三氏子孫入國學者，俾同朝官子例。任教官者比常例每減一考入流。

中統三年，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孔、顔、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充教授先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令准此。

【國朝】景泰二年，詔顔氏宗子世襲五經博士一員，遂著爲令。

給賜

【元】泰定五年，撥賜田三十頃，以供顔氏春秋祭祀。

【皇明】景泰六年，清查前元撥賜田三十頃，添給賜田二十頃。

景泰六年九月，顔廟設門子四戶，常川看守。十二月，賜田、給佃戶十戶。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廟戶七戶以備看守。
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優復

唐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顏氏子孫並免賦役。

金 章宗明昌五年詔兗國公後免賦役。

元 太宗九年詔顏氏子孫奉上絲綿顏色税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十年以顏氏子孫八家係先賢之後蠲免差役。

世祖至元二年詔顏氏子孫並免賦役。

成宗大德二年九月以兗國公子孫地税大小差發盡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

明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崔尚書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聖旨以顏氏惟太宗免差餘枝不免欽此。

正統七年五十九代孫希仁奏請
詔令顏氏子孫並免差役。

諭曰前代優崇聖裔之典備矣邇閱其流散而特錫之官或念其放逸而預爲之誨一時遭際千古稀榮猶其小也。豈非我
朝定其官秩錫之土田宗嫡代襲詞林支庶優復徭役而又舉其俊秀教之學宮
朝廷恩澤祖宗流慶日星煥麗海嶽崇深矣爲之後者聯依宮牆優遊冠佩將何以對揚寵命繼承舊德哉謹書由禮其庶幾焉。

遺書碑扁附

顏子廟碑 漢篆復聖廟前。 退省小像碑 家廟內。 隨行小像碑 家廟內。 樂亭碑 樂亭內。 陋巷故址碑 陋巷井南萬曆八年巡撫趙賢立。

詰幼文三卷 顏延之撰。 纂要六卷 顏延之撰。 顏氏家訓七卷 顏之推撰博士嗣慎重刻。 筆墨法一卷 顏之推撰。 急就章一卷 顏師古著。

盧陵集十卷 顏真卿撰。 臨川集十卷 顏真卿撰。 吳興集十卷 顏真卿撰。 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顏真卿撰。 禮儀集十卷 顏真卿撰。 魯公文集十五卷 顏真卿撰博士胤祚重刻。 多寶佛塔字帖 顏真卿筆博士胤祚重刻。

發蘊扁 樂亭顏沈教書旌立。 退省堂扁 博士胤祚立。 世恩堂扁 四明戴洲爲博士嗣慎立。 克復軒扁 王事吳讓爲博士胤祚立。 東壁掛床扁 順天府通判譚好善爲博士胤祚立。 義高秉彝扁 僉事鄭以仁爲博士胤祚立。 象賢

復聖扁御史連標爲博士胤祚立。卓有祖風扁御史吳達可爲博士胤祚立。

克肖前人扁御史趙之翰爲博士胤祚立。不愧家聲戶部主事董則喻爲博士伯廉立。世守簞瓢門馬屯川監察御史爲博士伯廉立。千秋賢裔山東巡按陳于廷爲博士伯廉立。

陋巷志卷之四終

藝文志上

敘曰、汾川遺碣、獨號無乾峴岫餘文、孤標墮淚。君子一德之宣、一行之善、莫不托之紀述、以鏡當世。況復聖裒天地之精英、立道德之宗範、固非一德一行可同日語者哉。歷代君臣、所爲鋪張謚訓、揚摧芳規、勅諸貞珉、鏤之版籍、稱浩衍矣。迨我累朝、崇獎綸音、昭垂日月、下逮四方賢哲、誦法游覽、弘篇大章、超出往代、可考覽也。故有訓命祝告之文、有銘記疏檄之文、有詩詞贊錄之文、有頌說表誌之文、而彙萃宗子、爲縉紳所贈遺、亦間有可采者。蓋洙泗之間、實稱斯文淵藪、而陋巷亦附其義焉。源流所挹、顧不遠哉。作藝文志。

誥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兗公制 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衮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能。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兗國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兗國公制 朕乃封辭禪社、治列聖之鴻勳、崇告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睠河海之姿、粹容斯着。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衆茂與之有加、則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兆寵、秉祕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須主氏、議兹玄聖之名、與廣嚴師之禮。燕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之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賜列侯。仍命宰執分紀遺烈、式臺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兗國復聖公制 朕惟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以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着爲仁之效、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新於風教、故特修於褒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兗國復聖公。

至順二年加封顏子父母制 朕惟孔子之道大矣、學之以復諸聖、傳之而得其宗者、其惟顏氏乎。崇其道而褒封其所自出、禮也。故列聖以來、於孔孟之考妣、亦既褒錫之矣。朕迪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顏氏之先世、封之宗國、節以壹惠、顏豈私於其家哉。享祀有嚴、永世無極。父無繇可贈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公夫人、謚端獻。

順帝元統三年追封顏子夫人制 朕惟顏子侑食於孔聖、春秋釋奠、爲郡國通祀、又有廟於魯、其子孫祠祭、宜如孔氏家人之禮、爵秩固當及其配焉。夫德足以相其君子、則令之歆於世享、以比隆闕里之家、不亦宜乎。妻宋戴氏可追封兗國夫人、謚貞素。

【唐】代宗廣德二年贈朝散大夫顏元孫爲上柱國

制故濮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藴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家學爲文、清白著於家風、聞望光於遴選。久膺敭歷、爰膺藩條、政有其方、績宜其異。未登大任、遷迫流年。九原不作、邱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鄭鄭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世官、揚非大烈。

德宗貞元二年贈顏真卿爲司徒詔 居臣之義、生錄其功、沒存

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嘆、勞於寤[illegible]。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illegible]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illegible]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慚悼靡及、式崇嘉命、[illegible]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二子頵、碩[illegible]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

文宗授四十三代從覽殿中侍御史等官制 朕覽

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illegible]從覽弘式、寔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延[illegible]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官途者、命列於[illegible]官次、未齒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轄、庶使天下[illegible]義風。以四十三代孫從覽爲殿中侍御史、以[illegible]爲同州參軍。

宋

仁宗皇祐二年特授顏惟孜等各司士參軍[illegible]

朕每覽唐史、至天寶、興元間、杲卿、真卿兄弟殉[illegible]難、然想見其人。今非裔孫流落江外、朕甚閔焉。[illegible]揚州藩且賦以祿。夫忠義之後有以褒錄者、其將[illegible]以風天下守節之士也。可特授惟孜將仕郎、[illegible]司上參軍。授似賢守台州司士參軍。

高宗建炎其年贈四十七代顏仲昌太子少保[illegible]

孔子、顏氏皆魯國之望。孔子由秦漢以來、本支[illegible]雖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於宋齊之間、至唐方[illegible]令、孔氏稍微矣、而顏家三世、皆有令聞、爲國光新、繹卿所慕、宜聖賢之澤所行者、旌其興也、閔自有火第哉。其食其言、爲人所行、爲世表。以學從仕棲遅一官。若于若祿、前英後哲。究觀厥慶、非徒可知。爰同登後之長、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寵、膺之榮、抑使士夫知爲善之報。

贈四十八代南京國子監說書顏太初爲太傅制

朕思昆緯之賢、其流光遺書供存、而其人不及也。繼後世緜聞、猶當有以褒崇之、別其孫與吾機政、而寵錢之數諭於常典者哉。具官其道德文章、著於前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溯闢化源、書興象闕之緒。家承厥範、再世叔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淵可貴、亭須人爵之榮、然以擇上章、雖慶邦彝之舊。宜領宮保之命、往赫家嗣之光。應爾名揚、令吾厚俗。

贈四十九代顏復太師制 昔漢陳寔以道德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

令名、信史書之、爲盛事。今吾顏復亦庶幾焉。具官恭毅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於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史閣之華。有子而賢、押吾之治。爰因開政之始、用獎敎忠之能。繇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嗟而不昧、尚克享之。

紹興五年特授顏郡等官職制 勅顏郁等、惟爾遠祖、盡忠於唐、剛勁

之節、凜如秋霜。朕讀舊史、想見遺烈。故命有司[illegible]官其後、以爲天下臣子之勸。汝其勉以自力、無忝爾所生。顏邵特授右修職郎、顏卓補右迪功郎、顏彥補下州文學。

紹興六年特授顏師禹右迪功郎詔 勅顏師禹、朕遭世中否、思

古興懷、求唐室之多難、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大節、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然、延今猶有生氣。彷之遠裔、僅比齊民、特加異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朕無媿於周詩。對先人之光、爾尚存于家範。可特撫

右廸功郎。

國朝成化二十年封六十一代嫡孫顏公鉉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制

勑曰、朝廷置五經博士於翰林、所以資講讀、備顧問也。況有授是職而不任其事者、亦必得人焉。爾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乃顏子六十一代孫、生禀清資、世傳賢裔、宜膺褒命、以貴承宗。是用進階修職郎、錫之勑命、以為爾榮。爾往欽哉、毋忝朕命。

弘治十六年封六十二代孫顏重道為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歸化郡主制

制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此占今之通誼也。今命爾顏重道為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歸化郡主。爾當堅持夫道、毋寵毋慢、永諧其家、以稱覲親之意。恪遵朕言毋怠。

封魯府歸化郡主制

制曰、古之君者、宗室有女、必錫封號、所以示寵貴也。魯王庶長女、年已長成、特封為歸化郡主、以為宗人府儀賓顏重道之配。既歸顏氏之門、恪修婦道、毋怠毋驕、其於父母生身之恩、庶無忝焉。欽哉。

嘉靖二年封六十三代孫顏從鳳為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南絳縣君制

制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禮之大節、莫重於婚姻。此古今之通義也。今特命爾顏從鳳為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南絳縣君。爾尚迪德敦禮、克慎威儀、毋怠毋驕、用昭寵命。欽哉。

南絳縣君制同歸化郡主

萬曆三十三年贈六十五代孫顏胤宗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制

勑曰、人臣効職于國、能不忘貽榮于親、乃有格于制而弗克伸者。朕曲體至情之[illegible]了之貴貴之。爾顏胤宗乃顏子六十六代孫令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伯貞之父、念不先從、大齒永年、躬弗逮于服勤、慶克留于昌後。爾子之能守家學、爾可恩于幽矣。茲值覃恩、特命爾子之請、移贈爾為修職郎、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之服。茲綸綍之光、康爾冥漠之志。

天啓元年封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伯廉母制

勑曰、朕惟世胄之家、恪共乃職、其得之慈訓恒多。矧身享遐齡而服不佚、以玉于成者、至足嘉也。爾郭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廉之母、尹姑方規、姬姜令則、雍肅著如賓之度、端莊無出閫之言。孟姬屏華、謝綺紈而敦旨蓄、柳光志訓、植花萼以紹前徽。爾之賢徵矣。茲特從爾子請、封爾為太孺人、翟茀有輝、福履殊未艾也。

天啓元年封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伯廉制

勑曰、士生為神明之胤、貴滋重矣。彼蓋以一身、上衍前休、下開令緒、夫有巾櫛之寄焉、敬思齊有行者、曷以副崇德象賢之任也。爾顏子六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廉、文明以止、美愛可傳。家承復聖之脈、心印德行之脈、盡物盡志、虔蘋藻以克共。在羹在墻、儼步趨于如在、可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矣。茲以覃恩、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勑命。爾欽哉。光耶令德、服我訓辭、則亦有無窮之問。

天啓六年贈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父母制

勑曰：朕惟聖道炳中天，性崇往哲；前休垂奕世，胤藉象賢。仰世德以紹修，紹庭開而嗣續，行爲家瑞，蔚爲國珍。宗祏有光，廷綸宜霈。爾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貞，及①欽取陪祀復聖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光魯之父，道脉承家，嶽獻幹國，遠遡四勿之訓，薄淳朴于不雕，克守一善之規，持孝友而勿失。蕊芬昭其祀事，篤棐貞于從玉；榮封所生，見居官之恪職。推位同氣，歸倦勤而錫光，展矣賢聖子孫，不愧箕裘弓冶。茲特允爾請，移贈爾爲修職郎，祗服自天之崇寵，永增復聖之餘輝。

勑曰：士席先世之休，以共厥職，慮無不勉自砥，以紹令緒。然非閨中有儆，雖同佩之人，何以相莊而玉于成？故士行與女德並重也。虎觀嘉徽，魚軒儷錫。爾朱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之母，行閑內則，音紹前徽，靜德端凝，潔素不陳羅綺；貞儀屹立，委佗儼若山河。于盛于湘，克佐孫禋祀；必敬必戒，允稱文母思齊。茲移贈爾爲孺人，祗欽承乎綸綍，永焜賁其斧封。

崇禎九年贈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繼母制

勑曰：朕丕敘洪圖，覃恩廣被，首闡孝治。凡封不及者，皆得移之所生；至非所生，而義繼德厚，亦推錫焉，以弘類也。爾朱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光魯之繼母，秀鍾婺彩，性秉坤貞，嗣徽輔蕪，毓之儀宇。子廣鳩慈之愛，使子無母而有母；迄今思親，而篤親賢，既可風，恩宜推及。茲以爾子請，登極覃恩，移贈爾爲孺人，庶昭幽歛之徵，用示弘慈之勸。

碑記

明英宗睿皇帝正統六年御製顏廟碑文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爲世道生民計，非偶然也。雖天豈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斯以輔天之意者，則一心也。孔子之道，原于天而承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德。蓋周公而後，必有孔子，而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內外貴賤之辨著。雖斯理在人心，皆固有之，然非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淺深，則行之之效亦因之有淺深，世道所以有盛衰之不齊也。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於夷狄禽獸。此孔子之道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也。三千之徒，孔子獨稱顏子好學，獨告以帝王爲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舜之位，則顏子稷契之倫也。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天也。而彼之得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有以仰副天之意，亦天也。君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噫！孔子其太和元氣，顏子其四時之春乎！非春，何以見太和之發育也。由是，故有孔顏之廟祀。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既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嗣統之七年，復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詩。曰：

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洞天下，先闡人文。屬矣兗國，訓明純粹，藹藹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退無止。大經大本，一出於天，惟聖誠明，顏得其全。樂之無斁，王佐之期，鳴鳥不至，聖賢側微。作號全徽，永淑來世，報德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天，亦時來居。既作新廟，爰祗祀事，弼祐皇明，千萬億歲。

武宗毅皇帝正德四年御製顏廟碑文

朕聞孔子之道，與天地並。當時惟顏子、曾子得其傳，其後則有子思、孟子，而顏子所得深且粹矣。彼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



爲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並傳萬世，所以繼往聖之絕，開來世之迷，厥功大矣。顏子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早死，不及立言以爲世，蓋其德則信粹矣，而立教之功，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聖人之道果不在於言乎，則幾於喑；果在於言，則幾於淺。然則以言爲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乎。且粹也，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又不遷怒貳過，克復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爲學之妙，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爲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即所謂陋巷者哉。久圯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六十一代孫博士公鉞奏乞修治，

先帝俞之。及今告成，前爲復聖殿，西爲杞國公殿，又爲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須咸備。公鉞又奏乞勒石紀載，以示久遠。朕乃爲述其事於碑，以闡顏氏之功，而因以著

先帝崇儒之德。銘曰：周衰道墜，聖惟孔作。有虞惟顏，徧見其卓。一瓢陋巷，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

覺。於皇

孝皇，齊寓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門牆輪奐，籩豆斷陳。顏誰云夭，其存則長。萬之新廟，斷道之光。

祭文

唐

御製諸州釋奠兗國公祝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爰以仲春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宋

徽宗御製遣祭祝文　維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爰以仲春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絕塵之躅，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其體而微，褒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常典，從祀配神。尚饗。

徽宗頒降祝文　維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聖，庶率舊章，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金

章宗修廟賜樂服遣祭祝文　維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皇帝御名謹遣兗州節度使孫康敢昭告于兗國公。惟公宅靈告成，神之式燕，肆頌樂章，以煥祭容，殊別上儀，表章崇教。儀惟亞聖，作配先師。春秋二時，祀祭百世。尚饗。

章宗國子監釋奠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敢祭于先師亞聖兗國公。爰以仲春上丁，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公德冠四科，師表百世，仰止宜隆，其從饗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饗。

元

武宗登極致祭祝文　維至大元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敢昭告于亞聖兗國公。朕初嗣服，思闡文教，用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精禋祀典，宜惟昭配。尚饗。

武宗遣祭祝文　維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御名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以蠲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兗國公。惟公省私不愚，克己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饗。

仁宗遣祭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丁亥、皇帝御名謹遣說書王存義致祭于兗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爲仁，萬世作則。嗣服伊始，毖祀有嚴。尚饗。

順帝加封兗國復聖公遣祭祝文　維元統二年六月丁巳朔越八

日甲子、皇帝御名敬遣中書省録郎冒世、以太牢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師兖國復聖公。惟公孔門高弟、爲獲其徒。一瓢陋巷、樂與衆殊。具體而微、達人聖閾。今也則亡、斯文何式。歆兹微禮、伏惟尚饗。

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頒降春秋致祭文　具體希聖、克己爲仁。德明道立、光昭千載。

成祖文皇帝遣官致祭祝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二日乙未、皇帝遣禮部員外郎饒希等致祭于兖國復聖公。今予巡狩北京、道經於此、謹遣人以牲醴致祭、惟神共饗之。

御製贊

宋

太祖建隆三年太學成御製亞聖兖國公贊　生值衰周、身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年、遂荒東土。

祕書省校書郎梁周翰奉勅撰杞伯顔無繇贊　顯允君子、德克慶延。叔世家魯、陋巷生淵。同師將聖、俱謂能賢。千載之下、清風凜然。

尚書刑部郎中賈玭奉勅撰蕭伯顔辛贊　嘉彼子柳、爰生於魯。學茂三墳、名喧九土。蕭伯崇賢、亞聖同祖。光於簡書、垂範終古。

翰林院學士承旨陶穀奉勅撰琅琊伯顔高贊　升堂闕里、學有後先。横經之子、鼓篋相宜。回稱殆庶、騫亦齊賢。顔氏一宗、八人在焉。

兵部尚書李清奉勅撰東武伯顔之僕贊　顔氏之門、魯國之紀。自此通儒、莫列諸子。行茂登仕、名標闕里。雖帝尚賢、仲頒其美。

給事中劉載奉勅撰朱虚伯顔噲贊　顔氏之族、咸爲弟子。亞聖決之升堂、尚父學無不通、道無不備。皆觀賢達、今列闕史。

尚書工部侍郎艾穎奉勅撰開陽伯顔何贊　惟聖與仁、上行下達。入室升堂、窮本知末。名顯八顔、道亞十哲。肅肅儀刑、允光其列。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旦奉勅撰兖國公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隣幾觀奥。涵含行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兹榮號。

三司給事中丁謂奉勅撰顔無繇進封曲阜侯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顔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槨、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遵此上儀。

尚書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奉勅撰顔辛進封陽穀侯贊　增封要猶、部理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懐亘千古、淳風載揚。

尚書戸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戚綸奉勅撰顔高進封雷澤侯贊　魯國諸生、顔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張象中奉勅撰顔噲進封濟陰侯贊　回也庶幾、諸顔近之。洙南受業、汶上從師。輔翼儒道、緝啓德基。評侯於濟、君子攸宜。

太常博士同修史館起居注崔遵度奉勅撰顏[illegible]

僕進封宛句侯贊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illegible]，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illegible]。往此達介，爵爲列侯。

太常[illegible]直史館劉諧奉勅撰顏何進封堂邑[illegible]

贊 木[illegible]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恢張文德。孝[illegible]承[illegible]則，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兗國公贊有引 朕自睦[illegible]息兵，首[illegible]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躬幸太學，延見諸生，[illegible]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illegible]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illegible]文之聲，復知師弟間纓弁森森，覃精繹之訓。其[illegible]治道必庶幾焉。贊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illegible]貳，樂道以居。食飲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illegible]不愚。

顏無繇贊 人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illegible]師。請車識非，顧匪無私。千載之下，足[illegible]示慈。

顏之僕贊 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illegible]輔。泥在陶鈞，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illegible]東武。

顏高贊 瑯琊之伯，其爲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illegible]。已覩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禩，跂想高[illegible]。

顏噲贊 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才以攄。萬世不刊，載觀成書。

顏辛贊 孰封於蕭，寔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惟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俾芳並[illegible]。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兗國公贊 學冠孔門，德行[illegible]肖。聞一知十，[illegible]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瞠若其後。

詔旨榜文

元大德十一年禁約榜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會驗：先欽奉詔書節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田，諸人毋得侵奪。本路總管府提舉學校、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事，諸人毋得沮壞。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欽此。除欽遵外，照得亞聖兗國公廟宇一體禁約。除另行外，都省合行出榜曉諭。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

至大四年禁約榜 皇帝聖旨裏，中書禮部會驗，欽奉詔書節該，諭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田，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米糧，優恤贍養。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本路總管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事，諸人毋得沮壞。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宜令准此。欽此。照得兗州曲阜縣亞聖兗國公陋巷故宅，理合一體禁約。省部合行出榜，省諭諸人毋得輒入本廟，褻瀆騷擾。若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嚴行究治。

論曰、歷代英君誼辟、崇重先師、所以揚厲綜述、著在琬琰、連篇累牘、未可一二殫也。迨我

列聖稽古右文、

龍章聯日月之明、

鳳綵賁奎壁之府、不惟先世被其褒卹、後裔藉其光華、而梅鶚霞撰、松春月牖之中、真足以侈富宮牆、增輝俎豆矣。於乎盛哉。

陋巷志卷之五終

校記

①及：當作「乃」，見下文封母制。

陋巷志卷之六

藝文志中

碑記

漢 禰衡撰顏子廟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嶽瀆之休靈。蹈哲之資，挺自初之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東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科之冠，寔蓋蹤附之翕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川祥未託，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色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進洙泗，肅雝。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碑雍。紀德行，昭潤前。

唐 顏真卿撰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晏安，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伯顏。子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三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秦有芝，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宇叔業，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若宦族，有若弘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秘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眾集於茲。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宋 蘇軾撰顏樂亭記

陋巷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巷之址有井，世傳云顏井。宋熙寧間，嘗攜亭井之地命之曰顏樂亭，蘇氏作記曰：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簞瓢陋巷賢哉顏子，而韓子適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自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人，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天之生我，為之鼻口。美者可嘗，芬者可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鶩而不反，跬步商受。美哉我師，安在微陋。瀏然其身，中亦何有。孟賁股慄，虎豹却走。我求至樂，千載無悶。飄然從之，忽然在後。

金 穆昌世撰重修亞聖兗國公廟記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冠於四科，以好學嘗存於一心，進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順順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為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頹廢，仰而觀之，虛簷傾缺，鳥鼠多至矣；俯而視之，故壁傾推，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啓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須行於天下，一應故廟聚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規措，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尚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完，或作新而剏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簷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棁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階砌垣墉增修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增嚴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罔有不完矣。究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而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俾於久遠？昔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廼命治下委進士穆昌世為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

者肩成全之勞效蟻不能文其道實事又何說焉乃繫以辭曰猗與子淵總行純全聞一知十天性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學善進服膺奉孝全慕聖道鑽之彌堅簞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己復禮爲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其祀後光前寫之琬琰以永垂傳。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奉勅撰重修兗國復聖公新廟碑銘

曲阜孔廟東北三百餘步有地曰陋巷顔子故宅在焉皇元元貞間有司除地渫井役緻樂亭伋築以表壇理大德末舊廟寖壞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伋傑建言頹廟繕修宮當供億其費中書是其議移濟寧路徙廟於故宅以官錢中統楮幣四萬餘緡別置之計其用不給則又益以六千緡檄兗州長貳督治之以泰定三年八月鳩工正廟爲殿六東西屋爲廡各四二宸魯大夫歆三代魯大夫伋咸具祠事南爲神門門之前是爲顔樂亭循以爲階乃即亭爲門門之前爲井齋舍神廚俱以序設廟之堧南北長百餘丈東西廣八十餘步崇墉言言古檜沃若丹雘煥矣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望落成自舊廟遷像居焉於是有詔增封兗國公復聖之號元統二年又改封考曲阜侯爲杞國公謚文裕追封妣齊姜氏爲杞國夫人謚端獻夫人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五頃征其歲入以給常祀豐廟成特賜之碑於是褒崇之禮大備於聖朝蓋歷代之所未有也臣玄嘗紬繹父師之說三五盛時宇宙正氣生聖間氣生賢其生也聰明睿智富貴福澤萃於其身故出而任君師之責居輔相之位姬轍既東光嶽氣分聖賢之生斯時若孔子之不得位顔子之不得年若子於此可以觀氣化之盛衰焉故孟子於其篇終歷叙堯舜禹臯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至於孔子見知聞知之盛推前例後則孔子之世顔子宜在見而知之之列何爲其不及也蓋知之爲言非獨指道統也聖人神化致用之妙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在乎其中矣孔子既不得位以行其道則顔子不得見其推行之效孟子不得聞其衆用之方兩言無有乎所者亂子因以冀已之不過也維然此非聖賢之不幸乃當世之不中也抑入不使之幸當世而使之幸萬世焉斯道之用凡裁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書尚世之下爲君爲臣有志於斯皆可以興起於聞見之表是斯世斯民無一日而不被其澤也是以功不在前數聖賢之下而祀事之盛亦非前數聖賢之所可及者矣新安朱氏熹釋此章接子貢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淵乎言哉銘曰維天承地維月迦川非顔學孔並世同出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孔顔之道維一之貞用舍行藏同有其有四代禮與見諸授受不惰不違退省不愁生期聖我後嘆喪予畏匡之難盡悴備父惟在之從逝將千古曲阜道墟孔廟奕奕悶悲新廟惟顔故宅於赫我元治軼百世崇顔考妣封及其儷金絲泮洋式爾將聖或祠之尊或作之盛舊井不改昔泥今洌王明用汲受福不竭臣玄作詩告厥成功摛之貞石以休替勝。

皇明三氏學教授胡復性撰重修兗國復聖公廟記

宜聖五十五代孫孔公世職知曲阜縣事悅有所爲完前政闕美爲後繼之則也顔氏主祀名池者以其上五十七代祖兗國復聖公廟廡門垣敝久矣請曰前世尹以化工未遂而逝今則當屬公矣公曰吁吾聖祖與兗公恩義非他弟子者比吾與若實通家此自宜事者奚諉焉縣之丞任公簿魏公典史李公曰吾屬幸仕聖賢鄉邑未知所以報也世尹長者有是感衆吾屬敢不力焉皆助傳協成之召聚工匠斲者剔易以新類築以堅不戒而成以義率作然也池欲載其績於石俾余衍其辭曰於穆斯廟寔兗國公故所謂陋巷者也當魯侯權位政卑三家臣之君僭繁惟兗公以聖人爲



係歸先已復禮，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魯之君臣奚不知其好學也哉。此潛德也，宜其不知也。聖人合藏之義也，爲邦之問，聖人即以四代禮樂告之，使明王遇之，則變正皆當，魯之君臣又奚能知之也哉。此大法也，兗公之功用也，聖人用行之義也。嗚呼。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理固然也。昔也陋巷，今則公宮；昔也簞瓢，今則俎豆；昔也布素，今則衮冕；昔也不見知於魯，今則通祀爲先師。承之者綿綿之子孫，相之者無問之通家，視身沒第嗟無聲德遺嗣人者，誠天地之懸隔乎。今池之請，公之敏爲，於尊祖崇教之志，各云遂矣。先尹名克仲，字剛夫；公名克贊，字耕夫；丞名成，宇惟一；簿名壽，字仁卿；典史名貞，字希原；主祀池，字德裕，志行清修，咸慕而樂道之，蓋克紹其家焉。

提學副使陳王撰重修顏廟落成記

正德歲己巳秋七月，勅修曲阜兗國復聖公廟落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公鈜上詩

聖製研文一通以示崇重。於時公鈜白之郡伯關中趙公繼爵，以爲修治始末、鳩工歲月、顚募之經費、教課之名職、出給入籍，細碎纂復，不敢以上煩全輪者，當具之私記，以紀一時制度之盛。謀既協，愚適比上，會趙公於兗州，爲愚同榜士，後先爲董史，方以郡事辭記，著教託於愚者重且切也。竊謂聖賢之道在天下，德淳在人心，固天下之所以極其尊崇，愈遠而不可護者，故稱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自唐已然；封國之制，則自宋始。况際乎禮備樂興之世，尊崇之典，宜不可毀哉。後之學者率謂先師早卒，未竟其聖門王佐之學，以爲憾，然不知傳吾道之心法者，乃克復之請，非斯人無與言；闡禮樂之治化者，乃爲邦之論，非斯人無所託。因跡顯道，固不待其優步聖域，躬理治幾，而天下後世躋相治教，以忝被利澤者，蓋無窮極也。然則今之爲宮廟之富，以圖報祀之長，非徒配享於孔庭，而又尊祀於闕里之與也，固宜。或又請豆籩之豈潔，有加於簞瓢之食；甍宇之煥赫，有華於陋巷之盛。餘之楚人以常羊奉其先，曹人以素屏旌其臣者，忍有違於先師之素向，是皆謗末之論，不足與議業崇之義也。恩嘗以沂產佃判洙泗，問獲聞顏族壤於闕里者，代有聞人，邇今雲仍振發，涵泳聖涯者日益加盛。其大宗子世襲

朝命寵翰博，以主家祀，歲偕衍聖公入覲於廷。

天子有大典禮，如視學祭告者，率皆得與。以至於田

祖之先，丁徭之役，皆庶幾乎孔氏。

恩禮汪濊，可以占吾道之盛與

聖世之運，有成什於萬億斯年者矣。舊廟既歲久傾圮特甚，材土於不可用。今所費銀穀、瓦甓、采至木石、金鐵、工役爲數若干，爲禮殿、寢宮、門廡、井亭、庖庫、坊題之屬爲楹又若干，經理有嚴，出納維時，作肯無毅。自正德丁卯六月經始，以底於成，固翰博之闕維恐惆，而實郡伯之趨饗教令無怨於素哉。因爲備述其事，以紀歲月，亦以寓平生晞慕歸往之志云爾。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撰錫復顏氏祭田記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於朝，而輒阨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於曲阜鄒嶧之間，竭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嘗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給佃戶，蠲其徭，而俾之供贍。

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撥於鄒滕寧陽之稅，得上戶二

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仙棗。乃命二氏之子孫希惠
希文爲之主、掌識收其入、以供祭賜族。用之有微
者、斷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若爲令。毛
是、希惠、希文能共族之良、拜
恩賜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題記
詔旨於罷壯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避之、通諭之
曰、於乎。維顏子孟子於若曾、爲先祖於後學、有貞
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
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官也其
皆非以若曾也。然而若曾生而得用與相、嗣其國
之微而爲家之微、不爲人役而役乎人、可不知其
所自邪。知其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
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
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
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爲宗子者必
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
田厥田、承厥事、世其入而節其出、祀推豈用惟儉
收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
賢、孝恭之行乎於家邪、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
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重
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岔以閒、而不相能、則夫
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肯勤誥
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
於石、而系之欽、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推顏
之德誰與比隆。選端以闢正道、以通推孟之功誰
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
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
夫萬世之庇、而刻乎其宗。所以崇厥宗者、
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
勅於廟中。敢告賢儁、紛替祀風。

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重修顏子廟碑

天地間生而爲衆人與夫飛潛動植之爲物、訴其生、雖有差而及
其死同歸於腐壞泯滅無聞者、姑無論已。即有聖
賢者出、其生也光顯、亦不磨於兩間、而獨能與死
而不朽、與久而愈光者、施之於事政、有可述、修之
於詞文、有可遠外、是欲不朽於天下、雖聖賢且難
之矣。兗國復聖公顏子之在春秋、功不被於一夫
其文詞不槩見於世、或僅見於他說、異聞者又不
推明、儒者多不道、言且無矣、而況於事。然在當時、
孔子亟稱之、而蓋後世亦未有能及之者、是則何
由哉。先儒有云、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也。夫遊於聖人之門者衆矣、或發之以言語、或發
之以政事、總之皆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其卒也、
以如愚。發之、孔子曰、是足以後矣。至於今、去聖三
千餘年、稱顏子之道者、頌顏子之德不衰。二聖之
道如日中天、君相由之以致理、賢哲則之以自淑、
庶民小子亦守其執、則以寡過於下。推之至於荒
服重譯之域、雖昏莫之化、不能及三代之法、不能
治者、莫不仰中國之有孔、孔門之有顏、而遵其道
以安帖於王化者、無閒於血氣之類、與陰陽寒暑
時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是必有默成之德、不
言之妙、流行於古今之人心、而爲神道之教者耶。
胡爲乎而至是也。吾聞之、人心者形之君、寂寞者
青之生、貴帝之體、曰靈者在上、與虛旁達、發其精
執流爲聰明。天之畀聖人者如是、聖之體天撰者
亦若是矣。故無言之言、至言也。無文之文、至文也。
古未有色之時、先有太素、太素者、色之本也。未有
數之時、先有太乙。太乙者、數之源也。未有道之時
先有太始。太始者、道之根也。觀聖道者、貴識其眞
而已、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昔晦堂子因木犀香而
悟無隱之旨、談者以爲直曾點之見解、匪顏氏之
心學。惟象山陸子曰、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
曰、不知堯舜以前讀何書。斯言得之矣。夫千載而
一聖、猶接踵也。千年而一賢、猶比肩也。顏陸之先
後、寒超千餘里、而天天相契、乃如此、蓋信吾顏夫
子之道、是以俟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
而尤盛於我
朝、抑其潛德幽光、故使然焉、何足怪哉。詩曰、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室是擎矣。今

天子萬曆之六年、巡撫山東都御史汶陽趙公賢駐惟曲阜、以其爲聖跡自起之地、廟屋將至圮壞、非所以妥先靈而繫天下之望也。於是下興肯之令、取土木金石、徵工繼功、完舊益新。凡更五月而告成。翰林博士顏嗣愼受之、春秋承祀、以至姻乃就余而請曰、願有述。予惟聖道之大、不繫於廟之完陋、蓋人心之良、有觸斯興。今聞其風、尚足以感人、況拜其庭、親炙其和風慶雲之輝光者歟。中丞公是舉也、猗歟盛哉。後之藉其休者、曷有極已。時左右布政使王公宮明、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余公立、陶公大順、參議南公軒、按察使楊公芷、副使郭公天祿、僉事周公之屏、栗公在庭、劉公應元、詹公沂、兗州府知府周公標、朱公文科、皆有功者。兗州府同知尹公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復、典史章泰、則專董功程者、法得備書。

孔顏孟教授司教授陸煥然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

兗國實復聖公所封、舊有廟、在州治東南約一里餘、西去宣聖廟三十舉武。自唐開元二十七年、諡孔子爲文宣王、是年、以顏子爲兗國公、歷代因之、春秋致祭、如上公儀。比年阨於兵燹、悉爲瓦礫荊棘之區。洪武癸丑、同知朱公因其址僅復一廟、洎齋他務未遑。洎繼代去、而分教孫公仲桓謀所以修飭之。會同知俞公良仁下車、篤意廟學、桓語之曰、廟之所以奉先聖先師、學所以傳道以淑人教也。昔吾夫子以至聖之德、當周之衰、道既不行、設教於洙泗之上、弟子從遊者三千焉、速消者七十、而升堂入室僅數人、獨能得聖人之傳者、惟顏子一人而已。受聖人博約之教、語之不惰、發聖人無隱之道、養之以如愚、以深潛純粹之資、而抱王佐之才、使天假之以年、聖人將不徒夢見周公、而復見周公於顏子矣。故濂溪周先生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以是思之、千載之下見之如生、存所封之地、又當何如哉。烱我

朝文治熠興、禮秩百神、其於先聖先師禮特有加、德

至澄也。今廟雖建、殺尚未完、實主官之責也。公則倡率僚吏、出夫好事者、仲桓首出以相事、或助以財、或資以力、壇宇階砌、燦然一新。適肖聖像、冢服赤舄、金冕旒纓、儼然如生、瞻者莫不起敬。經始於癸丑年二月、落成於丁巳年八月望日。適節判袁公伯金涖政之初、復樹神門、書廟額、緣以垣墉、規制甚壯。五十七代孫池請文勒石、以昭不朽。余忝教三氏、義不容辭。竊惟人心天理、萬古一日、蓋好善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自有不能已者。而顏茲盛事、朱公興之於前而未成、二公繼之於後而就緒、諸士大夫皆樂然響應、略無難色、孰謂人心之不古哉。於是就紀其實而樂爲之記云。

魯府長史溧陽王貞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京口金壇）

劉侯前修復。畢滋陽之六年、政平訟簡、境內人安、乃新在學兗國復聖公廟。既訖工、教諭王君孟端樂侯之成、將刻石以記歲月、來乞辭。余惟洙泗之徒三千、速肖七十、得聖人之閫奧者、顏氏其庶幾焉。肇自有唐開元間、追封兗國公、迨元至順加兗國復聖公。我

皇明奄有天下、治隆於昔、凡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祭、其祭而享也、則以顏曾思孟爲之配。其配也、又必推復聖公等而上之。道之所繫、厥有在矣。是廟之立、莫原其始。前碑但云廟距州治一里許、比年毀於兵燹。洪武癸丑、同知朱公因其址僅復一廟。時興物改、欲求其故、邈不可識。究其所徙、亦無有能道之者。以今論之、兗州國初係濟寧府屬、既而親王建邦於茲、尋陞爲府、因改州治所、析復置滋陽、隸兗爲附郭邑。公寔生於其鄉、受封斯土、廟之於樂、因其所也。稽之祀典、則歲無常祭、惟春秋合祠郡庠而已。至輦路南北往來行經之際、必先使者奉香幣、命有司具牲禮從事、親王朔望亦必遣官一員、尤致其敬、乃得南面以享帝王褒寵之儀、較位諸配享之列、亦云異矣。顧瞻祠宇規制、久陋有非神明所居、宰是邑者可不加之意乎。矧劉侯治政明敏、爲時賢令、目之所繫其

累巳十[illegible]日,嘗爲我言曰:學校之事,敢辭其責。廟殺弗稱,咎將誰執?第以叢務所困,未遑改圖,不能無歉於中。此庚之存於心也,亦已久矣。今既有作,人徒見輪奐之美,而爲人之所易也,殊不知於對慮工費,出有自,蓄累之漸,信非一日。適有缺乏,戒無取給於民,出己帑以資不足,少無斷色,蓋人之所難能也。及是告成,焉可無述?然則孟端之請[illegible]寔宜,故不辭,而爲之記,乃系之以詞曰:

大哉玄聖,垂教萬禩,具體而微,獨稱顏子。粵自有唐,聲封兗國,位列上公,袞冕赤舄。於[illegible]立廟,周[illegible]其初,顏兹隘陋,孰爲改圖?劉侯作宰,惻焉於斯,[illegible]任其責,非余而誰?爰始爰謀,擢技民力,日積月[illegible],匪一朝夕。賦材僝工,毋替厥舊,再基於前,是新[illegible]搆。乃飾其像,以妥以寧,輪奐之美,視昔有增。弗[illegible]其奢,弗病於隘,風雨攸除,永伊勿壞。

湖廣副使蔣希孔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國家[illegible]湖函[illegible])

凡郡若邑,皆有學,學皆有廟,崇祀夫子。[illegible]邑之[illegible]廟者,率有學無廟,競於郡也。吾郡在

國初爲州,吾邑猶未置。州貳余公良仁始創復聖顏子廟,蓋廟之南不數武有陋巷焉,建廟而表章之,非緣學也。逮洪武十有八年,陞州爲府,始置吾邑爲附廓。附廓例當有學,遂拆地附廓之後而[illegible],遂隸學,爲專祀,亦異數云。閱歲滋久,遂有興廢。嘉靖癸亥間,余爲諸生,猶見一二修葺者。嗣是薄遊於外,其修居不得而親記。惟是辛卯以來,歸隱舊山,數過博士,相與語,則見傾圯特甚。復聖廟不可俎豆矣,明倫堂不可舉比矣,門廡齋廚在在陵夷,而博士家徒無壁立,屢矣。名宦鄉賢祀典並重湮,載門之東祠名宦,其西不鄉賢而址房,又何以[illegible]焉?丙中歲,闗南禓公奉

命來領邑事,甫下車,釋菜於學,周覽而嘆曰:此首邑賢關也,不治若此,謂有司何?慨然以鼎新爲己任。旋值島夷震隣,羽檄旁午,未遑也。今年春,鯨波不揚,政通人和,於是飭材鳩工,以竟厥志。而屬丞[illegible]徐君故才者,又日承指授,奉行推誠。經始於仲春,落成于孟夏,蓋不數旬而軒[illegible][illegible]翼翼,[illegible][illegible]改觀矣。博士劉君樂觀其成,又慶其遇,謀欲勒之貞珉,而屬記於予。[illegible]予首冠遊於斯,余弟若子遊於斯,是安可以不文?辭迺拜手[illegible]言曰:以余觀於是役也,蓋有因[illegible]從焉,有二功焉。夫土木之興,亦難言矣。群材備而後一材不乏,一材不備,則群材廢;百工備而後工之,一工不備,則百工廢。廟學所隸無應百總,爲材爲工,費不貲矣。稽之田賦,則田賦無正頓;索之帑藏,則帑藏無餘羨。舉何容易?公乃節縮於三年之間,而用之一旦。人見其用之裕,而不知其所以裕此,其善善在不傷,則宮室至百,盤非一手足所能措,勢必勤衆而後可。歲一切倚辨於民,側閭里騷然,而怨讙興。公乃戀徵潔以來,至工而工集如市,乘鄉憤之戰以取力,後而役來,奴子此其善善在不勞民,人情辟於與作,非遠燕熙逵怒即有。引爲分內事者,亦傳舍礎之,苟可紛餚,治且巳圖。公則推心臨之,堅欲竹苞將欲松茂,丹堊欲翬飛。郎家人治垣屋,亦不是過,且曰:吾將一勞永逸。亟之百仵不朽,此其善書在以誠不以文。古人治宮室,宗廟爲先,者室爲後,然內爲是,似易哉?輕重有禮,不可贊也。彼因陋就簡者,第非制作才賈心,則無它,甚或衆以有衣,即規制不倫,亦不遑他,不其外乎?公則一剝其經,咸秩於經,朔祠鄉賢,俾與名官對時,而辛壯選之他所,不以于焉。此其善善在以禮不以意。學校興廢,與有司相簡,狀人文盛衰。又興學校,扣將伏癸亥而前,癸亥而後,與廢盛衰之數,懸若霄壤。徒際班班可觀,曾不四十年,而積[illegible]之極若是,大非北復之一合乎?公起而振之,什倍於前,則英才蔚起,濟濟蒸蒸,當亦什倍於前此。其有功於人文者一。顏夫子爲聖門高弟,其賢來易史僕數偶,用舍行藏,尤於吾人爲出處止。謁觀近功名之士,鮮不激帚觀之,當其遊芹泮時,裘冠博帶,矩步繩趨,非不儼然齊縫士也,及嗟一

命青紫,濟其心,得失機其念,不復知有程射之矣。兆易故哉?蓋用之行,行者何物?今之蔑蔑者向物

此中自有真際。於此未嘗究竟，故見外重而内輕云爾。於是亟新其廟，於是亟崇博士弟子員伏臘其下，低徊而不忍去也，得無意乎。若曰是來也，耳目一新，美輪如見，有不惕然驚心者，非夫也。多士而誠心，居則尋吾真樂，毋或營營其志；出則願爲王佐，毋或卑卑其行。則海以内將指之曰：是無負於顔夫子之鄉人也已。此其有功於士習二嗟嗟。善在顔公而知公在吾人，吾以質之輿論。功在公而仰承在多士，多士勉矣。博士瀰然拊余曰：善。是可以記矣。爰次第其語付博士，博士退而鐫諸石。楊公諱明盛，號懋宇，陝之洋縣人，登乙未進士。徐君諱時泰，南直隸應天人。劉君諱撰，北直隸贊皇人，時署學事，例得並書。

衍聖公孔彥縉撰景哲軒記

古今人景慕趨向有不同也，有志富貴者、有志功名者，有志道德者。戰國之時，蘇、張以游說貴顯，天下爭相慕效。桓靈之季，李、杜鈎黨繫獄，當時恥其不與，何也？一則志於富貴，一則志於功名者之所爲也。然而志於道德者，寥寥無聞焉。逮至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河南程夫子接夫道統之傳，關洛諸儒首倡孔顔之學，朱子集而成之，然後道德之懿，耿如日星，綿綿不絕。若顔子之於聖門，徒得其宗，學冠三千之徒，仁超七十二子，聞克己復禮之目，而請事斯語，味博文約禮之訓，而欲罷不能，有三月不違之仁，致一間未達之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用舍行藏，安於所遇，不遷怒，不貳過，好學而得其道者也。無伐善，無施勞，言志而合乎仁者也。日用動靜無非仁義之發，應事接物莫非道德之著。後之讀其書，莫不曰顔淵之學，其使人景仰於數千載，有如是夫。矧爲之子孫，沐其休澤而承其祀事，寧不知所景仰乎。此名軒之義，良有所自也。兗國復聖公五十九代孫顔公希仁，築軒於所居之東，名曰景哲，藏修游息必於斯焉。朝經暮習，景其道德之輝，月就月將，求其博約之要，希仁可謂知所景歟。然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僅得其下。言訥而氣和，過則不憚改，則不遷怒、不貳過，漸可學矣。謙撝而不矜，屈己而下人，則無伐善無施勞，漸可學矣。以至安貧樂道之顔，何往而不可景而學之者也。故曰：顔何人哉，希之則是。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希仁服膺斯言，仰顔子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也。與其景斯人，孰若景其心，顔子之學，心學也。能景其心，則凡道德仁義由此求之，何往而不得。雖功名富貴[illegible]不足以動其心也。希仁德甚純，年甚富，方進學不已，他日所就，豈可量乎。俾今之慕功名富貴者登斯軒，寧不赧然有愧焉。希仁其勗諸。

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撰如愚齋記

曲阜顔希仁氏，兗國復聖公五十九代孫也。嘗構一室，爲藏修所，朴而不華，經籍圖畫列處其中，顔其楣曰如愚齋，蓋本夫子之言。因大理亞卿揚公遂初徵文爲記。予惟兗國德性純粹，氣質清明，有聞一知十之資，故於聖人所言，或性命道德之精微，或禮樂刑政之顯著，維極天蟠地之理，通幽達明之故，莫不默識心通，惟然須受，坦然由之，而無問難，及其退也，則發明聖人之道而有條理，初其不違，有如愚者，至是然後知其不愚也。且如愚者，愚之似耳，究其實則不愚也。若寗武子、柳宗元之愚，蓋遭時不偶，特假此自沒耳。視夫子所謂如愚，豈不霄壤之殊哉。予聞希仁嗇學敦禮，智識過人，藉甚有聲，而以如愚自居，蓋有不忘先世之意，其不同寗、柳之愚也審矣。於戲！愚者智之反，智爲五常之一，人孰不欲智哉。若寗、柳之愚，蓋不得已也。希仁生逢

聖明，爲兗國之後，不恃其智而守之以愚，不炫其智而自晦於愚，蓋得昔人所謂大智若愚之意，豈但如愚也哉。方今

朝廷崇重孔、顔、孟三氏之遺，建學立師，教其子弟，期造成德達材之域，爲

國家任使，

恩至渥也。希仁他日出應時需，建功立名，以圖報、

不推有光先世、而齋之名亦由是而著矣。因亟卿公之請、節其志之所在而爲之記云。

翰林院修撰四明戴洵撰世恩堂記

堂以世恩名、志所感也。古人於君賜、雖一飯之微、不忘其感、矧爵祿之榮乎。爵祿宜感、則注承之永乎。吁。此堂之所以名、而不可以無述也。我朝崇重儒教、以文治天下、於先聖先賢各隆以廟享、而復官其後裔、世以采祿。於是復聖顏夫子之後世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廟祀焉。廟旁即爲居第、第有前堂、歲久且敝。今翰博敬亭君恭紹先緒、諸多振飭。又起斯堂也。悅而作曰、吾所以祇率族屬歲時仰拜闕廷乎。日講服禮義、皆谷是乎在、而畀匾若是、何以京揭於光經貴尨林樵工度功易舊以新拓陛以宋緝前規新賢茨塗擭斥悅說勸並手偕作肇舉於下丑之表宏月告成。揀宇輦飛、甍彩奐新、聳豁狀凝、勝昔改觀于矣。江南道經闕里、拜謁先聖先賢、因登斯堂、乃大書世恩揭之於額、示瞻感焉。況敬亭每遇萬壽、至京、與予相知有素、非敢爲佞、仍請以世恩之義所聞於書傳者繹之。書曰、賞延於世。此先王之報有功、極於至厚之意。而後有曰世篤忠貞、曰世濟其美、曰世有令德、而又有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云者、蓋許詩以禮義爲勸戒也。夫賞延之典、雖同、而聖賢之澤則異。所謂賞者、其功或在一時、或在數世、則人之榮之也輕。若聖賢則道在萬世、故其澤無窮。其澤無窮、實禮義之所從出、而朝廷之所優重、誠望以率先禮義、爲天下尊也。然則禮義者、世恩之本、而欲保其恩、永其世、其尚於禮義爲之、可不務哉。雖然、君固能以禮義爲能矣、茲余肇揚、登禮義之堂、則又不敢舍禮義而說也。

【宋】尚書職方員外郎曹輔撰魯郡顏文忠公新廟記

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瑯琊之費沂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密宇卑陋、歲月將圮、祀典弗肯、祈不顧享。元祐六年、弘農楊君元永爲邑之二年也、乃言於州曰、按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揣其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爲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後爲賊所執、依能大節凜然不屈、竟殉賊乎、可謂以死勤事矣。今斯宇不能蔽風雨、頹陋、請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祀。知軍州事安定梁侯彥深下車未久、悉底更弊、州餞以治、聞是舉也、而樂之、即具以聞。太常典禮以上奏、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遂、祠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泉君於瑯琊之臨沂、革第畢、故今子孫之在瑯琊者泉、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言②縣、請廟地僻在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大七而後先祈得出綿鐵賀地枋河之東以從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人齊走承祀、沛雖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③、史氏稱顏公美烈、言如嚴霜烈日、可畏④而仰、其信然。今廟碑特立、無文以刻之、惟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夫子其以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鄭武公之後。武宇叔其子友別對鄭爲小鄭子、遂以爲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俯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之意、以爲門人之冠。其後承冠不絕、間四開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生死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推其義之輕重而已。若夫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內外光徐岡辟、以發見於事業、非得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叱希烈之命、不感於生死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真知輕重大丈夫者哉。有世之下、聞其風者然亂臣逆夫將洧綸推沮、不後牙俾於其亡矣。楊君欲殺明公之義烈、以諒後世不義於文學之士、而以見屬、蓋以予爲知言哉。乃爲誌其事而系之攸錄。銘曰、屹屹魯公、剛實備中、學與問特、涵濟適



兄。孝友施宗、發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羨口獄讎、往齒其鋒。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於崑岡、沸於百川。杯水興薪、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伏。大義凜然、奮袂首倡。一清土門、數斬僞將。十有七州、同風凱響。力窮功靡、英聲猶惕。屹屹魯公、不戒於剛。蜿變娟嫉、假手虎很。公在睨咙、得困之義。有罷分守、平遂吾志。屹屹魯公、風於百世。魯廟翼翼、孰作新之。守令其職、禋祀苾芬。子孫是實、有祀有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曾鞏撰撫州顏魯公廟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入、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入、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費人葛堯民撰重修兩顏公廟記

太子太師顏魯公與其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有墓在琅琊之費、諸滿里北山之陽。子孫世守、爲不安。前墓爲廟、遺址尚存。禁碑石剝落、不知所始。以二公之貫、意其爲唐宋之典祀也、舊矣。我聖朝大德十一年、前安丘主蔣輿宰之。平定人傳侯廟出卿、以從仕郎爲費縣尹、入境之始、道經所謂諸滿者、弔謁二公之墳廟、祈祠感實、久不能去。及其受章之日、首爲出令、修讀之。既而又恐行路之人、一過於此、弗揆驗拜、必爲興日之侮焉。特爲樹石以表之、使知二墳之所在。復名其鄉爲忠義、貴德尚賢、間者與起。魯公孫顏場者、樂道人善、乃請於進義副尉達魯花赤壽光、入乖將仕佐郎主簿保定田鑑、典史泗川揚祐曰、是舉也、在侯若弗刻之於石、陰無以楷四方、貽將來、盡揚我侯之美乎。者書曰、善弗可以弗早。於是乞文以記之。予觀世之君宦、虛廢歲月、及爲吹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睹舉祀典以教其民哉。今我侯爲縣、不但學問文章優於人也、其智慮洞泉、操行冰玉、左規矩而右準繩、後政刑而先德致、如視群吏而

于受百姓淑禮賓旅而屈接士類肯甘游適進諧定貞盡事觀之道以牽民使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會未數月已見政成廉訪使者嘉其能授以獄事數十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治事之初又能表彰二公之烈以教民可謂大知本矣故樂爲之書以告來者。

皇明翰林侍講劉定之撰陵縣顏魯公廟記畧

唐平原郡

本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眞卿起兵討賊處也於今爲濟南府陵縣舊有纂顏書公祠在學宮東南隅元末兵燹祠廢不存將八十餘年矣按察司吉豊彭公協巡部至縣圖象其廢搆堂爲間者三經始於景泰元年正月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旣設公像妥靈揭虔奠獻合儀適以書來徵余爲記推公正直則大著於前史其所以建立可爲世道楷範觀夫創載炎把迭乘鈞軸誣上罔民奸未易推也公居憲臺位常伯則閣議雄辨以推之離以貶斥而不悔祿山希烈擁兵階逆鴟張豕突勢未易禦也公撫孤壘持使節則奮身銳志以禦之終於殞滅而不顧若乃玄肅代德繼統承運天步艱難帝圖板蕩於時豈可以易爲報效哉公自壯至老敬外歷內閣四世秉一節義不苟合仁不忍離雖未嘗庸殊眷膺重寄而報國之能事畢矣其視夫世之依違苟且持祿保位奸有未易推而禁莫之權勢有未易禦而怯莫之禦恩有未易報而恬莫之報者豈不天淵哉祠成之明年辛未六月戊寅記。

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上元邢以仁撰二顏墳林碑

有唐開元天寶間安祿山搆亂凶虐滔天時有常山太守顏忠節公杲卿平原太守顏文忠公眞卿首倡義師戮力報國於是河朔列郡望風響應抗逆賊咽領不敢西搗闕蜀二公之功蓋若縣寓焉方忠節公之起兵也守備未完賊兵遽至王承業擁兵弗救城陷見執罵賊以死文忠公丁李希烈之叛盧杞章爲聲歐心擠公往諭卒死蔡州之難余橫觀往牒於二公遺事錄爲裂眥指髮獨經當時基半無貞使忠臣義士抉千古不平之憾而灑志以泣悲夫悲夫按傳志距貲來北四十里有村曰諸滿城有魯公祠基歲久圮裂其十一世孫安上出錢緡買地易置於河東與其從兄忠節公並祀改魯公祠爲二忠祠已而菲廢僅綫系卿實中余秉憲東上觀茲缺典喟然以爲二人當橫流烈焰之中雖委靡貳義其孫忠大節迄今猶能奮千百代上以爲世勸役使之汝汝衆人其何以表忠節而風來讀公有林墓額地入十二畝漸爲居民蠶食因擬下該縣同沂州學正彭毅稽覈如數稽禮修祀事整舊典而復之庶幾幽明共愉快云余因攷邑志公十六世祖盛爲魏青徐二州刺史居琅琊葬臨沂縣西巷志云公與杲卿墓在諸滿北山之陽而米元章一統志謂公墓皆在偃師豈公從春卿嘗丞偃師遂家其地也抑忠節公遇害雒陽寄葬茲地後人一槩以魯公墓誤指在偃師耶即顏安上之從祠則二公之墓諸滿也明甚豈有公之子孫頻反不可信耶余旣核往蹟中請各院勅之貞珉庶乎千萬世而下亂臣賊子華回邪之心而不敢肆而綱常元氣長存宇宙之內而不至遽滅者或者其有賴於斯與嚮昔之夜余夢捧觴觴公公立而受酹今猶髣髴識其言貌豈其英烈之氣鬱而未散乎抑亦精誠之所感也因拜記之而系之以祀詞曰正氣流行渾渾淳淳在地河嶽在天列星人秉節義遇變而彰於鑠二公爲顏有唐天與孝謀神資撫策誼冠千古忠萃一宅猲胡矯擭前無勍敵血憤忠激振我雄力誓參常山倡顏平原書諸俾狀銳氣若齊孤城決戰寡不能支舌責賊刃終無撓詞蔑視搖蔓逆烈逞凶庶幾悔罪孑身往諭一言不合忠告何濟百折不回甘心伏鑕難兄之弟難弟之兄慷慨赴義視死如生嗟彼食肉從叛比肩二公矢志握節自全烈日嚴霜可仰可畏千載而下凜凜生氣拜瞻孤塚魄感精動奕世神乎見公於夢追惟英概古今罕儔景仰高誼若都琳球祀典有恪虔酬清尊廟貌不改侑妥忠魂。

禮部尚書東阿于慎行撰重修顏廟碑

夫圓靈上運，則七政緯其高明；方祇下凝，則嶽瀆經其博厚。斯兩儀繇之奠位，四序所以成功也。粵自鴻濛既泒，元氣攸分，帝緒殊淪，皇風益邈，則始儲精啓運，寄命聖哲，而孔氏之統興焉。固以模範百王，典謨萬代，配乾元之資始，儷坤德之廣生矣。三千及門，七十通藝，四科之首，位冠羣賢，大哉顏氏之承其緒乎。爾其陶鑄聖門，步趨師矩，秉上智之質，而發以如愚；懸坐忘之符，而助以不情。口絕談議，而聖蘊畢彰；訓闡篤精，而師宗獨著。蓋爲道生孔，爲孔生顏，所以翊贊化原，羽儀景運。辟在天之懸象，則羲明爲衆陽之宗；方在地之成形，則岱宗爲生物之府。斯以參玄造而不毀，歷振古而如新者與。列辟相承，代修秩祀，制多沿革，禮茂汙隆。稽統業於皇王，則孔師而周聖；遡淵源於授受，則孔聖而顏師。固已啓布素於握圖，績宗祧於王器，而表章雖備，擬議非倫。至首加五等之階，特錫元公之號，斯則假器名於人爵，援寵數於朝章，非所以全太上之尊，表無文之敬也。聖朝丕膺景曆，益闡文明，嚴事聖師，特崇首配，較諸前代，典秩有加焉。逮我世廟議禮，更化改物，隆儀乃釐兗國之封，薦復聖之號。禮稱既備，明祀益虔，祀報被於普天，祼獻罩於出日。況星纏降鍾之區，雲裔蒸嘗之地哉。曲阜顏廟，即陋巷故居，于孫所世守也。宋熙寧間，始搆亭於其井，而勒以銘。元元貞間，始移祀於其亭，而更爲廟。我朝因其舊址，益衍洪基，堂寢階墉，一如孔宫之制，而稍殺以楹及武焉。歷紀以來，部使牧守時有修葺，載離寒暑，圮敝或多。越萬曆三十祀，巡撫都御史溫陵黃公克纘，保釐東夏，禮敷聿典；巡按御史河東趙公標、吳門嚴公一鵬，爾靖海邦，文風丕扇。先後行部至邑，展禮廟庭，相與矢畫協謀，式加興葺。下記所司，庀徒授日，飭其傷毀，補其圮缺，制雖仍舊，工則肖新。經始於壬寅九月十一日，至癸卯五月五日落成。於是廟貌爾嚴，俎筵有秩，冊肅止綱，黝堊四周，丹非覆以雕甍，舊巷儼如絳闕。

是使觀風同禮之使，肅桉楯而興懷；奉璋斝兕之倫，駿豆籩而如在，則觀閟宮有侐，翰爲蘩苻之郊。靈殿巋存，淪作樵牧之藪，斯以考芳躅之無盡，徵聖緒之遐昌者與。世尹孔君既告竣事，乃奉中丞之命，求勒貞碑。夫德鄰上聖，稱謂之所不形；道謝羣流，名言之所罕喻。要以昭德紀功，言時稱伐，假俟辭於篆素，考鴻業於與鐘云爾。是役也，左布政使沈公季文，暨分守參政來公三聘、分巡副使李公士登，受記經營。兗州府知府劉公廷柱、石公九奏，鴆工勸閱。曲阜世職知縣孔君貞叢，躬親督課。翰林院博士顏君胤祚、伯貞相繼祗奉明禋，而董工則縣丞張搢也。乃作銘曰：

皇風既謝，聖統斯戢。乃命尼父，降靈自天。大猷丕顯，粵昔惟淵。不有上哲，孰發而傳。編摩肯國，分遂古。繼別於邦，孰改服於魯。奕世承家，衮章甫如何。我師韜貞環堵。才則王佐，位與聖鄰。博約修道，克復歸仁。爲邦請益，四代畢陳。邈哉峻執，允冠人倫。理會冥詮，神符玄契。匪書匪言，訓以萬世。配孔稱師，榮襃罔既。象日麗天，埒嶽峙地。皇明撫運，允迪舊章。乃崇仁里，式廓宮牆。鴻名攸薦，制由世皇。淵謨昭煥，靈宇煌煌。於鑠中丞，觀民聖域。乃及侍御，協謀興葺。方岳賦工，郡邑效職。役不及民，成非待日。昔稱陋巷，今也璇宮。重欒宿霧，畫棟疏虹。華堂博敞，飛閣穹崇。孔繼象帝，此則王公。綴帳孔開，雕楹有楚。爾移几筵，雍容萬舞。誰其尸之，雲仍接武。誰其相之，工祝在廷。於昭聖造，文化丕彰。允益監使，仁風載揚。五方翹誦，庶士趨蹌。偉哉崇構，永耀無疆。世道交喪，彝倫攸斁。匪尉風舞，杓陳彝極。高山是仰，濟源可挹。嗟我後人，永維是式。

贊

晉 夏侯湛撰顏子贊 知彰知微，惟深研幾。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周淵，在言庸遠。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孫楚撰顏子贊 求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戴逵撰顏子贊 神道天絕，理非器象。不有伊人，講降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明 陳鳳梧撰顏子贊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頌

國朝 曲阜縣令張之宏撰顏子頌

[illegible]

皇上道重斯文，嗣服云初，典禮載敦，遣官致祭。夙夜惟寅，嘗孫率止，入謁楓宸，復蒙寔欽，仍錫楮縑。靜言思之，伊誰之賜？用備牲酒，式薦明陳。我祖有靈，鑒此常祀。尚饗。

顏廟告成祭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二月庚戌朔越初三日壬子，五十九代孫主奉祀事顏希仁等謹具牲牢時羞之奠，敢昭告于先祖兗國復聖公。伏念祖廟歲久圮敝，徑請于朝，命官改修。茲涓吉旦，咸事起工，我祀明明，鑒我無斁。謹告。

景泰七年頒降祭文 維某年月日，某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祗奉朝命，敢昭告于先祖兗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克己爲仁，德立道明，光照千載。茲屬仲春秋，謹以牲帛醴儀，用伸常薦。尚饗。

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祭顏子文 夫子資隣上智，不違若愚，受孔之鑄，一步一趨，博約竭才，克復請事。陋巷簞瓢，風清萬世。賢子之學，壽子之祭，役役未遑，能無愧怍？言過故宅，肅祇先期，和風慶雲，恍焉在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藻祭顏子文 智本天成，才燕主佐四勿，傳心百代，禮樂復入聖域，窮而能樂，羽翼道統，群夷超卓。藻仰止不逮，思尋樂處，再覩宮墻，風和雲霽。敬來牲帛，薦修禮儀，大賢有容，庶幾不棄。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祭顏子文 惟夫子發聖人之蘊，於萬世無窮，其幾在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其見夫子之心。嗚呼！人孰無心？誰復初心？萬世而下，能復其本來之心，即見夫子與天地之心。化民持節東巡，慶雲在望，肅將牲帛，用展微忱。

大學士李東陽弔顏魯公文 平原之疆，漢侯趙邢。雖此孳之突起值磨，敢之弗綱，列城失勢，以惡難長途，脉一日而坐傷。寇有皆眾輸，然悠壁，彼二十有門，衛豈一亡之可望。乃有衛史，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光幾，復潛鋒於外，擁練兵於丘向，時參遂於幽權，方其開莛卒士灑淚，沾衰感振，虎豹之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位奔流之湯湯。破象纏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際掎角之交，應與常山而鼎峙，當光時也，絕安之醜，賊要富貴之膏肓，繫起復如渦，延命張，爭射列以貴，閃挑扶頰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逢，於蔽旃，足跡不履於巖廊，而乃身任綱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請，使强藩奮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在，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來弔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高原兮蒼蒼。

陋巷志卷之六終

校記

①六：當作「交」，見《東坡全集》卷一八。

②「言」下當有「於」字，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

③「師」下當有「曰」字，見右引書。

④畏：右引書作「望」。

⑤緒：當作「續」，見《江西通志》卷一二三。

⑥至：右引書作「志」。

⑦柳：當作「抑」。

⑧撥：當作「揆」，見《山通東志》卷三五之九。

⑨飾：右引書作「飭」。

⑩碑：當作「珉」，見右引書。

⑪伐：右引書作「代」。

⑫維：右引書作「繼」。

陋巷志卷之七

藝文志下

奏疏

元 延祐四年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請修葺顏廟疏

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言欽奉詔書節文嶽鎮海瀆已議加封遣使致祭其路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跡申聞次第加封除常祀外王者先行嚴加致祭廟宇損壞官爲修葺伏惟先師兗國公造聖人之門以德行冠四科之首不遷不貳聞一知十雖窮居陋巷而與禹稷同道歷代尊崇盛典錫之封爵躋之配饗又於曲阜故里立廟以祀之襃德禮賢俾後學知所師法其於世教誠非小補側聞祠宇年深堂廡傾圮今五十四代孫璉特詣南來抄題俸金以奉營葺之資見知者雖日許議樂施者其能有幾設使化之有餘用之不竭適足以貽笑四方仰惟聖朝以武定區宇以文致太平崇儒重道無不至矣倘於此何其缺然守土者理當申明廉訪司亦宜陳請官爲修葺於江南儒學錢數有餘之處約量分給俾宏舊貫輪奐一新使顏族安居主祀實國家之盛事也。

泰定四年監察御史辛鈞等請加封先師父母疏

泰定四年十月監察御史辛鈞等言至大二年已嘗褒加宣聖之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竊惟亞聖兗國公樂道安貧聞一知十德冠四科具體聖人使其得特行道爲稷之功無以異焉則開朝廷賜錢崇飾顏氏家廟致敬先師禮意至矣倘於先師父母未議追封似爲缺典宜移文禮官若依鄒國公例謚兗封贈不惟有裨於世教亦不負聖朝表彰尊師之美意。

天曆二年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請兗國公廟落成立碑疏

天曆二年五月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言嘗謂聖賢有益於生民者蓋以立言垂範光啓後人景化彝倫以詔來世伏惟先師亞聖兗國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歷代莫不尊崇近歲廟貌蕪荒已嘗陳請朝廷建議於江浙各路儒學錢糧內給付鈔一千餘錠已於闕里陋巷故宅建廟宇殿庭廊廡輪奐一新但碑石未立似爲闕典職居言路理當建明誠宜聞奏命翰苑詞臣撰文紀其事實刻諸琬琰以示方來庶廣聖朝崇褒先師之美意。

至順四年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請兗國公廟落成立碑疏

至順四年六月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言嘗謂追尊聖賢雖在崇修乎時祭載述功德尤當大紀于豐碑竊念先師亞聖兗國公廟貌朝於江南學校撥降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尚未建立禮宜聞奏修撰銘文以彰國家之盛德斯文幸甚。

至元四年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請兗國公廟落成立碑疏

至元四年二月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言竊惟追崇聖賢尊往哲之名教纂述道德昭明世之微猷伏念先師亞聖兗國公廟貌已蒙聖朝於江浙學校撥降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因未建立又曾奏命馬中丞撰文後值本官陞除以致未完如蒙憲臺聞奏再命翰苑詞臣撰文紀其事備寫以彰我皇朝崇文重道之盛典不勝幸甚。

皇明 正統四年顏子五十九代主祀嫡孫顏希仁請建碑疏

正統四年十月初九日兗國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臣顏希仁謹奏爲修理事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爲因陋巷故宅祖廟年久塌倒神像暴露請蒙行在工部尺字一千七百四

十三號勘合、奏准着落山東布政司、悄行兖州府、於附近滋陽等縣起撥夫匠、照舊修葢。止有貞素廟夫人寢殿、其餘見已將完。其先祖兖國復聖公廟宇、荷蒙聖朝修葢、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准奏、乞勅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實、用彰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謹具奏聞。

景泰六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請撥祭田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徐有貞題、臣先因公幹蹟至兖州府鄒縣、據孟氏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説稱、顔、孟二氏俱各已有前元時撥賜贍廟祭田、在本縣地名二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耕種、年久不還。先有顔氏裔孫顔希仁赴京告理、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占種人户李沉等、初間亦各承認、願還供結明白。奈緣彼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猾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前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令人口生齒浩大、雖得田尚不足用、何況於無。希文雖幸蒙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本縣舉族之人、未免饑寒、上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竊念顔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故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撥田贍廟。矧乃聖朝敦典庸禮之盛、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恐使其祭田不備、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皇上親幸太學、特詔孔、顔、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顔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盛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陋不自揆、敢以實聞。乞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的當官員前往本張會同府縣該官、公同詳勘、將前項原係顔、孟二代陰廟祭田、沿班穫前、丈量明白。如其刷涓已納墾者、乞行免納。未納糧者、說使退還、仍行衍公分撥與顔氏三十頃、孟氏三十項、令各照舊收種、並從世嗣於官者掌管。歲入聽所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因分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爭占住換、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地供贍不數、及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撥荒空閑田地、量加項數、酌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糧以供贍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緣係給復先賢祭田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景泰六年十二月廿九日、本官次日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顔、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附近彼處空閑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爲業、不許諸人爭占。違了的不饒。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成化十八年顔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顔公鉉乞灑掃人戶疏

顔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顔公鉉謹奏、爲乞恩特理事。荷蒙聖恩修葺祠廟、陋巷故宅、竪立御製碑文、欽賜祭田、以供粢盛、設學校以訓子孫、蠲徭役以優育族、授官職以俾世襲、崇儒重道、比之前代愈加

隆盛。切見孔孟二廟俱有灑掃人戶看守廟宇，當川修理。惟臣祖廟未得霑恩，即今廟宇廊廡墻垣歷年既久，每有損壞，未免頻煩有司，動勞民力，此與孔孟二廟相同。伏望皇上憐憫，乞勑該部量撥灑掃赴廟看守修理，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具本該通致使司官參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孔、顏、孟三聖賢廟宇，歷代所崇，而我朝列聖尤重。其孔孟二廟既有看守灑掃廟戶，而顏廟獨未僉點，誠為缺典。及照孔廟固所難比，孟廟既有廟戶，顏廟亦當量僉數戶，專一看守灑掃，遇有壝垣傾頹，廊廡坍塌，就令用工修理，免致動勞民力。但僉點看廟戶數，係于恩典，本部未敢擅便定擬，伏乞聖裁。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翁世資等具題，次日奉聖旨：「是。照孟廟戶數僉撥。」欽此。欽遵。

成化二十二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

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顏公鉉

謹奏，為乞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聖廟，世蒙恩典，代代相因。至我聖朝，尤加崇重，既設廟戶以備灑掃，復賜祭田以供粢盛。恐恩湮沒，又建御製碑刻，以彰天寵。慮臣陋巷奉祀為重，命世襲翰林清秩。皇上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蔑以加矣。臣忝承宗祀，不勝感激。但臣祖廟近在孔廟之東，自正統年間重修以來，屢為風雨所壞，見今正廟損折大梁二根，用木榨持。又況御製碑樓并門廡等項亦已跌朽，不堪觀瞻。先因欽修孔廟，不敢並奏。緣今孔廟將完，事項已有定體，但得十分之一，事即可集。不惟臣祖復安其靈，抑且奉祀得展其禮，往來官士拜謁臣祖之廟，龍光相映，亦以見皇上洪大之恩普施於今日矣。如蒙准奏，乞勑該部轉行巡撫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會同布按二司，親詣本廟，看計工料，仍行原委官員量存夫匠從便修理。斯文幸甚，臣下幸甚。為此具本親齎奏聞。該工部覆，切惟孔門從遊高弟，而顏子名列四科之先。朝廷致祭孔子，而顏子位居四配之首。其廟在曲阜，乃係先賢生長之地，後人瞻仰之所。今五經博士顏公鉉奏稱孔廟修理將完，要量存夫匠將本廟從便修理一節，合無准其所奏，行巡撫都御史吳節及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布按二司官員親詣相看。如果損壞是實，相應修理，就將合用工料夫匠一體支撥修完，備將支用過工料及廟宇間座數目造冊奏繳，以備查考。緣係修理顏廟，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部尚書謝宇等於奉天門奏，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弘治十五年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

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謹

奏，為乞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文廟，世蒙恩典。至我聖朝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莫加矣。緣臣祖廟近在孔廟之東，自成化二十二年奏蒙天恩准令修理以來，連年復被風雨所壞。見今御製碑樓、櫺星門、坊牌俱各倒塌，及正殿、兩廡等房木植損壞、傾圮、脫落、滲漏數多，不堪瞻視。誠恐日久，勞費愈多。臣切見宣聖廟近蒙欽令撫按二司等官會議修理，將完。乞賜准恩，將臣祖廟量為修理，務在堅久，庶使臣祖獲安其靈，而臣奉祀亦得以展其禮，子孫奮勵，亦得以圖補報。

如蒙准奏乞
勅工部轉行撫按會同布按二司官員計料量撥夫匠修理庶俾雨霽均霑不勝感恩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該工部覆稱臣看得五經博士顏公鉉奏稱顏子廟宇
御製碑樓櫺星門坊牌俱各倒塌正殿兩廡等房損壞滲漏要行修理一節緣係彼中事情未經行勘難便定奪合無行移山東巡撫巡按官員嚴督布按二司守巡等官親詣所奏去處逐一相看前項殿廡門房等項有無倒塌損壞滲漏見今修理孔子廟庭有無剩餘木料如果相應修理即便料計明白處置停當徑自具奏定奪緣係乞恩修理又奉
欽依工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曾鑑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詩

宋 羅從彥謁顏廟詩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簞瓢一味長。

元 汪澤民謁顏廟詩 祇命適東魯晨征趣孔林。旋過亞聖廟俯伏靈襟陋巷覽遺址稱賢到於今。一簞樂自足千駟名空沉。鳳鳥時不至驥尾骨附深。爲邦問禮樂用舍孰知音。思生後百世歲月徒侵尋。情約賴明訓庶矣復初心。

蓬山劉德淵謁顏廟詩 樂道安貧正妙年當時德行冠三千。自慚魯鈍渾無似枉著微名慕大賢。

[illegible]太子洗馬羅璟謁顏廟詩 和粹真如四序春先師情蘊發公身。爲[illegible]禮樂傳王佐陋巷簞瓢樂聖人。虹氣貫空遺井在龍紋繡石御碑新。從祀四勿偶仁地千古寥寥遇後塵。

都御史長洲徐源謁顏廟詩 廢井荒原古廟高昔[illegible]曾此伴簞瓢。經祠賸有碑遺恨過巷猶餘草沒腰。一室當時非困苦寸心千古識英豪。休云魯有三家富斂國無緣覓草蒿。

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謁顏廟詩 至德不出世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村。天資本純粹況乃沾陶甄。禮樂以爲邦克復以爲仁。當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傷哉仲尼慟此涕復何人。公封與顏氏俎豆垂千春。古祠久荒敝廢井尚未湮。泂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嶙峋。遙瞻孔林在且薦清溪蘋。

提學副使江東陳鎬次李東陽韻 皇天良有意聖哲生鴻降。祥雲與瑞日熙映魯元村。及門自登嵒至賢造化甄。依歸既得所斷須豈違仁。了了發聖蘊一一親見聞。躬行久忘我安知孰爲貧。蕭然陋巷居樂哉獨斯人。寸心不羈拘浩蕩萬物春。我來後千載世遠道未湮。故井蓄脈古高檜拱元化。遺澤何深長維羅有聞孫。龜蒙尼防外雲霄嶧嶙峋。何以慰予思盥手薦芳蘋。

國子生長沙李兆生謁顏廟詩 天教摧折病中身幸自東來見道真。萬里程途偏健步千年廟貌青春。宮牆不隔高體地洙泗能同獨往神。滕[illegible]明記獻因如原憲未爲貧。

禮部尚書吳寬謁顏廟詩魯人有求家、顏氏非西隣。陋巷帶賀井、千載猶荒村。古屋自增輝、累代加襃贈。昔心不違至今里、爾仁。賢哉復聖語、後生庶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遊斯貧。我昔過其里、指途藉居人。是時屬炎若、蕭[illegible]如初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頹堙。入祠重瞻拜[illegible]香贄明神。終退見貧者、疑爲原憲孫。

僉事普暉謁顏廟詩浮雲散盡杏壇空、請事先登數仞宮。三月不違天地德、一瓢甘受古今窮。纔教雪化紅爐裏、便惹霜飛綠鬢中。幾度祠前啼杜宇、落花流水怨東風。

參政四明陳沂謁顏廟詩好學稱顏子、賢哉百世師。不堪陋巷日、那惜請車時。慟哭身應喪、行藏道在茲。子孫同報典、天地是終期。

吏部尚書太原喬宇謁顏廟詩夫子闢人極、群儒頌聖傳。論年傷太早、聞道許誰先。禮樂爲邦問、簞瓢陋巷賢。章縫灑後進、不敢忘歸筌。

監察御史瑞陽熊相謁顏廟詩孔廟還顏廟、遺容拜儼然。當年惟善學、千古共推賢。天地蒸嘗永、雲仍賞祿延。如君元未夭、何用壽如籛。

崑山顧夢圭謁顏廟詩古木失歲月、甗飲存嘉名。寧知沒齒瘁、乃有千秋榮。中虛蘊美發、和粹含神明。廟貌亦如愚、圭衮非其情。至人實所受、戚然較斷盈。三桓故堂廡、惻愴郊原平。

僉都御史吳郡徐理謁顏廟詩孔門三千士、惠肖七十人。子淵得宗傳、其體德維純。博約功已至、三月不違仁。蓋[illegible]聖心微、萬世徵斷民。凡人所景行、況乃後代孫。承家緒已遠、學道力須勤。故巷聯喬木、顒望接芳隣。爵有餘樂、豈厭簞瓢貧。企亡千載上、祖孫分猶親。勉振前哲風、勿與常人倫。

侍郎東莞儀銘謁顏廟詩洙泗清且漣、[illegible]汾何[illegible]涌泰。川峙且高、下土供瞻企。况茲賢聖裔、家庭習詩禮。聖容不可親、名教尚可體。儼然如對越、晰夕所肯啓。華軒深意存、水木窮源柢。千載餘清光、撫愧顏氏子。

駙馬都尉廣陵趙輝咏如愚齋顏子如愚稱亞聖、雲孫接武更堪推。祖宗實行真能踐、虛名詎肯師。聽受不違聞教日、發明斯道燕居時。衎衎勉勉功無息、漸有深潛純粹姿。

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謁顏廟詩亞聖天資高萬里、何聰融冰涵玉壺潔、月浸寒潭空。宜尼闡精微、未言心已通。悟徹總釋然、非辨如不聰。慶澤委千載、紹述起凡庸。詩歌念祖德、聿修責崇功。勗哉慎終始、令名垂無窮。

尚書劍江黃載謁顏廟詩惟人之生、降衷自天。形既具矣、理亦賦焉。形具則同、氣稟有異。清濁之判、曰愚曰智。有美顏氏、清明在躬。謙以自居、寬以有容。言與行符、表裏一屏。黜其華、敦崇其實。謗而弗辨、恐而弗驚。處困而亨、用晦而明。齋居翼翼、樸而弗飾。宗祖之規、慎守不失。

翰林侍講安城吳節謁顏廟詩昔賢侍聖師、每語惟終日。春風滿庭除、渙然自冰釋。孰知大智資、偶與不慧匹。及觀月[illegible]間、所履皆聖轍。迄今千載下、學者仰矜式。賢宗有雲仍、揭扁表遺澤。顏林鬱蒼蒼、景止在朝夕。博約修交修、庶用繩祖德。

太常少卿四明鄭雍言謁顏廟詩淳粹天資衆莫如、聖言聽受只

如恩中心淑命淵澹深、至理昭明味道被出。是當
時稱亞聖今者淺陋試賢哉。學須師孟勤加勉、莫
作區區章句儒。

大理少卿淮南楊復謁顏廟詩 高志冲虛久遠懷極繙際。將與大化
叅、肯爲小道泥。聖儒貫一妙、陋巷知十慧。挍襟宜
自當寧式信何滯。刻生過化所而作先賢齊接地
固已靈開天可無。欲有卓斯必進、米修豈今昔。欲
雲全蕩除心日定。淸霽深探聖學淵、然後孔宗契。
淨鑑恒用拭浮埃。詎能驕惟祈性靈悟、不待啓舌
詩。鴻鐘叩則應。急電覽難繫。方寸如海涵、萬物可
神制生知所求。乖夕死何庸計。蒼德昭四科英聲
莽千世欲斷動。洗雪道、嘅力登蒔須加典墳功、物
懈朝夕斷囊聞。鐵研刓、兹擬孫戶開。

國子祭酒閩中祭經謁顏廟詩 陋巷名猶古、危祠構翼然。潛心由情
約見道到高堅。學已優希聖、天何惜假年。只今累
聚處、千載若生前。

御史南海鄧直卿謁顏廟二首 純質天豐亞聖資、云胡三十髮如絲。
欲知好學人難並、都在簞瓢獨樂時。
夫子當年臧起予、不違曾亦驗私居。潛心聖蘊今
猶賴、遠肖諸賢總莫如。

禮部尚書安定王弘誨謁顏廟詩 孔門稱庶幾、其惟顏氏子。終日
嘗如愚、好學眞罕比。克復既請事、高堅悟卓爾。具
體亦已微、惜未見其止。陋巷想遺芳、賢哉懷闕里。

進士沈應乾謁顏廟詩 千年究闕一愚人、終日忘言意已神。龍德何緣終遯
世、斯文不幸又生麟。一瓢滋味誰堪共、四勿工夫
天絕塵。天若憐才頻必壽、未應尼父獨安仁。

知縣蔣川王田采景哲軒 彼敏明達上、於哀良孔悠天。人有至理、毋貳溺

爲心。和順於消德、既往雖復任。延觀周孔、沖
開朔襟。爲魚徒飛躍、肯睛忘色音。嗟哉顏氏子、公
仰若登臨。靜觀大化、參差在山岑。洞洽通天地、
春秋亘古今。亹亹千載下、聖賢企所欽。

工部主事胡琰謁陋巷詩 實開自郭有良田眞樂陶陶顔是賢何事簞瓢
名故里人間不少棄瓢瓢。

監察御史鄭城任文獻寄顏翰博詩 杏林爾祖獨潛心、嗣後衣
冠直到今。禮樂文章昭至治、廟堂絲竹赭遺音。
城門巷靜云陋。
聖世恩波到底深。天下歸仁千古重、傳家無負四
箴。

江陰張袞謁顏廟詩 新廟峩峩依闕里、死生何敢負門牆。也知三月不違地、留
得千春奉祀香。好學可憐尼父抱、齋心能定曾入
狂。風雲截色聽爽爽、欲洗塵襟悶坐忘。

魯藩將軍當沔謁顏廟詩 復聖當年志、安貧陋巷居。名高諸子德、力讀五
車書。廟貌今仍在、簞瓢樂有餘。緬思眞好學、瞻拜
一躊躇。

何格謁二顏祠 榛林開祠廟、丹青列弟兄。虎符同出牧、龍袞不知名。報國身俱殞、除
兇志未平。廣疑防水曲、洶洶誓師聲。

翰林學士東阿于愼行謁顏廟詩 素王宮②闕魯侯臺、宛國崇祠此
亟開。位冠元公師右僉、道同皇作古今才。虛亭王③前
鼇跳符井舊巷漩渐鎖④輔苔。門外狀稀餘輦路、前
⑤朝曾翻翠華來。

邑人孔貞棟詠顏井詩 尋樂知何處、顏祠一井淳。源淸分沫洌、泒遠匯滄溟。
月印寒泓透、苔侵石甃青。此中餘道脉、瓢飮自泠
泠。

卷之七終

進士呂懷謁顔廟詩乾坤斡元化、默運故不言。四時迭寒暑、天道見節宣。至哉仁聖樂、陋巷把大賢。克復事斯語、為古開心傳。

海虞錢達道謁顔廟詩闕里稱多士、賢哉獨坐忘。齋心飛爾我、處世任行藏。軒冕榮何戀、簞瓢樂自將。和風披拂處、血食正無疆。

黎陽王在晉丙辰陋巷歌吾生何者為本來、五官百體從胚胎。此外不客添一物、富貴無庸浪着猜。靡麗芬華非我有、還將貧賤為根荄。貧賤困人奚足損、勿以外誘虧靈臺。造物弄人如傀儡、得則生欣失則悔。賢哉回也獨屢空、失意樓遲有蓬壘。不義富貴如浮雲、一瓢一簞未為餒。陋巷何嘗見可樂、顔子之樂未嘗改。消息盈虛有定數、其去其來留不住。夷狄患難時有之、獨見獨行守其素。無埃宇宙常自寬、不礙襟期又何慕。我于造物不取多、造物于人不加妬。世人認得貧字真、便從此處可安身。君不見、七十二君皆列土、只今社稷但生塵。獨有素王本無位、孔壇顔巷時時春。

鹽官呂兆祥丙辰謁顔廟詩當年不當廟馨香、一飲瓢偏得味長。樂比井深留不改、心依亭任坐來忘。儒教巷以貧稱陋、那見人能舍則藏。儻悟及門共殆庶、怪言苦卓予雲揚。

黎陽王在晉庚申重謁陋巷詩簞瓢甘自適、遺井冽堪嘗。境徹樂常足、神潛坐亦忘。屢空窺聖域、陋巷有宮牆。會壁還堪並、千秋共一堂。

太僕少卿呂濬謁顔廟詩陋巷何曾志、甦忘也曾一日問。為邦行藏已自超羣哲、不數當年狷與狂。

鹽官呂兆祥丙寅仲冬再至闕里謁顔林詩安貧所以更誰如、死卻拋生樂有餘。到底一簞都不要、當年錯請子之車。

校記

①恩：疑誤。

②官：當作「宮」，見《穀城山館詩集》卷一二。

③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④鎖：右引書作「鎖」。

陋巷志卷之八

藝文志附

誌銘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墓銘

銘曰、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輔主。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懋珪璋、文彪龍虎。高標天府、震權區宇。前載[illegible][illegible]、千官款觀、王纖就列、赤縣斯偃。棣華交輝、濠翰如雨。洛陽叱武、著作布武。載筆龍樓、觀光龜組。玄宗褒興、爰發儁伍。不入掖垣、翻飛江滸。淮沂其乂、典憲斯侮。望開爰歸。俊游不吐、名公虛左、濠上爰撫。方侯同升、遠愆多祐。一麾屢黜、百嶮爰補。翼子方多、教忠則膴。吁嗟太保、爲國干櫓。取義含生、悲今邁古。皇恩自葉、超贈秘府。存沒哀榮、幽明赫昈。真卿追痛、銜恤靡怙。牽綴銘功、恨非覼縷。

顏真卿撰左衛率府兵曹賜緋魚袋顏幼輿墓銘

銘曰、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溫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惟德是揆。人倫領袖、宗廟簋簠。佩服典常、顯精文史。汾雕燕事、新息入仕。忠蓋上官、總持綱紀。奉養繼母、必躬所旨。綏族糺宗、群居咸喜。歆餘授律、石堡侯倚。命我翊我、寵章斯被。鯤溟末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里。宗徽安養、嗣徽昭灵。合葬既遵、從周有斐。于嗟窮泉、不獲躬視。寫恨立銘、告哀中祀。

顏真卿撰贈太子太保諡忠節朝散大夫太常寺丞兼常山太守顏杲卿墓銘

銘曰、太保烈烈、抗茲忠節。殉國義形、見危身殺。玄宗伐信、售詐兇羯。寵極毀挺、稱兵向闕。朔禺沸潼、關晝開。天下寒心、王旅趦趄。如豕十萬、滸入衙季。公以冽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上門抉扶。人知效忠、閭川不饒。恩寵三座、禁加九列。王命未能、孤城已滅。身懸刃、口詈不絕。先聖感忠、深儲嘯拐。刻諸金石、思表墓碣。遠莫致之、留斯江滋。月月有既、殺歡無紗。

顏真卿撰正議大夫上柱國金鄉縣男顏允南墓銘

銘曰、莊嶽熊渾、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惟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敦、惕懍是惇。清識氷微、部儀王溫。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詳攻源。爰初發跡、屢振瑤琨。尉邑何題、評廷不冤。衮衣補闕、纓服榮敦。神州列換、會府掌屯。司膳王封、廻薄飛騫。乃佐教胄、載光儒門。未登飛興、奄謝鴻騫。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棣萼、上潔晨昏。推君教導、曷惠拯援。今既絕矣、哀推忍言。何以寘懷、勒銘忠懿。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顏真卿撰侍御史充荊南行軍司馬朝請大夫勳上柱國顏允臧墓銘

銘曰、嗟嗟予季、特稟純粹。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悌睦、日禮用和貴。弛美言嶽、嶽高義行。絕枝葉心、無陂詖。經德秉彝、拔萃出類。環衛入仕、嗱絲作對。沉象與人、檢莊蒞事。一作象雷、六爲天吏。衆右揩威、憲臺增氣。群公虛右、天子思娟。守把諫郎、得仁奚懟。司刑棘寺、理法明貞。儲闈栽升、亞尹斯位。七德紧理、萬人攸蔭。黃髮未登、青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云諱。國喪成寶、家摧脈臂。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及葵何所、先隴之次。灞水東流、終峰北擊。勒銘金石、盛烈無墜。

太子右庶子令狐垣撰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行狀誌銘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己而致化，其惟盛德乎。有唐②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奉大順，為元功，建大節，為至忠。以安撫流，以紀綱，秉羔一心，祗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斯危致命，竟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嗣子櫟陽尉頵、秘書省正字頔，銜恤奉喪，歸於萬年縣之鳳原。皇帝徽懿厥操，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常考行誄德，謚曰文忠。凡厥士庶、皇方侯伯、識與不識，希聲想形，莫不惕焉刑焉，感慕思齊。為人子者益孝，為人臣者益忠，為人弟者益順，為人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刑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曰回，好學知幾，道亞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為海內大儒，著家訓，暨聖賦、寃魂誌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有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府，列於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蒞沖，是感間氣，用集於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玄遠，節行不群。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允攻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第，作尉醴泉。又以入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為承部貢巡撫河隴。會至五原，有寃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伏。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數於名教者，朝廷有僞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理法，憲綱肅，朝青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己者，出為平原太守。公性本弘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熊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實，征撫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數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豕突蹵欻，逆常干紀，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恭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兒內衆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衆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將清，以三人之首傳徇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朝以河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悅，稱嘆者久之，顧謂左右曰：顏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爾，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議，憤激於乘，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邀，獻於關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鄴郡太守王燾被祿山移檄河間蠢伴操李與，斬偽署河間長史杜無睦，以河間參歸於公。北河③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清河有詔恥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秘其計。清河詞客李萼少年有才，獻奇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滑、清池尉賈載，各舒④罷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來同甘苦，莫不舉力，惟公之使。賊帥袁知泰持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一鼓而破之，夷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絕燕趙。旁貫井陘，啟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根本，欲堅其意，乃割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遺之軍資十有餘萬。而寇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抗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內伻徒步，宵行晝伏，四達以聞。因來詔旨，肅宗即

位之初，追使乘驛泝於江淮，王命再遇，緊然是⑤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尸介世、出川等以勁兵十萬發自壽陽，先濟滁瀛大陵，□□□燎火衝如決防。公內撫報天之蓄，外絕同閈之援，度勢量力，議無辛給不敢□身，侍食貽闕之地，遂與處下，歸於鳳翔。有詔還□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西京平，公思復舊章，遽建議議，辭□竹肯竟不及留，出為焉州□文大夫，換□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為□吏所構，□□□刺史，遷并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時劉贏□於睢陽，及狀已萌，公乃訓備帥利，五刃水陸，戢□以財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為過防毆象。蕭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暗江淮，李峘啟續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然峘之汎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許安取恩，惡公剽直，乃以謗誹陰中之。天威赫然，貴命斯極，旣蓬州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魯郡，食邑貳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嫉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為之屈，指擿如將規之，誠心銜色，念舊而將發者數四矣。會罷享大閹，公以祭器不修，啓於宰臣，載因奏公誣謗時政，貶□州□术。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改州。尚清淨，長孫養者，徵冗浚陸，武德明進賢，□特史，不責六指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公既嗜文，雜卷不辭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遺於洫而止。至是乃疏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華撮要，因有不備，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蘊奧，其廣如海，自未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世。大曆末，姸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有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歲於集賢書院。及壯關，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大葬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為相，為權臣所忌，遂出為于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猾狼方熾，論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希烈，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而逼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充逼而退之。置酒大會，將殺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判臣李□平，陷我汝州，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之罪，叱責叛者，懋振恣以異辭，動於希烈，希烈意沮，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搦罪於側，或積薪前，或紿以座騎，或劫以焚燎，虐毒萬計，期公家□。公謂之曰：願假一劍，免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汴州，是時公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為墓誌，以見其志。是遇害於蔡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作藩牧，人常以安居厚俗為務，獎善罰惡為志，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機於心，植操端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也，蒞下則蕭范之通也。蘊是其美，行乎至德，莫敢衛，千駟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己下士，□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造門鶉衣，必與抗禮。□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後□列，與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而□恕，動而有光，使於已希權倖不為也，君有命□大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在報國不圖生。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什。僉以為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充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絛也；探賾儒府，述□立言，文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懼？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萼乃刻石□

碑、旌於不朽。以垣嘗忝公會府公僚之末、銜位史臣、俾讚丕烈、末示將來。敢謝不才、恭述所聞。銘曰、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巍峙玉直、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侃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於德。賊爲斯殛、流蕩下國。公整王旅、殄殲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寇、乍爲浮孤。君子知微、遷變則通。出全庶人、入奉宸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用啓上宇、俾侯於魯。式是百從、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盍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孰不懷忠、厲死難之。於藉我公、視險若爽。猛獸斷斷、履之不旋。扇彼薄俗、推緝惟熙。昔人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則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伴四時、節貫雪霜。與乎立言、沒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皇明三氏子孫教授主奉祀事顏池墓表

公諱池、字德脩。初任山陽縣主簿、繼任宣德府教授、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祖諱椿、任元、任祖廟監修、提領。父之美、字宗德、初任天成縣教諭、繼任益都路學正、再轉盧州路教授、陞文林郎、東明縣尹。三子、長曰浹、次曰淮、次公也。公二子、長曰奉、次曰翰、餘早逝。女四人、長適曲阜縣世尹孔克欽、次子希幹、餘皆適名族。孫男一人、曰希仁。孫女二人、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宜、三氏學錄王鏞子也。餘在室。曾孫女二人。於戲、公生爲賢裔、歷官多方、沒著馨香、光賁閭里、可謂克紹家聲、而不墜祖風者矣。其流芳衍慶、茂被宗族也宜哉。

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廣平張敏撰主奉祀事顏拳墓表

者、顏巷、主奉祀事顏公捐館之四年、是爲皇明宣德之五年也。其孫希仁以學錄王先生所撰墓誌行實、再拜稽顙來告、孫不幸、早失怙恃、上無伯叔、中鮮兄弟、夙夜永思、有懷二人、罔極恩深、無繇補報。[illegible]、未獲表揚、誠天地中之罪人也。茲欲刻石、敢以文請。言既涕零、余惟天經地義、不越於孝。顯親揚名、必資於文。以是心至、可謂能子也已。按狀、公諱拳、字克贊、姓顏氏、復聖公五十八代孫也。高祖諱實、曾祖諱椿、在元爲祖廟監修提領。祖諱之美、仕元、任天成儒學教諭、陞益都學正、盧州路教授。父諱池、字德脩、任元任宣德路教授、文章政事、具載廟庭事紀。池生二子、曰拳、曰祭。餘早逝。拳即克脩、倜儻豪邁、不拘小節、能幹蠱、嘗談論商確大義、洞合軌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以孝稱、鄉黨以弟譽。凡遇祭祀、竭其誠敬、賓客往來、俯資弗吝。人有喪事、周䘏往進。家門重輕悉在掌握、閫中風致、酒邊棋局、蓋養有之。嘗自謂曰、吾祖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吾雖不能效法於萬一、敢不以清白自守、用是敬長小心、無敢自怠、富貴利達、舉不動心、人咸服其謙度。惜乎年不配德、僅五十七歲而止。其生也洪武三年九月十五日、其卒也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娶孔氏、宣聖五十六代孫士嚴女、柔嘉貞淑、克配華胄。子即希仁、有巧思聰慧、敏洽緯有父風。女二、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宜士族也、次在室、繼陳氏、溫柔詳雅。女一、在襁褓中。孫三、曰讓、曰讚、曰論。俱讀書可造。嗚呼、顏氏一門、自復聖而下、千八百餘年、清白相繼、歷六十餘代、綿綿翼翼、愈出愈奇、上有令祖、下有賢孫、其所由來遠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可謂源源而不竭矣。謹將事實次第於右、俾觀者有以知公之爲人。銘曰、美哉顏氏、復聖之孫、倜儻豪邁、與衆不群。主奉祀事、必躬必親、紹領家務、有要有倫、言談舉止、動合軌輪。宗族鄉黨、孝誼推均、勤以幹蠱、和以奉賓、棋局笑飲、弗計朝曛。婚姻死喪、賙卹造孫、富貴利達、視若雲。簞瓢陋巷、際祖傳孫、刻銘貞石、君子攸聞。

南京國子監祭酒泰和羅環撰主奉祀事顏希仁墓表

兗國復聖公廟在曲阜陋巷、顏氏子孫世居廟下、主奉祀事。入

是明每遇朔望，行大禮，念先賢之後，恩必列及焉。先生諱希仁，字士元，別號景哲叟。曾祖之美，元東明縣尹。祖池，元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學教授。父濂，力田不仕。先生自幼聰穎秀異，嶷嶷群兒中。稍長，遊三氏學，讀書習禮，日有進益。教授齋平張先生、敏學錄里中王先生嫡，俱嘉獎之。壯益博覽經史，言論英發，雅好賓客，周窮恤匱，尤篤意祖庭事，見義勇爲。宣德癸丑，至京，屢上言祖庭頹圮，貧不能修，

朝廷特詔有司發帑藏，一新廟宇，擴其規模，

御製碑文，光耀永遠。正統中，以族方困於里役，具述恩例，陳戶部，移郡縣，悉與更定，除豁前元賜贍廟田二十餘頃，兵燹後爲豪猾侵占，白之當道，轉闢於朝，復其舊，仍撥賜佃戶十餘，納租供祭。人皆謂先生有功祀庭，不愧主祀者也。正統中，族人奏爭主祀，先生具述源委以聞。

朝廷命各取其諸牒，大臣爲之辨證。

聖斷洪武、永樂以來世居陋巷者，俾爲主祀，議遂定。

天順壬午，

英宗皇帝命主祀者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異數也。時先生已卒，先生之子議遂蒙始封，尋坐罷。孫公鈺繼襲焉。人又以爲此天所以報先生也。先生生洪武丙子正月十七日，卒景泰六年十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一，葬顏林先塋之次。配陳氏，有淑行，生年與先生同，後先生十一年卒，得年七十有二，附葬焉。子男三：長即議，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次讓、論。女二，闕里孔公玉、公常其婿也。孫男五：長即公鈺，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次公鍾、公祿、公鉞、公鉞。曾孫七人。先生之葬已久，議欲刻先生之遺行墓上，未有書之者，礱石以俟。公鈺承父命，屬三氏學錄孔君輔文述行實，介其婣家南京大理寺丞魏君廷瑕求余爲表。余惟先聖設教杏壇，顏氏在弟子之列者凡八人，迄今二千餘年，歷戰國，逮漢、唐、宋，顏氏子孫之賢者，文行忠義載在冊史，前後相望，固不可謂無人。然顏廟主祀非取之世居曲阜者，公論亦何所定哉。此

聖明之斷，昭如日星，群議雖多，冰消霧散矣。亦先生積誠，匪朝有以迓承之歟。惟後之子孫，尚亦務學修德，克己復禮，繼前人之統緒之傳，答

聖明崇重之典，則宗祀之承可永無斁矣。表之墓石，用勸後來。

三氏教授河汾王珙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議墓誌銘

府君諱議，字定伯，兗國復聖公六十世嫡孫也。曾大父諱池，字德裕，仕元，歷任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子孫教授。大父諱拳，字克膺。父希仁，字士元，明經博覽，隱履弗仕。先後俱居陋巷，主奉祀事。正統以來，宗系爲族所亂，大府君力辯之數十年而未定。府君切而警慧，言動不苟。大府君深器之，嘗謂人曰：「正吾家之宗承，主吾祖之祀事，其在是兒乎。」既長，益篤實，歷練明達，事至物來，如庖人視牛，洞析肯綮，始無棄也。交友以敬，終始惟一。善於談論，亹亹不倦。遇權貴勢要，略無挫志。鄉鄰有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婚喪不能舉者資之，其救人之急類如此。天順間，府君復以宗系不定聞於朝，

命下廷臣集議，皆舉大府君正統時辨證，已蒙

聖斷，以世居陋巷爲定。歲壬午，上諭部允其請，遂授前職，仍令主奉祀事，輿論歸之。每歲

聖節，赴京朝賀，或賜內讌，或給誥勅，眷寵非一，恩至渥也。成化改元乙酉，

天子視學，勅禮官行取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陪祀

先聖先師，禮成，

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宮錦、襲衣，宴於禮部。於時朝賀未有宅第，未給腳力，府君入奏，可之，賜以東安門外官舍一區，水陸往還給以腳力，永爲定制。前此未有。成化丁酉，歸老于家，子公鈺以嫡嗣如府君官。繼弘治改元戊申，復舉視學之典，公鈺偕三氏子孫至京，一如府君恩例，何其榮且幸歟。母陳氏，里人陳貴之女，有淑德，昆季三人，生於永樂戊戌六月二十八日，卒於弘治癸丑二月十九日，得壽七十有六。配杜氏，胥府教授貞之長女。子男

三人：長卽公鉞，今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娶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孫昱長女；仲曰公釪，早逝；季曰公鈇，娶宣聖五十八世孫孔公泰次女，克紹先業，克能子也。女一人，適宣聖五十八世孫孔公楨長子彥富。男孫七人：重德、重遺、重道、重賢、重清、重文、重集，皆森然玉樹，人所就未可量也。女孫四人。以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扶櫬歸葬祖塋。懼其久而潛德弗彰，托學錄孔公璜輔文所狀事行，請銘於余。余忝教三氏，不得已，遂爲之誌。銘曰：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傳諸後。宗系以之而定，世官由之而作。宜享壽祉，而竟止於斯。冥冥所減，又將誰尤。

陝西右布政使邑人臧麟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公鉉墓誌銘

正德庚辰九月四日，公被疾，考終正寢。其子重德泰以萬壽聖節入覲京師，既聞訃，茹哀奔歸，痛念不獲躬覲舍殮，哀毀不勝，且懼潛德之或泯也，乃托子參副都御史鳳爲狀，屬銘於予，將以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刻石從拔，以掩諸幽。蓋余與弟觀公爲中表兄，義不容以文辭。按狀：公諱公鉉，字宗題，復聖六十一代孫。曾大父諱季，字克膺，以世嫡主奉祀事。大父諱希仁，字士元，正統庚申請於朝，欽定主祀。考諱議，字定伯，始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諸嫡子孫以次承襲。妣杜氏，同邑人，晉府教授撰之女。公自幼天性純篤，不葛書笑，北長遊三氏學，繇涉書史，通大義。成化戊戌，考卒，奏乃嗣職，孜孜條象是念，仰謂祀賢祭□□及聖褒祭極至，而執酒掃者□他，廟爲獲，乃奏於朝。列制允之，特籍郡民二十三戶以充役。甲辰，受勅進階修職郎。丙午歲，慨念雅廟漸圯，亦具奏得請，遣官修建。孝廟及今上登極，兩觀太學，皆遣使致祭陪祀，禮成，咸荷紓錫襲衣，及享燕禮部之餼，實具載也。祀林遐垣，久考爲蔡家衆名，竊悲志亦久失，纂集廟廷彝器

殘缺，前尚莫稱，登薦皆言於當道，興築删述，敦鶴之。弘治壬戌，復以前嘗具毀宇，課章屬工，未盡得人。旋以頹壞而言於朝，得撥孔廟修建餘貲附新。御製碑文以寵飾焉，奎章宸翰，擬古今，皆孝思之所致也。厥考先卒二十餘年，母杜氏壽登八十餘，公年亦踰七望八，而承顏順志無怠，及居喪猶不懈。於親祀，弟公鈙友愛篤至，撫諸姪亦有恩。接人以禮，不爲僞言危行，至於賙貧恤匱，能脫然弗爲。親族生繁衍，或遇凶歲，必力請撫按諸臣以賑救。歲時入覲，宰執卿佐而下，稔其性行，皆推行相與。故尊祖諸議，無或寢沮，誠能動物，信不誣矣。正德庚午，以耆年謝祀事，子重德嗣職，公徜徉於長林逝泉間，世之浮慮，舉不膺於心。戊寅，忽遘異疾，醫藥罔弗效，至是卒。公生於正統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逮其卒，享年八十。配孫氏，山西布政司參議昱之女，先公卒；繼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詡之女，亦先卒。子五：長卽重德；次重禮，太學生；次重道，魯藩儀賓，階中奉大夫；次重賢，太學生，早逝，皆孫出；次重式，孔出。女三：長適儀賓孔詩予公澤，次爲鉅野府輔國將軍夫人，次適南京吏部主事李承祖。男孝允。孫男九，孫女七。惟公豐順美擬，端重有度，見者知其深篤之器，且謙謙自牧，厚重不伐，未嘗失色於人，故人無賢愚，樂親就之。顧膺於世守，不獲大有所爲以顯著於世，然紀武象賢，凝恩熙寵光及先後，亦足無愧。於予姒之賢，彼賓藩或業閥，學替繇之榮，舜聯來艾，天之報施尤足可徵，尚復何憾。銘曰：復聖受國，實開其祥。奕世繩德，有衍弗忘。聖朝尊宇，寵命亟彰。內翰推錫，垂裕無疆。逮公嗣秩，孝敬愈將。廟貌聿建，惠順蒸嘗。天恩屢及，休被烈光。壽登八袠，保艾隆康。委存而化，屢行嘉藏。人懷族慕，遠邇胥望。嗟維茲閟，神固洋洋。我言昭銘，式沛來芳。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瑯琊王璟撰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顏重德墓誌銘

嘉靖戊子春正月十有三日，太學生顏君重禮自者伊兄顏府君行實之狀，具儀自曲阜數百里遠抵沂陽，詣與舍，拜請余銘，以圖不朽。予昔繼憲西臺，時每歲述宗聖節，必會府君於京師，誼非可辭。謹狀曰：君諱重德，尚本其字，別號西莊，先國復聖公六十二代孫。曾大父諱希仁，明經究史，隱德弗耀。正統庚申奏請九重，欽命主奉祀事。大父諱議，始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承部命，嫡子孫以次承襲。議卒，考諱公鉉襲職。前妣孫氏，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兒之長女。繼生妣孔氏，先聖五十七代孫祠之次女，儲祥衍慶，篤生府君焉。府君天性倜儻，與物無忤。少游三氏學，博渉經史，書繼鍾王。既長，孝友謙恭，與大夫士交，敬而無怠。府君弟四人：曰重禮，太學生，未仕；曰重道，魯府儀賓；曰重寶，太學生，早卒；曰重式，先府君二十七日不祿。與弟友愛甚篤，祖遺產業悉讓諸弟。凡宴集游衍，必借會堂內。一季父諱公鉞，府君事之猶父，供奉殷勤，侍諸族黨，饑寒婚喪，惠利多及，惟力是盡。正德壬申，先考年老休致，府君替職，奉祀慎勤。每遇聖節入覲，錫宴，賜寶鏹，充路費。嘉靖改元，駕幸太學，行取府君赴京陪祀，賜衣一襲，錫宴禮部。偶於嘉靖丙戌六月，倏惟痰疾，屢延醫士，藥罔奏功。荏苒踰年，竟至不起。遡其生成化己丑二月七日，卒於嘉靖丁亥十二月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九。壽不滿其德，士林鄉曲甚惜之。族鄰無間親疎遠邇，傷痛弗勝。娶鮑氏，同邑浙江山陰知縣克敏次女，貞靜慈慧，徽懿柔嘉，先府君卒。側室劉氏，辯謹靜莊，賢能內助。男二：長曰從祖，聘宣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開禮長女；次男尚幼未名。女三：長適魯府鉅野奉國將軍淑人，次適同邑州南修武主簿輝正子如愚，次受聘同邑太學生鮑欒昌子東川。以今年三月一日，孝子從祖扶柩出卜，擇於東北祖塋之次。銘曰：復聖遺澤，賢齊承芳。孝恭承祀，豈潔蒸嘗。謙卑莊業，靡非詒揚。未周甲子，遽殂云亡。族儒哀慟，縉紳悼傷。玄碧鐫頌，萬世永光。

魯藩奉國將軍當澥撰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墓誌銘

博士顏君繼菴，復聖六十二代孫，先博士顏公重德子，予之外姪也。自我外舅太博士公以來，相繼為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游者雅重之。至嘉靖九年，繼菴以宗子襲職，克紹前業。遇萬壽聖節，必偕衍聖公暨孟氏宗子博士請闕朝賀，朝廷每賜宴禮部，以寵答之。逮至嘉靖二十年，駕幸太學，欽取三氏子孫陪祀，繼菴皆躬逢之。臣子獲寵於君若繼菴者，亦可謂盛矣。其家居懿行又有不同盡述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廟之重修，祖碑之初建，皆可為宗子之法。至於表率族屬，躬修祀事，二十年來，憂勤惕勵，期以不墜先業為念，然性度臨沖，心術平易，教睦族人，族人多德之。母鮑氏早卒，生母張氏寡居三十年，事之克盡厥孝。方將登其多歷年所，而今告逝矣。嗚呼慟哉！謹按君名從祖，字守嗣，別號繼菴，生於正德乙亥七月十八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二歲。娶孔氏，至聖六十二代孫博士孔聞禮之女。子一，光，尚幼。女一，亦幼。卜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附葬祖塋之次。因銘曰：恪以守成，孝以事母。敦睦族人，承厥宗祀。朝賀以時，王事靡監。善始以終，不違將屬。疾不加身，心不刻若。世際大千，絕接武廟，承孝思。廢墜修補，玉樓告成，條登天府。祖塋之原，安厝分土。鬱鬱佳城，於昭千古。

光祿寺卿嶧陽賈三近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嗣慎墓誌銘

故翰博顏君歌亭者，予在諸生時識於書邸，凡二十年。後有蓼莪之稱，時往來長安中，輒相與抵膝話舊，甚驩也。庚辰歲，君請老於家，而以仲子代為博士，日夕徜徉泉

石間有司歲舉縣禮意老哀然稱大賓焉辛巳冬十一月予以事過魯鄒使使詠君在里中令其子博士君聰予鄒嶧山絕稱其尊人伏枕浹旬憊矣越月爲嘉平念九日竟終於正寢今年秋八月繼博士君走使持余同年姻家太僕少卿劉君觀海所爲狀來請銘於余余念辱交敬亭君積有歲年感今追昔涙且潸潸下也則安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嗣愼字用修別號敬亭爲復聖顏子六十四代孫世居陋巷高祖諱讜當

大宗朝始受特恩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議生公欽是爲君曾大父有丈夫子五人次爲君祖諱董禮號東隅由太學生仕至嘉興縣丞生子肇先號光復是爲君父會君伯祖重德及其子從祖再襲失傳而光復君以次嫡得承先秩光復君有三子而敬亭君長少朗秀駿雖在世族顧能折節從舉子業甫弱冠以明經補三氏弟子員家從先世故清約及東隅公歿光復公未襲家益中削君以諸生矯然亢門昕夕攻苦食淡嘗自言日簞食水飲先君子其諧何乃益下帷窮經籍攻文章每試有司輒巍然上列餼廩三十年稽一第聲聞顧詘然起矣屬光復公棄祿君哀毀柴立幾於滅性服除嗣襲丰儀詳雅明習典故至繩武永賢慕修先業意嘗惓惓焉祖廟圯壞君銳然謀於上下更新之乃理諸竈戶在滕寧陽諸邑者歲時供掃除役祖林防山及所謂侍郎林者歲久蕪廢君約族屬重葺享殿門垣補建高曾以下諸墓碑規制視舊稱然改觀矣三十三代祖北齊御史中丞見遠三十四代祖隋黄門侍郎之推三十七代祖唐崇文館學士師古四十代祖唐平原太守文忠公眞卿常山太守忠節公杲卿道德節義文章皆偉然名世者久缺俎豆後人之責也適各爲撰述功德請得從祀廟庭其魯公及忠節墓遠在費境亦缺蒸嘗久矣墓側殘碑斷碣多沒蕪莽及近塚脊氏敗垣中君闢荊榛極力搜索之請於當道爲建享堂復祀典僉守墳戶顏氏家訓二十篇隋黃門侍郎之推所著也君得善本於魯望洋王手之不置旅蔽序於兩太史氏重梓以傳魯公大小眞跡散在海內臨池家君遍購得之寶如琬琰君所爲緝菁林碩表章先烈蓋十餘焉海內公卿大夫時至闕里瞻廟庭君輒爲延接張具儀度翩翩然論議馴雅動必稱先生以是海內縉紳多雅重之每歲時入覲京師諸公卿大夫競相造請通慇懃下至衢婦走卒亦爭趨足拭首冀視令儀如見顏夫子萬曆戊寅

上視太學遣使敦取陪祀禮成賜紵絲襲衣并宴禮部尤異數云君爲人坦夷無町畦性不嗇酒顏獨能盡賓客懽視身醇謹時收先侍郎所著家訓訓庭中期無閒光緒以是許子弟俱以良士稱宗黨有急析然周之備篤誼同胞問君有兩弟嗣恂嗣恒今雖析箸乃各給以田廬孔弘玖君外孫也家素非饒生亦涵月卯抱至家以子育之與諸郎共迥臥洞就外傳後游泮宮亦爲置產如子弟君敏然大節及諸議舉類籍籍在人口君生嘉靖初元十二月六日辰卒春秋六十配孔氏乃曲阜縣知縣孔公紋女嫻懋有賢操善綜內政子男三長倔宗爲三氏庠生娶陽信府儀賓郭齊女先君卒次偁祚即今襲博士君爽朗有器識大肖其父先娶兗州府舉人伍選女繼娶濟寧州知州著曲阜縣事孔弘復女次衞祿娶業陰縣今裕州知州公一揚女女三長適處士孔彥科子三氏庠生承貢次適三氏庠生孔問元子貞一次適滋陽縣太僕寺少卿劉不息子邑庠源孫男二長伯貞未聘次伯庶聘三氏庠生孔彥瑋女宗出女孫二長適三氏庠生孔弘門子聞風亦宗出次未字祿出聘翰博君卜於今萬曆十年十一月一日將窆君於祖兆之次余乃歔欷而爲之銘曰防山之脈北來嶧嶠惟嶽其降神載啓哲齊學博而醇子孫宜振振通籍翰署秉笏垂紳時相禮於成均坦坦惠德本支則親視祖澤其若珍杞國究國相顧閭閻訢然樂有後人。

曲阜縣世職知縣孔聞館撰

勑贈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胤宗元配郭太孺人墓誌銘

顏母太孺人以計于宗成也，子以孫倩貞雜絮焉。其家孫仲子撰踊哭失聲，已而向予鄉地詣褱事有日矣。堂斧之銘，敢煩執事。予頒之，退則取其手為狀，披覆之，娓娓稱說。太母姓郭氏，外祖汝亨為魯賓相。太母甫笄，嬪于先大父贈太史公。贈公未襲早逝，父叔皆在襁褓，朝聊哭贈公，歔慟以絕。既則手提二孤，泣月未亾人所不克從地下者，為夙嘅。二肉先聖宗祔計日，指者長養視公在日加篤焉。終日夕訓誨，嚴而有法，不為沾沾煦沫態。稍長，延師受書于家，藝不斯夏楚焉。以故咸能成立。癸父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恭遇覃恩，疏請贈先大父如職。魯叔績學淹博，為諸生有聲藉林矣。不幸嚴慈見背，魯由五齡，太母憫其小弱，恩勤罔極，推令魯叔襲承祀事。恭遇天啓改元，覃恩，疏請封太母太孺人。是年以魯勝衣冠，又令承襲刑職。言念慈撫，昊天欲報。逾年而太孺人寢天矣。嗚呼！李令伯之陳情，彼何人哉！其自為狀如此，而語脫于喉，又若逆漢轉澀而不能畢吐者，可謂文生于情，一字一淚矣。蓋太孺人生于嘉靖三十年辛亥四月初七日，卒于天啓二年壬戌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非不稱上壽考也。然而恤緯之戚，推其朝華；西河之悲，踵于壯歲，諸欵備矣。卒能之訓，追荻畫計，定王魏反，褰薄之祚，奠盤石之安。至使長公邀聽綸于先君文公，擇婿函于慈闈，淘柝彥之堅操，燕翼之盛矣。子二：長伯貞，娶魯滋陽王長女；次仲康，娶四氏庠生孔彥璋長女，以次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女一，適四氏庠生孔聞封。孫三：長光魯，襲博士，娶魯賓相董雲鳳女；次光晉，四氏庠生，娶四氏庠生孔聞便女；次光啓，聘進士孔聞詩女。孫女四：長適聞簡，仲適四氏庠生孔貞玕，叔適寧陽縣都憲濂少司馬節菴吳公長孫庠生應泰，季適四氏庠生孔胤璽。外孫二：孔貞盤、孔貞璞，皆四氏庠生。外孫女一，魯安丘王妃。將以天啓三年閏十月十六日祔葬于廟公之兆。余既論次其狀，謹為之銘。銘曰：集蓼茹苦，可凜玉冰。詒孤青命，可擬日畟。二芳聯蕚，華綸載揮。死者有知，生者慕慟。不朽者名，不磨者碑。所得既多，孺人自知。

中書舍人毛鳳翼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伯貞墓誌銘

嗚呼！茲有明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建中顏君之墓。君諱伯貞，字叔節，別號元中，復聖六十六代孫，翰博者，其世襲也。曾祖曰肇先，祖稱光復公；祖曰嗣偵，稱敬亭公，俱襲博士，主祀事。考曰胤宗，有令德，未及襲，蚤卒，稱養家公。母曰郭氏，生君暨弟伯廉。養家公之卒，目若不瞑也者，謂不及見君兄弟之立也。乃母郭賢，君諸父胤祚穉新吾者又賢。比敬亭公倦勤，則曰：祖廟事重，聖祀典鉅，孺子貞弗任也。言于朝，以胤祚代君襲，以俟其長，且以君屬之叔，以期之族。君無言逆，無色做，惟唯焉，惟祖命之為聽。蓋捷佮禽者力哉，而羊絲熊胆，母郭之勛勞不細。有識者覘君之能立矣。萬曆癸巳，新吾歸致，君受宗識。人虞君不任祀事，即能承祀事；又虞君不任賀禮，即又能人賀如禮。其穢神麻膺聖存，蓋十四年所晏如也。每念父母背棄，母恐死勑育不易，乃身都清華，而尊人不沾一命，若罔極何。會建儲覃恩，以貤封請。上悕之，報可。於是贈胤宗如君官，郭氏封孺人。寵率翟服，揮耿沒存。曾人曰：榮哉！養家目其顯君哉！君恒多病，子幼不堪屬大事，彼以職遷叔清。君如往例。叔清者，伯廉字也。魯人又謂君之謙讓有古延陵之風，叔清之愛兄，必能不負其讓，如新吾無疑。蓋兩賢之。君既得謝，一意醫藥，又四年卒，時萬曆庚戌九月十六日也。君生于隆慶辛未十二月二十五日，距卒春秋四十。性淳篤，惡佞巧，與人寡

言笑皮相者疑爲癡，蓋石表玉中云。元配滋陽昭順王玉軒女，例封縣主，繼配鉅野府鎮國中尉觀烇女，例封鄉君。俱從君貴不封。先後君卒，與君合葬。側室宋氏，子二：長光晉，縣主出，聘中奉大夫董雲鳳女，稱宗子。次光賁，側室出。女二：一出縣主，歸東阿府輔國中尉彌懇，封恭人。一出鄉君，許聘通判孔聞定長子，皆貴族。君卒之明年，是爲辛亥，叔清博士卜於十二月十九日葬君於祖塋，以君孤來乞銘於毛子。毛子曰：昔賈太夫以射雉見才，王汝南以使[illegible][illegible]譽。士有隱賢不易窺也，以君王邸則德馨香，設疏則誠動旒纊，覿騎射小技何如矣。誰擬君共，吁可銘已。銘曰：幼而嶷，長而多遺，又漸之年，而居後而光前。卽賢哲猶然難之，而君履之坦然，處之犁然。蓋繩祖武而罔愆者耶。于嗟乎，君子之肝耶。

論曰：陋巷之藝文，其篇章可紀者，難以屈指數也。歷代策書祀號，出自綸音者，固已霞布雲流，列在前簡矣。至於名賢碩彥、景德考風，壯心激於遊矚，玄思結於快覩，播琳琅於琬琰，奏金石之鏗鏘，有疏祀歌咏之篇，頌贊祝告之作，炳焜於陋巷，熠耀於祠宇，於顏氏有涉者，隨所見而錄之。蓋雖搜羅不盡，未免有散逸之嘆，而其富已若此矣。嗚呼，奎婁之府，洙泗之濱，文章之淵藪也，固宜文之萃於陋巷者，與杏壇埒其盛乎。

巷志卷之八終

校記

①盛：當作「也」，見《顏魯公集》附《神道碑》。

②右引「唐」下有「名臣」二字。

③河：當爲「海」，見右引書。

④舒：右引作「抒」。

⑤所缺一字，右引作「賴」，當補。

⑥註：當作「著」，見右引書。

⑦候：當作「侯」，見右引書。

⑧推：當作「惟」，見右引書。

⑨識：當作「職」。

⑩營：當作「塋」。

陋巷誌後序

右顔。陋巷誌一帙，共八卷，前
侍御鄭灼書所作，良耗舊挽
學憲副陳鎬宗之彙集者，今予
續而成之也。昔孔門從遊三千，而
劉朗雜辨，獨孔入室，以傳道
者，惟先師顔子一人而已。故夫子
嘗許其好學，且謂用舍行藏，獨
與己同，而宣子又告以帝王而治不
易之大法，蓋無歷試事也。孔子
得升堯舜之位，則顔子當與稷
契皋夔匹儔無難也。惜乎天

不假之年，賚志而殁。顧其講道
聖風，頗發人倫之奧，同，吾爲
閑邪從正所謂教萬世無窮者，
其惟在先師一人哉。噫。教之所
寄，道之所在也。萬世受教而無
窮，則國宜尊崇於萬世而節
之後矣。禮謂有功德於民者
祀之，矧先師可以功烈譬論乎
哉。今夫遺宅故居，章登紀載，
殿林梁井，蘚草繪圖，他如廟
墓庵祠、亭榭、池館及子孫矣
暨在敕，咸一一按節編纂而無遺

遺，當非所以申吾人[illegible]意，以期垂著萬世，相承而不墜也哉。然則圖誌之作，所以傳大之文典也。前侍御吾以作之，今侍御胡公成之，尤可以見補翊我聖朝右文崇教之意，而秉彝好德之在人心，有不容自已者，固如是也。遂書而叙之。

正德戊辰春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奉

勅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前翰林院編修

國史檢討、

經筵講官蔡李遜學撰。

魯儒曹白子重書。

宗聖志

明崇禎刻清康熙增修本

明・吕兆祥 撰

《宗聖志》十二卷，明吕兆祥撰。

元善、兆祥父子先撰《聖門志》，述孔門故實，後又撰《宗聖志》，述孔子高足曾參一脈之典故、事迹。曾子爲孔門翹楚，孔子嘗許以好學，並以孝著稱，相傳《孝經》成於曾子，《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禮記》之《大學》、《中庸》二篇，又由曾子傳於子思。孔子之學，惟曾子聞「一貫」之道，得其心法，經子思、孟子接續，更加弘揚，被宋儒奉爲孔學「正宗」。然自隋代之前，歷朝罕有推崇曾子者。唐開元中，始封曾子爲郕伯，躋於十哲之次。宋大中祥符二年晉爲侯，咸淳三年晉郕國公，與顔子、子思、孟子升爲四配。元至順元年加號宗聖公，「宗聖」名目蓋始於此。明世宗訪曾子裔孫於江西，乃設五經博士於嘉祥，俾奉祭祀。清沿明制。

是書始修於萬曆年間。卷首録崇禎中孔胤植、丁賓、項夢原、樊維城、吕化舜諸序及萬曆中姚思仁、焦竑、萬民命、李天植、朱之蕃舊序。卷一爲圖像、卷二爲世家，卷三、四爲追崇，卷五、六爲恩典，卷七、八爲事蹟，卷九、十、十一、十二爲藝文、奏章、記序、碑志、詩詞等。

全書網羅載籍，薈萃故實，對於研究曾子及其後人、曾子崇祀源流、曾子著述有一定參考價值。初刻於明崇禎末，清康熙年間有增修。

宗聖志序

吾東魯諸志、或特創、或增修、出呂藩參父子苦心勤手者。始自癸丑、至于己巳、十七年間、成有二十餘部、而
聖門最先、宗聖極後。余幸握管、已序其六、乃翰博君復快其家志之成、以弁言爲請。余謂
聖祖高弟、惟推顏、曾。然當子淵卒後、子輿方得適楚及門、其于音塵容彩、了不相接。故人高四科、曾孝不令與于德行、蓋以匪兕之典歌在前、皐比之遠從在後耳。且曾、顏之侍師席、各自有極大成就、但
聖師因人以一復字與顏、惜從身後見得。以一魯字

與曾、竟令大力打過。至以
一唯應之、拍手還了魯字
看來、量如許何。必遜顏一
步武也。若夫我
祖自謂行在孝經、致以幼
孤、未嘗得事
啟聖、遂因子輿之事子晳、
見其天至情、入有足感動
一世心思。凡爲血氣生、必
不解于父母之念、雖畢生

領世、無此最大者。斯固在
門、曾子獨至。于是閒居侍
坐、出心相對、覺得此時師
弟筆味濃眞、周圍四顧、當
吾之身、惟孝無與爭大、而
大之爲經、爲萬世所重。況
傳大學而著曾子、皆所以
尊師倡道也。故顏子心學、
惟
聖師見得、後來學人、無從

一覓。其見未若宗聖之有著記、有以見聖祖心學于千萬世不休也。此亦由孝情之所推也。呂君聖符既已佐撰聖門、崇祀其父、復爲竭心倒橐、搜刻宗聖一志、是乎孝經所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庶無愧乎。

崇禎巳巳季夏之吉、

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宗聖志序

天必爲萬古傳眞心、而特生孔子、以身承無始未開之秘、更欲爲六經傳眞脉、而又生曾子、以手定方來垂遠之功。夫所謂眞心者、自精一執中以至于拜言望道、莫非從此心生。所謂眞脉者、自陰陽政事以至于乘風輯禮、莫非藉吾脉綰。第心與脉之稱眞、實自心而載脉、亦繇脉以證心。當知神聖之心宗獨有孔子、天地之脉絡寄之子輿。而心宗脉絡、自三五皇王已來、樞紐繩繩、必不斷絕之道統也。然統之一字、所該于聖王天地之大、我夫子及門首推顏子、至以四代禮樂語之。乃茲獨舉繫

統之眞脈、不顔之歸、而歸之曾子、何也。大較受統之寄、必賴其年以爲肩荷、故宓皇畫卦開天、年幾二百、唐虞夏商、算皆百餘、而文武周公、亦百齡内外。至于孔子、則以八九之積庚上承數千百年之道統。當心宗之方謝、顔已蚤折十霜、慨脉絡之誰傳、曾纔及乎

壯歲。槩夫之楚相從、無行不與、自衛反魯、刪述身經、獨有大年、得以其道傳思淑孟、使楊墨邪詖無能扇鑠我之教風。繇春秋以至于漢唐兩宋、以至于昭代、莫不因曾子之年、爲道統眞脈之大年也。況孝經借拓心量、醒天地之血情。論語載傳言、奥示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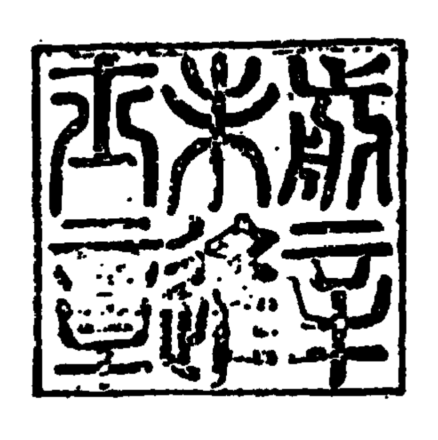
之靈契。大學擴其十傳、平古今之天下。大戴存其諸篇、竭當時之對答。總之極三省之精神、見一唯之聯貫皆所以領眞脉副眞心、道統鍵鑰、開合萬世者也。去此、惟有宋朱紫陽若先周程諸公精研記著、使道統之昭明、而吾郡實有輔傳貽一人承領微言。入

國朝、亦惟有王文成若先薛、胡諸公獨唱良知、俾道統之彰灼、而吾郡又有董蘿石一人風染至教。若余也以少慕理儒、不羨聲影出處、惟踐履一眞、躋至老而彌篤、廢于傳貽、蘿石、或無愧焉。海上有東萊族裔呂君聖符贊父聖門、崇祀闕里、復成斯志。道統有光、

亦足遠慰成公之所以爲成矣乎。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前工部左侍郎、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予告加太子太保、既辭、奉旨准成克讓、兩蒙詔賜存問嘉善九十翁丁賓撰。





宗聖志序

余曩以闇弱、一旦荷
簡命、强操澈帚、去爲齊魯
諸生長、而諸生不余棄、井
井受品。第若四氏衣纓尤
多卓犖不群、有曾翰博者、
儼然進余曰、吾曾以宗聖
先祖特稟剛毅、肩承道脉、
傳爲儒統者已二千餘年。
至
肅皇帝之十有八年、甫膺
世職、廟祀雖再恢拓、而家
志草創、中多遺漏。方賴公
同鄉呂君聖符慨許擔當、
顧爲顔孟諸志未竟、尚有
待也、而冠篇之序、敢爲預
乞于公。余謂未見完志遽
爲捉筆、余則安能。書成、當
必無靳。于時且有懷隆之
行、翰博曰、先生乍拋衡士

筆、去捉滅胡刀、則吾先子所云嘗聞大勇于夫子矣、倘足爲先生贈乎。暨余脫得書袋子幸辭染毫勸心、任罪歸怨之苦。比到邊城、則塞無險、屯無兵食無粮、士無智謀卽有大勇、安所用之。而聖符亦復躍馬出關、看我塞上二片黃沙。余則問渠、宗聖大編、巳得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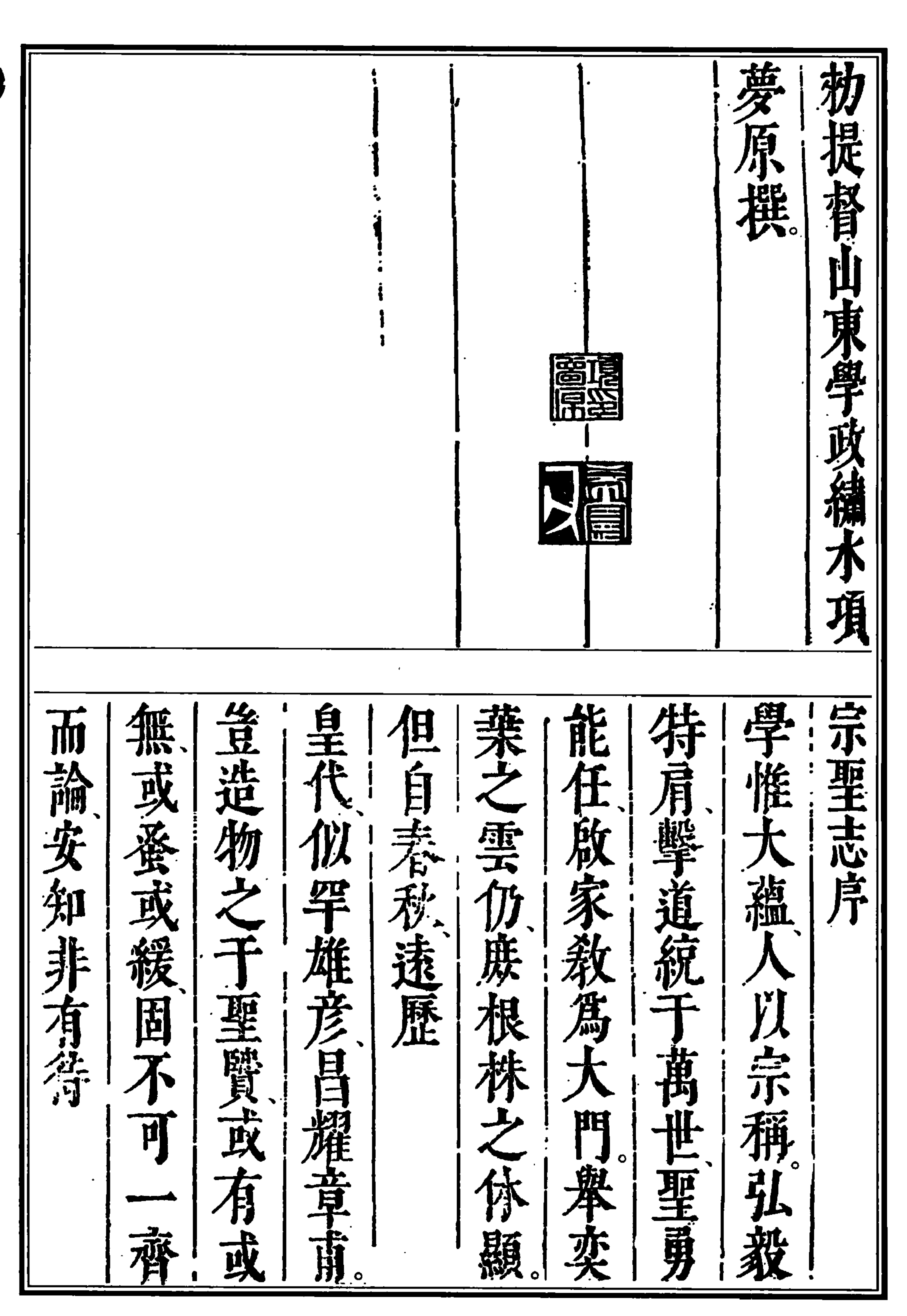
否。咲曰、歸當乞公胷中曾子大勇、勇成之耳。究之以戰陣愧勇、去歸其鄉。而曾使捧志、乞踐尋鞹傅之盟。覗之、則卷凡十二、爰自圖像世家至于典誥詩文、咸從千卷採輯成帙、覗顏孟不遜少、東卞不争多。總之、仰承宗聖二千餘年之道容若在吾罪、遠紹上八十三

代之懿脉、足暢家風。志乘之隆、無餘藴矣。惟是大學古本原無鈌遺、何必致知之補。曾子十篇已具大戴、而檀弓、小戴之散見、或當以補曾子之餘。翰博、聖符以爲然乎。第三數年間、于曾氏父子、則既承撰于前翰院、復蹝約于今宗英、忽快後先、繼武艷詫。于我二

人、則聖符先是游我邊外、余今日幸得丘園遽有升、沉之異。若于此序、畧有因緣、故舉一毫翰之始終、借聲宗聖、庶附千秋。

崇禎二年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整飭懷隆分理東北二路城堡倉場邊務、山西按察司副使前奉



敕提督山東學政綸水項

夢原撰。

宗聖志序

學惟大蘊、人以宗稱。弘毅

特肩、擘道統于萬世、聖勇

能任、啟家教爲大門。舉奕

葉之雲仍、厤根株之休顯。

但自春秋、遠歷

皇代、似罕雄彥、昌耀章甫。

豈造物之于聖賢、或有或

無、或蚤或緩、固不可一齊

而論、安知非有待

聖世濬識其垂勳之隆、不妨報之以諸贊之後乎。然詳考曾志蓋自八代漢尚書令偉及子都鄉侯逸父子始貴。逸子光先爲長沙房、又二世而更有所謂頊家扶風、玉家冀州、昌家青州之三房。于是武城太守寶之孫據、于西漢末、避王莽亂挈族南遷江右諸郡。

其次子瑒復徙虔州。曾氏自此悉家于南、各徙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南豐之曾遂著于此。至于趙宋、有登淳化三年進士大理丞頊始、其後自顯、顥以至晞顔、晞禹、凡十有八人登眞、仁、徽、孝、寧歷朝進士。蔇乎

成祖、手擢曾棨爲廷對第

一、是曾氏南遷支派、莫盛于此乎。第于本支宗脉未膺當世休隆、到二千年之寂寂耳。然榮寂曾無關于任重之遠、惟是後來遡往之人心、不必因曾無北枝、而竟寢嘉祥之續派也。爰有顧公鼎臣于嘉靖癸巳、特請照顏、孟二氏、訪求宗聖子孫、授以翰博、世世

承襲。乃于江西獲其嫡派、遂得如請。是即所謂求豐正脉、忽焉輝晃于二千年後也。夫故雖英翔、未嘗無見額之豪、而

榮授必承、有佚格之異。始為恩足副曾聖報、不負神靈于今日耳。余惟曾子之學詠含天載、以為大了不閒聚族之蕃衍。捐決疆畔、

以爲遠絶不嫌疎屬之廣邇。聯絡氣脉、以爲親殊不知葭莩之稍間。何知血脉、但知道脉。何知恩數、但知理數。即

明主賢臣上下交相愛樂、

宗尊奬重、光垂自今、要亦

皇明自開

聖學一門、更若

宗聖心傳不翅也。海上友人呂聖符寂爲曾氏南北傳源、詳其端委、撰刻此志。翰博曾君乞余爲序、特用表而出之、以爲斯志有功、不在鹿城少宰之下也。

崇禎戊辰仲冬日、

賜進士第、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前知海鹽縣事黄岡樊維城撰。

宗聖志序

宗聖志者、爲吾家南宗聖符太學弟之所纂撰也。凡爲卷十二、一之爲圖像、若見乎三省之丰容也。二之爲世家、見枝亂縣邈南北一宗也。三四之爲追崇、代褒王言、林墓祀祠之是重也。五六之爲
恩典、受官翰院、

賜續祭祀之爲異數也。七八之爲事蹟、經集所傳格言尚論之可風世也。九十一二之爲藝文、奏章記序碑誌詩詞之能章隱傳遠也。此吾弟竭蹶其精思周咨其幽隱以成卷帙、有以昭顯宗聖之雲昆于天地間耳。第有其因之、則赴筆多易、而憑虛綴拾、益見其

難。曾氏于篡莽時、僑家江右、南武舊里、閒其無人族姓渺矣。踰二千年、詔舉佩裔、自南來東、形單孑矣。雖世其官、祭田之頃僅及四十、不敢以望三氏、家儉儼矣。況僻處嘉祥、仰謁軒蓋、不若阜鄒、題詠寡矣。斯志基本若此、能使該板粲整、差肩各志、吾弟雙

手、眞足稱巧婦之炊。然曾子少孔子四十有六、前之則翼贊孝經、後之則傳注大學、手掖道統、傳之思孟、演脉到今、其爲功烈、可不謂維天樞立人極者哉。且曾舉世胄、始于
世宗癸巳、而新志編摩成于崇禎巳巳。巳者起也、兩巳中間、相去九十六年。九

陽六陰、參著法、先下後上、當得泰卦、則泰之爲數、亦非偶然。余憶宗聖昆苗、自此日益昌泰而起乎。翰博公其識余言、以爲左券。

崇禎已巳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安陽呂化舜撰。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中秋

山東巡按檇李姚思仁撰

闕里、誌尼父也。陋巷志顏、三遷志孟、稱曾三大志、而觀者比於云亭徠甫之配岱宗云。獨曾氏誌闕、夫子思子亦無志也。而以尼父統之、聖祖哲孫同條共貫、且壓於尊而親、無誌固宜。而曾氏身負道宗、偕顏啓孟、顧獨缺此殺青一編書、以我武城之地望幾埒于尼封、而皇帝神明之胄無別於下姓、則與人任乎。竊嘗取曾氏之系夯[illegible]之、自厥子元而下、遞爲十五世、是爲裔孫據。據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是爲永豐曾氏。人代澣更、滄桑易位、無論单門弱祚、往往若數先世而遐遺之、而此賢哲之宗、亦或不免㧞幾如絲髮焉、哀夫。蓋歷二千年餘、而我

肅皇帝崇文重道、始納傅求之請。于時元相華亭徐公督學江藩、遹嘗此役、精心研審、按驗曾氏血徵明白、而後質粹以五十九代出而應傅求之條。曾氏之武城無嗣而有嗣、武城之去而爲永豐者無爵而有爵、皇帝神明之胄、煥然一新于黨宇之際。以閟洋洋之鬼、妥然附麗於幾絕復還之脉。泰

爪之隨、從此永戕於暴擲、而與圖璐蜍、依然其再
汗也。吁、其興哉。惟是
肅皇帝雅意聖真、
主上厲精道化、興修墜、詔繼微、祀功爲不細。而
要之吾道、江河之緒、勿替引之、殆將與天亡極矣。
余也褰帷結轍、於一變之邑、而嗟焉而會曾氏宗
孫內翰君、特以一編來相屬、跽而前陳曰、粵自
聖師爲萬世敎父、吾先子親則及門、甫輸冠而聆
一貫、迨吾老而著稱書。其在孔堂、庋始要終、以肩
道統、即顔氏無多讓焉。思孟可知已。而乃以我一
二宗人、越在他國、扃器之不守、而典籍之多廢、余
實惡焉。屬者承業再世以上、始應
詔命、歸奉冢祀、一介羈孤、胡與於諸未復之蹟。而
今厥家漸定、乃摭拾爲此書、而丞道李君潤色而
授棗鋟。童子何知、願大人先生幸敎之、抑惟大人
先生乘軺觀采、當實不虛爾也。余受而覽再竟、殊
有慨於其中。夫是書初訂、誰曰不刊、而一意爲述、
則孔氏竊比之義存焉。以進於史、則列在章而非
野、以降於乘、則副在司存而非家。千載獲麟之野、
恍若重瞻乎瑞物、而是編甫竣於事、則謂爲曾氏
春秋、其可乎。以彼命代大賢之後、漸滅且什九矣、
而生活丹青之信、一朝光復而無餘、斯文良幸矣。
嗟乎、此方冊也、而非亡未泯、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焉、事之互發相重、類如此。茲編所稱之爲誌者三、
可四、而四可千百、其尚過焉。僅其載年云。亭休甫
廉乎列爵之全乎、而用配宗、其無遺也已。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仲秋

金陵焦竑撰

孔子訂六藝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籍，述、稍稍删次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爲詳。孝經爲曾子而作，論語成于曾子之門人，戴記學、庸二篇，亦章于家，又曾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繇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十子之流，聰明才辯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乃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得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曾之時，道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誣于中庸者矣，故綱釋于仁義禮樂之文，詳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輕及于道。至于情欲智故，祓濯無餘，而一一以微言閒投之，其指遠而意密，嘗不難言。何者？其貴難也，疾則入之必易，漸靡也至，則居之必安。若曾子弘毅之器，有足以言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將捃摭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猖狂恣肆，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托。此學道者非斷乎以曾子爲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顏、孟之後，皆被延世之賞矣。曾氏子孫自漢都鄉侯據南徙豫章，嘉靖初下部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列于世官，何其盛也。三氏所有志，以紀世系暨累朝恩禮之盛，曾氏獨闕。胥孫博士承業請于直指姚公力成之，而問序于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矧夫統一聖真而身維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融光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遇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厚本造衍以載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宗聖志序萬曆乙未仲夏

南昌萬民命撰　撫州通判

曾夫子篤生於南武城邑、即今之嘉祥也。其故里與故邑、去今縣治廿餘里、先賢祠墓存焉。暨春秋而漢、其芳亂代有聞人、無何莽賊猖亂、十五代孫據挈族徙於江西之吉陽、於是東魯武城故墟無有肯繼絕箕裘者、殆不得與顏、孟諸裔世奉俎豆爭烈矣。詎非吾先賢道脈一厄乎。肆我

朝崇祀

先聖尤隆顏先賢之靈、陰庸

肅皇宸衷、可廷臣奏、遣訪曾氏後、以追祀之。乃于吉陽得所謂三省苗裔、簪纓淳美、若清流出自珠源、金枝發于靈根、一時胥幸之、具奏

聞。

上、隨授五經博士、令世世襲爵無替。又歷三代孫曰承業、瑰瑋駿絕、仍拜先爵、銳意修創、視昔尤備、先賢道脈至是殆晦而復明乎。夫嗣裔雲變、河流幾絕者數、既而復明

聖朝表章、軼于先代、寧獨光及祠墓。且祭供有田、廟役有戶、世胄有爵、與孔、顏、孟並與、何隆至顯渥若斯哉、則以吾曾夫子之功德弘也。予觀其所省三所貫一、而其詳尤見于大學十傳。十傳中、有曰慎獨、曰絜矩者、豈非扣誠正玄幽、開治平覺路。千百世後幾經榛蕪、猶曉然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惟在萌念處著力與推心時用功、皆曾夫子發吾覆也。且天生一聖、主持道統、必生諸賢羽翼之、自堯舜至孔子無改也。孔門中、顏子稱最、然仰彌高彌堅、不施不伐、寥寥數語爾。向非曾子推衍聖道、以教思孟、則孰鼓求亡千、即思、孟猶然烏覩聖道如日中天哉。故以曾與顏相提而論、蓋賢次而功倍之也。其榮華至今愈盛、有由然矣。裔孫承業感於前之變遷、非志無以彰往、又懼後之湮晦、非志無以詔來、故紀諸志、請予序之。予以蒞任茲土、有表章責、矧誼屬梓里乎。遂借引其端。雖然、志所載者、先賢之迹也、而非所以迹也、乃其所以迹、胡俟志哉。反諸心體本來現前皆是也。敢以斯語告覽志者。

宗聖志序 萬曆乙未秋八月

桐汭李天植撰 東莞邑 進士

余自受書時、見太史公適魯、感慨低徊、作孔子世家、詳哉其言之也。及讀羣弟子列傳、了與受業數語、何寥寥至是。博士家尊子長如蓍蔡、詎從越耳目而前乎。余治兵曹濮、有暇日進魯諸生而問典籍。諸生曰、有闕里誌在。余披閱而嘆曰、周禮其在魯乎。問顏孟、皆有誌、而曾誌獨闕。問取顏博士家録數卷讀之、亦魯魚帝虎耳。嗚呼、東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況當

右文之朝、前喆輩出、迺令典籍不傳、缺軼之謂何。於是與城武張令謀耆舊、輯羣籍、取舊誌而裒集之、汰什一、益什五、爲一家言、以歸博士。猥云補史氏之闕、爲曾氏忠臣而名山之哉。抑亦俾曾氏之典籍不至湮沒已也。適直指姚公觀風東魯、奮厲展采、尤注意典籍焉。博士因以曾誌爲請。直指迺召余而詰曰、曾誌成、何不付梓、豈以曾有功聖門在顏孟下耶。余唯唯否否。直指復謂余曰、昔吾夫子以孝經屬參、經成而赤虹亘天、文成黃玉、是天以瑞應、可與河圖埒。今坊令所著、則大學十傳

是編也、載曾氏之孝大備、博士宗家傳而戶誦之、則經翼而傳、不必衍矣。且

聖天子以孝術興理、鋭意治平、用是以備獻納、待顧問、其爲益非渺小也、豈直曰侈曾氏典籍云乎哉。遂檄城武以付剞劂氏。

宗聖志序　萬曆丙申孟秋

金陵朱之蕃撰修撰

聖賢功在萬世、宜子孫承沽其庇、而既微復振、有
如
宗聖曾氏者、歟
聖朝表章之功、尤古今所希遘也。
宗聖學勤三省、道傳一貫、孝德先乎天壤、其兵顏、
孟配享
廟廷舊矣、而子孫散居江右。自
肅皇帝始俞廷臣之請、訪求遺裔、予同二氏世官
奉祀、以遷武城之舊觀。今護傳士君承業乃復做
二氏之誌誌之。梓既成、蕃 褒視其全書、首列圖贊、
贍頌、足以啟徵。次詳譜系、稽覽、足以明世。提舉當
時之芳躅、則仰止如見。奠墻、臚列歷代之崇典、則
顯融可垂來祺。而遺文往什、咎載無餘、亦可以明
人心之景慕、千載常新也。不惟曾氏守此家乘、得
稱神明之裔於無窮、而道統增明、儒林生色、於是
編重有賴矣。諸君子序述首簡、其關道術、綜沿革、
不啻詳矣、蕃 何敢贅。姑紀其誌所由作、嘉與曾之
子孫共藏
君恩祖德、無忘移孝作忠之訓、以衍
宗聖之傳云爾。

宗聖志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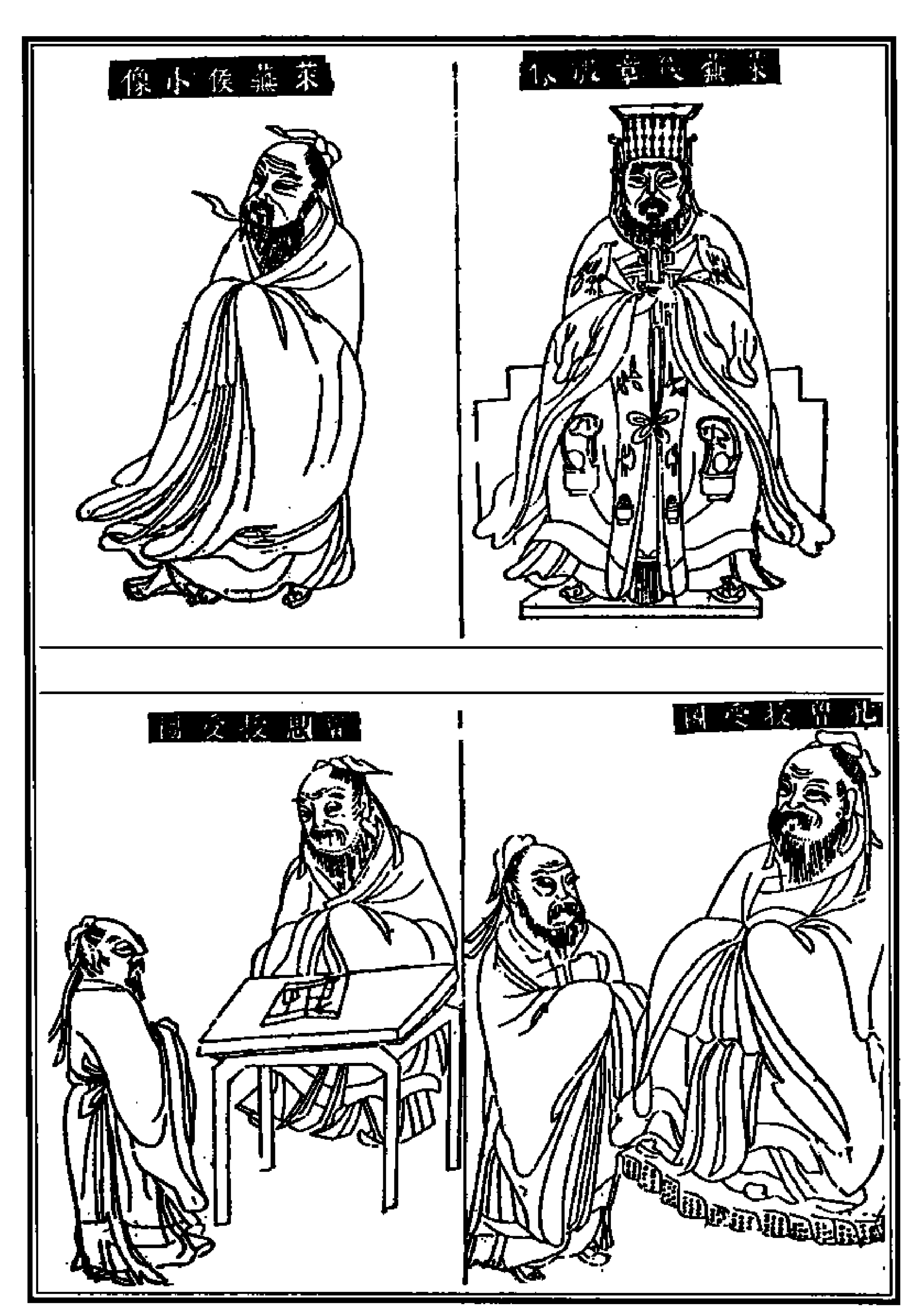
涉縣呂[illegible]
曲阜孔[illegible]
句容孔貞運
兄呂維祺
男呂逢時　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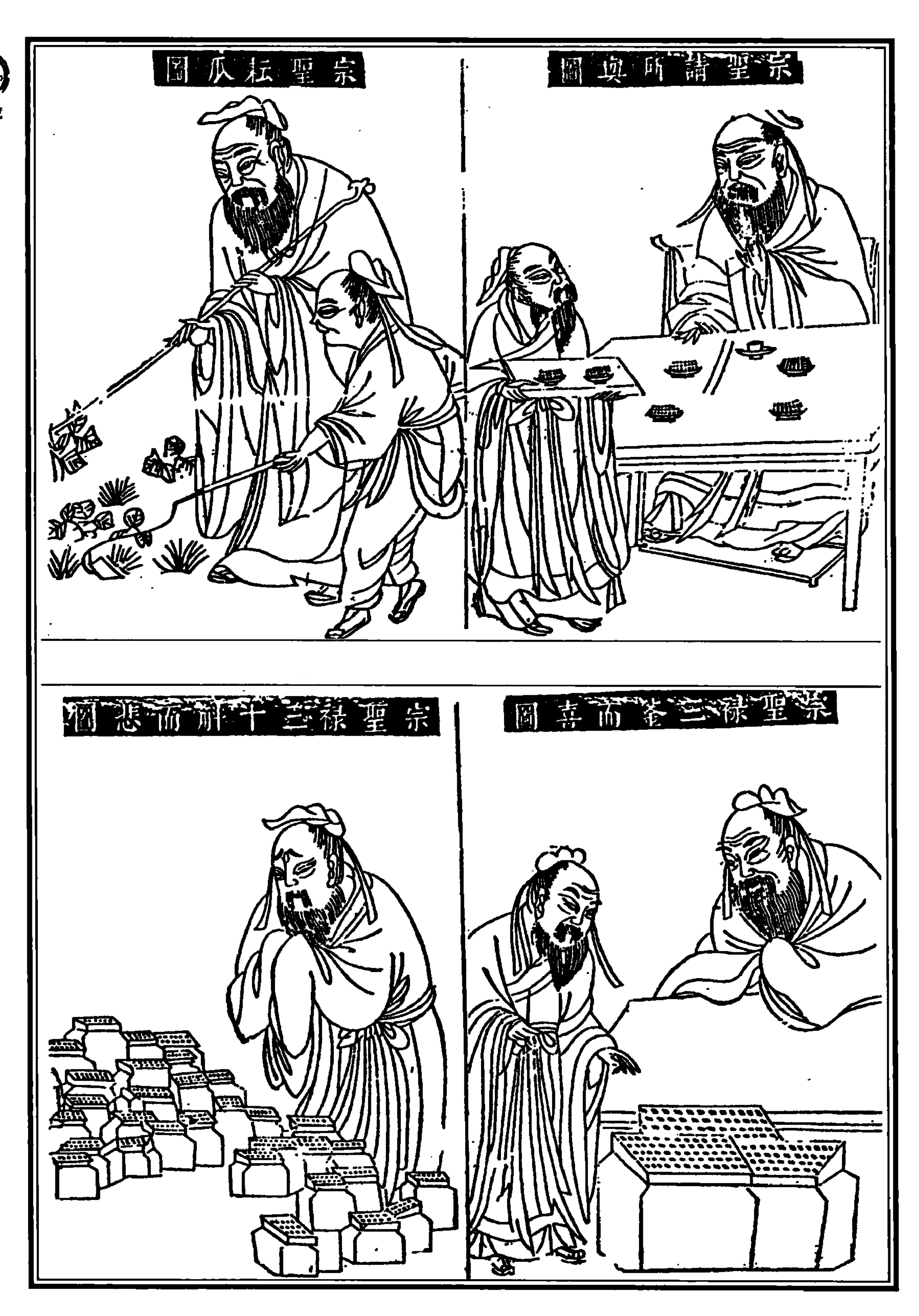
像圖志

叙曰孔門高弟、獨推顏曾。及顏子早折、而曾子卒傳聖人之道、乃孔子獨稱顏子好學、不知曾子、顏沒而後及門、且少孔子四十六歲、與顏形神不接、固未嘗以魯之一字邀顏爭學。逮夫子沒時曾子纔二十有七、能以幼少含藏天機、忽發一貫真傳、其風悟不藏於顏子、而暮年工力殆或過之。孟子言誦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明乎不挍其時、則何以知言行之先後。然不覩其容、亦無以啟學者之景行也。今以圖像祠墓詳載於後、使殊方異域之士、庶乎有可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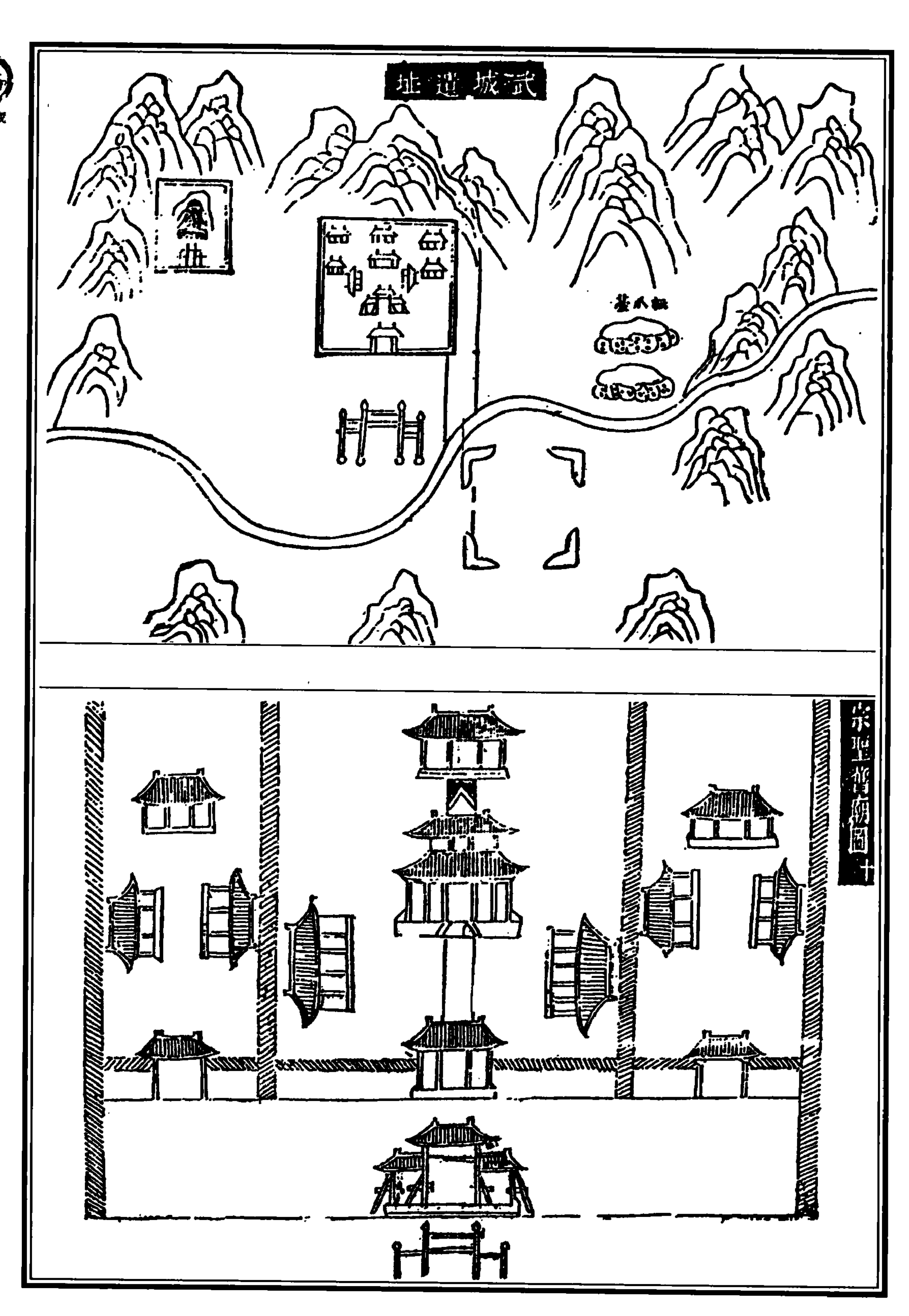
宗聖章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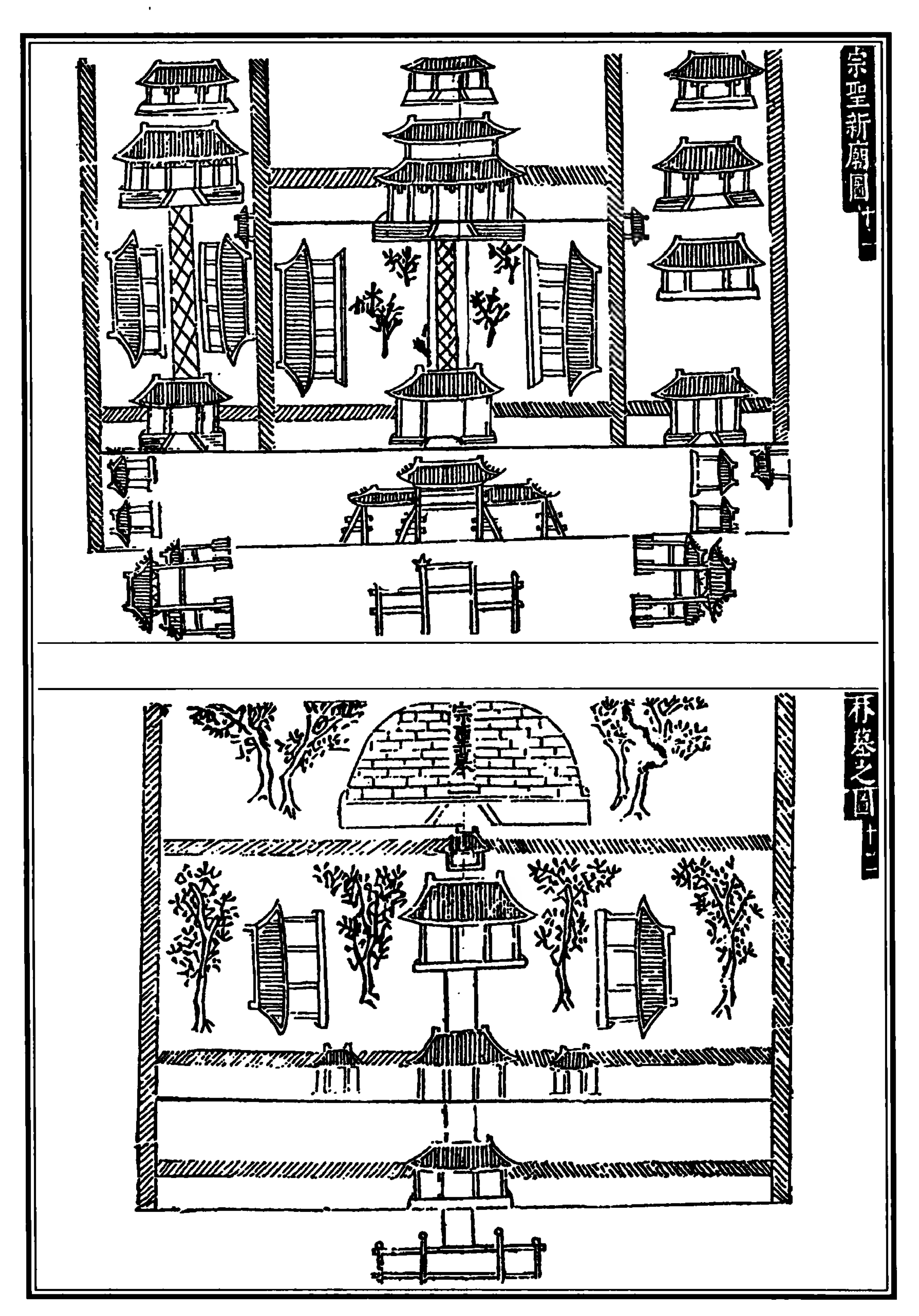
宗聖小像


萊蕪侯章服像
萊蕪侯小像
孔曾授受圖
曾思授受圖


宗聖請所與圖
宗聖耘瓜圖
宗聖祿三釜而喜圖
宗聖祿三千鍾而悲圖


宗聖易簀圖
宗聖啟手足圖


武城遺址
宗聖舊廟圖十


宗聖新廟圖十一
林墓之圖十二
宗聖墓

祭器圖

籩

登

簠

犧尊

豆

鉶

簋

象尊

罍

洗

祝版

燭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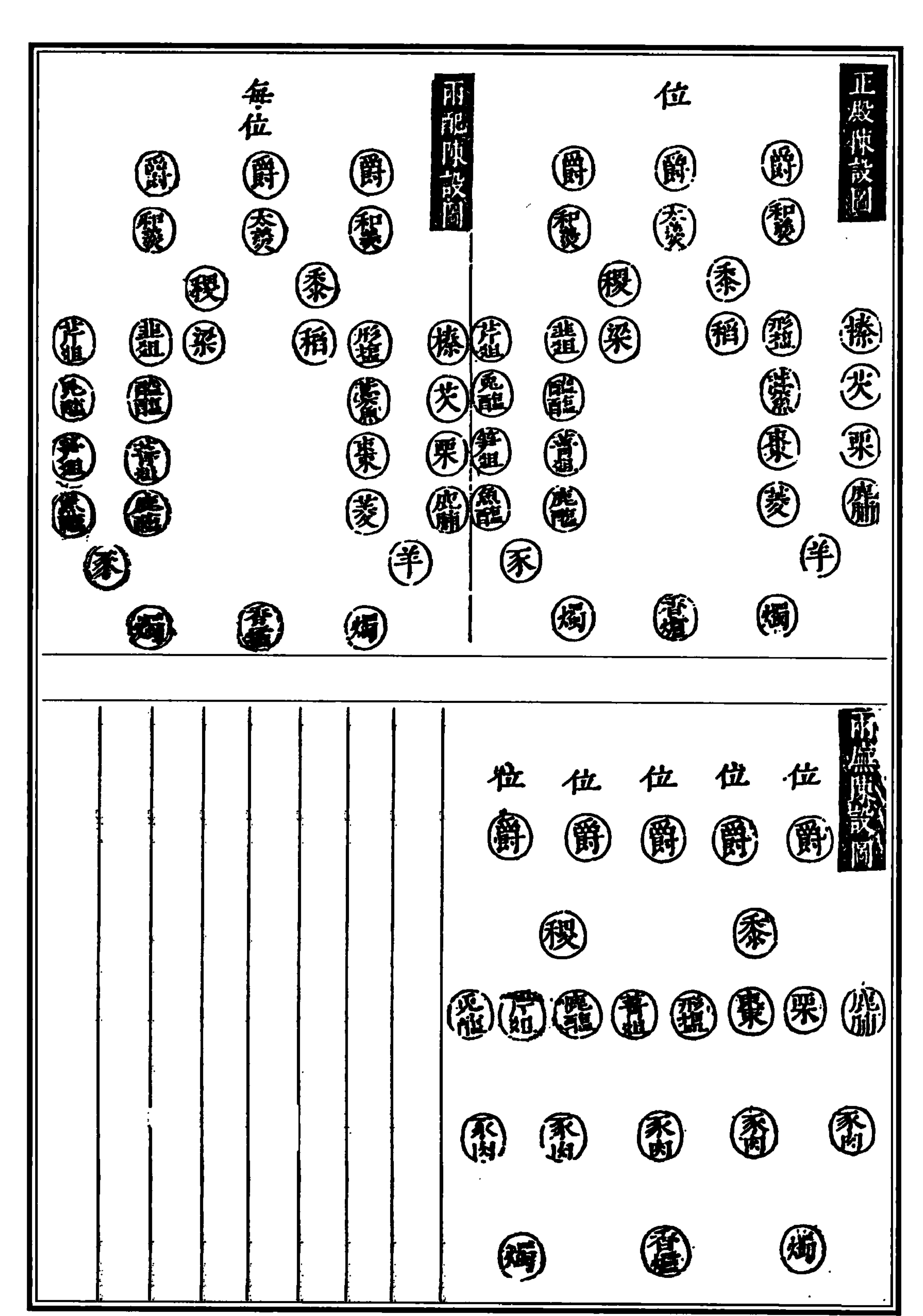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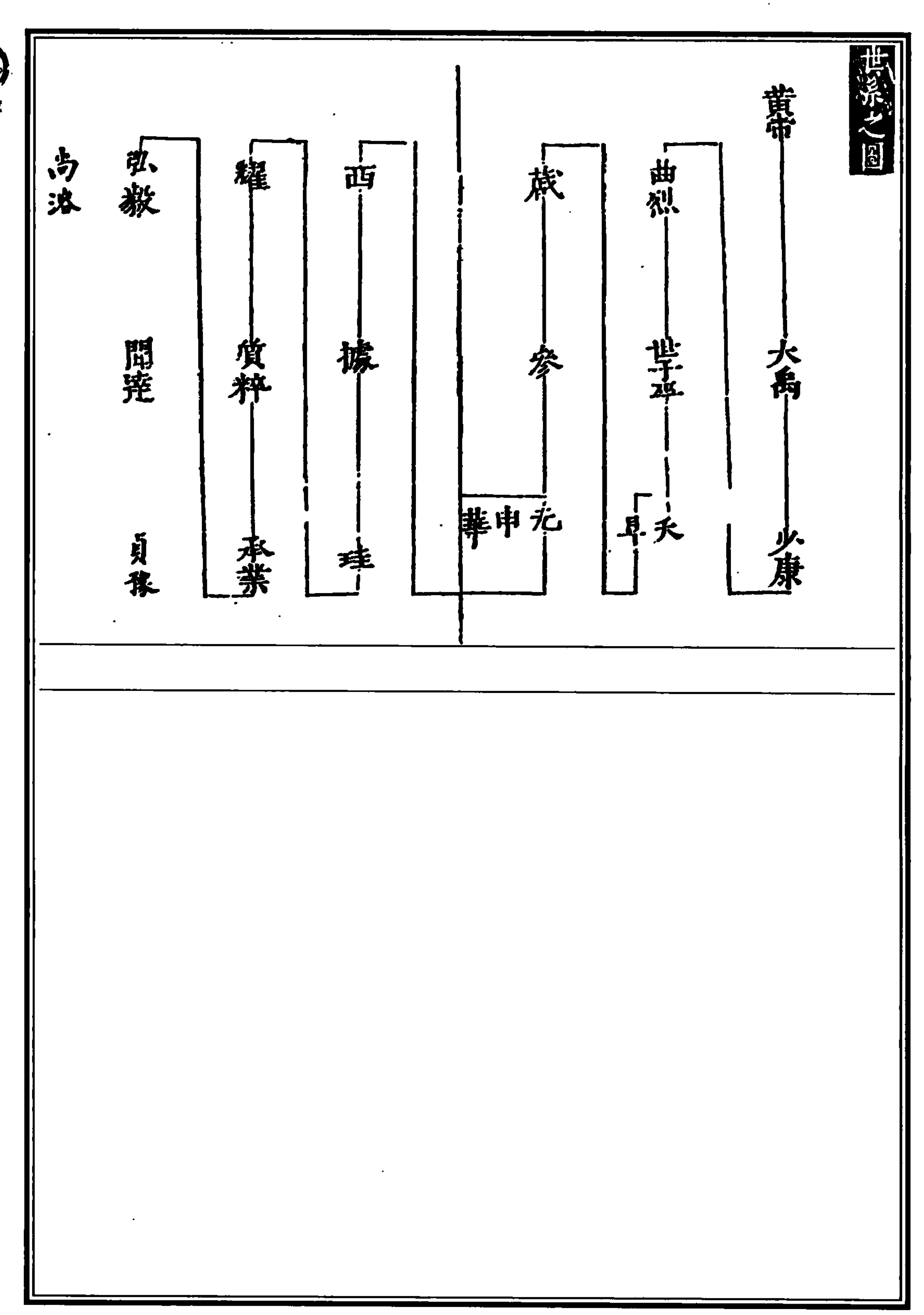
龍勺

俎

盥盤

帨巾


正殿陳設圖
位
爵
和羹
太羹
黍
稷
稻
粱
榛
芡
栗
鹿脯
形鹽
藁魚
棗
菱
羊
豕
燭
香爐
兩配陳設圖
每位
兩廡陳設圖
位
豕肉


世系之圖
黄帝
大禹
少康
曲烈
世孚巫
夭
阜
蒧
參
元
申
華
西
據
琟
耀
質粹
承業
弘敷
閏莛
貞豫
尚洛

宗聖志卷之二

海鹽呂元善纂修
曲阜　孔尚達　參考
孔聞詩
兄呂化舜　編次
侄呂本南

世家志

敘曰：聖賢之生，稟由天縱，其鍾靈毓秀，則川岳清淑之氣所融結蓬勃。故洙泗尼峯篤生至聖，而象賢輩出，繩繩繼繼，衍與休哉。宗聖誕生茲邑，獨契聖真，于姓雖星散於江南，靈異實長發於東魯。真源哲派，代有聞人。既晦而復明，已遯而復返。固道脈之無窮，亦地靈之有赫也。安得以去住封域而有異哉。辨邑里，並世傳派嗣，統志一門，曰世家志。

宗聖邑里

按武城，魯下邑也。春秋時子游爲宰。

宗聖家於此。南武城，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遂山祉晁也，有

宗聖墓在焉。魯哀公十四年，夫子西狩獲麟，亦在於此。不知何代改爲阿城，基址尚存。

又按武城古兗州之域，禹貢大野既瀦，則在徐州。今鉅野即其地。唐宋以來皆爲任城縣地。金大定末置嘉祥縣，屬濟州，蓋取獲麟之義。元屬東平路，至元屬濟州，後屬單州。

明興，改屬濟寧州。武城即嘉祥所統之地也，故名曰

宗聖里。今東昌府武城縣實非魯地，而以其名同，故立絃歌書院祀之，而附會其事耳。讀者察之。

宗聖世家

曾氏之先、出自夏禹、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鄫、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也、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夭、曾昊、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點生參、參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祀萊蕪侯廟庭。

世表

宗子

二代曾元、從祀萊蕪侯廟庭。生子西。

三代曾西、生子欽。

四代曾欽、生子导。

五代曾导、生子羡。

六代曾羡、生子遐。

七代曾遐、生子二、長偉、次盈。

八代曾偉、漢尚書令、生子樂。

九代曾樂、漢山陰縣都鄉侯、生子兕。

十代曾兕、生子二、長旃、次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曾旃、生子嘉。

十二代曾嘉、生子二、長賓、次項、家扶風。生子二、長玉、家冀州、後爲冀州房。次昌、家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三代曾賓、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生子琰。

十四代曾琰、生子據。

十五代曾據、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永豐廬陵諸郡。生子二、長闡、次瑒、徙處州。

十六代曾闡、生子栢。

十七代曾植、生子耀。
十八代曾耀、諫議大夫、生子培。
十九代曾培、生子德。
二十代曾德、生子珣。
二十一代曾珣、生子湛。
二十二代曾湛、景陽侯、生子桝。
二十三代曾桝、生子總。
二十四代曾總、鎮南軍司馬、生子端。
二十五代曾端、生子二、長鉉、次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遷交州。
二十六代曾鉉、生子海。
二十七代曾海、生子二、長橫、次琦。
二十八代曾橫、生子興。
二十九代曾興、生子陞。
三十代曾陞、生子鈞。
三十一代曾鈞、生子湍。
三十二代曾湍、生子丞。
三十三代曾丞、生子三、長珪、次徽、從雲蓋、次晬、從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曾珪、生子寬。

三十五代曾寬、生子莊。
三十六代曾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生子慶。
三十七代曾慶、唐御史大夫、生子二、長偉、次駢、生子耀。
三十八代曾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生子耀。
三十九代曾耀、拜貞州刺史、生子崇範。
四十代曾崇範、家居、饒薪不屬、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唐郡侯買臣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生子延鐸。
四十一代曾延鐸、啓授部轄使、兼資庫使、太宗壂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生子五、長頎、次頻、頊、顥、顏。
四十二代曾頎、淳化三年登第、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生子承昌。
四十三代曾承昌、生子萬敵。
四十四代曾萬敵、生子公盤。
四十五代曾公盤、生子九思。
四十六代曾九思、生子文傑。
四十七代曾文傑、生子好古。

四十八代曾好古，生子尚忠。

四十九代曾尚忠，生子敬父。

五十代曾敬父，生子元德。

五十一代曾元德，生子价翁。

五十二代曾价翁，生子汝霖。

五十三代曾汝霖，生子崇文。

五十四代曾崇文，生子利賓。

五十五代曾利賓，生子韓志。

五十六代曾韓志，生子德胄。

五十七代曾德胄，生子齊用。

五十八代曾齊用，生子質粹。

五十九代曾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國朝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乞 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奉祀。

欽奉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禮部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起送圖籍，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主奉曾子祠墓祀事。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聖旨：准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嘉靖三十九年卒，生子昊。

六十代曾昊，以五經承襲，早卒，生子繼祖。

六十一代曾繼祖，字純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遷延稽遲，未得請襲前職。時有江西曾袞，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先彼參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湖廣攸縣知縣，以贓敗官，遂長養金，大肆營求，覬得朦朧襲職。繼祖具奏

聖旨，禮部知道。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勘：得嘉靖十二年間，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昂與弟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

聖上特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絕而

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
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
擬。又本得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衮不可
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將
曾衮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
奉祀事。生子承業、承祚。
六十二代曾承業、字洪緒、號振宇。萬曆二年七月、
内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前事、該吏部查議得、
曾繼祖雙目瞭瞽、曾氏之嗣、當屬繼祖之子承
業。但承業年已十三歲、送四氏學行、令習學、候
一十六歲起送承襲。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因瞽襲日久、祭田爲
奸民隱占、戶役散應民差。十七年、曾承業疏請
於
朝、清查復額。天啓四年、
熹宗視學、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官錦袞衣、宴於禮部。生子
弘毅。
六十二代曾弘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視學、遣中書舍人朱拱孟行取陪祀、賜冠帶
官錦襲衣、宴於禮部。生子聞達、次聞迪、聞道。
六十四代曾聞達、字象輿。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本月内、
駕幸太學、遣中書舍人嚴近遲行取陪祀、賜冠帶
所賞雲鶴三雲段衣一襲、清羅祭服一套、族人
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至
國朝定鼎、山東巡撫方大猷題爲第五要款事、奉
聖旨、各准照舊襲封、主守祀事、改授内翰林國史
院世襲五經博士。至順治八年九月、
駕幸太學、遣行人司王天眷行取六十四代孫曾
聞達、族人曾弘仕、曾聞道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守祀。至九年舉行、又命行人
司張九徵行取六十四代孫及族人二名、赴京
陪祀、賜三雲段衣一套、族人各段衣一套、宴於
禮部。生子貞豫、次貞泰、貞震、貞巽、貞臨、貞恆、貞
節、貞貴。
六十五代曾貞豫、字和卷、號泰埜。康熙柒年　月、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八年肆月、
駕幸太學、遣行人司陳綱元行取六十五代孫曾

貞、淑、族人二名曾尚迪、曾尚進、赴京陪祀、賜四

雲緞衣一襲、族人各賜四雲緞衣一襲、准貢入

監、晏於禮部。生子尚溶、尚璘、次尚濟、尚涉、尚洄、

尚潔、孫衍仁、衍瓖、次衍義。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駕臨幸闕里、欽賜六十五代孫曾貞豫、賜日講四

書解義一部四套共二十六本、日講易經解義一

部四套共一十八本、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套共

一十三本、蟒衣一襲、蟒掛一套、加一級陪祀、族人

二名曾貞震、曾尚溥、准貢入監。

支子

顯達

曾　盈、八代、濮東陽太守。

曾　游、十九代、御史大夫。

曾　琦、二十八代、黃門侍郎。

曾　輝、三十九代、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

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侍十五

世孫琛、登永樂甲申狀元。弟鼎、中永樂辛卯江

西解元、壬辰進士。

曾澄修、四十一代、吉州團練。

曾志淳、五十一代、前賀州儒學正。延祐間、曾族中

推擇主領武城書院教事。

曾德祿、五十二代、以父兵部侍郎職蔭授靜江

路錄事判官、改稅課大使、至大間奉旨授太子

說書。庚戌、除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制誥、同修

國史、兼提調考功文書。卒、贈朝列大夫、騎都尉、

武城郡伯。

曾異申、五十二代、德祿弟、舉茂材、進禮書。至大己

酉引見、奉旨授大樂署丞。延祐丙辰、改儒學提

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大曆二年、諭從仕郎、

集賢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

曾　韋。五十三代。封承務郎、吉安路推官、贈朝列大夫、騎都尉、魯郡伯。

甲科

宋

曾　頤。四十二代。太宗淳化三年登第、官黄州從事、南雄州録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

曾　顒。頤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衡州録參。

曾　顏。顒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循州團練判官。

曾　朝陽。四十四代。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敎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曾　匪。朝陽弟。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南安主簿、改龍南令。設學教子弟、後陞知王川。

曾　載陽。四十四代。舉進士、贈將仕郎。

曾　筑。四十五代。禮部進士。

曾　鉞。四十五代。徽宗崇寧五年舉遺逸士、授將仕郎、上高簿、侍親不赴。事母至孝、人不稱其官、以孝子稱之。後廬墓、有芝竹連理、實孝感之瑞。

曾　元忠。朝陽孫。徽宗大觀間登第、累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曆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行於世。

曾　序。四十六代。徽宗大觀中三舉進士第。

曾　度、四十六代。徽宗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岡軍官、司法參軍。

曾民瞻、四十六代。徽宗宣和辛丑登第進士、南昌縣尉。

曾彥明、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登第、廣東運幹、臨江郡②。修庠序之敎、文風丕變、入名宦。

曾　淵、四十九代。孝宗淳熙癸卯、已酉兩舉進士。光宗紹熙庚戌登第、入史館、移書著作、禮部郎中、廣西轉運判官、大理少卿、秘書少監。終提舉崇寧觀、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階中大夫。

曾蔚宗、四十八代。寧宗嘉泰、開禧兩舉進士第、授峽州教授、終從仕郎。

曾鼎顏、五十一代。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曾鼎再、五十一代。辛卯鄉進士。

國朝

曾　棨、字子棨、五十五代。自幼穎敏、端重寡言笑、五歲盡識象戲字、長稱江南才子。中永樂甲申科會試、時年三十六。上欲求異才、命解縉採天文律曆爲題、意士必窘手、得棨卷幾二萬言、遂首擢授翰林院修撰。上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詞理皆到。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應答如響。命撰天馬海青歌、賜瑪瑙帶、深沐眷寵。群臣有以文字薦者、必問得如曾棨否。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匹者、止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棨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弁亦沉倒、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即酒量亦狀元也。仕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預修兩朝實錄。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所著有巢睫集。

曾　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壬辰科會試二十七名、廷試二甲十七名。歷官陝西、四川、廣東按察司僉事、雲南布政司左參議、進階湖廣按察司副使。

鄉刊

曾晉顯、五十二代。理宗景定甲子、吉州發解、任萬

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明

曾用先、五十三代。洪武壬子科、由吉安府永豐縣

遷鶯鄉十六都籍、中江西鄉試。

曾　榮、字子旅、五十五代。永樂癸未科、由吉安府

永豐縣學生、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甲申科狀元。

曾　飛、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辛卯科、由吉安府

永豐縣學生、以禮記中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皇明

曾承佑、六十二代。天啟三年、幸學恩貢、崇禎二年、

復乞恩幸學、授河南通許縣署教諭事。

皇清

曾弘仕、六十三代。順治九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同。

曾聞道、六十四代。順治九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判。

曾聞廸、六十四代。康熙八年、幸學恩貢考、授州同、

於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授福建福寧州州同。

曾聞進、六十四代。康熙八年、幸學恩貢。康熙二十

一年二月內、正紅旗教習。康熙二十三年十一

月十八日、

聖駕臨幸闕里陪祀、特　恩先用。康熙二十五年四

月內授湖廣德安府雲夢縣知縣。

曾貞震、六十五代。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恩貢、考

授州同。

曾尚溥、六十六代。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恩貢。



校記

①大曆：當作「天曆」。

②「臨江軍」上當有「知」字。

③「内」下當有「授」字。

宗聖志卷之三

海鹽呂兆祥重修
曲阜　孔聞譯　參考
孔聞籍
孔呂一經　編次
男呂逢時

追崇志

敘曰、聖賢道脈、如日月經天、詎以嚮仰而增輝、廢輟而損爍乎。顧後人崇尚之心、愈遠而愈隆、亦惟聖道啓佑之功、彌久而彌光也。以故封爵之顯赫、章服之炳耀、奠祀之啓崇、祠墓之豐隆、有隆無替、禮斯極矣。析其類、總共門、槩名曰追崇志。

歷代封號

唐

高宗總章元年春二月十有九日、皇太子弘釋奠於學、贈曾子爲太子少保。

睿宗太極元年、加贈曾子爲太子太保。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曾子爲郕伯、追贈曾點爲宿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夏五月、追封郕伯曾子爲瑕丘侯、追贈宿伯曾點爲萊蕪侯。

徽宗政和六年夏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禮部改瑕丘侯爲武城侯。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加封曾子爲郕國公。

元

文宗至順元年秋閏七月戊申、加封曾子爲郕國宗聖公。

皇明

世宗嘉靖十年夏閏六月、改郕國宗聖公稱宗聖

曾子、

改萊蕪侯、稱先賢曾氏。

章服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弟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服。瑕丘侯曾子七旒七章、萊蕪侯曾點七旒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瑕丘侯曾子依五禮新儀、合用七旒七章、萊蕪侯曾點冕服同上。

【金】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大成殿聖像、以郕國公儀九旒九章、萊蕪侯冕服七旒七章。

【明】世宗嘉靖十年、詔撤塑像、去封爵、立木主、題曰宗聖曾子。萊蕪侯曾點題曰先賢曾氏。

釋奠

唐

玄宗開元八年、准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曾參孝道可崇、親受經於夫子、宜准從享。詔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仍命文士爲贊。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命尚書右丞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冊封曾子及父點皆伯爵。冊畢、命所司祭奠、亦如釋奠禮。

宋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詔進萊蕪侯從祀孔子廟庭。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釋奠孔子、以曾子配饗、位於顏子之次。

明

世宗嘉靖十年夏閏六月、釐正祀典、詔以萊蕪侯配饗啓聖公。

祀典

明

天啓五年、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族人曾繼榮、生員曾承佑赴京陪祀。賜承業冠帶胸背雲鶴六雲段一襲、青羅祭服一套、繼榮承佑各紵絲衣一套、生員准賜恩貢、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正月、

駕幸太學、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畢自嚴大學士李標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六十三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恩貢曾承佑族人曾繼榮赴京陪祀。賜弘毅冠帶胸背雲鶴六雲段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承祐、繼榮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拾肆年八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分奠

曾子、遣行人司孫近還行取六十四代孫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會閎達、赴京陪祀、賜冠帶朐

背雲鶴六雲段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賜宴於

禮部。

皇清

順治玖年玖月、

駕幸太學、以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分奠

曾子、遣行人司張九徵行取六十四代孫內翰

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會聞達、族人二名會

聞道、會弘仕、赴京陪祀、賜大雲段衣一襲、族人

各段衣一套、宴於禮部。

祭期

宗聖廟祀、春秋二仲、宗子博士以上丁日致祭、有

司以丁後致祭。禮儀與

至聖廟同。

祭品

郕國宗聖公曾子

羊一。 豕一。 爵三。

登一。 鉶一。 簠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鐏一。 篚一。 帛一。

香案一。 香爐一。 燭臺二。

東配

沂國述聖公子思子。

西配

鄒國亞聖公孟子。

羊一。分作二分、每位一分。豕一。分作二分、每位一分。爵六。每位三爵。

登二。每位一。 鉶二。每位一。 簠簋八。每位四。

籩豆十六。每位八。 篚二。每位一。 帛二。每位一。

香案二。每位一。 香爐二。每位一。 燭臺四。每位二。

東廡從祀

陽膚南武城人。 公明儀南武城人。

公明高南武城人。 公明宣南武城人。

孟儀南武城人。

西廡從祀

樂正子春　南武城人。　沈猶行　南武城人。
單居離　南武城人。　公羊子高　南武城人。
子襄　南武城人。

每位　肉一分。爵一。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鐏一。　香案一。　香爐一。
燭臺二。

蒸薦儀殿
陳設與宗聖同。

東廡從祀
二代曾　元　一代曾　申
西廡從祀
一代曾　華　三代曾　西
陳設與宗聖從祀同。

宗聖廟

在嘉祥縣城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刱建無考。

國朝正統九年甲子，敕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重修。

詔山東參議馬諒、僉事蕭啓、兖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朱善修建廟宇，翰林院學士許彬爲記。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見其規制卑陋，疏請恢濶如顏孟制。

孝宗皇帝可其奏，命左布政張泰、僉事毛廣、知府趙繼爵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齊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惟

御製未頒。嘉隆之末，廟復圮壞。萬曆七年，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復奏修葺。

詔山東巡撫趙賢、巡按錢岱、參議查志立、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其廟而新之。經始於己卯之九月，告成於本年之十一月。其制正殿七間，中設宗聖像，東配子思子，西配孟子。東廡五間，以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從祀。

西廡五間，以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從祀。寢殿五間，正殿之前爲戟門三間。戟門之外，東西齋房各三間，神厨、神庫東西共六間。前爲

御製碑亭一座，宗聖門三間，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東曰三省自治，西曰一貫心傳。入宗聖門，進東與戟門並者，曰三省門，門内爲三省堂三間、寢堂五間、庖厨三間。春秋祭享，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廟制

正殿七間。

重簷斗栱，歇山轉角，前後鑴花石柱二十四楹，中用南木攢柱、梁、檁、枋、楔，龍頂。天花板及内外枋檁斗栱，俱上等青緑開金，粧繪菱花龜背格扇。外泊風板木柱，俱木花硃。神龕三頂，供卓三張，并香几，俱硃紅髹飾。龕臺三座，俱須彌樣磨石甃砌，蓋宪俱緑黑琉璃鋪施。砌墻俱大號方甎，露臺并簷基俱起花石。

寢殿五間

挐簷柱俱松楠桐木，龜背菱花格扇。龕一頂，一座，供卓一張，髹飾粧繪，蓋宪鋪砌俱同前。

東西廡各五間。

粧繪俱次等青緑，蓋宪鋪砌同前。

戟門三間。

前後俱木柱，銀硃髹飾，門六扇，俱大銅釘銅鈸面帖金，粧繪鋪砌蓋宪俱同兩廡。

東西角門二座。

四面俱繚以赤垣拱券。

宗聖門三間。

粧繪蓋宪俱同，肩圍繞以重垣拱券。

萊蕪侯廟制

正殿五間。

在宗聖殿西間壁，制同宗聖寢殿。

寢殿三間。

制同萊蕪殿。

東西廡各三間。

制同宗聖廡。

戟門三間。

制同宗聖戟門。

三省堂三間。

在宗聖殿東間壁，歇山蓋宪，俱緑黑琉璃，栱

楹俱松杉、窗格梁棟、斗栱俱銀硃青綠綵畫

後寢堂三間。

　箭尾蓋瓦綵畫同。

庖厨三間。

　寢堂後。

三省門三間。

　與宗聖戟門對。

按、南武山石素綿脆、不任楹柱及祔廟石工欲取之東山、往返約費千金。督役者曰、宗聖之祠、天所歆也、地不愛寶、此其時矣。試求之。衆相顧不信、佯應曰諾。未幾、命日斲山、即得佳石、北之東山、姝秀拔完、麗素非南武所有、今異之

又琉璃甎瓦陶云、需白坩土、亦非南武所有、今以石楹之異、即於其地求之、應鍤而得、陶之晶瑩堅密、擬於銅鑄。及瓶他器、多苦惡不佳云。

宗聖祠叁處

一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南三十里。宗②延祐四年、院長程公鉅夫請　旨建立、設教授一員、統率族人、每歲春秋仲丁祭祀、俱本塘源奉祀生員主領。其奉祀本院給劄、移文提學道准行。又設贊禮生員二拾肆名、以供執事。元翰林學士吳公澄撰記。明嘉靖十七年、賜有重脩料價銀一百七拾兩、五十九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質粹、胞弟質清、升族修葺、上疏繳銀、以助大工。

一在兗州府沂州城南五里。中祀宗聖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係曾西、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猶行祔享。別室爲毓賢祀、以奉其先子曾皙。知州何格有記。

一在北直河間府交河縣南三十里。於萬曆年潤有本縣甲榜耿簡陽重修正殿、宗聖曾子、左右門人配享。香火奉祀、俱耿氏子孫執事禮生二十四名、係　學院准行、本府給帖。

一貫書院

在兖州府鄒縣縣西六十里鹿山、元順宗至正三年、提舉管文通建。

國朝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郎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宗聖墓

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距德城約五里、題曰郕國宗聖公之墓。

國朝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揭鐫曾參之墓。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

請建饗堂三間東西厢房各三門、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扁曰宗聖墓。繚垣周峻茂林森陰。嘉靖元年撫按移文每歲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後因主祀得人、有司之祀遂止。萬曆十七年、禮部侍郎于慎行奏、給祭田三十頃、歲收其租以奉時祭墓。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按墓側有富民范氏者、目不知書、以宗聖墓表甃於壁後。一儒生識之、謂以此宗聖墓碑也、用之非法。其人懼、夜碎而火之、以爲石灰云。

萊蕪侯墓

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即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亦名曾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費縣也。

古蹟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南武山之陽。春秋時，子游爲宰處。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兗州府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曬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勝國時，吳氏墓碑尚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今則湮沒，遺址無存。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縣尉忠建。嘉靖九年，知縣王時佐取石爲泮宮橋，其堂遂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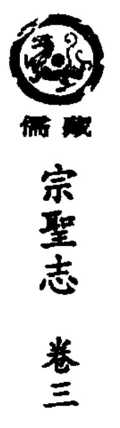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即曾子耘瓜誤斫其根處也。其臺有二，高一仞許。二臺南北相峙，居東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曾參井，在南直徐州城北九里山。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點風乎舞雩，即此地也。

詠歸亭，在曲阜縣城南，即曾點詠歸處。

石蝦蟇，狀如伏虎，今在宗聖故里吳氏園中。鄉



人相傳以爲曾氏家物，恐亦先塋中蒼髯白羊類耳。

校記

①春享：「春」字疑誤。

②宋：當作「元」。按，「延祐」爲元仁宗年號。

海鹽呂兆祥重修
曲阜孔弘毅 孔貞祚 參考
兄呂維祺 侄呂本南 編次

追崇志下

敘曰、崇宗聖、崇道也、秩祀封章、儀涯典禮、進盡尊崇乎。夫道顯於言、言載於書、誠而致行之。黼座粹穆清之養、章縫勵誠確之功、明德新民盡已性而盡物性、始稱曰崇。有如後賓假侍扆文、吾懼大賢之不敢也。

歷代誥勅

唐

開元八年、詔曰、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曰、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子之數、不在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稱先貴、仰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爲式瞻。

宋

大中祥符二年、進封曾子爲瑕丘侯。詔曰、朕乃封岱禪社、昭列聖之鴻勛、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睇河岳之姿、晬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錫其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與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伍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宋祁、分紀遺烈、式彰褒揚之旨、庶資普誘之方。其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咸淳三年、陞曾子爲郕國公。詔曰、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潛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丕闡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釋、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尚爲缺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者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聯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侑食。是年二月、升曾子、封郕國公。

元

至順二年、加封郕國宗聖公。詔曰、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觀其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媿、授之思孟而不湮者歟。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乎、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郕國宗聖公。主者施行。

御製祭文

宋

維某年某月某日、

大宋皇帝御名遣官致祭於

先師郕國公。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

饗。

明

孝宗朝頒降春秋致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

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公得其宗、廟廷配享、海宇攸同。矧茲鄉邦、鍾靈所自、時維仲春、秋、特申專祀、伏惟尚克饗之。

御製贊

宋

高宗御製宗聖贊 紹興十四年

大孝要道、周訓參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于侍師、答問成經。專親之實、代爲儀刑。

高宗御製萊蕪侯贊 紹興十四年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脩是道。莫春舞雩、歌咏至教。師故與之、和悦宜召。

御製詩

皇明

成祖文皇帝

養志二首

養親惟在悦親心、親悦心安孝足欽。自古幾多爲孝者、當時誰復似曾參。

三釜怡親志自怡、千鍾不及使心悲。故心爲大全歸日、履薄臨深謹自持。

孝父母一首

人家養子甚艱辛、養子方知父母恩。若使愛親如愛子、世間人子盡曾參。

御製論

皇明

成祖文皇帝御製論、夫人子之事親、非惟豐飲食以養其口體而已、貴能委曲承順、以悅其心志也。若曾參之養、豈非欲以承順父母之心意者哉。觀其臨終而啓手足、以著其全歸之難、則以平日之孝、信非人所能及、豈但能養與能悅其心意而已哉。嗚呼、欲盡事親之道者、當審於斯。

樂章

皇明

武宗頒降初獻郕國公樂章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會我先明、尊聞行知、往聖逈後、是享是宜。

宗聖贊

章服像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天啓儒統，時方丙申。毓靈南武，文在斯人。身大惟本，經創自親。郕國宗聖，千秋萬春。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載及門，得師最要。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悉經以傳。學即會心，亦憑手撰。

小像贊

宋張齊賢 尚書左僕射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對繪傍睇，永耀青編。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日三共省，指十戒手。何以完孝，大杖則走。曾從後賢，登臺步闕。謂衰與庶，昔副親戶。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曾哉參也，誠以自持。一邀一步，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孔曾授受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惟歲涸獻，哀紀之五。幾二八齡，遠師適楚。純固性成，實貧于魯。唯醒一聲，貧甘三釜。學大以人，撰垂侍坐。晤對傳心，不隔今古。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聚彼群賢，終才與賢。七十三千，惟曾入室。省身者三，貫道則一。貫若江河，道若星日。衣鉢宣尼，日頻與匹。

曾思授受圖

陳鳳梧 山東巡撫都御史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得師之教，能令弟醇。步趨之武，能作孫謀。有曾之實，成思之快。匪學焉繇，何知學大。

請所與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味則勸甘，珍非遠異。逾敬便飾，惟真適意。問有請與，神洽情弃。寫曾之孝，孟手誰似。

張居仁 山東城武縣知縣

孝也養志，奚必美炙。若以口體，風焉斯下。先意

示之、方舜之爲。然諸家庭、聲高太華。

耘瓜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雙臺堆綠、葱蒨對峙。朱碧青黃、綿瓞根蒂。露沃雲培、艾耘兒郭。忽斷除芟、換生孝子。斯種到今、別有眞味。蠻茅在人、莫云瓜繫。

張居仁 山東武城縣知縣

沙被瓜田、栖遲芳甸。莫莫綿綿、月蔣與蓐。鹿之穫之、鳥集其冠。悵斬其根、勞而不怨。孝哉曾子、爲史所贊。

祿三釜而喜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致邑爲鄉、堅必不受。人役人畏、藉以自守。胡祿之微、石有九斗。樂承所堂、各適笑口。鼓瑟之希、投梭之後。克此一念、孝辯得手。

張居仁 山東武城縣知縣

捉襟曳縰、孰與所貧。爰金爲玉、天子不臣。三釜之祿、逮逮吾親。滫瀡既甘、芳列亦陳。喜可知也、樂以天倫。

祿三十斛而悲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聖教指南、道光荊郢。幾歲從游、實惟父命。長位卿尊、鍾鼎益盛。雲土之腴、菌飆之議。三十斛多、百里何病。祿不及親、曾仲悲境。

張居仁 山東武城縣知縣

羊棗不御、風木在林。執喪絕粒、讀禮沾襟。粟三十斛、感慨彌深。齊遺軒蓋、楚謝繒贄。豈不事君、永言在心。

啓手足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有足視履、早入聖門。有手能使、指授聖孫。擬十戒杖、以走尊。汲深井在、登峻山存。歸全之大、棣石乾坤。

張居仁 山東武城縣知縣

病者不病、乃東其首。曰啓予足、曰啓予手。身體髮膚、毀傷何有。人各有身、嗚呼當守。歸乎全歸、是謂不朽。

易簀圖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謂誰役我、必在汝上。季孫之頒、豈意所尚。執燭

之云、華睆煇晃。坐隅何人、子春曾誰。得正一啻、心精特壯。

張居仁（山東城武縣知縣）

弘毅之德、守而不忒。大夫之簀、奚睆以飾。彼執燭者、爱人以德。起而易之、從容反側。得正而斃、兩盈是則。

萊蕪侯贊

畫像贊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道統從來、必有原始。粉于童年、逮從孔子。鏗爾之音、撃盤同旨。杖學推大、棄養推嘗。聖經孝經、萬古賴此。宗聖有父、尼山有弟。

呂一經（禮部祠祭司主事）

受于孝養。養只一嘗。惟司有餘、便及萬世。侍坐成經、言滿天地。庚贈萊蕪、玆厥根蒂。

小像贊

宋丁謂（祥符二年權三司使）

侍坐曾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舞雩、咏歌遺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呂純如（山東巡按御史）

手執一卷、豈其夏特。何暮春者、能浴乎沂。于放不受、爵亞之羈。乃曰吾與、夫子知之。睛雲自登、獨鳥高飛。大手難齊、誰書于斯。

呂大器（吏部稽勳司主事）

歷仕三桓、身獨儻蕩。其天至朋、與雲俱放。浩縱臺邊、浴春沂上。有子傳宗、百代所讓。

配享贊

東配述聖子思子贊

陳鳳梧 山東巡撫都御史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務肓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聖持祖述、貽厥孫謀。中庸民鮮、獨闡千秋。安非魯繆、尊豈文侯。春臺雲日、古到今留。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欲人知性、貫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宋儒重雲、宋鏈進士。大學節目、學與庸契。

西配亞聖孟子贊

陳鳳梧 山東巡撫都御史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戰國兵爭、力尚仁義。目無齊梁、舌剸說士。位遜當時、道存天地。浩然世宗、能死王事。

呂維祺 山東兗州府推官

學惟兼識、幽沉明朗。知性知天、事親事長。本末聯貫、養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道喪。

從祀贊

陽膚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貫索在天、刑書在手。天與水違、雷居火後。有宅惟公、無情啗口。一勿喜規、拯散之久。

彭化鳳 山東布政司照磨

皇王之佐、賢哲之資。臨民從政、好問隆師。憫刑憫世、與時相宜。古猶難得、人豈易爲。

樂正子春贊

陳瑛 山東提學道副使

曾孝能通、孔經斯授。先後相傳、法門已舊。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卓哉夫子、允矣仁人。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嗜不親生、人人有孝。惟孝在人、心傳匪教。樂正所得、曾子之心。傳來一脈、千古到今。

公明儀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即親即師、誰子能我。周旦公儀、雖云兩個。能自得之、便不挫過。何我何地、總由人做。

呂貴鍾 山東魚臺縣知縣

匪時之士、冠世之雄。篤信好學、垂憫民窮。敦叙友情、諮詢孝道。懿行長存、嘉言不老。

沈猶行贊

錢士完 山東巡撫都御史

曩者從師、於焉取正。審擇其人、備考其行。心有所得、言斯以宣。匪造高遠、豈知聖賢。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恩出曾門、受授協弊。師道臣道、各極其至。去非無恩、住尤存義。於師臣間、寓沈猶氏。

公明高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孝子傳經、厥有高弟。云何長息、疑孝于帝。高知舜情、益識高意。惟賢印賢、千古一揆。

呂新周 山東兖州知州

觀海知大、登山知高。不見曾養、不識舜號。彼務力行、此以心弊。者論乞言、儀刑百世。

單居離贊

賀萬祚 山東提學道副使

精窮天道、極究人倫。不涉浮誕、不離本眞。正宗繼纂、經世續陳。但言不朽、終古維新。

天人之際、究淵探微。一貫是握、匪浮可期。孔編周學、曾義見茲。更有取于、其追庶幾。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公明宣贊

凡今之學、繙誦有聲。且復唯彼、壇坫廹人。立言垂後、惟德是聲。曾門入德、而有此生。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弗尚頌讀、務臻實德。游於教壇、優於道域。匪言啓廸、咠識努行。得名當世、矜式後生。

王振熙　山東章丘縣知縣

公孟子高贊

惟克尚純、何外不內。人師人役、誰賤誰貴。斯實在我、古賢嚐對。廡祀宗祠、千春莫配。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純必別偽、外自內剔。人役斯戒、人師可恭。于蔑知禮、子若是班。儼爾贊女、學道蹄筌。

呂化舜　戶部貴州司員外

孟儀贊

三儀之禮、人豈易知。必待君子、不爽有司。聖賢之訓、因才而施。敢不佩等、況復順辭。

靳於中　山東省城導標營

嗟此三禮、行貴得人。人誰受禮、君子惟勤。訓垂往古、愧當吾身。學元有等、得有淺深。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子襄贊

學固貴勇、勇亦有逆。氣佈自我、直為勇要。訣惟自反、兩言典誥。不見子襄、勝場未到。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但言大勇、肇自宣尼。以直自反、施無不宜。聖賢垂教、能者從之。斟乎斯語、人也可知。

耿　啓　山東莘縣知縣

賢胤贊

曾元贊

王宇 山東提學道僉事

易贊之命、武王之心。畢志之說、伯牙之音。順承嚴父、逆料時君。庶乎克肖、宜哉有聞。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萊蕪聞孫、宗聖冢嫡。于孟志養、于禮志贊。生死之際、可悲可憶。軌令後來、孝思追則。

曾華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父子②命子、何疎何親。推枕相向、三人宜均。聲佴之戒、胡讀語君。抑歲所短、家敎攸欽。

王思任 山東布政司照磨

蘭芷之室、可以就之。鮑魚之肆、可以去之。愼厥所與、毋爲詭隨。當其顚沛、受乃遺辭。

曾申贊

吳邦相 山東兗西道參政

精通變禮、審擇安身。善於問對、明乎屈伸。推得友賢、不負庭訓。毋服鼎言、思擧令聞。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侍疾于親、欲哭未哭。遺與而兄、坐嘗其足。啓手之示、尊足允篤。世當念此、莫踐非闕。

曾西贊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理問

孔曰如仁、無論是距。何不春秋、高國與共。家學傳來、治平有統。宜乎先生、不爲管仲。

呂純良 四川廣安州知州

克承祖訓、聖門之徒。推尊子路、羞比夷吾。惟能馳驅、不事詭遇。氣節廉稜、凜風懷謨。



校記

①洎：當作「泊」。

②父子：當作「父之」。

宗聖志卷之五

海鹽呂兆祥重修
曲阜 顏伯廬 顏光魯 參考
兄呂一經 編次
男呂逢時

恩典志

敘曰：時有顯晦，道無隆污。宗聖得一貫之真傳，接千聖之心法，其恩澤遐四海，而雲仍僅衍於江南，道洙泗萬年，而恩光始隆於昭代。國家爲之，而真精默運，終古不息，自茲以往，有愈熾愈昌者，不自今日驗哉。

授官

題例

世宗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中即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乞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奉

肅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通行天下，採訪後裔。禮部覆題：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爲萬世立教，與顏子、孟子同功，號稱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衆賢無主，誠爲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

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

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合無通行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開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貪緣爭訟之端。

臣等竊惟聖賢之後、賴明所扶、必得其源芳厭、以承大賢之澤、以應
聖天子之所敎求者矣、隨該江西撫按官督同提學副使徐階查得五十九代孫曾質粹、保勘起送到部、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祀
宗聖祠墓。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大哉
皇言、不惟表章先儒於既往、又杜絶爭奨于將來也。質粹生子曾昊未襲爵而卒、昊生子曾繼祖、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繼祖承重接奏丁憂、未得請襲。時有江西曾衮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輒得朦朧襲爵。後繼祖具奏、行勘改正、將曾衮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奉祀事。生子承業、萬曆五年八月、六十二代孫曾承業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弘毅。崇禎元年八月、六十三代孫曾弘毅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聞達。崇禎拾肆年捌月、六十四代孫曾聞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貞豫。

皇清順治元年九月、照舊襲封主守祀事。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十五年、復改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劄付
嘉靖十八年、授官劄付
吏部。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事。該本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禮部咨、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江西布政司咨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徐階
手本前事、送司到部。査得嘉靖十二年四月內、
該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顧鼎臣題、奉前事、該部覆奉
欽依。又查得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山東右
僉都御史蔡經、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守、巡
提學道謝重貴、明萊汾會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咨行江西撫按官、
督同布、按二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江西布政司案呈、該提學副使徐階親詣
永豐縣。據賀粹送到譜系、揭査得曾子十五代
孫曾據不仕新莽、遷居於吉陽、生子曾闡、曾琢。
闡居吉陽、琢徙廬州。闡後十一代孫曾丞生子
曾珪、曾積、曾晷。晉徙雲蓋、晷徙撫州、惟珪仍居
吉陽、傳至曾孫慶、生子曾儒、曾鵬。儒生輝、輝後
傳十五代宗、爲學士、上距曾子五十四代。鵬生
曾耀、傳二十代孫、用郎質粹父、上距曾子五十
九代。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言、居永豐者爲嫡、
徙廬州、雲蓋、樂安者爲支。自永豐一派而言、出
曾輝之後者爲嫡、出曾耀之後者爲支。輝後見
有永豐縣廩生曾嵩、曾袞、各行文修飾。若應勘
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弟面稱生長
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
仍前肯行。及結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眞正明白、
原係合族推舉、讀書循理、委無別項違礙、應合
起送、承守宗聖祀事一節。爲照曾子學躋亞聖、
道本心傳、三省功勳、一貫妙悟、立教當時、有功
後世。歷稽前代、俱有追崇。至我
國朝、追謚宗聖、加封郕國、四配同享于孔子廟庭。
但顏、孟子孫、各已蒙甄錄之典、顧曾代後裔、未
霑一命之榮。先該掌詹事府、今輔臣顧鼎臣
上請乞要詳訪其後。該本部覆題、廣行咨訪。今據
江西布政司咨呈前來、臣等看得曾氏子孫在
避莽之時避亂南徙、居于吉安、而永豐爲嫡、擬
傳至儒、而曾輝爲正、但曾輝之後見今有曾嵩、

曾衮兄弟二人、雖皆文行修飭、各稱生長南方、
不樂北徙、則曾耀之後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
彼處提學官查勘譜系明白、鄉族共推、既無別
項違礙情由、起送前來。所據宗聖曾子之祀、應
合曾質粹繼承。查有顏孟世襲事例相應、一體
授以博士之職、以彰我
皇上重道崇儒之意、興滅繼絕之仁、其于教化、非
小補哉。
恩命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
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本月
初八日、奉
聖旨、曾質粹既斯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孟二
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事理、未敢
擅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賓客本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　等具啟。本年四
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曾質粹着去承主祀事、都察院還行與彼
處撫按官、作急將廢墳供祀田土住等項事情、
逐一議處停當來說、不許遲慢。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本部欽奉欽依、
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質粹。准此。
嘉靖十八年九月　日。

萬曆五年襲職劄付

吏部。爲遵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該本部
題准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
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東布
政司咨呈、據兗州府申、據濟寧州備嘉祥縣申、
准儒學呈、據廩增附生員董咸亨等結稱、查得
應襲曾承業見年一十六歲、自送入學習禮以
來、並無違礙等項情弊、理合起送承襲施行等
因。具呈到縣、准此。先據曾于六十一代孫曾繼
祖男曾承業呈前事、已行查勘去後。今准前因、
誠恐不的、又經行據曾廟親族里鄰人等查勘
相同、具結連人起送到州、申送到府、據此案照
萬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承奉山東布政司劄
付、承准禮部照會前事、仰府即將曾承業行令
習學、候年一十六歲、即與具結起送前來、以憑
轉送、題
請承襲施行。奉此、已經備行該縣遵依、至期起送
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曾承業原奉部司劄禦、候
一十六歲、起送承襲。既經該縣結勘、及期相應
送、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府州縣官吏師生
里鄰親族收生人等各不扶結狀、理合連人起
送到司、擬合起送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案查萬
曆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爲前事、
該本部查議得、繼祖雙目瞽、曾氏之嗣、當屬
繼嗣之子曾承業、但承業年已十三歲、而愚騃
孱弱、殊未成器、其爲眞假、俱不可知。已經題奉
欽依、移文山東撫按行勘。隨據該省撫按官李世
達等查勘得、曾承業委係曾于六十一代孫曾
繼祖親男、並無詐僞情弊、取曾族及該圖里鄰
收生見証人等共結前來。又該本部會該布政
司、將曾承業行令習學、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
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曾繼祖之
子曾承業應襲五經博士、以主先賢曾子祀事。
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及行。撫按官勘結明白、別無違礙。今本生
已及期、況經山東布政司呈送前來、相應題請
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咨送吏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以主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查照施行
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曾子六十二代
孫曾承業乞要替職承襲祖祀一節、既經禮部
題奉
欽依、咨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同父前去
主奉祀事等因。萬曆五年八月二十日、太子少
保本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
照依劄付内事理、遵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准①
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執事禮生

萬曆拾柒年、比照孔、顏、孟三廟舊例、奏　准遴
選民間俊秀子弟六十七名、除去民籍、給與衣巾、
常川②在廟、贊禮執事、照生員例一體優免。本縣
吳道通等併附近州縣中選取名、列于廟內牌
陰。

校記

①「准」下疑脱「此」字。

②川：疑誤。

宗聖志卷之六

海鹽呂兆祥原輯
安福顏欲章　參考
龍溪顏繼祖
男呂化舜　編次
侄呂本南

恩典志下

叙曰、曾子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之歌、則亦家貧食力、磽确、莫仰孝養、故一旦而得三釜之祿、不覺及其親。是曾子耐貧、養到于今。年至嘉靖、始有
賜田爲神靈之歆享、其英裔之粢盛耳。然鄆之行瑕郰之錢、晉微有參錯、則以問之田畯。

祭田

皇明

世宗嘉靖十八年、給廟田五十頃、以供廟祭。當時查出四十四頃、坐落鄆城縣地方。墓田十頃、以供墓祭、坐落本縣境內。後以曠墾日久、田爲奸民隱占。

神宗萬曆十七年、宗子傳士曾承業疏請於朝、清查復額。

熹宗天啓三年、山東撫臣趙　題准、白蓮妖產撥陸頃、以補祭田、再撥壹頃陸拾畝、以修官廠。

皇清

順治元年九月、巡撫山東方大猷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illegible]、欽此。欽遵。故在屯佃戶、見丁記畝、開墾荒田、專供祭祀、而有司徭差、從不役焉。

萬曆十七年、戶部清查祭田緣由、

題爲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抄出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事例、賜給祭田佃戶一節爲照孔門四子同配廟庭、褒崇之禮不宜有異。自前代相沿俱有祭田廟戶、以供祀事。

國朝景泰年間、復從先臣徐有貞之請、查要增益、至今二氏子孫供祀甚備、乃國家之盛典也。惟是曾氏子孫微弱、自遭王莽之亂、播遷江西、歷代以來、未經甄錄。及我

皇祖重道崇儒、興滅繼絕、因其舊里廟寢無人奉祀、迷訪嫡派子孫、准襲五經博士、使之歸守墳廟、世繼宗祧。而祭田廟戶未及議給、是以粢盛未備、洒掃無人、春秋烝嘗不得比于二氏。此本官所以援例而陳乞也。然顏孟二氏佃戶、自前代至今、世守相尋、故額未失、嘗時稍有增給、亦易爲處。今曾氏以既絕復續之緒、舊迹已無從稽查、且當版籍大定之餘、新增更難于全補。所以祭田廟戶、似應查照顏孟二氏、斟酌立給、但今未經查勘、難以預擬、合無恭候

命下、移咨戶部、備行山東撫按衙門、查顏孟二氏原給祭田若干、廟戶若干、在先代相沿若干、在本朝續增若干、即今曾氏子孫除故額無查外、應否比照顏孟兩家續增之數、一體補給。及查該府地方何項人戶田土堪以撥補、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務要從長酌議、使先賢之廟祀相延、國家之經制不失、區畫妥當、明白具奏、聽該部徑自定議、覆請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移咨到部、看得顏曾孟子均稱大賢、

國朝尊崇禮無二致。今顏孟二氏各有祭田廟戶、曾氏胄孫不霑

恩賜、比例陳情、似非過求。但田畝人戶事在彼中、難以懸擬。爲此合行一咨山東巡撫、一咨都察院、煩爲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各查該府州縣地方有何人戶田土堪以補撥、其所撥數內田糧

丁役作何除豁。查議明妥、具題以便覆請施行。

萬曆十九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石星等請補給

祭田緣由

題爲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

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

應昌題、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戶部咨、

准禮部咨、該本部題該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本部覆奉

欽依、内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

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

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左參政劉際可咨、據兗州

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胤祚廟佃戶

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人戶並祭田五十

頃、俱滋陽等縣僉設。鄒縣博士孟彦璞原舊佃

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戶、滕縣六戶、兩處共紀

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泰

定及

國朝景泰年間

欽賜、俱在本縣各祉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

故祖曾質粹於嘉靖年奏、准撥給祭田坐落鄆
城縣地方墓田坐落嘉祥縣地方、當委鉅野縣
丞唐坡德踏丈、務以年深荒廢無從研究、止丈
量出祭田五十頃、撥給曾廟、暫供祀用。尚欠之
地、俟丈量之日、再行續查給。及查佃廟人戶、青出
濟寧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鉅縣五
戶、共二十戶、俱造册給付本官、永爲供祀。應除
丁糧子粒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該縣
續有開報開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令各州縣
審編均稱之日另行撥補等因到府、申道覆勘
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同巡按山東
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曾、孟三氏俱係孔門
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致。但孫博士曾承業父
祖失襲年久、是以佃戶祭田淚沒淪廢。今欲一
旦取盈、勢難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五
十頃、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顏、孟二家、雖爲少
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勘議
明確、相應擬且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縣查出見在地
五十頃、廟佃二十戶、俱給博士曾承業收照承

爲供祀。不足之數、咨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
文。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萬
曆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
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
山東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山東巡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
前因、爲照顏、孟、曾子均稱大賢、國家褒崇禮無
二致。今曾氏祭田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
給。但因年久未襲、以致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爲
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先行撥給、不足之
數、應候該縣漸次增補、似爲妥當。既經撫按官
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移咨山東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
出田地人戶造册、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
其豁免。仍查該縣開荒閑地、再給五頃。其人戶
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役齊事例
相同、永爲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册報部查考、

仍咨禮部知會。伏乞
聖裁。

兗州府問明隱占祭田供招
一、問得趙學等狀供，嘉靖十八年、有先賢曾子
五十九代孫曾質粹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比
照顔、孟二氏事例，奏討祭田五十頃，坐落鄆城
楊庄集等處，在官總旗薛棟等、佃戶劉尼等租
父領種、納租供廟。嘉祥縣鄉林田十頃、坐落佷
山屯等處、俱本廟自種收租役。又接討廟戶十
戶、在于鄰近濟寧等處中。三則民戶撥給。至嘉
靖三十九年、曾質粹故、後伊孫曾繼祖因眼疾
未襲、伊曾孫曾承業彼時幼小、亦未承襲、致將
廟戶散歸各州縣應當民差。嘉祥林田荒蕪、嘉
祥董知縣均爲民地、招在官樂思孔等承種給
糧。鄆城縣祭田被薛棟等各不合隱占盜賣、作
爲軍民地土，均報納糧當差、後學亦不合盜賣
五十畝，作爲在城衛地。後萬曆十七年十月內、
曾承業承襲博士、遂比照顔、孟二氏子孫一體
給與祭田廟戶緣由。題奉
欽依行、令戶部咨行、撫按兩院案行、布政司咨行、
分守道劄行本府清查、依蒙行、據嘉祥縣申稱、
本官故祖曾質粹原有奏准撥給祭田五十頃、

坐落鄆城等情申府，當委鉅野唐縣丞帶領書
算前到田所，隨將薛棟等審招，抑帶指邊逕一
丈量出前地四十五頃，封立地界，冊報本府。又
清查出廟戶嘉祥縣樂思孔等各不合將種林
用均納稅糧隱不報官，以致該縣止撥開荒納
穀地五頃，申府補充廟田，以待續有開荒田地。
續補五頃，俱造冊報府申道咨司報部訖。後學
與薛棟各又不合將前項祭田仍占不退。嘉祥
止與鹹薄地不堪耕種，以致會博士將情于十
年十二月內具呈分守道劉　處，牌行本府師
查、依蒙帖行。嘉祥又于不在官吳德運等名下
開荒納穀地內撥補五頃，廟戶二十戶，申府轉
送訖。後會博士訪知伊祭田十頃被鄰地居民
隱占，又具情并學等占地不退等情于二十年
六月內，具呈院單赴撫院孫爺，呈准批分守道
查報。依蒙抄呈行府查議，仍將唐縣丞丈過地
冊、發府帖行鄆城縣該萬知縣查審。看得學等
佃種祭田，其來有日，後因會氏兩代空襲日久、
事漸湮沒。審稱皆其祖父之手業，其廢襲日久，
視祭田爲已業，盜賣隱占，在情無忌。今應方定
祀產查明，而盜賣之人已物故矣。學等不過久
假不歸之業，惡知非已有也。前唐縣丞查過數
四十五頃內，惟趙學佃林地五十畝混賴屯糧、
後名旗成證廟田是的，學已兄服無詞耳。照各
佃不法，本當逐名追求，姑念人衆不可勝誅，且
中間逃故不一，惟摘源總小旗并侵占盜賣數
多之家問擬，查有祖賣而今值其孫父占而適
當其子，終與盜賣侵占之人有間。若一槩如律
定擬，似難以服其辜，合無姑擬不應，分加責治，
亦可懲一儆百也。各佃見今照畝納租，其趙學
隱占前地業更三立案，俱故絕，租銀兌究斷，令
學等將地還廟，仍令各照地數承種納租取供。
問擬趙學等有力納贖，王賓等無力的決，金清
出新廟戶楊汝清等六戶，冊送到府。嘉祥縣將
查出樂思孔、吳會等原種狠山屯等處林田地
拾頃，送廟供祀稅糧除豁。查有先撥與會廟開
荒地十頃，本官退出吳德運等見令承種，免其
納穀，抵補樂思孔等稅糧等情，連人申府。樂思
孔等各又不合不肯退地，連名捏詞告府。又牌
行該縣查明，回申前來，并提學等一千人證到

官、該府盧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趙學、薛橡與嘉祥縣樂思孔等、各奸隱占盜賣、既經各驗查明退地、各擬杖懲不枉。再照嘉祥縣樂思孔等所種林田、該縣先已均報稅糧、今已退出送廟地糧應該除豁、該縣議將先撥與本廟開荒納穀地十頃、本官退出與得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穀、就將此地抵補樂思孔等稅糧。其所欠廟戶、行令濟寧等州縣查明、另日回報、衆將學等取問罪犯、一議得各犯趙學、樂思孔等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俱民審。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知府盧行。

戶役

皇明

世宗嘉靖十八年、給廟戶十四戶、以供灑掃、嘉祥四戶、濟寧三戶、汶上一戶、鄒縣四戶、鄆城二戶。後以曠役日久、各戶散應民差

神宗萬曆十七年、宗子博士尙承業疏請於

朝、增給二十四戶、嘉祥縣四戶、濟寧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比照顏、孟二氏尙少二十六戶、以待附近州縣審編、另行續補。

熹宗天啓五年、山東撫臣王　准撥汶上縣五戶張棟等、東平州四戶李學耕等、各給帖赴

廟供祀。

崇禎八年、宗子博士尙弘毅具呈

撫院、請補前數、蒙准撥汶上縣附近八戶王都等、各給帖赴

廟灑掃。

皇清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方大猷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故

廟戶專供灑掃、而有司一應雜差、自不報復。

更正紀典　國朝

順治二年、汶上知縣逄惟明、將三次撥給廟戶
共十九戶、三百七十餘丁、盡入汶上民籍、泒徭
丁糧、希飾私囊。至
順治三年、宗子傳士會開造函向兗州府
仁明知府陳親講宗行、咨汶上。時逄知縣已經
上臺訪實、參劾離任、後係新任
梁公查明照數造冊、一併撥回、仍供
廟祀。又至
順治玖年、汶上縣大惡孫學孟假名公直、混亂
廟戶。宗子傳士會開造具呈
巡院耿。蒙批、兗州府牒送本府與屯同知趙
審理。
兗州府與屯同知帶管糧馬鹽捕事務趙　爲
剪惡救民、除害正興尊、蒙
本府牒、蒙
撫院耿　批、據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
呈前事。呈稱、竊照積年蠹孫學孟假冒公直
之名、把持一縣之事、睚眦彼籍、破害多家、秉總
文清地編丁之權、依奸撥官、竟將　歷代
欽撥廟戶三百七十餘丁、暗編民籍、以希詐騙。職
即持誌棒冊、對伊理諭、豈意目藐王章、虎惡萬
狀、辱罵百端、唐之龍證、與係世官、尚甯受莫報、
伊惡繼熾、復詐孫然等六百餘金。切思千百年
先賢之血食、伊歆覓行中斷、数十朝
皇恩之大典、伊敢力爲摽奪。很貪積害、叡吞叢冤、
權奸滔天、下屬莫禁。爲此呈乞
老公祖垂念賢裔、恩憐戒黎、准行親提、依律懸
剪庶祖祀血食不絶、一縣人民獲生矣等情。開
單具呈
本院、蒙批、仰兗州府查報、單并發批行到府、抄
詞轉牒到廳。准此、行汶上縣屢提去後、據該縣
回稱、首犯孫學孟已死、止將見在陸奉驁提解
到廳、逐一研審。據抱呈族人會承先供稱、
始祖大賢曾子、原有
歷朝欽撥廟戶、誌書冊帖可憑。被孫學孟詐騙不
遂、勝朧冊編汶上民冊共一十九戶。彼時孫學
孟坐落陸來驁家、奇去人戶、陸泰驁盡知等情。
據此又審、據陸奉驁供稱、孫學孟在日、係汶上

縣公直、奉行查地編丁。他役皆委將曾廟户人
王化蛟、趙嵩等一十九户、月編爲民。小的不計
納數日、有汶上册籍可查。原于小的無干等情、
各供在案。據此、看得孫學孟縱横一方、很貪成
性、乃汶水之老奸也。前因查地編丁、渠以公直
爲名、詐騙多家、瞞私開訖。如大賢曾子祀廟户
人乃
歷朝大典、從來有之、不獨一朝然也。何物學孟、欲
縱詐騙、求遂役欲、竟將廟户王化蛟等一十九
户、擦入民籍、不惟戕害祀典、抑且紊亂版籍、辜
何能盡。學孟遄死、此亦天厭其惡耳。學孟既死、
款伞難以懸坐、審將廟户、查照曾氏誌書帖册、
撥出歸廟、以全血食、似屬妥便。但係
憲件、非本廳所敢擅斷也。擬合具由連人牒解、
爲此合牒
本府審奪施行。
兖州府知府傳　　看得宗聖廟庭
欽撥佃户、誌帖册籍有據、何物孫學孟、以查地丁
爲奇貨、竟將廟丁造入民册、擅紊祀典、是以曾
氏有此鳴也。及查學孟伞款種種、法應重治、但
尊由自作、早登鬼録、似免窮究。皆睦奉鰲、事無
干涉、姑開一面。至於原撥廟丁十九户王化蛟
等、合候允日、仍歸本廟、以供祀事可也。既准該
廳詳議前來、似應俯從允轉、伏候
憲裁。緣係查報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詳、
伏乞
憲臺批奪。
欽差巡撫山東提督軍務兼理營田兵部左侍郎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耿　批、孫學孟既
登鬼録、陸奉鰲姑免究、王化蛟等一十九户
仍歸曾廟、以遂祀典繳。

户部准免廟佃二户差徭

兖州府爲懇乞仁恩垂念先賢衍全祀典事。本
年七月二十八日蒙
分守東兖道副使李　憲票、蒙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憲牌前事、准
户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吳　咨内開、該本部院會同總督直
省部院張、　看得顏、曾、孟三聖後裔、乃
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户佃户、優免徭差、以
供灑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曾聞達具呈、懇[illegible]請優免廟佃二户徭
泛差徭。據查、既有徭例可循、似應准從、以示隆
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既經該司呈詳前來、擬合
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請查照明白、移咨示施行等因。到部、
奉批司查例送司。奉此、查得曾聞達具呈請討
廟佃等户徭差。本部隨於順治七年四月内、移
咨直省總督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覆、顏、
四氏廟佃人户、既經督撫確查、各據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既有定例、准行。辭
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施行。准此、擬合
就行、爲此票仰該道、查照咨文内事理、一體遵
奉、優免施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票仰本府官
吏、查照咨文牌内事理、一體遵奉優免施行等
因。到府、蒙此。又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蒙
撫院夏、准
户部咨同前事、蒙此、擬合併行、爲此帖仰本縣
官吏、照依咨劄帖内事理、查照遵奉優免施行。
先具遵依報府查考、毋得違錯、須至帖者。
順治捌年捌月　二十　日、典吏李遇春。

戶部二次查免族人廟戶禮生差徭

兗州府爲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隆恩事。奉
布政司劄付、
撫院批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
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曾聞達呈前事
內稱、切職世明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其例已久。自我
朝定鼎、綸恩倍渥、具呈
貴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舊例優免在案。詎料
該州縣胥吏違憲、捺案不行、將衆族戶人等併
廟內禮生一槩派擾、伏乞
准行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啣結、而先祖在天、亦冥感于
默默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
東撫查免、蒙此。案查先賢後裔族戶禮生
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業經移咨督撫、轉行
在案。今據博士曾呈稱、該州縣書役捺案不行、
仍復擾及等情。具呈到部、相應移咨東撫、嚴行
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行送司。奉此、相應
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撫院煩爲查照、申飭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
合就行。爲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
查照、嚴飭施①等因。到司蒙此、擬合就行。爲此箚
仰本府官吏、遵照咨案箚內事理、查照嚴飭施
行等因。到府隨行該州縣去後、今又據博士顏
呈同前事、呈乞行文各州縣、再加嚴飭等情到
府、據此、合照
戶部明文、再加嚴行申飭。爲此帖仰本縣官吏
查照先今咨案箚帖內事理、再加嚴飭施行、遵
具遵依報府查照、毋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順治拾叁年柒月　初柒　日、典吏欽

禮生

萬曆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

皇明

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民間

遴選俊秀子弟，除去民籍，在廟執事。

水田

嘉祥縣境南旺湖有自生蓮藕、芡、菱等物，于

嘉靖癸亥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具呈，乞討水田，

以供春秋祀用。工部尚書姚恩仁代爲題

請，准給水田叁拾頃，永供廟祀。查給小甲王加

猷等領種。



校記

①「施」下當脱「行」字。

宗聖志卷之七

汝陽呂兆祥重修

桐鄉顔俊彦
曲阜顔胤紹 參考

兄呂維祺
男呂逢時 編次

事蹟志

叙曰、宗聖所以載道也、言行不載、厥一端康書耳。大學、孝經、專篇所係、無庸贅錄矣。其餘散見諸書者、嘉言懿行、頗有章程、擇百一而列之、全附以尚論之語、固以示景行、亦以廸賢徵也。故有事蹟志。

遺事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皆衰、養不能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兮安所耕、歷山兮盤桓。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者孝經。因著作既成、延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黄玉、刻文。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曾子耕泰山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莫知所兆、作殘形操歌曰、有獸維狸兮、我[illegible]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首不知。吉凶何爲兮、覺而坐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歸問母。母曰、思爾嚙指。

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illegible]、參方到。母即以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illegible]

母。母曰、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

曾子居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曰、曾參殺人、曾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曾母懼、投杼踰墻而走。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孔子聞之曰、參來勿内。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拱立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大是乎。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illegible]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齊嘗欲聘子與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數其罪十、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之舍而迎之。

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趨利不仁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之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杖、良久而後蘇。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廻車不入。

曾子倚山而歌、群鳥下翔。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

曾子耘瓜、三足烏集其冠。

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格言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少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與。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弗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強、亦可謂弁民矣。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之言善而色葸焉、近于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身近之、殆于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嚮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嚮也、而嚮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居其位而不治、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及諸人、豈不迂哉。

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夫子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也。

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能親也。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驩、莊足以成禮而已。

人是幽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觀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矣。

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

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從之衆、則得而使、舜惟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中、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殖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一作無私]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惕懼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獨立而好傹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殿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與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吾無望焉耳。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德而受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

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强也。宫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僖僖、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於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禄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然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悦遠也。行爲可見、所以悦近也。近者悦則親、遠者悦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養有五道、修宫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彩、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

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

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卑亦不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違之中。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臨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謂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塗有險道，修衢達矣。今知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參也

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栽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爲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内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内、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養之也。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禮有三義、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争暴亂之氣不作。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掩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仁義禮樂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陰陽之氣、各静其所、則静矣。

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鱗蟲鱗而後生、介蟲介而後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察五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祀以爲民望、治五典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道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特羊曰太牢、大夫之祭特羊曰少牢、士之祭豚曰饋食、無祿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於是有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

善否治亂之所興作也。

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人之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於諸侯、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觀吾子、有傲世上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未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

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吾下、不自貴人將吾賤、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違、乃各時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焉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宗聖志卷之七終

宗聖志卷之八

浙鹽呂兆祥重修
曲阜 顏伯偉 參考
顏紹統
兄呂化舜
姪呂本嗣 編次

事蹟志下

敘曰、道本一致、功有傳習。宗聖言行、自大學、孝經而外、如彝簡、家禮、大戴諸書所載、洋洋纚纚、何非章程。然要而論之、不過反身循理、純孝養志。而其尤要者、則在誠之一字而已。故希聖者必循其要、論世者貴探其原。

尚論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夾四德者也。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莊周曰、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又曰、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

陸賈曰、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于糜粥之間、行之于衽席之上、而美德重于後世。

桓寬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

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父母也。

又曰：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班固曰：王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徐幹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

又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瑣言曰：聰明人學，易會亦易忘，如鍼刺瓊瑛，孔小難合，故師也難與並爲仁。愚鈍人學，難會卻不忘，如棒鑽牛皮，孔大難合，故參也竟以魯得之。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

又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學可見，惟曾子。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個誠篤。語曰：參也魯。聖人之門，如子游、子夏之文學，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個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

楊氏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受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

之陽。雖然，但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不弘毅，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定規矩，故後其無傳。

又曰：弟子②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弟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疏，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處甚高，做處却又欠。闕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

又曰：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

東萊呂氏曰：易簀之際，生死變于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又曰：曾子以戰陣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以爲孝也。

又曰：夫子之門，自有相法，曾子傳此以相人，故臨死而爲動容貌之論。

又曰：顏子之後至，不爲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于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

又曰、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器、乃能傳夫子之道。

楊誠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爲學道其庶幾乎。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于吳、曾參以孝稱于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落、如參辰相望矣。

屏山劉氏曰、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于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曰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于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于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于昭昭者、孝之名也、謹于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

曾子進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矣、豈有毫髮疑猜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西山真氏曰、進道之勇、稱顏者皆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于前、不苟怠也。悟一貫于後、不苟止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啟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腸③生執燭者之言、即不安于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于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

又曰、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

力。

又曰、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于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不勇之非孝也。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以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聖人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

薛文清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謂無慚、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高氏子略曰、曾子者、曾子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天圓、已見于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襍于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癸漢七略、已不能致辨于斯、況他人乎。

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是書固在董氏之先乎。④

又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備諸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之費耶。予讀先太史記註、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習灼讀音如宋呂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晁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其書二卷、舊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于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須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

周氏曰、曾子一書、識道猶遠、又過于荀卿。蓋戰國時為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遂謂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

論、而何以爲遜、何以可免。聖門家法、無此評也。

陳氏曰、凡十篇、其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註。

宋景濂曰、曾子書、參所傳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世之含澤也。傳有云、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又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又曰、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于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其大勇矣乎。

曾點

家語云、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檀弓云、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呂氏云、曾點使參過期而不至、人謂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夫存、安敢畏。春秋時有溫姓名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源之學。曾點嘗從之遊、資其麗澤焉。按此蓋作浴沂樂、而附會之、如諸小說之類、未知是否。

鄒氏曰、三子言志似實、曾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章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既成、更無等待。故無所擇于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于時者、始可語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

又曰、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又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予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又曰、曾點有康節的意思、將那一個物玩弄。

又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做堯舜事業處。

又曰、曾點開闊。

又曰、曾點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咏歸、明日也浴沂咏歸、卻做甚磨合殺。

王陽明曰、鏗然舍瑟、春風裡點爾雖狂得我情

曾元

公行子之之燕、遇元於塗、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

曾申

曾申問于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伸道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而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校記

①地：當作「他」，見《二程遺書》卷一五。

②魯子：當作「曾子」，見四庫本《朱子全書》卷五二。

③隅生：當作「隅坐」，見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五《弘毅堂記》。

④難者避：宋高似孫《子略》卷一作「難者不避」。

⑤夫存：《呂氏春秋》卷四作「存夫」。

宗聖志卷之九

海豐呂[illegible]修
鄒縣 孟弘譽 參攷
孟聞玉
孔呂一經 編次
男呂逢時

藝文志

敘曰文以載道、文至聖門極矣。錄藝文何、亦爲道也。以故章奏之敷陳、記敘書傳、祝題碑銘、紀時事、闡幽光、體例既殊、作者隨異、其所以爲宗聖之道均也。工拙無論焉。覩斯編也、可以載君恩、可以追祖德、固莫非拳念之資、而觀感思慕、亦景行之一助也。詎胤來學、尚有賴哉。

奏疏

明

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請採訪曾子後裔疏

奏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源淵、掃百家之蹊徑。攷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伯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稱附于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

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學之樞與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于顏子，躋于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間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得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致之

春秋之時，莒人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

請於

朝，而復使之淪沒耶。蓋以其人鄙陋，不可廁于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絶，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

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也。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

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

聖駕臨幸國學，躬身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

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然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伏冀

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

奏乞

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

聖裁、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

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

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

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覆題採訪曾子後裔疏

題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詹

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

臣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顏孟二氏各得世

襲翰林院博士一員以主祀事、惟曾子之後不

沾一命之榮一節。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

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

顏子孟子同功、號曰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

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

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

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

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

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合無恭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官親

臨該縣、查訪曾氏子孫、詳究歷代支系之真。及

正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訪嵩夫、有無見

在、掩拘到官、會同縣學官吏師生幷年高父老

逐一詢問、務求的係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
具
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
餘年、中間更立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
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肇、布兄弟、並顯於宋、
其家乘以爲出自曾氏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
不知誰何。今無仍通行天下南北直隸十三布
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
聞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貪緣爭訟之端。
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真源旁胤、
以承大賢之澤、以應
聖天子之所敦求者矣。奉
聖旨、是。

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參劾冒襲疏

題爲儒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臣惟大聖大賢之後、國家特世
廕其官、以祀守廟墓、重儒先也。官必嫡襲、嫡絕
而以次支及、大都必勘結詳明、族屬平服、承襲
爭議、乃許襲之、防詐冒也。廕典所關、法例具存、
雖有人奸巨猾之徒、通賄營求、干權鑽刺、誰得
而紊冒其間者。乃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近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曾袞、朦朧冒襲之弊、則大有
可議者焉。臣待罪該科、職司糾駁、偶有所聞、不
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八月十七日進科、見有原任博士曾
質粹孫曾繼祖投揭一書、名曰叫天錄。至九月
初一日、袞亦投揭。次日接到繼祖一本奏乞
天恩懲冒襲、正苗裔、以昭國法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臣參得奏揭事情、顛末曾參之
後裔、今是何嫡支、繼祖應否承襲、自有辨案可
查、未敢妄擬。姑就二比所揭、以理法質之、則袞
之襲有可議者五。揭稱、曾參原籍山東、至十五

世孫曾㨂業家遷江西、居廬陵諸郡。嘉靖十三年、世宗肅皇帝過求天下、質粹始自江西保送、承廕博士。當是時、查袞業已爲永豐縣學生員矣。果使係嫡、卽宜應訪告明本省衙門起送、胡乃與伊親兄曾嵩於提學副使徐階考審時、俱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且結送質粹赴部、奏准顏孟二氏例、世襲翰林院博士。夫袞不爭於質粹未受新廕之先、乃閱二十年餘、而後搆爭於其孫繼祖、則當時甑辭憚遷之意、與近乘機冒襲之情、概畧可見。此大可議者一也。袞揭質粹原係支派、借襲而繼祖則謂曾氏故無博士、自質粹始。臣愚以爲凡始受廕之人、卽異日子孫世襲張本、況儒廕美秩、誰肯安心借人。使質粹以支派冒襲、就當於其存日告爭。若今繼祖奏結章體然、何故嘿嘿至其沒後而始爭襲之也。又使袞果當襲、[illegible]貢具奏時、該部何以叅看曾袞應貢來京、意圖爭襲、似難憑信等語。夫該部之批叅、想緣避例、避難而始襲、顯然冒爭。此大可議者二也。儒廕國朝重典、比別廕不同、而曾氏系出山東、江西、必當取兩省勘結二氏合族情詞、乃爲無弊。據揭袞奏行江西、而不行山東、專取親屬保結、而不同質粹一支對理、則偏徇之情難憑、朦朧之弊莫掩。此大可議者三也。廕襲之法、嫡絕而承、兄終弟及、例也。繼祖揭袞見有親兄曾嵩、而袞揭不辨、則嵩在可知。卽袞支當襲、前此曾嵩應貢時、猶不奏襲博士、而甘選永淳縣訓導。廕不先親兄而遽及弟、弟及承宗廕而顧違兄、兄弟之倫廢、嫡次之序淆。此大可議者四也。廕必嫡且賢、袞之是嫡與否、未知也。若以大議論之、臣讀曾子誠意章、以無自欺爲訓。及論齊家、則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若袞非嫡冒襲、則自欺其心、又欺其族、又欺其兄、悖祖叅無自欺之訓矣。僞刼爭而寡恬遜、悖祖叅一家讓之訓矣。再考曾叅易簀一事、竊歎古大賢雖死、猶不失正、乃事親則惟養志。其作法垂訓類如此。袞襲非其正、逆志夾不欲也、以之祀守廟墓、肯歆其祀而靈妥地下耶。此大可議者五也。袞儒先之後、業儒者頗多懷及鳥之情、以故該部止據該省衙門勘

結題覆、衮來衍襲今官、臣何獨敢背責爲也。但
以襲廕必須正當、
恩典豈容詐冒、一有詐冒、即再易之不爲嫌、要於
其當、使不可爭。若衮冒襲而不行參究、恐將來
覬覦之徒、未必不比例奏擾之紛紛也。參照博
士曾衮叨賢裔、行埒市徒、安土憚遷。初已無追
遠之念、乘機奪繼、乃萌穿窬之心。越次以襲
官、故爲不弟、搆爭而冒襲、似屬欺公。即其老猾
以倫干、顯是僥倖而苟免。所當參究、以警詐冒
者也。伏乞
皇上②、察果臣言有據、
勑下該部、即行山東、江西撫按、復令所屬司府縣
學衙門、虛心秉公、毋以近經題衮爲嫌、務查曾
氏族譜、拘集合族、二比對理、取具三氏并各干
公結實實、應襲嫡支、送部、另題請奪、庶世襲永
杜後爭、恩廕不致冒襲。雖所謂愛禮法、即所以
愛先賢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不息等參糾冒襲衍
題爲遵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臣等竊
惟治道以崇儒爲重、人臣以君命爲尊、始封已
定、奚啻左券、弗可易也。豈意紀綱大明之時、而
有此覬盆之宄哉。臣等待罪該科、誼不容嘿、謹
以耳目所聞見者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先賢曾參、山東嘉祥人也。其孫曾
據因漢末兵亂、携家過江、寓江西之豫章吉陽
郡、迄今二千餘年矣。幸欣
世廟憫念斯文、崇重祀典、以曾子與顏、孟同、而廟
祀與顏、孟異、是以嘉靖十三年間、禮部移文遍
求天下、但係曾氏子孫、雖極其疎遠、有可徵據
者、亦在所求。臣等仰思
世廟推恩之意、爲曾氏世代綿遠、但得曾子之後、
可以奉祀之矣。比時曾質粹、曾嵩、曾衮俱在也、
衮、嵩若於世代爲嫡、自當慶此遭逢之非偶、而
上應
君命、除墳廟矣。何徐提學兩勘之、則曰生長南方、
不樂北徙。夫果曾氏之嫡也、何爲不願北邪。嘗、

袞而果不欲北也。則於
君命、祖塋、若秦越相視、遂不顧、心而倫理恩義咸
泯絶矣。獨曾質粹首承禮部訪求之檄、齎捧江
西起送之文、破家北遷、間關赴部、遂奉
世廟聖旨、旣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
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
此。大哉
皇言、不惟表章先儒於旣往、又杜絶爭端於將來。
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質粹之前未有博士也。仍
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也。擬之建國封侯
之例、質粹卽始封之君也。苟非自罹重罪、雖朝
廷亦不得而輕廢之也。況其他乎。豈期臣奸如
曾袞者、恣錢神之賄賂、肆寶兒之幻術、朦朧冒
襲歟、
君背
旨、其罪有可勝誅者哉。夫袞嵩之弟也、嵩尚不可
襲、況袞乎。袞罷官也、未官已不得襲、況被官者
乎。背祖而不果北徙、非孝也。背
命而爭奪職官、非忠也。不孝不忠之人、而濫列儒
官、不惟無以示風化、卽使奉承曾氏之宗廟、臣

等不知守正誠確如先儒曾參者、肯享其祀否
耶。坐視於質粹未命之前、而恥浩蕩之鴻恩、據
奪於質粹旣沒之後、而遽已成之
明命。若袞者、誠奸巧之尤、而敗閑之甚者矣。如天
理人心何哉。臣等以爲
明旨未下之前、則庶不可以先嫡。
明旨旣下之後、則不顧北徙者、又安得以奪始授
君命之後乎。自
明旨一下、而不顧北徙者、雖嫡不嫡。況世代寥遠、
其所謂嫡庶者、又非明有徵據者乎。彼文書私
約、不過捏爲以欺罔
天聽耳。卽使果有之、亦不過彼此私情、敢與
君上之明旨抗耶。不以
君旨爲可據、而以私約爲足憑。不以不顧北徙之
情爲實察、而以酬勞爲辭、諸臣之勘之覈者、皆
非也。臣等咸不敢苟論矣。萬曆元年八月間、科
臣李盛春目睹袞等之爭辨、深恨曾袞之奸邪、
具疏上聞、荷蒙俞允。臣等此時惟知以查質粹
之子孫應襲者爲是、而獨勘曾嵩之子孫應襲
者爲非。夫何部議未定、舍其是、從其非、致使曾

質粹之嫡孫曾繼祖抱膝冤恨、籲天悲號、凡有
人心、不忍聞見。豈宜湛恩汪濊之時、而乃有此
向隅之泣耶。臣等以爲③繼衮之是非不待辨、而
繼祖之子與嵩之子、其承襲亦不必辨、唯於
世廟聖旨定之矣。始官在質粹、世襲在質粹、錫之
于
天子者、自當傳之于子孫、豈得而奪之。奪之、卽背
違成命矣。今日衮既可以奪繼祖焉、保他日無
奪衮者出乎。爭者藉藉、論者紛紛、是
朝廷之命、而視世爵爲奇貨、不亦上逆
世廟之殊恩、下亂先儒之廟祀乎。近聞江西之勸、
又有以曾嵩之子樞承襲者。夫曾衮既革、而以
嵩子承之、是衮之奸不幸而不得行于身、猶幸
而得行子姪、何異于壟斷之登而揚州之鶴耶。
其于
世廟明旨、均爲背矣。伏乞我
皇上敕下禮部、從公覆議、務遵
成命、勿泥前、輒將曾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
曾衮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其逆

命冒襲之罪、應
恩命出自
朝廷、而奸僞或有所懲矣。未
聖旨、是。

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劉光國等參
劾冒襲疏
題爲懇乞
聖斷、亟正先賢歷襲、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臣等
近見江西巡按御史燕儒官具呈都察院、爲儒
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先該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題前
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
據今御史燕儒官勘得、曾嵩仍不願北遷、欲讓
弟曾袞。蓋所以立嫡之義、要將曾嵩長子曾檀起
送襲職等因。臣等查得本年五月內、有山東兗
州府濟寧州嘉祥縣已故翰林院博士曾質粹
孫曾繼祖奏爲奸謀朦越冒襲、懇乞
天恩洞察、行文查勘、以歸正廕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及繼祖亦遞揭到臣、大略謂伊祖
曾質粹於嘉靖五年間、自江西徙家山東、依奉
曾參祠墓、向以衣巾奉祀。至嘉靖十八年、蒙
世宗皇帝特恩、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
博士、世襲。至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繼祖家
重、接喪丁憂、兼以家道窮迫、遷延未得請襲。緣
被今襲博士曾袞誣奏、自稱係曾參嫡支、朦朧
襲職、以是不甘、哀鳴求辨。臣等竊惟表章先賢、
帝王盛節、自曾子之後百千餘年、子孫混跡草
野、無以自見、一旦求其入命之官、以主祀事、右
文敦於一時、慰賢靈於千古。
聖朝重道崇儒之意、超越前代、其典誠至重、而其
恩亦至渥矣。乃今使敦首事之人、既蒙恩而
中絕、夤緣奸巧之徒、得攘竊而行私、有乖公道、
亦負國恩、豈不爲
聖典之累哉。臣謹察之輿論、簡之卷牒、其事之始
終、歷歷可指、請得而質之。伏聞嘉靖十二年間、
該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顧鼎臣奏、奉
世宗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遍求
天下、以繼宗祧。嘗亦止以得人爲幸、固擇於
所謂嫡與支也。彼時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
曾嵩、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
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
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
家

恩、援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
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
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乃於
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未襲、袞以應貢到京、
見有可乘之機、遂動魚稅之念、具本奏下禮部。
先被參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攸縣知縣、以贓敗
官、遂挾襲金大肆營求、欲爲子孫立千百世之
基、輒得朦朧替襲前職。此於事體人情、其果順
耶、否耶。夫當禮部訪求之時、事固未定、袞懷觀
望、不欲應其求矣。衣巾奉祀之時、袞薄之不爲、
羨心亦不萌矣。質粹未死之先、時無可乘之隙、
袞又不與爭矣。及乎世官既得、質粹已死、欺繼
祖之孤弱、攘其臂而奪之、其於天理人心、又果
安耶、否耶。夫以曾子距今世代、淵絕中間、統系
既以不明、宗派亦恐難據、其爲嫡也、支也、豈亦
不可溷矣。即如謂系聚脈、曾袞果嫡、則當追念
遠祖、先質粹而來可也。乃云不願北徙、兄弟一
詞、是忘本始矣。况幸遇我
世宗皇帝舉千百年之曠典、爲人後者、所深願、而
不可必得者也。尚恐不副其望、招之猶不來、是
忽
君恩矣。袞之設心如此、即使其爲真嫡也、而義亦
非嫡矣。前此則憚遠、今日則爭襲、袞亦非欲爲
曾子後也、爲世官也。是使曾質粹數十年之勤
勞、祇爲曾袞漁人之利。
聖朝千百年之盛典、祇爲曾袞壟斷之謀。其薄惡
之行、鑽刺之術、人人知之、無不唾且恨者。儒臣
亦參矣、世官亦重矣、可使斯人竊而有耶。賢哲
之後、既以崇德、亦以象賢、袞以行險僥倖之徒、
是可以求明德守宗祀耶。又查得給事中李盛
春原論曾袞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
歸曾質粹之後。及查禮部移都察院咨、止云轉
行撫按衙門查審、曾崙如有子孫、明白開報、合
其世襲。若果崙後無人、方許曾袞承襲。夫止言
曾崙、曾袞子嗣之有無、而不言曾繼祖、曾袞爭
襲之是非。是以御史燕儒宦止於據咨回覆、不
爲併勘與原題之意迥不相同。此固臣等之所
未解也。咨文又云、質粹以昔年族衆推往山東
追訪墳廟襲職、一代之後、仍歸崙袞嫡派子孫、
見有私約可証。則質粹以支派攙原爲酬勞、似

又不通之甚者。夫質粹之於蕭家而東也、能遂
知
恩恤之可必得乎。假如
聖朝撫此特恩、質粹終身不得、果誰殘之償其勞
乎。且
聖朝之有是命、爲其爲曾參之後、非爲質粹之勞
也。袞欲質粹任其勞、已則享其逸、且以明聖袞
賢之典、爲一己酬勞之具、是謂有君親之念者
乎。質粹親受
世宗之命旨云、仍與世襲。世襲者、與質粹之子孫
也。不以成命爲可遵而以私約爲可據、不貴之
大義而曲徇其私情、此又臣等之所大惑也。即
如私約可信、亦必兩詞與衆、然後可耳。乃止取
江西結勘、而山東竟無隻字、其故何耶。參詳
未通屬倖謬、袞之貪緣想舞、並可見矣。臣等恐
昧、切以質粹未膺爵之先、豈惟崇袞無與、凡爲
曾氏之裔者、皆可得也。質粹既膺爵之後、受之
朝廷、傳之後裔、質粹之所有、崇袞惡得而奪之。此
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徒取諸此以與彼、
抑何心哉。臣等待罪言官、職司糾察、如奸不摘、

則僥倖獲免、有冤不白、則善類將沴矣、非所以
奉
陛下法也。矧褒崇賢哲、本欲維世、而濫及匪人、反
以容奸、其於世道民風、關係匪細、故敢不避嫌
怨、披瀝
上陳。伏乞
敕下禮部再加議擬。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將曾袞
削奪官爵、命回原籍、仍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傳
士、永杜爭端。則公道明而人心悅、先賢逝下之
靈亦將感服
陛下大公至正之恩於無窮矣。懇乞
聖斷、垂正先賢廢襲、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覆請改四氏學疏

題為巡歷事竣，敬陳補偏救弊之畧，以備採擇事。該山東巡按御史毛在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議各道之分任九款，係隸各衙門掌行，所據事

關兵、刑內一款賢裔之均收，相應酌議開列，上請

聖裁定奪。恭候

敕下臣等遵奉施行。一開賢裔之均收。前件，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曾氏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靖年間，奉

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雖子孫微弱，尚未蕃衍，但均係先賢之後，教養作興，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毛在條陳，咨吏部知會，并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曾氏子孫果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與考選應試。廪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于遇有

朝廷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illegible]

庶

聖恩普照，賢裔均沾，其于崇儒重道之典，益復增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

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
請祭田疏
奏爲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祖以
來、世爲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撲丁遊莽之亂、
逃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卜居於永豐、權措兼其
廬舍、元祀不絕者、甚如綫耳。以故祭田佃戶、一
概遺失。恭遇
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念前賢、俯詢宗派、
部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仍世其官。
尋蒙大學士顧鼎臣請
旨追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請應
詔、接據山東江西撫按等衙門覆勘相同、遂荷
特恩、准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例、撥
給祭田佃戶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賢之裔、久
栖遲於異土、艸野之賤、驟授職於清華、蓋千載
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轉行該府州縣撥開、不
意臣祖質粹即世、臣父繼祖復爾衰明、遂致遷
延日久、未蒙復額、及臣承襲、尚未奏討。竊念臣
以流離之子、幸得祓先世之冠裳、竊秩林之僕
彥、猶分自維、亦能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但臣
祖曾子其有功于聖門、既與顏孟相同、臣今承
襲、亦受職于
天朝、亦與顏、孟無異。
陛下崇德報功之典、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豐嗇
于其間也。乃二氏子孫久沐厚典、臣尚未霑實
惠。且春秋二祀、殊乏籩豆簠簋之品、老稚數口、
實鮮兼承膳歲之需、是以冒避自陳之嫌、敢哀
鳴于
君父之側。伏望
皇上憫念先賢、
敕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體題覆、撥給祭田佃
戶等項、庶臣供祀、俯仰有賴、而臣祖參沐
恩寵于九原爲益深矣。臣不勝籲天待命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宗聖志卷之九終

宗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
奏爲詐冒欺爭抗違
明旨懇
恩乾斷究勘正法以彰
國憲以隆
皇恩事。竊惟
國家特隆聖道、崇恩賢裔、甚
鉅典也。恩重始封、以傳子孫、至盡一也。臣在籍、忽
接邸報、有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詐僞生員曾益
一本、爲衆賢嫡裔宜清等事。意欲冒充嫡派、眞
說鬼說夢矣。伏思益於崇禎二年獻諛、臣已知
蓄有異志。棄經科叅、奉
旨切責。時臣父疾篤、無暇糾叅、止具公揭投部科
衙門、令自警省、臣可相安於無言矣。不意彼謀
欺冒愈甚、臣謹摘其欺罔姦僞顯著者、爲我
皇上陳之。據益稱、益祖南明係嫡裔、居紹毛知府
有勗結起送益祖赴京乞表忠節等語。不思臣
叫叅居武城、至十五世祖據避新莽、遷江右廬
陵諸郡。嘉靖十三年、
世宗肅皇帝徧訪曾氏子孫於天下、五十九代祖
質粹始携譜、江西保送應
部、江右、山左兩省查勘、至十四年、始給以衣巾主
祀。益祖赴京、何不具疏辯明嫡裔、以正承祀、而
止乞
恩表忠節耶。豈表忠節、更要於祀宗聖祖乎。益稱
質粹祖初與曾守仁爭襲、許祀田均分、襲後背
約等語。不思嘉靖十八年、始襲博士、初授官、未
授田也。延至臣父承業、襲職於萬曆十七年、比
照顏孟例討給田戶。十九年、戶部尚書石星題
覆、當日無物可分、有何背約乎。益稱致曾守仁
訐告、巡按御史劉瑆覆劾臣祖冒襲、
旨下逮問等語。不知此非守仁訐臣祖質粹之事、
乃臣祖繼祖訐曾袞冒襲之事也。非巡按御史
劉瑆、乃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劉光國等題爲懇
乞
聖斷亟正先賢蔭襲、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又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不
息、李盛春等題爲遵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內稱將
曾繼祖之子承袞五經博士、將曾袞革職、仍叅

請提問以治其遣

命冐襲之罪。奉

聖旨、是。三氏弁部劉等議、而益何造言肆誣乎。益

稱所憑者、歐陽集、蘇轍集、郛與誌。蘇轍集止論

萊蕪祖宗聖祖道統、未及世系。至歐陽與曾鞏

諭氏書、則鞏與南明俱非其後矣。且襲封之初、

與衮爭奪之時、及未獻賦以前、不言、而直至今

言之、益之詐立見矣。又按衢州發源之例、抑知

孔氏隨宋高宗南渡、建廟於衢州發源、原有宋

熹宗廟、皆兩祠、而宜紹興絕無廟貌。而益何敢

妄援以請乎。臣祖已經查明、至家五世、奚庸

勅命、兩取陪祀、

賜第

恩監不一而足、奚宗祀之靡定。而欲發臣回江西、

則役甚矣。夫曾衮以同宗冐襲、尚加嚴譴、況益

全然假冐者哉。始假獻賦爲根基、既敢役錦以

爭冐、究其意實在兩立、撒

國家溫纈之恩、真弁髦

明旨、侮慢宗聖、役術姦貪、不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曾益依律正法、庶刁詐永杜、俎豆增

光、

皇仁浩蕩矣。冐瀆

天威、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第二疏

奏爲微臣世職久延謹述

先朝採訪勘覆始末仰祈

聖斷以懲詐僞以杜後爭事。竊照臣於崇禎六年

五月間因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生員曾益冒認

賢裔赤圖爭襲臣已具疏控陳。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將自當靜聽公論、

聖明裁斷但恐異日狡謀再肆嘵嘵臣謹述採訪

始末及詮錄事件爲我

皇上陳之。先是嘉靖十三年、禮部移文天下、徧訪

曾氏子孫。臣五十九代祖曾質粹首承禮部採

訪勘覆并江西保舉起送赴部。奏

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

顔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

此。時有巨奸曾袞朦朧冒襲禮部從公參劾將

曾袞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冒襲之罪。又萬曆元年八月間吏科

都給事中劉不息等題同前事乞將曾袞削奪

仍

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博士、永杜爭端。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祖孫襲職、至今五世、豈期又

有曾益朦朧冒認嫡裔。昨崇禎六年八月內禮

科爲按月註銷事禮科署科事給事中盧兆龍

等參看得曾益所奏象賢嫡裔宜清等事。宗聖

裔嗣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礙均應立案

不行。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今公論已定、自有應

分、第臣

膺賀事竣、例當

陛辭、誠恐曾益畫工清客、出入多門、鬼蜮百端、妄

嘗再擾以希僥倖。臣不一言發破、則彼奸原疏

在部、雖經參寢、尚未除根、終留他日起爭之地。

懇祈

皇上

聖明、

勅下該部、將益原疏與臣疏從公覆止、永杜後爭、

庶奸謀不生、而宗祀不致紊亂矣。臣謹此具

奏、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第三疏
奏爲姦胃聖裔紊亂典章、營說日狡、欺肆愈横、
懇乞
聖斷立賜剖决、以懲詐僞、以伸
國憲事。竊照臣十五世祖擇避亂江右、至五十
九世祖質粹、當
世宗皇帝咨訪、責譜應
詔。鄒升厖畯非贋、先准衣巾奉祀、後始定封、至諒
悉也。嗣有同宗曾衮冒襲、旋被勘劾、覚蒙
旨褫奪、准臣祖廕襲。迄今爵承五世、恩叨
六朝。奚有綵興曾益因同姓頻造狂謀、崇禎二年
問、假託獻賦、火爲嘗試、當被科臣馮杰參黃涂
冒、幸得漏網。崇禎五年、聯、衮
奏爲衆賢嫡裔冐清等事、被禮部尚書黃汝良
參益姦妄、立案不行。卷照臣將益盧詐等情、具
本控陳。奉
聖旨、該部知道。益乘黄尚書回籍、鑽幹行浙撫。查
崇禎六年、禮科署科事給事中盧兆龍等、爲按
月註銷事、參看得曾益爲衆賢嫡裔宜清等事。
宗聖裔嗣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碍、辛案
不行。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臣因
慶賀入覲、慮益神姦、復具本爲微臣世職久延等
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謂益屢經科參、當知自歛、
部司因浙文含糊、無憑正行覆
奏、間益咆哮部堂、凌侮司官、部司遂復行山東、
江西、徹底清查。益揣魑魅難逃電照、去年十月
內、妄奏爲聖裔冒嫡已真等情、賣聒
宸聰、且疏詞狂肆不經。其引採訪疏云、如宋之曾
鞏、曾肇、曾布、或爲曾氏後者。此當時懸揣之詞、
非的確之見也。其說江西以曾嵩、曾衮、曾質粹
應召、當徐提學面鞫時、嵩、衮各曰、不願北徙。是
江西未始以嵩、衮應召也。又說越以曾南明應
召、
旨下客死。益前疏、何云益祖南明與臣祖質粹同
應召入都、臣祖質粹受封、南明止乞表忠節。前
後異詞、欺罔顯然、況原無咨送緑錄。又云、益祖
忠爲宋忠臣、闔門死節、宜宋優恤之、表揚之、又
何待於我

朝。乃自為吹噓、果係闔門死節、何以後有遺類。又訛曾鞏世系譜散見於歐蘇文集、蘇止言道統未及世系。歐且譏鞏非曾子後。即歐蘇之文確有可憑、當時經手查勘、諸豈無見於宋史之足徵、而必取信於臣祖之末豈一譜也。其說臣祖以僞冒遠問、既以遠問、則有干國憲。其何得受封主祀。況無紅本卷案可證。又誣臣祖子夭孫贅、殘痿接踵。聖靈弗饗。夫人之夭壽不齊、與世系之真僞奚關。且臣祖質粹承襲數載、臣父主祀四十餘年、誥封累承、又何得謂聖靈弗饗。益之狂妄如此。臣應候山東江西勘文到日、真僞自明、[illegible]贅言。但益姦詭愈熾、欺罔愈甚、勢不得不為皇上陳之。廼臣所奉者、朝廷之明命、所守者、家傳之譜牒。臣所知者、臣祖質粹為受封之始祖、臣為主祀之嫡孫、若有何可據、翻六朝之定案、淆諸臣之叅駁。即益果係曾氏後裔、何益之祖父不言、益早年不言、獻賦時不言、直至今日言、豈曾氏今日始有嫡耶。部案科叅俱在、臣部劄譜牒暨各省勘劄俱在、懇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會議先朝之封典應否變亂、久延之世爵應否姦冒、臣世守之譜與益臆造之譜、何真何僞、歷朝之本章與益雜引之外傳、何違何從、仍治其遁命冒濫、庶賢裔以清、國典以重矣。臣曷勝惶悚戰慄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

山東關結冊文
嘉祥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吳道輿、吳英、吳兆璨、吳爲實正賓裔、以重
國典、以明公道事。竊照嘉祥縣、古武城也、曾子生居武城、歿葬城南三十里南武山。其子孫原無分徙、至十五代孫據、避新莽之亂、徙於江西永豐縣、幾千百餘年矣。父老相傳、每每痛宗聖之無祀嘉祥者、乎立南山之一丘。幸於嘉靖十三年、
詔訪天下求宗聖後裔、廼於江西永豐縣得曾質粹、以嫡派應
詔赴京。於十四年、以衣巾奉祀。至十八年、始襲五經博士爵。質粹傳繼祖、繼祖傳承業、承業傳弘毅、歷四世、三膺
誥封、
兩朝陪祀辟學幾百年所矣。前有曾袞爭嫡派、以錢神冒襲、已至嘉祥諸生鳴鼓而攻之、科道交疏而革之。
聖旨凜凜、至今可覩記也。竊思宗聖後裔未徙永豐之先、其家譜縣誌明白可據、[illegible]

粹既應襲之後、其家譜縣誌與前合符、有何差與乎。今蒙備查、證據貫上
呈。
嘉祥縣儒學教諭鄭蓮堂看得、嘉祥、古武城也、曾子生居武城、歿塟城南三十里南武山、今祀祠並之。是其世系淵源、自嘉祥始載籍有可攷者。至其十五代孫據、避新莽之亂、從於豫章。及翰林院五經博士弘毅之祖曾質粹、以曾子五十九代之嫡孫、於嘉靖十三年承禮部訪求之檄、捧江西起送之文、回籍赴京。於十四年、以衣巾奉祀。至十八年、始襲五經博士爵。質粹傳繼祖、繼祖傳承業、承業傳弘毅、歷四世、三膺
誥封、幾百年所矣。前曾袞與曾繼祖爭嫡派、朦朧承襲、蒙三科道參究革職、仍令曾繼祖照舊襲廕。彌章昭昭、
聖旨凜凜在人、耳目可槪記也。況曾質粹當其江西應召之時、如世系不明、宗派未定、從何起文、漫無的據、而即襲世爵乎。且細閱其家譜、五十九代以前、所謂賢者代不乏人、何無一人思歸故鄉者。至

世廟下詔訪求、曾裔遍天下矣、非質粹欣然應
詔、亦如曾凿曾衮之不顧比徙至今日始有自薦
者出。前日之訪求既成空文、則今日之自薦亦
爲無因。無論今日以前、曾子之後裔、千百年未
膺之爵秩、無所於開、今日以後、曾子千萬世之
血食無所於繼、不幾令嘉祥人士憑吊曾子之
坟墓者、目擊其奉祀無人、徒爲之痛哭流涕、長
太息也耶。是曾子宗祧一脈、繼往開來、獨質粹
任之、弘毅再任之、所謂任重而道遠者、不其誠
然乎哉。若今日爭之奪之者、眞屬駭聞矣。因蒙
查勘事理、謹據實具呈、伏乞轉申施行。
嘉祥縣鄉官高手光、杜嘉慶、劉之乆、衆人梁揀
拜、李朱楨、貢生馮康世、馮泊世、吳泓泰、寳三樂
等呈、爲查明聖派世爵、有[illegible]
恩轉申、以杜爭端、以隆
國典事。竊照宗聖後裔、因新莽之亂、避居江右。
肅宗詔訪嫡派、以主祀事。今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曾弘毅之祖質粹、蒙撫按勘明、携譜應
詔、越五載、始襲今職。世系詳明、載在誌中、歷歷可
稽。詎意有曾溢奚起爭端、蒙部行查。切思訪求
之初、溢若嫡派、其應
詔者何不在溢祖南明、而在質粹耶。質粹係嫡派
明矣。據實受爵、赫赫
上命、昭日星而垂史册。何物曾溢、敢起奸心、妄冀
染指、視世爵爲奇貨、覬
國典若弁髦。無論名教不容、王法不赦、即宗聖
在天之靈、亦其所鑒奪而褫魄者也。伏乞轉中、
庶嫡派正、爭端杜而
國典隆矣。須至呈者、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衍植、復聖裔顏光魯、
亞聖裔孟聞玉。今於與印結、爲查覈賢裔嫡派
事。依奉實結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
委係宗聖六十三代嫡孫、並無冐濫等情、印結
是實。
嘉祥縣知縣劉延看得、曾氏襲爵一案、屢經
明旨、疊奉勘查、而内外諸臺之奏覆、在曾衮爭襲
時、已不啻詳矣。獨湖廣道監察御史劉光國一
疏、剖晰愈明、推原愈確、已經載嘉祥誌書者。夫
宗聖統系、播居武城、遺蹟具在、即今嘉祥固矣。
因新莽而播遷在十五世之先。孝

明綸而應
詔、在千百年之後。其間又覆推求、始終莫易、無俟
再贅。所最喫緊者、止粘一二語摘之、便可破千
古之疑、而遵一定之
旨矣。夫當
世宗旁求天下之時、曾嵩、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
願北徙、獨曾質粹欣然請行。彼時止求奉祀、未
及官爵、是以嵩與袞澹然無競、且若厭薄而推
之質粹。不意
皇恩浩蕩、崇儒盛典、嘉靖十八年徵爵五經博士。
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
也。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自質粹始也。且
自江西保結起送質粹時、豈以非嫡而保送者。
曾嵩、曾袞一時俱在也、乃彈遜於未受爵之前、
而今盟祖宗之丘壟。羨心於既受爵之後、而欲
冒承嫡派之寵榮、爲聖賢之子孫、固若是乎。所
以曾袞之被參而被黜者、此耳。在質粹以微求
而徵文獻之統、於國爲忠臣、於家爲孝子、袞既
不得與之爭、況爲袞之後、而盍可與之爭乎。質
粹嵩不可易、則爲質粹之後、又豈可易乎。譜牒

北明、派宗正嫡、質粹生昊、昊生繼祖、繼祖生承
業、承業生弘毅、五世冢
恩、千古不易。卑職未敢臆說、先據閭縣紳士等呈
結到縣。續據
衍聖公孔及顏氏、孟氏各結、更無易辭、操合具
呈、詳開冊申報。爲此、今將查過緣繇、並各干結
黏連具申、伏乞
照詳。
兗州府知府王國賓看得、聖裔承襲、自有一定
之嫡派、名分昭然、誰得而紊亂。即如曾益果係
宗聖正派嫡系、何不爭於
部取之先、而爭於既襲之後。不爭於曾袞爭奪之
始、而爭於襲傳五世之際。況五經博士曾弘毅
承襲祖職、膺爵奉祀、蓋有年矣、當時起送膺襲、
世衍冑裔。似難以一時之爭冢、而更張五世之
的據。既經該縣查明、據有官吏鄉紳師生里鄰
各呈結前來、昭昭在案、可以徵信。伏乞
照詳。
嘉祥縣知縣劉延羅承、蒙撫按御史批查參語、蒙
批查得、衢州孔廟因宋高宗南渡、孔端友以扈

蔚而陋、至理宗寶祐二年、擇地以建宮墻、建廟
始此。又查衢州博士孔氏嫡孫裴封衍聖公、隨
高宗南渡、至
國朝建封、衢州與曲阜争爵。
太祖以守墳墓者爲孝、命襲公爵、以主曲阜祀事、
衢州止襲博士。又查汶上博士係子思子奉祀、
廟建鄒縣城南、未許何年。查朱子廟一在婺源
縣治南、始於元至元間。一在建寧府紫霞洲上、
宋理宗時建、
國朝永樂中改建。俱見一統志。查朱氏博士、一係
景泰六年六月、以宋儒朱熹裔孫挺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一係成化十二年七月、命宋儒朱熹
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俱見憲章録。看
得兩氏之廟與兩氏之官、或因扈駕而遷、以崇
儒於流寓。或因坟墓爲主、奉祀事於根源、或因
産教之地、或因誕育之鄉。總
聖朝不易之
盛典、皆推先聖水木之深、思本末輕重皆有衡量。
若論曾氏當日之避亂而南者、不過一播遷之
流移耳、非若扈駕者之可希恩也、又非若闕發
者之有名蹟也。武城嫡派既當論其淵源、浙江
派移安得濫希寵破。爲此查明、理合回報。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勞永嘉
看得、曾弘毅之五世祖曾質粹、於嘉靖十三年、
應
朝廷之訪求、給衣巾以奉祀。夫百年已前之衣巾、
非比五經博士之清秩也、訪求肆於特夏、必不
有遺於浙也、當日之曾嵩曾袞何在也。是以江
右之給文必有確據、而東省特奉行部檄者也。
若曾嵩、曾袞哭争於百年後崇儒進秩之餘、心
事路人知之、其世系又在浙中、此地無下手處。
搢紳之輿論既若此、彼府州縣之勘議又在此、
理合呈請咨部、以决疑情、伏乞施行。
山東巡撫都院朱大典會同巡按御史王邦柱
會看得、當國家崇儒重道之云、而宗聖之裔獨
泯然無聞、此
肅王所以下部旁徵、而曾質粹者遂應徵。比從
爵奉祀業有歲年。即當月之曾袞之救、且爲言
路所叅駁。曾益之祖曾南明、既嫡系耶、然乃不
争於質粹應

詔之初、又不爭於台哀爭奪之候、至於今、歷世已
五歷年且百、而哭有此奏、何怪乎該爵之忿然
不平、而該邑紳士抵庶紛然交閧矣。官越者在
越言越、述其史傳譜乘、似鑿鑿可據。而官東者
在東言東、何能敘此予彼、亦彰彰易見、是在貴
部酌裁耳。既經該司會呈前來、相應咨覆、爲此
今傳前由、移咨貴部、煩請查照題覆施行、須至
咨者。

江西勘結回文

永豐縣儒學廪增附生員姚應詔、劉錫卿、陳繼
宗等呈爲公懇先賢嫡裔、以杜詐冒、以昭
敕諭、大彰
國憲事。
聖明欽崇聖道、典禮默隆於往代、嘉惠偏及賢胤、
考聚允徵于錄應。竊閱宗聖曾子、其故居武城
也、傳世十五名擬、因避莽亂、徙居江右廬陵、即
今永豐之木塘源是也。流派根因、史書誌載彰
彰可攷。幸遇嘉靖十三年
詔遍天下、訪求賢裔嫡派、有曾質粹、振公之嫡脉、
武城之譜系、廟故之碑銘、江西山東二省文宗
發經勘覈詳覆題
請、質粹始得携譜應舉、徙家北遷、嗣守墳廟。請祀
碑銘、毫無混亂。至十四年、奉
旨給賜衣巾、奉祀相承。十八年、
敕襲官爵、廕後。萬曆十七年、
敕命給賜田戶。固知在天之靈不昧、實由先賢之
澤不斬。況經兩省勘覈無僞、府縣叅詳明確。即
當日本邑同宗曾袞亦與鑽刺之謀、隨經部沉

題劾、明正伏辜、奸雄落胆。質粹恩受
六朝爵廕五代、上有
明旨、下有部咨、燦然天下耶者耳目。脉衍于姓、並
無支分別徙、祖塋、饗廟、曾氏譜系禁綴、鄉族之
結呈俱確。況今
聖天子崇賢理道、明如日月、正奸究歛跡之時。彼
浙江會稽之曾益、無根之論、冒難迹惆鑿。弘毅
之累世承恩、豈容彷徨。彼揑謀混嗣者、更無容
鑽謀而曲說矣。今奉稽查從公、脩呈緣由、伏乞
照詳。
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車應兆、訓導郭樬、嚴亨
看得、曾弘毅、宗聖曾子之嫡裔也。宗聖十五代
孫據、避亂南徙、至弘毅五代之祖質粹、應
部比選、原經兩省勘覈詳明、稽查的確、根源流派、
誌載昭然。況
六朝之襲爵如新、五世之承恩猶亦。即當日曾袞
已辨冒之適訪之年、矧今日益、益⑤安能爭之數
傳之後。文獻自有徵信、
國典豈容濫膺。今據閤學結呈、理合申詳、伏乞
轉申施行。

永豐縣知縣陸運昌
看得國家右文重道之時、錄先賢後嗣、官以清
華、爵延及世、甚盛典也。內而部科、外而院司、守
令、勘結其叅、始授以爵、杜詐冒也。今儒士曾弘
毅五世祖質粹、于嘉靖十三年應
世宗皇帝訪求宗聖後裔之
詔、經江西結勘到部。十四年、始給奉祀衣巾。十八
年、蒙
恩與以世官。閱二十餘年、同宗曾袞冒襲、後經科
道糾駁改正。則當日經幾許勘覈、不爲不詳。五
年授職、不爲不鄭重。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不爲
不明確。稟成在昔、纘紹迄今、不爲不長久矣。彼
曾益者、不爭於百年之前、訪求天下之時、而爭
百年之後、澤及五世之日、豈當時通行省直之
旨、獨不及於浙耶。況久遠之譜系可稽、而近日之
明綸當守、遵
君命而衍渥恩、華覬覦而綏賢祀、上臺自有獨斷。
今據該學諸生結申、伏乞
照詳。

吉安府知府林一桂

看得、當

肅皇帝之

詔求宗公之後也、木塘避地、實本武城、攷之史誌

譜牒、經江西、山東兩省勘覈、灼然定其爲嫡派。

故質粹始給衣巾、旋授博士、延世至今、於弘毅

蓋已荷

六朝之恩光矣。會稽果遙遙華胄、何泯默於訪求

之始、至今日而曾益者、乃欲同宗曾參之胄昧

也、若嫡之與簷、眞妄昭然、事固閱久而愈明、恩

眞一定而可守。今擬該縣結申、伏乞

照詳。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朱之臣

看得、追寶錫爵、乃

國朝崇道之重典、非其種者、安敢冒援。曾弘毅

乃武城曾子之後也、自十五世孫延年、徙居廬陵

至五十九代復應

肅皇恩、膺授五經博士、歷至於今又五世矣。考諸

文獻傳譜、世系昭然。迺曾益以會稽生員、覬覦

同姓、冒爭妄認、指鹿爲馬、誰其信之。今擬府縣、

查勘既明、取有不扶甘結、無容別議、相應具由

詳覆、伏乞

照行。

江西巡撫都院解學龍會同巡按御史李宗著

會看得、五經博士曾弘毅、攷之世系、委係先賢

嫡派、當日

詔訪天下、勘結犁然、若曾益果爲嗣嫡、何以不鳴

於

詔訪中外之時、而爭於五世久膺之後。則其旁引

牒証、冒籍顯然、尚應嚴懲、以警其後。今擬該司

呈詳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備由移咨貴部、煩請

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禮部題覆疏

禮部尚書黄士俊、侍郎陳子壯、儀制司郎中吳
之屏
看得、宗聖後裔、世居東魯之武城、至十五世孫
曾㾕者、避新莽之亂、自武城徙豫章、則曾弘毅
之派也。又數十世、而有曾鞏之孫曾𢣏自豫章
宦越、流寓會稽、則曾益之派也。往者恭遇
世宗肅皇帝崇儒重道、
特詔訪求、於是山東以曾守仁、應江西以曾質粹
應、浙江以曾南明應。當日
廟堂之上、幾經咨勘、幾經參詳、乃始舍南明、守仁、
而獨以質粹主祀欽奉
肅皇帝聖旨、亦既確有憑據、永爲信從矣。及其時
徵直守仁相安無言、即南明同在訪求之列、而
僅疏
請表祖曾𢣏忠節。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並未及宗聖主祀事、豈非質粹派系彰明、固有
以服其心乎。人更五世、時閱百年、而南明之孫
曾益忽起而與質粹之孫曾弘毅爭此世爵。夫
宗聖祀典關係匪輕、臣等何敢臆斷、惟所欽奉
者、
先朝久頒之
明旨。所詳核者、三省覈實之四文。雖曾益與弘毅
彼此互相詆攻、宗支誠難遽遡、然虛心而斷之
以理、則劃然不可移易耳。當質粹入應訪求、始
則奉
命授五經博士世襲。
肅皇帝聖旨炳若日星、皆曾高、曾玄、南明、守仁所
共知而共遵者。質粹既故、貫玄嗣乘、其孫未襲、
百計阻承。維時科臣李盛春及劉不息等各疏
劾之、臺臣劉光曌等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奉
明旨、並玄昌熾、仍[illegible]之孫無異議也。南明
不敢爭於前、應訪求之初、曾益爭之於後、而謂
於理可乎。曾玄不能爭、於質粹方故之日、曾益
爭之於今、而謂於理可乎。至查三省撫按四文、
浙江則稱史傳譜牒墓文似亦有據、然能分南
明爲鞏裔之孫、不能定爲宗聖之嫡。併謂南明
不早辯證、覺有可疑矣。江西則稱弘毅嫡派、當
年拗結甚然、而剛言曾益引證爲冒籍矣。山東
則稱質粹應

徵比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曾益之祖不爭於應
部之時、又不爭於曾衮爭襲之候、至今而奚有此
奏、宜詠爵之不平、而士紳氓庶之紛然交閧矣。
孔顏孟之孫、且公結弘毅爲嫡傳、並無冒濫矣。
三省劄文、若是曾益欲以祖肇意者、即以世爵
嗣宗聖、而謂於理又可乎。故今曾繼之孫弘毅
世承爵秩、主宗聖祀、理無容更。惟是曾肇宋代
大儒、曾意闔門死節、均合祀典。
聖朝維風彰教、當亦不靳表揚、合無請
旨、給以衣巾、俾世祀肇、意宗廟、用繼南明當年疏
乞表揚之志、則曾益一派所邀
恩於
聖明者匪不淺也。事干祀爵、典禮重大、臣等未敢
擅便、級候
聖裁、敕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曾弘毅既係宗聖嫡派、曾益何得紛爭冒陳。
姑不究。
崇禎捌年玖月初叁日、
命下。

校記

①徙：據《御定淵鑑類函》卷一二〇，當作「徙」。

②「察」上疑有脱字。

③「繼」下疑脱「祖」。按，即曾繼祖。

④此行標記有誤，其後奏疏仍屬原書卷九。

⑤益益：按本句爲四六駢句，上文言「曾衮」，據本句文例，當作「曾益」。

宗聖志卷之十

海鹽呂兆祥重修
嘉祥尚千光
曲阜魏肯搆　參攷
兄呂維祺
侄呂本南　編次

藝文志二

敘曰、是卷後先五碑、元碑一、國朝碑四。然有最關風教者二、莫大于刱祀萊蕪、不借宗聖、使父子之倫不湮。又莫尚于父家江右書院武城、俾故鄉之遠不忘。其他二祠廟一祭田、人俱附部名流、風儀俊偉、而獨慮廣文肇當快事、爲人所稱。始知結撰亦貴遇題、惟草廬先生。一念自據遷家、不仕新莽、得無自愧於失身蒙古乎。此又爲題默默而汗下者也。

元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撰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追遡世系以爲曾子之後。永豐之曾、則漢郝鄉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尤明。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有餘年、而南豐之曾始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翰苑。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仲子萬載縣尹雷順曰、吾郕國公之系出自魯、以來至于今、被吾道之澤垂二千、吾嘗有志闢義塾、誨宗黨、奉先祀、小子識之毋忘。時仲德裕、季與申尚幼、涕泣而識之謹。已而雷順沒、後三十年、與申爲館職、遹追先志、貽書謀之。德裕暨伯兄子太平路儒學教授如圭黎私財建書院、議以允合、則

曰、院長祖公鉉夫移集賢以聞、得比孔、顏、孟三氏子孫、設教授。中書平章政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尚書元公明善、侍郎張公養浩是其議、朝廷可之、俾推擇曾氏賢者主領教事。中書移之江西行省、省下之郡、郡檄至、宗人相與謀以郡伯從弟前賓州儒學正志淳掌其教。經始延祐四年丁巳夏五月、以明年戊午春二月成其書院。址旁近山林、則巽中分地。其燕居、門廡、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德裕、如圭協力焉。歲春秋仲丁酉孟初吉、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及祖禰、以施於旁宗、而使凡宗黨若他姓俊秀之子弟咸來學、規模完美矣。與申襲教官吾郡、相好也、比應奉翰林文字爲同僚。去年予歸故山、遠來請記。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近年諸郡縣所設、多不勝數、然惟襲取其名耳、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出、所爲請於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者、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漫焉襲取其名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達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統乎。澄於聖門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子孫勉。武城伯諱晞頫、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別牌於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

泰定三年二月朔日記。

碑記

皇明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彬撰重建宗聖公廟記

郕國宗聖公自有封謚以來、載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子廟庭、血食天下後世者在在有之。而此廟則在故里南武城、舊爲邑。即子游作宰處、在今兖之西嘉祥金鄉縣界、廟南北去縣各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邑人以義起之、不知所始、歷歲滋久、風雨震陵、而興廢補葺者不知其幾也。

正統甲子、

今上皇帝在御、特勑天下有司修治應祀神廟、而嘉祥教諭遲良乃以茲廟傾圯奏請修葺、

詔賜俞允、時山東僉憲蕭公啓命兖郡大守焦公福督兩縣吏民併工重建、經始于乙丑之秋八月、落成于丙寅之春二月、棟宇翬飛、一新營建、木不特斵之而已、有節梲之華焉。壁不特圬之而已、有丹雘之飾焉。廟既成、像宗聖公於前殿、以萊蕪侯暨夫人於寢殿、而宗聖公曾元並坐于左右、各以夫人配之。又明年丁卯、山東大參今戸部侍郎馬公諒進謁是廟、觀位次失序、心有未安、遂繪爲圖、出俾金、命兖郡同知姚公昱、金鄉主簿方伯輝、即其廟左創建新廟、遷萊蕪侯夫婦像而祀之、曾元、曾申位于兩廡、東西相向、各以夫人[illegible]、宗聖公獨居舊廟。天理民彝於是乎正、父子夫婦於是乎安矣。今年春、兖郡節推范公要遣謁其廟、讀所記石刻、乃金鄉教諭盧與齡所作萊蕪侯廟記、而宗聖公廟記則缺如也。歸語太守郭公鑑曰：宗聖公與一貫之與、有得道統之心傳、天下後世仰而尊之、不可尚已。今廟既立、不可無文以彰之。於是二公乃以記屬予、且道其詳曰：正殿三間、中設宗聖公像、東西則列門人子思、陽膚、沈猶行、公明高、子襄、公明儀、樂正子春、公明宣之數子配食焉。寢殿三間、公偕夫人中坐、而旁以曾西侍之。至于兩廡中間戟門、各以三間、而規模則其宏遠也。予按史記孔門弟子列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通孝、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今廟東南有耘瓜臺、西南有曾子墓、其家世南武城也明矣。當此時、

以北有武城，故云南耳。當夫杏壇設教之時，從游三千，速肖七十，而道統之傳，得其宗者，惟曾氏焉。其嘉惠天下後世者，昭如日星，千萬年猶一日也。豈淺學所敢議其萬一哉。特以二公之命不可辭，僅以所聞所知者記之，于有後之欲知兹廟重建之由者，盍於此乎致敬焉。旹天順四年庚辰冬十月記。

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重修南武山宗聖公廟記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不幸者，遇也數也。我

國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内郡邑，罔不春秋時祀吾夫子，而配享者顏曾思孟四大賢。四大賢在魯境内，相去二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之祠廟，俱修舉嚴邃，不移時，常煥然在人目，而曾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

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户以供灑掃。曾子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爲曾氏之一大不幸耶。

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于吾道，而曾獨無後，非缺典歟。

詔所在有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于是江西曾質粹家，以譜出，所司覈其非贋，得

旨授博士世襲，如顏孟二家例，給祭田廟户，亦如二家例。于是宗聖之裔，得與三賢並恩矣。是不

爲曾氏之一大幸哉。未幾、質粹没于幼而孤、江
西之派遂有乘間冒襲其爵者。是又不爲曾氏
之一不幸耶。適予承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
闕自籲、諸察院聞之、大爲不平、乃立論爲承業疏
奏、畧云質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固有
遞襲之理、合改正如例、罪其冒者。
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冒者始革職、而曾氏
之後始定。竊以曾氏之襲先出
肅皇帝之特恩、今出
皇上之乾斷、固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啓之、予敢貪
天功爲己力。然而非予之論
奏、則曾氏之後不絕如綫者、幾何不爲奸宄冒奪
耶。予以爲曾氏于此、蓋有奇遇焉、又不爲一大
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祀宗聖公、東邦士大
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未修、
特撫東省者中丞趙公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公
岱、及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詹公沂、下
檄所司、出帑金、一撤而式山之、廓而新之。經始
于萬曆己卯之九月、成于是年十一月。于是宗
聖公廟貌又得與顏、孟二廟並觀、其爲曾氏宗

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君進德、以予悉曾氏
顛末、若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年矣、質
粹、承業、可不謂曾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會
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耕、武城
令王韶、滋陽簿隸應謨。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
宗、濟寧倉判宋之諒、義官劉煥。俱于曾氏有功、
例得書。

金鄉縣教諭豐城盧與齡撰創建萊蕪侯廟記

武城在嘉祥之南、金鄉之北、界二邑之洽、各相距四十五里、而曾氏廟在焉。靳書所謂曾子居武城、即其故地也。蓋曾氏實家於此、當杏壇設教、木鐸聲揚之日、立孔氏之庭者三千、陪洙泗之席者七十、而道統之傳、獨得其宗者、惟曾氏焉。其嘉言善行、皎如日星、昭如雲漢、光乎前聖、訓乎後學、視萬億年猶一日也。建廟庭、崇祀典、以享天下無窮之報也、宜矣。奈何世系既遠、廟貌傾摧、雖累朝葺治、而興替不能無也。大明正統甲子、

皇帝勅天下所司修治應祀神廟、嘉祥儒學教諭溫良以郕國宗聖公廟宇傾壞、奏請修理、

上允其請。乃以正統乙丑秋八月興工、越明年丙寅二月落成。於時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江右蕭公啓總督其事、暨兗州府太守焦公福、嘉祥縣知縣宋善、主簿張嘉議、典史趙宗、教諭呂仕華、訓導卜傅、同心協力、越半載而廟成。塗墍黝堊之完美、粧塑相貌之儼雅、曾父曾母位于寢殿之中、宗聖公曾元並坐于左右、而各以夫人配焉。曾申、曾西侍坐于兩傍、而東西向焉。位次配祔、蓋因其舊而厝之也。又明年、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和陽馬公誥按臨二邑、躬親謁廟、覩茲席次、乃曰、嗟夫、天叙之典未正、人心有所不愜。天秩之禮未明、神靈有所不安。遂繪為圖、捐俸廩、命兗州府同知姚公昱領其事、金鄉主簿方伯輝督其成。復於宗聖公廟之東、捌建萊蕪侯廟、東西兩廊。經始於丁卯冬、鳩以工匠、掄以材木、陶以磚瓦、量期以役之、計工以備之。捐俸米、具饔飧以供飼之、出錢幣、設酒肴以犒勞之。由是工、各効能、人各効力。以歲戊午正月癸卯既望越四日丙午立焉、不日而廟貌之峩也、墍盖之新也、丹雘之塗也。獨置宗聖公同夫人像於寢殿不動、而曾西侍焉。曾母曾父移之新廟中、坐而南向焉、曾元、曾申位於兩廡、而東西向焉。然後父子之倫、燦然而尊卑定、夫婦之別、肅然而內外分、古今尊崇、邈邇瞻仰、吾道增光、斯文生色。吁、非大參馬公之卓識、則典禮無以明、非府同姚公之贊襄、縣簿方君之効勤、則廟宇無以成。廟宇既成、典禮以明、人情允愜、神靈

妥妥、非惟當時之幸、實天下後世人倫之大幸也。愚也忝與斯文、恐久而聯祧、謹述其朔構之由與夫更置之故、及諸勞勩之職名、拜手書于碑石之右云。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東阿行慎行撰曾廟祭田記　萬曆辛丑　季冬吉日

今上巳丑、曾子六十二代孫翰林□士承業疏言、臣承質粹奉

肅皇帝詔、自江西永豐歸籍山東、主宗聖廟林墓、授今官世襲、賜祭田佃戶與顏孟二氏比。臣祖無祿早遣家難、不及受諸有司、迄臣始克承襲。恭嘗之將、闕然靡具、常懼隕越、爲先靈羞、敢昧死請。有

詔下禮官議。慎行適承乏禮曹、謹覆宜如承業請、嚴復所賜、以示褒崇。

制曰可。乃下守臣覈議。越歲、山東撫按上狀、曾廟嘉靖間賜田四十頃、在鄆城界、間爲軍民所侵沒。廟戶二十家、出濟寧者四、汶上六、鄆城五、鄒縣五、版籍具在。請先賜承業、令侯祠事、仍爲續增廟戶、補二廟額。已復覈出嘉祥縣田十頃、官爲履畝歸之、具如

詔旨。於是曾廟田戶視顏孟埒隆矣。博士抱策而請曰、昔承業纂先緒、不揣輒有陳乞、幸預殊宗以徽寵靈、俾獲奉盛以告。蓋微宗伯之賜、不

及此、願記而勒之石。惟宗伯言信而徵、且恢弘
聖代隆重之典、以示來茲、太史職也。不佞逡巡不
獲辭、乃受簡。編惟
肅皇御宇、淳肅大備、一洗前代陋儀、直以師道尊
奉先聖、四配俱如今制、驥騄斯滲、道化重光、此
千載一時也。而宗聖世裔先丁新莽之亂、播越
江南、歷鄉以迄、未聞甄錄。乃於此時特應
明詔、世其爵秩、廟祄掃除、錫壤惟豐、與滅繼絕、遠
邁前周。
今上纘命讀士請勅、有司奉行、用纘宗祧、儀于二
氏。此皆臣匠掌故之爲。禮臣用是藉手、以俾公
等作孝尊敬、對揚休命、庶無過佚明德之緒。蓋
上方法祖、游神聖眞、又以孝治天下、經旂之上、時
御禮經、宗聖言行、於斯爲多、淵乎穆乎、
宸衷符契、錫類宏矣。博士之遭逢盛典、又千載一
時哉。博士勉旃、發攄家學、酬報
國恩、在此日也。不佞曩黍邦禮、四方觚墨之士以
經術進者、咸得與聞其言。每歎孔門如宗聖、親
承一貫之傳、終身誦說、斤斤忠恕、今之言者、抑
何洸洋玄渺、猶何漢而無極也。甚或剽空玄之
緒以附儒宗、謂秘密始開、不可思議、學者疑信
相參、莫之敢指。而曾氏之學獨晉
聖明、備極褒闡、所重在此、不在彼矣。豈非啓得之
宗、竟不可易、天未喪文、亦若默有所寓、以徵挽
世趨者歟。不佞敬爲之記、且告吾黨共繹思焉。

宗聖志卷之十終

宗聖志卷之十一

海鹽呂元善　纂修
嘉興杜嘉慶　參攷
求壹經訂
兒呂一經　編次
男呂逢時

藝文志三

敘曰：讀范香溪曾子序、參參數語，總不若高氏子畧。且沒身落權門，無愧於曾子否。獨歐文忠代曾一書，當是有爲而作，必指當時一人。不然，何至大費擊辯如此。若文耶以筆稱洪潤，乃宗聖傳不能跳出科臼乎。永思碑自道家門，亦不可少。其諸祭告、上祭、政以借寄前後彦傑姓名，但借不塘死冤，足爲宗姓之悲乎。

曾子敘　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香溪范　浚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其辭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上卷

修身第一　本孝第二

立孝第三　大孝第四

事父母第五

下卷

制言上第六　制言中第七

制言下第八　疾病第九

天圓第十

書

宋　太子太師歐陽修代曾子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倘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容貌之似者、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必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覩

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覩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傚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经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悖痲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假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得其人、則亦非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傳

紹興元年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護軍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裔孫曾肇撰曾子傳

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父點、字皙、嘗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參與父俱事孔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嘗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孝、孔子語之孝、蓋千餘言。又嘗問禮於孔子、往復酬對、亦數千言。然號進鈍、故謂之曰、參也魯。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參、參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參嘗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

晉乎。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之、參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病、樂正子春坐床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參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參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朋友責善尤切。數子夏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喪爾親、使民未有聞、其罪二。喪爾子、喪爾明、其罪三。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初參養蒧、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蒧死、元養參、加參養蒧、然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君子謂參養志、元養口體。事親若參、可也。元子西、或人以比于子路、子西蹙然不敢當。以

比管仲、艴然不悅。其自任之重如此。

有煒嘗讀司馬遷史記、病其傳曾子時特畧、因採摭經傳、掇其大者、著於譜。曾子修身事親嚴師篤友、至死不亂。其言雅見於書、爲萬世法。然於孝愛尤至也。故後世言孝、必稱曾子。

曾氏祖廟永思碑銘萬曆戊戌菊秋吉旦

曾繼祖撰

永思碑者何。述祖德、紀
國恩、敘世澤艱難之自、以詒諸後之人者也。自祖
據南徙、世居吉永豐木塘源。迨祖粹同父昊、於
嘉靖丙戌始復徙北。至不肖之身、才三世耳。幼
丁閔凶、中遭亂奪、蓋不絕者如綫焉。然卒以耿
躬、奮於顛越、彼梟吻莫我燕謀、豈不肖一人之
力哉。實惟
天祐賢哲、
國崇典章。公論既歸、餘燼截然、繹思厥初、亦大惟
艱哉。詩曰：永言孝思。予懼後之人焉其寵靈席
其晏安、而思之不永也。爰書其槩、而系之以銘。
銘曰：於皇鼻祖、授土於鄒。爰及苗裔、武城斯與。
篤生萊蕪、孔堂是升。逮我宗聖、絕學乃承。世濟
其美、厥有聲稱。西漢之季、據也南徙。家吉永豐、
遠我祢吡。後代推恩、光厥宅里。豈無顯錫、不及
孫子。迨我
世廟、光昆是程。儒臣獻議、博詢遺坻。嘉靖丙戌、我
祖東行。授以章甫、如魯諸生。越十三年、
王章有赫。命服斯皇、世恩奕奕。方顏等孟、萬年無
斁。遭家不造、父母見損。祖也鞠我、生方二齡。既
及一紀、祖遊帝庭。曾孫無端、陵我伶仃。尚賴祖
母扶我之幼、辯彼詐欺、完我世冑。曾不四年、而
母罹疚。嗟嗟小子、三世一身。危危孤立、悠悠茹
辛。呼天籲地、含酸飲神。天應有知、恤我淪喪。甫
踰一載、冢子乃娠。嘗此之禍、身病子弱。強敵在
前、志勞心慍。章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扉託。癸酉之春、衰
也不悛。冒我世膺、[illegible][illegible]而前。奪我祢户、據我土
田。偪我廬舍、世難交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懍懍煢煢。卧
薪嘗膽、矢志陳情。[illegible][illegible]七月、携家上京。朝排閶
闔、夕謁公卿。詞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偏。
詔旨既下、公議遂白。梟謀交章、梟也遐斥。縱使通
神、一喙莫益。彼既竄歸、予方見旦。
聖眷既渥、長子備員。重奉祢廟、再執豆籩。光復舊
物、於今廿年。追思往昔、將無泫然。慮我後人、思
之不延。爰陳訓詞、敬示曾玄。我閱世家、鮮克由
禮。競恃家學、上乖
國紀。樂享其成、罔恤其始。用勤貞珉、藏之廟垣。思
之思之、孫孫子子。

牌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姚思仁爲纂修先賢廟志以闡揚道化事。准曾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送纂修三省志到院。爲照先賢廟志垂示久遠，必須考定詳明，文詞爾雅，始稱大典。該縣素稱三長，宜堪秉筆。爲此牌仰本縣，即將發去曾廟志書二冊，移文嘉祥縣，吊取原稿及諸書冊，從新筆削，務使堪垂不朽，庶稱本院委重之意。須至牌者。

右牌仰城武縣准此。

祭文

元

維至正二十一年，銀青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彦，以太牢清酌之奠，致祭於郕國宗聖公。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得其宗，道統相繼。兹膺王命，爰整其旅，鄒魯克平，恢復東土。敬遣禰行，式陳豆俎，尚饗。

維其年其月其日、

皇明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鳳梧、敢昭告於

郕國宗聖公曰、洙泗之門、高弟雲從、惟公之傳、獨得其宗。蚤事三省、晚聞一貫、大學之書、有經有傳。由思而孟、至於關閩、其派益遠。曰誠而明、惟茲公卿、墳祠俱在、高山仰止、景行千祀。梧少讀公書、長未聞道、備員茲土、敬用謁告、饗禮之奠、以都斯虔、斯文萬古、如日中天。謹告。

維其年其月其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銑、敢昭告於

先賢宗聖曾子之墓、而系之以銘曰、嗚呼、吾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而未嘗變也。其間或明或晦、或通或塞、則存乎其人焉爾。是故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行乎此道者也。窮而在下、如孔子顏子者、明乎此道者也。明斯行矣。顏子蚤世、道統之傳、誰與繼者。此尼父喪予之歎、蓋傷之矣。幸而吾子者在、以弘毅之資、肆亘遠之學、三省既竭、一貫斯唯、爰作大學、十傳發明夫子遺經。一傳而為子思、再傳而為孟子。當衰周之餘、吾道燦然復明、繼往開來、於今為烈、是皆吾子之功也。夫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三子之徒、其派弊不入老莊、則入申韓、不為稗謀術數、則為言語文字、而獨得其宗、賴有吾子。是吾子之道、即孔子之道、孔子之功、亦吾子之功也。銑也鄙人、受恩罔極、承

命東撫、道經魯鄉。望先賢之故塋、念哲人之長逝、感翔鳳之日遠、慨易簀之風微。偕我屬僚、造拜

宮墻、[illegible]隙一坏、庶此向慕之素悰而已。嗚呼、天地高厚兮、吾道之範圍。日月照臨兮、吾道之光輝。南有鄒封之巍巍兮、東有尼山之巍巍。維斯墓之中峙兮、達天地並日月而不違。安得起吾子於九京兮、將以究夫忠恕之微。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纁、敢昭告于

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山川鍾秀、間氣所生、家世魯西、曰南武城。魯鈍之資、誠確之學、眞積力久、一貫先覺。卒傳聖道、大學書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孝行尤篤、酒肉養志、動求諸身、日省三視。啓手啓足、保身全歸、任重道遠、不亞於回。身雖逝矣、斯道猶在、道在萬世、後學是賴。纁承

上命、巡視東藩、恭詣祠下、仰止高山。益肅牲醴、謹誠致祭、公其不昧、監此微意。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張九
敘敢昭告于
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獨得其宗、廟庭
配享、海宇攸同。睠茲武城、鍾靈所自、遺像有儼、
報崇無旣。敘欽承
上命、守禦斯土、越寇甫平、爪牙式賴。修此牆屋、以
綏公靈、伏惟降鑒、涵啓後生。文思武烈、靖寇安
民、式綿
國祚、永庇斯文。尚
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王金、致祭于
郕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修身、一貫契道、傳孔
氏之心法、得斯文之體要。大學之書、垂世立教、
誠正之學、比於典謨。金生也晚、望洋門墻、未知
所造。蓋嘗有志於治平、修齊功實未到。茲嘗巡
歷、拜瞻新廟、俾不至迷其所行、與精神聯千古
而永照。尚
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illegible]王庭
詩、謹致奠於
郕國宗聖公曾子曰、惟公祥毓魯甸、秀産齊封、
源㴱泗水、怙恃岱峰。親炙至聖、獨契真宗。開來
繼往、抗跡丞雍。治國修身、嘉惠章縫。詩昔也下
學、殫心竊簡、寤寐相從。頃承
綸命、覩厥茲土。仰止高蹤、道經祠下、恍惚儀容。厥
田在彼、舞雩欣逢、徘徊瞻顧、頓豁心胸。心依翠
巘、意佇長松。薄陳牲醴、用表虔恭。靈祀洋洋、鑒
我夙悰。尚
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提督學政山東按察司僉事潘禎、敢昭告於
郕國宗聖公曾子云、惟我先賢、與麟俱生。此地
鍾生非偶、則斯文之不幸可知。先聖所以泣之
者、豈惟麟耶。雖然、斯文一脈、實流天下、與同長
春。矧在瞻仰、領會於心神者也。敬謁祠下、敢薦
微誠、神其有知、佑我斯文。尚
饗。

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致
祭於
萊蕪侯曾子曰、惟侯學道聖門、志大才雄。心乎
理趣、藐乎事功。樂得其所、舞雩春風。朋次悠然、
動靜從容。言志如此、孰與追蹤。百世之後、榮此
侯封。紹承
上命、巡歷山東道、過祠下、深感思衷。聊致拜祠之
禮、少仰仰止之恭。尚
饗。

上梁文　嘉靖曹　琛

伏以
紹聖啓賢、道統深淵之有自、錄功報德、典章煥
耀之攸宜。學惟得其心傳、禮斯隆於廟宇。徂嘉
祥之境、實南武之墟。山川毓秀、挺生名世之才、
師弟修辭、共任立言之責。孝經問答、具爲民感
化之機、大學篇章、載百世治平之要。爰諸儒之
推尊、是彝而是訓、肆歷代之褒寵、愈遠而愈隆。
從享廟庭、祀典勤於兩漢、追崇爵位、恩光盛自
中唐。世及咸淳、升配享於無已、爵延至順、進封
諡之有加。建莫大之奇功、享不刊之通祀。矧鄒
邦之所在、慨風木之猶存。殿宇崔巍、塑貌累成
於前代、春秋祭祀、禮文咸秩於當朝。
章帝始郊、大布勅修之制、
孝宗繼統、重頒御製之文。廓寵源泉、生光俎豆。奈
歲月之既久、復頹圮之相仍。稽古象賢、聖上納
言而不詔、崇儒重道、大廷集議以重修。工輸上
苑之材、費出內帑之積。合矣完矣、歷工方聚而
見功、經之營之、庶民惟時以丕徒。英靈歆格、洋

洋郁郁之可朔、儀象尊嚴、煥煥巍巍之有待。配天享地、開帝王孝養之基、明德新民、啓賢哲修進之緒。躬逢其盛、舞蹈之不知、情見乎辭、鄙愚之用顧敬、我短韻用舉修梁。

壇之東、壇杏花開映曉紅、一貫心傳當日事、千年道統永無窮。

梁之西、嵩山高聳泰山齊、表章道學推明道、喚醒生民萬世迷。

梁之南、天涯海角水潭潭、聖賢功勁滿天地、化育流行直與參。

梁之北、仰觀天顏有咫尺、寵命恩章指日來、群賢從享應天色。

梁之上、日月當空光萬丈、宗聖文章與並高、擎經治効難形狀。

梁之下、萬國均霑時雨化、實學成功佐聖朝、進擎思孟齊聲價。

伏願

上梁之後、具儒聲齒、聖學重光、惟日經筵、用人覘財之九、當以時進講揚名、行道之無忝、皇圖永固、宗祉遐昌。

先朝通用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

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夙鍾閒氣、毓秀茲土、宗傳

聖道、昭示萬古。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常祭。以門人

沂國述聖公、陽膚子、襄洗、猶行、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配。尚

饗。

有司清明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奠于

邸國宗聖公之墓曰、聖門傳道、惟我

先師配享有典、專祀有祠。南武之陽、封城如故、瞻望松楸、不勝景慕。惟兹清明、歲序既易、牲醴既成、特伸祀事。尚

饗。

有司春秋二丁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祭于

萊蕪侯曾子曰、惟公從遊聖門、志趣不凡、對時育物、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静從容、篤生賢嗣、傳得其宗。百世之後、祭此褒封。惟兹仲春秋、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

宗聖頌 有引

嘉善陳龍正撰 吏部進士

陽明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亾、泥未聞好學一語也。顏子沒時曾子年甫十六、又四三年而一貫傳矣。曾之立誠、續顏之默識、聖人豈復云爾哉。知求放心、又即默識之旨也。聖學至孟而始絕乎。

卓爾已亾、參者顓絕、一呼一唯、如響偕徹。惟子最少、于道孤傳、坤以立誠、迺達乎乾元○志學踰幾、篤行非久、迺貫迺志、敦艮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鎡兹積累、迺靡雜靡竊○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靈雨、時無定遊、或化其苗、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工之茂○上成大道、克毅克弘、亦風亦詠、出于淵冰。立教罔疎、曰開思孟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凝○好學柔嘆、蓋未得于沒、既得于、如或後矣。因言識默、聖學存矣。謂如果亾、良知孰起。

宗聖頌

嘉善周丕顯撰 孝廉

知識繁乎、民生非默、斯文未喪、愚沒魯賡。淵淡源清、冰泮履亨、維彼魯者、天亶聰明○省忠省信、與習俱傳、此呼彼唯、問答歷然。由斯以往、非言所詮、啟手已後、一貫已前○進取不為、作述與孟也、探源獨表、養志戰兢之微、過乎咏歸、即誠得樂、充實而輝○陋巷洋洋、為邦孔臧、致誠正治平亦彰。乃體乃用、內聖外王、啟中和之緒、發仁義之藏、誰曰聖學云亾。

校記

①彼梟吻：當脱一字。

宗聖志卷十二

海鹽呂兆祥重修
武林徐象梅參攷
檇李屠懋昭
兄呂化舜 編次
侄呂逢吉

藝文志四

敘曰詩從四五七言古律絶諸作皆出名手但追崇宗聖始自嘉靖原無舊人篇什惟宋朱晦翁有七絶三首足稱珍奧其若後先鉅公莫非理儒峰岫諸篇鏗鍠各堪壓卷其他中外縉紳要亦慕樂道奥輸見悃誠發爲英藻庶幾爲南武山頭雲中笙鶴乎

四言

拜曾子祠　嘉善丁賓 尚書

天爲道統于曾啟命藉其少勇見師既聖大人之學孝子之經心手之力昭然日星森羅萬象應只一唯性學堅完天地不毀突移迴脈已二千年八十八人留拜公前

拜宗聖像　江右鄒元標 左都御史

緊曾夫子扶輿氣鍾生孔最後攜道俯雄聞呼即唯所性靈通一徹盡徹直窮無窮上承三聖下開羣家駿奔遺像肅肅雍雍

宗聖墓　秀水黃洪憲 詹事

猗與素王統系發皇乾坤載造日月重光問誰纘緒祥發嘉祥羽儀江漢表章秋陽哲人雖萎吾道不亡神藏丹穴賢星煌煌尼山赫濯孔席靈長我瞻我仰俯跡俯瞻

謁曾子祠　閩縣王宇 山東提學

噫嘻宗聖永言孝思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四科卓越萬世作師天之未喪文其在茲有顯在廟邛假遲遲赫赫洋溢無斁如斯

題曾子書院　海鹽呂元善 山東理問

□子及門、星聚雲興。但我教他、果誰益我。可與言詩、南面而坐。祇成自家人、高名大于淵。猶云、非予助。佐何新少年、一貫勇荷。傳道傳經、萬世不墮。三千七十、只得一個。

三省堂　安福顏欲章（浙江布政）

緊茲吾日、何如退而私。固莫測、三寧易知。不愚非魯、省各寤之。堂留雲古、能新者誰。吾身彼身、一而二兮。

讀大戴禮　旌德呂建中（[illegible]）

手授聖經、十傳包蘊。帝學王謨、須此作訓。乃更著書、禮家吾聞。篇則二九、幸收十分。安知言佚、非曾子問。德也借資、儒林聲奮。

讀孝經　闕里孔聞詩（吏科給事）

百行根心、惟孝為大。我聖祖云、吾行斯在。門徒至眾、曾胡獨邁。既尊曰經、孝憑學載。審之覺與、理或未迨。

題曾子廟　安陽呂化舜（[illegible]進士）

於穆清廟、古今仰止。于思未生、于淵先死。不有予與、一綫誰倚。中庸此開、仁義以始。彰往俟來、功與大此。對越在天、曷維其已。

題三省堂　伊維呂維祺（南京兵部尚書）

夫子之道、竟以魯得。是一是三、還為子貫。子不云乎、耳目且十。十為數終、終則歸極。三為數變、變則易惑。日以省之、耳目咸職。大海成冰、一滴于食。嘗積慮微、而入聖域。

一貫書院　伊維呂維祜（選貢）

心與世對、豈惟萬情。情情膠擾、新新不停。擇情于真、縮鑰嚐能。忽焉默會、當下一聲。一聲貫徹、月白天清。

五言古

讀宗聖志　高陵呂柟 禮部侍郎

尼山赫厥靈、子輿磅礴厚。自成當儒參、良知本念部。所以千秋傳、獨得莫與偶。道光日月昭、祀與天地久。杏壇因多賢、如斯有不有。

南武山　歙縣方弘靜 山東參議

晴空含一點、岑崒此山青。青曾分汗竹、石似疊爲經。昔聞有晉屋、雲猶拓遠屏。想見樹當戶、爭尋草蒲庭。惜無人肯到、只有鳥堪聽。松風與岩月、獨夜語精靈。

題三省①　嘉祥夾璋 醴泉訓導

守約知三省、登堂增愧色。每存方寸心、陋彼條事飾。周公方爲屬、西伯恒翼翼。千古聖人心、默而能自識。回也先不幸、參參三千特。

耘瓜臺　伊維呂孔學 太常寺典簿

根帶繫千古、緜緜生到今。家情重瓜葛、道味許人尋。遲遲愛日遠、緜緜春雨深。孝思斷不斷、種孝培人心。高臺何處是、雲氣護枯林。

一貫樹院　闕里孔胤植 衍聖公

道看如樹象、九有更八索。倘非大扶持、終是難捉塊。嵩然應一聲、吾祖真快樂。從茲把散殊、收拾在筐業。

曾井在徐州九里山　當湖呂濬 太僕少卿

崛東九里山、山腹有曾井。嘗知適楚時、此焉酌清冷。嘗沐孝子唇、留住賢人影。能令遠近來、耿斯發深省。

宗聖祠　泗水仲銓 世襲廩生

宗聖生春秋、春秋杳不復。山河幾變遷、鍾折獨肅穆。史哉何人斯、古今統歸宿。乾坤倚扶持、名教憑化育。掘趨急拜稽、丰神儼心目。

讀大戴禮有感　闕里孔聞謨 禮部主事

戴知稱大小、其意本亦合。試以法眼看、開編豈無說。曾于何當去十篇、益悖今時禮經雜。

曾子琴堂　吳縣呂一經 禮部主事

堂雖不可見、聽如琴有聲。檻風與簷溜、能使我心清。總是因經爾、家門本孝情。

讀焦太史宗聖志序　當湖馮洪業 孝廉

嘗憶登公門、德容著弘毅。雄文抑金石、精光照天地。道統如手傳、大勇藉肩寄。注記暢明新、撰經告終備。一唯得神授、千古有真契。乃從簡冊間、觸眼

染靈氛。

曾子山　闕里孔尚鉞 孝廉

屐邊今護舞、杖底尚留雲。顏鳥傳歌頌、教鷄積篆文。還識山靈心自快、一拳頑得借名聞。

五言絶句

三省堂　餘姚呂本 大學士

自慊惟三省、傳心止一呼。聖賢眞審諦、只此不糢糊。

耕泰山下　海鹽倪元夫 靈石縣丞

食力耕泰山、霖霪歸不賑。我還貧無鋤、何山許其下。

瞻謁宗聖公像　海鹽呂謙光 茂才

經義足千古、從來德不孤。天人留性命、誰謂大賢徂。

三省堂　漳浦顏容暄 鳳陽知府

堂前雲日麗、曾照此心眞。獨證三言不、方成千載人。

歌商頌若出金石　檇李屠中孚 茂才

不知貧到我、那得樂靈襟。歌聲滿天地、金石遜其音。

受三釜養　當湖呂濟 太僕少卿

僅含三釜養、如何問有餘。孝子原不匱、恐令親念虚。

曬書臺　曲阜顏伯廉、翰林博士

言者欲日光、千秋光不壞。悲世常昏昏、借把大灑
灑。

宗聖祠　　鄒縣孟弘譽 翰林博士

及門盈三千、生後逾四十。悟参不二言、言得此□
日。

耘瓜臺　　曲阜孔弘顧 尚賜知縣

于如天上星、咏咏當時快。想見荷鋤人、千秋續根
帶。

耘瓜臺　　泗水仲則顯 世襲廩生

瓜瓞離離實、耘之自昔年。抵今扶杖者、抱蔓最堪
憐。

南武城　　曲阜東野武 世襲學生

曾子居武城、經以孝而行。晨昏常晤對、城喜同其
名。

曾子琴堂　　溧陽呂兆祥 太學

武山桑作繭、歐出絲成音。靜于堂上聽、方知孝子
心。

羊裘　　上虞顏維琮 茂才

纂纂且莫吟、斯珍無處尋。畢竟誰家穫、常存孝子
心。

子思受業　　秀水吳兆榮 太學

聖孫憂負荷、郕國解傳薪。到今千百載、學統見精
神。

曾子山　　嘉善呂諧 茂才

月留今夜白、山寫古時青。瑟瑟鳴風葉、聽如誦聖
經。

宗聖廟　　崇德呂元學 [illegible]

天教詠梁木、惟留一柱擎。聖門餘後死、七十到今
生。

讀孝經　　嘉善呂南 茂才

巽防無覓處、大杖有嚴君。獨將師與弟、心血對成
文。

命子之楚　　檇李屠懋昭 茂才

不遣弱子路、見得宜聖真。遂令一肩肘、擔荷萬古
春。

一貫書院　　當湖呂本南 太學

一貫了終身、誠身乃在此。於招對越間、關道人不
死。

汶上　　曲阜東野脩聯 茂才

身欲謝權去、嘉祥自有山。獨爰賢人、夢汶流遺一

濤。

題萊蕪侯廟　海鹽呂逢時　茂才

既稱聖門弟、能爲曾子父。獨居狂者名、偏受快人慕。

搖臂子痛　泗水仲寅恭　茂才

在遠意難召、搖臂即來同。覩臂即子臂、兩心原自通。

訪遺徽　泗水仲寅畏　茂才

聖主旁求日、天涯有象賢。永教參一貫、不復用枝言。

曬書臺　嘉善曹宗鄭　[illegible]

吊古立蒼苔、愁雲黯不開。思親遥天末、[illegible]臺。

五言律

琴堂　慈谿顔鯨　御史

古堂不可見、絃留一鳥飛。龜山傳得操、沂水剩來稀。月似知音照、風疑戛韵微。遠思拂絃處、情境是耶非。

謁曾廟　二首　大梁連標　巡撫

乘騘過鄉甸、持斧振齊風。眺日登臨處、歸然曾子宫。松杉磴庇遠、俎豆歲時同。伏謁叢祠下、香生白簡中。

其二

儒林奎壁麗、榱桷入層霄。道脈元宗孔、心傳不僞堯。絃歌鄒魯邑、磴庇聖明朝。何幸叨巡歷、觀風慰寂寥。

讀書臺　海鹽呂胤光　光澤丞

誕降鍾鴻秘、人爲道義根。孝經心不毀、大傳學常尊。稅系來東魯、賢星翊聖門。山[illegible]澤[illegible]處、聲價自崑崙。

憶曾子臺　王汝舟

人祖眞不往、墮淚有荒碑。艸色空留此、書聲尚聽伊。丘墟嗟幾變、歲月暗中移。精舍知何在、悠悠我

注斯。

見曾子書院遺址　天台婁　奎（嘉興訓導）

精舍今非昔、荆蕪侵斷碑。曉烟空鎖鑰、野鳥若呼伊。道共乾坤在、心隨影響移。當年傳大學、筆札想於斯。

題萊蕪侯　嘉祥曹　琛（僉事）

光霽風三月、童冠偕春遊。滌垢衆相值、鳴將聲自酬。悠然鈞化邇、藐爾事功儔。傑出風塵表、孔門獨許優。

洛沂　秀水黄承玄（應天府尹）

具員爲水部、曾來沂水傍。古想有神詣、今月猶波光。此言在天地、令人換肝腸。風華滿千載、無勞認作狂。

題萊蕪侯　嘉祥董辨之（太原激撥）

開雅遺容古、沖融氣象眞。千年祠似遠、萬古道如新。胸次涵天度、風情育物仁。歌咏歸來晚、恍見舞雩春。

曾子山　應山楊　漣（兵科給事）

遠將秋送目、天與碧爭鋒。借此山中月、看猶汶上吾。雲腴爪不斷、石種粟寧枯。一片春秋色、登登到得無。

南武山　海鹽呂元美（[illegible]）

我來尋故實、擊眼曉山新。惟此一拳碧、能生百世人。細知青剩草、高憶孝留椿。近挹尼巖翠、逾看靈氣眞。

題萊蕪侯　海鹽呂元善（山東理問）

人以及門異、名高推瑟時。養教成子孝、言快受師知。氣峙武山秀、神留沂水湄。雲松凜如在、瞻仰動深思。

羊裘　海鹽姚士粦（太學）

怕聞歌剥棗、核異訝當柸。親嗜悲成往、我思傷復來。眼將嚴勿見、口盍猛先裁。嘆咲如曾慕、終身解不開。

拜曾墓　新昌呂奇策（刑部主事）

山南風氣會、[illegible]古佳城。豈是一杯土、能留萬古人。河沙皆大[illegible]、物亦完身。頫首時良久、瞻依無限情。

曾墓　海鹽陸夢鶴（茂才）

西狩嗟麟獲、宗門此處傳。神徂歸孔廟、骨在近仙源。道岸誠明誕、賢關忠信研。拜瞻生氣儼、誰謂聖

眞懸。

曾廟　澤州呂黄鍾

宏毅生平學、春秋結大年。孔堂傳一貫、魯國占先賢。鞭闇烝苞符、籲烝甞日月懸。趨庭驚有恪、愾惚見前賢。

謁曾子祠　吳江趙

灝氣南山峙、高賢應運生。良知當念認、自慊反身誠。性命春秋久、精神奕葉新。登筵渾在邇、莫恨道迷津。

耘瓜臺　海鹽呂逢時　茂才

武前兩山際、嵬焉有二臺。爪移慈念去、拔得孝名來。不失稱教父、反覺是提孩。人肯從茲悟、天倩樂可推。

讀曾子　嘉善呂㬎　茂才

孔門嗟散後、若個與人醒。何必名曾子、惟欽傳得經。畢竟大小記、汗損魯齊青。雖出元儒手、何妨紙上聽。

南武城　嘉善丁鎮　太學

昔聞南武舊、今說是阿城。肹有聖門弟、人高天下名。顏閭孝雲古、委巷道風淸。何當卜居此、通吾豪

齋誠。

七言古

讀孝經

海鹽呂瞻 茂才

吾人生來有百行，何行不爲天所命。惟孝推原報本心，顧復劬勞只詞令。于輿一日侍閒居，指出立地滿空虛。急呼天地未必應，覺比父母還不如。五經紛綸非假設，此字看知是真訣。恍有名臣奏聖明，題試文場言最切。

晒書臺

秀水馮夢禎 祭酒

晴雲還復晒書臺，學戴仍尋二大來。擬把一編譬古本，枉將八卷屬秦灰。六經殘缺應無數，此時篇簡完如故。緗帙因思沂水旁，日光猶照同登處。

三釜

海鹽呂元善 山東理問

泰山耕養悲稼枯，忽邀祿命拋犁鋤。小草雖嫌三釜窄，大烹如得二親娛。後來俸囊十且百，只看妻子增顏色。回首高堂白日空，千秋遺剩來蕪泣。

題曾子後

覃思孔聞籍 吏部郎中

曾子題云十八篇，八篇尋覓向誰邊。大戴雖知在我前，想當倫竊成他編。窓月回言理或然。

宗聖廟

新安呂維祈 茂才

馬出嘉祥雲蓋天，南武山青宮廟邊。祀有昆孫六十代，堂含神氣二千年。樂正分明坐相向，請以聽春秋上。誰能曰唯應當時，夜警千古天重啟。

耘瓜臺

武林徐象梅 茂才

南武山撑一片青，兩瓜臺映兩瓜星。東隣巴猶人入史，爽氣應飛筆有經。欲斷不斷留根蒂，受杖避杖孝名大。既驕雨露當時聞，蔓引春秋到今遍。于與兒三我亦三，攜鋤泣爲先人慙。

七言絕句

宋

題三省　一首　婺源朱　熹　徽國公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

其二

用功事上實根源、三省眞傳入道門。理卽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純。

題萊蕪侯　婺源朱　熹　徽國公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微吟緩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題萊蕪侯　宋大均　朝廷轉運司從事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衣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

皇明

題曾子讀書處　新會陳獻章　翰林簡討

南武山靈尚未徂、只因宗聖舊伊吾。蕭蕭黍火今何在、空有寒潭印月孤。

宗聖　檇李呂　原　大學士

玉麟衣鉢正孤懸、生後宣尼統占先。上衍虞廷十六字、下開孔壁四十年。

題萊蕪侯　海鹽呂　綸　宣化縣丞

辨雩風咏卷春光、悟徹誰云魯士狂。一掬天眞誰解得、勳華事業個中藏。

謁曾廟　嘉祥曹　玉　陝西僉事

鍾秀山川萃武城、千年間氣降賢生。聰明才辨詩諸子、道統屬君是主盟。

詠春服既成　寧陵呂　坤　刑部侍郎

咏剩春風春水寒、年年歲歲走童冠。誰知鼓瑟臺邊客、一領青衫傲宰官。

九里山曾子井　平湖陸　錫恩　刑部主事

野店雞催趁月行、褰空偏伏馬蹄輕。儂家已撤南歸石、井乞先生許借清。

題萊蕪侯　嘉祥宋　濤　漢中府通判

齋宿摳衣拜下祠、春游羣冠盡狂嬉。當年若有天王薦、一點浮雲太宰羆。

題萊蕪侯　嘉祥曹　鐸　嘉興府通判

萊蕪封謚擘元豐、豈是元豐道始洪。萬古斯文星日麗、祥開血食衍無窮。

謁宗聖祠　海鹽呂元善　山東理問

南武山青送曉光、拂猶雲樹蔚蒼蒼。看如說到傳心處、父子弟孫謳一堂。

題萊蕪侯　茶陵龍　欽　嘉祥縣知縣

靈襟落落氣融融、萬物偕春載事功。曠想高風悲曠世、恍然身入杏壇中。

詠服既成　海鹽呂兆禧　茂才

詠非春服換新鮮、沂水都如沂水邊。今惜人無曾子皙、不將狂答豔陽天。

題曾子墓　嘉善魏大中　行人

江漢秋陽見聖情、反身搜得自身成。一杯尚有當年志、擲地還聞金石聲。

羊棗　龍谿顏繼祖　工科給事

樹樹秋看香碧乳、曾家果異種應添。添同孝養今難見、此棗誰知分外甜。

題萊蕪侯　曲阜魏肯構　兵部主事

侍坐昔原依丈席、尊祠今從邇宗門。名賢食報同天地、啟聖猶與與並尊。

晒書臺　闕里孔弘毅　曲阜知縣

六經刪後懼經眼、日氣雲光拓卷開。却怪吟篇無處覓、令人搔首問荒臺。

曾子書院　闕里孔尚達　翰林博士

南武山總夜爛紫、聞孝爲經更傳禮。禮有精華何處尋、修道家垂子思子。

題萊蕪侯　遂寧呂大器　行人

希夷澹薄樂天全、沂水春風服界前。識得當時鏗爾趣、非心非手性靈傳。

讀四子　曲阜顏胤紹　鳳陽知縣

吾家巷不設門垣、思孟尤多言外言。只有斯篇是真子、載生偷作禮根源。

題唯　嘉興胡振芳　孝廉

沉幾反約性靈開、一貫原從三省來。漫說宣尼神耳順、喀然心口亦奇哉。

望南武山　海鹽許中麟　茂才

先嚴東省得遊飛、南武携同看孝徽。顯父母云曾子孝、有言難副此心違。

題辭邑　嘉祥杜崇慶　虞城知縣

歌聲金石食耳貧、怕受人施當畏人。獨禮需巾因甚淚、止愁祿不逮吾親。

三省堂　曲阜顏光𦑏　翰林博士

心學番來脉自長、遠看雲構在嘉祥。若將遐省叢

三省、兩字眞堪共一堂。

耘瓜臺　鄒縣孟聞玉 [illegible]

雨中瓜蔓綠烟鋪、大杖曾憐錯下鋤。要識此根元不斷、傳來學脉幾曾枯。

耘瓜　曲阜顏伯𪆵 孝廉

隱父教耘五色時、因之悟得杖爲慈。今思援杖無其手、悲眼看篇空淚垂。

題萊蕪侯　闕里孔貞祚 湯陰知縣

當年酒肉願分嘗、爼豆羸今奕葉香。羊棗不知邊實並、兒教孝子轉悽傷。

曾子山　曲阜顏伯華 滁州判官

片碧粘天青處分、縹緗猶作卷舒雲。松聲鳥語如相答、一唯應來若可聞。

曾子居衛　海鹽呂兆祥 太學

大英雄儘屈爲伸、地濶天高不見貧。能把十年如一日、門中金石和千春。

三省堂　上虞顏綸捷 孝廉

堂自古曾留日月、山惟今只對烟嵐。眼前唯孰能應一、工必勤從省到三。

汶上　鄒縣孟聞証 [illegible]

淸風灑袖故翩翩、肯爲權家便着鞭。其向吾師有功處、去耕一片汶陽田。

不食棗　泗水仲則達 茂才

小棗那堪充膳羞、椿幃寢嗜味偏投。每逢節物經秋實、樹樹酸心憶白頭。

易簀　泗水仲則威 茂才

平生三省且拳拳、敢向權門獻笑妍。況是履氷人已老、不將華簀受人憐。

讀孝經　嘉善[illegible] 茂才

尼山諸弟一堂升、侍坐緣何只自承。有言稍錦偏安得、問此人還讀未曾。

耘瓜臺　桐鄉顏祺 茂才

魯國虛傳築有臺、文公嗟此墜烟埃。何如百尺凌雲起、人到瓜期想慕來。

怒斷瓜根　當湖呂李南 太學

緜瓞青青草色侵、揮鋤竭手孝情深。要知雖斷元非斷、續得靈根直到今。

曬書臺　嘉善丁鈁 太學

攫槃家翁向魯中、不教捉杖得相從。曬書臺畔云曾到、傍我孝經含玉虹。

宗聖廟　新安呂兆璜歙縣人

高弟傳經功最尊，德容瞻拜儼生存。吾儕恨是生來晚，眼怯陽膚配及門。

喜得祿　泗水仙寅亮世襲縣生

捉襟露肘自耕食，祿養無緣若飲辛。三釜雖微供菽水，一庭七箸樂長春。

使子耘瓜　崇德呂元學邢縣

南北臺高溼自靈，後傳五色故侯青。古來父子天倫大，總爲耘瓜有孝經。

題萊蕪侯　檇李陳邦俊茂才

含瑟猶聞意自如，狂能端冕不軒渠。祗緣傳纔還傳孝，有子旅之更著書。

耘瓜臺　檇李顧玘徵茂才

秋草寒烟帶夕曛，古臺零落獨徘徊。却憐羊棗傷心日，泣向西風抱蔓歸。

耘瓜臺　錢塘徐徹翻茂才

綠蔓縈紆遍兩臺，和風疎雨帶鉏來。一從受杖春明後，瓜瓞緜緜照艸萊。

曾子讀書處　檇李殷之樂茂才

筆舜二載言猶在，十八篇經定有餘。聞古到今總外只，曾聞刪後未刪書。

耘瓜臺　嘉善吳　珽

當年受杖不含哀，千古道芳瓜滿臺。試採綠陰青蔓底，孝孫應有負鋤來。

七言律

謁曾廟　　盧陵陳鳳梧 山東巡撫

南武山迤舊武城、巍然廟貌拜先生。道聞一貫傳心遠、經述三綱翼聖明。敢手至今封馬鬣、耘瓜而後記鴻名。萊蕪祠下重瞻仰、沂水春風聽鳥鳴。

謁曾廟　　蘭溪章拯 山東總理河道都御史

嘉祥九十九山青、代岱岳西南第一屏。卓爾儒宗鍾間氣、蔵人胃子聚賢星。絃歌久斷荒城邑、格致惟存大學經。孤冢却贏東向魯、千秋食報赫聲靈。

謁曾廟　　蘭州劉璋 戶部主事官至都御史

經傳時時仰聖宗、只今何幸拜高風。道傳英俊三千上、孝在乾坤萬古中。蒼嶺可增尼岳秀、新松又見素毛東。我來欲盡登臨興、無奈西林掛夕紅。

憶曾子墓　　長洲沈鍾 山東提學副使

參也當初日省三、孔門道統屬斯人。纍纍堆墓千年在、歷歷雲山萬個新。可怪奔馳遷道路、未遑瞻奠藹蘩氣。武邢豈但生賢哲、西狩還曾見獲麟。

宗聖公墓　　太康李輔 嘉祥訓導

[illegible]帶[illegible]募艸萊、孤墳占斷舊山城。上公寵錫給要[illegible]、大[illegible]源傳道義明。唯止片言[illegible]頡[illegible]、省惟三華志明誠。繐堂位隱嘶嘶仰、脉脉焚墻蔦古情。

次韻

雨餘芳草露英英、高冢巋然對古城。黃土一杯泉間氣、青山千古毓靈明。表章世世開蒙晦、啓廸人人盡孝誠。矜首斜陽遐慕遠、悠悠今昔最關情。

九月丙謁宗聖公墓　　天台婁奎 嘉祥訓導

南武城邊聖域留、[illegible]緣到此盡回頭。雨山環拱開岢峨、萬木蕭森點素秋。孝載坤輿還未墜、道參天杜尚周流。却憨老我心千古、匹馬西風續勝遊。

次韻　　王汝舟

佳氣旁皇南武留、驚看自壁瘞山頭。西風寂歷悲長夜、細雨纖纖咄斗秋。孝在古今神不毀、道通天地化同流。泉臺色憨香生俠、欲景前修快勝遊。

次韻　　嘉祥宋澄 鈞州同知

蓊翠煙含勝氣留、山輝璞韞武城頭。松楸浥露常千日、碑碣凌霜幾傲秋。正學千年忻紹述、真傳萬古快淵流。仍皆幸逐衣冠後、仰止高風樂遡遊。

題萊蕪侯　　天台婁奎 嘉祥訓導

遐思言志甚從容、朔大悠然妙化工。此日同[illegible]殊異爾、當時獨與只輸公。但知童冠優游樂、不覺乾

艸非啣空。南武山前遺像在、千年草木尚春風。

謁曾廟　洛陽喬　縉（工部主事）

曾子祠堂不記年、桑田滄海幾更遷。巍峩碑碣文章古、斌濟衣冠制度全。三省工夫師後學、一心體用接眞傳。只今朝代褒崇典、奕葉明禋光大賢。

謁曾廟次喬工部韻　天台龔　奎（嘉祥訓導）

星移物換悵年年、廟食何奇世不遷。學迴心原占止善、孝克體受識歸全。惺惺格致隨將體、凜凜修齊關處研。愧我一官依首蓿、春秋幸獲近先賢。

謁曾廟　長垣李化龍（以總理河道都御史）

古廟崇嚴古道邊、長松磥砢午風前。不緣力學勤三省、安得成名首參賢。邈承依晃黻、冠紳立馬鬣山泉。析瓜臺上徘徊久、惆悵遺親已上年。

題萊蕪侯　嘉祥夫　璋（醴泉訓導）

齊心祠下炙光容、宛見當年妙化工。世味沉酣羞兒子、非神酒落幾如公。樂天遠度同玄造、與物靈襟邇太空。千古高風描不盡、依稀身在舞雩風。

謁曾廟　二首　縉雲鄭汝璧（山東巡撫）

山城一逕路平沙、曾子祠堂落日斜。俎豆從□□薦享、隰原迴合謗耘瓜。烟樹關里榮三水、峰拱防尼儼二華。悵望千年吟眺處、依然雲樹亂鳴鴉。

其二

迢遞前山帶古城、駿奔遺像揭精誠。登歌似欲聞金奏、瞻拜還疑見斗横。（事見援神契。）洙泗縣來留後死、楚齊歸去失先生。耘瓜臺上凭欄處、誰識千秋仰止情。

謁曾廟　嘉祥黃嘉賓（太常寺少卿）

孔門鼓篋眾三千、誰個宗盟繼聖傳。大學十章精義與、孝經一部扶天全。蕭森古栢盤根老、突兀豐碑磨石堅。鐘鼓式靈輝俎豆、江河斯道自年年。

謁曾廟　二首　嶠李姚思仁（山東巡按）

武城潾沆舊臺荒、闕祀長臨大道傍。伏臘村翁空里杜、東南文物足冠裳。天垂象緯虹霓赤、地劃經文玉自黃。（事見孝經緯。）誰謂賢關難得到、却羸堂與獲迴翔。

其二

新祠宏敞澗之阿、攬勝頻年向此過。大勇萬人擎日月、傳心一貫決江河。徂迴殘夢遺琴在、鳥下斜陽舊咏多。遡莫

聖明隆食報，武城重見昔絃歌。

曾子讀書處　　上虞顔洪範　御史

策杖尋幽拾級行，行徐尢快曉山晴。惟曾力到吾三省，方驗功收唯一聲。今月尚餘篝火照，留風猶有誦音消。青篇墨簡無從覓，花自開來鳥自鳴。

謁曾廟　　嘉祥李廸　福建參議

幸同桴聖仰高蹤，環翠山川靈秀鍾。萬古斯文傳正印，千年此處瞰眞宗。幾研吾省才兼彙，道唯參呼質不庸。聽誦僮僮歸去懶，頓忘紅日落西峰。

謁曾廟　　嘉祥李敏　御史

宗聖眞傳萬世師，旌郵幾度不勝悲。一區荒塚牛羊牧，四顧頹垣風雨夷。零落寒烟迷古樹，蒙茸野艸拂殘碑。中興
聖主崇文教，佇看泥御錫鳳墀。

武城　　檇李吳弘濟　御史

白雲片片鎖青山，神氣淵漫豈等閑。一點靈根依聖域，千秋道種闢賢關。武城風氣占當住，東魯章縫咄不遠。邈眺龍門艱咫尺，尋源流水枉潺湲。

謁曾廟　　羅時裕　嘉祥訓導

偶陪旌節拜儒宗，柳陌陰濃快御風。一瓣心香千載後，四時籩豆萬山中。道高弘毅今猶昔，世逐□存西逐戎。鼓伋宮墻重啟鑰，坐春吹徹滿林紅。

謁曾廟　　嘉祥宋德　工部主事

巍巍道岸誕當年，鍾簴靈承不變遷。氣合山川從古秀，殘碑廟貌自今全。孔門正系誰堪續，吾黨眞源淵泝傳。心對可知文在此，於皇烝禴一[illegible]前賢。

閟曾墓有志石　　萊陽宋兆祥　孝廉

白眉孔[illegible]領眞傳，[illegible]也原來証大賢。宏毅登成嗟翻返，戰兢體就快斗呱。青山崒嵂尼山接，碧水漣漪泗水聯。道在河沙人未喪，至今日月掛中天。

宗聖廟　　游豐呂元善　山東理問

道系文宣聞烝凝，武城天作誕名英。兩輪日月標元氣，一統山河記大生。在昔力持心手目，于今不朽自誠明。登臨肅穆渾親炙，千古宗門狎主盟。

謁曾廟　　嘉祥徐寅　順德府同知

古廟幽沉傍武城，幸從冠蓋幾于征。刻螺兩漬班苔映，盤柘霜含翠色縈。三省遺容垂世範，一經精義擅賢名。齊心對越渾如在，仰止深慙負後生。

謁曾廟　　姑蘇周詔

武山靈氣舊蜚聲，天挺斯文勝地生。嫡派宣尼研

格致、眞宗魯國會誠明。道叅一唯與終古、渾貫千秋奠兩楹守正至今高易簣、卦令入廟慰思誠。

景仰高踪　雲間陳繼儒　茂才

百行無如孝行先、孝經特著佐文宣。偏將弘毅肩吾道、細把心傳托硯磚。述亞遁承開後聖、程朱私淑賴殘編。人如曾氏寥寥也、墨士空磨鐵欲穿。

謁曾廟次劉中丞韻　上元金麒永　嘉祥知縣

二千賢喆獨推宗、傳得心珠有孔風。貌系直叅三聖後、姓名高出四科中。嵯峩勝也山如故、寢邇仙源道自東。陟降不禁悲曠世、宮墻桃李滿林紅。

謁曾廟　井陘韓文燮　鄒縣縣丞

翹首高賢聚此方、快因承乏炙宮牆。霏霏雨濕耘瓜地、淡淡雲封易簀堂。禋祀獨隆眞不朽、等威世顯骨猶香。書遺二酉堪師世、廟貌無疆道系長。

三省堂　當湖呂濤　太僕少卿

郊原一塋峙平蕪、屈指眞宗有也無。當日心傳剛一唯、終身自反只三乎。靈苞河嶽神猶在、氣貫辰星骨不枯。生後自憐窮道岸、秋風烏雀共鳴鳴。

謁曾廟　江夏康　科　嘉祥知縣

洙泗淵源直是宗、悲依猶是坐春風。一團元氣疑當日、千載靈光萃此中。峻宇聳飛天咫尺、窮碑鵠峙路西東。分符幸得躬希聖、心似葵傾點點紅。

謁曾廟　高安朱崗　嘉祥訓導

武城毓秀景尉宗、竊幸桓衣獲望風。廟貌聿新山借重、典章全備日方中。松楸蔽芾環祠下、喬梓扶疎蔭春衷。瞻炙恍然登道岸、依依將雨杏花紅。

景仰高踪　雲間馮明玠　御史

辭邑辭卿豈慕羶、魯哀齊景失攀緣。徒思民社須先達、誰肯謳謙自勉旃。三[illegible]功閑自治、十章奧語剖心傳。聆他易簀諄諄意、誤剪瓜藤亦可憐。

恩召南宗　安陽呂化舜　戶部郎中

名從誰教遠豫章、俄膺簪笏有輝光。亂移天去差新葬、恩賜人歸到舊鄉。宗[illegible]午、武城書屋剩雲香。武城書院在永豐。聖[illegible]三族避南北、結撰能來賛筆牀。

曾墓　桐鄉顏俊彥　廣州推官

荒城遺蛻臥松楸、目斷修文賦玉樓。人傑豈隨蒿里逝、地靈原共日星留。廟風尚訝翔麟又、塋氣還驚掛斗牛。纘緒自慚空後死、却忻血食在千秋。

謁曾廟　海鹽呂兆祥　太學

日省從來契典刑、嚴明歡得拜深庭。學臻平治人方大、孝併君親撰合經。爪瓞秀含臺畔綠、山輝玉映武陽青。動容晉接如林立、忽悟東萊相法靈。

題萊蕪侯　呂兆祥

一言推懿到今留、便覺能消天地愁。勝日因應吾獨往、春風想得快人游。已承沂水生湯沐、安用桑蕪死尸僕。衹是私爪傷氣局、許儂狂説而爭不。

宗聖廟　嘉善呂三錫　茂才

心承淵學擅宗根、載集兼稱子更孫。天外山川雄眷國、眼中日月近師門。東齊親念白髮聘、南武神留青自尊。瞻拜低回行且住、千秋人似至今存。

宗聖　鹽官呂逢吉　茂才

削仁問智立名多、子獨於中一字無。杏雨細霏爪自炙、游香煙燦質猶疏。撑精不放幽關閉、冷地須教熱血沸。三十未曾夫子去、亦應無待再嗚呼。

校記

①「省」下疑脱「堂」字，見原詩正文及五言絶句咏三省堂詩篇。

宗聖志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曾國荃 撰

《宗聖志》二十卷，清曾國荃撰，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曾國荃（一八二四——一八九〇）字沅甫，湖南湘鄉（今屬湖南）人，曾國藩之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優貢。太平軍起，爲國藩畫三十二策，無不效。國藩困於武昌，國荃募勇援之。屢得志於江西、安徽、江寧，捕洪福、李秀成，以功封一等威毅伯，任湖北巡撫。同治間，與郭嵩燾等修纂《湖南通志》。後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卒，謚忠襄。國荃工古文詞，然爲政壇之名所掩，其專集未見，僅散見於各家選集中。

《宗聖志》，本明萬曆二十三年曾子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始撰，崇禎二年海鹽吕兆祥續修，清初又有增益。國荃任兩江總督時，南宗曾氏自江西郵寄吕志，乞重刊以永其傳。國荃遂委托東湖王安定校訂。安定以吕志所載曾子言行既多疏漏，而體例雜沓，於是盡變原例，屬丹徒陳慶年依類編次，採用吕志者什不及二三。吕志於曾氏世系邑里殊多臆撰，舛戾甚夥，安定手加辨訂，贗者糾之，漏者補之。尤以崇禎以來至光緒十六年二百五十餘年宗裔之襲代、祀典之增加、林墓祠廟之興替、祭田户役之存没，補輯爲多。卷一、二爲圖像，卷三爲傳記，卷四爲世系，卷五爲邑里，卷六爲述作，卷七、八爲祀典，卷九爲祠廟，卷十爲林墓，卷十一爲祭告，卷十二爲廕襲，卷十三爲祭田，卷十四爲户役，卷十五爲院第，卷十六爲弟子，卷十七爲私淑，卷十八爲贊頌，卷十九、二十爲旁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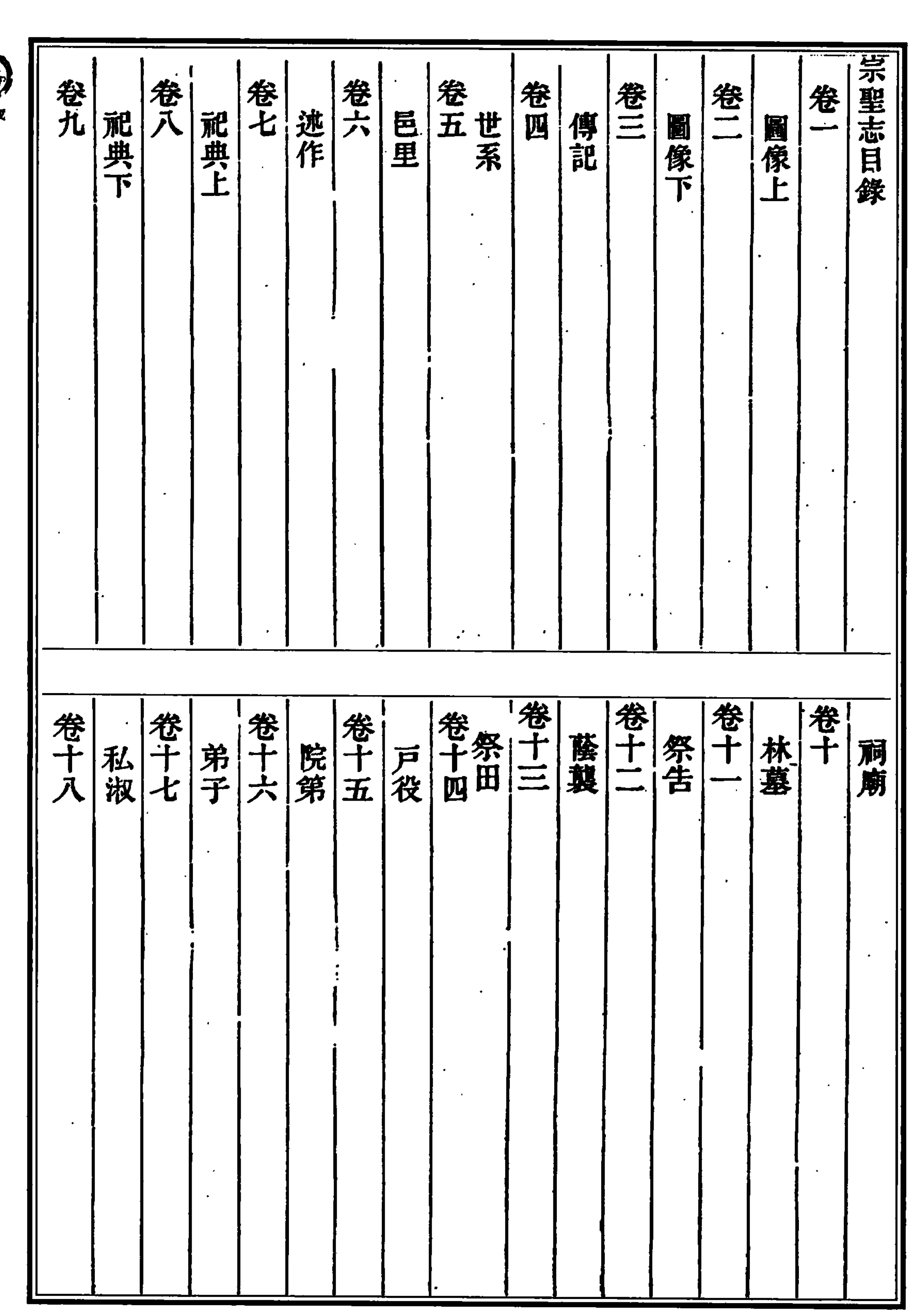
是書雖題署曾國荃重修，實成於王安定、陳慶年之手。書成之前，曾國荃即已謝世。全書規制嚴較，引用文獻甚富。卷首有王安定序、卷末附録明萬曆初修《宗聖志》序二首（姚思仁、焦竑）、明崇禎續修《宗聖志》序二首（孔胤植、吕化舜）。覽此一編，曾子之生平事蹟、曾氏之世系傳承，以及歷代祀典、林墓興廢等皆略備，可稱曾子資料之大全。

宗聖志序

宗聖志者、明萬歷二十三年曾子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始爲是書、崇禎二年海鹽呂兆祥續修之。今 太子太保威毅伯曾公國荃總制兩江、南宗曾氏自江右郵寄呂志、請重梓以永其傳、曾公屬定安校訂。蓋自崇禎迄今二百五十餘年、宗裔之襲代、祀典之增加、林墓祠廟之興替、祭田戶役之存沒、皆闕焉無攷。乃白曾公、檄桐城洪州同恩波赴嘉祥宗聖故里、與翰博曾君憲祏搜討家乘碑記、而山東撫帥宮保張公曜復檄濟甯州牧蹇君念猷、嘉祥縣令陳君憲襄其役。三月而往、七月而歸。於是入國朝以來、曾氏事實略備。而呂志所載曾子言行既多疏漏、其體例複沓、無足取。乃悉變其例、屬丹徒陳明經慶年依類編之、採諸呂志者什不及二三。至於世系邑里、僞託臆撰、舛戾殊多。定安手加辯訂、贋者糾之、漏者補之。書成、凡二十卷、又別爲曾子家語十八篇。自光緒十六年二月屬稿、十二月竣事、而曾公已於十月初二日薨逝、惜乎未覩厥成也。竊嘗論之、人之通塞毀譽、命也。智愚善惡、亦命也。伊遂古之初、聖哲達人、明通天地、制器立教之君子、不知凡幾、然其傳於後者、代不過數人、或竟無一人焉。文字既興、鐫金刓石、操鉛握槧、鍥精神、耗歲月以求著作之工者、又不知凡幾、然其傳於後者、代亦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蓋學之精疏、人也。傳之久暫、天也。智愚善惡、人也。其智愚善惡之獲傳與否、命也。夫聖而至於孔子、蔑以加矣。其傳於後也遠矣。彼三千之徒、親炙於聖人之門、亦云幸矣、而當時不能舉其名字、況其後焉者乎。其能舉其名字者、如七十子之徒、身通六藝、亦云達矣、而箸述弗傳於世、況其下焉者乎。夫孔門之賢、無踰顏子。其生也未述一經、獨好學爲尼父所稱、世主遂用以配享孔廟。而閔子騫、伯牛、仲弓諸賢著述無聞、徒以相從陳蔡、得與四科之目、後世奉爲十哲。自隋以前、世主未有推崇曾子者也。唐開元中、始封曾子爲郕伯、躋於十哲之次。宋大中祥符二年、晉爲侯。咸淳三年、晉郕國公、與顏子、子思、孟子升爲四配。元至順元年、加號宗聖公。宗聖之名自此始。明

世宗訪曾子裔孫於江西、乃設五經博士於嘉祥、俾
奉祭祀。我
朝臨雍之典、四氏裔皆得陪祀、
賞賜優隆、宗聖之尊崇於斯極矣。夫曾子學行載於
大小戴記、備於孝經、分見於論語、孟子、孔門弟子著
述之富、未有盛於曾子者也。周之末、禨、荀卿、莊周、尸
佼、韓非之倫、其人類皆睥睨百代、譏孔詘孟、然其書
多稱曾史、是當世未嘗無聞也。漢則陸賈、韓嬰、劉安、
董仲舒、司馬遷、桓寬、劉向、班固、王符、王充諸子、號爲
通儒、其書所引曾子事尤多、是後世未嘗無述也。然
必遲之又久、歷千餘年、乃得躋於十哲、又數百年、乃
得升爲四配、又數百年、其苗裔始授世官、與孔、顏、孟
並稱四氏、豈所謂通塞關乎數者耶。嗚呼、後之君子、
其學行不逮曾子遠甚、或遇於時、爲世尊重、則忻然
以喜、或偶不遇、則侘傺咨嗟、怫然見於顏色、是豈曾
子所謂宏毅忠恕之道耶。記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
則從而汙。是故連城之璧、耀光於卞和之門、千金之
馬、增價於伯樂之市、其輕重貴賤、世爲之、於璧馬無
所增損也。願以告士之志曾子之所志、學曾子之所
學者。

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冬十二月、東湖王定安撰
於金陵寓廬。



宗聖志目錄

贊頌

卷十九

旁裔上

卷二十

旁裔下

宗聖志卷一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圖像第一上

武梁石室嘗圖古人。嚮正樵綱爲孔素臣繪其軼事頗備。咸輿集圖像上。

古者左圖右史。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歷責邃古之初、帝王后妃、忠臣孝子、取其善可示後也。今所睹者、武梁祠孝堂山刻石是其例也。圖像顧不重乎哉。

宗聖像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贈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贈瑕丘侯、政和元年改武城侯、咸淳三年封郕國公、與兖國復聖公顏回、沂國述聖公孔伋、鄒國亞聖公孟軻並配享孔子廟廷、謂之四配。元至順二年加封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東配述聖子思子像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咸淳三年封沂國公、配享孔子。元至順元年、加封沂國述聖公。明嘉靖元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孟子外書：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

西配亞聖孟子像

孟軻字子輿、鄒人。宋元豐七年、與顏子配享孔廟、封鄒國公。越一百八十餘年、爲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始列四配。元至順元年、加封鄒國亞聖公。明嘉靖元年、改稱亞聖孟子。

韓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東廡陽膚像



陽膚事見論語，包咸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樂正子春像

樂正子春事見大小戴記，鄭玄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儀像

公明儀事見禮記、鄭玄孔穎達皆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沈猶行像

沈猶行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高像

公明高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西廡單居離像

單居離事見大戴禮、盧辯以爲曾子弟子。

東廡公明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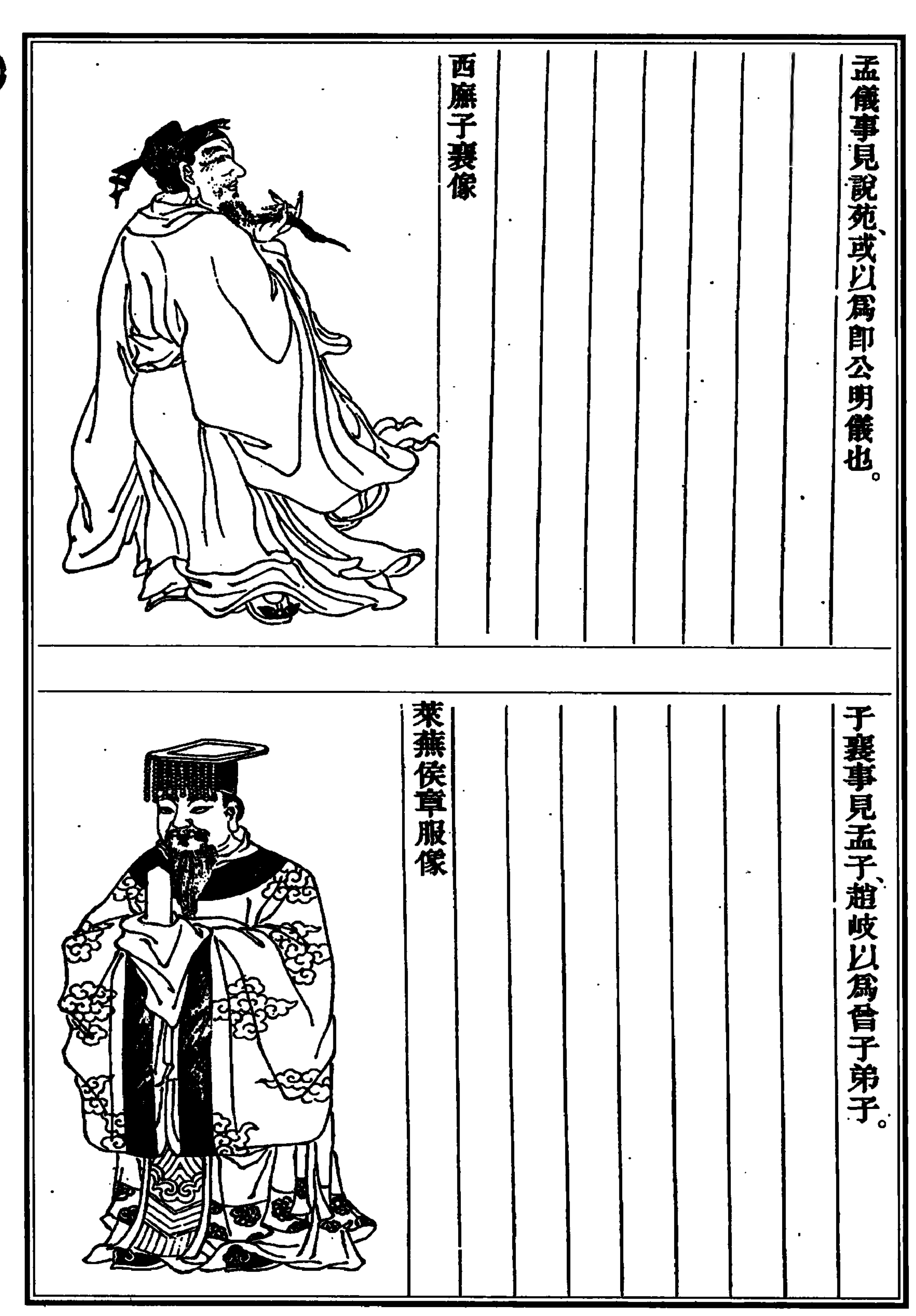
公明宣事見説苑，劉向謂其學於曾子。

西廡公孟子高像

公孟子高事見説苑，或以爲即公明高也。

東廡孟儀像

孟儀事見説苑、或以爲即公明儀也。



西廉子褰像

子褰事見孟子、趙岐以爲曾子弟子。

萊蕪侯章服像

曾點，曾子之父。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宿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

東廡曾元像

曾元事見禮記、孟子、荀子。鄭玄曰曾元、曾參子。

西廡曾華像

曾華事見大戴禮、或曰華即曾申之字也。

東廡曾申像

曾申事見禮記、鄭玄曰、曾申、曾參之子。或曰申字子西、與曾西爲一人也。

西廡曾西像

曾西事見孟子，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或曰西卽曾申之字也。

宗聖志卷一

宗聖志卷二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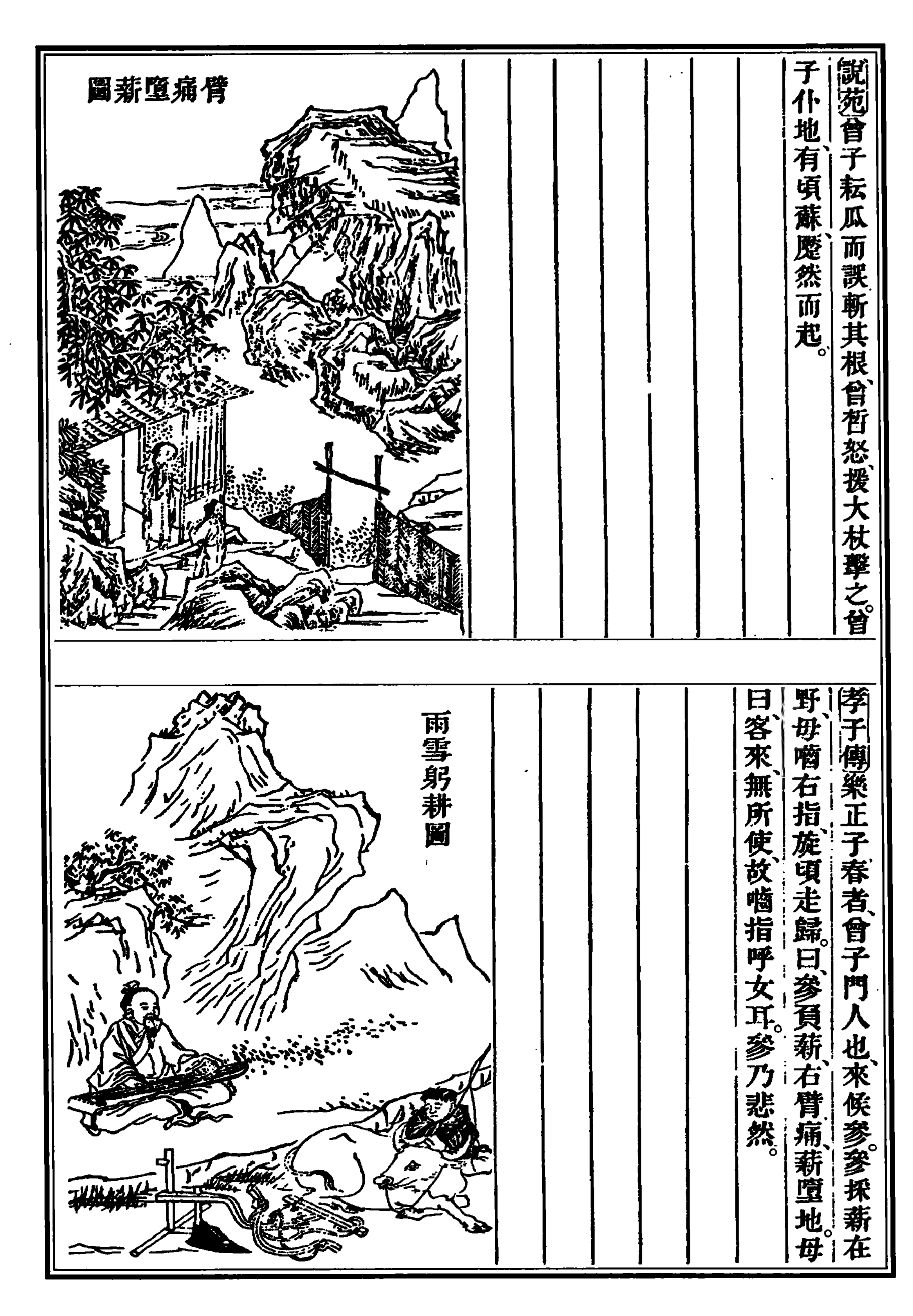
圖像第一下

猗嗟曾子、實孝通神。高官而悲、薄祿斯欣。豈爲身榮、但知逮親。聖道大矣、乃以魯成。纂圖像下。

授孝經圖

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而拜、告備於天。天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耘瓜受杖圖



說苑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

臂痛墮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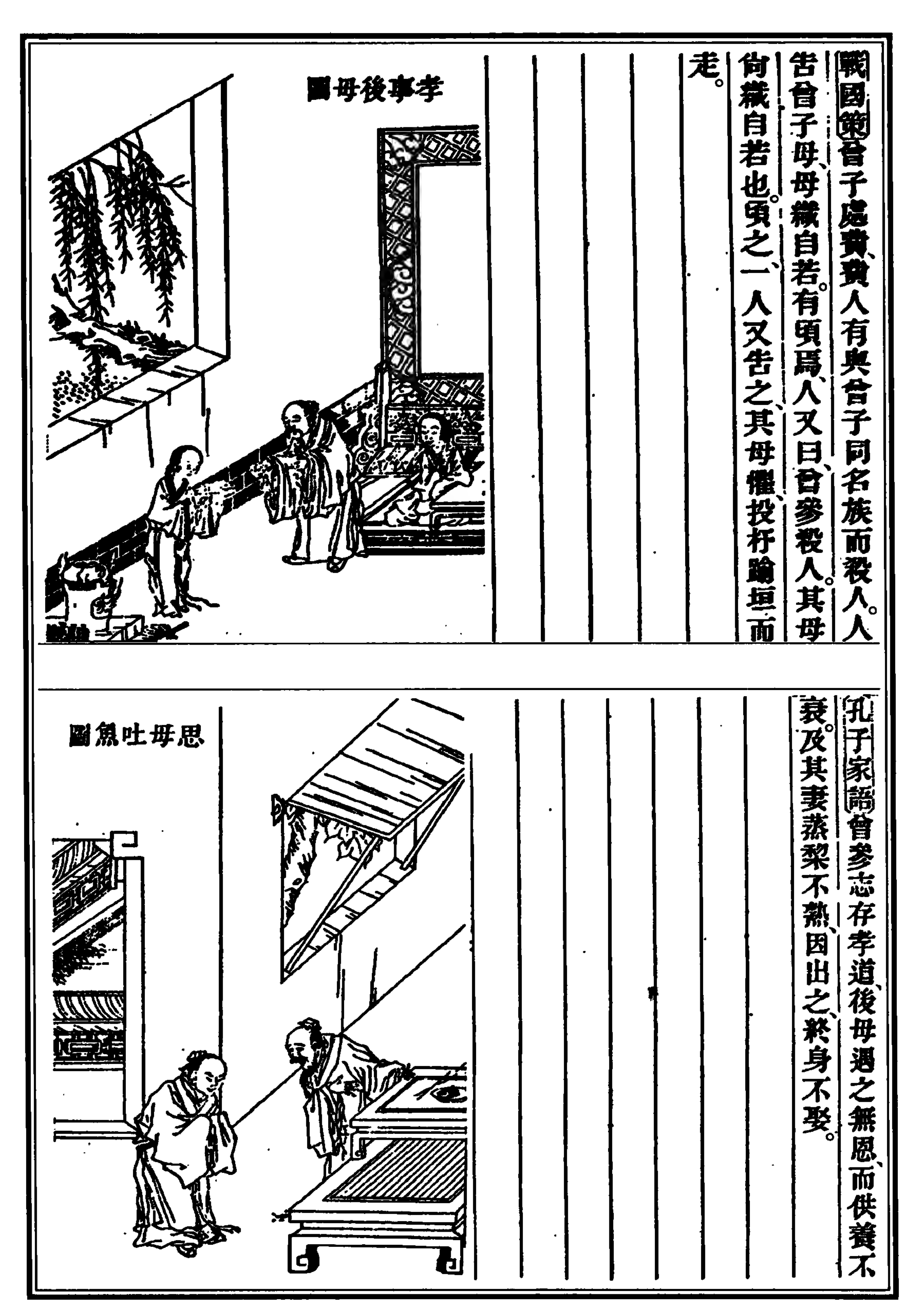
孝子傳樂正子春者曾子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曰參負薪右臂痛薪墮地母曰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女耳參乃悲然。

雨雪躬耕圖



琴操曾子嘗耕泰山之下、遭天霖淫、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乃作梁山之操。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劉子里名勝母、曾子還轍、以其名害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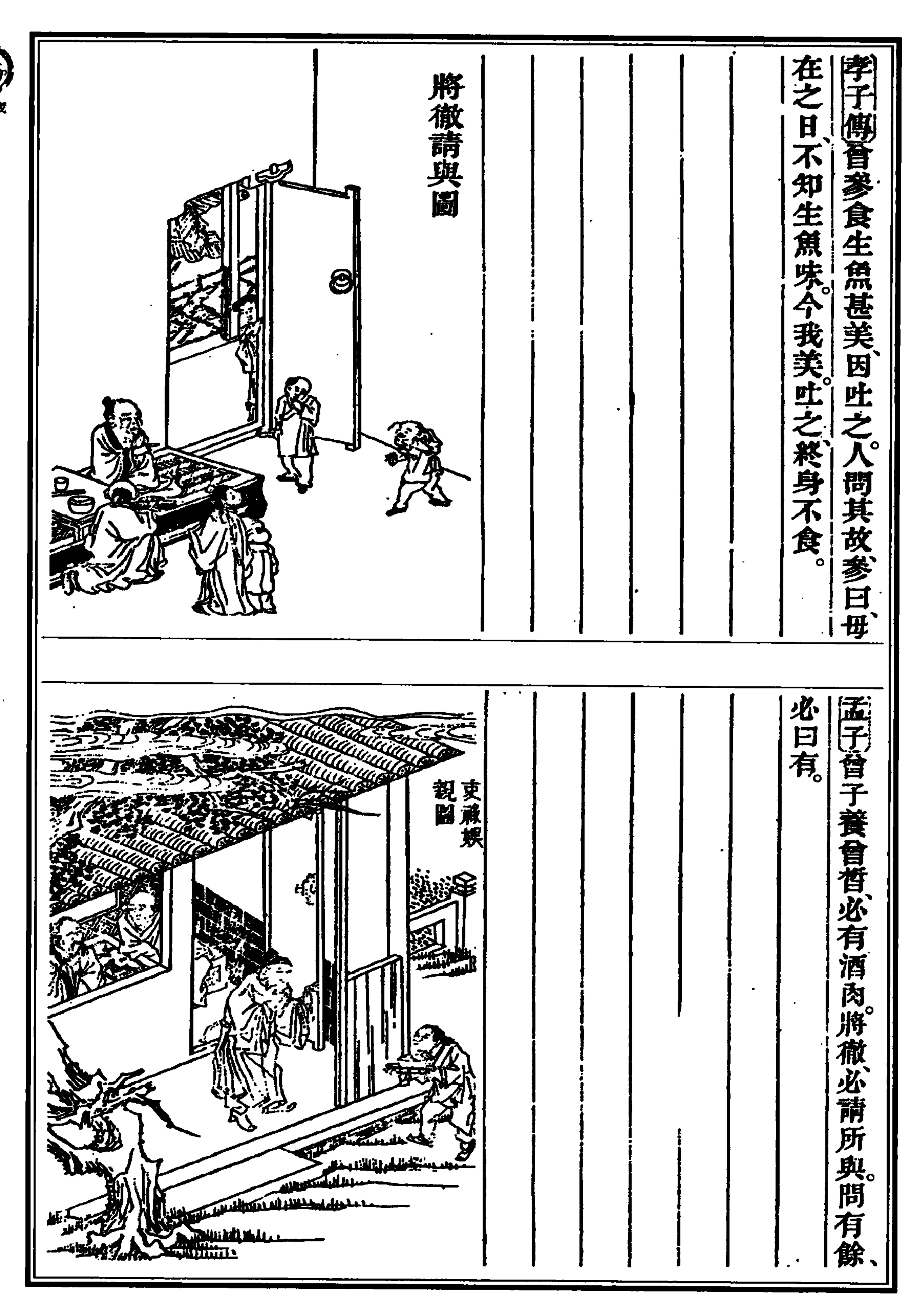


戰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

孝事後母圖

孔子家語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

思母吐魚圖



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將徹請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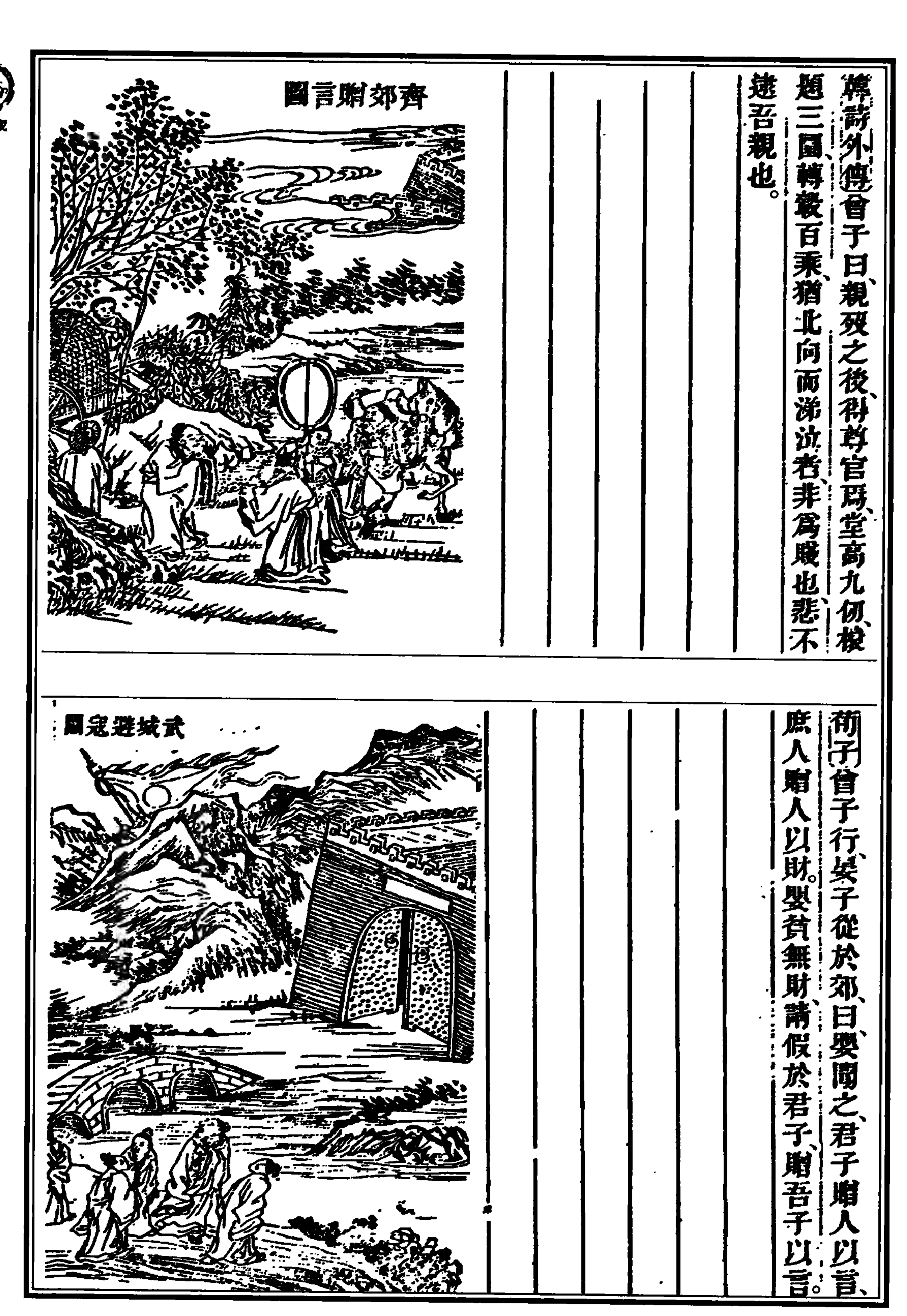
孟子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鷄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

執親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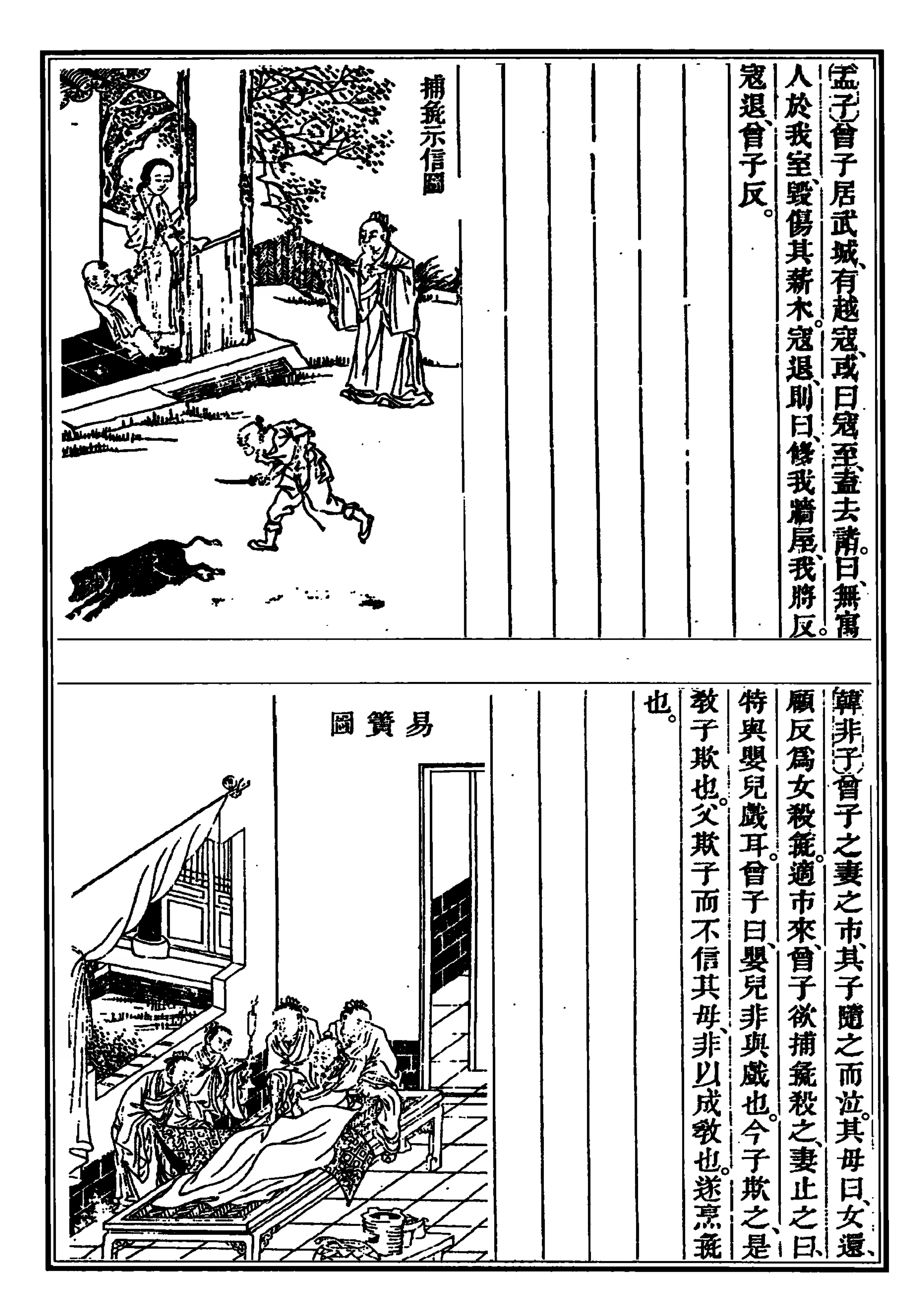
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尊官悲泣圖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歿之後，得尊官爵，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捕彘示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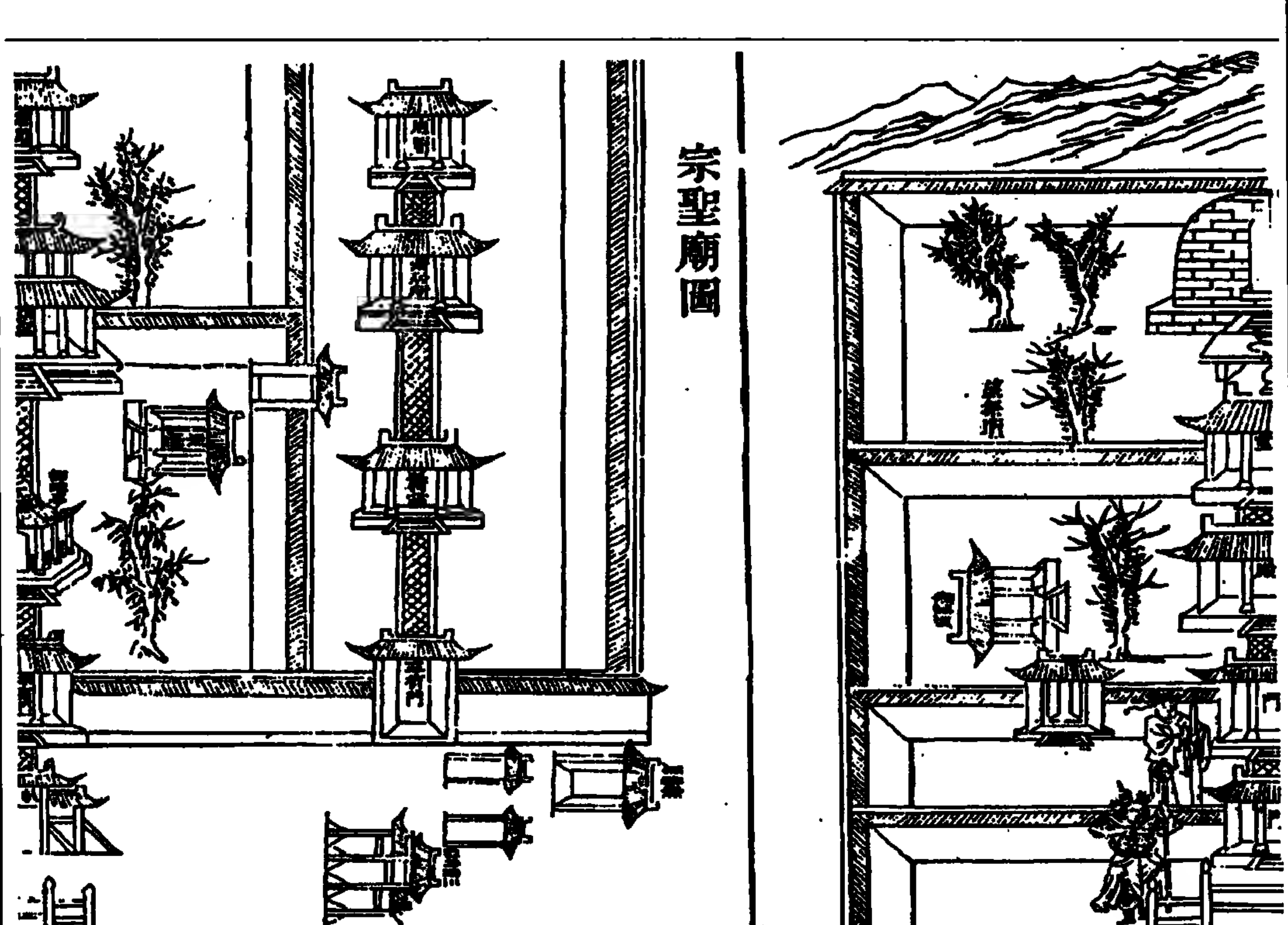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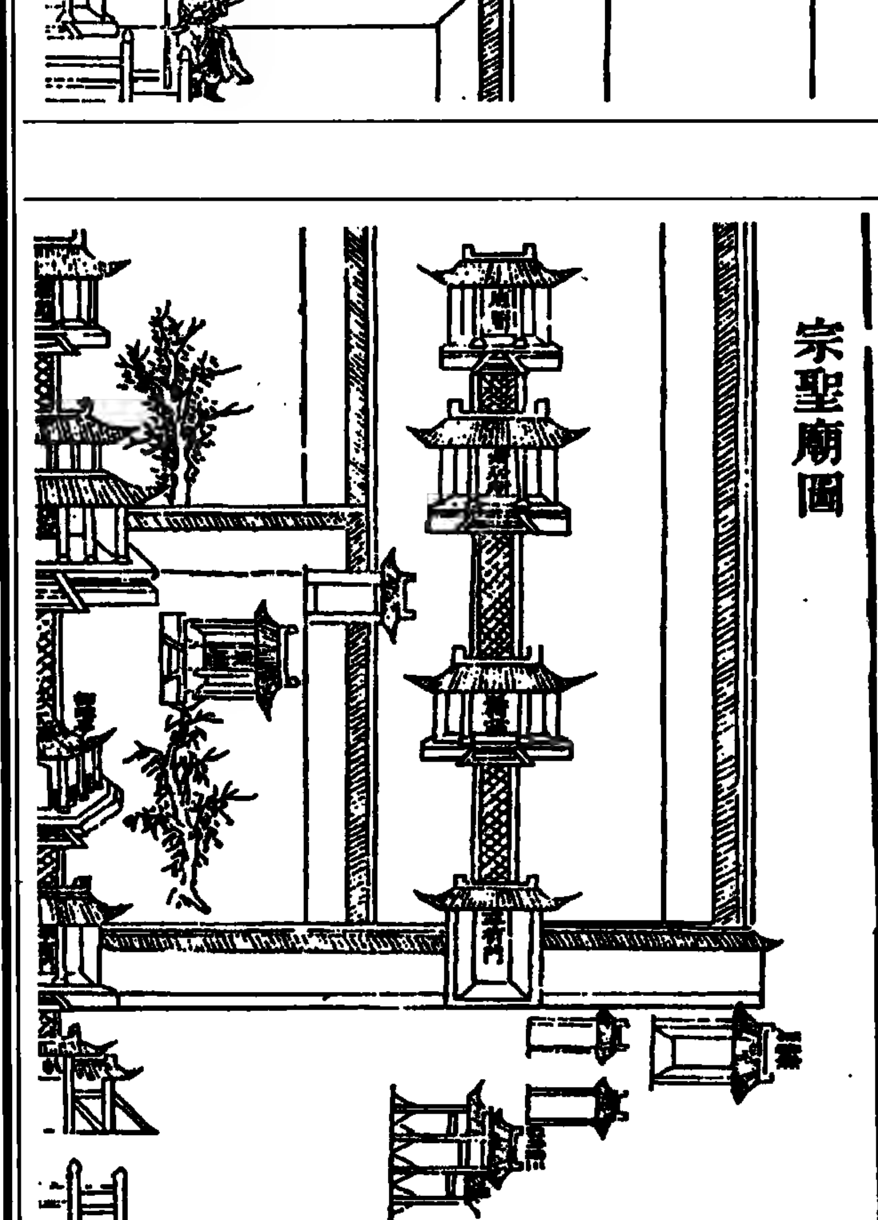
易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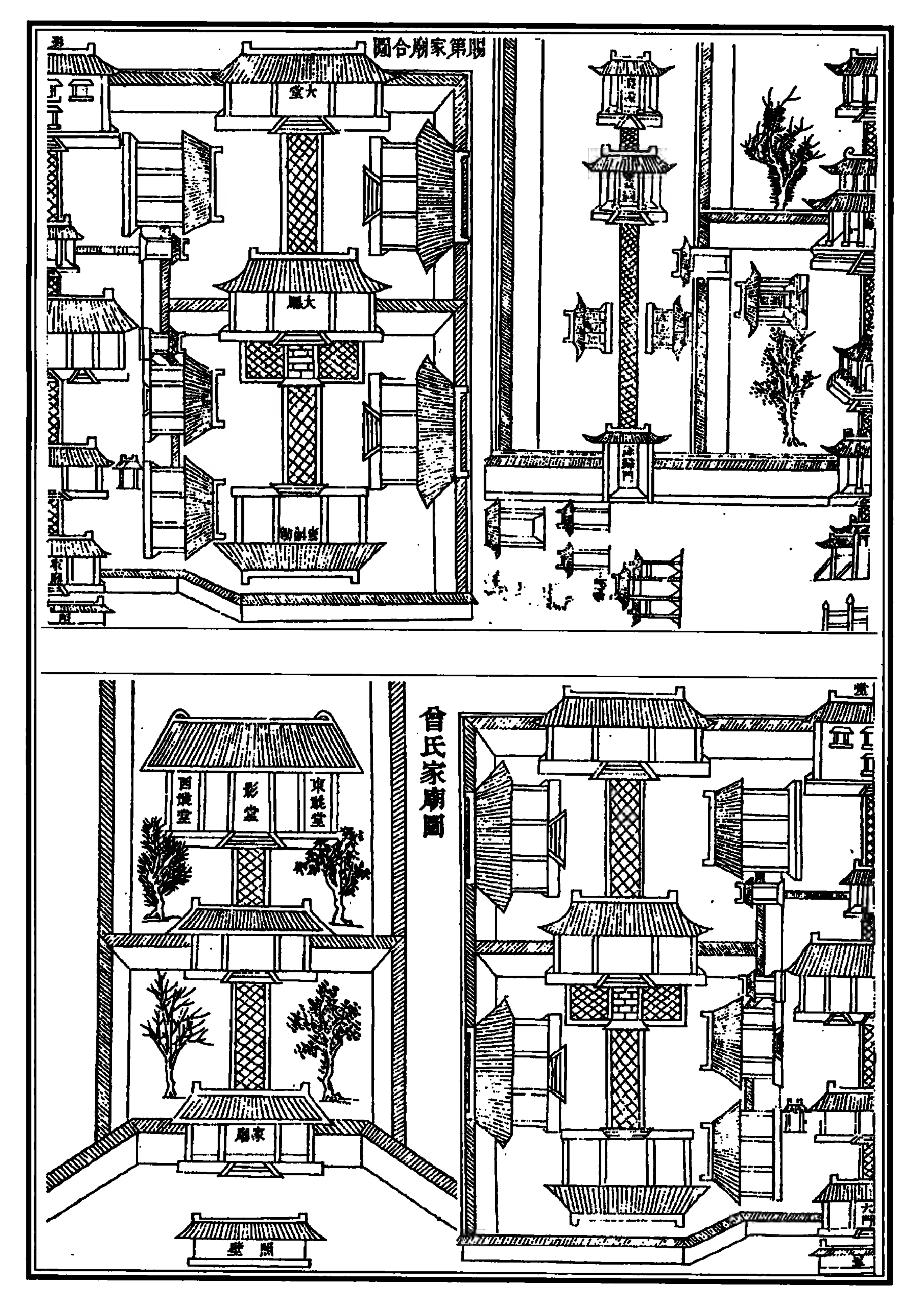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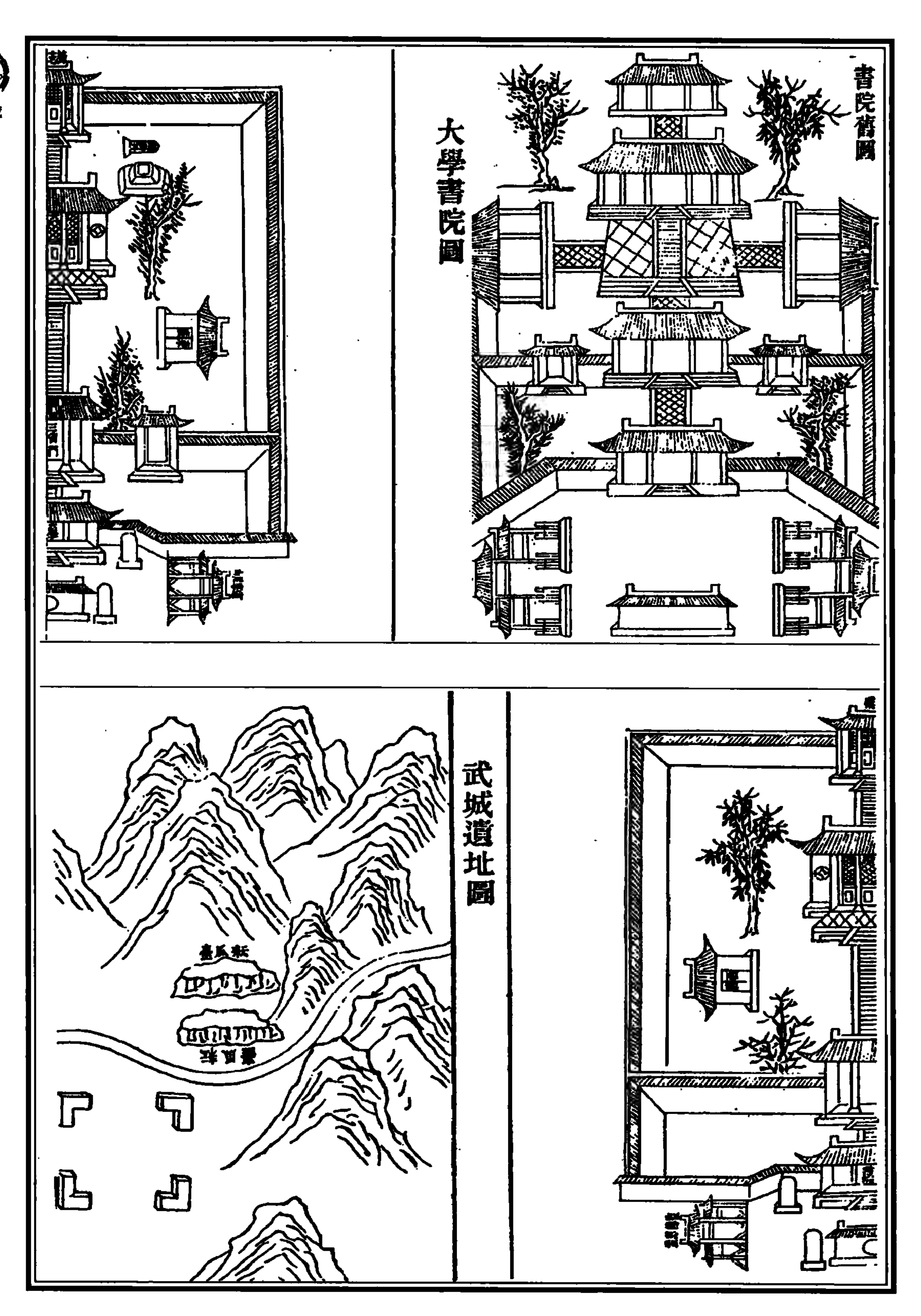
宗聖林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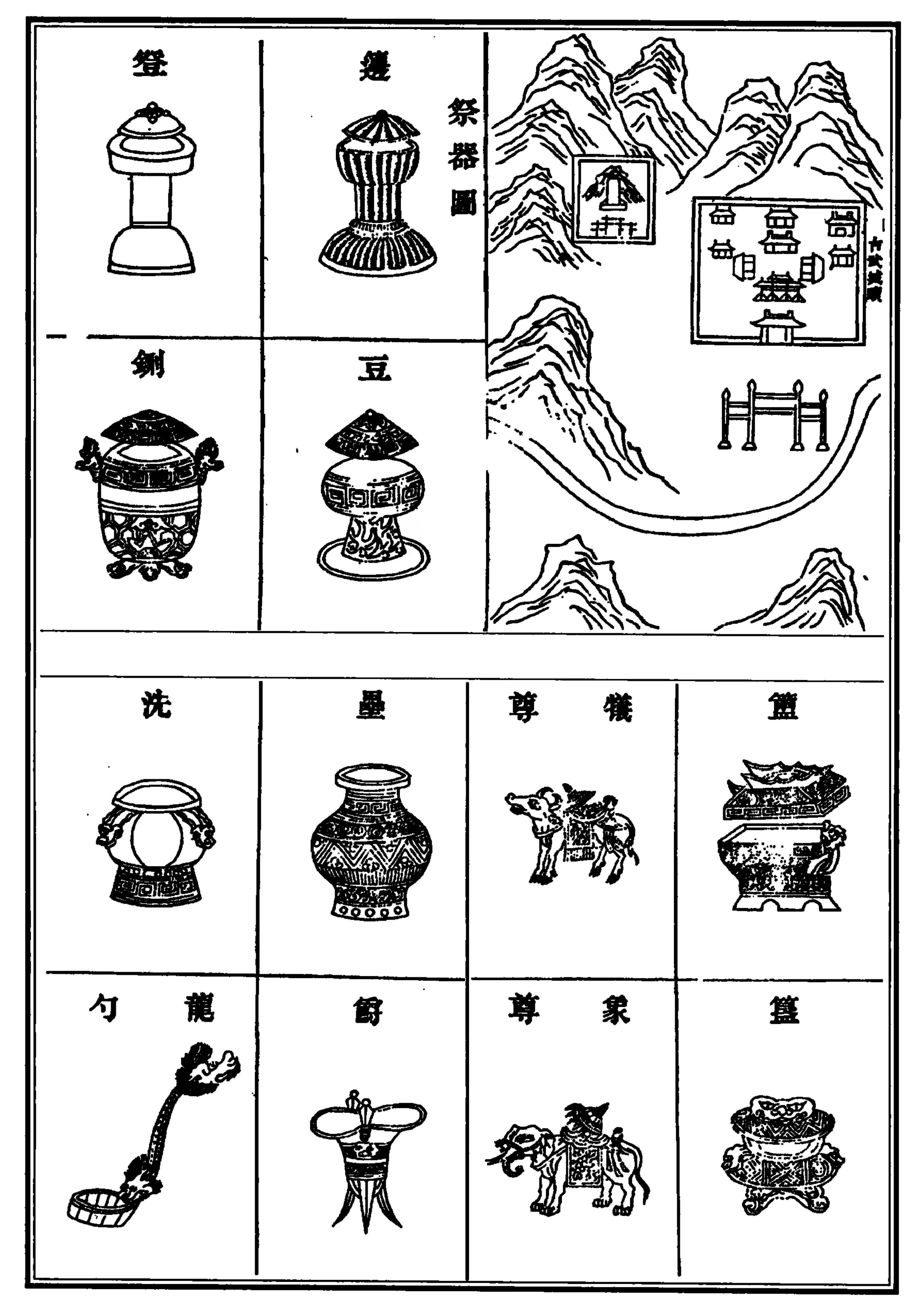
宗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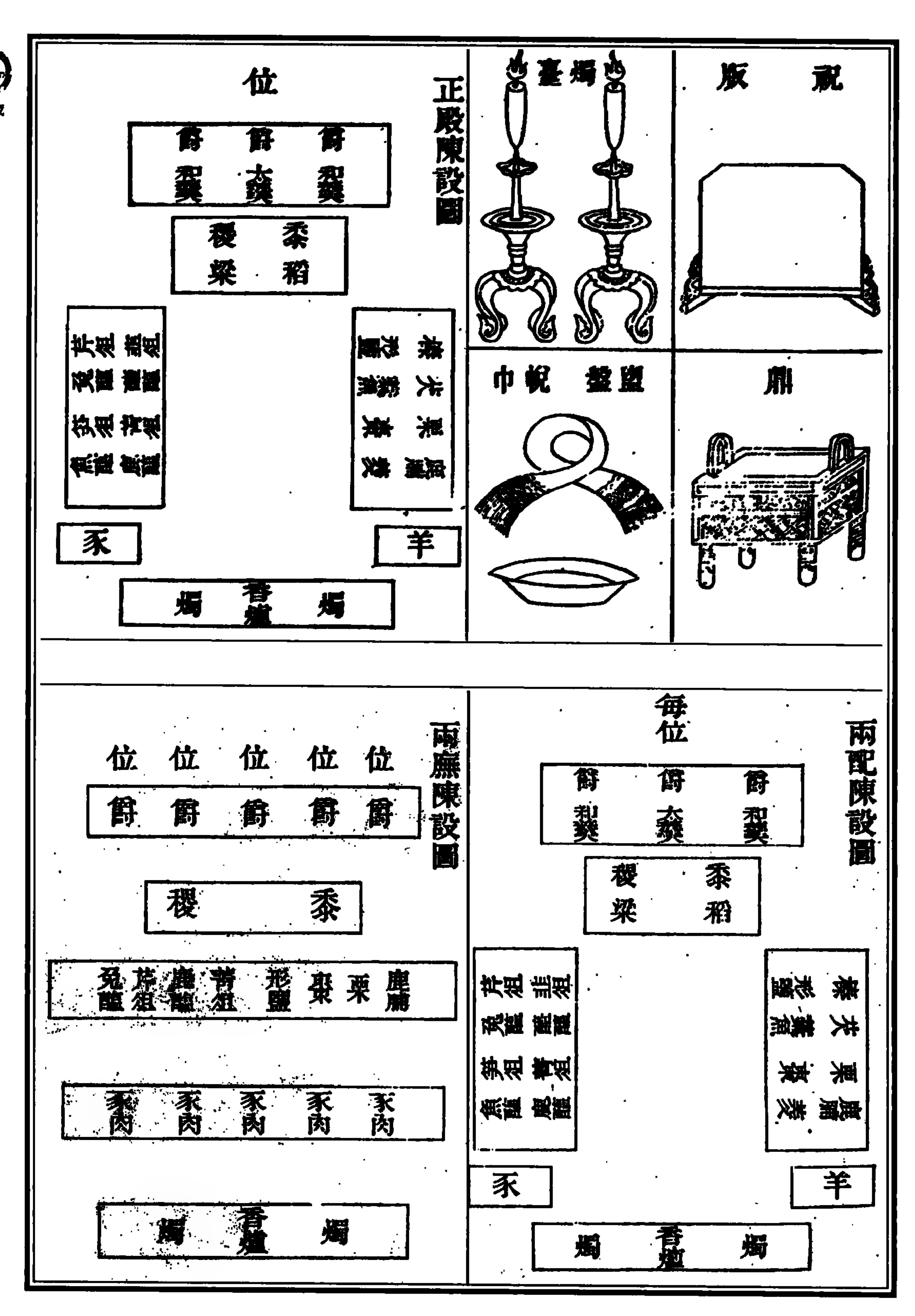





賜第家廟合圖
大堂
大廳
曾氏家廟圖
西儀堂
影堂
東儀堂
家廟
照壁


書院舊圖
大學書院圖
武城遺址圖


祭器圖
登
籩
鉶
豆
洗
罍
犧尊
簠
龍勺
爵
象尊
簋


祝版
燭臺
正殿陳設圖
位
爵
爵
爵
和羹
太羹
和羹
黍
稷
稻
粱
羊
豕
燭
香爐
燭
鼎
盥盤
帨巾
兩配陳設圖
每位
兩廡陳設圖
位
位
位
位
位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宗聖志卷三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傳記第二

尼山執藝七十二賢，闡揚至孝，肇自史遷。裒集諸子，綴爲長編，搜逸表微，一貫斯傳。纂傳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高士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於魯。

隋書經籍志：曾參傳一卷。今佚。

宋蘇轍古史孔子弟子列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子爲之作孝經。其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瓜而傷其根，父擬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爲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爲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閽弗內也。二子入其廄而修容。子貢先入、閽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閽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蒸小物也。而猶不用命、況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

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宋曾肇補曾參傳　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父點、字晢、嘗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參與父俱事孔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嘗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孝、孔子語之孝、蓋千餘言。又嘗問禮於孔子、往復酬對、亦數千言。然號遲鈍、故謂之曰參也魯。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參、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參嘗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之、參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病、樂正子春坐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參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朋友責善尤切、數子夏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喪爾親、使民未有聞、其罪二。喪爾子、喪爾明、其罪三。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初參養蔵、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蔵死、元養

參如參養蒧，然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君子謂參養志，元養口體。事親若參可也。元子西，或人以比於子路，西蹙然不敢當；以比管仲，艴然不悅。其自任之重如此。

舉嘗讀司馬遷史記，病其傳曾子事特畧，因採摭經傳，掇其大者，著於譜。曾子修身事親，嚴飭篤友，至死不亂，其言雅見於晉，為萬世法。然於孝愛尤至也，故後世言孝，必稱曾子。

國朝熊賜履學統正統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子孫因其封國為氏，遂為鄫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為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夭，夭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三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

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父晳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詣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平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

毋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晳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晳於南武山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鄪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蒸不熟而出之人曰非

七出也。荅曰、棃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子申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蹝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

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鄖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張伯行道統錄 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父晳、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有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晳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語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洽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以仁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眾、而孔子獨遺伋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日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謫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皆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覩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聞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

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殷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忒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歿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季錯尙史孔子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曾子孝於父母、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曾子之事父母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孟子○按此兼明書引孟子語 曾皙使曾子、過期而不至、人見曾皙曰、無乃畏耶。曾皙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母曰、願留、參方到。卽搯其臂、曾子臂立痛、卽馳至問母、母曰、今者客來、吾搯臂以呼汝耳。論衡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禮記祭義 仲憲卽原憲 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禮記檀弓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韓詩外傳 曾子妻蒸梨不熟、去之。人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檀弓 曾子嘗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可謂善安身矣。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

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屈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孔子家語

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三樂也。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有好友而中絕之，三費也。子夏曰：善哉。韓詩外傳

闕里志：曾子名參，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數傳而生點，點生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

曲阜縣志聖蹟：宗聖曾子，其先爲鄫子之後。莒人滅鄫，遂去其鄫字之旁以爲氏。曾子字子輿，曾點之子。父命適楚，從孔子學。十九歲聞一貫之傳。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德美於後世。上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齊聘爲卿，以親老辭。嘗讀喪禮，泣下沾襟，一夕五起，視其母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其從夫子之在楚也，以心動而辭歸，問其母，母曰：思爾，故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孔子因曾子志存孝道，作孝經。曾子又述聖經，作大學。卒於魯。子三人：元、申、華。孫西，皆著聞。韓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元人稱曾子爲宗聖焉。曾子居魯高門外，梟不入郭，見水經注。其南即沂水、舞雩，爲曾子父風浴詠歸處，今其故址尚可考也。

濟甯州志曾子世家：曾子名參，字子輿，與漢白水碑作與，宋本家語同。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曰：參讀爲驂。秦風小戎箋云：驂，兩騑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驂，故謂之驂。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騑，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騑，指其

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脫驂一馬、亦稱驂。名驂字子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南武城人。其先出於夏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子爵。歷商、周、世守其業。五十傳至時泰。武城族譜姓源云、曲烈生炫忠、炫忠生坤仁、坤仁生錄、錄生浩源、浩源生富材、富材生焜、焜生伯基、伯基生銳、銳生汪、汪生志梁、志梁生燡、燡生相奎、相奎生世鑑、世鑑生政治、政治生樸、樸生瑞煥、瑞煥生垠、垠生錦容、錦容生洪、洪生桂茂、桂茂生熙、熙生培元、培元生銈、銈生允漆、允漆生杞、杞生雝熹、雝熹生墳和、墳和生成銳、成銳生一淯、一淯生榕、榕生焵、焵生垣、垣生銷、銷生福波、福波生時榮、時榮生炳、炳生均作、均作生鈴、鈴生浤仁、浤仁生一松、一松生炤、炤生墅、墅生鎮玉、鎮玉生汜、汜生祥溥、祥溥生炷、炷生方堤、方堤生宇鑾、宇鑾生沛恩、沛恩生樸、樸生世美、世美生時泰。魯襄公六年、莒滅鄫、世子巫奔魯、以曾爲氏。案、古人字簡、曾之从邑作鄫、不先於曾、故去邑爲曾之說、不可據依。三桓家臣曾夭、曾阜、其後也。族譜、姓源以巫、天、阜、蒧爲四世相系。又有晉崔琳奏云、巫一子天、天一子阜、阜子蒧、蒧狂者也、有堯舜氣象。按天、阜並見左傳。通志世族畧云、亚生阜、阜生晳、又與崔異、是皆不可據。況有堯舜氣象、乃程子語、豈崔已言之乎。今從宗聖志、世家篇。巫數傳、生先賢蒧、春秋名字解詁曰、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蒧字。惟集韻有此字、音多忝切。案說文、黩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黩、字子晳。黩與蒧同音、則當作蒧。論語作點、說文、點小黑也。黩與點古同聲通用。字子晳、少孔子六歲、爲孔子高弟、與琴張、牧皮同稱狂者。嘗與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孔子言志、孔子與之。慨禮敎不行、欲脩之、孔子善之。家語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明加封公、配享啓聖王殿、尋改稱先賢曾氏。以魯定公五年生宗聖。珠衡犀角、朱彝尊經義考引論語摘輔象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宗聖志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其言行詳論語、孟子、大小戴禮記、而諸子雜說亦往往傳其軼事。孔門之徒三千、曾子獨得其宗。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孔子而下、登聖域者四、自顏子外、皆出曾氏之門。與弟子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作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載漢書藝文志。至隋、唐有二卷。宋晁公武所校唐本僅十篇、皆見於大戴記。郡齋讀書志蓋後人取戴記充之、非本書也。本朱子唐贈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又贈郕伯、宋封瑕邱侯、改武城侯、加封郕國公、元封郕國宗聖公、明改稱宗聖曾子。子三、元、申、華。

定安案、宗聖古無定稱、孔子之裔在漢封褒成侯、三國魏爲宗聖侯、是以宗聖稱孔裔矣。唐立宗聖觀、祀文始眞人尹喜。陳叔達撰大唐宗聖觀記、大抵以老子爲聖、尹喜爲宗聖也。元史文宗紀至順

元年七月、加封曾子爲郕國宗聖公。明史禮志、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攷明王一夔元豐類稿序、曾鞏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遠祖遷吾江西之南豐。長洲顧東巖本是序作於成化六年、豈曾子固亦嘗稱復聖、同於顏子耶。抑或顧本之誤耶。然自唐迄宋、皆尊顏子爲亞聖、封兗國公。元至順中、進封顏子爲復聖公、孟子遂爲亞聖、四配之稱、又何嘗有一定乎。

宗聖志卷三

校記

①此段所引爲節文，《禮記·檀弓上》云：「曾子聞之，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宗聖志卷四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世系第三

神禹之裔、建國於鄫。訖周而滅、去邑爲曾。萊蕪嘐嘐、鄫國兢兢。歷二千載、組豆欽承。纂世系。

元和姓纂五十七 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參、字子輿、通志作阜生晳 父子並爲仲尼弟子。生元、申、裔孫偉、後漢尚書令。

宋歐陽修文集 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點、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

通志氏族略 曾氏亦作鄫、亦作繒、姒姓、子爵、今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也。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襄公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字子輿、父子並爲仲尼弟子。參生元、申、裔孫偉、後漢尚書、望出魯國。

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自注 曾氏出於鄫、姒姓、莒滅鄫、子孫在魯者別爲曾氏、蒧、參、元、西始有聞。左傳有夭、阜、後漢尚書令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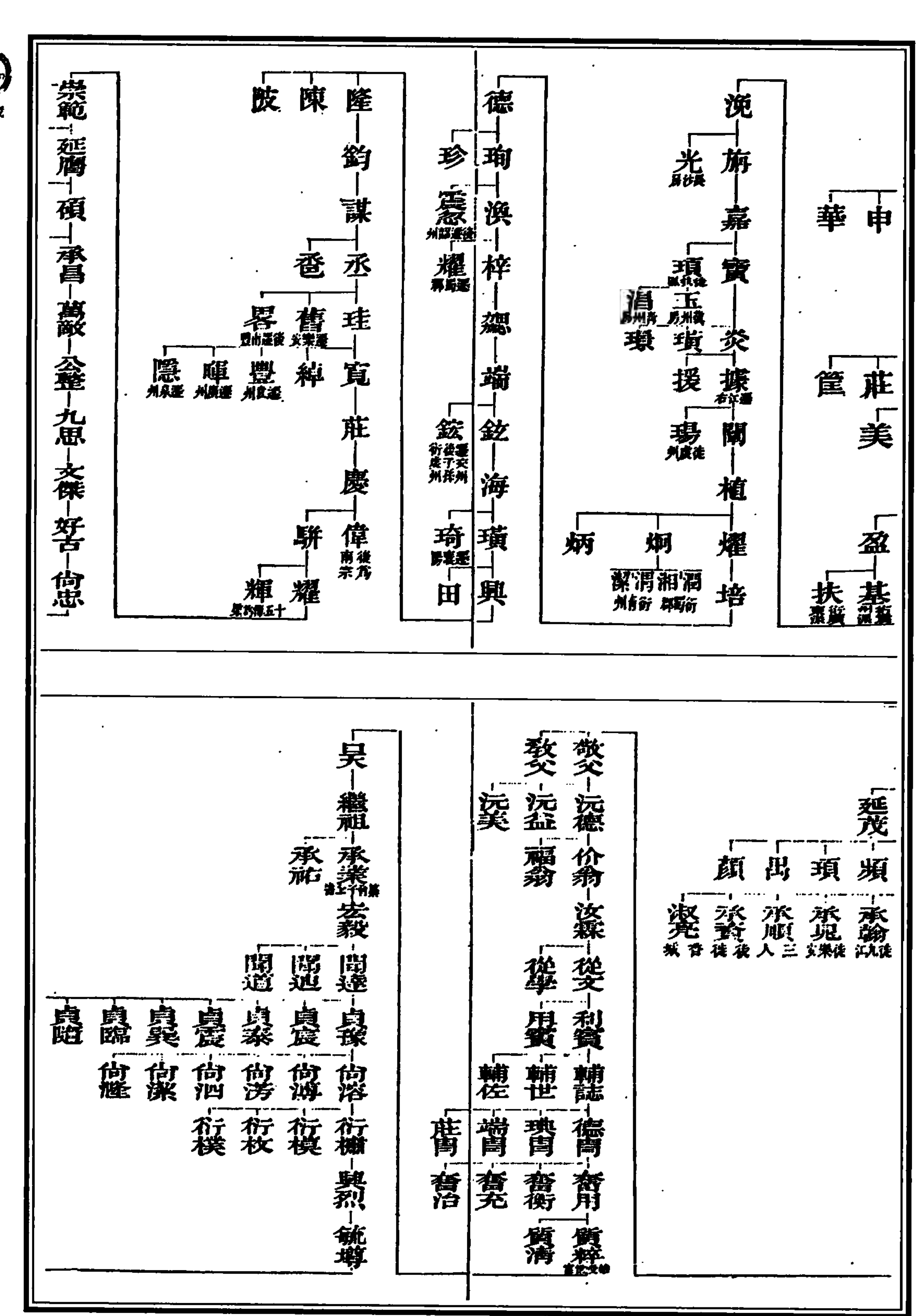
明呂氏宗聖志 曾子之先出自夏禹、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於鄫、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卽周襄王六年也、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三桓家臣曾夭、曾阜、其後也。巫凡數傳、生蒧、蒧生參、參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卽魯定公五年。

右曾氏得姓之由

曾氏世系表

呂氏舊圖起黃帝、大禹、少康、似太荒遠、非尙書首堯典之意、茲從萊蕪侯旁行斜上、復綴代次事實於後、庶閱者瞭然。

萊蕪侯宗聖公—元—西—欽—导—談—遐—偉—樂—



貞貴
傳鎮—紀運（原譜作逢敬譜作運）
傳錫—紀翊—廣芳—昭嗣—憲祐—倩源
　　　　　—廣甫
　　　　　—廣之
傳銓
傳鉄
傳錄
傳鋙
傳鉞

萊蕪侯蒧　字晳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蒧（論語作點）。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定安按。武城曾氏族譜。舊以萊蕪侯蒧爲始祖。自宗聖公升配至聖殿。明正統二年。加封萊蕪侯。爲公由兩廡移配啟聖王祠。而南武山專廟因遵定制。別祠萊蕪公。自是譜以宗聖冠首。今仍依舊譜。

始萊蕪侯。

一代宗聖公參　字子輿。宋咸淳三年。封郕國公。夫人公羊氏。子三。元。申。華。

二代元　娶高陽氏。子西。

禮記檀弓鄭元注。曾元。曾參子。

荀子大略。公行子之燕。遇元於塗。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夷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

次申　字子西。娶顏氏。子二。耕。森。

禮記檀弓鄭元註。曾申。曾參之子。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按序錄多本劉向別錄。）

次華　娶上官氏。子炳。

三代西　娶左氏。子欽。

孟子公孫丑趙岐註。曾西。曾子之孫。

毛奇齡四書賸言。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

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受曾申[1]、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江永羣經補義曾西卽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趙註爲是。

趙佑四書温故錄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孟子第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

翟灝四書考異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

定安按、趙邠卿以曾西爲曾子之孫、近儒或然之、或不然之。竊謂漢時有世本可按、似無舛誤。然有可疑者、鄭注曲禮畏而愛之引吾先子之所畏稱爲曾子曰、鄭意蓋以孟子之曾西卽檀弓之曾申、故依檀弓稱爲曾子。釋文謂曾申字子西、似卽依此。近儒第舉古人名申字西者以爲比例、而不知曾西爲曾子之子、爲曾子之孫、於漢說皆有可據。疑事毋質、姑錄舊說以備參考。

四代欽　字子敬、娶穀梁氏、繼娶周氏。子三、㝵、莊、筐。

五代㝵　字若得、平陽侯、娶卜氏、子羨。繼娶歐陽氏、子美。

定安按、曾子生周敬王十五年、由敬王傳九王、周始亡。終周之世、曾子不應僅傳五代。周時固無封平陽侯之事、秦亦未聞。攷漢書高惠功臣表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上、漢六年十二月封。傳十一世至侯曠、是平陽侯在西漢傳國最久、並未

改封他姓。且斗既封平陽侯矣，何至一代遽絕。譜疑誤。

六代羨　字學餘，官徐州刺史，娶繆氏，子遐。

七代遐　字子盛，陝郡太守，移揚州刺史，娶言氏，子二，偉、盈。

定安按：漢書百官表，景帝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曾子之六、七代孫似尚在周世，不應居此官。漢書地理志無陝郡，惟宏農郡有陝縣。至唐始有陝州，從無稱陝郡者。

八代偉　漢尚書令，娶鄭氏，子樂。（呂志族譜、馮雲鵷曾子書俱作煒，非。）

次盈　官撫州長史，孫基衍派袁州，扶衍派廣東。

定安按：撫、袁皆唐州名，隸江南道。兩漢但有豫章郡，隸揚州。

九代樂　字舜韶，官山陰令，（馮雲鵷書作漢陽縣。）終封都鄉侯。娶周氏，子洸。

十代洸　上谷太尉，娶伏氏，子二，旃、光。

定安按：太尉應是都尉之訛。秦漢時太尉皆京秩，掌武事。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綰。十一年，周勃爲太尉是也。漢書地理志上谷注，甯西部都尉治，是漢時有上谷都尉之證。

十一代旃　字伸勸，仕西漢中壘校尉，遷冀州太守，娶鄔氏，（馮雲鵷書作鄔氏。）子嘉。

定安按：後漢書百官志，武帝省中壘校尉，但置中侯，是中壘乃武帝以前官。漢以州統郡，有某州刺史，無某州太守。攷兩漢志，西漢有冀縣，隸天水郡，東漢冀縣隸涼州漢陽郡。

次光　後徙長沙，爲長沙房。

十二代嘉　官安縣主簿，娶鄭氏，子二，寶、項。（濟甯州志作項，非。）

定安按：漢志無此縣，地理諸書亦無此縣。

十三代寶　字惟善，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子三，炎、（原從玉旁，今敬避。）瑣、璟。

定安按：車騎侍郎疑誤。漢書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如淳注：主車曰車郎，主戶衞曰戶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據此，則車騎侍郎應作車郎。又車騎將軍爲漢尊秩，其屬官有車騎將軍長史、車騎都尉、車騎將軍市令、車騎將軍掾，亦無車騎侍郎之職。

次項　徙扶風。長子玉，官御史大夫、刺冀州，後爲冀州房。次子渻，舊志、馮雲鵷書作昌。舉文學博士，寓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四代炎　官提舉副使，娶鄔氏，子二：據、援。

定安按：提舉之名自宋始，唐以上無此官。

十五代據　漢關內侯。西漢末，恥事新莽，挈族渡江，隱於豫章廬陵郡之吉陽鄉，即今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復徙鶯遷鄉，屬今永豐縣境，爲曾氏始遷江右之祖。娶陳夫人，繼娶劉夫人，子二：闡、瑒。

定安按：宋歐陽修與曾鞏論氏族書，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眞。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三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自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攷今譜，都鄉侯樂是曾元八代孫，關內侯據爲都鄉侯五代孫，與南豐族譜小異，當是後人增改，亦恐未確。

十六代闡　娶文氏，子植。

次瑒　徙虔州。呂志作處州，濟甯州志作楚州，茲從族譜。

定安按：虔，唐州名，隸江南道，東漢無此州。

十七代植　娶李氏，子耀，繼娶蕭氏，子二：炯、炳。

十八代耀　諫議大夫，任福州刺史，娶胡氏，子培，繼娶文氏，子城。

定安按：福，唐州名，隸江南道，東漢無此州。

次炯　徙樂平。至孫潤、湘兄弟，衍蜀郡，渭、潔兄弟衍

青州。

定安按、樂平有三、東漢有樂平、侯國、隸兗州東郡。晉北魏有樂平縣、隸司州陽平郡。此山東樂平也。晉、北魏樂平郡、隸并州。隋樂平縣、隸冀州太原郡。此山西樂平也。唐宋樂平縣隸江南道饒州、即今之江西樂平也。譜未知所指。

次炳　後衍廩城。

定安按、廩城隋縣名、隸荊州永安郡。唐隸淮南道黃州。

十九代培　字本固、娶陳氏、子德。

二十代德　娶蕭氏、子二、珣、珍。

二十一代珣　字貢文、三國時中郎將、娶朱氏、子二、漢、霞忽。

次珍　魏封平原侯。

定安按、三國志魏紀、漢建安九年、袁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曹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是平原初屬袁紹、曹操得之、尚隸於漢。建安十八年、漢封操爲魏公、始建魏社稷。二十年、天子命魏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珍之封侯、似在此時。惟攷明帝紀、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是平原爲明帝潛邸所在、如珍果封平原侯、似不能奪其所封而移之太子。至明帝踐祚之後、魏臣尤不得僭封平原侯明矣。

二十二代巽　封景陽侯、娶劉氏、子二、梓、（呂志作榕、壽雲鴻書作梓。）曜。

定安按、地理諸書無景陽郡縣名。

次霞忽　後遷韶州。

定安按、韶唐州名、隸嶺南道。魏晉無此州。

二十三代梓　字伯琦、娶丁氏、子鑑。

次曜　遷蜀郡。

二十四代鑑　鎮南軍司馬、娶文氏、子端。

定安按、唐始置軍。隋以前尚無此制。唐書方鎮表、景雲二年、置朔方軍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軍節度使。其後軍名不可枚舉。又廣德二年、改安南節度使爲鎮南大都護。大曆元年、仍更鎮南曰安

南。是鎮南司馬確爲唐官。又五代職方考、鎮南屬吳、即洪州、則更在唐以後矣。

二十五代端　字正翼、娶胡氏、子二、鉉、鋐。

二十六代鉉　字道遠、官大司馬、娶蕭氏、子海。

次鋐　字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遷交州、子孫衍虔州。

定安按、由魏至梁、垂三百年、平原侯珍去鋐纔六代、世次似亦未合。

二十七代海　一名貝、襄州錄事參軍。娶楊氏、子二、璸、琦。舊志誤作橉、瑀雲鵠書作璸。

定安按、襄州唐隸山南道。

二十八代璸　娶謝氏、子二、興、田。

次琦　官黃門侍郎、家襄陽。

二十九代興　字兆發、娶張氏、子三、隆、陳、陂。

三十代隆　字廸蕙、娶宋氏、子鈞。

三十一代鈞　字洪舉、官給事中。娶王氏、子謀。

三十二代謀　字以忠、娶高氏、子二、丞、爸。

三十三代丞　官司空兼尚書令、徙廬陵吉陽上黎堡。娶何氏、繼娶羅氏、子三、珪、舊、略。

三十四代珪　字子玉、娶蕭氏、子五、寬、緯、豐、暉、隱。

次舊　官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樂安雲蓋鄉。後衍崇仁、泰和等處。

次略　官節度使、徙撫州西城。十傳至鞏、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五代寬　娶何氏、子莊。

次豐　遷袁州。

次暉　遷廣州。

次隱　遷泉州、爲公亮房。

三十六代莊　字子蒞、官江州都押衙。舊志作吉州　娶蕭氏、子慶。

三十七代慶　唐御史大夫、娶鄒氏、子二、偉、誤同入代祖名。騈。

三十八代騈　御史大夫、舊志云吉州都押衙今據譜删。娶王氏、子二、耀、輝。自騈二十二傳爲質粹、應詔至嘉祥、受世官、守宗聖廟林、是爲東宗。

長房偉　官檢校御史大夫、十四傳爲侍郎晞顏、徙

龍潭、生雷順、德裕、巽申。巽申裔芝、蘭徙湖南甯鄉

縣、是爲南宗。南宗建廟祀萊蕪公於長沙省垣。至

國朝嘉慶間、湖南巡撫奏請予甯鄉曾衍詠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先賢曾氏廟祀於南楚、部議未准。此

後世系、惟錄東宗。

定安按、呂志以偉爲三十八代、耀爲三十九代。然

耀非偉子、偉已留爲南宗、駢之二十二代孫質粹

至嘉祥受世官、自應祧偉而祖駢。今改正、以訂舊

志之誤。

三十九代耀 南唐宮檢司、拜眞州刺史、徙木塘源。

娶劉氏、子崇範。

四十代崇範 字則模、家藏九經子史、竈薪不屬、讀

書自若。南唐賈匡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娶劉

氏、子二、延膺、延茂。

四十一代延膺 字膺修、膺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升

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娶魏氏、子五、碩、頫、項、禺、

原從頁、彥今敬避。顏。

四十二代碩 字偉夫、湣化壬辰登第、官歷黃州從

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導江知縣、朝

奉郎、大理寺丞。娶江氏、繼娶省氏、省疑誤。子六、承昌、

承翰、承晁、承順、承資、淑亮。

次頫 官武昌監。

次項 官縣主簿。

次禺 進士、官筠州錄事參軍。

次顏 與禺同榜進士、判循州。譜碩、在顏後、茲從舊志、濟甯州志。

四十三代承昌 字雍行、娶張氏、子萬敵。

次承翰 徙九江。

次承晁 徙樂安。

次淑亮 後徙香城。

四十四代萬敵 字惟仁、娶徐氏、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 字容莊、娶羅氏、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 字成義、又字得之、娶羅氏、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 字卓庵、娶李氏、子好古。

四十八代好古 字信前、族譜因初襲翰博字誤犯此諱、反改好古爲浩古。禹

雲鵠書因之、與信前義不貫、茲仍之。娶劉氏、子尚忠。舊志、濟甯州志均作尚忠、譜因

下代有尚派、易尚忠爲上忠。禹雲鵠書因之、非、茲正之。

四十九代侚忠　字省己好學力行孝友著於郡邑。娶張氏子二敬父敎父。

五十代敬父　字存誠邑庠生事親以孝聞娶江氏、子三沅德沅益沅美。

五十一代沅德　字旋吉府庠生娶黃氏子二价翁、福翁。

次沅益　九傳至才英以依族叔質粹至山東其裔世居南武山始祖林廟左近今考四氏學稱爲南武山房。

五十二代价翁　以字行諱琢邑庠生娶姚氏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　字雨蒼娶宋氏子二從文從學。上一字誤同四十代祖諱因改宗爲從。

五十四代從文　字益雅娶羅氏子二利賓、濟甯州志誤作濱。用賓。

五十五代利賓　字翼甫邑庠生性孝友好施與鄉邦稱之娶鍾氏子三輔世輔佐並蚤卒輔誌。

五十六代輔誌　字思修邑庠生娶張氏子四德冑、典冑端冑莊冑。

五十七代德冑　字好懿邑庠生娶彭氏子四奮衡、奮充充邑庠生與兄衡並早卒奮用奮治。

五十八代奮用　字志行邑庠生貫通經史性好施、有高祖風娶金氏子二質粹質清。

五十九代質粹　號南武、原字好古因同四十八代祖諱改。生長永豐修德念祖嘉靖丙戌闔族共推來南武山祭宗聖廟墓上書大吏請居守格議南歸。據馬孟楨曾氏家廟碑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准徙居嘉祥受世官奉祀歿祀崇德祠娶楊氏一子昊。原名旻定安按明史儒林曾質粹傳正德間山東僉事錢鉉訪得曾子後一人於嘉祥山中未幾而歿嘉靖十二年以學士顧鼎臣言詔求嫡嗣於是江西撫按以質粹名聞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是爲武城曾氏置翰博之始。

次質清　邑庠生鄉飲大賓。

六十代昊　字欽一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先父卒。

娶徐氏、守節撫孤、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　字繩之、貤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未即請襲。時永豐龍潭族人衮以應貢到京、乘機奪襲。給事中劉不息、李盛春、山東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奏、准繼祖之子襲職。繼祖事母孝、母卒、廬墓三年、奉旌孝子。濟甯州志有傳、祀廟内崇德祠。娶薛氏、子二、承業、承祐。

六十二代承業　字振吾、萬歷二年奉勅入四氏學習學。五年十六歲、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五十二年、百廢具舉、又請直指姚思仁創宗聖志、自輯曾子全書三卷、著錄四庫。祀廟内崇德祠。娶楊氏、繼娶孔氏、子一、宏毅。

次承祐　恩貢生、考授河南通許縣教諭。

六十三代宏毅　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控部冒爭襲職、宏毅具奏禮部尚書黄士俊、劾益人更四代、時閲百年、忽起而爭、爲不應等情、益慚阻而退、自後無復爭者。宏毅負奇概、以膽畧自雄。崇禎三年陪祀歸過德州、值流寇渡河、充斥臨濟閒。宏毅與戰於四女寺前、身中流矢、猶活挾一賊、躍馬抵里門、視之已死、擲於馬前。後四年、嘉邑滿家硐宫二麻子作亂、先後攻城、宏毅率邑人守禦、得無恙、其義勇如此。後竟得癆瘵、三十一而卒。（曾衍東小豆棚説。）主鬯十四年、祀崇德祠。娶朱氏、魯藩王女、副室陳氏、子三、聞達、聞迪、聞道。

六十四代聞達　字象輿、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順治三年、改授内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十四年、
詔隸翰林院如舊制。主鬯二十八年、娶顔氏、子八、貞豫、貞宸、貞泰、貞震、貞巽、俱奉祀生。貞臨、貞隨、四氏學增生。貞賁。

次聞迪　恩貢生、考授州同、任福建福甯直隸州州同。

次聞道　恩貢生、考授州同。

六十五代貞豫　字麐埜、工詩、採入濟甯州志。康熙七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二十三年。娶

朱氏子六、尚溶、尚溥、尚涝、尚泗、尚潔、尚濰。

六十六代尚溶　字匯伯、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五十二年入賀

萬壽、

賜宴禮部。主鬯四十年。娶孔氏、繼娶程氏。子四、衍模、未娶早卒、衍槱、衍枚、衍樸、樸出嗣堂弟尚潤。

六十七代衍槱　字雍若、敦行積學、著有近聖居詩集二卷。雍正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鬯九年、百廢具舉、祀崇德祠。娶劉氏。子一、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　字起祚、工詩、著有墨軒吟稿。見州志藝文。乾隆四年五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十五年八月、同衍聖公馳驛入賀

萬壽、

賜宴禮部。主鬯二十二年。祀崇德祠。娶路氏、繼娶張氏、續娶趙氏。子毓壿。

六十九代毓壿　字汪瀛、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修武城家乘十卷。凡廟林、書院、家廟、黏補最勤。紀事碑版亦多、俾後有可查考。宗子功德、承業翰博後、此爲再見。著家誠一篇、採入濟甯州志。又著訓後要言畧、刻石嵌書院壁。主鬯近五十年。祀崇德祠。娶仲氏。子三、傳鎮、傳錫、傳銓。側室夏氏、子傳鍈、傳錄、傳鉻、傳鉞。

七十代傳鎮　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娶田氏。子一、紀連。原從王旁、敬避作連。

次傳錫　恩貢生、考授直隸州州判。

七十一代紀連　字仲魯、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因事革職、不准其後承襲。族人推傳鎮仲弟傳錫之子紀瑚主祀。

紀瑚　字六華、著有萌麓詩草、南遊紀畧、家乘約編序、四氏學廩生。嘉慶癸酉拔貢生、經衍聖公會同禮部具題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旋請修廟林墓、修宗聖書院、以勞瘁卒。祀崇德祠。娶楊氏、繼娶張氏。子三、廣芳、廣莆、廣芝。芝四氏學優廩生。

七十二代廣芳　字汝陟、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早卒。聘史氏、聞喪投繯毋家、奉

旌貞烈、以廣莆長子昭嗣承祧。

次廣甫　字蔭圃，自廣芳逝後，懸襲數十年，族人以廣甫是昭嗣本生父，呈請衍聖公札代翰博之任，咨部註册，理林廟事，以勤勞聞。同治四年，論修城練團功，獎五品銜，四品頂戴，邑人以保障宗邦，榜其第。

七十三代昭嗣　字集庭，四氏學生員，未及襲卒。娶劉氏，苦節撫孤，事夫本生母史氏極孝。子一，憲祏。

七十四代憲祏　字奉遠，又字石齋。光緒十二年八月，由衍聖公保送禮部考試，吏部給劄，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因案革職，部議准其子慶源接襲。子未及歲，族長仍推攝理祀事。娶劉氏，子一，慶源。慶字同三十七代祖諱，以倩字代。

七十五代倩源　字養泉，例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前翰博曾憲祏曰：舊例曾氏廟前崇德祠祀主四之賢者。其已祀者，曰始封翰博五十九代質粹，曰六十一代繼祖，曰六十二代承業，曰六十七代衍橚。今憲祏與南武山諸生傳杰、傳鉦、紀綱、紀鈐、紀錩等議，續增六十三代宏毅、六十九代毓墇、七十一代紀瑚及廣甫四主於中，公論以爲允，擬具牒立案云。

憲祏又曰：吾族舊名派曰宏、聞、貞、尙、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十五字，新名派曰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皆先後由衍聖公頒取，世世遵循者也。溯自六十三代始請派字，故系宏爲名，自六十三代始較孔孟氏宏派晏兩代，遞至祥字，則七十七代矣。舊派尙字犯四十九代祖諱，初重請派，未之敢易而易，四十九代祖尙爲上，知禮者以爲不合。故繼字犯六十一代祖諱，即以紀字代。而慶字犯三十七代祖諱，擬代以倩字。因倩與慶音相近，古人長倩、曼倩，皆訓男子美稱。至新派德字犯二十代祖諱，欽字犯四代祖諱，將來可用特字、親字代之也。今　太子太保兩江制府一等威毅伯沅浦族高祖檄桐城洪州丞恩波跋涉來嘉，采輯宗聖事蹟，因書此請附世系後，俾吾南宗東宗咸知支派云。時在光緒十六年五月。

附武城家乘顯宦

十四代玉　漢御史大夫。

十八代萬　漢鎭南將軍、討南夷、開拓南康之境、封南康逸士。

十九代游　漢御史大夫。

三十七代元裕　唐招討使。

三十九代輝　吳散騎常侍、鎭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監祭酒、兼御史中丞。

四十代洙　南唐五原防禦使。

四十一代澄　宋吉州團練。

四十三代公尹　宋進士、提舉湖北洛平茶鹽事。

四十四代朝陽　慶歷間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教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鼂陽　朝陽弟、慶歷間舉進士、爲龍南令。以上二人並載旁裔門

載陽　舉進士、贈將仕郎。

淮　宋嘉祐癸卯進士、歷祕書省著作郎、襄慶軍節度使、贈刑部尚書。子四：弼、楙、開、幾、並顯於宋。紹興間奉旨建五世名臣坊於贛郡。

弼　崇甯癸未進士、官至朝奉大夫、提舉京西南路學事。

四十五代鉞　禮部尚書。

鉞　崇甯五年舉進士、事父母至孝、廬墓、有芝竹連理寶劍之瑞。

廸　楙長子、宋太常寺奉禮。

四十六代元忠　朝陽孫、大觀間登第、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論語解、周易解等書。

庠　大觀中三舉進士第、官衡州常甯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

度　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岡軍②官司法參軍。

四十七代集　官朝奉大夫、廣西憲察、朱子稱其學有家法、尊賢尚德。

彥明　宣和甲辰登第、爲名宦。

四十八代蔚　嘉泰間兩舉進士、授陝州教授。

四十九代渙　湻熙癸卯、己酉兩舉進士、紹熙庚戌登第、入史館、歷官大理少卿。

五十一代晞顏　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晞禹　元至正辛卯進士。

志渲　前賓州儒學正、延祐開族中推擇主領永豐武城書院教事。

五十二代德裕　晞顏子、膺授靜江路錄事判官、歷任翰林直學士。

雷順　泰定甲子舉人任萬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巽申　由進士官儒學提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

五十三代如圭　官太平路儒學教授。

用先　明洪武壬子科舉人、吉安教授。

五十四代厷　惠州推官。

五十五代原道　潮州知府。

五十八代如琳　宏治甲子舉人乙丑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國朝

六十五代世榮　廣西博白縣丞。

六十六代之傳　舉人任福建安溪縣知縣。

之經　歲貢任廣豐縣訓導。

尙增　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由庶常改縣令、歷湖南郴州直隸州知州。

逢聖　刑部江南司郎中。

宏緒　江南兩淮鹽務兵備道。

六十七代曰瑛　逢聖長子、福建臺灣府知府。

曰理　逢聖次子、乾隆戊午副榜、歷任浙江按察使司。

曰珏　逢聖三子、廣西萬全縣知縣。

曰環　宏緒長子、廣西全州州同。

曰瑞　宏緒次子、四川順慶府通判。

曰琇　宏緒三子、江南蘇州府同知。

六十九代毓秀　乾隆己丑武進士、任浙江衢州守備。

又武城家乘恩裔

承祐　字自天、明襄博士承業之弟、崇禎三年、上幸太學、錄四氏子孫在庠者各恩一人照舉貢敘用、承祐與焉任河南通許縣教諭。

宏任　字嶧東、承祐子、奉祀生員順治九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敘用。

聞道　字心維、博士宏毅三子、四氏學生員。順治九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敘用。

聞迪　字景輿、博士宏毅次子、奉祀生員。康熙八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准貢。康熙二十八年任福建福甯州州同。

聞進　字紹輿、宏仕之子、四氏學生員。康熙八年太學陪祀　恩錄入監准貢。康熙二十五年任湖廣雲夢縣知縣。

貞震　字省庵、博士聞達三子、奉祀生員。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陪祀　恩貢、考授州同。

尚溥　字廣淵、博士貞豫次子、奉祀生員。康熙二十三年幸闕里陪祀　恩貢。雍正八年任廣西全州州同、陞廣東連平州知州。

尚淇　字衛濱、貞蒙之子、四氏學生員。雍正二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授縣丞。

衍樞　字紫垣、尚溥之子、四氏學生員。雍正二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授縣丞。

尚渟　字凝池、貞亮之子、聞道之孫、四氏學生員。乾隆三年太學陪祀　恩貢。

尚涓　字映華、貞益之子、聞進之孫、四氏學生員。乾隆三年太學陪祀　恩貢、考充武英殿校對、選授山西大同縣縣丞。

又武城家乘親支

貞蒙　康熙壬辰年貢、任齊東縣訓導。

尚治　雍正壬子科舉人、由國子監學錄、助教、陞戶部河南司主事、儲濟倉監督。

衍相　乾隆庚寅年貢。

衍楚　乾隆庚子年貢。

衍東　舉人、官江夏知縣、博學多才、著武城圖考、小豆棚說部。

貞任　乾隆丁卯年貢、任長清縣訓導。

恆德　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由國子監學正、助教、陞刑部主事、員外郎中、記名御史、辛丑春、授湖北鄖陽府知府。按林墓題名碑記謂恆德福建惠安縣人。

毓光　鄖守之子、由修書館議敘州同、選補貴州布政司經歷。

定安按、武城家乘所錄不知所本、姑仍其舊、其複者删。

校記

①受：當作「授」，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②武岡軍官：疑當作「官武岡軍」。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邑里第四

武城之名、南東攸分。爲嘉爲費、聚訟紛紜。奚所折衷。

王制是遵。纂邑里。

聖賢之道充塞天地、雖九洲八埏、讀其說者皆若鄉井、其里邑不關重輕也。然論語有鄉黨篇、世本有居篇、此其前規矣。史記謂曾子南武城人、孟子載曾子居武城。自明以來考證漸詳、要之以今嘉祥爲近是。

呂氏舊志 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言子爲宰處、至今基址尚在、鄉音呼阿城。

山東通志 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武山、即曾子葬父處、亦名曾子山。山麓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阯在焉。

兗州府志 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之西。

沂州府志 思聖鄉在費縣東南六十里曾子山下、曾子居武城即此。

舊志 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曬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山東通志同。

兗州府志 曾子故宅在魯城高門外、魯城今曲阜縣也。水經注云、昔曾子居此、梟不入境。通志、曲阜縣志同。

舊志 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嘉祥縣志 曾子琴堂一名琴臺、在嘉祥縣治東萌山之陽、相傳曾子鼓琴處。金太和七年、有人於此掘得古琴、蘇思忠慕之、爲築堂、石砌極工。嘉靖九年、知縣王時佐取石爲泮宮橋、其堂遂毀。旁有甘泉、清冽異他所。案甘泉古井今尚存、堂基經山水冲刷、今相呼爲琴堂坑。

兗州府志 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即曾子耘瓜處也。其臺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嘉祥縣志同。

嘉祥縣志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爲曾子讀書處、亦名絃歌書院、剏廢不可攷。元時吳氏

墓碑尚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萬歷間移建城內萌山之陽。

沂州府志　郯城縣西北七十里磨山，世傳曾子授徒於此。

山東通志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門外，有雩壇，高三丈，相傳曾皙風乎舞雩即此地。後人建咏歸亭其上。一在滋陽縣城東沂河南。兗州府志、曲阜縣志同。

舊志　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舊志　石蝦蟆狀如伏虎，今在宗聖故里吳氏園中。鄉人相傳以爲曾家物，恐亦先塋中蒼麟、白羊類耳。

右古蹟

明王雅量曾子費人考　竇遷史作仲尼弟子列傳，於曾參下著曰南武城人，於澹臺滅明下著曰武城人，而缺一南字，遂啟後人以南武城與武城爲二邑，而吉安永豐曾氏之後因索嘉祥縣有南武山者而立廟家焉。案曾子立廟實在永豐曾氏未還嘉祥之前。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武城即南武城也。於曾參下著一南字者，以左馮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而費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別之曰南武城。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即費關陽地也。漢晉相仍，原不少南字。然遷史於澹臺滅明不著南字者，因此二傳相連，省文耳，非謂曾參與滅明兩處人也。蓋表滅明之里，亦可以稱南武城人，稱曾子而省文，亦直曰曾子居武城而已。語出孟子，確然明白，童子皆知，聖賢故地，人所豔談，牽相假借，不特曾參之武城遷史著有南字者可以南武山奪之，即滅明之不著南字者，亦得以紛紛武城之名竊之矣。余請先將費縣關陽之武城確係滅明所居之武城，子游所宰之武城，而後辨其即曾子所居之武城可乎。按左傳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師，子洩者公山不狃，魯人也，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夫吳伐魯而子洩故導之由

險地、欲其崎嶇難進而魯知所備也。今關陽以南層巒疊嶂、險莫甚焉、此其證一。所稱鄫人者、沂州境鄫城也、與關陽接壤、故熟知險道。此其證二。傳稱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等處、不可考矣。東陽村在關陽北二十里、又八十里、則泗水縣正泗上也。此其證三。傳稱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以此知澹臺滅明其父卽居武城、世爲關陽之武城人無疑、而子游所宰者確係關陽之武城亦無疑矣。此其證四。曰、然則何以證曾子所居之武城卽關陽之武城。按、曾子鄫之後也、莒人滅鄫、後人遂去其鄫字之旁以氏焉。今鄫城既在沂州境、去關陽不過八十里、曾子自鄫城而徙居之、亦甚便也。此其證一。後漢王符論侈葬曰、畢郢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而唐章懷太子去春秋未遠、當時古迹必有存者、其所著書、大率門客所考、必有親見其迹而非漫稱者。此其證二。又按史記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陽、甘茂託諷以對曰、昔曾參處費、費有殺人者、與曾參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而

走。如曰曾子居武城、爲賓師之地耳、非其家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織。此其證三。或曰曾子至孝、爲賓師而必將其母、乃曾子雜篇載魯人攻費人、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爲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居不曰館而曰宅、則武城果寄迹之地耶。既稱居武城、又曰居費、則史遷所謂武城人者、其爲費之武城無疑矣。夫武城可以混稱、而古今以費名者無二地、費不可混矣。此其證四。或曰曾氏之廟立於嘉祥、古爲大澤、禹貢曰大野既瀦、卽此地。漢武帝時河決、洩其瀦水。歷漢魏以來、皆未成邑。考之春秋、止聞魯人西狩於大野獲麟焉、未聞至於南武城也。尤可據者、武城魯下邑、今嘉祥雖屬之魯郡、然兖州以西在春秋爲任地、非魯下邑也。或曰魯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魯、或戰國之魯、是亦魯下邑也。曰、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卽戰國之時任自任也、豈

得稱魯下邑耶。大抵聖賢世遠、難於考據。後之好事者偶得於地理之訛傳、姓氏之彷彿、輒欲援古哲之芳躅、侈梓里之光輝、而當事者意主以地方之先覺、作高山之仰止、義舉可從、不必深考。但史書何以傳信。而聖賢在天之靈、倘亦未安。如據余考、曾點之墓明在南城、今闕陽父老猶指云曾子山焉。然而杳不可問矣。澹臺雙姓、姓所同也、而處處有之、悉爲子羽、以眞爲僞、以僞爲眞、眞僞混淆、何止古人之里譜哉。量聞見瘠駁、未能上下載籍、訂訛正贋、勒一家言。惟是世居費邑、側附曾子之里閈、得於故老之傳聞、諸書之考訂久矣。作爲曾子居武城辨、以俟修列傳、議秩祀者當有取焉。噫。此考曾子之地也、量少讀孝經、竊怪朱仁宗表章四書、不及於此、何不併附大學、爲曾氏一書。謹議以俟司世教者。山東通志、沂州府志並同。

顧炎武日知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續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仍南武城、而羊祜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挪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卽爲南武城也。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原注、卽費字。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鄪。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雷氏曰、或以曾子居武城卽是南武城、是祖宗邱墓之鄉、一旦寇至竟、可委而去之、此實大謬。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於五梧。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又可以見南城之卽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城。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城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城之卽武城而在費之證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琊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錢氏曰、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武氏石室也。）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孫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堌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於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逕秦相魏冉冢東南。）而近人之譔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爲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琊、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講議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攷魯哀公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嘗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壞隔絕也。今越既幷吳、而魯之閒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曹之升四書摭餘說略同、不更錄。）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亦言曾子

處鄭、是曾子所居、卽鄭縣之南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城、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考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閻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

俞正燮癸巳類稿書武城家乘後　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修葬篇云、南城之冢、曾子非不孝、以爲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侈。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自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曾子、澹臺子羽爲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疑。知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卽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旣云曾子南武城人、戰國策則云、昔曾子處費、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織自若。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

攻鄭、曾子辭於鄭君、蓋越兵假魯伐三家者。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鄭、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睆、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曾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穴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曾某之墓。未及擴、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即瘞碑而爲之塋。茲事學者重議之、碑又瘞、曾氏修譜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即南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曾子或以他故遠葬、今嘉祥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顚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敗之道也。山東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即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云、南武城、子游宰處、一名阿城、阿城聲近武城。家乘云、南武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濟甯直隸州志、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耘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贗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爲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臺子故里、又曰黔婁故里。鬼神有知、徒爲先賢所惡。鉅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且云史記所言曾皙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筆、不爲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葬父於費縣境內、宗聖志在孝經、豈忍委先壟於遠地、其言可謂憨謬。詳檢各書、足證武城爲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藝文有濟甯路教授趙思祖作魯秋胡廟記、在嘉祥縣南五十里。蓋考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至元元年主簿夏清禱雨此廟、趙爲清子興作記刻石。志不載年月、按之職官表、夏主簿元至元八年任、豈得元年至廟禱雨。趙則濟甯直隸州志職官有元教授趙衡、正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先至元、距元末百年。縣志有知縣傒什布辨秋胡廟說、謂之明教授、反復求之、皆不合。作僞者以爲託於元時、則嘉祥爲南武城、非

成化後人妄說、而所引列國志、則是衍義鄙書。澧州志有魯家坪、魯姓繁衍、皆秋胡之後、謂秋胡姓魯、其說亦無據。按樂府詩集引西京雜記云魯人秋胡、又云妻赴沂水而死、是秋胡正是今費縣東鄉人、沂水不得至今嘉祥。不學過小、而造僞以亂眞、則妨先賢。且以襲嘉祥博士、故而忽詆毀費縣祖墓、又强徙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僞。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聞其言者反脣、覽其書者掩卷、心不悅而口隱忍之。安得一有力者告以曾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博士不必廬墓、則先賢之眞跡出而博士祿位亦無恙、免使懦辭僞刻流布遠邇、爲儒斎之玷。

闕里志魏王肅曰、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故言南。兗州府志曰今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其阿有武城古跡、武城寺斷碑尚存。春秋時、曾子居武城即此。又說苑曰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毋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曾子居費。又後漢王符傳、曾子葬父南城山。唐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即今費縣西南。合此觀之、則曾子固費人也。然兗州府志又曰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即子游爲宰處、後改爲阿城、遺址尚存。又嘉祥縣志曰南武城即今本縣遂山社地也。又嘉祥縣志馬應龍曰、按武城有南北、北屬東昌府、南即今嘉祥縣。故南武山、澹臺山與澹臺河俱在嘉祥境內、則嘉祥爲南武城益明矣。合此觀之、則曾子嘉祥人也。未知孰是、兩存之。

曲阜縣志闕疑前史謂曾子居武城、顧炎武謂即今費縣。費人王雅量有辨更詳。自明成化中、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穴中得懸棺碣、曰曾參之墓、遂以曾子爲今嘉祥人、蓋以南武山爲南武城也。

潘相曲阜縣志曾子爲南武城人、永豐曾氏以爲即今嘉祥縣、而王雅量辨之、謂即今之費縣。余謂曾子居於斯、終於斯、洙泗宅里、曾子蓋終古憑依焉。故敬述聖蹟、繼吾夫子云。

嘉祥縣方輿志論或問曰、子謂嘉祥古兖州之域、魯之南武城耶。舊志何以直繫之徐州也。余應之曰、此泥禹貢大野既豬之文耳。曰、然則嘉祥非大野分地乎。曰、然。然則何以非徐也。曰、以周禮與春秋知之。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國、辨九州之域、河東之兖、則岱山大野、河濟濰盧。疏曰、今之兖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則大野何以非魯也。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棠、今之魚臺也、不在嘉祥南乎。魯何以越嘉祥而有魚臺也。故曰、嘉祥古兖州之域、魯之南武城也。以爲徐州者、但知禹貢之兖、不知周之兖也。然則何以爲南武城乎。曰、武城之爲魯邑也、傳有之矣。曾子之生、子游之宰、皆是邑焉。然則通志曷爲繫之費、今東昌之屬。又曰武城、何以稱焉。曰、費在春秋爲季氏私邑、但聞爲費、不聞爲武城也。漢始分費爲南城、武陽二縣、並屬東海。晉始改南城爲武城、與武陽並屬琅琊。是費之爲武城、始於晉、非始於春秋之魯也。東昌之武城、在春秋屬齊、爲平原食邑。至漢始有東武城之號。是東昌之武城始於漢、非始於春秋之魯也。以此考之、則曾子之生與子游之宰、同爲春秋之南武城也、又曷疑乎。曰、子惡乎知之。曰、通志具載、彼第弗深考、自爲矛盾耳。請述之以質諸元覽者。

仁和趙佑四書温故錄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澹臺子羽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自即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即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即云爲師、亦徒黨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矣。一旦寇難之來、方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没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濟甯州志案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至晉始爲南武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有澹臺子羽冢。而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即左傳哀公八年吳師克東陽而進之。名合之王符潛夫論及章懷太子注、皆南城爲南武城。近江南王鑒著四

書地里考曰：今按，嘉祥在東武城之南，則宜爲南武城。此亦可爲嘉祥爲南武城之證。

張鵬翮兖州府志案：費志武城考，其說與王雅量辨略同，不更錄。論武城雖詳，然今費縣止有曾晳墓，並無曾子葬。今嘉祥縣既有曾子墓可據，古人儘有父子異地而葬者，何必紛紛耶。傳云，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從之而已。

右邑里辨證

定安按：武城之爲費縣、爲嘉祥，前人辨之詳矣，而兖志數語，最爲通論。茲悉採錄諸家説於右，殿以兖志，庶來者知所折衷焉。

宗聖志卷五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述作第五

顏氏庶幾、物穆無聞。孰謂參魯、迺荷斯文。孝經大學、萬禩所尊。大戴十篇、墜緒若存。衍其遺說、百家紛紛。纂述作。

自孔子歿、羣弟子各以所聞成一家言。其著者、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若、曾點、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冉有、季路、子張、子禽之倫、其言行散見於禮記、論語。其後、孔子之孫有子思二十三篇、宓子弟子有景子三篇、子夏弟子有李克七篇、子思弟子有孟子十一篇、馯臂子弓弟子有孫卿三十三篇、而世子二十一篇、芉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相傳皆爲七十子之門人所作。然其書多佚不傳。今所存者、孟子、孫卿而已。曾子書亦徒襲其名。篇目列左。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 又曾參傳一卷。

唐書藝文志曾子二卷。曾參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隋、唐志曾子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爲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爲二卷。

黃氏日鈔讀曾子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做而爲之。言雖雜而衍、然其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宏毅氣象。若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以天圓地方之說爲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文獻通考曾子二卷。

郡齋讀書志曾子二卷。

晁公武曰曾子二卷、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祝隋亡目一篇。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讀曾子者蓋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囘舛謬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按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宋史儒林傳曾子內外雜篇七、劉淸之編。

小學紺珠劉淸之子澄集錄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淸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諸書者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言、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之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子略曾子十篇。

高似孫曰曾子者曾子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是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按朱子注論語後生可畏章亦引此二語。）貫諸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竝載文獻通考。）

書錄解題曾子注二卷、楊簡注。

陳振孫曰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

四庫全書子部曾子二卷、宋汪晫編。

四庫提要晫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固後人掇拾以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併稱有慈湖楊簡注、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闕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刪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蓋首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籌其變也。二問相承、義實相濟、故孔疏通爲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貴命也入周禮篇、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爲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爲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久逸、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從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進表、稱有晫自序、而此本佚之、僅存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詹瀼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晫本編爲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爲書、故

分著於錄焉。

四庫簡明目錄　宋汪晫編。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唐志皆作二卷、高似孫子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皆載有曾子、是宋時尚有傳本。晫蓋以其未備而重輯之、凡十二篇。其強立篇目、頗爲杜撰。然宋代舊本已佚、存之、尚具曾子之崖略也。

四庫存目　曾子全書三卷、明曾承業編。

存目　承業爲曾子六十二代孫、序稱博士、蓋襲職之宗子也。案宋汪晫嘗輯曾子一卷、分十二篇、割裂補綴、已非唐以來之舊本。是編又分主言一篇爲卷一、修身、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七篇爲卷二、本孝、立孝、大孝三篇爲卷三、與王應麟玉海所云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者、又多出主言一篇、而分合迥異、不知其何所依據、殆亦以意爲之也。

皇清經解　曾子注釋四卷、　阮元撰。

按曾子一書、漢、隋、唐志皆著錄、惜佚而不傳。阮氏以大戴所收曾子另爲注釋、謂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書入於雜記中、識之以別於他篇也。嚴厚民稱其能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異同、其於中西天算考覈尤深、天圓一篇、更非他人所能及、蓋不誣也。

馮氏十三種　曾子書八卷、　馮雲鵷編。

按馮雲鵷書先列大戴禮曾子十篇、後附秦漢以來諸書曾子言行、摭拾略具、未能備也。

古微堂集　曾子章句　卷、　魏源撰。

魏源自序、夫子歿、斯文未墜於地、則惟曾氏以至誠紹其宗、授子思、孟子、爲萬世極。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咸有之、迄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與小戴曾子問皆夫子語者迥殊。蓋洙泗大義微言、武城畢生踐履於是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廣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事父母篇坐尸立齋之云、則小戴删取大戴明證也。子思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稱道之。挈小學大學樞

要宜旦夕奉師保、臨父母者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倫、而鄭康成氏又不注大戴禮、既以此不列於經、又不獲與大學、中庸同表章、後世徒相沿緯書行在孝經語、以爲眞夫子授曾氏書。曾氏書顧若明若滅、斷簡中、千載莫過問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外乎閎侈。惟爲已爲人、進退義利際、諄諄提撕而辟咡之、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圓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禦也。少習孤經、懿好攸在、茫茫絕緒、問津不聞、譌而互諸、塞而榛諸、微言未窺、大義誰揭。不揣狂簡、綱之紀之、仰鑽既竭、告語如聞。而其軼時時見他說者、亦網羅而部彙之、爲篇於其後。嗚呼。曾氏之以書傳、非曾氏意也。曾子故以身教、而不以言教者也。其志蓋將以夏道之忠、救周文之敝也。姬公制作之精意、謬然以淸、沕然以肫者、唯曾氏唯②得之。儒行鉠、世教漓、靚

人生之初、幾若茹毛飲血之不可復見於世。嘗試與之陳尼嶧之遺文、稽龜麟之舊冊、則亦歷歷然若矇誦之熟諸口也、皐比之習於耳也、忽忽乎若來若去之無戚於懷也。逃空谷者聞足音而起、厭稻粱者易以黍稷而或樂、則茲編之晚顯於世也、其亦將天之有意於世乎。其亦末學之有幸於迷途乎。智小任重、言僭行竊、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爾。

凡歷代目錄所載曾子十三家、或稱十八篇、或十二篇、或十篇。今存者、大戴記王言、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制言中、制言下、疾病、天圓、凡十一篇。

定安按、曾子者、蓋古之儒家、述子輿氏受業孔門、講明王道、故謂之王言。孔子既歿、曾子之道益尊、日與其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之徒、述聖業、明孝行、由立事、制言推闡天地之體、陰陽之原、可謂切近而精微者矣。然其言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頗混於老氏淸淨之旨。要之輕富貴、安

貧賤、誠敬忠信、抑亦六經之亞也。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千之徒衆矣、而以孝稱者、閔子騫、曾子而已。孝之時義大矣哉。凡衍其說者、皆附於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十八章、漢長孫氏撰。

江氏說一篇、江翁撰。

后氏說一篇、后蒼撰。

雜傳四篇、翼奉撰。

安昌侯說一篇、張禹撰。

右漢書藝文志所錄孝經六家。

班固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多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古文孝經傳一卷、漢孔安國撰。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注一卷、鄭玄撰。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

孝經解一卷、王肅撰。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

孝經解讚一卷、韋昭撰。

孝經嘿注一卷、徐整撰。

謝氏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荀氏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勗撰。亡

袁氏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晉陵太守殷淑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勗注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逸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

孝經慧琳注一卷、釋慧琳撰。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聰明館孝經講義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齊臨沂令李玄之爲始與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
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趙氏孝經義一卷、趙氏孝經義跡一卷、趙景韶撰。
皇氏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周氏孝經私記二卷、周宏正撰。
千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
國語孝經一卷、魏侯伏、侯可、惜陵譯。

右隋書經籍志所錄孝經十八家。

長孫無忌曰、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一卷、何約之撰。
孫氏孝經注一卷、孫熙撰。
今上孝經制旨一卷、玄宗撰。
魏氏孝經注一卷、魏克已撰。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撰。
孝經瑞應圖一卷。
賈氏孝經疏五卷、賈公彥撰。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御注孝經疏二卷、元行沖撰。
孝經注一卷、尹知章撰。
孝經義疏孔穎達撰。卷亡

孝經注一卷，王元感撰。

孝經指要一卷，李嗣眞撰。

孝經義平貞眘撰。七卷

廣孝經十卷，徐浩撰。浩稱四明山人，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

右唐書藝文志所錄孝經十五家，孔安國、王肅諸家已見隋書經籍志及隋志注曰梁有今亡者不錄。

孝經疏一卷，蘇彬撰。

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又一卷，司馬光撰。

孝經傳一卷，趙克孝撰。

孝經講疏一卷，任奉古撰。

孝經講義一卷，張元老撰。

古文孝經說一卷，范祖禹撰。

孝經傳一卷，呂惠卿撰。

孝經新義一部，七卷吉觀國撰。

孝經解義二卷，家滋撰。

孝經詳解一卷，王文獻撰。

孝經全解一卷，林椿齡撰。

孝經解一卷，沈處厚撰。

孝經義一卷，趙湘撰。

孝經通義三卷，張思尹撰。

孝經解四卷，張九成撰。

孝經刊解③一卷，朱熹撰。

孝經本旨一卷，黃幹撰。

孝經說一卷，項安世撰。

古孝經輯註一卷，馮椅撰。

古文孝經解一卷。

孝經說三卷，袁甫撰。

孝經同異三卷，王行撰。

右宋史藝文志所錄孝經二十三家，已見隋、唐諸志者不錄。

孝經新說一卷，宋濂撰。

孝經集善一卷，孫蕡撰。

孝經注解一卷，孫吾與撰。

孝經誡俗一卷，方孝孺撰。

孝經刊誤一卷、晏壁撰。

孝經述解、曹端撰。

孝經集解一卷、劉實撰。

定次孝經今古文一卷、薛瑄撰。

孝經私鈔八卷、楊守陳撰。

孝經集注三卷、余本撰。

孝經大義一卷、王守仁撰。

孝經解詁一卷、陳深撰。

孝經敘錄一卷、歸有光撰。

孝經疏義一卷、李材撰。

孝經外傳一卷、孝經引證二卷、楊起元撰。

孝經邇言九卷、孝經集靈一卷、虞淳熙撰。

孝經注解一卷、胡時化撰。

重定孝經列傳七卷、吳搗謙撰。

孝經質疑一卷、集解一卷、朱鴻撰。

孝經彙注三卷、王元祚撰。

孝經小學詳解八卷、陳仁錫撰。

孝經集傳二卷、黃道周撰。

孝經集傳二卷、何楷撰。

孝經衍義六卷、張有譽撰。

孝經疏義一卷、江旭奇撰。

孝經貫注二十卷、孝經存餘三卷、孝經攷異一卷、孝經對問三卷、瞿罕撰。

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呂維祺撰。

右明史藝文志所錄孝經二十七家。

御注孝經一卷、順治十三年撰。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雍正五年撰。

孝經問一卷、毛奇齡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著錄者三部。

孝經注義一卷、魏裔介撰。

孝經集解一卷、蔣永修撰。

讀孝經四卷、應是撰。

孝經類解十八卷、吳之騋撰。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李之素撰。

孝經詳說二卷、冉覲祖撰。

孝經註一卷、朱軾撰。
孝經三卷、曾廉一卷、吳隆元撰。
孝經集解一卷、張星徽撰。
孝經章句一卷、任啟運撰。
孝經通義一卷、華玉淳撰。
孝經本義一卷、姜本錫撰。
孝經通釋十卷、曹庭棟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存目者十三家。

孝經援神契。
孝經鉤命訣。
孝經中契。
孝經左契。
孝經右契。
孝經威嬉拒。
孝經內事圖。

右明孫瑴古微書所錄孝經緯七部。

賁居子曰、孝經之成也、使曾子抱以屬天、此其有禁秘之語、宜集爲緯者有之。今所傳援神契、鉤命訣、又率與詩三緯等之雜緯、則緯之亡佚已多矣。

凡歷代目錄所載孝經一百五家、今文十八章、孔壁古文二十二章、又緯書七部。

定安按、孝經者、蓋出魯孔氏。孔子既敘六經、指意差別、恐斯文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曾子能通孝道、故孔子授之業、世遂以爲曾子之書矣。或曰曾氏門人爲之。王應麟困學紀聞、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力行注孝經古本答問、皆言孔子與曾子言孝道、曾氏門人錄之爲書。自濂洛之學興、大學始爲專經、以爲曾子受之孔子者也。唐以前藝文無聞焉。

呂氏大學一卷、呂大臨撰。
喻氏大學解一卷、喻樗撰。
六家大學解義一卷、司馬光撰。
大學章句或問二卷、朱熹撰。
張氏大學說一卷、張九成撰。
大學廣義一卷、司馬光撰。
陳氏大學說一卷、陳堯道撰。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眞德秀撰。
大學講義三卷，謝興甫撰。
右宋史藝文志所錄大學九家。
大學疑義一卷，丁璣撰。
古本大學注一卷，王守仁撰。
大學指歸一卷，魏校撰。
大學億一卷，王道撰。
大學十慮一卷，程孔暉撰。
大學通考一卷，又質言一卷，顧憲成撰。
右明史藝文志所錄大學六家。
大學翼眞七卷，胡渭撰。
大學古本說一卷，李光地撰。
大學證文四卷，毛奇齡撰。
右　國朝四庫全書所錄大學三家。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大學問一卷，毛奇齡撰。
大學傳註一卷，李塨撰。
大學講義一卷，楊名時撰。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邱嘉穗撰。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大學困學錄一卷，王澍撰。
大學偶言一卷，張文黻撰。
古本大學解二卷，劉醕驥撰。
右　國朝四庫存目大學七家。
朱子大學章句序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則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得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朱子全書或問子謂正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下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義，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大學發微黎立武自序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

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凡③代目錄所載大學二十五家其不載正史及四庫全書者不錄。

定安案大學者蓋出古之禮經其述修齊治平之道詳矣而其要在於正心誠意殆曾子所聞一貫之旨歟。然非程朱氏表彰之又安能彪炳若是乎。

宗聖志卷六

校記

①爲：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作「至」。

②唯：當作「爲」。

③解：當作「誤」，見《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

宗聖志卷七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祀典第六上

武城褒贈、始唐高宗。迄於有明、稱子點公。於穆聖清、四配禮崇。綜而甄之、歆享靡窮。纂祀典。

唐

唐書高宗本紀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學。四月乙卯、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

冊府元龜　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鑽哲以勤懷。顯顏、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兗州府志太子宏請闕里樹碑表云、想仁孝於顏、曾、彌深景慕。此仁義亦當作仁孝。）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尚。顏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

定安按、此孔子弟子贈官之始。文獻通考謂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考開元八年以前、循貞觀之制、配享惟顏子及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自漢以來、非祀七十二弟子、不及曾子。至是並贈顏子、曾子官、立後來並配之案。馬氏謂是時已並配享孔子廟、誤也。

唐書禮樂志　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文獻通考　元宗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孔宣父廟以先師顏子配、則配像當坐。又四科弟子閔損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左邱明、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與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享祀之餘。請春秋釋奠、列在二十二賢之上。（子夏既列十哲、當云二十一賢。）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從之。

馬氏端臨曰、左邱明等二十二經師侑食、而高第弟子除顏淵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

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鄭康成釋奠先師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

定安按唐書禮樂志顔曾於太極元年已竝配享、不應開元八年李元瓘猶有此奏。秦蕙田五禮通考謂新唐書似誤今兩存之。

唐六典祠部注開元八年敕列曾子十哲之次。

唐皮日休文藪請韓愈配饗太學書、曾參之孝、感天地、動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

舊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昔祀周公南面、夫子西面。）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准此。且門人三千、皆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竝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顔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加贈兖公。閔子騫等九人俱贈侯。詔曰、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舊唐書參作異、未作人。或從通典、通考改。）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

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贈諸弟子爵、贈曾參郕伯、曾點宿伯。

闕里文獻考詔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教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與。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云。

五代

文獻通考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兖公顔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請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竝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行今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

今准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祀享。當司詳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籩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簠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勅其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脯醢等物以祭。

定安按、据此文知是時罷二十一先儒、改以曾子與七十一子圖形四壁從祀、合十哲爲八十二人。

宋

宋史禮志 宋太祖建隆元年、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

定安按、唐以曾子位於十哲之次、後唐改圖四壁、猶在堂上也。至是新建兩廡、畫七十二子、曾子雖無改祀明文、而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孔子居中、顏孟東坐西向、七十二子排兩廡、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還一位、次序都亂了。據此則初有兩廡時、曾子在其中無疑。孟子配享在神宗元豐七年、更越二十六年、爲政和癸巳、五禮新儀成、曾子始升十哲、鬱於廡下者殆一百五十餘年云。

宋史禮志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

文獻通考 大中祥符二年、詔追封孔子弟子郕伯曾參瑕丘侯、宿伯曾點萊蕪侯。

玉海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追封曾參瑕丘侯。詔曰、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命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分撰贊以聞。

文獻通考 神宗熙寧八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言、本監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唐會要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既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各用本爵冕服、其兗國公顏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今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以下各依

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文獻通考〕徽宗崇甯三年，太常寺奏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向。若兩位，亦爲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呂氏宗聖志：崇甯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瑕丘侯曾子依五禮新儀，合用七旒七章。萊蕪侯曾點冕服同。

〔文獻通考〕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詔，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今乞以瑕丘侯曾參改封爲武城侯。從之。

定安按：淳熙類編增封曾子武城侯一條，下載朱文公云：不知是何年月。文公蓋偶未考。舊志載此事於政和六年，甚誤。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詔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琊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

〔洪邁容齋隨筆〕自唐以來，以孔子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

〔王應麟小學紺珠注〕顏子配享，升曾子爲十哲。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

〔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

〔宋史禮志〕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配享先聖，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

〔闕里文獻考〕咸淳三年，封曾子爲郕國公，詔曰：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丕闡前世之蘊。而孔

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侑，爲缺典。先皇帝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配享。三年二月，升曾子，封郕國公。

顧炎武日知錄：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之配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二宗之功大矣。

金

金史禮志：章宗承安二年（宋寧宗慶元三年）春丁，上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爲贊文，舊封公者升國公，侯者爲國侯，郕國以下皆封侯。

定安按：宋大中祥符初，郕伯以下已封侯，此北朝封先賢儒公侯之始。舊志謂金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大成殿聖像，以郕國公像九旒九章，封爵章數皆誤。

元

元史成宗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定樂名、樂章。元史樂志：郕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定安按：舊志稱武宗所頒樂章，非也。

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許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升孟子與顏子竝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竝列於夫子之左。（曾子、子思配享後於孟子一百八十餘年）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南諸路學廟皆以四子竝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學廟與河北諸路學廟竝循亡金之制，左顏右孟，與夫子竝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

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子於廊廡之末，據此則曾子、子思子在北朝竝未升祀堂上。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爲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執，各以其德與勛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竝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七月戊申，加封曾子郕國宗聖公。

元史祭祀志至順三年，加封郕國宗聖公制曰：朕維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湮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郕國宗聖公。

危素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略曰：度宗咸淳三年，增升曾子、子思。我朝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世延始言南北祭祀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爲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爲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定安按：此事本紀作元年，祭祀志作三年，此又稱二年，未知孰是。

明

明史禮志太祖洪武十五年，頒釋奠儀節。

明會典釋奠儀、一、齋戒。一、省牲。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登一、鉶一、籩豆各十、簠簋各一、爵三、帛一、篚一。一、正祭。典儀唱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詣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執帛①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於獻官左、讀訖。贊俛伏、興、平身。贊詣兖國復聖公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郕國宗聖公神位前、沂國述聖公神位前、鄒國亞聖公神位前、儀並同前。②一、祝文。維洪武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皇帝某遣某官某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兖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章潢圖書編天下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學釋奠儀節。各布政司及府、州、縣長官一員行三獻禮。或提調官及儒學教授等官、行一獻禮。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初獻。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聖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

圖書編月朔釋菜儀。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於大成門內、監生排班、候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帨手訖、引贊唱詣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訖。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引贊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宗聖曾子神位前、述聖子思子神位前、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

同。

濟甯州志孝宗正德元年、山東巡撫趙璜、巡按李璣奏准照宏治四年例、春秋亥丁有司永遠致祭曾子專廟。

明史禮志世宗嘉靖九年、禮部會諸臣議、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悉如議行。

王圻續通考嘉靖九年、釐正祀典、撤去塑像、四配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五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

定安按、毀易木主、當時惟山東未奉詔、至今像祀如故。

武城族譜嘉靖九年改、封郕國宗聖公爲宗聖曾子。制曰、朕少讀子書、長行其道、無非仰往古以佐治也。自昔以來、達而在上、三代傳列聖謨模。舍之則藏、六經仰前賢雅範、溯淵源於泗水、綿道脈於武城。大學篇章、載百世治平之要。孝經問答、具萬民感化之機。省身嚴於日三、愼其獨也。傳道捷於唯一、妙乃貫之。故超賜非也而有餘、即竝顏庶乎而無姚。精英自乾坤鍾毓、赫然爲含靈秉曜之宗。神爽與日月光輝、煒矣稱神明普照之聖。玆尊爲宗聖曾子、欽承榮封、以昭師表。

武城家乘熹宗天啓四年春三月甲寅、帝臨雍釋奠。先期詔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允植分奠曾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孔、顏、曾、孟四氏五經博士、族人陪祀。宗聖六十二代孫承業率族人曾繼榮、生員曾承祚應詔赴都、各博士竝賜冠帶、胸背雲鶴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各族人各紵絲衣一套、生員准入恩貢、宴於禮部。時以上患鼻衄、改期舉行、以禮遣歸。明年赴召、恩賚備至。未幾承業病故。

武城家乘莊烈帝崇禎三年正月二十日、釋奠太學。先期詔少保尚書大學士李標芬分奠宗聖曾子、遣中書舍人粱招孟行取四氏博士、族人陪祀。博士曾宏毅率恩貢曾承祚、族人曾繼榮赴召、荷宴賜如前。

武城家乘十四年八月，臨雍釋奠。先期詔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允植分奠宗聖曾子，遣行人司魯近還，行取四氏博士赴京陪祀。時宏毅病故，衍聖公咨送宗聖六十四代孫曾聞達承襲博士，與祭，荷宴賞如例。

宗聖志卷七

校記

①執帛：當作「帛執」，「帛」屬上句。

②一：衍，當刪。

宗聖志卷八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祀典第六下

國朝

大清會典禮部事例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遣官致祭於孔子廟，以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享。

會典禮部事例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定每月初一日聖廟行釋菜禮，設酒、芹、棗、栗，祭酒於先師位及四配位前三獻。十哲、兩廡位前以監丞、博士等官分獻。次詣啓聖祠行禮，分獻官亦隨行禮。十五日司業上香行禮，與朔日同。

會典禮部事例順治九年，視學釋奠先師孔子。前期於大内致齋，四配、十哲、兩廡各遣官分獻。王以下、公以上、文官三品、武官二品、翰詹官七品以上暨國子監官咸齋戒陪祭。

舊志順治八年九月，遣行人司王天眷行取宗聖六十四代孫曾聞達、族人曾宏仕、曾聞道赴京陪祀。因駕未幸學，命各回里守祀。至九年舉行，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分奠曾子，遣行人司張九徵行取六十四代孫内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曾聞達、族人二名、生員曾聞道、奉祀生曾宏仕赴京陪祀，賜六雲緞衣一襲，族人各緞衣一套，宴於禮部。

武城家乘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四月，行釋奠禮，幸太學。遣行人司陳調元行取宗聖六十五代孫曾貞豫、族人二名、奉祀生曾聞迪、生員曾聞進赴京陪

祀、賜六雲緞衣一襲、族人各賜六雲緞衣一襲、准貢入監宴於禮部。

舊志康熙二十三年議准、躬詣闕里致祭、配位、十哲兩廡、啟聖祠均遣官分獻。扈從王公大臣官員照例陪祀、地方官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聖公及各氏子孫現有官職者咸陪祀。十一月十七日、幸闕里祭先師、命翰林院學士常書分獻宗聖曾子位、各氏博士陪祀、各賜書三部、蟒袍褂一套。曾氏陪祀觀禮族人奉祀生貞震、尚溥等准並爲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議准、大成殿四配、十一哲每位一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崇聖祠四配異案、兩廡二位共案。其兩廡內有單位者仍獨設一案。

會典禮部事例雍正四年議准視學釋奠儀載在會典。惟春秋二祭均遣大學士行禮、向未載有親詣儀注。今特旨親詣行禮爲尊師重道之曠典、謹擬陳設犧牲籩豆、仍照春秋丁祭禮儀。請照雍正二年視學釋奠行二跪六拜禮、立獻帛爵一次、一讀文、不飲福受胙。四配位前遣尚書四人分獻。十一哲及兩廡從祀位前遣侍郎四人各分獻。並載入會典、永遠遵行。

武城家乘雍正八年、衍聖公咨送

宗聖六十七代孫衍樠赴部考試、承襲五經博士。是

年、

遣官行取衍聖公及各博士、族人赴京。三月乙亥朔

詣學、雍正元年改幸爲詣。

行釋奠禮畢、

召見衍聖公及各博士、宴賚如故事。曾氏族人生員

尙淇、衍樞俱

准作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議准

聖廟脯醢宜豐鹿脯鹿醢加增鹿二、

正位及

四配、

崇聖祠

正位仍用兔醢、

十一哲、兩廡、

崇聖祠配位、兩廡易兔醢爲醢醢、加增豕二。

武城家乘 乾隆三年

臨雍、先期

召取衍聖公率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荷

宴賜如例。曾氏族人生員尙淳、尙渭俱

准作恩貢。

會典禮部事例 乾隆四年奏准、

闕里十一哲位前祭器無鉶、應同升配

有子位前均增造鉶一。

四配應設二鉶、從前祇有鉶一、應行增製。

會典禮部事例 乾隆十三年奏准、

聖駕至曲阜親祭

先師、其

四配、

十二哲、兩廡並

崇聖祠致祭、請於扈從之尙書侍郎、內閣學士內奏

遣。如有不敷、請照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於各衙門三

品以下堂官內奏遣。

武城家乘 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駕詣闕里釋奠、
欽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曾博士興烈率族人衍樜、應樜應
詔。禮成、蒙
召入行宮、
賜座茶宴觀御樂。又於詩禮堂
頒日知薈說、朱子全書、唐宋文醇各一部，餘如例。
武城家乘乾隆二十一年三月、
駕詣闕里釋奠、
召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宴賜如故事。
武城家乘乾隆三十六年三月、
駕詣闕里釋奠、
召取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宴賜如故事。
武城家乘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九年
詣闕里釋奠五十五年
詣闕里均

詔取衍聖公率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荷
恩賚有差。
衍聖公府檔册
仁宗睿皇帝嘉慶三年二月十三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赴京陪
祀觀禮。曾氏承襲五經博士傳鎮率恩監生傳錫、附
生毓陞及廪生衍偉、廪生克誠、監生毓堡、奉祀生興
淇、興琛、興泳、衍蘭、傳銓八人與焉。荷
宴賚有差。並
准傳錫、毓陞作 恩貢、衍偉、克誠作貢生、毓堡挈得
吏目、奉祀生等俱作監生。
衍聖公府檔册
宣宗成皇帝道光三年二月十三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赴京陪
祀觀禮。時曾氏博士率附生繼豐、廣芬及貢生克誠、

廩生興楷、監生可權、奉祀生興詩、興槎、毓哲、俊秀興

德、紀理應

詔衎

宴賚如例。

准繼豐克誠作　恩貢、興楷作貢生、興詩等俱作監

生。

衍聖公府檔册

文宗顯皇帝咸豐三年二月初八日

臨雍、

詔取衍聖公及各氏博士、族人陪

祀觀禮時曾氏應襲翰博廣芳故衍聖公咨部註册、

以廣莆代理率附生傳信、毓芝及俊秀傳金、紀瑾、紀

順、毓鑑、傳珍、昭吉、紀正、傳陞八人應

詔衎

宴賚如例、

准傳信、毓芝均作　恩貢生、傳金等均作監生。

大清通禮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

大成殿內、

至聖先師正位南向、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東位西向、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西位東向。

先賢東西向兩序

先賢東西向、兩廡

先賢、

先儒東西向。歲以春秋仲月上丁遣官將事。

特行崇禮則

皇帝親詣行禮。先二日、執事官眡牲。先一日、眡割牲

如儀、將事前夕具器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

豆十、鑪一、鐙二。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二、簋

二、籩八、豆八、鑪一、鐙二。凡帛、

正位、

四配巽篚餘

十二哲位前、

先賢、
先儒案前各陳設如儀。陳設畢、太常寺博士引禮部
侍郎一人周省齍盛及籩豆登鉶之實。辦行禮位。其
日五鼓、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
四配兩序兩廡分獻官十八於
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
左右門外序立候
駕入。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
立。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人、於甬道左右。鴻臚
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百官於庭中左右均
就拜位北面序立。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上炷香、三上瓣香畢、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分獻官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
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之章。司帛司爵各一人、
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
於墊中、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奉爵、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司帛司爵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
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
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秋、祗奉
舊章、謹以牲帛酒果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尚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篚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典儀贊行亞獻禮、司
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樂作、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
四配、
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止、典儀贊行終獻禮、司
樂贊舉終獻樂、奏敘平之章。樂作、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
四配、
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獻儀、舞文德之舞。退、典
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
樂止。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奏暫止樂。典儀贊奉
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叩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篚、興、司香跪
奉香、司爵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候祝帛過、
皇帝復位立。
四配、
十二哲、兩廡香帛饌均送燎所。羣臣退、樂作、贊引奏
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由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皇帝還宮。

右春秋釋奠禮

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二日豫期眡
牲眡割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
閣恭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受而供諸殿內祝案行禮如儀
祭日陳設牲帛器數省盦如儀司香司帛司爵
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充兩序兩
廡以國子生充昧爽承祭官分獻官入就位立典儀
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入殿左門
贊詣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跪禮興贊上
香司帛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行一叩
禮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
位初迎
神時兩序兩廡分獻官分詣

十二哲位前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退復位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
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
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
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跪奠帛獻爵如前儀贊禮郎引承祭官就
讀祝位跪司祝跪讀祝如儀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
詣
四配位前跪奠爵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儀同兩序兩
廡分獻官分詣
十二哲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
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謁
先師位前及
四配位前奠爵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
位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爵

於右、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典儀贊飲福受胙。禮畢、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德平之章。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承祭官詣燎所眡燎畢、出、陪祀各官皆退。

右遣官釋奠儀

皇帝臨雍講學、

親釋奠於

京師之禮。既諏吉、先二日、

皇帝適齋、王貝勒、貝子、公、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國子監官、衍聖公及五經博士陪祀至京者咸致齋。眡牲、割牲。至日夜分陳設、省齍、辨行禮位、皆與上丁禮同。

皇帝入殿中門、就位。陪祀王公百官均就拜位序立。典儀贊迎

神。禮畢、典儀贊行釋奠禮、司帛跪進篚、

皇帝受篚、拱舉、授司帛、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跪獻於案、退。司爵跪進爵、

皇帝受爵、拱舉、授司爵、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奠於正中、退。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四配、

十二哲位前奠帛、獻爵如儀。出降、復位。引兩廡分獻官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出、復位、均如儀。樂止。典儀贊送

神。禮畢、典儀贊奉帛送燎、畢、贊引奏禮成。

皇帝出殿中門、降中階、至

大成門外、入次、更衣、樂止。

皇帝出次、升輿、詣彝倫堂講書、畢、還宮。

右講學釋菜儀

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録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啟殿門及東西廡門、率廟戶潔掃内外、展

神幄、拂拭

神案。每案陳菜棗栗各一豆、鑪一、鐙二。設案一於殿內之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之南、各陳香盤三、尊一、每位爵一。凡尊實酒、冪勺具。司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二人立於殿內東西楹。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質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由

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咸就位。北面立。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贊行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眡注酒。司爵舉冪、酌酒實爵。引贊引祭酒復詣

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祭酒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兩廡引分獻官二人盥手、各詣

十二哲、

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通贊贊跪叩興。祭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右釋菜儀

望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簿掛

神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質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諸生吉服、入

大成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菜之儀。通贊贊行上香禮。引贊引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業三上香、興、引詣

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業退、降階復位。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引學正二人盥手、以

次分詣兩序
十二哲、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均如儀。通贊贊跪、叩、興、祭
酒司業以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右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
獻以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
廡以知府同知府同知各一人、眡割牲省齍盛以道
員各一人、糾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
司爵、司饌、引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嫻禮儀者、執
事在城文武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致齋二日、祭前
一日、有司飭廟戶潔掃殿廡內外、眡割牲官公服詣
神廚眡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
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牲齍、祀官偕
執事人咸入就位。其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
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
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
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秋、
祗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初獻樂奏宣平之章、亞獻樂奏秩
平之章、終獻樂奏敘平之章、徹饌樂奏懿平之章、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

宗聖志卷八



校記

①帛：當作「香」，見上文。

宗聖志卷九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祠廟第七

古制家廟、在寢之東。宗聖封宴、至宋始隆。肅肅其禮、邑邑其容。祔以後賢、崇德報功。纂祠廟。

宗聖廟在嘉祥縣城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剏建無考。明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温良以廟宇傾圮、奏請重修。詔山東參議馬諒、僉事蕭啟、兖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朱善建修。

正統重建宗聖公廟記

郕國宗聖公自有封謚以來、載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子廟庭、血食天下後世、在在有之、而此廟則在故里南武城、舊爲邑、即子游作宰處、在今兖之西嘉祥金鄉縣界。廟南北去縣各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邑人以義起之、不知所始。歷歲滋久、風雨震陵。正統甲子、今上皇帝在御、特飭天下有司修治應祀神廟、而嘉祥教諭温良乃以兹廟傾圮、奏請修葺、詔賜俞允。時山東僉憲蕭公啟命兖郡太守焦公福督兩縣吏民併工重建、經始於乙丑之秋八月、落成於丙寅之春二月。廟既成、像宗聖公於前殿、祀萊蕪侯及夫人於寢殿、而宗聖公子曾元並坐於左右、各以夫人配之。又明年丁卯、山東大參今戶部侍郎馬公諒進謁是廟、觀位次失序、遂繪爲圖、出俸金、命兖郡同知姚公昱、金鄉主簿方伯輝即於廟左創建新廟、遷萊蕪侯夫婦像而祀之、曾元、曾申位於兩廡、東西相向、各以夫人配焉。宗聖公獨居舊廟。天理民彝於是乎正。父子夫婦於是乎安矣。今年春、兖郡節推范公旻謁廟、讀所記石刻、乃金鄉教諭盧與齡所作萊蕪侯廟記、而宗聖公廟記則缺如也。歸語太守郭公鑑曰：今廟既立、不可無文以彰之。乃以記屬予、且道其詳曰：正殿三間、中設宗聖公像、東西則列門人子思、陽膚、沈猶行、公明高、子襄、公明儀、樂正子春、公明宣之數子配食焉。寢殿三間、公偕夫人中座、而旁以曾西侍之。至於兩廡、中間戟門、各以三間、而規模則甚宏遠也。予按史記孔門弟子列傳稱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

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今廟東南有㝎瓜臺、西南有曾子墓、其家世南武城也明矣。謹以所聞所知記於石、俾後人於此乎攷徵焉。時天順四年庚辰歲冬十月、禮部侍郎許彬記。

正統創造萊蕪侯廟記

武城在嘉祥之南、金鄉之北、相距各四十五里、而曾氏廟在焉。大明正統甲子、皇帝勅天下所司修治應祀神廟、嘉祥儒學教諭溫良以郕國宗聖公廟宇傾壞奏請修理、乃以正統乙丑秋八月興工、越明年丙寅二月落成。曾父曾母位於寢殿之中、宗聖公、曾元並坐於左右、而各以夫人配焉。曾申、曾西侍坐於兩傍、而東西向焉。位次配相、蓋因其舊而肖之也。又明年、山東承宣布政使右參議和陽馬公諒按臨謁廟、乃曰、嗟夫天敘之典未正、人心有所不愜。復於宗聖公廟之東刱建萊蕪侯廟、經始於丁卯冬、鳩以工匠、掄以材木、陶以甎瓦、量期以役之、計工以傭之、捐俸米、具饔飱以供餇之。由是工各效能、人各效力、以歲戊午正月丙午立焉。不日、廟貌之巍也、暨蓋之新也、丹艧之塗也。獨置宗聖公同夫人像於寢殿不動、而曾西侍焉。曾父曾母移之新廟中、坐而南向焉。曾元、曾申位於兩廊、而東西向焉。然後父子之倫燦然而尊卑定、夫婦之別肅然而內外分。吁、非大參馬公之卓識、則典禮無以明。廟宇既成、神靈安妥、謹述其刱構之由及諸勞勤之職名、拜手書於碑石之右云。金鄉縣學教諭豐城盧與齡記。

呂氏舊志南武山石素綿脆、不任楹柱。及創廟、石工欲取之東山、往返約費千金。督役者曰、宗聖公之祠、天所歆也、地不愛寶、此其時矣。試求之。衆相顧不信、佯應曰諾。未幾命日劚山、卽得佳石、比之東山殊秀拔完麗、素非南武所有、僉異之。又琉璃甎瓦、陶云需白甘土、亦非南武所有。僉以石楹之異、卽於其地求之、應鍤而得。陶之晶瑩堅密、擬於銅鑄。及埴他器、多苦惡不佳云。

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以曾廟規制卑陋、疏請恢廓如顏孟廟制。孝宗可其奏、命左布政張泰、僉事

毛廣、知府趙繼爵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徐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

正德增修宗聖公廟五公德政碑

嘉祥之南四十里許地名南武村、即南武城故地、舊有宗聖公廟、歲久圮頹、祀典曠缺、所司漫弗之省。正德初、今天子下詔起廢。時巡撫都御史趙公奉命唯謹、乃委分巡憲臣盛公、潘公相繼督理。二公克盡心力、乃獲襄事。既而巡按御史李公、督學副史[1]陳公復謂廟貌既新、祀典且舉、上請於朝、以春秋上丁有司修祀如文廟制。又請奎章以寵賁之、如制皆報可。二千餘年遺典墜章一旦創覩、薄海之內、近悅遠慰矣。邑人太學生徐衎謂作新賢廟固熙代右文之功、而翊輔靈承寔諸臣之力、乃列諸公行履刻諸麗牲之石。按狀、趙公名璜、江西安福人、以兵部郎中屢轉僉都御史巡撫、旌賢使能、愛民好事。復進少司空、築河拯溺、及提兵畿部、削平寇盜。李公名璣、徐之蕭縣人、初知昌黎、拜監察御史、推督內殿工役、夙夜積勞、卒於官。家徒四壁、賴監試取士舉其斂。陳公名琳、福建莆田人。由庶吉士任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柄臣、左遷邑丞、屢擢副山東臬督學所至、敷教肄理、轉河南參政。盛公名儀、揚之江都人。潘公名珍、徽之婺源人。俱以僉事分巡。盛在遼東、躬親戎務、一方安堵。陞提督屯田。潘在兗州、防禦流賊、陞渤海兵備、島夷畏懷。斯皆德政赫然在人、非私言也。因系以詩曰、惟天佑下、惟辟奉天、奉天伊何、匪道孰先。眷我鄒國、一貫曰唯。十傳有作、萬世之軌。寢廟有嚴、圮廢弗顧。明命赫臨、罔敢愆度。爰有撫臣、卒先度工、亦有憲僚、瘁究厥躬。拓舊崇卑、恢宏以敞、安靈揭虔[2]、茲焉是仰。祀典曠遺、爽禮之經、肇禋不忒、歲序有恆。厥孰啟之、曰李與陳。豈云修觀、契道之眞。惟正者心、惟崇者道、源潔流同、百爲罔眊。烈烈休美、洽於人心、人之思之、匪今斯今。

正德十三年、福建右參政曲阜臧麟撰。

定安按、大政記云、正德二年、修山東曾子廟、至九年始成。濟甯州志大事記同。孝宗於宏治十八年甍、武宗即位、明年改元正德。是時巡撫都御史爲

趙璜、巡按御史爲李璣、督學副使爲陳琳、分巡僉事爲盛儀、潘珍。之五君者於是俱有功、不知舊志何以失考。爰採碑記補之。

萬歷七年六十二代翰博承業請大擴舊制、廣正殿爲七間、綠瓦重簷、華榱石柱。寢殿兩廡各五間、左增愼獨門、三省堂、齋宿廳、神庖神厨、各三間。前曰戟門三間、右則詠歸門三間、內爲啟聖殿五間、覆以綠瓦。後寢殿前兩廡各三間、宗聖正殿前戟門三間、戟門外左側曰景聖門、右側曰育英門、各三間。大門三間。內左右值房各三間、外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左側曰三省自治、右側曰一貫心傳。前爲影壁一座。廟基南北長一百三十四步、東西寬六十六步、祭期春秋二仲月、宗子博士以上丁日、知縣以次丁日。

萬歷重修南武山宗聖公廟記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不幸者、遇也歟也。我國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罔不春秋時祀吾夫子、而配享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大賢俱在魯境內、相去二三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氏之祠廟俱修舉廢墜、不移時煥然在人目、而曾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戶以供灑掃。曾氏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爲曾氏之一大不幸耶。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於吾道、而曾獨無後、非鈌典歟。詔所在有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於是江西曾質粹家以譜出、所司覈其非贋、得旨授博士世襲、如顏孟二家例、給祭田廟戶、亦如二家例。於是宗聖之裔得與三賢並沐恩矣、是不爲曾氏之一大幸哉。未幾質粹歿、子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乘間冒襲其爵者、是又不爲曾氏之不幸耶。適子承芝吏科質粹孫承業叩閽自籲、諸寮宷聞之、大爲不平、子乃立論爲承業疏奏、畧云、質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固有遞襲之理、合改正如例、罪其冒者。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冒者始革置、而曾氏之後始定。竊以曾氏之襲、先出肅皇帝之特恩、今出皇上之乾斷、故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啟之、子曷敢貪天功爲己力。然向非

予之論奏，則曾氏之一脈不絶如綫者，幾何不爲奸先冒奪耶。予以爲曾氏於此蓋有奇遇，是又不爲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祀宗聖公，東郡士大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未修。時撫東省者中丞趙公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公岱，及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詹公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南武山之廟而新之。經始於萬歷己卯之九月，成於是年十一月。於是宗聖公廟庭又得與顔、孟二廟並覩，其爲曾氏之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君進德以予悉曾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曾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會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栢、城武令王都、滋陽主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宗、濟甯倉曹宋之誥、義官劉煥，俱於曾氏有功，例得書。萬歷七年己卯十二月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

明季寇亂，廟圮。

國朝順治年間，官紳集資黏補一次。

康熙年間，御史卜、巡撫佛、總河靳先後捐廉黏補正殿、啟聖殿並兩寢殿。

康熙五十八年，兗州知府山陰金一鳳與邑令朱公璧倡捐重修。

康熙重修宗聖廟記

熙朝重道崇儒，凡聖賢祀典，庀飭惟謹。守土之官，得以奉揚休美，歲時遵其成憲。余以癸巳秋承命來守是邦，首謁先師廟於闕里，釋菜既成，即擬瞻仰列聖諸賢祠宇、壟墓，緣以簿書鞅掌，未得即遂其私。乙未冬，以軍務查馬公事，遍歷所轄，乃於嘉邑謁宗聖廟，見棟宇頹傾，廊廡圮敗，不特有失觀瞻，而且何以慰宗聖在天之靈耶。況吾儕讀聖賢書，出身吏治，猶瞻玉者常思崑岡，賣珠者不忘合浦，於義難辭其責。今特首先倡捐，謀之令尹朱君，告於同事茲土者，共勷其事，而宋君立董其成。於是朽者易之，傾者正之，頹敗者葺之，圮廢者完之，材取其良，甓取其精，卜吉鳩工，不日告竣。嚴嚴翼翼，壯麗輝煌，較諸往昔，煥然改觀。上稍推廣乎朝廷重道崇儒之典，下亦少伸夫受德報本之忱云。

爾。宋君因落成而乞余一言、余不揣譾陋而記其事。

康熙五十六年、兖州府山陰金一鳳撰。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詠歸門內古柏枝結鳳形、如明萬歷間故事。學士大夫以爲文明之瑞、爭題詠焉。

曾興烈鳳樹記

鳳、文鳥也、有道則見。明萬歷、詔修我聖祖廟、落成而庭下柏枝突生鳳形、長喙修尾、翠羽披拂、宛然雝喈和鳴之盛。歷我
朝雍正乙巳、詠歸門內古柏又結鳳尾一枝。先君子欲識爲祖廟重新之兆也、賦詩誌瑞。欣逢
聖天子加意右文、御極之初、即勅有司發帑增修、較昔尤隆。鳳於廟庭一再見之、則輪奐因之改觀、聖道之休徵益新、
國家之景慶更著。第念歲月既多、風雨飄搖、無以昭示來茲、爰勒石繪圖、以誌文明之瑞云。

雍正十三年、六十七代翰林院五經博士行檣、以廟宇傾圮、門廡牆垣僅存故址、具呈撫院、飭司行查。經嘉祥縣李松估需工料銀八千四百餘兩。詳蒙撫院、請帑重修。明年、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工竣。至十四年、六十八代翰林院五經博士興烈乞總河顧琮補紀其事、勒之碑。

乾隆重修宗聖廟碑記

粵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立訓垂教、雖有不同、然其心傳皆本乎一中。至孔子得其心傳而集大成、道該一貫。當時孔門弟子有七十之賢、三千之盛、而一貫之道惟曾子得之、因得聖學之宗、謚曰宗聖。仔肩道統、傳之思孟、以廣洙泗之脈、復開濂洛關閩之源、其爲功烈、巍乎大哉。萬世之久、四域之遠、咸奉顏、曾、思、孟四氏配饗孔子廟庭、以崇其祀而重其道也。三氏皆有特廟、而宗聖廟在故土、屢見隳剝、莫妥厥靈者、何也。蓋由後裔避新莽之亂、遠遷而祠墓於焉不守。閱歲寖遠、其制遂湮。至前明、始徵宗聖五十九代孫質粹子同三氏世秩、俾主廟祀。於是廟之廢者復興、祀之絕者復續、可謂苟完矣。自我
皇清
列聖相承、丕積成憲、凡先聖先賢忠臣孝子祠墓靡

不畢治。今
天子師尊聖道、加意右文、念宗聖得聖學之宗、宜崇
廟貌、特頒內府金萬鎰、革故鼎新、廣殿中峙、修廊外
列、丹彩煥發、蔚爲偉觀。乾隆十有三年春二月二十
五日、
駕幸闕里、
躬謁林廟。大禮慶成、推
恩四氏、
特命儒臣撰文
賜祭、並
親製御贊、壽之貞珉、益以祭器若干、俾得罔有遺缺。
而翰林博士與烈尤蒙
優眷、錫賚有差。由是榮冑有爵、守廟有戶、供祭有田、
陳奠有器。凡諸典禮、與三氏埒隆、誠
聖朝之盛典也。翰林博士因新廟在經
敕建、徵記於余、故爲之記。乾隆十有四年春三月庚
午、總督河東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顧琮撰。

乾隆二十六年、署嘉祥令陳詔以廟宇殘缺、詳請兗
守葉棠轉詳藩司崔應階批准、以藩庫公項修理。經
知縣黃道銘勘估、計需工料銀四百七十三兩有奇。
二十八年工竣、由司府轉申山東巡撫阿爾泰咨戶、
工二部准銷。三十八年、以道府捐修書院餘貲、復爲
黏補。
宣宗成皇帝道光十年、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兆琛奏、
宗聖廟林傾圮、請動存款修葺。奉
上諭、宗聖廟林傾圮、祀典攸關。據御史王兆琛奏、曾
子廟林自雍正年間重修、迄今百餘年未經補葺、碑
亭寢殿及廊廡門牆均多傾圮、急需動項修理。該處
藩庫舊有民捐廟工生息一項、著山東巡撫訥爾經
額即派委員前往勘估興修。欽此。是年九月、巡撫赴
省西校閱營伍、親詣南武山、督同濟甯知州王鎮、嘉
祥知縣李心蓮、擇節勘估、連栽種樹株、共需工料銀
二萬五千二百兩有奇。由藩司劉斯湄查明廟工生
息一項、嘉慶十四年民人李聯芳呈捐廟工專款、給
發興修。奏准於十一年八月開工、十四年工竣。濟甯州志

作二十二年工竣。

今上光緒十六年五月七十四代前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祏以廟林塌坍過甚、移請署嘉祥知縣安州陳善會同江南採訪委員洪恩波詣視、詳請山東巡撫部院宮保張公曜批司委勘、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國荃捐銀千兩爲之助。

右宗聖專廟

嘉祥專廟外、別祠宗聖之處紀不勝紀。舊志載江西永豐一祠、實爲書院。交河一祠、遠在北直、今悉弗錄、而錄沂州府祠以存武城爲費之疑。濟甯去嘉祥不二舍、相傳宗聖嘗託跡焉。今有曾子樓及故居地可考、併著於左。

沂州城南五里曾子祠中祀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孫曾西配、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猶行祔畜別室、又爲毓賢祠以奉其先子曾皙、知州何格有記。

世宗憲皇帝雍正三年、兖州運河丞諸暨楊三炯建宗聖別祠於濟甯三省書院故址、並延師召諸生講習其中、方苞爲記、王澍書碑、時稱二絕。

雍正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友人楊三炯以兖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麗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按樓初名凝翠、後遂稱曾子樓、有宗聖遺蹟、道德爲城二匾額。）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搆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論於此、俾眾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探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希幾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況

入聖賢之宫、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享祀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道光二十年、聖裔毓相遵命弟毓栴、毓楓出家資重修濟甯宗聖祠。

道光重修濟甯宗聖祠記

濟城西南隅舊有正學祠、明嘉靖間水部楊撫改建書院、奉祀宗聖曾子、郡人劉概爲之記。又名三省書院、後爲頤眞宫、至隆慶三年、改建兗州運河同知公廨。

國朝雍正初年、同知楊三炯仍建祠於廨西、記云前吏者以署隘遷主於西城樓、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先賢祀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因就其址搆數楹、迎主定祀。此復建祠之所由也。近年曾氏後或遷居其中、莫之能禁。爲賢裔者、果能以時灑掃、典守無斁、亦良善也。乃堂階草茂、穹室煙燻、井竈葱韭當於門、樺椸帷薄施於室、且婚於斯、喪於斯、聚非族於斯、訢諍喧囂、袒裼嬉戲、無所不至。以視昔之所謂不得於心者、殆有甚焉。式閒瞻拜之下、禁之戒之、復婉以勸之、不可、然後逐之、又從而扃鑰之。今四氏子孫惟曾氏後稍爲式微。嘉祥博士紀瑚謹守廬墓、安貧篤學、饘粥不能贍。州城國學生毓栴、毓楓慨然有肯構之思、鳩工庀材、既齊既稷、時屆秋祀、蠲絜告成。請設廟夫掌管鑰、非祭之日、外人不得出入、同族有占居者、鳴於官、並乞立石記之。爰敘其顛末、俾曾氏子孫世守勿替、以仰承昔賢崇奉之志。而後之官斯土者將有感於斯文、余亦庶幾告無罪焉。是爲序。庚子八月上丁日、知州徐宗幹記。

今上光緒十六年六月、署濟甯知州遵義蹇念猷偕江南采訪委員洪恩波謁廟、見敝陋狀、慨然捐廉倡修。邑人士羣起相助、以期其成。

募捐擴修曾子別祠啟　工尚未興、姑錄此以著蹇志。

竊舉事必先夫重大，表里莫要於聖賢。城西南隅舊傳爲宗聖故居，武城距茲地不二舍，宗聖曾經託跡，定非出於附會。故明嘉靖間，州人水部楊公撫建三省書院，祀宗聖於中殿，宇崇煥，所以表大賢之芳躅，爲桑梓光輝，重傳道於聖門，振地方風教，實後世足法。其沒祀鄉賢也，良宜。不幸書院後浸没於異教，改爲頤真宮。然其時猶留宗聖地位。隆慶三年再改爲運河廳署，遷宗聖像於西城樓，則宗聖故跡蕩然矣。訖

國朝雍正三年，諸暨楊公三炯官運河司馬，溯署所由來，不安於心，割署西地爲宗聖別祠，規模雖狹，亦庶幾學道之士知尊聖賢，而勉步楊水部者。桐城方公苞爲之記，發明宗聖之學，司馬之心，碑在可按也。道光二十年，祠圮，聖裔毓相遵命弟毓栴等因陋就簡，捐修一次，於今五十餘年，又頹敗甚。毓相冢曾孫奉祀生廣聚苦無力，謀修而未獲首倡之人，猷昨偕兩江採訪宗聖事蹟委員洪君恩波謁廟巡視，慨歎久之，以爲宗聖在聖門以至誠紹其宗，聖人沒，賴傳聖學於子思子，遞及孟子，爲功萬世，非仲子所得而比也。乃仲子廟在泗水，其別祠之在仲家淺者，固宏敞若彼，而宗聖遺蹟別祠在人物輻輳通都大邑中，自二楊公後，反聽其狹隘敝陋，不增廓以改觀，立法以垂後，非惟都人士羞，抑亦當事責也。爰捐京錢千貫爲之倡，仰冀諸君子同心重道，極力勸捐，以美先賢之宫，而彰千古之蹟，則地方幸甚，文教幸甚。署濟甯州事蹇念猷謹啟。

右宗聖別祠

明正統十一年，郕國宗聖公廟成，正殿祀曾子，東西列子思子、陽膚、樂正子春、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單居離、公明宣、子襄從祀，後爲寢殿，祀萊蕪侯曾晳，偕夫人。主宗聖公及曾元祀於左右，曾申、曾華、曾西皆從祀。知禮者以爲不合。十二年，別建萊蕪侯廟於宗聖殿之右，移萊蕪像供其中。前爲兩廡，移元、申、華、西木主從祀。

萬歷七年，宗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增塑孟子像，偕子思子像配享殿上，以陽膚等入人

從祀兩廡、並增公孟子高、孟儀二人從祀。

武城家乘孔子沒聖道衰微惟曾子以魯得其傳、七十著書名聞天下。負笈從遊之人、固不僅區區教設西河、道行南國、後先於游夏已也。而及門最著者、子思外有公明儀、陽膚、樂正子春、沈猶行、子襄、公明高、單居離七人。見於說苑者、有公明宣、公孟子高、孟儀三人。若吳起、雖竊附於門牆、在當時已見屏矣。孟子云從先生者七十人今可知者十一人耳。故以思與孟配享殿上、其兩廡從祀得十人焉。

乾隆三十九年、宗聖六十九代孫毓墫奉移元申、華、西四木主於宗聖廟兩廡先儒孟儀、子襄之次。

乾隆五十年、增祀宋儒南豐曾鞏於西之次。

嘉慶二十二年、又增祀曾佪庵未詳何名、木主題號非是。於曾鞏之次。

嘉慶二十四年、嘉祥學校官謂明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請採訪曾氏後裔一疏、闡發曾子傳道之功、且俾無後而有後、其功與孔氏道輔訪得孟墓等、擬孔氏從祀孟廟之例、由報功祠移位於曾氏鞏之下、曾氏佪庵之上。

同治末年、曾廣莆翰博援文定、文康之例、增祀湘鄉相國太傅曾文正公國藩於曾氏佪庵之後。

桐城洪恩波上衍聖公書前到嘉祥、偕陳令憲謁南武山專廟、見大殿配享左列述聖子思子像、右列亞聖孟子像、東廡祀先儒陽膚、先賢公明儀、先儒公明高、公明宣、孟儀、曾元、曾華及宋儒曾鞏、清儒曾佪庵九位、西廡祀先儒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曾申、曾西、明儒顧鼎臣及曾文正公國藩九位、皆木主。恩波詢問曾文定公鞏以下四位增祀時代、曾氏宗子及習禮諸生同稱鞏係乾隆五十年奉文從祀於西之次、佪庵亦江西鄉賢、未識何名、係嘉慶二十二年奉文從祀於鞏之次。兩次文卷遭亂均失、尚有曾力行所著答問編一冊可徵。顧文康公鼎臣係嘉慶二十四年學校師生追溯請訪曾氏後裔一疏、極稱宗聖傳道之功、侔於顏孟、且俾宗聖無後而有後、功與孔

氏道輔訪得孟墓等、援孔氏附祀孟廟之例、立主
祀於鞏侗庵之閒。曾文正公國藩則當其甍後、前
翰博曾廣莆及學官等讀
朝廷迭次褒詔及文正所著全集求闕齋弟子記、
欽爲中興第一名臣、學能明體達用、而生平毅勇
誠正、洵能遠紹宗聖心傳、故嘗於軍務倥傯時、詣
謁林廟、增置祭田、拳拳不忘所自、因議照曾氏鞏
例、立主祀西廡末座、今十餘年。恩波查嘉祥縣舊
志及濟甯州新志、不惟此四人者尚未載、並元、申、
華、西久從祀其中、亦未載入。及到濟甯。蹇牧念猷
署檢閱兗州府志、山東通志亦然。蓋因元、申、華、西
明正統年間曾祀萊蕪侯廡、下、各志遂沿襲至今
未改。不知故萊蕪侯廟其前東偏曰報功祠、祀歷
來長官之有功林廟者。西偏曰崇德祠、祀曾氏故
宗子之有德者、無兩廡之名久矣。此當日志者採
輯之疏、亦曾氏未解冊報之故耳。查山東通志秩
祀載沂州府宗聖曾子祠中祀宗聖及其子元、申、
華、孫西、是直以四賢配享正殿、誠以尊崇宗聖、不
敢沒其子孫之賢也。又查嘉祥志、元、申、華、西在樂
正子春之前。今廟祀位次反在樂正諸人之後、似
有未安。除稟撫憲外、爲此臚列現在從祀十八人
次序、呈懇查案、更正曾侗庵之名。一面咨明撫學
兩院、奏飭禮部、議定位次、頒示遵守。再宗聖廟西
爲先賢曾氏廟、從無廟額、其子孫習稱啟聖祠。不
知廟廷四配稱聖、乃對至聖而言、實大賢也。頌子
皙氏爲啟聖、過矣。況二字爲至聖父叔梁公封號、
尤宜敬避。可否附奏、請頒先賢曾氏廟額、以正其
失、併候裁奪施行。時光緒十六年六月。

右從祀

宗聖志卷九

校記

①史：當作「使」。

②揭度：當作「揭虔」。

宗聖志卷十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林墓第八

佳城鬱鬱，精魄所藏。谷堙陵變，迺韜其光。誰其呵之？有德斯彰。纂林墓。

宗聖墓在專廟迤西一里餘，與武城東西相距約五里許，羣山迴合，馬鬣長封，冢高七尺，四圍廣十步。冢前石碑鐫宗聖曾子墓。墓前饗堂三間，其東偏齋房、西偏更衣所各三間。中門一座，石坊一座，額曰宗聖林。四圍線以周垣。祭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墓初不知所在，自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見懸棺，其前有石碣曰曾參之墓。詔加修治，因卽瘞碑而爲之塋。

舊志：墓側有富民范氏不知書，以宗聖墓表甃壁。後一儒生謂曰：此宗聖墓表也，用之非法。其人懼，碎火爲石灰。

先賢曾氏墓舊志云：在兖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卽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城之冢是也，亦名曾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卽今之費縣也。武城冢乘云：武城、南城山，不能考。舊志以漢始建之南武邑在費，遂因而墓稱之，古固無據，今又無跡焉，可誣也。夫聖賢所在，人皆景仰，光韜氣蘊之餘，百世必彰，自不等牧草樵蘇，忍而終古。況宗聖志在孝經，夜臺瞻依，烏忍遠妥先靈於東鄙武陽，若是其寥廓焉。

明

孝宗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表建曾子墓。

世宗嘉靖元年，山東巡按定每歲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曾子墓。後因主祀有人，有司之祀始止。

國朝

世宗憲皇帝雍正七年，奉旨行查宗聖墓是否歲久傾圮。嘉祥知縣李松勘，係僅存遺址，無從修葺，遂未詳細聲明，以致歷任相沿，

未經造報。

高宗純皇帝乾隆九年八月，兖州府鄂檄嘉祥縣王、金鄉縣田分行出示，嚴禁於宗聖林廟周圍四山樵鑿。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署嘉祥縣知縣郝查案，循例出示嚴禁樵鑿。

乾隆十四年，宗子博士曾興烈移嘉祥縣矣，稱南武山爲先宗聖祖發祥之地，林廟在焉。其周圍四山左右前後環護拱峙，實關廟林風水。各縣禁止樵採開鑿，以保風脈在案。迄今數千百年，四山木石賴以無恙。查廟後之坐山南武山，西之七山，東之荊山，俱坐嘉祥縣境內，其南之于山坐落金鄉縣界，移請循例示禁，不許樵鑿四山，俾林廟風水無虞。嘉祥縣當即出示禁約，凡宗聖林廟後之坐山，貼近林廟右之七山，左南武山及荊山之麓，魚臺迤南等處，不得樵鑿。

乾隆二十年，宗子博士曾興烈以享殿門垣歲久傾圮，呈請重修。所有應蓋享堂、牌坊、大門、圍牆等項，估需工料銀六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山東巡撫咨報工部，奉部議，聖賢祠墓遇有損壞坍塌，所需在千金以下者，俱准以藩庫公項報部修葺。凡重建之案，應令該撫奏請辦理。乾隆二十年八月，署撫白鍾山奏准，以山東存公銀項修葺，准銷銀六百三十二兩有奇。三十八年，道府捐修書院餘資，復就葺補。

徐績重修宗聖林記

乾隆歲辛卯，績奉

命東撫，道經武城，拜謁宗聖曾子廟，山之陽蒼然一望，崇封七尺，祠宇崔嵬，美哉煥乎！吾道其日新而月盛矣乎！經其廬，琴瑟鐘簾在懸焉；式其墓，壠垣其巍巍；享殿其輝輝。嗚呼！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星辰之遠也，九州四海之大也，吾道之綿亘而莫極也，其孰能愈於此！我

皇朝聖聖相承，右文稽古，重道尊師，軼漢唐而越三代，媲美唐虞。一凡天下通祀之外，各於其鄉里、其族黨專祀血食焉；而專祀之外，又於事蹟故址廬舍，皆使其地以人傳，況其爲塋爲窀，神靈呵護之地歟？皆無不於萬幾之暇，時加採訪，終使執是方者常此葺

搆、保崇竉於弗墜。績亦何幸、生及
聖朝、得睹此雍雍藹藹化日光天之郅治哉。於時蓋
低徊不能去、有翰林博士毓壿者進而爲予言曰、近
時重建專廟與林墓、皆非一時事、一人力。廟在丙辰
前、顧河制記之詳矣。今修在城書院、松觀察亦記之。
至林墓、於乾隆乙亥歲、前憲白公入
告、曾子陵寢自前明宏治間創修、今經剝落、享堂闕
衞、表坊棨門遺迹雖猶在、丹雘其莫施。
帝隨命彼冬官司徒之班、鳩工庀材、厥光我前賢。越
年乃告成、岌岌者、寢墓其改觀乎。炯炯者、非賢蓋之
華乎。左砥而右平者、非堦墀之列乎。東峙而西通者、
非門闥之洞開乎。且也棼橑棟桴、丹壁綠瓦與蒼松
翠柏相掩映於高山行仰之間、又昭昭不可殫論矣。
然其時旣撰、其事易湮。迄於今二十年、爲之誌者蓋
缺如也。遂屬於余。余不敢以不文辭、乃若鋪張揚厲、
發越前聖光、愚讕陋不敏。至於述其重修之事實、恭
惟
皇上崇儒之盛典及諸名卿鉅公、如前撫白公鍾山、
楊公應琚、郭公一裕、藩司阿公爾泰、郡守李淸時、邑
令佴震山之仰體
聖心、以臻此馨香之治、績用以言之亹亹而詳詳、益
幸身附末光、名且彰於典册云。是爲記。

曾毓壿募修宗聖林廟及書院題名碑記

嘗聞箕裘堂構、圖始難、克終尤不易。壿自髫齡司鬯
酌、灑掃廟庭、睹一椽一瓦之廢傾、時廑懷於風雨焉。
迄今十餘年、始念莫之遂、幾謂此志鮮能有終矣。歲
辛卯二十六年、太守龎公道謁先祠、邑侯李公楫以
請帑修葺廟林書院請、公曰、捐資稍易舉、余當亟圖
之。未幾、觀察松公來書院致祭先祖、目觸陵夷狀、愀
然動黍苗之感、曰、
皇上崇儒右文、先聖賢廟宇意其必美輪美奐、歷久
而彌新、何可使稍有摧殘、致與古道蒼涼同傷湮沒
哉。且也前人作、後人效、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或亦採
風者未暇過而問歟。壿對曰、未已也。南武山廟林亦
漸剝落、雖屢蒙
恩重修、今有數十載、甍椽間有雜支、垣墉亦多傾圮

者。公聞之、益慨然、亟命鄒邑典史王君廣颺勘估、需一千三百餘金。時松公首倡捐資、領袖僚屬、導卽鳩工飭材撙節承辦。癸巳三十八年秋、廟林告竣、甲午春、書院又落成、共用銀一千一百兩。松公復以餘項建坊一座於故里書院後亭圮建樓三間於舊基、一概丹堊粉飾、榱桷並耀、垣墉煥然、牖戶櫺星相歷落。導夙夜在工、再易寒暑而蕆事。嗟乎向之所謂圖始甚難、克終不易者、今得福公倡之、松公成之、李公寔始終之、俾導不墜箕裘堂構之志、感佩爲何如也。用直揭其原委並鐫芳名捐數於右。吾後世子孫其勿忘所自哉。是爲記。時乾隆四十年乙未歲某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兵備道松齡捐銀一百兩、兗州府知府福森布闔屬共捐銀五百兩、沂州府知府行有偶暨闔屬共捐銀二百八十兩、曹州府知府張金城暨闔屬共捐銀二百五十兩、東昌府知府胡德琳暨闔屬共捐銀八十兩。

附前捐資修葺始祖林垣家廟門牆族人題名

湖北鄖陽知府六十八代恆德福建惠安舉人。山東曹州知府六十九代廷櫆、江西南城進士。順天府保定知縣七十代日景、廣東舉人。嘉祥縣尙涵、衍桐、衍樸、衍棐、衍格、衍東、衍杰、興姚、興焆、興燧、興杜、興熿、興煥、毓口、毓基、毓在、毓塘、以上係在城派。尙忍、尙序、尙讓、尙徐、尙蕊、尙用、衍仲、衍佔、衍倬、衍閔、衍海、衍是、衍冉、衍頤、衍宗、衍圖、衍銘、衍鯤、衍均、衍勳、衍齊、衍忠、興基、興遠、興詩、毓伎、尙文、尙友、衍太、衍臣、興周、興成、毓祥、毓科、以上係南武山派。鄆城縣尙封、尙考、貞鑄、尙誠、尙客、尙清、尙友、廷鐘、衍法、衍沂、衍棚、衍杭、衍榲、衍禮、衍栗、衍恕、衍梃、衍櫶、衍龍、衍安、興焬、恰亭、興熄、興炬、興業、興煋、興立、興基、興烙、毓澤、毓遠、魚臺縣衍琛、濮州興僊、范縣衍選、荷澤縣尙欽、衍甯、貞倫、貞儉、尙禮、尙武、尙香、尙志、衍素、建常、金鄉縣尙仁、尙修、衍福、衍序、滕縣興鏞等、曹縣衍桐、衍責、衍城、衍書、衍詩、衍爲、衍宗、衍趾、衍禮、衍泗、興詩、興蘭、興孔、毓志、東平興祖等、濟甯州興唐、興瀛、興盛、興隆、興泰、興禮、興淮、興乾、興安、毓長、毓秀、毓山、衍岱、陽穀縣衍科、衍泗、汶上縣

興淵等臨朐縣興泰、衍楷、衍孔、衍訓、興遐、興邦、興則、興德、興振、興愷、興堂、興國、毓安、毓秀、毓坊、毓信、甯陽縣衍仁、壽張縣尙樸、衍梅、衍安、衍檀、衍泰、衍魁、興濟、興樂、江蘇豐縣興勝、興東、興柱、衍重、興安、毓涵、毓安、毓恪、直隸天津縣魁儒、子厚、衍發、衍仕、衍相、可錄、可顯、可璧、興祺、興深、興瑎、河南羅山縣尙濬、尙賢、尙綱、衍忠、衍恕、汝陽縣衍禮等、南陽縣學泗、桐柏縣衍金、上蔡縣尙魯、唐縣衍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增建宗聖林翁仲、石獸、華表及神道坊。

生員曾衍東楊抱槐記

楊抱槐者，記祥徵也。翳我祖林南山之陽，白楊參天，聳拱合抱數十圍，高十餘尋者不知計，且不計年。丁酉春，墓旁楊樹之杪，忽寄生槐一本，纓垂絡蓋，蔥然爲一美觀，說者以爲異。夫誌異，儒者所不樂道。雖然，古有畸人碩彥，博一名聞在人世間，其坏土之精英呵護，往往不泯，有時或見於山川，或形於草木。矧我祖林風藏氣聚，靈聖之區，伊古以來，麟遊之瑞啟於前，鳳樹之形兆於後。

皇上鑾輅時巡，遣官致祭，四經褒崇，度越百代，彼纍星之精、枯楊之重生，實應以重光曡茂，邀夫曡澤，豈不盛哉。因敬爲之記。

乾隆四十八年，嘉祥縣祁請帑重修宗聖廟林，由撫院明咨報戶、工二部，歷被風雨，漸有殘缺。嘉慶元年，又被黃水泡倒林牆及饗堂、齋廳、儀門。四年，嘉祥縣臺士佳遵例請修，藩臺全以司庫不充，著先將林廟破損殘缺之處籌議黏修。五年，宗子博士星請，撫院蔣兆奎批：宗聖曾子林廟既經坍塌，自應亟爲修理，以昭誠敬，但應委何員勘估，應動何項興修，仰布政司查議詳奪。嘉祥縣隨造具估册，取具金鄉縣勘結，由州金湘申道王朝梧加結，移司全藩臺，仍以司庫不充辭。嘉慶十二年，督糧道孫星衍署理藩篆，宗子博士毓墫移請嘉祥縣知縣王德修查案，徑詳請動用閑款。九月初七日，由護撫部院楊志信批：本署司詳送估修宗聖曾子林廟册

劭各結如詳、在於漫工餘項下動支、給發修葺、以昭
誠敬。由是啟聖祠寢殿門廡、林牆、饗堂等工、皆得黏
補。宗子博士曾毓墫誌孫公准修林廟緣起、並孫公
飭嘉祥縣修林廟札各憲銜名、皆勒石廟中。

曾毓墫訓後要言略

恭查定例、工程凡一千兩以上者、俱奏請修葺。若在
千金以下者、一經詳院、即照册發給、工竣、咨部核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奉
旨、嗣後工程凡在一千兩以上者、俱著特派大臣親
往查勘。嘉慶七年奉部文、五百兩以上亦奏明辦理、
是以請
帑人皆視爲畏途矣。惟司庫存貯閑款、係爲外辦、年
終彙咨、尚易爲之。宗聖廟林自嘉慶己未詳請修葺、
數年無成、始行捐修。奈工鉅項微、止修宗聖正殿。丁
卯歲、幸逢陽湖孫淵如先生署理藩篆、斯文誼重、俯
允墫請、慨動閑款、啟聖祠寢殿門廡、林牆、饗堂等工
始得黏補。此乃始祖宗聖在天之靈得遇此機、寔非
墫力所能爲也。後世宗子常懷追源報本、凡遇廟林
書院殘缺、即隨時修理、慎勿全賴
國恩祖德、因循廢墜、有乖職守、迺所厚望焉。

余自乾隆辛巳承襲、今已四十餘年、廟林工程呈
請公項頗艱難、而捐修亦不易。茲特多栽樹株、數
十年後、楊木可以備料、柏楸可以變價助工費、再
添以湖田之租息、則黏補易爲矣。附記於後、以示
後人。嘉慶十五年仲春。

聖林雖經制立、子孫皆不能厝於其次、蓋以世經久
遠、滄桑之變、明窪之水流、蔡河之壅滯、山前艱於平
曠、繁衍孔多、次序轉爲狹隘。五十九代宗子博士質
粹卜地於城西小青山之陽、後世子孫皆窀穸於此、
而南武山遂無附葬者焉。

乾隆四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毓墫於宗聖墓左側築
遠代諸墓塋祭之壇、刻名於碑。

二代元高陽夫人　三代西左夫人　四代欽穀梁夫人　五代导卜
夫人　六代羨繆夫人　七代遐言夫人　八代煒郯夫人　九代樂周
夫人　十代挽伊夫人　十一代旃鄢夫人　十二代嘉鄭夫人　十
三代寶甌夫人　十四代玫鄒夫人　十五代據鱳夫人　十六代

闕文夫人　十七代植李夫人　十八代燿胡夫人　十九代培陳夫人　二十代德董夫人　二十一代珦朱夫人　二十二代湞劉夫人　二十三代梓丁夫人　二十四代龖文夫人　二十五代端胡夫人　二十六代鉉蕭夫人　二十七代海楊夫人　二十八代璜謝夫人　二十九代興張夫人　三十代隆宋夫人　三十一代釗王夫人　三十二代謀高夫人　三十三代丞騶夫人　三十四代珪蕭夫人　三十五代寬何夫人　三十六代莊蕭夫人　三十七代慶鄒夫人　三十八代騂王夫人　三十九代耀劉夫人　四十代崇範劉夫人　四十一代延膺魏夫人　四十二代碩江省夫人　四十三代承涓張夫人　四十四代萬敵徐夫人　四十五代整羅夫人　四十六代九思羅夫人　四十七代文傑李夫人　四十八代浩古劉夫人　四十九代向忠張夫人　五十代敬乂江夫人　五十一代元德黃夫人　五十二代价翕姚夫人　五十三代汝霖宋夫人　五十四代從文羅夫人　五十五代利賓鍾夫人　五十六代輔誌張夫人　五十七代德冑彭夫人　五十八代奮用金夫人　五十九代質粹楊夫人　六十代昊徐夫人

曾毓墫望祭壇碑記

古者祭法一壇一墠、遠廟八世則遷壇、有禱則祭。其又遠者不得受祭於壇、乃用墠。夫壇以築土、墠以除地、統而言之、皆去祧之祖、恐其舍若敖之悲也。墫之壇祭、寔倣於此。吾氏自十五代避亂南遷、家豫章永豐、閱歷漢、唐、宋、元、婚媾喪葬安焉。其卽流離播遷、所不得已而就焉者也。明嘉靖間、五十九代祖應詔東歸南武之麓、斷碣空存、祖墓一坏之外、所謂十四代以前之兆卜邈矣難稽。雖當時七尺崇封、而兵燹水火、幾何年東西南北、幾何世正難索諸荒烟蔓草間也。乾隆辛丑、墫南行掃墓、僅得四十二代至五十八代洎六十代祖母共九墓而已。嗚呼、祖宗之靈爽奚憑、神明之世冑不祀、爲之後者、忍聽其湮沒而不彰、將何以安。矧忝居主鬯、責有專在耶。爰敬書歷代祖考妣勒石、築壇於祖墓之側而祀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曾國藩日記

由濟甯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堤牆概行坍卸、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

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廟中規模褊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啟聖廟、名養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莆家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頹毀無存、内室亦甚淺陋、即雍正間所　賜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度置於桌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莆銀四十兩。及見此景況、則又愀焉不安、愁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又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巳正在紙坊集打尖、即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閤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廟、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寢。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曆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與訟事、碑立於萬曆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

國朝雍正七年、請

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

御碑亭、刻

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酉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享堂及門頹敗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郕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觀山石頑獷、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韋馱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

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
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宗聖志卷十

宗聖志卷十一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祭告第九

神靈所歆、祝史正辭。齋明肸蠁、用表盛儀。纂祭告。

宋

遣官致祭通用文

維某年月日、大宋皇帝御名遣官致祭於先賢郕國公曰、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賢。尙饗。

元

平章察罕帖木兒祭文

維至正二十一年、銀靑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牢淸酌之儀、致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得其宗、道統相繼。茲膺王命、爰整其旅。鄒魯克平、恢擴東土。敬遣輔行、式陳俎豆。尙饗。

明

孝宗頒示春秋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郕國宗聖公曰、孔門道學、公得其宗。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矧茲鄉邦、鍾靈所自。時維仲春秋、特申專祀。伏惟尙克饗之。

武城家乘宏治四年、詔以春秋次丁有司永遠致祭曾子專廟、頒降祭文勒石廟中。

通用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於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夙鍾閒氣、毓秀茲土。道學宗傳、昭示萬古。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常祭。以門人沂國述聖公、陽膚、子襄、沈猶行、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配。尙饗。

春秋二丁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致告於先賢萊蕪侯曰、惟侯從遊聖門、志趣沖融。對時育物、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篤生賢嗣、傳得其宗。百世之後、榮此褒封。惟茲仲春秋、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

陳明薦。尙饗。

有司淸明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奠於郕國宗聖公之墓曰。聖門傳道、惟我先師。配享有典、專祀有祠。南武之陽、封域如故。瞻望松楸、不勝景慕。惟茲淸明、歲序旣易、牲醴旣成、特伸祀事。尙饗。

巡撫陳鳳梧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鳳梧謹致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洙泗之門、高弟雲從。惟公之傳、獨得其宗。蚤事三省、晚聞一貫。大學之書、有經有傳。由思而孟、至於關閩。其派益遠、曰誠而明。惟茲公鄉、墳祠俱在。高山仰止、景行千載。少讀公書、長未聞道。備員茲土、敬用諭告。牲醴之奠、以昭斯虔。斯文萬古、如日中天。謹告。

巡撫曾銑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銑敢昭告於先賢宗聖曾子之墓而系之以辭曰。嗚呼。吾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而未嘗變也。其間或明或晦、或通或塞、則存乎其人焉耳。是故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行乎此道者也。窮而在下、如孔子、顏子者、明乎此道者也。明斯行矣。顏子蚤世、道統之傳、誰與繼者。此尼父喪予之歎、蓋傷之矣。幸而有吾子者在、以弘毅之資、肆重遠之學。三省旣竭、一貫斯唯。爰作大學十傳、發明夫子遺經。一傳而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當衰周之餘、吾道燦然復明、繼往開來、於今爲烈。是皆吾子之功也。夫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三千之徒、其流弊不入老莊、則入申韓。不爲權謀術數、則爲言語文字。而獨得其宗、賴有吾子。是吾子之道、卽孔子之道。孔子之功、亦吾子之功也。銑也鄙人、受恩罔極。承命東撫、道經魯鄉。望先賢之故里、念哲人之長逝。感翔鳳之日遠、慨易簀之風微。偕我屬僚、造拜宮牆、薄陳一奠。展此向慕之素悰而已。嗚呼。天地高厚兮、吾道之範圍。日月照臨兮、吾道之光輝。南有鄒封之翼翼兮、東有尼山之巍巍。維斯墓之中峙兮、建天地並日月而不違。安得起吾子於瓜臺兮、將以究夫忠恕之微。尙饗。

巡按宋經祭文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維公山川鍾秀、間氣所生。家世魯西曰南武城。魯鈍之資、誠確之學。眞積力久、一貫先覺。卒傳聖道、大學書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孝行尤篤、酒肉養志。動求諸身、日省三視。啟手啟足、保身全歸。任重道遠、不亞於回。身雖逝矣、斯道猶在。道在萬世、後學是賴。經承上命、巡視東藩。恭詣祠下、仰止高山。茲蠲牲醴、竭誠致祭。公其有知、鑒此微意。尚饗。

又祭萊蕪侯文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經致祭萊蕪侯曾子文曰、惟侯學道聖門、志大才雄。心乎理趣、藐乎事功。樂得其所、舞雩春風。胸次悠然、動靜從容。有志如此、孰與追蹤。百世之後、榮此侯封。經承上命、巡歷山東。道過祠下、深感愚衷。聊致拜祠之禮、少伸仰止之恭。尚饗。

兵備王庭詩祭文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庭詩謹致奠於郕國宗聖公曾子曰、惟公祥毓魯甸、秀產齊封。淵源泗水、怙恃岱峰。親炙至聖、獨契眞宗。開來繼往、抗跡永雍。治國修身、嘉惠章縫。昔誦篇簡、寤寐相從。頃承綸命、仰止高蹤。道經祠下、恍惚儀容。瓜田在彼、舞雩欣逢。徘徊瞻顧、頓豁心胸。心依翠嶽、意佇長松。薄陳牲醴、用表虔恭。靈祀洋洋、鑒我夙悰。尚饗。

提學潘楨祭文

欽差提督學政山東按察使僉事潘楨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我先賢、與麟俱生。此地麟生非時、則斯文之不幸可知。先聖之所以泣之者、豈惟麟耶。雖然斯文一脈、實流天下、與同長春。矧在瞻仰、領會於心神者也。敬謁祠下、敢薦微誠。神其有知、佑我斯文。尚饗。

兵備張九敘祭文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張九敘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獨得其宗。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睠茲武城、鍾靈所自。遺像有儼、報崇無旣。敘欽承上命、守禦斯土。越寇甫平、瓜上式

晤。修此牆屋、以綏公靈。伏惟降鑒、佑啟後生。文思武烈、靖寇安民。式綿國祚、永庇斯文。尚饗。

提刑王金祭文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副使王金謹祭於郕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修身、一貫契道。傳孔氏之心法、得斯文之體要。大學之書、垂世立教。誠正之學、比於典誥。金生也晚、望洋門牆。未知所造、蓋將有志於治平修齊、功實未到。茲當巡歷、拜瞻新廟。俾不至迷其所行、冀精神曠千古而承照。尚饗。

國朝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三年

諭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從與饗、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致祭、以展誠敬。向在書齋、曾制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

朕崇重先賢之意。

御製祭文

維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二月乙卯朔越二十八日

壬午、

皇帝遣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裘日修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秀毓武城、業宗洙泗。三省勤於夙夜、允稱篤實之功。一貫悟於須臾、彌徵眞積之久。獨受孝經之訓、用迪臨深履薄之修。永綿大學之規、式啟明德新民之要。衍薪傳於勿替、以魯得之。開絕學於無窮、其功大矣。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念先型之未遠、心切溯洄。瞻故里之非遙、情深仰止。虔修祀事、敬遣專官。惟冀

神靈、尚其歆格。

乾隆十五年、

頒發元聖周公及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四聖祭器、以備陳設之用。當經山東巡撫專委東昌府同知陳琜赴江南製造。

賜宗聖曾子廟鉶一件、簠十件、簋十件、籩四十件、豆

四十件、爵十一支、帛匣五件。竹籩木匣、餘皆銅器。

宗聖爵三、鉶一、簠二、簋二、籩八、豆八、帛匣一。

兩配各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帛匣一。

兩廡各三壇爵三、簠三、簋三、籩十二、豆十二、帛匣一。

宗聖夫人殿、

啟聖正殿寢殿兩廡祭器俱係那用。

御製祭文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三月己巳朔越四日壬申、

皇帝遣刑部左侍郎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兼管欽天監監正事務覺羅勒爾森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秀毓武城學宗泗水懋姱修於篤實、三省勤夙夜之功。崇真積於躬行、一貫悟精微之旨。端治國齊家之本大人之學昭垂、示至德要道之原教孝之經永著。衍孔門之聖脈、以魯得之、啟孟氏之師傳、其功大矣。尊崇允協報享攸宜。朕以禮時巡、遄臨魯甸、情深仰止、瞻故里之非遙、心慕典型、念德輝之如在。虔申禋祀、敬遣專官。惟冀

神靈、庶其歆格。

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東巡、顏、曾、思、孟專廟俱遣官致祭。

御製祭文

維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三月壬辰朔越七日戊申、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金甡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挺秀武城、傳心闕里。則天因地、聿垂孝子之經。明德新民、首述大人之學。悟真源於一貫、悉本躬行。衍道脈於千秋、獨由魯得。耕田食力、歌聞金石之聲。卻聘辭卿、心輕晉楚之富。篤實之姱修如在、廟庭之祀典優崇。朕問俗東巡、臨風仰止。肅伸禋祀、想至行於几筵。敬遣專官、挹德輝於陟降。靈其來格於此居歆。

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東巡、以平定金川功告成闕里、顏、曾、思、

孟專廟俱遣官致祭行禮。

御製祭文

維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三月壬辰朔越二十七日戊戌、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李宗文致祭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

宗聖曾子鍾靈鄒裔紹統魯堂。行在孝經念君親而髮膚並懍孝歸誠意依日月而俎豆常新。朕因雪嶺之集勳爰巡岱方而徧祀。撫境外之萬山環衛保泰、彌切於冰淵溯廟中之四壁絃歌傳聲儼聞乎金石。式芳型之如在爵清醴以告虔庶鑒馨香聿昭來格。

乾隆四十九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顏、曾、思、孟專廟俱遣官拈香。嘉祥曾廟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尹壯圖恭詣拈香。

乾隆五十五年

東巡顏、曾、思、孟專廟均遣官致祭。

右歷代祭文

大清通禮

皇帝東巡釋奠顏、曾、思、孟之禮、各遣官一人、齎祝文（翰林院隨時撰擬。）香帛、分詣所在專廟行禮。前期、四氏子孫率禮生潔掃殿廡內外、守土官戒擁牲牢器物、備執事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通贊、引贊、均以本族叅祀生及弟子員充。先一日、遣官至境、迺齋。其夕、守土官公服眡割牲如儀。陳設與京師太學四配每位器數同。祭日有司供具、質明、遣官朝服詣廟。引贊二人引正獻官入、二人引分獻官隨入、詣東階下盥手、升東階至階中、前後序立、均北面。通贊贊就位。引贊分引遣官就拜位立。通贊贊迎神。司香二人各奉香盤進至正位、配位前立。引贊引正獻官入自闑東、詣正位前、引分獻官隨入詣配位前。贊跪、遣官跪、贊上香。遣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興。贊復位、遣官均復位立。贊跪、叩、興、遣官均行二跪六叩禮、興。通贊贊行初獻禮。司帛各奉篚跪奠於案、三叩、興。司爵各奉爵獻於案正中、皆退。通贊贊讀祝。引贊贊跪、遣官皆跪。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文跪案左、讀訖、復於案、三叩、興、退。引贊贊叩、興。遣官三叩、興。亞獻各奠爵於左、終獻各

奠爵於右、如初儀。通贊贊送神、引贊贊跪、叩、興、遣官均行二跪六叩禮、興。執事官各奉祝帛香、由中道送燎如儀。遣官避立拜位東、俟過引贊引遣官眡燎。禮畢、引遣官出、執事官皆退。

右遣官祭儀

武城家乘每歲春秋二仲上丁、宗子翰博主祭宗聖正位、配位前一日公服視牲、是日具朝服。鳴贊唱主祭官就位、陪祭者各就位、瘞毛血、迎神、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樽所、司樽者舉冪酌酒、詣宗聖神位前跪、上香、獻爵帛、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贊詣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前、上香、獻爵帛、如正位儀。奉祀生各詣寢殿兩廡行禮。鳴贊唱讀祝文、引贊贊詣讀祝位跪、引贊贊讀祝文、祝畢、鳴贊唱徹饌、送神、跪、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望燎位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鳴贊唱禮畢。

上丁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名敢昭告於

始祖宗聖神位前曰、惟祖傳道聖門、獨得宗風。尊稱師表、萬世攸隆。茲逢仲春秋、俎豆潔豐、敬伸昭告、鑒此微衷。附以　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伏惟配饗。

啟聖殿先賢曾氏及在城書院、是日俱以族中職員及奉祀生致祭、同儀。

又萊蕪侯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名敢昭告於啟聖祖萊蕪侯神位前曰、惟祖天生聖哲、志趣從容。對時育物、舞雩春風。篤生聖嗣、道傳其宗。萬代瓜瓞、榮此褒封。茲逢仲春秋、虔伸報崇。敬陳俎豆、鑒此微衷。尚饗。

春秋次丁、知縣主祭宗聖曾子、教職主祭先賢曾氏、兩廡俱以縣學生員分獻、翰博及奉祀生陪祭、其儀同上丁。

次丁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兗州府嘉祥縣知縣某人敢昭告

於
宗聖曾子神位前曰、惟神夙鍾間氣、毓秀茲土。宗傳
聖道、昭示萬古。茲逢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
用伸常祭。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暨從祀 先
儒、伏惟配饗。

又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兗州府嘉祥縣知縣某人致祭於
先賢曾氏萊蕪侯神位前曰、惟神從遊聖門、志趣沖
融、胸次悠然、動靜從容。篤生賢嗣、傳得其宗。惟茲仲
春秋、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

右二丁祭儀

每月朔望、知縣教官俱詣宗聖書院、行二跪六叩頭
禮。元旦、冬至、翰傳以牲醴致祭宗聖曾子、先賢曾氏
及兩寢殿。清明節、七月望、十月朔、祭掃宗廟祖墓、并
望祭壇及始襲世職祖以下諸墓、皆行一獻禮。高曾
以下、遇誕辰、忌辰皆致祭。

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名謹
致奠於宗聖祖墓曰、聖門傳道、惟我始祖。配饗有典、
專祀有俎。南武之陽、封域如故。瞻望松楸、不勝景慕。
茲逢清明、孟秋、孟冬、歲序既易、牲醴既成、特伸祀事、尚饗。

右歲時祭儀

家廟祭儀。春秋上丁之次日、恭詣中興祖考妣及高
曾祖考妣位前、焚香叩頭、啟櫝出主、掃塵陳設。鳴贊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就位、降神、鞠躬、四拜、平身、盥洗。
引詣盥洗所、酌水淨巾。鳴行初獻禮、引詣酒樽所、執
樽者酌酒、詣神位前跪、上香、獻爵、獻帛、伏、俯、興、平身。
鳴讀祝文、引詣讀祝位、跪、讀祝文、伏、俯、興、平身、復位。
鳴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儀。鳴辭神、鞠躬、四
拜、焚帛文、揖禮畢、奉主入櫝。凡家有事、則奉祝文告
廟。

家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幾代主鬯孫某名敢昭告於中興
祖考妣暨高曾祖考妣神主前曰、我祖東歸、迄今數
世。綿綿瓜瓞、相傳奕禩。穆穆一堂、歲月流易。時惟仲

春、秋，享祀攸宜。追遠報本，歷久弗替。恪具羊豕酒醴，祇薦禋祀。伏冀鑒爽，來格來嘗，尙饗。

右宗子家祭儀

宗聖志卷十一

校記

①配：疑當作「尙」。

②配：疑當作「尙」。

宗聖志卷十二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蔭襲第十

聖賢遺澤、光若日星。顏孟苗裔、世荷簪纓。賁延之典、獨後武城。守其宗祧、永作王賓。纂蔭襲。

明

世宗嘉靖十二年四月、吏部左侍郎顧鼎臣疏請訪求曾子後裔、依孔顏孟三氏例、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詔如所請、飭撫按訪求。

顧鼎臣請採訪曾子後裔疏

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深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洩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攷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尙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學之樞奧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四配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宏治間、因修顏子、孟子

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攷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覩甚樸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請於朝、而復使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厠於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也。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眞可謂功光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伏乞敕內閣、禮部議擬、取自聖裁、准照宏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題覆採訪曾子後裔疏

爲崇植先賢系冑事。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顏孟二氏各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主祀事、惟曾子之後不得沾一命之榮、一節、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子、孟子同功、號曰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缺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朝廷崇儒重

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合無恭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官、親臨該縣、查訪曾氏子孫、詳攷歷代支系之眞。及正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訪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會同縣學官吏師生並年高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係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立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肇、布兄弟、並顯於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撫按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聞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貪緣爭訟之端。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眞源芳肖、以承大賢之澤、以應聖天子之敷求者矣。奉聖旨是。

嘉靖十四年、江西撫按督同提學副使徐階查得曾子五十九代孫曾質粹、保勘起送到部、詔徙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祀宗聖祠墓。十八年二月、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如顔、孟二氏事例。

除授曾質粹五經博士劄付

吏部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該本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西布政司咨、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徐階手本前事、送司到部、查得嘉靖十二年四月內、該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題奏前事、該部覆奉欽依。又查得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守巡提學道謝蘭、寶明、葉汾會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咨行江西撫察官、督同布、按二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江西布政司咨呈、該提學副使徐階親詣永豐縣、據曾質粹送到譜系、揭查得曾子十五代孫曾據不仕新莽、還居於吉陽、生子曾闡、曾瑒。闡居吉陽、瑒徙虔州。闡後十一代孫曾丞生子曾珪、曾舊、曾畧、舊徙雲蓋、畧徙撫州、惟珪仍居吉陽。傳至曾孫慶生子曾偉、曾駢。偉生輝、輝後傳十五代樂爲學士、

上距曾子五十四代。騈生曾耀、傳二十代耆用、即質粹父、上距曾子五十九代。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言、居永豐者爲嫡、徙虔州雲蓋樂安者爲支。自永豐一派而言、出曾輝之後者爲嫡、出曾耀之後者爲支。輝後見有永豐縣廪生曾嵩曾袞、各文行修飭、若應勘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弟面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仍前肯行。及結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眞正明白、原係合族推擧、讀書循理、委無別項違礙、應合起送、承守宗聖祀事一節。爲照曾子學跻亞聖、道本心傳、三省功勤、一貫妙悟、立敎當時、有功後世、歷稽前代、俱有追崇。至我國朝、追謚宗聖、加封郕國、四配同享於孔子廟庭。但顔孟子孫各已蒙甄錄之典、顧曾氏後裔未沾一命之榮。先該掌詹事府今輔臣顧鼎臣上請、乞要詳訪其後。該本部覆題、廣行咨訪。今據江西布政司咨呈前來、臣等看得曾氏子孫在逆莽之時、避亂南徙、居於吉安、而永豐爲嫡、數傳至偉、而曾輝爲正。但曾輝之後、見今有曾嵩曾袞兄弟二人、雖皆文行修飭、各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則曾耀之後、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彼處提學官查勘、譜系明白、鄉族共推。既無別項違礙情由、起送前來。所據宗聖曾子之祀、應合曾質粹繼承、查有顔孟世襲事例相應、一體授以博士之職、以彰我皇上重道崇儒之意、興滅繼絕之仁、其於敎化、非小補哉。恩命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明裁處等因。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聖旨、曾質粹既勘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顔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賓客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口等具啟。本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曾質粹著去承主祀事、都察院還行與彼處撫按官作急將護墳供祀田土住第等項事情逐一議處停當來說、不許遲慢。敬此。敬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本部啟奉敬依內事敬遵查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子昊先卒、昊子繼祖以祖

若父連喪、未卽請襲。江西龍潭族人曾袞奪襲世職、踞嘉祥田宅。繼祖攜子承業赴愬於朝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都給事中劉不息、山東道御史劉光國先後上疏論劾、卒褫袞官、令回原籍。詔准繼祖之子承業世襲五經博士。

除授曾承業五經博士劄付 萬歷五年八月

吏部爲遵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該本部題准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東布政司咨呈、據兖州府申、據濟甯州備嘉祥縣申、准儒學呈、據廩增附生員董咸亨等結稱、查得應襲曾承業見年一十六歲、自送入學習禮以來、並無違礙等項情弊、理合起送承襲施行等因、具呈到縣。准此、先據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男承業呈前事、已行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誠恐不的、又經行據曾廟親族里鄰人等查勘相同、具結連人起送到州、申送到府。據此、案照萬歷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承奉山東布政司劄付、呈准禮部照會前事、仰府卽將曾承業行令習學、俟年一十六歲、卽與具結、起送前來、以憑轉送、題請承襲施行。奉此、已經備行該縣遵依至期起送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曾承業原奉部司勘劄、俟一十六歲起送承襲。既經該縣結勘、及期相應轉送、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府、州、縣官吏、師生、里鄰、親族、收生人等各不扶結狀、理合連人起送到司、擬合起送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案查萬歷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爲前事、該本部堂議得繼祖雙目瞽矇、曾氏之嗣、當屬繼祖之子承業。但承業年僅十三歲、孱弱殊未成器、其爲眞假、俱不可知。已經題奉欽依、移文山東撫按行勘。隨據該省撫按官李世達等查勘得曾承業委係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親男、並無詐僞情弊、取親族及該圖里鄰收生見證人等共結前來。又該本部會該布政司將曾承業行令習學、俟一十六歲起送承襲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曾繼祖之子曾承業應襲五經博士、以主先賢曾子祀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及行據撫按官勘結詳明、别無違礙。今本生已及期、既經山東布政司呈

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將曾承業咨送吏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祀事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曾子六十二代孫曾承業乞要替職、承襲祀祖一節、既經禮部題奉欽依、咨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將曾承業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同父前去主奉祀事等因。萬歷五年八月廿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張□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劄仰本官、照依劄内事理、遵照施行。須至劄付者。

定安按、衮曾氏南宗也。當日李盛春等劾冒襲疏已載山東通志、兖州府、濟甯州、嘉祥縣各志、呂氏舊志亦並載焉。曾毓導武城家乘云、各志載劾衮疏、所以明公道。吾私志載之、則爲播家醜。是言合於君子篤親之意、茲遂循其例、一併芟去、惟錄承業受官劄云。

崇禎元年、六十三代孫曾宏毅由山東巡撫會同衍聖公咨部、題襲五經博士。未幾、浙江會稽生員曾益託名曾鞏之後、控部爭襲。宏毅疊疏陳明、禮部咨取山東、江西兩省官紳勘結回文、據實題覆。崇禎八年九月初三日奉聖旨、曾宏毅既係宗聖嫡派、曾益何得紛爭冒陳、姑不究。

江西勘結回文

江西巡撫部院解學龍會同巡按御史李宗著會看得五經博士曾宏毅攷之世系、委係先賢嫡派。當日詔訪天下、勘結犁然。若曾益果爲嫡嗣、何以不鳴於詔訪中外之時、而爭於五世久曠之後。則其旁引雜證、冒籍顯然、尚應厳懲、以警其後。今據該司呈詳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備由、移咨貴部、請煩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山東勘結回文

山東巡撫部院朱大典會同巡按御史王邦柱會看得當國家崇儒重道之日、而宗聖之裔獨泯然無聞、此肅皇所以下詔旁徵、而曾質粹者遂應徵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即當日曾衮之爭、且爲言路所參駁。曾益之祖南明既嫡系昭然、乃不爭於質粹應詔

之初、又不爭於曾衮奪襲之候、至於今、歷世已四、歷年且百、而突有此奏、何怪乎該爵之忿然不平、而該邑紳士氓庶紛然交鬨矣。宦越者言越、述其史傳譜牒、似鑿鑿可據。而宦東者言東、何能斂此予彼、亦彰彰可見、是在貴部酌裁耳。既經該司會呈前來、相應咨覆。爲此合備前由、移咨貴部、煩請查照題覆施行。須至咨者。

禮部題覆疏

禮部尚書黄士俊、侍郎陳子壯、儀制司郎中吳之屏看得宗聖後裔世居東魯之武城、至十五世孫曾據者、避新莽之亂、自武城徙豫章、則曾宏毅之派也。又數十世而有曾鞏之孫曾恴、自豫章宦浙、流寓會稽、則曾益之派也。往者恭遇世宗肅皇帝崇儒重道、特詔訪求、於是山東以曾守仁應、江西以曾質粹應、浙江以曾南明應。當日廟堂之上、幾經諮勘、幾經參詳、乃始命南明、守仁、而獨以質粹主祀、欽奉肅皇帝聖旨、亦既確有憑據、永爲信從矣。考其時微直守仁相安無言、卽南明同在訪求之列、而謹疏請表祖曾恴忠節、奉有該部知道之旨、並未及宗聖主祀事、豈非質粹派系彰明、固有以服其心乎。人更五世、時閱百年、而南明之孫曾益忽起而與質粹之孫曾宏毅爭此世爵。夫宗聖祀典、關係匪輕、臣等何敢臆斷。惟所欽奉者、先朝久頒之明旨、所詳按者、三省覈覆之同文。雖曾益與宏毅彼此互相詆攻、宗支誠難遠溯、然虛心而斷之以理、則劃然不可移易耳。當質粹入應訪求、始則奉命衣巾主祀、既則奉命授五經博士世襲、肅皇帝聖旨炳若日星、皆曾啇、曾衮、曾守仁所共知而共遵者。質粹既故、曾衮輒乘其孫未襲、百計冒承、維時科臣李盛春及劉不息等各疏劾之、臺臣劉光國等又疏劾之、迄奉明旨、革衮冒襲、仍歸之質粹之孫、無異議也。南明不敢爭於同應訪求之初、曾益爭之於後、而謂於理可乎。曾衮不能爭於質粹方故之日、曾益爭之於今、而謂於理可乎。至查三省撫按囘文、浙江則稱史傳譜牒墓文、亦似有據、然能知南明爲鞏恴之孫、不能定爲宗聖之裔、併謂南明不早辯證、覺有可疑矣。江西則稱宏毅嫡派、當年勘結犁

然、而明言曾益引證爲冒籍矣。山東則稱質粹應歎北徙、襲爵奉祀、業有歲年。曾益之祖不爭於應詔之日、又不爭於曾衮爭襲之候、至今日而突有此奏、宜該爵之不平而士紳氓庶之紛然交鬨矣。孔、顏、孟之孫、且公結宏毅爲嫡傳、並無冒濫矣。三省勘文若是、曾益欲以祖肇、志者、卽以世爵嗣宗聖、而謂於理又可乎。故今質粹之孫宏毅世承爵秩、主宗聖祀、琛鏃容更。惟是曾肇宋代大儒、曾志闔門死節、均合祀典。聖朝維風彰教、當亦不靳表揚。合無請旨、給以衣巾、俾世祀肇、志家廟、用繼南明當年疏乞表揚之志、則曾益一派、所邀恩於聖明者固不淺也。事干祀爵、典禮重大、臣等未敢擅便、統候聖裁、敕下臣部、欽遵施行。

崇禎十四年、曾聞達襲五經博士。

國朝

順治三年、改授曾子六十四代孫曾聞達爲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十四年、仍如舊例。

康熙七年、以曾貞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二十九年、以曾尚溶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雍正八年、曾衍橚襲。

乾隆四年、曾興烈襲。

二十六年、曾毓墫襲。

嘉慶元年、曾傳鎮襲。傳鎮卒、子紀連襲。褫職、不准其子孫承襲、別以拔貢生曾紀瑚主祀。紀瑚卒、其子廣芳早世、以廣莆之子昭嗣爲後。昭嗣甫入四氏學爲諸生、將請襲、又卒、懸襲數十年。

光緒十三年、曾憲祏襲。

武城家乘歷朝褒崇先賢之典、閒亦推恩苗裔、而世官錫爵、迨於宋元無聞焉。明景泰二年、景帝幸學、召取顏、孟子孫各一人官之。此世襲翰博所由昉也。吾氏尚未東歸故、弗及矣。嘉靖十二年、詔訪曾子後裔於江西、尋授官如二氏例、此曾氏世襲之始。承襲之例、以嫡長子。無嫡長子、方以嫡次子。無嫡次子、方以庶子。初由縣申詳巡撫、會同衍聖公咨部題襲。

國朝定鼎、逕由衍聖公專咨請襲、均係吏部題覆給

遡任事。雍正二年、九卿議准禮部侍郎王景曾奏、翰林院五經博士有主祭守祠表率族人之責、嗣後應將應襲博士之人年十五以上者咨送禮部考試。如果文理通順、注冊存案、令衍聖公題請承襲由禮部覆議吏部給劄。

右襲職

宋大中祥符二年、詔就孔廟側建學、名廟學、爲孔氏子孫設也。迨哲宗元祐元年、始置廟學教授官、尋益以顏孟二氏、爲三氏學。各生祇入學習禮、未有生員之名、間以儒士或應京闈、或由府學應試。正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縉始題請應山東鄉試。成化元年、從衍聖公孔宏緒之請、頒三氏學印、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設廩增各三十名。十五年以山東撫案李戴御史王仕奏、增曾氏、改爲四氏學、每科鄉試取中三名、先孔氏而後及於三氏、著爲令。改鑄四氏學印、設四氏教授一員、訓課四氏生徒。曾氏子孫之隸此學、後於顏孟氏計五百二十餘年。

請改四氏學疏

禮部一本、爲開賢裔之均收等事。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曾氏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靖年間、奉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雖子孫微弱、尚未蕃衍、但今係先賢之後、教養作興、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條陳、咨會吏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曾氏子孫果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其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於遇有朝廷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觀禮、庶聖恩普照、賢裔均霑、其於崇儒重道之典、益復增光。伏乞聖裁。奉聖旨、是。

右四氏學

奉祀生、司廟中奔走執事及先賢先儒祠墓之祭。明宏治十二年、衍聖公孔宏泰始揀選聖賢後裔俊秀者充補、移會提學道、給以衣巾、註冊而已、未定名額也。自

國朝雍正四年、禮部侍郎巴泰奏、奉部議、見有之奉

祀生，令衍聖公會同該府學臣查核，其人實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咨部換照，於是有定額。時查明聖賢後裔奉祀生曾子裔十八名，至十二年，增置二名。乾隆十二年，增置一名，十八年，增置一名。以上闕里文獻考 後又增二名，合額二十四名。專廟東西兩廡各一、寢殿一、先賢正殿一、東西兩廡各一、寢殿一、三省堂二。在城書院正殿二、東西廡各一、三省亭一、影堂二、耘瓜堂一、濟甯祠一。滕縣祠一、費縣祠一、城武祠一、郯城祠二、六十八代曾興烈又請設鄆城祠二、臨朐祠二、江西永豐縣之木塘祠二、河南上蔡祠一、江南懷甯祠、舒城祠各一。六十九代曾毓墫又請設宗聖墓、先賢曾氏祠各一、二世先儒曾元、先儒曾申、先儒曾華、三世先儒西各一、聊城祠一。新舊通共四十一名。乾隆三十一年，禮部奏准，山東一省奉祀生缺出，仍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政咨部充補。其江浙等六省奉祀生，令該學政會同督撫詳選嫡裔頂補。三十五年，又奉部文，不許隔省充補。曾氏江西、安徽、河南等省奉祀生五名，始改歸地方官管理。而本省奉祀生由翰博申送衍聖公咨部領照者，嘉祥境內二十四名，外州縣祠十二名，共存三十六名。以上武城家乘

按今山東聖賢後裔奉祀生請領部照者絕少，推原其故，由各衙門需費，一奉祀生辦成視近時捐納監生所費為多，故往往貧不克辦。此亦各衙門所當體卹而曲為成全者也。

右奉祀生

龐經曾廟禮生題名碑記

吾邑嘉祥南武山之陽，古武城也，乃曾夫子毓秀之鄉。歷代帝王崇儒重道，推封有典，雖碑刻剝落無餘，而松楸遺址猶存。迄我明建極天下，特命立廟妥神，春秋享祀，以示萃渙之義，其崇重典禮益加隆矣。惜乎曾氏後裔遷徙靡常，去世愈遠，而尸歲薦者乏其人。今名質粹者，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籍，以嘉靖十二年顧公鼎臣奏請訪求而來嘉祥。禮部擬議，至十八年，准顏孟故事，授翰苑博士職，守廟薦享。質粹於二十二年援顏孟事例，以有廟則有田，有田則有祭，有祭則有禮生上請，下禮部依議，行本省布政司，帖

附近州縣、令民間俊秀子弟嫺禮度者充是選、得若干人。茲名宜有記也。將以紀衣冠之美、昭人文之光、而垂之於不朽矣。繫記厥名、固可喜也、亦可懼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賓以彰之、主以基之、名實相須、斯稱其情矣。諸生儒冠儒服、匪直升降揖遜、祼將奠獻、徒習禮文之具、惟仰吾曾夫子誠篤之學、而恭行其遺意、斯不近於瀆神、則神亦不吐之矣。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固其證也。遹觀之者、指其名而第之、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斯名副其實、賢也已、不以是爲可榮乎。如或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斯名浮其實、其弗賢也已、不以是爲可懼乎。榮固人情之所樂聞、而懼則人情之所不堪。諸生固以樂聞者自慶、愼勿以其所不堪者是惑矣。茲舉也、李生樂、毛生𪻐、張生有憑、麗生有鶴、四子將幣固請云云、是爲記。嘉靖己卯三月、五十九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質粹、舉事泰清立。

萬歷十九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民間遴選俊秀子弟、除去民徭、在廟執事。

右禮生

附湖南巡撫景咨禮部請蔭先賢曾氏南宗翰博公牘

爲援例懇詳等事。據湖南布政使朱紹曾、按察使圖勒彬呈詳、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據甯鄉縣學詳稱、生員曾衍詠呈稱、生原籍山東嘉祥縣、前派脈祖先賢曾氏萊蕪侯開派嫡祖宗聖曾子。十五傳關內侯據恥事莽逆、挈族南遷、今江西永豐縣、即漢長沙郡地也。山東因是已無嫡居矣。明嘉靖間、奉旨訪查嫡裔、是時長房曾嵩、曾袞奏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轉讓次房曾質粹歸山東、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嘉祥縣現襲翰博是其後也。生於南楚城內、倡族修復宗聖廟宇、又立先賢曾氏萊蕪侯專廟、歲時子弟讀書兩廊、既蒙長沙府縣均給印示玉成、又蒙各憲碑准通詳、優免差徭、子子孫孫、固感戴而莫能忘也。第思宗聖祀事、蒙蔭翰博、焜燿山東、而先賢曾氏萊蕪侯尚未另請封蔭。因查典例、景泰七年、周濂溪孫周冕、程

伊川孫克仁及建安朱子九代孫朱梴俱除翰博。嘉靖元年、婺源縣朱子祠又除以朱子十一代孫朱墅爲翰博。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分廕兩翰博之例以請也。萬歷四十五年、河南巡撫張至發查奏、天津南畔邵康節六代孫邵甯援程氏之例、又除翰博。崇禎十六年衍聖公奏查仲氏嫡裔仲于陛亦除翰博至我

聖朝恩渥尤極。康熙二十三年、周公七十三代東野沛然、三十九年、閔子之後、端木之後、五十一年、言子之後、五十九年、卜子之後、雍正二年、冉子、顓孫子之後、此外韓子、關子、伏生之後又皆蔭焉。生綜計之、邀襲翰博者二十有七。內中各例不以祖有而孫不必有者、若孔氏之翰博二、不以兄有而弟不必有者、若程氏之翰博二、不以廟墓殊方墓有而廟不必有者、若朱氏之翰博二、關氏之翰博三此我

聖朝崇儒重道、自古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生祖先賢曾氏萊蕪侯曾國大賢孔門高弟、行無傷夫狂者、志見與於聖人。論其本身之賢、當邀異數。非因克肖之子、始沛侯封。

聖朝稽古右文、崇賢卹後、甄別聖賢、不爽銖錙。生祖先賢曾氏萊蕪侯猶未與同堂之閔、冉、仲、卜、後來之朱、程、關、張及其子宗聖曾子並襲世官者、原待時也。茲者恭逢

萬壽普天率土、隨在沾

施濟之仁、往聖先賢到處沐

優崇之澤、生不揣冒昧、自置祭產、不效各姓翰博、有動帑貲、惟乞洪恩、申請懇題、俾先賢曾氏萊蕪侯之後與諸賢儒之裔同襲翰博、共沐

九重之

恩榮、遂昭千秋之曠典、代代頂祝上呈等情。並據生員崔秩、周琥、楊業達、黎大翕、舉人周邦喜、副榜周洛贍等公結懇詳等情。並據戶鄰出具甘結前來。據此、該甯鄉縣儒學教諭劉世法、訓導陳泰鴻核看得、卑學生員曾衍詠呈請題襲先賢曾氏萊蕪侯翰博一案、查則例內載閔、冉、仲、卜之徒、咸邀榮於翰博、孔、朱、關、張之後俱分襲其世官。其中有祖孫分襲、兄弟分

襲、廟墓分襲、一門之內、或二或三、誠因本身之賢克、
承
恩詔也。先賢曾氏萊蕪侯道德文章既不讓夫閔、冉、
仲、卜、性情學問又何遜夫朱、程、關、張、是其本身之賢、
可邀分襲之職。況炎房駢後既祀宗聖、而長房偉後
應祀先賢。今省楚南建有專祠、似屬可襲之廟。衍詠
又係偉房嫡長、更爲可襲之人。茲據該生里鄰戶首
出具甘結前來、理合加具印結申賚查核等情、奉批
仰布政司核明詳奪、結圖存。又奉前督憲汪批、仰湖
南布政司查例核議通詳、結圖存各等因。行據長沙
府以世襲令典是否應准添設、有關入
奏。且曾衍詠係曾氏嫡派長房、南省無從稽考。詳經
前署司詳奉咨准襲封衍聖公府咨開、本年四月三
十五日准貴部院咨、據署湖南布政司傅鼐詳甯鄉
縣學生員曾衍詠是否曾氏嫡派長房、詳請移咨山
東查明宗聖曾子世系及應否添設博士之處、咨覆
來南另行辦理等情到本護院。據此咨呈、迅速查明
賜覆、併送宗圖一紙等因。准此、當經轉行該博士詳
悉查覆去後。茲據翰林院五經博士曾紀連申、稱查
得先賢曾氏名點、字子晳、從學聖門、磊落天姿、志異
三子之撰、淵源家學、道啟一貫之傳。我
朝崇儒重道、遠邁前代。順治元年、欽奉
世宗章皇帝恩詔、聖門典例、期於相沿優渥、欽此。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恩綸疊沛、閔、冉等氏相繼增置博士、以
奉諸賢祀典。乾隆四十年、陝西巡撫畢沅奏請增置
有子博士、均蒙
高宗純皇帝恩允在案。嘉慶七年、山東巡撫和珅奏
請增置先儒伏勝博士一員、欽奉我
皇上恩旨以伏敬祖承襲。茲先賢曾晳功德實並於
閔、冉、親受及門之傳、較久襲之昌黎韓氏、新襲之濟
南伏氏爲尤應也。再查博士之設、關氏有三、朱氏有
二、崇祀皆祇一聖一賢。今曾氏一門、父賢子聖、雖有
博士一員、亦祇專祀宗聖曾子。至先賢曾氏請增博
士之處、論其本身之賢、援諸先賢先儒分襲各襲之
例、亦屬相符。今生員曾衍詠乃先賢曾氏六十八代

嫡孫、爲長房曾輝之裔、其近祖曾芝自明天順閒遷徙湖南甯鄉麻田地方、與職賓係一脈相傳、均爲嫡裔、確與譜系宗圖悉相符合。自嘉慶三年來倡率族衆、建立先賢曾氏專廟、既棲神而有所、應主祀之有人。允宜請置博士、以彰

皇仁而隆典禮。擬合援例申覆、並取具宗族甘結同

宗圖、申請爵憲咨覆湖南撫憲、奏請

聖鑒、實爲恩便等情到本爵府。據此查先賢曾氏宗

聖曾子均爲聖門高弟、而曾氏晳言志同聖、象賢得

宗、洵非七十子所可同也。雖有博士一員、祇奉山東之宗聖曾子專廟、今湖南既建有先賢曾氏專廟、懇援各氏之例、請設博士、實足以彰我

聖朝崇儒重道、有加無已之盛典。茲據申送宗圖甘結、本爵府覆查無異、是在貴部院維持斯文、復加確查、飭取地方切實印甘各結、均無異議、仍由貴部院查核例案、據情奏辦。爲此咨覆查照、同日並准山東撫部院咨同前由到本部院。據此擬合咨移貴部院、請煩查照施行各等因、咨院行司。奉此當經行據長沙府知府張鳳枝轉、據甯鄉縣知縣張秀芝詳稱、卑職遵即傳喚曾衍詠之里鄰查訊、均稱曾衍詠實係長房嫡派。山東現有博士曾紀連實屬次房。衍詠志切念祖、修廟置產、應襲先賢曾氏博士、以光祀典。並呈宗圖甘結前來。該卑職核看得先賢曾氏萊蕪侯性情道德與當年之閔冉仲卜、後來之朱程關張共相並美、是其本身之賢、當邀異數之獎。伏查典例、諸賢儒之嗣均有世襲之職、且各家分襲、孔氏一在山東曲阜、一在浙江西安。朱氏一在安徽婺源、一在福建建安。關氏一在山西解州、一在湖北江陵、一在河南洛陽。地方雖殊、

聖澤則一。故一門之內、或二三翰博以祀一聖賢、不以一二聖賢共一翰博以併祀者也。恭維

聖天子孝治天下、

文教誕敷、共慶率土普天、並無此疆爾界、曾氏之後房分長次、均沾

聖德優崇、地別東南、允休

特典優獎。茲奉檄飭取具宗圖、戶鄰甘結、理合加黏

印結、詳請察核、加看轉詳等情到府。據此、該長沙府知府張鳳枝核看得先賢曾氏、曲烈名裔、巫公奕葉、詠沂水於春風、潤尼山之化雨。惟君子有穀而克啟賢關、斯後昆垂裕而優入聖域。且查禮部則例、闕氏翰博有三、朱氏翰博有二。此皆一聖一賢、得襲二三翰博、何況曾氏一門、父賢子聖、現僅博士一員、似可仰邀增置、俾曾氏後裔次房曾紀連已襲世職、得奉

宗聖於山東、長房曾衍詠請增翰博、分祀先賢於南楚、則曾氏之世官有自、而

聖朝之曠典彌加。是亦廢修墜舉之義、益昭

崇儒重道之隆。茲據甯鄉縣繪具宗圖、取具戶鄰甘結加黏印結、具詳前來、相應加具結看詳、懇賜轉請

奏等情到司。據此、該湖南布政司朱紹增署按察使圖勒彬會核看得先賢曾氏、襟懷曠達、學具本源、春風侍坐、品詣已卓越夫及門、化雨涵濡、令子更同登於聖域。志異三子之撰、胞與爲懷、道統一貫之傳、日星並麗、隆儒卹後、宗聖已設博士於山東、崇德報功、先賢宜增世職於南楚。茲奉咨准山東、查明曾衍詠實係曾氏嫡派、長房嫡孫、並據該縣府查取宗圖、各結加結、加看詳請添襲博士、前來本司等覆核無異、相應詳請會核、奏請增置翰博一員、奉祀先賢曾氏專廟、以彰

皇仁而隆典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恭摺會銜具

奏外、所有山東省咨送宗圖鈐結及南省宗圖供甘印結相應咨達、爲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示覆施行。須至咨者。嘉慶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定安按此事未奉允行、錄此以待後人爲之。

宗聖志卷十二

宗聖志卷十三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祭田第十一

聖代褒賢、制仿圭田。祇供粢盛、累陌連阡、彙祭田。

明

曾承業請祭田疏 萬歷十七年

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
祖以來、世爲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據遭逆莽之亂、
遠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卜居於永豐、輒捐棄其廬舍、
先祖不絕者、蓋如綫耳。以故祭田佃戶一槪遺失。恭
遇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思前賢、俯詢宗派、
詔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仍世其官。尋蒙
大學士顧鼎臣請旨遍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譜應
詔、即據山東江西等衙門覆勘相同、遂荷特恩、准世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例撥給祭田佃戶
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賢之裔、久棲遲於異土、草莽
之賤、驟授職於清華、蓋千載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
轉行該府、州、縣、正撥間、不意臣祖質粹即世、臣父繼
祖復爾喪明、遂至遷延日久、未蒙復額。及臣承襲、尚
未奏討。竊念臣以流離之子、幸得被先世之冠裳、竊
蓺林之俊彥、揣分自惟、亦寵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
但臣祖曾子其有功於聖門、旣與顏孟相同、臣今承
襲其受職於天朝、亦與顏孟無異、陛下崇德報功之
典、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豐嗇於其間也。乃二氏子
孫久沐厚典、臣尚未沾實惠、且春秋二祀、殊乏籩豆
簠簋之品、老稚數口、實鮮兼辰蔫歲之需、是以冒避
自陳之嫌、敢哀鳴於君父之側、伏望皇上憫念先賢、
勅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體題覆、撥給祭田佃戶
等項、庶臣供祀、俯仰有賴、而臣祖參沐恩寵於九原
爲益深矣。臣不勝籲天待命之至。奉聖旨、禮部知道。

戶部請清查祭田疏 萬歷十七年

題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鈔出曾子六十二代
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奉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事例、賜給祭田佃戶一節。爲照孔門四子同配廟庭、褒崇之禮不宜有異。自前代相沿、俱有祭田廟戶、以供祀事。國朝景泰年間、復從先臣徐有貞之請、查覆增益、至今二氏子孫供祀甚備、乃國之盛典也。惟是曾氏子孫微弱、自遭王莽之亂、播遷江西、歷代以來、未經甄錄。及我皇祖重道崇儒、興滅繼絕、因其舊里廟寢無人奉祀、遂訪嫡派子孫、准襲五經博士、使之歸守墳廟、世繼宗祧。而祭田廟戶未及議給、是以粢盛未備、灑掃無人、春秋烝嘗不得比於二氏。此本官所以援例而陳乞也。然顏、孟二氏佃戶自前代至今世守相尋、故額未失、當時稍有增給、亦易爲處。今曾氏以既絕復續之緒、舊迹已無從稽查、且當版籍大定之餘、新增更難於全補。所以祭田廟戶似應查照顏、孟二氏斟酌立給、但今未經查勘、難以豫擬。合無恭俟命下、移咨戶部、備行山東撫按衙門、查顏、孟二氏原給祭田若干、廟戶若干、在先代相沿若干、在本朝續增若干、卽今曾氏子孫除故額無查外、應否比照顏、孟兩家續增之數、一體補給。及查該府地方何項人戶田土堪以撥補、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務要從長酌議、使先賢之廟祀相延、國家之經制不失、區畫妥當、明白具奏、聽該部徑自定議、覆請施行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移咨到部。看得顏、曾、孟子均稱大賢、國朝尊崇禮無二致。今顏、孟二氏各有祭田廟戶、曾氏裔孫不霑恩賜、比例陳情、似非過求。但田畝人戶事在彼中、難以懸擬。爲此合行一咨山東巡撫、一咨都察院、煩爲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各查府州縣地方有何人戶田土堪以補撥、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查議明妥、具題、以便覆請施行。

戶部請補給祭田疏 萬歷十九年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石星等題、爲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應昌題、萬歷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戶部咨、准禮部咨、本部題該曾子六十

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內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左參政劉際可咨據兗州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胤祚廟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八戶並祭田五十頃俱滋陽等縣僉設。鄒縣博士孟彥璞原舊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戶滕縣六戶兩處共絕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泰定及國朝景泰年間欽賜俱在本縣各社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於嘉靖年奏准撥給祭田坐落鄆城縣地方墓田坐落嘉祥縣地方當委鉅野縣丞唐峻德踏丈緣以年遠荒廢無從研究止丈量出祭田五十頃撥給曾廟暫供祀用。尚欠之地俟丈量之日再續查給。及查佃廟人戶、清出濟甯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共二十戶俱造冊給付本官永爲供祀。應除丁糧子粒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該縣續有開報閒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令各州縣審編均徭之日另行撥補等因到府、申道覆勘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曾孟三氏俱係孔門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致。但緣博士曾承業父祖失襲年久是以佃戶祭田遂爾淪廢。今欲一旦取盈勢難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五十頃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顏孟二家雖爲少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勘議明確相應擬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縣查出見在地五十頃、廟佃二十戶俱給博士曾承業收照、永爲供祀、不足之數容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聖旨知道欽此。欽遵通鈔到部送司。案查萬歷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山東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巡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前因爲照顏孟曾子均稱大賢國家

褒崇、禮無二致。今曾氏祭田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給。但因年久未襲、以致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爲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先行撥給、不足之數、應候該縣漸次增補、似爲妥當。既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移咨山東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出田地人戶造册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該縣開荒閒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永爲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册報部查考。仍咨禮部知會。伏乞聖裁。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于慎行撰祭田記

萬歷十七年己丑、曾子主鬯孫翰博承業疏稱、臣曾祖質粹奉肅皇帝詔、自江西歸籍山東、守始祖宗聖廟林、尋授今職、賜第、給田、撥戶、與顏孟比。臣祖昊無祿、臣父病目、家難頻仍。比臣始克承襲、忝嘗之將、闕然靡具。每虞隕越、爲先靈羞。敢請於上。詔下禮官議。愼行適承乏禮曹、議覆宜如承業請、畷復所賜、以示褒崇。制曰可。越歲、山東撫按上狀、曾廟嘉靖閒賜田六十頃、在鄆城五十、嘉祥十頃、以供祠墓。嗣爲軍民所侵没。今官爲履畝歸之。廟戶坐落濟甯、東平、汶上、鄆城、鄒縣、嘉祥、版籍具在、請賜承業令供灑掃、仍爲續增、如顏孟額、如詔旨。於是曾廟田戶視二廟埒隆矣。博士抱册而請曰、昔者承業虞墜先緒、不揣輒有陳乞、幸賴秩宗以徼寵靈、俾獲奉盛以告。盍徼宗伯之賜不及此、願記而勒之石。惟宗伯言信而徵、足示來茲、太史職也。不佞逡巡不獲辭、乃受簡、恭惟肅皇御宇、湻庸大備、一洗前代陋儀、直以師道奉聖、四配俱如今制、顯號斯滌、道化重光、此千載一時也。皇上分列廟林、掃除錫褒、裂茅右文、優渥寶遺、成周此豈區區掌故之爲。而公等作考尊敦、對揚王休、庶無遏迭前人明德、惟馨之令緒、則宸衷符契、錫類之不匱、寔博士之遭逢盛典、將發攄家學淵源、以不負君恩於萬萬者、不正在今日哉。不佞孌忝掌邦禮、俾四方觚墨之士以經術進者、其亦聞斯言而仰止夫。

兗州府盧問明隱占祭田供招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一問得趙學等狀供、嘉靖十八年、有先賢曾子五十

九代孫曾質粹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比照顔、孟二氏事例奏討祭田五十頃、坐落鄆城楊庄集等處、四十頃在官總旗薛棟等佃戶劉凡等處八頃、贍林地二頃俱本廟自種收租役。又接討廟戶十戶、在於鄰近濟甯等處中三則民戶撥給。至嘉靖三十九年、曾質粹故後、伊孫曾繼祖因眼疾未襲、伊曾孫曾承業彼時幼小、亦未承襲、致將廟戶散歸各州縣、應當民差。嘉祥祭田荒蕪、嘉祥董知縣均爲民地、召在官欒思孔等承種納糧。鄆城縣祭田被薛棟等各不合隱占盜賣作爲軍民地土、均報納糧當差。後學亦不合盜賣五十畝作爲任城衞地。後萬歷十七年十月內、曾承業承襲博士、遂比照顔、孟二氏子孫一體給賜祭田廟戶緣由、題奉欽依。行令戶部咨行撫按兩院、案行布政司、咨行分守道、劄行本府清查、依蒙行、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原有奏准撥給祭田四十頃坐落鄆城等情申府。當委鉅野唐縣丞帶領書算前到田所、隨將薛棟等審招、押帶指邊、逐一丈量出前地四十五頃、封立地界、冊報本府。又清查出廟戶嘉祥縣欒思孔等各不合將種林田均納稅糧、隱不報官、以致該縣止撥開荒納穀地五頃、申府、補充廟田以待續有開荒田地、續補五頃、俱造冊報府申道、咨司報部訖。後學與薛棟各又不合將前項祭田仍占不退、嘉祥地止與鹹薄地、不堪耕種、以致曾博士將情於十年十二月內具呈分守道劉處、牌行本府卽查、依蒙帖行嘉祥、又於不在官吳德運等名下開荒納穀地內撥補五頃、廟戶二十戶、申府轉送訖。後曾博士訪知伊林田十頃被鄰地居民隱占、并學等占地不退等情、於二十年六月內具呈開單赴撫院孫爺呈准、批分守道查報、依蒙鈔呈行府查議、仍將唐縣丞丈過地冊發府、帖行鄆城縣、該萬知縣查審、看得學等佃種祭田其來有日、後因曾氏兩代空襲日久、事漸湮沒、審稱皆其祖父之手、乘其廢襲日久、視祭田爲已業、盜賣隱占、任情無忌。今應方定、捏詞告府。又牌行該縣查明、同申前來、并提學等一干人證到官。該府盧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趙學、薛棟與嘉祥縣欒思孔等各奸隱占盜賣、旣經各驗

查明退地各擬杖懲不枉。再照嘉祥縣欒思孔等所種祭田，該縣先已均報稅糧，今已退出送廟，地糧應該除豁。該縣議將先撥與本廟開荒納穀地十頃，本官退出，吳得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穀，就將此地抵補欒思孔等稅糧。其所欠廟戶，行令濟甯等州縣查明，另日囘報。蒙將學等取問罪犯，一議得各犯趙學、欒思孔等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俱民審。

熹宗天啟三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具呈，嘉祥縣南旺湖生蓮藕、芡菱等，乞供春秋祀用。工部尚書姚思仁代題，准給水田三十中頃，永供廟祀。查給小甲王如猷等領種。

天啟三年，山東撫臣趙題准白蓮妖產撥五頃，以補祭田。再撥壹頃陸拾畝，以修官廨。

國朝

武城家乘恩例

順治元年，山東撫臣方大猷奏言：先師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勑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脈靈長，人文蔚起。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倣而行。奉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欽此。欽遵故在屯佃戶見丁記畝，開懇荒田，專供祭祀，而有司雜差從不役焉。

武城家乘公牘碑記

乾隆三年，五經博士曾衍橚請將祭田廟戶入誌，由布政司查明並無侵占民地情事，飭兖州府轉飭嘉祥遵照入誌，以垂永久。

乾隆五年，五經博士曾衍橚呈請言：南旺湖水祭田當年給賜之日，未遇郡邑修誌，是以遺入誌內。由衍聖公咨河東河道總督白查明，有碑石可據，並無礙於蓄水濟運，咨明禮、工二部，奉准令曾翰博世守管業，以崇祀典，並飭嘉祥縣註明界址，載入郡邑志內，以垂永久。計南旺湖共有祭田兩段，計地二十八中頃。東至牛圈崗，西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

路。又一段，計地二中頃。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

乾隆八年，五經博士曾興烈呈南旺湖祭田業經飭入郡邑志內，禮、工二部、督撫兩院及司道各明文班班可憑。詎湖地曠野，附近無知之徒妄生覬覦，私行擾害，亟請嚴禁。由禮部咨行山東巡撫，轉飭地方官嚴禁，不許近湖居民恃强侵佔，亦毋許無賴擾害，以重祀典。

乾隆九年，嘉祥縣將宗聖祀田三十中頃坐落湖內處所各段落四至地名逐一登註，造具確册，由府轉申河撫兩院，計祀田二段：三十中頃，長闊共積步一百零八萬步，一段一十九頃四十五畝，坐落忙生閘，東至湖荒，西至路，南、北至湖荒，南至楊庄。後堤根一段十頃五十五畝，坐落寺前鋪，東至官租梁姓等，西至湖荒，北至湖荒，南至湖荒。

乾隆十一年，巡漕御史李條奏南旺湖地撥給貧民認租，工部議准，由河撫兩院查明段落四至，舊有碑石，原係中畝，已入志乘，又經報部有案，仍轉飭照舊存留，仍將丈量湖地册內聲明造報。

乾隆四十年，五經博士曾毓墫呈請嚴禁附湖居民嗣後無得擅入祭田界內私割湖草，捕魚放鴨，竊取菱藕葦蒲等物。由山東運河兵備道批准，轉飭濟甯州、汶、嘉二縣、臨清衛並委鉅嘉主簿就近稽查察究。

乾隆六十年，總河部堂李轉飭運河道、濟甯州、嘉祥縣查明南旺湖內忙生閘、寺前鋪兩處祭田，按照界址嚴禁附湖居民不得擅入祭田界內滋擾。

曾廣莆清理祭田公牘

道光三十年四月，曾翰博查湖內祭田歷年久遠，湖水時漲，界址不清，由部准飭委查勘四至。時值湖水漲發，未得勘丈。咸豐三年查出地一段，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計地二十頃。七年查出地一大段，東至牛圈崗，西至湖荒，因有水，尚未丈至朱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計地二十中頃一十六畝六分二釐五毫。又東接湖荒起，西至朱家崗，北至楊家路，共合計地二十八中頃，封立界址，造具四至段落清册。

曾廣莆增置祀田碑記

我曾氏自鄫世子入魯以來改鄫爲曾四傳而至我
始祖宗聖世無廢祀已二千年有
欽賜祭田傳之永久但我曾氏受田在顏孟二氏之
後是以田多瘠薄不克與二氏等稔歲雖可給供歉
年頗形拮据近又以黃河北徙鄆西一帶大半淹没
兼値逆匪滋擾有妨播穀祀事更覺艱難矣幸我湖
南長沙府湘鄉縣宗裔滌生公名國藩以
欽差大臣督師江南克復江甯省城　晉宮銜　封
侯爵擢揆席旋於同治五年六月駐師濟甯遂特至
嘉祥南武山上謁
始祖宗聖廟庭詢知祀事情狀卽出俸銀千兩增置
祭田本年九月買得濟甯州北鄉程徐莊徐劉氏田
貳頃壹拾壹畝玖分有奇六年正月移會濟甯州牧
程遹入宗聖府例糧改撥曾家堂册內得此一助祀
事自茲無虞矣莆於是有感焉我
始祖宗聖孝著古今道傳賢哲明德之後必有達人
昔子固公旣以文重累朝歐蘇爲伍今滌生公更以
勳高當代韓范爲儔此固邦家之光而亦宗族之榮
也且祀事艱難之際適値滌生公帥節遥涖追遠展
誠懇懇懃懃以祀事爲重此尤我
始祖宗聖所深鑒而默相之也又烏可不傳之久遠
乎莆忝主宗祊爰誌諸石俾後世子孫知東國之明
禋賴南宗之佽助於以副
朝庭襃嘉之典繼祖宗堂構之隆胥在是矣謹記同
治八年十月立

曾廣莆呈查湖田公牘

同治九年五月曾廣莆查南旺湖內祭田所有毘連
顧中榮之二中頃稍有堪種之處餘二十八中頃界
連牛圈崗賈家崗等處十年內尙可佈種一次至界
連宋家崗等處祭田適在窪區祗宜蓄水並無堪種
之時惟查牛圈崗顧中榮以南與祭田毘連之處幷
湖南岸近堤之處均有涸出湖荒地勢較高不能蓄
水嘉祥縣林介景勘丈明確詳請在案
同治十三年五經博士曾廣莆呈稱南旺湖內有宋
家崗被淹祭田請易換牛圈崗湖地河東河道總督

舊以此案歷年已久、案卷不全、無憑稽覈、當即轉飭查明其原設祭田係何年月日立案、及四至封界。六月、濟甯州嘉祥縣丁敬書、鉅嘉主簿姚寶善會勘南旺湖被淹祭田抵換涸淤湖荒段落畝數、理合造具四柱清冊呈送。計開舊管原設毘連牛圈崗祭田一段、計地二十八中頃。東至牛圈崗、西至湖荒、因行水、尚未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七百六十步、北寬七百步、東長九百九十九步、西長九百九十步。又東接湖荒起、西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四百四十一步、北寬四百四十步、中長六百四十步。又原設毘連顧中榮祭田一段、計地二中頃。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東寬一百八十九步、西寬一百八十九步、中長三百四十二步、又東寬一百二十一步、西寬一百二十三步、中長六十一步。以上原設地兩段、共計地三十中頃。新收易換牛圈崗以南新涸湖地一段、計地六中頃零二分七釐。東至張家柱承種湖地、又東至傅紀開係傅東貴退及租地、西界小溝、西至湖荒、南至湖荒、北至牛圈崗。南寬四百三十步、北寬四百三十五步、中長五百六十步。共計地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內扣除鉅嘉汛草場七十二畝五分、下餘前數。又易換湖南岸近堤新涸湖地一段、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東至湖荒、西至湖荒、南至湖堤、北至湖荒。東寬二百四十步、西寬二百步、中長七百步。以上新換地兩段、共計地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查毘連宋家崗等處水祭田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查毘連宋家崗等處原設祭田二十八中頃、半被水淹、礙難種作。經五經博士曾廣莆牒業各憲檄委前署縣林介景會同鉅嘉主簿姚寶善勘得牛圈崗以南并近堤之處、曾有新湖地兩段、共計十中頃二十七畝九分七釐、詳請換作祭田。故將原設二十八中頃地內緊靠宋家崗一邊內劃出有水地前數、作爲官湖蓄水之用。登明實在原設并新換祭田四段。原設毘連牛圈崗祭田一段、東至牛圈崗、西至宋家崗、南至賈家崗、北至楊家路。南寬六百七十一步五釐七毫、北寬六百十一步零五釐七毫、東長九百九十

九步、西長九百九十步、計地十七中頃七十二畝零三釐。又原設毘連顧中榮祭田一段、東至顧中榮、西至牛圈崗南至路北至路。東寬一百八十九步、西寬一百八十九步、中長三百四十二步。又東寬一百二十一步、西寬一百二十三步、中長六十一步、計地二中頃。新換牛圈崗迤南涸出湖荒地一段、東至張作柱承種租地、又東至傅紀開係傅東貴退及租地、西界小溝、西至湖荒、南至湖荒、北至牛圈崗顧中榮祭田南界。南寬四百三十步、北寬四百三十五步、中長五百六十步、計地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內沿渠扣除地六十步、以便隨時挑撈渠道、并可作爲鉅嘉草場之用。下餘地六中頃二分七釐。又新換湖南岸近堤涸出湖地一段、東至湖荒、西至湖荒、南至湖堤、北至湖荒。東寬二百四十步、西寬二百步、中長七百步、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以上原設幷新換祭田四段、共計三十中頃。

光緒元年、山東運河道王詳、據署運河同知蔡壽臺、嘉祥縣知縣丁敬書、鉅嘉主簿姚寶善遵經備文移查、五經博士曾廣莆查明、移覆會同、復親詣勘得宋家崗原設祭田共二十八中頃、內有低窪地二十六中頃、現在水勢汪洋、不能查丈。惟查牛圈崗以南有涸出湖荒一段、東至張作柱等承種租地、西至湖荒、南至湖荒、北至牛圈崗、地勢高仰、不利瀦洩。復丈得該地共計六中頃七十二畝七分七釐、惟內有引渠一道、有礙出水、未便耕種。應於引渠北岸上游沿渠之處扣除地六十步、以便隨時挑撈。下餘地六中頃零二分七釐、無礙湖瀦。又湖南岸近堤之處有涸出地一段、東至湖荒、南至湖堤、西至湖荒、北至湖荒、地勢亦高。計地四中頃二十七畝七分二釐、共計涸出湖荒地十中頃零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應請先於原設二十八中頃內祭田打量水勢極深、不能種作之毘連宋家崗一邊、劃出地十中頃零二十七畝九分七釐、歸入官湖瀦水、似此高低對換、既無礙於湖瀦、亦可耕作收租、作爲祭品之用。並請嗣後新換地內之引渠、如有應行改挑之處、無論原設新換祭田、均准一律挑改。伏候行知曾博士遵照辦理。河東河道

總督爲咨請戶部查照，議覆立案，由部議准，咨覆河東河道總督，轉飭運河道，移行五經博士曾廣甫世守管業，以隆祀典。仍知照禮部、工部，并移知山東巡撫查照。

定安按：古者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自有明詔訪曾子後，給田撥戶，與顏、孟比隆。然已在二氏之後，地多苦瘠。中更失襲，淪廢隱占之端，增置之事，獨視二氏爲詳，故備錄之，俾世守者有所考焉。

宗聖志卷十三

宗聖志卷十四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戶役第十二

廟戶之設、以供洒掃。復身免徭、禁其科擾。施及南宋、皇仁浩浩。纂戶役。

明

嘉靖十八年、給宗聖廟戶十四戶、以供洒掃。嘉祥四戶、濟甯三戶、汶上一戶、鄒縣四戶、鄆城二戶。

嘉靖十八年給宗聖廟戶十四戶。後以曠襲日久、各戶散應民差。神宗萬歷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疏請於朝、增給二十四戶。嘉祥縣四戶、濟甯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比照顏孟二氏尙少二十六戶、以待附近州縣審編、另行稍補。

萬歷十七年、宗子博士曾承業奏請准照顏孟二廟事例、遴選民間俊秀子弟六十名、除去民徭、給予衣巾、常行在廟贊禮執事、照生員例一體優免。本縣吳道通等並附近州縣中遴取名列於廟內碑陰。

天啟五年、山東撫院王准撥汶上縣五戶張棟等、東平州四戶李學耕等、各給帖赴廟供祀。

崇禎八年、宗子博士曾宏毅具呈撫部、准撥汶上縣附近八戶王都等、各給帖赴廟洒掃。

嘉靖十八年、萬歷十七年、天啟五年、崇禎八年四次撥給洒掃廟戶、除去民徭、專供廟祀。汶上縣十七戶、一戶呂朝、一戶陸經、一戶王印弼、一戶李春泰、一戶全文雅、一戶張棟、一戶孫永興、一戶劉世超、一戶李子貴、一戶鄧永石、一戶王文運、一戶宗得福、一戶楚之璧、一戶杜秉兒、一戶龐文雅、一戶劉文進、一戶任文純。濟甯州六戶、一戶陳文華、一戶郝廷弼、一戶魏國省、一戶史珣、一戶王心和、一戶姜鳳舞。鄆城縣五戶、一戶楊建、一戶吳尚質、一戶許燦九、一戶劉克讓、一戶朱萬占。鄒縣四戶、一戶韓棻、一戶王士敏、一戶王廷枚、一戶孫閏秀。嘉祥縣四戶、一戶李君愛、一戶張綍、一戶趙國梁、一戶孟養志。以上每戶五七十丁及一二十丁不等。

國朝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方大猷題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廟戶事供灑掃、有司一應雜差不派。

順治二年、汶上知縣邊維明將三次撥給廟戶共十九戶、三百七十餘丁、盡入汶上民籍、派徵丁糧、希歸私囊。至順治三年、宗子博士曾聞達言之兗州府陳、行票汶上。時邊已經參劾離任、新任梁查明、照數造冊、一併撥回、仍供廟祀。

順治六年、宗子博士曾聞達具呈赴戶部、請優免廟佃二戶雜派差徭。隨於順治七年四月移咨直隸總督張、山東撫部院夏、確查有往例可循。順治八年八月、由部咨覆准。

順治九年、汶上縣孫學孟假冒公直、乘清地編丁之機、將廟戶王化蛟等一十九戶暗編民籍。宗子博士曾聞達具呈撫院、耿飭兗州府牒送本府興屯同知趙審理。後據汶上縣回稱、首犯孫學孟已死、議查照曾氏誌書帖冊、撥出歸廟。由兗州府奉撫院復准。

順治十三年、宗子博士曾聞達呈部、稱族戶禮生一切雜項差徭、業經移咨督撫、准照舊例優免在案。詎料州縣書役捺案不行、仍復一概派擾。隨由部移咨撫院、轉飭嚴禁、凡一切雜差、俱行蠲免。

康熙十三年、戶部行文、仍照順治十三年舊例蠲免。

康熙四十年、戶部行文申飭、將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如有復行派擾者、詳報究處。

康熙四十七年、撫院通飭、遵照部文蠲免。

乾隆二年、博士曾衍檔請將湖田四至及戶頭花名補入邑志。經邑令李松查明、現在供役之三十七戶、刻入志內。

乾隆五年、曹州府孔興本具控、巡撫碩行文、黃河料物等差照舊例蠲免、且立碑永禁。

優免孔顏曾孟四氏差徭碑記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票、

欽命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阿、為懇恩照例飭行勒石垂久遠、沭

呈恩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七日、蒙署理巡撫都院

郭批、據四氏聖裔孔傳足等呈稱、竊孔顏曾孟四氏聖裔仰承祖業、歷朝優崇、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其散居各處者、俱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迨順治元年

恩詔內一款、凡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在案。後因各州縣奉行不善、扳援時聞、順治、康熙年間、歷蒙戶部行文申飭、凡一切雜項差徭、俱行蠲免、亦在案。是孔顏曾孟蠲免差徭之例、上奉

恩詔、又蒙部憲臺屢次飭行、由來久矣。茲日久弊生、兗屬各州縣有遵例蠲免者、復有捺案不行者。是使四氏聖裔竟有得蠲免、不得蠲免之殊、而所謂一切地畝雜項差徭盡蠲免者、幾不彰矣。四氏聖裔拖累難甘、因公籲憲台大人恩准、照例飭行兗屬各州縣、蠲免四氏聖裔一切地畝雜項差徭、并飭各州縣治將勒石、以垂久遠、則四氏聖裔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中、庶免拖累之苦、不惟四氏聖裔永沐隆恩、而維持之功、亦與金石並垂不朽矣。沾恩上呈等情。蒙批、四氏聖裔、其一切地畝雜項差徭、自應優免。布政使查明舊例、定議詳報、以憑飭遵等因。批司、蒙此、卷查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九日、蒙前撫都院蔣案驗一件、懇

恩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事。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五日、蒙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五經博士孔傳鋕、顏崇敷、曾尚溶、孟貞仁、仲承述、閔興汶、東野枝盛等呈稱、職等仰承祖業、蒙歷朝優崇、凡屬聖賢後裔以及廟丁禮生樂舞、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後州縣捺案不行、於康熙二十二年、四十年兩次復具呈本部、均蒙移咨東撫、照例飭行在案。誠恐相沿已久、各州縣復行派擾、伏乞部臺恩准、照例移咨東撫、嚴行申飭等因前來。查康熙四十年四月內、據五經博士孔毓埏等具呈、本部移咨該撫申飭在案。今據五經博士孔傳鋕等具呈、相應行文東撫、再加嚴行申飭可也。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院行司、當經轉行、嚴加申飭在案。今據四氏學孔傳足等以各州縣奉行不善、有遵例蠲免者、亦有捺案不行者、援例呈請本都院嚴飭。蒙批、本司查明舊例、定議詳報等因。遵即卷查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內、

奉准戶部咨文、據五經博士孔傳鋕等呈稱、職等仰承祖業、蒙歷朝優崇、凡屬聖賢後裔以及廟丁禮生樂舞、一切地畝雜項差徭概行蠲免、移咨東撫、嚴加申飭遵行在案。今據四氏學孔傳是等援例呈請優免一切雜項差徭、似應飭令循照舊例、出示曉諭、優免庶約地知有恩例、不敢仍前派擾、而四氏聖裔均得永沐恩施。並應轉飭各州縣勒石垂久、仍取碑摹送查。緣奉批飭查議、是否允協、擬合呈祈本都院鑒核批示飭遵。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蒙批如詳、轉飭各州縣、仍取具碑摹報查繳。乾隆二十年五月上浣、兖州府嘉祥縣知縣建水佴震山立石。

附南宗曾氏免役

明

曾日新准免差徭公牘

湖南長沙府知府石爲藉端逃差、懇詳咨查事。崇禎四年八月十六日、奉藩憲杜轉奉撫憲洪牌開、准山東衍聖公府咨開、本年二月初六日、准貴撫咨、據湖南布政司杜詩詳、據長沙府知府石公引轉、據甯鄉縣知縣周瑞豹詳稱、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憲台票開、案據該縣徐萬選赴府呈前事、呈任土作貢、納糧當差、自古依然。況近來差務甚繁、所有雜派差徭均該保甲照戶攤辦、乃境內曾日新既恃鄉官免身家而不差、又稱聖裔保族衆而不役、藉爲宗聖曾子之後、胆敢包族故抗、激民控以詭逃差徭。伊亦訴以查案懇卹等事、均稟在縣。奈縣訊究、不將公務緊要、究伊故逃、總以永豐縣移稱爲嫡派、不應當差、竊歷來伊族讓襲、翰博取讓甘結、關送譜本、並無隻字言免差務。不均干律、隱蔽干條、民係查移其中情節、均爲差徭。抓山抵水、不有明案、何由得攄。似此詭計脫逃、不須咨查、將來糧多族衆、誤公不少。爲此懇恩弔案貨准詳請咨查、上稟等情。除批永豐縣移是否有無免差字樣、仰甯鄉縣立即查照錄移、詳請咨查可也外、合亟票飭。爲此仰縣官吏立即查照永豐縣移錄具全案、毋任添漏捏飾、詳請咨查山東是否嫡裔、應否優免雜派差徭、俟東咨覆到日、另行辦理、切切等因。到縣卑縣卷查嘉靖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前縣陳

起准江西永豐縣知縣彭善移稱、推賢讓襲、闕取結譜、以便詳辦事案、據敝縣廩生曾嵩、曾葑呈前事呈稱、生等族衆原籍山東、脈祖先賢萊蕪侯、嫡祖宗聖郕國公。十五傳闕內侯據家吉陽、卽今永豐也。子關十八傳尚書丞生珪、晳、略。珪四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騈。騈後徙木塘、卽今質粹之祖。十四傳兵部侍郎晞顏、子翰林巽申。四傳子集、生芝、蘭、茂、樺、芬、芳六人。蘭仍居龍源、卽生等之祖。芝官湖南、攜老譜家甯鄉、卽今麻田房教職會銓之祖、均爲嫡裔、譜牒班如。茲蒙天恩、詔歸東土、守祀宗聖廟墓。生等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況龍潭地方自元以來現有武城書院一區、塑立宗聖像位、儘可祀事。所有山東翰博、生等甘願借與質粹承襲本身。但芝實爲生等伯祖、現在教職。會銓乃生等伯祖嫡孫、年長生等。嫡長生房生毋物故、雖伊子朝珪來弔口、稱山東翰博或借或襲、均憑生等、絕無覬覦其中。然口說無憑、理合懇恩移取甘結、闕弔老譜、以便質粹呈辦。俟事定後、仍將譜本發還等情到縣。准此、敝縣看得重道崇儒、異數之曷

恩不易推。賢借襲、與讓之家教可風。事關鉅典、理合據情移取結譜。爲此合移貴縣、請煩查照文內事理、迅卽賜覆等因到縣。當經前縣取具結譜、回覆在案。卑職細核前移、幷查各供、會銓卽今曾日新之祖、實爲宗聖長嫡。山東現在博士、尚屬次房、則日新族衆所有差徭例應優免。但敝縣現無成案、無從照辦。曾日新供稱、嘉靖庚子東省南案被徐萬逢等弊匿混派、彼此互訐、並請咨查在卷。緣稟批飭、理合具錄全案、申請憲台轉詳請咨等因到府。詳司、轉核申撫。據此、擬合移咨。爲此合咨呈衍聖公府、請煩迅卽速查賜覆各等因。准此、轉行博士詳細查覆去後。茲據宗聖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宏毅申稱、本年五月十六日、蒙爵憲札開、該博士迅卽查明譜系、將湖南甯鄉職員曾日新是否嫡派長房、應否優免、並該博士支派果否推借承襲緣由、限三日內具文詳晰申覆、以憑咨覆辦理可也等因到職。伏查家譜、宗聖曾子十五傳闕內侯據家吉陽、卽漢之長沙、今之永豐也。子十八傳尚書丞生珪、晳、略。晳徙雲蓋、略衍南豐、

為子固房祖珪。生寬、綎、豐、暉、隱、隱徙泉州、為公亮房冠。寬三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駢二十二傳質粹、志切念祖、闔族推讓、歸東承襲、卽職祖也。偉十四傳兵部侍郎晞顏、子翰林巽中。四傳子集、生芝、蘭、茂、樺、芬、芳。蘭卽奪襲曾衰之祖、芝字光顯、家甯鄉、為集長子、係蘭胞兄、生安、守、官、宦、宜、富、室、家。安子絢、衍固始、緝衍武岡、紋衍黃陂、惟長子絟仍衍麻田。今之日新、係絟嫡孫也。職查底案、嘉靖十九年、曾絟子朝珪赴東謁廟、與職祖申請先大爵憲、賜咨南省、查照優免。經今九十餘載、迨至日新被棍、混派日久、案卷不無弊匿。職查典例、爵憲族眾例無差徭、聖母聖配外戚免始永壽、廟戶免始元嘉、樂舞禮生免始洪武。自是以來、恩渥尤極、四氏聖裔歷蒙優崇、其散居各處者、均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今湖南甯鄉曾日新一支委係職等一脈相傳、伊祖與職祖兩無尤、自甘退讓於楚。伊房比衰房而更嫡、不肯奪襲於東、誠守與仁興讓之訓、篤親不偷者矣。所有雜派差徭、既共普天率土、皇仁憲恩、自應與山東一例優免。緣稟飭查、

理合具文申懇、加看咨覆、轉飭優恤、實為恩便等因到本爵府。據此、查看曾日新實為長嫡、所有雜派差徭、自應與山東一例優免、無使兩歧、仰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為此咨覆、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看此案充當戶差、固屬公務、照例優免、尤廣皇仁。況曾日新實屬長嫡、不爭翰博之榮、應照優免之例。不惟現今徐萬逢等不許妄派、卽日後曾氏子孫、該縣軍民人等、永遠毋得任意妄派滋擾、致干法究。為此仰布政司速飭該府、轉飭遵照辦理、毋稍縱容延擱等因到司。奉此、看得山東地方聖賢後裔例應優免、其散居各處者、俱令所在有司加意優恤。曾日新既為宗聖嫡裔、雖在南省、應與山東一例優免、合亟牌飭。為此仰府官吏速卽轉飭該縣、必須遵照撫憲咨覆事理、加意優恤、勿許徐萬逢等再行擾派。自後曾氏子孫、該縣軍民人等、毋得妄派、自干究處。切切等因到府。奉此、查看此案曾子三十七代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駢、山東博士尚屬次房、甯鄉曾日新實為長嫡。雖未襲翰博、應別齊民。凡屬差徭、例應優免、

合亟牌飭。爲此仰縣官吏遵照藩撫憲牌、所有雜派差徭、該縣曾氏子孫應與山東一例優免、毋任徐爲逵等混派滋擾。自後曾氏子孫、如有棍徒逞刁不遵、胆敢混擾、許該族人等指名稟究、切切。此牌。崇禎四年十月十八日。

國朝

嚴禁冒濫優免公牘

長沙縣知縣謝爲存頁杜冒、造冊備查事案。奉府憲札開、奉布政司翁轉、奉撫部院札開、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准衍聖公府咨開、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據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紀連申稱、職族家譜載宗聖曾子十五代嫡孫名據、出東還南、迨傳至御史慶生、二子、長偉、次騈。明嘉靖間、職祖質粹騈後也、詔歸嘉邑世襲博士、爲東宗房。偉後知州芝徙楚甯鄉、爲南宗房、即前請襲博士衍詠之祖。海內老譜、歷以宗子之例、南宗設局、東宗查核、東宗蓋以鈐記、南宗州同曾聞迪恭將世宗憲皇帝欽賜省身念祖四字圖章逐頁戳蓋、以杜混冒。嘉慶十六年、湖南陞撫憲景批准通飭、必須衍聖公府暨翰博印譜、方准優免。十七年、湖南藩憲朱詳請撫憲廣批准通飭、必須南宗衍詠逐頁戳蓋省身念祖圖章、以杜串弊、抽闌異種。十九年、湖南藩憲翁札開、十八年奉前護撫憲陳嚴錮同姓不宗、捏譜冒免、義子贅壻、無譜混免。除通飭各府廳州縣外、另札甯鄉縣學、協同南宗查照印譜給牌、造冊、移明各處遵照優恤、毋任紊宗逃差、各在案。立法雖良、而各縣捏造譜本、妄希優免、仍復不少。如御史慶生二子、或捏爲利、逛、騈、偉四子、或捏爲利、致、騈、偉、逛五子、或捏爲驥、騈、偉、種、噩、靜六子。南豐第三子綱生慮、慮生崑、或捏爲生華、徙楚、或捏慮生炳、徙粵。延福、延構、延鐸本略後、或捏爲珪裔、或捏爲晉孫。至於延世本三十六代、洪立本三十八代、廉二本五十五代、材福本五十七代、老譜昭然、豈可任意加減。竟有歷未共譜者、自行捏造、詐稱兩宗修給。地方官長無從稽查、得以妄希優免、致生訟事。若不造冊嚴查、則恐弊生更無已矣。爲此懇祈爵憲鴻慈賞准、咨湖南撫憲、即

行甯鄉縣學遵照諸憲前札、協同南宗會衍詠嚴查譜牒。果無紊亂之處、一面移明各處、一面造具名冊、賫送職署申請爵憲咨明、轉飭到縣、方准優免。其同姓不宗之人及派系不明、代數不接、自不便任其混請優免。理合申請爵憲、一併咨明、通飭示禁等情到本爵府。據此、查曾氏支派甚多、難免混淆捏造、冒免差徭之弊。擬合據情咨會、查照文會事理、希即通飭各府縣并甯鄉學、造移示禁、以杜冒免之弊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聖賢後裔、應否優免雜派差徭、全以有無印譜爲據。前據陸續詳請優免者、均有譜牒一同賫至、其孰眞孰假、原不能辨。迨經批准後、即有冒裔濫邀控告者、更有龍陽縣人曾紀連等與丁宏久等訐訟、赴京呈控。若非咨明山東、轉取南宗宗聖老譜核對、焉成信讞。即現據邵陽縣以曾某等前已詳准優免、今查止有新譜、並無印譜呈驗、由司詳請註銷在案。是假冒優免、殊干

功令。今接爵府來咨、准自應澈底清查、以杜冒濫優免之弊、合行飭遵。爲此仰司官吏即便查照來文、出示、通行曉諭、并飭各府州縣遵照。嗣後凡有呈請優免雜派差徭者、即取具宗圖同譜本、先行移咨甯鄉縣學、協同南宗會衍詠核對老譜。如果派系代數相符、即賫送東省翰博處、覆加詳核、由衍聖公府咨覆到日、再行辦理。若該縣等核對不符、顯有假冒情弊、即行移覆飭令呈請之人將僞造之譜更正、優免之案註銷、並交地方官照例治罪。仍飭各該縣查明、如有從前詳准優免者、亦將原案宗圖造冊移送甯鄉縣學、協同南宗確實查明辦理、以杜冒濫而絕訟端。勿任狥延、切切等因到府下縣。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曾姓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呈請優免雜派差徭者、必須繪具宗圖同譜本呈投、以憑移送甯鄉縣學會同南宗會衍詠核對老譜。如果代數相符、即賫送東省翰博處覆加詳核、由衍聖公府咨覆到日、再行辦理。如核對不符、即係假冒、照例治罪。如有從前詳准優免者、亦即將原案宗圖譜本赴縣呈明、以憑造冊移送甯鄉縣學、協同南宗確實查明、以杜冒濫。毋違。特示。嘉慶二十四年五月。

宗聖志卷十五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書院講學、仿古庠序。大學一貫、實同名異。清秩既頒、寵以甲第。堂構欽承、爰及苗裔。纂院第。

院第第十三

元

吳澄江右武城書院記 見呂氏舊志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追遡世系、以爲曾子之後。永豐之曾、則漢都鄉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尤明。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翰苑。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伯子萬載縣尹巽順曰、吾鄒國公之系、由周以來、至於今、被吾道之澤垂二千年。吾嘗有志、闢義塾、誨宗黨、奉先祀。小子識之毋忘。時仲德裕、季巽申尙幼、涕泣而識之謹。已而巽順沒。後三十年、巽申爲館職、遹追先志、貽書謀之德裕暨伯兄子太平路儒學教授如圭、醵私財、建書院。議以允合、則白院長程公鉅夫、移集賢、以聞、得比孔顏孟三氏子孫設教授。中書平章政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尙書元公明善、侍郎張公養浩是其議。朝廷可之、俾推擇曾氏賢者、主領教事。中書移之江西行省、省下之郡、郡檄至、宗人相與謀、以郡伯從弟前貧州儒學正志涓掌其役。經始延祐四年丁巳夏五月、以明年戊午春二月成。其書院址、旁近山林、則巽申分地。其燕居門廡、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德裕如圭協力焉。歲春秋仲丁、四孟初吉、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及祖禰、以施於旁宗、而使凡宗黨若他姓俊秀之子弟、咸來學、規模完美矣。巽申纍教官吾郡、相好。比應奉翰林文字、爲同僚。去年予歸故山、遣來謁記。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近年諸近縣所

設多不勝數。然惟襲取其名耳。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出。所爲請於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者。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漫焉襲取其名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達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統乎。登於聖門。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子孫勉。武城伯諱晞顏。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別牌於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朔日記。

中書省准設武城書院教授咨文 見武城族譜

中書省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程榮祿咨。竊惟聖門高弟。顏曾並稱。而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大學中庸乃其傳道之書也。然則曾子有功於聖門。亦甚大矣。我聖朝表彰斯文。創立孔顏孟三家教授。獨曾子缺然。蓋曾子南武城人。本處無曾姓。散居四方。在江南最盛。按其家譜。系次甚明。於內一派見居吉安永豐縣千餘人。皆讀書爲士。先有曾晞顏宋歷仕臺省。學行尤著。至元二十三年。當職任侍御史。前受欽命湖南道儒學提舉。在任二年身故。其子除太子說書之德裕。奉旨授大樂丞之巽申。其孫如圭。如璋。如瑢。如瑄。如璀等。均好學不羣。以家財起蓋武城書院一所。教養生徒。振贍宗族。欲承道統。思繼祖風。聖門高弟有此賢孫。實爲罕得。若將所創書院准許。就令其子孫一體嗣爲儒官。紹續家學。其於朝廷作育之方。誠非小補。今連圖本在前。本部議得武城書院既翰林承旨程榮祿咨保。比依孔顏孟三氏設立書院教授。參詳孔子之道傳之曾子。今武城曾氏無間。永豐一派。譜系甚明。其曾晞顏子孫自備己力。創設書院。又出贍學田糧。宜令子孫共推儒而賢者主領教事。山長不須聘請他姓儒賢另爲設置。如蒙准承移咨江西省。照會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依上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延祐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買度押。

江西行中書省授武城書院教授劄付（見武城族譜）

延祐四年四月初五日，本書院奉吉安路總管府指揮，備奉行中書省劄付，准該中書省咨前事，省府仰依上施行。承此，總府除已行下永豐縣，行移本縣儒學，會集曾氏合族子孫，從公推舉委係儒而賢者一名，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具名府外，合下仰照驗施行。奉此，五月內，准本縣儒學關，該本府牒文，備奉總管府指揮前事牒，可速爲會集到曾氏，從公推舉儒而賢者一名，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具名來報。准呈本學官職，依上會集到曾氏子孫曾希皋、曾希樫、前翰林直學士德裕、太平儒學教授曾如圭等，公同推選到本縣十六都儒者曾志浥，乃郕國公五十一代孫，見年五十九歲，除前歷仕外，於至大四年祗受湖南道宣慰司劄付，充全州路淸湘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八月初一日得替給由，保陞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山長學正內聽選。本職家學有傳，士行無玷，誠儒而賢者。比及得除以來，俾充武城書院主領教事。相應爲此，依上禮請，已推選主領曾教諭於延祐四年六月十一日供職訖。

右江西武城書院

一貫書院在兗州府郯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順宗至元三年，提舉管文通建。明憲宗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郎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劉銑曾子書院序（見山東通志）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詔書每下郡國，必以勉勵學校、敦厚風俗爲先。二世相承，教化大敷。及以明經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趨於道。於是山東古臨沂縣遂起曾子書院，舉秦、漢、唐、宋以來千七百年未有曠典，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聖人則不能久其力；聖人之道，非學者則不能久其傳。夫子之道雖與天地同流，然論聖賢傳道之功，則曾子爲大。蓋顏子與聖人具體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學而不傳諸書，又先夫子而沒也，志有所未就。微曾子立於斯道絕續之後，則近而思、孟何所據以傳遠，而周、程何所遡而得哉。是故周公之道，非不道

矣。雖施於事者不必盡傳於言、而周公之不逮夫夫子者、曾思爲之繼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此之謂歟。曾子有功於聖門如此、而臨沂爲生聖賢之地、求禮義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設學以祀之、迄於子孫廢熄、故宅遺基泯爲民居、莽爲荆棘。一旦乃有發艮心善性、慨然興起、豈非聖朝造化極盛、薰陶涵養之至而後然與。倡是舉者、前副提舉管文通獨以爲已任、和而起者凡十人有奇、其急義如饑渴之求所欲、而府若州縣之循其情、又如影響之應、上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請於朝、著以曾子書院爲額。嗚呼美哉。吾儒幸生極治無事之時、將見東書萬里、絃誦連城、蓋將杖策鄒魯、觀禮器於曲阜之廟、想春服舞雩之風、而後指邇周旋、以觀書院之新制、究先聖之遺言、補其學之不足、豈非一時千載之遇歟。

定安按、臨沂似在今蘭山縣。呂氏舊志謂順帝至正二年、提舉管文通奏建書院於郯城西六十里磨山。查山東通志古蹟、郯城縣有曾子故蹟、在縣西北七十里磨山、世傳曾子授徒於此。而費縣有思聖鄉、在費縣西南六十里曾子山。昔曾子居此、山上有曝書臺、皆在今沂州府境。

右沂州曾子書院

嘉祥古曾子書院、相傳在今專廟之東、歲久遺跡無存。

明

神宗萬歷二十六年、六十二代翰博以廟墓距邑遠、學者罕得瞻仰、宜伊邇於城、設像以祀、白於邑令田可貢、請建於嘉祥縣城中萌山之陽、名大學書院。圍以周垣、環植檜柏、三十年廟成。

田可貢鼎建宗聖書院碑記

宗聖書院者、蓋昔曾夫子傳道講學之處。相傳其故址在今廟之左、而湮沒飛灰、石餘蹲汗、不可復考矣。今上登極之二十有六年、不佞貢受篆於茲五年矣、博士承業始以修復告、難其成。不佞曰、此吾夙心也。遂爲請於當道。維時中丞湖廣漢川尹公應元、巡按御史直隸永年張公大謨、兖守江西高安陳公艮材先後下其事、以屬不佞。不佞奉檄、瞿然曰、曾夫子以

一貫傳聖眞而下以啟思孟之傳功蓋覩顏思孟而過之先是肅皇帝傷其世裔淪没命採訪而世襲之又選賢於學遂得與三氏並列乃今傳道講學之地正其神精脈命動與天地相關者顧又可不令與三氏並崇哉於是進邑父老子弟而問計僉曰艱哉余亦曰艱哉然而非得已之役也用是殫厥一心矢成夙志即以邑小且疲費出艱難而經畫區處拮据萬狀總其費不下千餘金大都本邑所供什之七而上司所移檄裨自鄰邑者什之三經始於萬歷十七年己亥之七月中澣日迨壬寅之十月而落成又故廟若墓僻在南武之麓去城南三舍許人罕得謁其下者故今不仍其址就城中隙地城隍祠之右而建焉大暑仿廟制而創以己意中爲講堂六楹匾曰日省堂東西爲齋房各四楹曰主忠曰行恕後爲復屋四楹仿尊經閣之義題曰高明廣大之樓樓左有古井命曰潤身右爲湢室命曰其嚴前爲儀門四楹曰宏毅左右角門各一又前爲大門四楹而總之曰宗聖書院外建牌坊二座東曰一貫西曰三省蓋皆取宗聖格言而命之以示後學之意云其開露臺夾甬馳道備具植以松篁繚垣周峻屏樹輝煌東西相距七丈二尺南北二十丈七尺蓋口口陶瓦甃砌俱坄口口口俱甓石塗墍口口墍材木以松杉楩杞髹漆繪節以青朱碧綠乇徒揆日各有司存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屑軒延袤飛閣逶迤屹然荒城之內一大觀矣是役也徼天子之靈貺因百姓之有餘而仰荷宗聖之默庇夫是以有成責也忝蒞玆土大者不能服膺遺訓又不能禔福武城之遺黎也乃幸藉手諸當道得效毫芒於吾夫子神精脈命之區以終始吾旦暮羹牆之一念則豈不私心愉快哉然愚竊有慮焉夫書院以講學也以明道也斯道流行宇宙皎如日星世道有升降絕續無古今顓蒙不借善於聖明哲不賈善於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是故大學篇至善其閫奥也愼獨其關鍵也家國天下其垣墉也而其所爲從入之門不過隨時精察而力行之久之而後豁然六通四闢焉故其大端曰三省而又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垢嗜欲思恥忿怒思患之四言者語

不越尋常、道不離日用、而升堂入室之階梯盡在於是、夫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脱令千百世而下、爲宗聖後者而遵此、是謂先子之家法。生宗聖里者而循此、是謂先民之遺蹤。治宗聖民者而推此、是謂明新之實用。庶幾哉、暗室屋漏、吾宗聖也。大庭廣衆、吾宗聖也。出王遊衍、食息起居、吾宗聖也。入斯門也、履斯堂也、即當時七十人所受授、夫嘗異是。自非然者、厲色而穢中、自欺而欺人、呻畢括帖以爲學、蕩閑弃軌以爲道、此胡可令吾夫子見也。而又何敢厭然於斯堂也。貢不敏、因紀其事而併及之。

國朝

曾子書院、略因萬歷之制、正殿五間、祀宗聖曾子像、配述聖、亞聖像。中懸

御書道傳一貫額、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世宗憲皇帝所

頒也。東西廡各三間、從祀與專廟同。忠恕樓三間、中供石刻三省遺像。儀門、大門各三間。道宗尼山、聖傳思孟坊二座。舊坊題三省一貫。

康熙五十六年、兗州府金一鳳作萬書院、見棟宇傾圮、坊廡後樓門垣僅存基址、慨議倡修。時觀察許公大定率屬捐貲修大殿、大門、垣墻。

捐修官題名

分巡濟甯管理通省河道兼督漕運山東按察司僉事許大定、兗州府知府金一鳳、滋陽縣知縣劉國英、曹州知州楊文乾、濟甯州知州趙之鶴、東平州知州李紀虞、曲阜縣知縣孔衍澤、甯陽縣知縣李廷銘、鄒縣知縣婁一均、泗水縣知縣李應蓮、滕縣知縣黃浚、嶧縣知縣楊仁迪、金鄉縣知縣王之錡、魚臺縣知縣蔡仕舢、單縣知縣王鑑、城武縣知縣陳嘉璧、定陶縣知縣盧生甫、鉅野縣知縣路四達、鄆城縣知縣張盛銘、汶上縣知縣閻元炅、東阿縣知縣鄭廷璉、平陰縣知縣顧彩、陽穀縣知縣王時來、壽張縣知縣滕永楨、郯城縣知縣魏敬勝、費縣知縣孫麟、臨清衛守備楊興陞、濟甯衛守備林柱、嘉祥縣知縣朱躬璧。

雍正十一年、六十七代翰博請於邑令李松、捐修兩

坊後樓故址、改建爲亭。

乾隆十六年、六十八代翰博捐修儀門一座。

乾隆三十七年兖沂曹道松齡、兖州府知府福森布集各屬捐項、重建兩廡、翻蓋大殿、改後亭爲忠恕樓。往者兩廡傾頹、從祀諸儒不獲妥侑。至是恢復舊制、從祀十儒設位東廡、而創修書院之田公及報功祠諸公均設位於西廡。按諸公雖有功林廟書院、以之古諸先儒廡祀之位、於禮未合。忠恕樓旋改名三省樓。

乾隆三十九年、仍以舊址建樓、額曰養志樓、增祀宗聖父母及夫人於中、移三省像碑於正殿之東夾室、奉二世祖元公及申公、華公、三世祖西公從祀先儒孟儀子襄之次。又增元公夫人及西公夫人主、祀於姑公羊夫人左右。

松齡重修宗聖書院碑記

曾子廟林在嘉祥城南四十里南武山下、相傳其左有書院廢址。前明萬歷間、邑令田公可貢以廟林距縣遠、學者罕得謁其下、迺移建書院於城中、更設像以祀焉。顧書院舊原在廟左、自系昔日彼都人士懷前徽而宛在、緬絕學之猶存、因相與求廟旁隙地、爲肄業之所、朝夕游息其間、以漸進乎斯道。自移以來、書院也而祠廟之、其名存而實廢也久矣。雖然、士生三代下、能有志於聖賢者有幾。無所景行、斯無所興起、故雖有良材、亦甘與朽株同棄。曾子林廟俱在斯邑、又祀像於城中之書院、俾履其地、登其堂者、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而俛仰徘徊、感慕奮發而不能自已、則田君之功、良未可泯。辛卯冬、余奉命觀察三郡、周歷所部、於凡先聖先賢祠墓次第展謁、而嘉邑宗聖林廟書院均漸就傾圮、爲愾然者久之。夫鄉里有善人、經其廬者猶將悉式而過之、矧以古今來天下通祀之大賢、顧於其俎豆絃歌之地、一任其頹廢而不修、非惟學士之羞、抑亦當事之責也。乃謀諸同志而自捐俸爲之倡、於是乎庀材鳩工、檢桷朽腐者易之、瓦甓損敝者增之。工竣、計費白鏹一千三百有奇、經始於壬辰春、落成於甲午秋、而博士毓埛請記於余。余惟曾子傳道之功侔於顏、孟、其功尤在大學一書、程、朱論之詳矣、何俟末學鋪張揚厲、

致貽孫明復腐詞懦筆之譏。且我
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
皇上擅千秋之道統、紹一貫之薪傳、凡我臣工、仰承
德意、舉廢墜而景前修、分內事也、又何煩詞費爲。獨
念書院之名實不符、余方欲於其側別拓數椽、以爲
講舍、既使名與實稱、且使曾氏之族及邑中子弟均
有賴焉、會以公事去、弗克就。爰舉斯役之緣起及迄
工歲月、俾勒諸石、以備稽考。而仍顏以書院舊名、用
存告朔餼羊之意。儻後之君子鑒此區區、踵事而竟
厥志焉、是則余之不敏所深幸而厚望者夫。是爲記。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嘉平月朔五日。

曾毓墀重修大學書院記

書院之由來、邑誌家乘載之詳、其創建重修俱刻碣、
無庸復贅。自乾隆壬辰修葺一次、後樓兩廡稍更舊
制、規模雖不能大備、而體制頗宏敞、程工亦完固、庶
幾免茂草城闕之感。癸丑秋、適不戒於回祿、墀時罹
誣、爲同邑革生楊翹所訟、咸以爲火於其黨。噫。烏焚
其巢與邑人三百斤無借、不俱論也。按書院之名、原
爲作養士類而設、宗聖書院則以時朔瞻拜起。後屢
次重修、皆自爲之、與邑人無涉。是修也、乃集林廟公
項及遠近族人樂輸、邑侯諸公亦各助金列名焉。今
年冬告成、家孝廉衍東自都旋、乞諸城協揆劉石庵
先生手書匾額。時嘉慶元年丙辰冬十月上澣記。

捐俸題名

前知嘉祥縣事今調壽光縣劉翰周、直隸豐潤縣
舉人前知嘉祥縣事今補博山縣祁恕士、山西壽
陽縣舉人知山東濟甯直隸州嘉祥縣事于襃文。
直隸天津縣舉人兗沂曹道松齡捐銀壹百。公字
茂如、滿洲正紅旗人。兗州府知府福森布、覺闓屬
共捐銀五百兩。滋陽縣知縣夏曉春、曲阜縣知縣
張萬貫、濟甯州知州藍應桂、金陽縣知縣王天秀、
署鄒縣知縣劉希謙、甯陽縣知縣郭撰、汶上縣知
縣徐湘、陽穀縣知縣張克紳、壽張縣知縣沈濟義、
魚臺縣知縣陳錫齡、滕縣知縣王會鐸、惲縣知縣
王澤定、泗水縣知縣陸源、嘉祥縣知縣謝文在、沂
州府知府行有倆暨屬捐銀貳百捌拾兩。蘭山縣

知縣陳應詔、莒州知州單志京、鄆城縣知縣彭時清、日照縣知縣楊志梁、蒙陰縣知縣王鎭、沂水縣知縣睦元炳、費縣知縣黃熙中。曹州府知府張金城、暨閤屬捐銀叄百五拾兩。荷澤縣知縣張東、單縣知縣栢臺、濮州知州潘相、曹縣知縣李孝洋、鄆城縣知縣莫元龍、城武縣知縣曾永清、鉅野縣知縣汪汝漸、朝城縣知縣逵廣赤、觀城縣知縣詹其淵、范縣知縣吳煥彩、定陶縣知縣岳昇。東昌府知府胡德琳、暨閤屬共捐銀捌拾兩。聊城縣知縣韓龍震、堂邑縣知縣湯桂、高唐州知州湯登泗、館陶縣知縣陳培敬、臨清州知州王溥、恩縣知縣黃栻、邱縣知縣李維垣、冠縣知縣趙王槐、清平縣知縣唐洪緒、博平縣知縣陳天民、夏津縣知縣范汝轍、城武縣知縣單璉、茌平縣知縣葉敏、莘縣知縣顧昌運。

右嘉祥大學書院

曾氏賜第在嘉祥城內南隅文廟迤西、地約計十餘畝、前界南城、後至東西大街、與縣治相對。明嘉靖十八年、世宗命山東巡按蔡經監修。後屢經續修、俱自出貲。大堂五間、中懸

御書省身念祖額。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

賜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尙浴匾也。抱厦三間、前坊一座、左右皆垂竹門。東西廂房各三間、大門三間、影壁一座。二門三間、左右二角門。門外東西房各三間。堂東書房迤聖居、西書房墨軒。左穿廊、右暖房、西南亭一座、堂後爲宅門、內宅。

馮嘉會曾氏賜第記

大明統一、聖賢尊崇。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及門高弟如顏、曾、願學孔子如孟氏、三賢後裔俱得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顏氏家曲阜、孔陵在焉。孟氏居鄒、曾氏居嘉祥、與闕里相望。不佞觀風齊魯、過聖賢之鄉、仰止高山、輒徘徊不能去。而曾翰博士以官廨落成、請記於不佞、是舉也、世宗肅皇帝特旨發帑爲治廨宇、使得比於顏、孟氏。煌煌盛典、事在簡冊、可考也。會曾氏中落、弗克就緒。今上御極之五年、承業始復

襲祖職、乃申前議、請之當事者而始臻厥成焉。今過其里者、皆知爲先賢之裔曾氏官廨也。夫人生爲大賢之後、又身荷聖朝崇榮、豈非希世殊遇、至不易得者哉。然正爲遭逢之不易、轉覺勝任之綦難也。其常家紹衍弓裘、卽爲不墜家聲、稱克肖矣。爲聖賢子孫、舉千古相傳道脈而委寄之、非凝神一志、力爲肩荷、何以光昭令德而稱神明之胄。今翰博公之請記也、倘亦穆然念及此乎。三省一貫、家學昭然、大學一書、精微具在。爲其後者、一注念而存矣。況堂構新成、履斯土、登斯堂、羹牆寤寐、不有如或見之者乎。蓋學道如治室然、不佞請不言官廨而言道、則志貴定也。居遠塵囂、壁立萬仞、是卽吾道之垣墉、趨貴一也。率由正路、嚴杜弊政、是卽吾道之門屏、識貴明也。巡稽遐覽、明目達聰、是卽吾道之窗牖、養貴粹也。宅心平坦、棲息中和、是卽吾道之堂奧、詣貴精也。游心滔藏、不媿屋漏、是卽吾道之密室、倘有殊乎。然此特言其精微耳。若論道之廣大、則渾忘畛域、剖破藩籬、曠然合千載爲同室、豁然聯六合爲一室、此又匠石之所不能材、而公輸無所用其功、區區官廨云乎哉。博士大雅君子也、倘因吾言探味之、庶幾不負朝廷崇儒重道至意、而先世大賢於此乎益光矣。故紀其事而併及之云。

右舊碑乃前明萬歷二十二年六十二代祖所立也。其後屢修廨宇、俱依舊規。乾隆丙寅、先嚴於家廟後創立草室七間、額曰歷軒。余自九齡失怙、中年承襲、每遇廟林書院祠宇凡有傾圮、則及時修葺。又復增建亭壇、祧祠並享殿石儀及故里神道亭碑。顧賜第年久未修、廬舍蕩然。且大堂作正午向、兼丙向、大二門竟向癸丁、已覺舛謬。况堂之中與大門東開相對、亦非衙門規制。因於數年之間、續購料物、今始落成。改抱廈爲穿堂、易前廳爲大堂、擴爲五間、改兩廂於前廳之前、並調正大門儀門。兹閱萬歷甲寅舊碑剝落、謹謄原文並碑眉、嘉靖上諭、重鐫以示後云。乾隆五十二年仲春月、六十九代翰博毓塼重刻並識。

右賜第

家廟在賜第璽軒以南、始建於明萬曆四十年。正殿五間、額曰影堂。大門三間、立匾曾氏中興祠。影壁一座。二門三間、東便門一座。

世爵應祀始封之祖、世世不祧。宗聖既有專廟、且通祀天下、不復祀於家廟。前明萬曆間、創建近祖之廟五間於賜第西偏、遵朱子家禮、五世並列之圖、中間祀始封世爵之五十九代祖考妣神主、南向不祧、祔以現在宗子之高曾祖禰四代神主、皆旁列、東西向。六十代以下祖考妣神主、設祧位於兩夾間。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宗子毓塤於近祖林內創建享殿石儀、復於賜第東偏建祠三間、奉藏歷代祖考妣祧主、移奉四親神主於影堂左右夾間、亦皆南向。此曾氏大宗之家廟也。小宗之支子孫、又自以始分支之祖別於其家立廟奉之。又遵照會典、改祧祠為夾室。

按會典內載品官家祠中三間為堂、奉高曾祖禰神主、南向。左右各一間、隔一牆為夾室。高祖以上則祧。昭祧者則祧於東夾室、穆祧者則祧於西夾室。遷室附廟、悉依昭穆之次。以伯叔子姪成人無後者及妻先歿者、皆有東西向。春秋祭祀、凡在廟子孫皆行禮。七品以上、籩四豆四、時祭代用以碗盤者聽之。

馬孟禎曾氏家廟記

宗聖曾子世居魯之南武城、即今之嘉祥也。西漢之末、曾子十五代嫡孫關內侯據、不仕新莽、挈眷南徙豫章之吉陽。三十九代耀公復遷永豐縣之木塘、而故里無象賢之裔、蒸嘗蓋寥寥矣。國朝景泰二年、召取三氏子孫、曾氏故弗及與。嘉靖丙戌、裔族共推曾子五十九代孫質粹來東祭掃宗聖廟墓、因援顏孟例上請。詎山左江右當事者互相推委、未獲據情上達。癸巳、恭逢世宗肅皇帝詔天下博求宗聖苗裔。時有吉水縣蘭溪同姓不宗之名遂者、冒充嫡派、妄希應詔。經江西道府究明奸偽、於是質粹乃得起送北歸。先以衣巾奉祀祠墓。己亥春、復荷特恩、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賜第撥戶給田、如顏孟例、以供祀典、蓋異數也。嘉靖庚□、質粹沒、子昊早亡、孫繼祖幼病目、丞豐龍潭之族乘機謀襲繼祖、具呈部科、蒙據情參奏、

世職仍歸質粹之後裔。再傳爲翰博承業君、始請重修官廨、建立家廟、舉先世所未備之典禮、悉修明之。奉質粹公偕楊夫人爲中興祖考妣、永不祧遷。公以下耐位序列於一堂、歲時修薦、而祖宗靈爽蓋有所憑依。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萬歷甲寅影堂落成、請記於余。余則有感於大賢之裔避亂遷徙、至今千餘年、而始得還其故里也。當族衆共舉時、江西永豐之派心懷觀望、皆憚遷徙。惟質粹公追念廟墓、留胞弟質清仍居木塘、守父墳塋、崎嶇羈旅、棄家北歸、闢草萊開堂構、以至其曾孫承業君、始增修其未備。非質粹公之賢、亦烏有今日哉。余謂宗聖之道與日月俱明、與江河俱流、饗在天下、典在秩宗、固不獨雲裔之專祀也。獨念曾氏世家武城、追從孔子、論道於洙泗。而後世子孫一旦播遷不常、幾委衣冠於草莽、則曾子在天之靈或有未安。若非國家重道崇儒、又何能自江西還故里而食先世之報哉。故特表之、以告其後裔、使駿奔此廟者仰視俯思、知先人之無忘列祖、有光締造、而聖朝致崇道化、表章明賢、冥前代所未有、何其茂明宗聖孝慈之訓、以無負寵光、則曾氏先德世世其靈承之。余故不辭而爲之記。萬歷甲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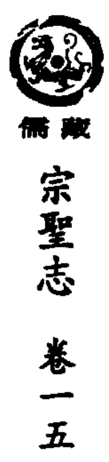
曾興烈重修家廟記

家廟始建於前明萬歷甲寅、我六十二代祖承業公疏請之

欽工也。計今二百餘年、風雨飄搖、凋殘過半。我嚴君裔麓公襲爵後、追遠報本、凡廟庭事、無不振興。乾隆戊午、呈請勅建祖廟、復懇邑令李公松募修書院、及水祭田、咨部撥還、蒸嘗攸賴。家廟工程卜吉興作、適逢

皇上臨雍、

詔取陪祀禮成、病歸、竟賚志終。嗚呼、我嚴君主鬯十年、百廢俱舉、允稱中興。獨此志未逮、興烈敢不竭力繼成哉。爰鳩工庀材、正殿五楹易其朽頹者、而葺補之。大門、戟門各三間、彩壁一座、重建而聿新焉。惟求堅固、不務華也。於是春露秋霜、既可展報享之誠、而朝風暮雨、亦可妥列祖之靈矣。敬勒片石、永垂奕禩。



非敢紀功，蓋欲後人知我先人之志而永興孝思也。是爲記。乾隆七年仲冬記。

右家廟

宗聖志卷十五

校記

①「懌縣」：當作「嶧縣」。

宗聖志卷十六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弟子第十四

孔曾新傳曰、恕曰忠。守其學者、皆爲儒宗。其或背之棄儒與戎纂弟子。

自太史公書創孔子弟子列傳、孔氏家語有弟子解、漢儒鄭康成氏因爲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凡所以重孔子也。四配既定、惟曾子弟子與孟比烈、顏思無聞焉。元吳萊氏有孟子弟子列傳三卷、而曾子之弟子不可以無考也。甄而錄之、凡十二人。

孔伋字子思。

孟子外書 孟子曰、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

古史列傳 孔子生鯉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

公明儀

禮記鄭玄註 公明儀、曾子弟子。

禮記祭義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禮記檀弓上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孔穎達禮祀疏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是也。

樂正子春

禮記鄭玄註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禮記檀弓上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禮記檀弓下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禮記祭義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

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沈猶行

趙岐孟子注 沈猶行、曾子弟子。

孟子離婁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陽膚

論語包咸注 陽膚、曾子弟子。

論語子張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公明高

孟子趙岐注 公明高、曾子弟子。

孟子萬章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子襄

孟子趙岐注 子襄、曾子弟子。

孟子公孫丑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單居離

大戴禮盧辯注 單居離、曾子弟子。

大戴禮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爲無咎則甯由已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大戴禮天圓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女。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淸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故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公明宣

說苑反質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原作叱叱、依羣書拾補改正。）未嘗至犬馬。宣說之。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怠惰、宣說之。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公孟子高

說苑修文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孟儀

說苑修文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慢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定安按、公孟子高、孟儀二人舊志及山東通志、兗州府濟甯州嘉祥縣各志並據說苑問答謂爲曾子弟子。惟州志云、公孟子高疑卽公明高、孟儀疑卽公明儀。古音明孟皆讀如盟如芒、長言之爲公明、短言之則爲孟。或又曰孟儀當是孟敬子之名、故事載論語、大同而小異也。然自宗聖立廟以來、二人崇祀兩廡、久載志乘、有其舉之、實莫敢廢。因依舊志列入、此外又增善於禮爲門人者一人、嘗學於門已而與絕者一人。

檀弓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禮記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定安按、致堂說王伯厚困學紀聞取之、檀弓篇多言變禮、與曾子問相近。

吳起

史記吳起列傳　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衞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衞。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衞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衞。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是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

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定安按、吳起師事曾子、或以爲曾申、非宗聖也。

宗聖志卷十六

宗聖志卷十七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私淑第十五

曾子大孝、道晦千載。迄宋而昌、學統斯在。濂洛大儒、是模是楷。先聖同揆、後賢奚待。纂私淑。

自宋儒道學興、謂孔子之道曾子獨得其宗、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焉。自斯以後、私淑曾子者未易更僕數也。茲擇其精粹者著於篇。

後漢書延篤傳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敘回參之意。蓋以仁與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

趙岐孟子章指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趙岐孟子章指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徐幹中論智行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藝文類聚晉殷褒書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

隋劉炫古文孝經述義孝已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蒸藜不熟而去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

唐太子宏請樹闕里碑表想仁孝於顏曾、殊深景慕。

韓愈送王塤序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子之傳得其宗。

李翺復性書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結纓、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

之死，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

唐文粹李觀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及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之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値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過天下，仕爵不終，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行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聽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程子曰、孔子之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傳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曾子、子思皆其學也。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爲貴也。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意。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於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張載西銘、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尹焞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以一貫、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謝良佐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張九成中興藝文志孝經解、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楊時曰、孔子歿後、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劉子翬曾子論、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

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聾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醫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祕、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敬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詣、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慕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忖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因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劉子翬元晦字詞、木晦於根、春容榮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

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翙翙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眞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日合矣、宣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懔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朱子全書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終不及曾子。今人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但曾子平日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不宏毅、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緣資質剛毅、先自把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曾子魯拙、既有所得、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襍。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書劉子澄編曾子後 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得聞乎一貫。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所以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有深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疏、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語類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處甚高、做處却又欠闕。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 跋趙景元簡 六經紀載聖人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視之、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

此而不亂哉。〔答陸象山書〕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且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高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語類〕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論士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宏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見他毅處。〔復齋記〕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答陳同甫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論考禮綱領〕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處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面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中庸集解序〕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西山李公墓表〕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呂祖謙東萊語錄易簀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曾子以戰陣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以爲孝也。　夫子之門、自有相法。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爲動容貌之論。　顏子之後至不爲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

陸九淵象山語錄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

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　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　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子夏、子張之徒、外面一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黃榦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純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乎天理之本然哉。

真德秀大學衍義　韓愈言、聖賢所以相傳者、果何道耶。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

西山語錄　進道之功、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勵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啟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　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不勇之非孝也。

黃氏日抄　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宏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　或問、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

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嘗稱其彊識好古其視以魯得之者蓋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德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學者。

羅泌路史發揮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弟乃章。奇有吉、參有晳、而後孝之名始著。

宋文鑑范育呂和叔墓表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

宋史儒林劉淸之傳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於容貌詞氣、顏子用力於視聽言動、方爲善學。

邵以仁闕里聖蹟殿記孔子得統於堯舜、以心也。顏之克復、曾之忠恕、子思之愼獨、孟子之求放心、皆是也。

陳善捫蝨新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時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傳法偈也。

劉達可待問會元粵自周道湮微、正理晦蝕、洙泗聖人抽關啟鑰而發其秘、是蓋吾道之一元也。兩楹既奠、木鐸不傳、摳趨問答之詞、羣弟子記之而爲論語。道德性命之蘊、子思子述之而爲中庸。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遺法、則曾子之得於見知者也。繹七篇之格言而紹杏壇之遺脈、則孟子之得於聞知者也。　夫子設教洙泗、一時門人餐和飮德、不爲不多、僅有顏曾二子見道親切、如愚之賢、曰唯之妙、皆神

領意會聖人之道而去其口耳之習是以其傳愈不失其眞周公之後道散而不傳於是後數百年而道之的歸於孔子孔子之爲的者何學也亦曰中而已故曾子得之而爲忠恕子思得之而爲中庸曾子子思於是有破的之功而琴張曾皙牧皮則睨乎的之偏者也　無邪一語詩之符印寂感一機易之堂奧胷中之收斂者霜降而水涸紙上之土苴者魚得而筌忘甯爲參之一唯不願爲賜之多聞矣蓋發於憤悱者其見必卓聞之冥冥者其詣必至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孔門善學獨稱顏曾傳道獨稱曾參一則以愚得之一則以魯得之甚矣學之深造自得正不在口耳間也

張頴關里中庸精舍記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已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

金履祥曰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沒已有喪予之嘆後六七年反魯答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爲好學且有今也則亡未聞好學之說然則曾子非耶蓋曾子之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其齒最在諸弟子之後當孔子對哀公之時方二十有二耳下逮孔子歿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乎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尙論其世又欲考其時以知其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喻之可謂切矣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

薛瑄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

朱濂曰、曾子書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其書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云、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有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其大勇矣乎。

陳龍正學言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劉宗周論語學案　曾子學問都從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

高攀龍會語　曾子當啟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爲本四字。

鄒守益論學書　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脱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脱化得魯、故卒傳其道。子貢不能脱化得敏、故終止於器。

鄒善曰　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即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

熊賜履學統正統　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眞積力久、其卒得聖人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弘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思、因以授之

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修、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即吾儒亦有顏子黙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方苞望溪文集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不能也。人之行遭變而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 曾子傳大學揭愼獨之義、俾學者隨事逐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日三省吾身、即愼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

盧文弨大戴禮跋大戴禮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後、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涙之盈眥也。

宗聖志卷十七

宗聖志卷十八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贊頌第十六

詩有頌體，史載贊辭。秩秩宗聖，百世所師。彙贊頌。

漢

武梁祠畫像贊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早來方，後世凱示，以正撫綱。

〔山左金石志〕著早來方，早字舊釋爲灵，黃易云：以灵爲靈，後人俗體，而曾子之孝亦不必言著靈玩。其筆法當是早字。著早者，著曾子之孝名也。此說較長。口口撫綱，撫即模字。說文云：無，或說規模字。是模可作無，此又加木旁。

定安按：撫綱上二字，據濟甯州志補之。

張衡思玄賦

嘉曾子之躬耕兮，慕歷阪之嶔崟。

唐

蘇頲曾子贊元宗開元八年勅撰

百行之極，三才以敎，聖人敘經，曾子知孝。全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傚。山東通志、兖州府志。

宋

眞宗勅撰曾參贊時廷臣奉勅分撰七十二弟子贊。

聖人之道，以一貫之，允矣子輿，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張齊賢宗聖贊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受旨，終身拳拳，封崇飭贈，永耀青編。闕里志稱眞宗勅撰，舊志謂是小像贊，非也。

高宗御製宗聖像贊紹興十四年李龍眠畫像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敎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門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郕伯。

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型。金石萃編

理宗題道統宗聖贊 紹定三年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爲德先、祿仕不忍。聖德正傳、意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省。仝上

明

陳龍正宗聖頌 龍正嘉善人吏部進士

卓爾已亡、曾者顯絕。一呼一唯、如響借徹。惟子最少、於道孤傳。坤以立誠、乃達乎乾元。

志學踰幾、篤行非久。迺質迺志、敦艮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緜茲積累、乃靡雜靡窮。

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靈雨、時無定遘。或化其苗、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工之茂。

上承大道、克毅克宏。亦風亦詠、出於淵冰。立教罔疏、日開思孟之朋。何率非愼、何覺非凝。

好學永歎、蓋未得子。及既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默、聖學存矣。謂如果亡、良知孰起。舊志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曾子贊 鳳梧山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馮集軒濟南金石志

周丕顯宗聖頌 丕顯嘉善孝廉

知識緐爭、民生非嬰。斯文未喪、愚沒爵屏。淵深源清、冰泮履亨。維彼爵者、天亶聰明。

省忠省信、與習俱傳。此呼彼唯、問答歷然。由斯以往、非言所詮。啟手以後、一貫以前。

進取不爲作述、似異孟也。探源獨表、養志戰兢、精微、通乎詠歸、即誠得樂、充實而輝。

陋巷洋洋、爲邦孔臧。格致誠正、治平亦彰。乃體乃用、內聖外王。啟中和之緒、發仁義之藏。誰曰聖學云亡。舊志

呂元善宗聖像贊 元善山東布政司理問

天啓儒統、時方丙申。毓靈南武、文在斯人。身大惟本、經創自親。郕國宗聖、千秋萬春。舊志

日三其省、指十戒手。何以完孝、大杖則走。曾從後賢、登臺步囿、謂棗與瓜、昔副親口。

又孔曾授受贊

惟歲淵獻、哀紀之五、纔二八齡、遠師適楚、純固性成、實資於魯、唯醒一聲、貧甘三釜、學大以人、撰垂侍坐、晤對傳心、不隔今古。

又曾思授受贊

得師之教、能令弟酬、步祖之武、能作孫謀、有會之實、成思之快、匪悟庸深、何知學大。舊志

張居仁宗聖像贊 居仁山東城武知縣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魯哉參也、誠以自持、一趨一步、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呂維祺宗聖像贊 維祺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載及門、傳師最要、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垂經以得、學即會心、亦憑手撰。舊志

國朝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摹搨、頒發

直省、宗聖曾子贊云、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乾隆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四賢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亹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闢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宗聖曾子贊

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

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右宗聖贊頌

宋

高宗萊蕪侯贊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歌詠至敎。師故與之、和悅宜召。舊志紹興十四年

丁謂萊蕪侯像贊眞宗祥符二年勅撰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舞雩、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舊志

明

呂元善萊蕪侯像贊

道統從來、必有原始。勅子童年、遠從孔子。鏗爾之音、擊磬同旨。杖學推大、棗養推嗜。聖經孝經、萬古賴此。宗聖有父、尼山有弟。舊志

呂一經萊蕪侯像贊

殳子孝養、養祗一嗜。惟問有餘、便及萬世。侍坐成經、言滿天地。侯貽萊蕪、棗瓜根蒂。舊志

呂純如萊蕪侯像贊純如山東巡撫都御史

手執一卷、豈其夏時。何暮春者、能浴乎沂。子放不受、周正之羈。乃曰吾與、夫子知之。晴雲自卷、獨鳥高飛。大手難畫、誰畫於斯。

呂大器萊蕪侯像贊大器吏部稽勳司主事

世仕三桓、身獨儻蕩。其天至閒、與雲俱放。耘綠臺邊、浴春沂上。有子傳宗、百代所讓。舊志

右萊蕪侯贊

明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子思子贊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託。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言、示我先覺。濟南金石志嘉靖元年刻石。舊志稱東配子思子贊、慎獨之言作訓、皆誤。

呂元善子思子贊

聖持祖述、貽厥孫謀。中庸民鮮、獨開千秋。安非魯繆、尊豈文侯。書臺雲日、古到今留。舊志

呂維祺子思子贊

欲人知性、貫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梁講重雲、宋鍾進士。大綱節目、學與庸契。舊志

陳鳳梧聖賢道統贊孟子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端謬謬。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濟南金石志、嘉靖元年。舊志稱西配孟子贊、正端謬謬、端、舊志作論、亦誤。

呂元善孟子贊

戰國兵爭、力倘仁義。目無齊梁、舌劍說士。位遜當時、道存天地。浩然世宗、能死王事。舊志

呂維祺孟子贊

學惟兼識、幽沈明朗。知性知天、事親事長。本末聯貫、爨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道喪。舊志

右配享贊

明

呂元善陽膚贊

貫索在天、刑書在手。天與水違、雷居火後。有宅惟公、無情嗜口。一勿垂規、拯散之久。舊志

彭化鳳陽膚贊　化鳳山東布政司照磨

皇王之佐、賢哲之資。臨民從政、好問隆師。惆刑惆世、與時相宜。古猶難得、人豈易爲。舊志

陳瑛樂正子春贊　瑛山東提學道副使

曾孝能通、孔經斯授。先後相傳、法門已啓。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卓哉夫子、允矣仁人。舊志

呂元善樂正子春贊

疇不親生、人人有孝。惟孝在人、心傳匪教。樂正所得、曾子之心。傳來一脈、千古到今。舊志

又公明儀贊

即親即師、誰子能我。周旦公儀、曾云兩個。能自得之、便不挫過。何地何人、總由人做。舊志

呂黃鍾公明儀贊　黃鍾山東魚臺縣知縣

匡時之志、冠世之雄。篤信好學、垂憫民窮。敦敘友情、諮詢孝道。懿行長存、嘉言不老。舊志

錢士完沈猶行贊　士完山東巡撫都御史

曩者從師、於焉取正。審擇其人、備考其行。心有所得、言斯以宣。匪造高遠、豈知聖賢。舊志

呂元善沈猶行贊

思出曾門、授受協契。師道臣道、各極其至。去非無恩、住尤存義。於師臣間、寓沈猶氏。舊志

又公明高贊

孝子傳經，厥有高弟。云何長息，疑孝於帝。高知舜情，孟識高意。惟賢印賢，千古一契。舊志

呂新周公明高贊 新周，山東莒州知州

觀海知大，登山知高。不見曾參，不識舜號。彼務力行，此以心契。著論片言，儀型百世。舊志

賀萬祚單居離贊 萬祚，山東提學道副使

精窮天道，極究人倫。不涉浮誕，不離本真。正蒙繼纂，經世續陳。但言不朽，終古維新。舊志

呂元善單居離贊

天人之際，究淵探微。一真是握，匪浮可期。孔編周學，曾義見兹。更有單子，其殆庶幾。舊志

又公明宣贊

凡今之學，繙誦有聲。且復嗤彼，壇坫迫人。立言垂後，惟德是馨。曾門入德，而有此生。舊志

王振熙公明宣贊 振熙，山東奉邱縣知縣

弗尚誦讀，務臻實德。遊於教壇，優於道域。匪言啟迪，曷識躬行。得名當世，依式後生。舊志

呂化舜公孟子高贊 化舜，戶部貴州司員外

純必別僞，外自內閑。人役斯戒，人師可攀。子莫知禮，子若是班。慨爾贊大學道蹶茎。舊志

呂元善公孟子高贊

惟克尚純，何外不內。人師人役，誰賤誰貴。斯實在我，古賢疇對。廡祀崇祠，千春莫配。舊志

又孟儀贊

嗟此三禮，行貴得人。人誰受禮，君子惟勤。訓垂往古，愧當吾身。學元有等，得有淺深。舊志

靳於中孟儀贊 於中，山東督糧道參政

三儀之禮，人豈易知。必得君子，不與有司。聖賢之訓，因才而施。教不躐等，況復順辭。舊志

呂元善子襄贊

學固貴勇，勇亦有道。氣伸自我，直爲勇要。訣爲自反，兩言典誥。不見子襄，勝場未到。舊志

耿啟子襄贊 啟，山東嘉祥縣知縣

但言大勇，肇自宣尼。以直自反，施無不宜。聖賢垂教，能者從之。聞乎斯語，人也可知。舊志

右從祀贊

明

王宇曾元贊 宇，山東提學道僉事。

易簀之命、武王之心、卑志之説、伯牙之音。順承嚴父、逆料㫋君。庶乎克肖、宜哉有聞。舊志

呂元善曾元贊

萊蕪闕孫、宗聖冢嫡。於孟志養、於禮志簀。生死之際、可悲可憶。轉令後來、孝思追則。舊志

又曾華贊

父也命子、何疏何親。推枕相向、三人宜均。嗜餌之戒、胡獨語君。抑箴所短、家教攸欽。舊志

王思任曾華贊 思任，山東布政司照磨。

蘭蕙之室、可以就之。鮑魚之肆、可以去之。愼厥所與、毋爲詭隨。當其顚沛、受乃遺辭。舊志

吳邦相曾申贊 邦相，山東兗西道參政。

精通變禮、審擇安身。善於問對、明乎屈伸。兼得友資、不負庭訓。每服嘉言、思攀令聞。舊志

呂元善曾申贊

侍疾於親、欲哭未哭。適與而兄、坐當其足。啟予之示、尊足允篤。世當念此、莫踐非闕。舊志

又曾西贊

孔曰如仁、鄒論推重。何不春秋、高國與共。家學傳來、治平有統。宜乎先生、不爲管仲。舊志

呂純良曾西贊

克承祖訓、聖門之徒。推尊子路、羞比夷吾。惟範馳驅、不事詭遇。氣節廉稜、聞風悚懼。舊志

右賢肩贊

宗聖志卷十八

宗聖志卷十九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旁裔第十七上

曾出曾國、漢末南遷。式微千載、幾絕而延。南豐望族、閥閱始傳。載稽往牒、厥緒綿綿。纂旁裔。

周

曾天 左傳昭公元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

曾阜 左傳昭公元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唐

曾芳 廖用賢尚友錄 芳爲程鄉令、因民苦瘴、以藥濟之。求者接踵、乃以囊藥置井中、令民汲水飲之而疾愈。後人名其井爲曾井。宋仁宗賜飛白書曾氏忠孝泉五大字。

曾延構 武城家乘 延構、迪功郎。

曾禮 武城家乘 禮、吉州司戶。

曾沖修 武城家乘 沖修、奉議大夫。

後梁

曾文迪 尚友錄 文迪、雩都人。天文讖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之丘、謂其徒曰、死葬我於此。卒葬其地。後其徒在豫章、忽見之、駭然而歸、啟其墳墓視之、乃空棺也。人以爲尸解云。

後周

曾崇範 尚友錄 崇範、廬陵人。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唐刺史賈皓就進取之、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何估值以償邪。召授太子洗馬、遷東宮使。

宋

曾文照 尚友錄 文照七歲應南唐童子科、擢第三。

江南平、爲丞城令、上疏論邑利害、免挽船戸力、歲省萬計、遷蒙城令、蝗不入境、官終大理司直。

曾致堯　（宋史）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可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郡、命張齊賢爲涇原邠甯環慶等州經略使、選致堯爲判官。仍遷戸部員外郎、抗疏狂躁、黜爲黃州刺史、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俸、降掌昇州推酤、轉戸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曾會　（一統志）會字宗元、晉江人。端拱二年進士第二人、授光祿寺丞、直史館。祥符末出爲兩浙轉運使、丁謂建錢塘捍江之役、發卒萬餘、傾蕩山谷、中外無敢言者、會奏列其狀、有旨中罷。凡出入四十餘年、歷典七郡。（泉州府志）會官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子公度、公亮。

曾乾度　（萬姓統譜）乾度宣化三年進士、兩任推官、三爲縣、五典州、以太常少卿致仕、率諸生興學校、敎以孝弟、幅巾徜徉、縉紳榮之。

曾易占　（何友錄）易占字不疑、始監眞州御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知泰州如皋、信州玉山四縣、皆有政績、後以子拜相、追封魯國公。子三人、鞏、布、肇。

曾奉先　（萬姓統譜）奉先字紹宗、篤志力學、登進士、判羅源簿、有清名、歐陽文忠公推重之、歷賀州法曹。

曾朝陽　（萬姓統譜）朝陽、永豐人、慶歷間登第、爲石首令、寬其賦稅。改忠州從事、敎民從事文學、有文集二十卷、弟匪陽、亦同登第、爲南安主簿。邑有寇、獨力擒之、辭賞不受、改龍南令、設學以敎其子弟。後移至玉山、朝陽子元中、大觀間登第、屢官廣州敎授、所著有春秋歷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門人私謚文節先生。

曾準　（萬姓統譜）準字子中、贛州人。嘉祐間進士、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風反滅火、復通判臨江、明慎刑獄、芝草生圜扉。或勸以獻、準抑之。長子楙、少穎悟、官至吏部尚書。

曾公亮　（宋史）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稅。久之爲國子監直講、屢轉爲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復入爲翰林學士。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熙甯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哭臨、輟朝二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曾孝寬　（宋史）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屢擢拜樞密直學士、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

曾孝廣　（宋史）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屢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貲、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大觀中、忤時相、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

曾孝蘊　（宋史）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羅事、屢轉至戶部侍郎、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人侍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杭已破、孝蘊克復、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曾鞏　（宋史）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徙明、亳、滄三州、過闕、神宗留判三班院、加史館修撰、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曾布　〔宋史〕布字子宣，南豐人，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甯二年，徙開封，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布欲堅神宗意，不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政，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惠卿以爲沮新法，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甯，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徽宗立，拜右僕射。崇甯初，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令開封，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趙諗，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於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曾肇　〔宋史〕肇字子開，舉進士，擢崇文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會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天聖七年②，屢遷至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江甯府。帝親政，趣入對，出知瀛州。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已而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甯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官至左諫議大夫。

曾叔卿　〔宋史〕叔卿，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甯中卒。

曾旼　〔文獻通考〕丹陽類稿十卷，宋曾旼撰。元豐中，

畋守官潤州、因采各家詩集、始自東漢、終於南唐、凡得詩歌賦贊五百餘首。

曾季貍　文獻通考　曾季貍裘父著艇齋詩話。

曾紘　宋史藝文志　曾紘續江西派詩集二卷。

曾思　文獻通考　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內有曾紘、曾思父子詩。

曾孝純　泉州府志　孝純字君施、公亮卒、詔蔭孝純爲殿中丞、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中擢太常、執政沮之、遂杜門不仕。

曾紆　尙友錄　紆布第四子、工詩詞、材高識明、博極書史、以文章翰墨風流蘊藉、爲時名人、官至大中大夫。

曾誕　宋史鄒浩傳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鄒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諍臣論、誕仕亦不顯。

曾懋（一作楙）　萬姓統譜　懋字叔夏、準長子、少穎悟、落筆驚流輩、登元符三年進士、知興化、拒楚命、表高宗勸進、扈從隆祐孟太后至虔、軍民偶忿爭、賴以撫定。累官吏部尙書、著內外制十卷、東宮日記十卷。

曾肅　萬姓統譜　肅太和人、居父喪、廬墓數年、有慈烏來巢、人以爲孝所感、子安止登科、爲彭澤令、掛冠歸隱、安中未冠登第、上書言時政、入黨籍、安强爲進士、提舉成都路常平、嘗葬暴露不葬者三千餘柩。

曾有開　萬姓統譜　有開知衢州時、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具奏乞錮其息。

曾升　福州府志　升字孟高、福州人、入粟補吏、靖康中、金騎犯邊、升被檄部士卒戍楚州、至昭信縣、適遇金人、與戰、死於陣。

曾光庭　萬姓統譜　光庭吉水人、仕爲永州東安簿、靖康之難、勸兵勤王、會徽欽北狩、列表勸進、高宗立、光庭不願受賞。

曾開　宋史　開字天游、崇甯開登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權中書舍人、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甯監鹽井、召還、欽宗卽位、知穎昌府、兼京西安

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旋召爲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黄達如擢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

曾幾 宋史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案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久之、爲應天府少尹。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復爲廣西運判、固辭③。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黄巖令受賄、幾詰其罪、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授秘書少監、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命權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人以爲榮。孝宗受禪、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曾諝 宋史 金人犯永興、攻陷城東南隅、判官曾諝死之。

曾忠 宋史 忠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内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逮捕、辭氣不屈、左右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金人去、忠弟朝散郎恳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忞、子宏、兄子宬皆將仕郎、宿後仕至南安軍。忠從弟悟。

曾悟 宋史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嫚罵、衆刃劘之、妻孥同日遇害、年三十三。

曾孝序 宋史 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闕、蔡京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悞軍期、竄嶺表。遇赦量

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移知靑州。高宗卽位、召赴行在。旣而靑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爲亂。將官王定兵失利。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斬關入、與其子宣敎郞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祿大夫、諡威愍。子訏、承議郞。

曾覿 宋史 覿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自武翼郞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言待之不可無節。度除權知閤門事。劉度奪言職、未幾以覿爲文州刺史。乾道中、慶充賀金國使。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擧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觀使。疽發於背卒。

曾三復 宋史 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郞、兼權刑部侍郞。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

曾從龍 宋史 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郞、左司郞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開禧閒、勾外知信州。召權禮部侍郞、兼中書舍人。改參知政事。胡榘嫉言者劾罷。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詔幷領督府。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仕。

曾三聘 宋史 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遷祕書郞。甯宗立、兼考功郞。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嘉熙閒、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曾侒 萬姓統譜 侒字彥思。紹興三十二年、以大理

寺丞出知袁州、一意爲民。隆興初元、有旨江西和糴百萬、轉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袁亦在數。伋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以聞、乞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是邦得免和糴、自伋始。

曾項　萬姓統譜、項紹興中宰常熟、王伯剛稱其知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吏若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云。

曾集　萬姓統譜、集紹興閒知南康軍、勤理庶務、首慕先賢劉渙之爲人、修其墓亭、礱石以培其封、劃公田以奉其祀。朱熹稱其有尊賢尚德之心。

曾恬　泉州府志、恬字天隱、公亮曾孫。少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大宗正丞。秦檜當國、恬自守不爲諂求、外祠得主管台州。

曾慥　文獻通考、皇宋詩選五十七卷、曾慥端伯編。慥魯公裔孫、守贛川、帥荊渚日、選本朝自寇萊公以次至僧連本從王旁、二百餘家。詩序云、博採旁搜、尤取穎秀、悉表而出焉。慥官至少府卿。泉州府志、慥字端伯、懷之從兄。初爲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博學能詩、號至游居士。

曾懷　泉州府志、懷字欽道、孝寬曾孫。建炎初、知眞州、訓習民兵、有紀律。乾道初、擢戶部侍郎、進權尚書、知婺州。甫三月、召還、賜同進士出身、參知政事、代梁克家爲右丞相、封魯國。淳熙初、臺官因言事中懷、懷遂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未幾、復相、以疾請罷、卒。

曾植　泉州府志、植字子直、晉江人。太學上舍生。孝宗登極、賜釋褐、累遷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會大理丞闕、上命補之。尋出知南劍州、陛辭、奏言三事、上大悅。知湖州、卒。

曾滂　萬姓統譜、滂字孟博、臨川人。爲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德章師復齋始。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

曾三英　尚友錄、三英嘗考究三國六朝攻守事蹟、著南北邊籌十八篇、又著蒙史。

曾丰　萬姓統譜、丰樂安人也。宋乾道五年進士。以文章鳴。晚年恬於仕進、築室曰樽齋、四方求詩文

者座常滿、有緣督集行於世。仕至太守。何塘穀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傀、不歐不蘇斯文之脈、外容萬象中無一物。世以爲名言。

曾祕（泉州府志）祕字泰之、同安人、與朱文公友善。乾道五年進士、薦爲國子監丞、知惠州。後知漳州卒。

曾興宗（萬姓統譜）興宗字光祖、甯都人、篤志爲己之學、自號唯庵、冠婚喪祭一用古禮、朱熹嘗稱之。僞學之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孫原一、原鄜、俱博學工詩。

曾極（萬姓統譜）極字景德、滂子、志氣豪放、聲名四起、朱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深期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唐趙公相與賡酬最多。嘗以詩語涉謗訕、得罪、謫道州、卒於其所。李公心傳爲言、曾極久斥可念、孝宗曰、非爲江湖集耶。後有旨歸葬。所爲文有春陵小集、金陵百詠。

曾漸（萬姓統譜）漸南城人、紹熙中進士、官至工部侍郎。立朝有風節、卒贈少師、謚文莊。

曾用虎（泉州府志）用虎字君遇、從龍之弟。以兄任、歷官興化軍、蠲租鋤盜、三年大治。陳韡帥江右、請自代、除府事、改江西提刑、累遷工部郎中、以華文閣帥廣西、至鎮數月罷卒。

曾治鳳（泉州府志）治鳳字君儀、從龍季弟。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刑、知袁州。復直煥章閣、帥廣東、寇發、循惠閩郡請兵捕追、不從、決計論降之。端平二年、進直徽猷閣、改知建甯、會戍卒挺亂、薄廣城、時已解印、引咎丐罷。

曾噩（萬姓統譜）噩字噩甫、閩縣人。學問淹貫、文章簡古。慶元中尉上高、有聲、後陞廣東漕使。

曾守約（萬姓統譜）守約大庾人、以鄉舉充郡學正、行義著稱。郡守李大正爲書魯齋二字、并記以詩。左史劉公黻爲著魯齋銘、有忠爲德基孝爲行本之辭。

曾和應（萬姓統譜）和應字賢叔、隱居梅嶺之陰、清苦好吟、八十不倦、黃秋巖喜其得情性之正、選而集之、名梅溪四體。盧陵趙青山諸老多有品題、梓

行於世。

曾松　（萬姓統譜）松字堅伯，章貢人，幾之從孫。仕至江西帥參。松敬賢樂善，居官以才廉稱。嘉定中，寓居建陽縣，縣東北有竹原山，劉勉之舊隱，朱熹問道之所也。松慨想陳迹，作樂斯庵於其傍，友人黄幹記之。

曾原一　（萬姓統譜）原一字子實，與宗孫紹定四年領鄉薦，與從弟東湖書院山長原郕師吉安盧陵楊伯子，俱博學工詩。紹定庚寅，避亂鍾陵，從戴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寇至，原一偕其叔益之傾貲產，募丁壯，築城垣，爲保障。寇知有備，不敢犯，民多德之。著有選詩衍義、倉山詩集。

曾淵　（萬姓統譜）淵字廣微，南豐人。景定間知新昌，有詩聲，且優於政。嘗修大成殿，終於安南。

曾子長　（萬姓統譜）子長咸淳末知淳安縣，清慎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後以譏籍其家，惟故書敗絮而已。君子惜之。

曾民瞻　（尙友錄）民瞻南昌尉，通天文之學，以晷漏差訛，遂更用。其法箭傍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晨，夜司更，則鳴鉦以告。自謂古人之所未至。

曾造　（萬姓統譜）造南豐人，文肅公元孫。知翁源縣，以化民成俗爲急務，籍官田之入以養士，於是文化大興，邑人士相與祠於學。

曾如驥　（萬姓統譜）如驥字德清，泰和人。判邵州，元官入城，貸吏諫曰：曷不壺漿以迎？曾陽諾，退書舍生取義於壁，登於城，投濱江死。事聞，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立廟祀之。（一統志）曾如驥泰和人，寶慶僉判。元兵徇寶慶，遣弟如龍歸曰：吾既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驅家口七人赴濱水同死，謚忠愍。

曾埧　（萬姓統譜）埧瑞州録事參軍，以郡命賑濟饑民。値元兵至，被擒，誘之以利，不從，且詈之，遂死。贈秩官其一子。

曾逢龍　（一統志）曾逢龍字槐甫，甯都人。開慶進士。咸淳末爲新會令，以節槩自許，政務化民，有古循

艮風景炎初元呂師夔攻廣州通判李性道以城降制置使趙溍舉逢龍爲紹州判將兵與熊飛合攻廣州殺性道師夔復破南雄溍遣逢龍往救力戰敗績正衣冠自經死。

曾柏　一統志曾柏字崇介甯都人事親盡孝里人至今稱曾孝子。

曾可立　一統志曾可立豐城人知永明縣之任日單騎至道或問故可立曰吾不忍以迎送驛騷吾父老子弟也迨受事一意與民休息裁冗兵汰浮糧民稱爲曾母。

曾士揚　一統志士揚粤西蒼梧人性聰穎少舉於鄉潛心程朱之學訓迪後進孑然有規矩雖燕居必盛服端坐隆冬酷暑手不停披郡邑乘多其手輯。

元

曾沖子　江西通志沖子字聖和丞相趙葵宣撫江東西辟佐吉州節制司至元二十四年程鉅夫奉詔求賢以沖子應授福建提刑司僉事時閩部遠且險吏乘爲奸民迫爲亂沖子行部譬諭感切民畏而懷之以奉議大夫致仕。

曾詠　江西通志詠字師點樂安人性孝友至元丁丑母因避地得病舁歸値大兵至恣殺掠詠乞以身代母死軍憐得免。

曾貫　江西通志貫字傳道泰和人紹興照磨監州辟禦龍泉寇戰於觀背死之所著有周易變通四書類辯學庸標著行於世。

曾德　元史孝友傳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攜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萬姓統譜略同。

附武城家乘　吉安九邑人文

宋

曾霸修　進士金陵太守。

曾晞　進士吏科都給事。

曾仲安　進士廣東儒學提舉。

曾德卿 進士、翰林侍讀。
曾光遠 宿司儀曹。
曾彦圭 中散大夫。
曾光宗 進士、萊陽縣令。
曾大有 進士、常山縣令。
曾謀 進士、河南府通判。
曾光庭 舉人、陵零知縣。④
曾宏廸 兵部侍郎。
曾先之 進士、翰林院修撰。
曾嘉 江西運幹。
曾苹孚 進士、全州司理參軍。
曾令休 解元、進士、翰林學士。
曾栈 進士、吏部侍郎、贈尚書。
曾蕺 進士、禮部侍郎。
曾克賢 禮科給事。
曾巨卿 孝廉、封奉政大夫。
曾彦明 進士、大理寺丞。
曾以德 輿邑營守備。

曾穀 大理丞。
曾肅温 孝子、贈御史。
曾贇 金陵刺史。
曾延謙 國子祭酒。
曾澄江 進士、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
曾存主 贈奉政大夫。
曾望宏 封中憲大夫。
曾艮儒 永豐縣令。
曾季求 團練使。
曾應龍 進士、著作郎。
曾三異 彬 仔 舜和 安辭 五人俱進士。
元
曾渠 奉議大夫。
曾主 海北帥府武略將軍。
曾季淵 祕書郎。
曾瑞可 贑州教授。

宗聖志卷十九

校記

①四：疑當作「二」。

②天聖：當作「元祐」，見《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附《曾肇傳》。

③七年：按此句有脱文。《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作「僑居上饒七年」。

④舉人：疑誤。按，宋代科舉無此科目。陵零：當作「零陵」。

宗聖志卷二十

湘鄉曾國荃重修

東湖王定安編輯

旁裔第十七下

明

曾鼎　明史錢瑛傳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懷可，父思立，並有學行。元末，鼎奉母避賊，母被執，鼎跪泣求代。賊怒將殺母，鼎號呼，以身翼蔽，傷頂肩及足。賊魁憫之，攜其母子入營療治，獲愈。行省聞其賢，辟爲濂溪書院山長。洪武三年，知縣郝思讓辟教社學，居久之卒。鼎好學能詩，兼工八分及邵子數學。江西通志源友，泰和人，任石城訓導。元季紅巾賊掠縣，源友負母出走，遇寇欲劫之去，源友跪陳母老，寇怒，欲害其母，源友以身蔽母，寇連刃之，幾死。適寇帥踵至，憫其孝，傅善藥得免。歸，母卒，哀毀廬墓。有司具實以聞，爲立孝子亭於墓所。江西通志與明史略同，源友應是元友之訛。

曾萬中　明史花雲傳劉齊以江西行省參政守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陳友諒兵，殺參政曾萬中，脅之降，不屈。江西通志萬中，吉水人，幼穎異。元季爲千戶長。江右大亂，萬中與弟粹中保障鄉里。歸明，還守吉安。兵至，走京師乞援，授萬中行省參知政事，弟粹中親軍指揮使。後城陷，兄弟皆戰死。

曾魯山　江西通志魯山，贛縣人。元時舉孝廉，官於潮。自親終，絕意仕進。明太祖遣將略定南服，過贛，强起之，魯山不克辭，卽日就道。南中聞其至，率先歸款，以功擢潮州太守。

曾堅　江西通志堅字子白，金谿人。少與危素齊名。元進士，累官至中大夫、翰林學士。洪武初入朝，爲禮部侍郎，諳習典章，太常議禮皆諮之。

曾泰　江夏縣志泰洪武初以秀才徵，學行允孚，上重之。每慷慨論事，言無不從，超拜戶部尙書。

曾魯　明史魯字得之，新淦人。以文學聞於時。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爲總裁官。五年二月，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湆安。

曾伯璵　一統志伯璵，建甯人，養志山林。洪武初，以

明經署本縣儒學事。著有鳴缶集。

曾秉正 明史：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上疏數千言，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爲使。尋竟以忤旨罷。

曾濬 明史馬宣傳：宣官都指揮使。燕王欲南下，宣發兵將攻北平，與燕兵戰於公樂驛，敗歸，與鎮撫曾濬俱死。萬姓統譜：濬薊州鎮撫，與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輒出兵力戰，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之。

曾鳳韶 明史：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嘗爲監察御史。燕王稱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遂自殺，年二十九。一統志：鳳韶刺血書衣襟，囑其妻李、子公望勿易衣，即以此殮。遂自殺。李亦自經。福王時贈太僕卿，謚忠毅，妻謚貞愍。明外史略同。

曾廷瑞 明史：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教授。燕王登極詔至，堅臥不迎，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廣東通志：廷瑞漳州府學生。靖難繼統，詔至，廷瑞隨教授陳思賢集於明倫堂，不出迎詔，設舊君位哭如禮。郡人執送京師，與思賢皆死。

曾熣 吳江縣志：熣字日章，以字行。其先溧水人，父朴徙吳江。熣少充郡學生。洪武十七年，以歲貢授黃陂知縣，政聲大振，以最聞。尋去官歸。洪武三十五年，以薦擢翰林院侍讀。永樂初年，與修大典。未幾，交阯黎氏篡立，詔熣往諭，黎蒼語不遜，熣折之，宣讀如禮。二年使還，陳黎氏篡立當征。四年四月，命從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春將兵討之，軍中文檄皆出其手。交趾平，贊畫功居多。五年還報，復承命往諭諸將，至軍中，以疾卒。

曾棨 明外史：棨字子啟，永豐人。生而穎異，貌魁偉，博聞强記，工文詞。永樂二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書成，遷侍讀，尋進侍讀學士。仁宗立，除左春坊大學士。宣宗立，進少詹事。

宣德七年卒於官、謚襄敏。

曾鼎　明外史黃澤傳、鼎永豐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廣東僉事。

曾伯艮　萬姓統譜、伯艮永樂中知海陽縣、覩篆後立碑於城隍廟曰有外施仁義、內藏禍心者、神必殛之。

曾鶴齡　萬姓統譜、鶴齡字延年、太和人、永樂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實錄、陞侍講學士。有松坡集、膠曳集藏於家。

曾愼　萬姓統譜、愼甯都人、永樂甲申進士、任編修。

曾令得　萬姓統譜、令得名凱、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乙未進士、任御史。

曾泉　明史、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僚、泉謫汜水典史。卒、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泉操行廉潔、請追復泉爵、帝從之。

曾翬　明史、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正統十三年進郎中、擢廣西右參政。天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成化初、轉左、召拜刑部左侍郎、尋巡撫浙江。還朝、久之謝病去。

曾蒙簡　萬姓統譜、蒙簡名廉、以字行、太和人、正統乙丑進士。

曾偲廣　延平府志、偲廣字孔大、沙縣人、與兄隆俱遺腹失怙。正統戊辰寇鄧茂七縱火焚縣、時偲廣兄弟幼、引避半溪、遇賊將俘去、俱弗從。賊持刃挾之、兄弟直前爭死、以母老嫠居也。賊兩釋之。

曾恕　黃岡縣志、恕字希仁、黃州衛指揮僉事。性至孝、父全征橫江陣亡、當廕子姓。恕曰、父死之謂何、而迺以市寵、吾不忍也。久之始受廕、署篆督漕、以廉介聞、監司咸旌異焉。

曾子唯　萬姓統譜、子唯保昌人、由教諭、天順初陞眞定府學教授、學問優長、誨人有法、秩滿考最、擢唐府長史。

曾鑑　明史、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末、歷右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進尚書。正德二年閏

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
曾韡 萬姓統譜 韡字文載、永興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值平陽有訟田久淹及蘇州衛有訟殺人罪者、繫獄十餘年。韡往訊立決。出補紹興知府、均輸薄賦、釐弊補偏。亡何乞休歸、年七十四卒。子介、全皆登進士。
曾全 一統志 全字復初、韡子。成化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彗雪爲變、全抗疏陳時政四事、且言都御史居濂不法、遂以他事繫獄。被放居家二十餘年、著有尋樂稿。萬姓統譜 全字復初、成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值星變、上疏陳四事、逮繫詔獄、褫秩歸。號碧潭居士、築室授徒、以詩文自娛。弟介登進士、亦豪宕不羈。
曾彥 萬姓統譜 彥字士美、太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翰林院侍讀。
曾熙 一統志 熙泰和人、成化中知竹溪縣。時縣初分設、逋逃新附、熙推誠招撫、民甚安之。
曾追 萬姓統譜 追字文甫、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三、任編修。
曾煥 萬姓統譜 煥字貫辰、吉水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參政。
曾昂 萬姓統譜 昂字光表、吉水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副使。
曾直 明史王守仁傳 正德十四年六月、甯王宸濠反。守仁趨吉安、傳檄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郎中曾直赴守仁軍。江西通志 直字叔溫、吉水人。宏治進士、知鄞縣、歷擢大理卿、孤立無黨。
曾大有 一統志 大有麻城人、弘治中定遠知縣。凡學校公廨城郭陂池修治一新。妖賊孔布張洪乘間竊發、大有悉捡誅之、一境晏然。
曾昺 一統志 昺弘治中爲廣西上思州同知。先是、州以世襲搆兵、昺請改土爲流、遷城江北、建立州治、築土城、立木柵、招遺民給以田種、皆得復業。
曾槐 一統志 槐南城人、正德間知上津縣。時蒿盧盜起、槐捐俸甃磚城、盜不爲害。
曾連 荆州府志 連江陵人、由吏員正德中任四川

縣州判官。流賊攻劫州縣、朝廷遣都御史彭澤總制兵馬、命連率兵禦於境內、勢莫能支、竟死於賊。事聞、贈上林苑監丞、廕子入監讀書。連本從玉、今敬避。

曾基　明史霍恩傳　正德六年、賊四起中原、郡邑多殘破。基爲固始丞、被執、使馭馬、不從、被害。

曾璵　明史伍文定傳　宸濠初起、勢燄猖熾、人心疑貳、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諸人外、又有知府曾璵等。一統志　璵、廬州人。正德間、知建昌府。宸濠之變、璵集義師、會王守仁於鄱湖、合廣信府知府周朝佐、收復南康。

曾守約　廣東通志　守約、字子如、歸善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選江西道御史、巡視十庫、刷卷江西。後按廣西、振紀綱、繫賕吏肆橫者、皆按寘於法。戊戌、山陵大功起、武定侯郭勛總其事、羣璫附之。守約當巡視、忤勛。勛怒、其不便己、疏守約稽誤。守約遂條奏勛欺縱不法數大罪、語多切直、疏留中。庚子、陞大理寺右丞、未幾、懇疏乞終母養、卒。

曾存仁　江西通志　存仁、字懋遠、吉水人。嘉靖進士、授禮部祠祭主事。會建世廟、光祿丞何淵議由太廟達世廟、存仁上言毀太廟垣亭、翦伐文皇帝所植松柏、非達孝。忤旨、賴救護免。起浙江參議、中官崔成督視開礦、所在擾民。存仁痛抑之、成怒、具奏、逮詔獄。尋起廣西參政、歷雲南布政使。

曾銑　明史　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成進士、授長樂縣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擢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進副都御史、改撫山西。寇不犯邊、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寇遠徙、增俸一級。後以議河套、逮銑出仇鸞誣銑交近侍律、斬②。

曾鈞　明史　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出爲雲南副使、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進工部右侍郎、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卒、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曾佩　萬姓統譜　佩、字德夫、臨川人。嘉靖辛丑進士、任御史、忤旨、謫戍。隆慶初復職。

曾于拱　萬姓統譜　于拱字無極，泰和人。嘉靖辛丑進士，歷都御史。

曾承芳　萬姓統譜　承芳字英遇，惠安人。嘉靖丁未進士，任御史。

曾廷芝　漢陽府志　廷芝字子先，漢陽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昌邑縣，擢授工科給事中。奏修河防，議增屯田水利，悉爲世宗所嘉納。破蔟，出爲浙江僉事，益以守法不合，謝病。久之，楚撫按交推，轂起知漢州，興革扶抑，振勵士類。復遷浙憲以歸。

曾省吾　明外史梁夢龍傳　省吾，鍾祥人。嘉靖中進士。隆慶六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遷兵部侍郎。不數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張居正門，遂與王篆爲之羽翼。居正敗，給事中王繼光劾其十罪，罷歸。唐堯欽復劾之，遂削籍，已而没。

曾翀　明史馮恩傳　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以論尚書汪鋐有諍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鞫訊，斥爲民。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曾同亨　明史　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事。隆慶初，爲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歷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進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三十三年，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

曾乾亨　明史　乾亨字于健，同亨弟。萬歷五年進士，除合肥縣知縣，調休甯，擢御史，給事中。以劾尚書張學顔，黜爲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尋進大理丞，遷少卿。廷推巡撫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曾如春　江西通志　如春字景默，佩姪。嘉靖乙丑進士，巡撫河南時，潞藩數遊，所在震驚，抗疏以聞，詔責護衛諸臣，民始晏然。以工部侍郎總督河道，

疏築有法，至今賴之。

曾球　一統志　球，海陽人。隆慶間南靖知縣。邑西橋南有田數千畝，恒苦旱。球鑿渠通海，于潭達銅山草湖以資灌溉。又開濬城濠，接引溪流，而東之墨場等二十四鄉俱賴焉。

曾鳳儀　衡州府志　鳳儀字舜徵，號金簡。萬歷癸未進士，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尋轉儀曹郎。心厭榮利，致政，講究陸九淵主靜之學，共訂朱子摘編。建衡山集賢書院，以祀昌黎、鄴侯、清獻、濂溪四君子。

曾朝節　衡州府志　朝節字直卿，萬歷丁丑進士，殿試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直史局。三載遷侍讀。辛卯典試南畿，進國子監祭酒，陞南京禮部侍郎，改南少宰，尋改北少宗伯，協理詹事府，侍經筵，教習庶吉士。凡六年，陟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充東宮侍講。以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曾柏、曾海　明史孝義傳序　明太祖詔舉孝弟力田之士，有司上禮部，請旌者莫可殫述。嘉靖以後，國史不詳載姓名，所可考者，嘉靖時則有江西曾柏、萬歷間則有成都後衛曾海。

曾應棨　海澄縣志　應棨號若槐，萬歷辛丑進士，初官戶部主事，累陞雲南按察使。爲人和厚質實，所至無赫赫名。

曾楚卿　莆田縣志　楚卿字元贊，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除檢討。己未同考禮闈。天啟初，轉春坊贊善，累遷詹事府兼翰林學士，侍經筵。少宰張鼐糾魏忠賢八事疏上，鼐罷歸。時楚卿方轉南禮侍郎，忠賢以楚卿出鼐門，亦削奪歸。崇禎改元，起禮部左侍郎，陛見，陳敬天法祖、甦民困、寬刑獄、豫邊防五事，轉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時温體仁當國，楚卿遂累疏乞休，予告回籍。

曾棟　江西通志　棟字隆吉，臨川人。萬歷丙辰進士，由祠部郎陞四川驛傳道。時土官董卜與高其稱兵相攻，撫臣請於朝，以兵事屬棟，亂遂定。以功屢進布政使。子亨應，崇禎甲戌進士，仕吏部主事。

曾發祥　鍾祥縣志　發祥字戩穀，別號峋嶁山人。太

保省吾之從孫。以明經除黃陂訓導、遷廣濟教諭。平居惓惓忠義、崇禎乙亥、流寇圍城、發祥協力堅守、城陷死之。

曾筠 (江西通志)筠字竹君、方伯楝孫、考功亨應子。年十七、餼於庠、癸未詔舉異才。踰年國變、叛師王某執亨應去。筠方讀書梁峽、聞報走追、抱持痛哭、遂並遇害。

曾英 (明史王應熊傳)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改王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獻忠死、諸將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功、復重慶、屢破賊兵。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南走重慶、英戰殁。(莆田縣志)英字彥侯、年二十二、應巡撫張肯堂募、擊尤溪、平和山寇。嗣同遊擊周之璠入蜀、以征猺苗功署都司。又於光安州與流寇戰、屢捷、授十三巖都司、守涪州。張獻忠寇萬縣、英衝鋒血戰、著功、陞四川左都督、統數萬眾。時襄陽新破、賊趨涪州、英迎戰失利、身被七創、賊遂乘勝攻成都。英扶創收餘眾、馳護蜀王、復重慶。又與猺苗戰於合州、生擒小秦王、降其眾十三萬、勢大振。率兵環九龍、合水、龍門、夾擊獻忠、大破之。適李自成陷燕京、英聞變、全軍縞素大哭。獻忠乘閒壓戰、英迎擊、大敗之。丙戌秋、獻忠死、餘賊數萬從敘州下、詭降英、英不許、欲盡殲之。忽軍中自亂、英殪於矢、躍入揄河死。

曾士選 (邵陽縣志)士選爲名諸生。癸未、獻賊陷城、鎮將劉承應移檄士選率鄉勇、賊猝至、眾寡不敵、遂遇害。

曾栻 (明外史徐學顏傳)崇禎年、流寇陷蒲圻、知縣臨川曾栻抗節死。(一統志)曾栻、臨川人。崇禎中、蒲圻知縣。時流寇氛交訌、軍需旁午、栻一以息事甯人爲本務。上官檄取戰騾、栻一以非地產謝去。後流寇陷城、死之。

曾淑尼 (一統志)淑尼、江南人。崇禎閒、遼州吏目。流寇破州城、淑尼死之。

曾益 (明外史張煇傳)孫可望寇安平、僉事臨川曾

益聚眾拒守、城陷死之。

曾櫻　明史　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稍遷常州府知府。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毋憂、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甯。十年、帝信東廠言、檄赴京。旋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尋以衡陽多寇、改湖廣按察使、分守湖南、賊多降。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後唐王稱號於福州、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守福州。

大清兵破福州、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被兵自縊死。

曾亨應　明史　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父棟、廣東布政使。亨應舉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文選主事。十五年秋、以御史張懋爵劾、被謫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應命弟和應奉父入閩、己謀城守。

大清兵至、被執、並執其長子筠。筠先受刑死、亨應被戮。和應聞兄死、奉父又避肇慶、乃拜辭父、投井死。先是、棟弟栻為蒲圻縣知縣、栻兄益為貴州僉事、並死難。人稱曾氏五節云。

曾文蔚　明史鄭藩錫傳　崇禎十五年、

大清兵薄兗州、知府鄭藩錫與同知曾文蔚等死守。

曾異撰　明史張耀傳　異撰、榮昌人。舉于鄉、知永甯州。張獻忠部將孫可望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異撰集眾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曾異撰　明史曹學全傳③　異撰字弗人、晉江人。家侯官。父為諸生、早卒。母張氏以遺腹生、家窶甚、事母至孝。久為諸生、究心經世學。崇禎十二年、舉鄉試、年四十有九矣。再赴會試、還、遂卒。

曾謀　一統志　謀、鉛山人。崇禎中知通許縣、甫四旬、流賊猝至。曾謀召父老曰、我死、若輩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

國朝

曾三鳳　一統志　三鳳、溫州泰順人。順治丙戌、山寇焚劫鄉聚、三鳳為練長、率鄉兵禦守。寇張甚、三鳳

奮身殺賊、死之。弟三重、三益皆死之、一門忠義、鄉人立祠祀焉。

曾思謀 【一統志】思謀漢陽人、性至孝。夏逆告警、家人俱避匿、思謀獨負父行。賊執其母、思謀乞以身代。賊斫其臂、思謀哀懇不已、賊義而釋之。母卒未葬、鄰火延其室、思謀撫棺號慟不去。比火熄、前後俱燼、惟停柩之室獨存。既葬、廬墓三年。父遘疾、思謀中夜虔禱、果瘳。以侍疾勞瘁卒。雍正九年旌。妻彭氏守節奉舅、雍正八年旌。

曾燦 【國朝先正事略】燦字青藜、甯都人。明給事中應遴子、與兄畹並工詞章。方明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鼎革、築室曰六松草堂、隱身不出。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名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巖草堂詩。

曾燠 【國朝先正事略】燠字賓谷、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擢兩淮運使、遷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里。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以五品京堂內召、卒年七十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

附武城家乘吉安九邑人文

明

曾文洙 奉政大夫。

曾挺立 嘉定知縣。

曾臯 太僕寺卿。

曾可東 舉人、刑部郎中。

曾雲龍 北直總鎮。

曾燕省 湖廣道御史。

曾忠輔 舉人、國子監助教。

曾正仁 舉人、武昌教授。

曾象乾 會魁、翰林御史。

曾瑞 舉人、河西知縣。

曾溫 舉人、郴州知州。

曾政 瓊州知府。

曾一中 經魁、漳平知縣。

曾源 工部主事。

曾淵鄉 進士、肇慶府通判。

曾相鄉 進士、朝議大夫、南京御史。
曾希泰 舉人、勑旌義士。
曾墀 行省參知政事。
曾得祿 進士、兵部主事。
曾惟珍 進士、行人司。
曾凱 進士、監察御史。
曾克賢 禮科給事。
曾邦榮 諫議大夫。
曾廣平 封翰林學士。
曾裘 贈翰林學士。
曾鐸 甯國府同知。
曾貫唯 江陰知縣。
曾夢澍 吏部郎中。
曾世忠 參將。
曾忭 進士、兵科給事。
曾華文 南京刑部主事。
曾縣 舉人、贛榆教諭。
曾之敬 歲貢、丹陵知縣。

曾汝政 舉人、國子監助教。
曾勳 舉人、麻陽縣教諭。
曾雲 舉人、慶遠知府。
曾魁 舉人、宿州知州。
曾朝賞 舉人、甯波府通判。
曾士敏 光山知縣。
曾瑀 沅州知府。
曾憲 舉人、桂陽知縣。
曾才達 封奉政大夫、祀鄉賢。
曾雙溪 進士、藩參。
曾南湖 四川布政使司。
曾于冕 掌教臨武、祀鄉賢。
曾顯雲 雲南按察司僉事。
曾于乾 祀鄉賢節義。
曾道唯 嘉興知縣。
曾宗敬 禮部尚書。
曾貫 廬州安融江佐政司。疑有誤
曾克 進士、刑部員外郎。

曾汝召　進士、太常寺少卿。
曾惟謙　舉人、景甯知縣。
曾學鏡　進士、博興知縣。
曾荼甫　觀察使。
曾大猷　光祿寺署丞。
曾昜　舉人、嘉興知縣。
曾晚成　柳州知府。
曾西圖　雅　澔三人竝進士。

國朝

曾道傳　恩拔貢。
曾大成　舉人、巴縣知縣。
曾嘉謨　贑縣儒學。
曾宏旅　廣東副使。
曾大用　西隆州知州。
曾承蓮　封武略將軍。
曾先捒　選守備。
曾自厚　恬　文典三人竝舉人。

按武城家乘未知所本、官階閒有未合、姑仍之、其複者刪。

林墓題名碑

曾恆德　福建惠安舉人、官湖北鄖陽府知府。
曾庭櫺　江西南城進士、官曹州府知府。
曾日景　廣東舉人、官保定府知府。

國史館列傳

曾國藩　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屢擢禮部侍郎。咸豐二年、丁母憂回籍。粵逆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

上命國藩辦理團練、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師。四年、與賊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革職。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麟、塔齊布大破賊湘潭、復其城、遂攻克岳州、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九月、克武昌。

賞兵部侍郎銜、進圍九江。五年、補兵部右侍郎。六年、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南昌、破賊瑞州。七年正月、復安福等縣、江西獲安、丁父憂、

詔賞假三月、回籍治喪。八年五月、奉
命督浙江軍九年、奉
命防蜀旋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由楚分路剿辦。十年、
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
欽差大臣督江南軍。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會國荃
克安慶賊無脫者進復池州無爲銅陵各隘、
賞太子少保、
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悉
歸節制。國藩力辭、
上不許。同治元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會國荃
授浙江按察使國荃會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
銅陵閘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
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
賊酋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小大數十戰力卻之。二
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洑洲長江肅清。三年正
月、官軍克鍾山。六月、金陵平。
賞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浙江巡撫曾國荃
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俱賞戴雙眼花翎時捻匪倡
亂日久、四年四月、
命國藩赴山東剿捻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
均歸節制五年修浚運河以固東路。又於沙河設
防俾騎賊稍有遮攔。六月賊由河南防軍汛地東
逸河防無成。九月國藩自陳病狀、
上命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國藩屢請開缺以散員
留營自效、
上慰留之。六年七月、補體仁閣大學士。十二月捻匪
平、
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
直隸總督八年奏論練軍宜參用勇營營制、
允之。九年五月、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牽涉教
堂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
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曲全鄰好以爲保民
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八月、調兩江總督、
乞病不許。十一年二月卒追
贈太傅予諡文正。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國荃遺疏

爲微臣病勢危篤、戀　闕情殷、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臣楚南下士，夙未諳習戎韜，遭際
聖明、兄弟均叨爵
賞、一門悉被
恩榮。每念
異數頻邀、時艱孔亟，雖在暮齒、常切犬馬報
主之忱。憶自咸豐初年粵寇猖狂，臣兄曾國藩以在
籍侍郎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起復、領兵轉戰東南各省。六
年秋間臣始募勇赴援江西，與曾國藩所部諸軍
會戰。迨江省肅清、楚師移攻皖地，適値杭州失陷、
曾國藩引兵渡江、臣乃專領圍攻安慶之師、軍中
一切進止、皆秉承
朝旨、指授機宜。迨安慶告克、而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未及一瞻捷奏。臣每一追念、
感愧流涕，此其夙所疚心者也。
穆宗毅皇帝屢
詔規復蘇杭，曾國藩薦左宗棠任浙事、李鴻章任蘇
事，令臣進規金陵。是時賊勢猶盛、疫癘流行、臣之
孱力何足當此巨寇。仰荷
皇太后憫其駑劣、寬其限期、俾得始終蕆事。克復僞
都、亶由
廟謨深遠、
宵旰憂勤，臣兄弟實無勞可錄。適蒙
天恩優渥、濫膺侯伯、材輕
賞重，此又夙所疚心者也。臣德薄福淺、所値多厄。前
在山西適遘奇祲、
朝廷軫念災黎、發銀發米、復得鄰省協濟、賚屬盡力、
無如災區太廣、全活無多。近年江、皖、蘇、浙水災、補
救乏術。昨奉
詔旨、尙奬前事，無實惠而冒美名、此又臣所疚心者
也。臣領兵十餘年、濕毒侵入肌膚，前在山海關督
師、又感朔風，及到廣東、曾患乳癰之症，比移兩江、
常攖流注之疾。自分受
恩深重、未敢暫請休沐。比年以來、力疾治公、以爲稍
盡一日之心、略贖素餐之咎。本年五月間、腳脛腫

痛、漸至瘡口潰裂。延醫調治、已就痊可。詎九月二十七八日加增外感、醫藥罔效、恐將不起。臣以優貢洊歷兼圻、叨竊非分、年將及耄、死何足惜。惟念
天恩未報、外患方殷、吳楚則旱潦頻仍、齊豫則河隄屢決。兼之畿輔被水、上廑
宸衷。但願我
皇上敬慎以格
天、勤儉以法
祖。鄰交雖睦、不忘武備之修。賢俊旁搜、廣儲干城之選。謹獻芻言、用供
採擇。臣兩子紀瑞、紀官早歿、嫡孫附生廣漢、今年蒙
賞主事、次孫附生廣江、監生廣河、均隨任在署。臣敦囑其讀書循分、上報
國恩。謹口授遺摺、命廣漢等親交江甯布政使瑞璋代遞。不勝屏營依戀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兩江總督曾國荃秉性沈毅、蒞事公忠、韜略宏深、經猷遠大。咸豐年間、由優貢生從戎、在江西、湖北等省、迭殲巨寇、克復安慶之役、出奇制勝。懋建殊勳。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不次超擢。同治初年、簡任浙江巡撫、仍帶兵剿賊、激勵將士、掃蕩無前、直達江甯雨花臺、苦戰兩年之久、卒能攻拔堅城、擒渠掃穴。粵匪之平、厥功最偉。
穆宗毅皇帝特沛殊施、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朕御極後、優加倚任、疊畀封圻、均能盡職。其在山西巡撫任內、救災恤民、政績尤著。光緒九年、來京召對、命署禮部尚書、旋即簡授兩江總督。到任後、整頓地方營伍、撫綏鎮攝、卓著聲威。上年歸政慶典、我
皇太后追念前勞、賞加太子太保銜。該督感激圖奮、雖傷病時發、猶復力疾辦公、並未請假、忠誠篤棐。實爲國家柱石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荃著追贈太傅、照總督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

壇、派護理江寧將軍副都統承緩前往致祭加恩。予諡忠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准其一併建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櫬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孫特用主事曾廣漢、即著承襲一等伯爵、毋庸帶領引見。附生曾廣江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監生曾廣河著賞給員外郎、分部學習行走。伊曾孫曾光龍曾光祥、曾蔭椿均著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旨施恩、用示朕眷念勳臣至意。欽此。

定安按、曾文正公嘗親詣嘉祥南武山謁拜曾子廟林、見其棟宇圮敗、慨然捐銀千兩增置祭田。文正薨後十餘年、曾忠襄公復制兩江、委員赴嘉祥採訪宗聖故實、亦捐銀千兩、助修林墓、且命定安重編志乘。未一載竣事、而忠襄已不及睹其成矣。之二公者、皆有功於武城、因摭拾史傳登入新志。忠襄新薨、史傳未具、爰取遺疏及所奉恩旨附載篇末、俾覽者略知其平生。其他曾氏賢者甚多、以俟後之君子採擇焉。

宗聖志卷二十終

校記

①龍：當作「隆」。

②此處所引爲節文。《明史》卷二〇四《曾銑傳》云：「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帝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

③曹學全：當作「曹學佺」。

宗聖志舊序

明萬歷初修宗聖志序二首（志成於萬歷二十三年六月）

闕里志尼父也、陋巷志顏、三遷志孟、稱魯三大志、而覲者比於云亭徠甫之配岱宗云。獨曾氏志闕。夫子思子亦無志也、而以尼父統之、聖祖哲孫、同條共貫、且壓於尊而親、無志固宜。而曾氏身負道宗、儕顏啟孟、顧獨缺此殺青一編書、以致武城之地、望幾埒於凡封、而黃帝神明之胄、無別於下姓、則異人任乎。竊嘗取曾氏之系次而觀之、自厥子元而下、遞爲十五世、是爲裔孫據。據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是爲永豐曾氏。人代游更、滄桑易位、無論單門弱祚、往往若敖先世而遐遺之。而此賢哲之宗、亦或不免拓綫如絲髮焉、哀夫。蓋歷二千餘年、而我肅皇帝崇文重道、始納博求之請。於時元相華亭徐公督學江藩、適當此役、精心研審、按驗曾氏血肩明白、而後質粹以五十九代出而應博求之條。曾氏之武城無嗣、而有嗣武城之去而爲永豐者。無爵而有爵、黃帝神明之胄、煥然一新於蠹字之牒。郕國洋洋之魄、妥然附麗於寢絕寢還之脈。耘瓜之隴、從此永脫於暴搔、而吳圃蟾蜍、依然其再汗也。吁其異哉。惟是肅皇帝雅意聖眞、主上勵精道化、興修廢墜、紹繼微絕、功爲不細。而要之、吾道江河之緒、勿替引之、殆將與天亡極矣。余也褰帷結轍於一變之疆、而嗟焉而會曾氏宗孫內翰君、特以一編來相屬、跽而前陳曰、粵自聖師爲萬世教父、吾先子親則及門、甫踰冠而聆一貫、迨垂老而著稠書。其在孔堂、虔始要終、以肩道統、即顏氏無多讓焉、思、孟可知已。而乃以我一二宗人越在他國、廟器之不守、而典籍之多殘、余實恧焉。屬者承業再世以上、始應詔命、歸奉家祀。一介羈孤、胡與於諸未復之跱。而今厥家漸定、乃捃拾爲此書、而巡道李君潤色而受槧鉛。童子何知、願大人先生幸教之。抑惟大人先生乘軺觀采、當實不虛爾也。余受而覽再竟、殊有慨於其中。夫是書初訂、詎曰不刊、而一意爲述、則孔氏竊比之義存焉。以進於史、則列在朝章而非野。以降於乘、則副在司存而非家。千載獲麟之野、恍若重睹夫瑞物。而是編甫竣於事、則謂爲曾氏春秋、其

可乎。以彼命代大賢之後、斷滅且什九焉、而生活丹青之信、一朝光復而無餘、斯文亘幸矣。嗟乎。此方策也而垂亡未泯、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焉、事之互發相重類如此。茲編出、魯之爲誌者三、可四而四、可千百其齒遇、萬億其載、年云亭徠甫、庶乎列岳之全乎、而用配岱宗、其無遺也已。萬歷乙未中秋、山東巡按檇李姚思仁撰。

孔子訂六經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纂述、稍稍刪次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爲詳。孝經爲曾子而作、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戴記學、庸二篇、表章於家、又曾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十子之流、聰明才辯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及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失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曾之時、逆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詭於中庸者矣、故綢繆於仁義禮樂之文、諸復於孝悌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於道。至於情欲智故、祓濯無餘、而一以微言相授受、其指掌而意痞、當不難者。何者。其憤悱也深、則入之必易、磨礲也至則居之必安。非曾子宏毅之器、何足以當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託。此學道者非斷乎以曾子爲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顔孟之後皆被延世之賞舊矣。曾氏子孫自漢關內侯據南徙豫章、嘉靖初、下詔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列於世官、何其盛也。三氏向有志、以紀世系、暨累朝恩禮之盛、曾氏獨闕。裔孫博士承業請於直指姚公、力成之、而問序於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矧夫統　聖眞而身繼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融光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遇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原本道術、以載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爲之序。萬歷二十三年秋八月、修撰金陵焦竑撰。

明崇禎續修宗聖志序二首 志成於崇禎二年六月

吾東魯諸志、或特創、或增修、出呂藩參父子苦心勤手者、始自癸丑至於己巳、十七年間、成有二十餘部、

而聖門最先宗聖極後余幸握管以序其事乃翰博君復怏其家志之成以弁言爲請余謂聖祖高弟惟推顏曾然當子淵卒後子輿方得適楚及門其於音塵容彩了不相接故人高四科曾孝不令與於德行蓋以匪兕之興歌在前皋比之遠從在後耳且曾顏之侍師席各自有極大成就但聖師因人以一復字與顏惜從身後見得以一魯字與曾竟令大力打過至以一唯應之拍手還了魯字看來量如許何必遜顏一步武也若夫我祖自謂行在孝經政以幼孤未嘗得事啟聖遂因子輿之事子晳見其天至情入有足感動一世心思凡爲血氣生必不解於父母之念雖畢生傾世無此最大者斯固在門曾子獨至於是間居侍坐出心相對覺得此時師弟筆味濃眞周圓四顧當吾之身惟孝無與爭大而大之爲經爲萬世所重況傳大學而著曾子皆所以尊師倡道也故顏子心學惟聖師見得後來學人無從一覓其徑未若宗聖之有著記有以見聖祖心學於千萬世不休也此亦由孝情之所推也呂君聖符既已佐撰聖門崇祀其父復爲竭心倒橐捜刻宗聖一志是於孝經所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庶無愧乎崇禎己巳季夏之吉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允植撰

宗聖志者爲吾家南宗聖符太學弟之所纂撰也凡爲卷十二一之爲圖像若見乎三省之丰容也二之爲世家見枝允緜邈南北一宗也三四之爲追崇代褒王言林墓祀祠之足重也五六之爲恩典受官翰院賜續祭畝之爲異數也七八之爲事蹟經集所傳格言佝論之可風世也九十一二之爲藝文奏章記序碑誌詩詞之能彰隱傳遠也此吾弟竭厥其精思咨其幽隱以成卷帙有以昭顯宗聖之雲昆於天地間耳第有其因之則赴筆多易而憑虛綴拾益見其難曾氏於莽篡時僑家江右南武舊里閱其無人族姓渺矣踰二千年詔舉嫡裔自南來東形單子矣雖世其官祭田之頃僅及四十不敢以望三氏家儉窶矣況僻處嘉祥仰謁軒蓋不若阜鄒題詠寡矣斯志基本若此能使該載粲整差肩各志吾弟隻手眞足稱巧婦之炊然曾子少孔子四十有六前之則翼贊

孝經，後之則傳注大學，手披道統，傳之思孟，演脈到今。其爲功烈，可不謂維天樞、立人極者哉。且曾舉世胄，始於世宗癸巳，而新志編摩，成於崇禎己巳。己者，起也。兩巳中間，相去九十六年。九陽六陰，案蓍法，先下後上，當得泰卦。則泰之爲數，亦非偶然。余卜宗聖苗裔自此日益昌泰而起乎。翰博公其識余言，以爲左券。崇禎己巳孟秋之吉，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安陽呂化舜撰。

定安按：舊志序惟焦弱侯爲優，餘皆蕪雜不足取。特以詳述修志始末，故錄數首，以資考證。

宗聖志舊敘附

校記

①枝允：呂兆祥編《宗聖志》引呂化舜序作「枝胤」。

文廟從祀弟子贊

昭代叢書本

清・盧存心 撰

《文廟從祀弟子贊》，清盧存心撰，《昭代叢書》本。

存心原名琨，字玉岩，别字敬甫，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卒年不詳。恩貢生。與桑調元爲總角交。乾隆元年薦舉博學宏詞，不遇。工詩，著有《白雲詩集》七卷、《别集》一卷，傳於世。

《文廟從祀弟子贊》共八十首，原附刻於《白雲詩集》内，楊復吉刻入《昭代叢書》。以十二哲東西廡爲次，而四配暨顔路、曾晳皆所未及。贊用四言韻語，而徵引故實極爲奥博，可資考證。

文廟從祀弟子贊

廣編卷第十三

錢塘盧存心敬甫著

閔子 損

蘆花風雪、溫然如春。至孝感孚、醇乎其醇。高尚不仕、在汶水濱。坦然樂道、德行中人。

冉子 耕

芣苢興歌、先儒爲癩。心苟無瑕、痼疾何害。山川悠悠、德行藹藹。與顏早殀、亘古一慨。

冉子 雍

敬之敬之、以天下王。人君之度、南面之量。仁者寬洪、其道用廣。誰克當諸、先賢吾仰。

宰子 予

知聖以智、信孔之賢。樂治樂身、用舍陶然。華不如實、端木遜焉。列言語科、殊異便便。

端木子 賜

瑚璉國器、輝映鐘鏞。聰明穎悟、性與道通。語妙天下、歷聘寰中。連騎結駟、日至江東。

冉子 求

從政以藝、見稱於師。恭老慈幼、惟友知之。職亦有學、受教不虧。不寄治賦、千室是宜。

仲子 由

千扳聖城、擁衛聖域。勇邁乎神、義形於色。有聞則行、改過以亟。鳳兮鳳兮、公爲羽翼。

言子 偃

三江五湖、斷髮文身。有吳君子、文教以振。弦歌四野、化洽邑人。魚魚雅雅、炳炳麟麟。

卜子 商

彈琴樂道、涵泳風詩。設聖人教、爲諸侯師。退老西河、譽重一時。文采絢爛、四國羽儀。

顓孫子 師

顓孫之行、堂堂容貌。不喜不侮、不伕不敖。力行進德、聞聖之教。有躋十哲、千春學校。

有子 若

哲人云亡、繼事有子。禮樂言行、氣象則似。海嶽鳳麟、以類比擬。知聖以言、亦云智矣。

朱子 熹

考亭之生、理學昌明。道闡千聖、功存六經。如四海賓、如九天成。晉儕閔冉、十哲以升。

蘧子 瑗

夜行滅燭、不改其容。昭昭冥冥、大夫斯同。知非寡過、耄而愈恭。至人老友、僑札焉從。

林子 放

狂瀾横決、禮教波靡。魯人知之、而獨問禮。泰山所臨、魯邦所履。大哉之稱、中流一砥。

澹臺子 滅明

渺瀰明湖、湖之洞之。巖巖高門、峻之鬼之。昔者邑宰、南游江淮。迄今遺蹟、猶表澹臺。

宓子 不齊

取人魯邦、求人單父。堂上彈琴、堂下民拊。賜鱎可舍、鱄魚勿取。大賢爲政、僅一邑主。

原子 憲

楛冠藜杖、蓬戶蒿廬。匡坐而詠、有以自娛。樂聖之道、貧也非瘉。淡然清淨、結駟焉如。

公冶子 長

昔過長涇、有鳥在樹。嘲嘲啁啁、似言公墓。處囚而亨、高爵不慕。聖人嘉之、曰吾女女。

南宮子 适

僖子有子、懿子有兄。不汙以濁、不廢以清。比潤於玉、白圭晶瑩。尚德之論、夐矣莫京。

公晳子 哀

超然讀書、蓬戶終身。蒼筤千尺、肎屈於人。孔門高弟、不屑家臣。汶水之上、淇澳之濱。

商子 瞿

韋編絶學、商子是傳。潔靜精微、何研獨專。好學有志、深思則然。梁邱京孟、一脈淵源。

高子 柴

至孝之行、旁流下逮。蠶績蟹匡、爲成邑宰。不隧不踰、禮義弗怠。刖人而感、愀然容改。

漆雕子 開

秉性最純、質近中行。其斯未信、展也大成。形殘匪缺、惟德是盈。著書十二、竹簡峥嶸。

樊子 須

嘗從孔子、舞雩行遊。高山之上、觸悟崇修。智仁之問、究厥所由。進乎大人、稼穡焉求。

司馬子　耕

同氣連枝、自傷不類。如跖何妨、希柳下季。不憂不懼、四海兄弟。訒之一言、守而弗替。

公西子　赤

廟堂之上、章甫紫紆。匪衣垂之帶、則有餘。莊敬而通、禮容敷腴。優嫻應對、誰則能如。

巫馬子　施

志輕百乘、學通六經。嘗宰單父、出入戴星。勤勤而治、任力勞形。人自暇逸、我敢即寧。

梁子　鱣

梁子無子、欲賦離鸞。友言而止、雙羽復完。二年之行、夢熊夢蘭。昌厥後人、椒聊實繁。

冉子　孺

容止外淑、圭璧內治。學聖之學、志聖之志。膏肓之疾、不啻胸次。反覆辨難、敢辭勞勩。

顏子　辛

醉聞聖言、醇醪在口。斟酌飽滿、瓶盎升斗。遵而行之、拳拳是守。發為明德、馨芬濃厚。

伯子　虔

伯禽之後、守道最堅。儒行名世、有光厥先。聊攝之東、聲稱卓然。沭陽贈爵、維伯子賢。

曹子　卹

王室之裔、聖道是宗。皎如圭璧、玉人敬攻。琢之追之、聿成黃琮。躋諸廟堂、光明有融。

冉子　季

奉聖於塾、究厥微旨。問如湧泉、答如流水。心有澄泓、胸無塵滓。明敏之稱、孰如冉子。

公孫子　寵

公孫荊產、慷慨悲涼。吳山登眺、懷古興亡。返乎荊楚、學啟南方。受益聖教、子石最良。

漆雕子　哆

從學不倦、性嗜聖道。敦敦力行、亹亹深造。身列門牆、志存胸奧。儀度翩翩、禮義尤蹈。

秦子　商

孔秦世交、以德相尚。從學聖門、德進而上。志淵以深、力强以壯。有如棟梁、成彼大匠。

漆雕子 徒父

秉聖之教、惟道是嗜。不靡於爵、不疚於利。賢名四馳、夫誰與二。漆雕多賢、顛顛不翅。

顏子 高

適陳爲僕、轝策穿垣。奮戟隨仲、踰溝似樊。衛道之勇、嬌嬌桓桓。顏氏文武、俱集孔門。

壤子 駟赤

席間函丈、執經而前。虛心若無、好古益堅。以茲載道、不覆不顯。嬴秦有此、鄒魯莫先。

商子 澤

愛敎函丈、屏息以聽。未入四科、已淹六經。澄泓不擾、如水淵渟。植乎孔圃、蕙蘭一莖。

任子 不齊

維楚有材、菁華淸邃。學道洙泗、啟發湘沅。勉勉晨朝、孜孜晚晚。淑聞四馳、南方之寵。

石子 作蜀

遙遙成紀、負笈遠道。來游洙泗、服孔子教。槐市經過、儉關名噪。初列門牆、漸臻堂奧。

公子 良孺

夫子周行、左右捍禦。去陳過蒲、蒲人叛寇。如彼仲子、勇而能鬭。衛道不孤、疏附奔走。

公夏子 首

宵深志意、畧覩儀容。東山漠漠、泗水淙淙。皎如秋月、藹若春風。有人從聖、穆然緬公。

公子 肩定

先賢公肩、列聖門牆。魯之君子、何士不臧。或云勲楚、三晉之良。旅進旅退、允矣升堂。

后子 處

自齊來遊、從魯之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學探乎源、行要乎正。后夔之裔、無忝厥姓。

鄡子 單

鉅鹿鄡野、良材篤生。往植聖圃、維國之楨。譬彼松柏、歲寒逾榮。銅鞮封伯、爵貽聊城。

奚子 容蒧

奇姿自劭、學道自長。志存祖述、三古而上。文采葩流、儒林門廣。進退其間、孔父用賞。

罕父子 黑

世有聖人、賢士之幸。至道探源、如井得綆。幽之元元、顯之炳炳。惟罕父子、恒以自省。

顏子 祖

聖門顏氏、濟濟宮牆。服膺不失、又得富陽。臨邑封伯、陋巷分光。分光俎豆、千春典常。

榮子 旂

務期正學、篤實光華。美譽洋溢、令聞滂葩。穫以秋實、發以春花。實大可喜、花芬亦佳。

秦子 祖

深沈之思、博雅之才。守道默默、成德恢恢。沈潛用闓、高明用開。若金受範、聖門達財。

左子 人郢

賢哉左子、心悅聖道。希蹤十哲、同升堂奧。文名遐播、至行克蹈。秀穎之才、精詣深造。

句子 井疆

好學爲難、尤研三易。矻矻編摩、元元抽繹。勤而不倦、童年首白。善易不言、羲前一畫。

鄭子 國

宋國有賢、游於聖門。心會微旨、耳聆至言。服膺勿失、目擊道存。榮陽錫爵、人以德尊。

公祖子 句茲

彬彬雅範、奕奕令儀。三千爲友、一人爲師。學圃有玉、儒林有芝。煌煌祀典、配享及之。

原子 亢

萊蕪之賢、與憲孰愈。彼生於宋、此產於魯。俱得聖人、亦規亦矩。俎豆分榮、馨香千古。

縣子 成

善學乎師、魯邦譽起。用道則行、舍道則止。相時而動、惟德是視。誰其似之、先賢縣子。

廉子 潔

涵泳聖教、杏壇從容。褎然洙泗、蔚爲儒宗。夏瑚商璉、金鐘大鏞。參列其間、奕奕熊熊。

燕子 伋

聖有大道、播之傳之。同門曰友、稱之賢之。蟬聯七十、鶴立三千。門牆焜燿、俎豆昭宣。

叔仲子 會

公族之裔、華胄擅美。相並孔璇、允稱良士。二人執筆、同侍闕里。少成習慣、見許夫子。

顏子 之僕

質美金玉、束身修行。循孔之敎、語默動靜。志也日銳、名也日盛。東武有賢、伊誰與競。

邽子 巽

明珠在蚌、美玉在璞。明珠待剖、美玉待琢。剖之琢之、光耀卓犖。亦惟邽子、圓珠潤玉。

欒子 欬

仰高在望、企而能承。佩之在邇、終身服膺。以是高節、爲時所稱。欒子之善、信而有徵。

公西子 輿如

公西多賢、吾道不孤。一嫻賓客、一嫻詩書。優入聖域、文德誕敷。重邱有贈、進爵臨朐。

狄子 黑

學海汪洋、優游其中。六幕披拂、奉揚素風。偉哉卓識、仰止岱宗。恪持孔敎、匪懈始終。

孔子 忠

孟皮之嗣、孔子猶子。親承家學、不遠具邇。庭訓嚴嚴、亦既企只。施於有政、亦既美只。

公西子 蒧

以道爲尊、以德爲首。得聖人師、得大賢友。魯邦所瞻、燦若星斗。實大聲宏、俱籠而有。

步叔子 乘

自齊而來、親炙聖教。剖析微言、扶樹道妙。唯諾趨承、受言以貌。惟其體之、是則是傚。

施子 之常

百行紛紜、別非而是。三綱著明、待贊而理。坦坦道揆、身之所履。聖門有茲、亦云賢矣。

秦子 非

克贊素王、允稱素臣。樂善不倦、慕道以誠。垂聲名敎、執德且純。千秋崇祀、爵贈華亭。

陳子 亢

有蓄必思、有疑必問。質難不已、通乎聖蘊。徑寸克虛、大道不隱。問一得三、淑於庭訓。

顏子 噲

摳衣聖門、領袖儒雅。賢業精醇、美才瀟灑。加以琢磨、得諸陶冶。斯以成器、瑚璉不下。

琴子 牢

遊於方外、死歌嗟來。生前莫逆、耦俱無猜。相彼狂士、其才恢恢。聖之所思、以挽風頹。

縣子 亶

縣子問禮、徵於檀弓。三千三百、嫻習從容。爵典不及、亶單混渫。祀典式廓、嘉善從同。

顏子 何

顏氏世德、孝弟家風。說詩娓娓、執禮雍雍。承聖人誨、惟德是崇。升堂入室、陋巷追蹤。

秦子 冉

請業請益、指授德成。匪惟德成、藝亦有名。堂中璀璨、席上崢嶸。有是國寶、輝映孔庭。

申子 棖

耿介不苟、萬牛莫迴。不屈之稱、其所自來。燕私必整、言行無猜。以今視昔、剛哉剛哉。

左子 邱明

倚相之後、魯之達人。同贊筆削、千古素臣。穀梁失短、公羊未純。失明著傳、以授曾申。

牧子 皮

並驅曾皙、參駕琴張。三人莫逆、何異子桑。中行不得、孔子思狂。力牧之後、允殿宮牆。

文廟從祀弟子贊跋

文廟從祀弟子贊八十首、附刻於白雲詩集內。以十二哲東西廡為次、而四配暨顏路曾皙皆所未及。贊中徵引故實、極其典博。稽之載籍、十不得一二。校讀之下、甚滋學荒記陋之愧。云辛亥季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擘初校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八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71
SS号=12315546
DX号=000007486441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